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七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十四卷首一卷

〔清〕釋敏膺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清〕方觀承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四年刻述本堂詩續集本

.....一六六

晚晴樓詩稿四卷詩餘一卷附行略一卷

〔清〕曹錫淑撰 行略 陸秉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六六

豐川全集正編二十五卷續編二十二卷(一)

〔清〕王心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五十五年額倫特刻本

.....三一二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十

四卷首一卷

〔清〕釋敏膺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香域內外

集十二卷》提要

御製詩

花山作

警蹕來初地青山鳥道

深風生松澗合雲暗

御製詩

石苔侵靜晝飛閒蝶

餘春噪晚禽空留支

遁跡物外託

宸襟

御題

翠巖寺

高雲 賜謚禪師曉

青

御題康翰

香域 賜華山敏膺

閒起溪雲下

詩清山雨歸

清涼禪寺

紀恩雜詠

恭和

御製詩二十首

曉色千官動隨

鑾護蹕深珠簾山靄淨玉筍澗光侵柳岸低飛燕松陰
轉化禽羣趨欣拜舞一統樂

堯襟

千簇雲山繞蓮峰徑自深紫巖松路合翠竹瀑花侵
夜梵聞經鳥天空宿水禽

紀恩雜詠

聖王垂顧盼草木展芳襟

山色晴初麗紅雲紫氣深垂楊金勒動芳草玉鞭侵
靜伏閑階蟻驚看巢頂禽寂然俱避左玉燭散花襟
原不事微行觀風博采深窮檐麟甲擾絕壑鳳旗侵
臥石看回象懸崖聽語禽山堂幽更寂佛火照清襟
碧雲通

御座侍衛兩傍深劒戟慈鋒利神威道氣侵山高藏野
鹿水淺浴花禽今古開生面塵埃不染襟

天開闔闔迴仙仗

黃花啣白鳥紫竹

進昇平頌斯文服

山色鑾光貢泉聲珮響侵

聖襟

大語香風散山光樹影深
花色嫩野草景雲侵時

轉千峰鶴鷺圍萬壑
傳空谷響一嘯豁幽襟

日照花陰合錦標
金翅連臺景色靄琴石曉雲侵

竹密藏青羽松高
屹石禽浮風披上下

溫語滌煩襟

聖度原無極悠悠化育深
和風疏水脉淑氣雜花侵輦

路攀松色天山聽
莫禽我朝全盛典萬國仰

神襟

芳輿亭石磴野景襲苔深

御筆聖雲舞

龍書蛇蟠侵旋螺飛乳燕王

菩宿祥禽勝跡開千古常

懷曠達襟

老子當年記蓮開千葉深
朝

恩寵過萬古盛名侵草澤
心機驚山林不繫禽茲遊殊

足紀片石暢懷襟

煙蘿懸處泉石感
高深霧卷溪亭迴風開石壁侵

梁空翻語燕泉響咽鳴禽
擬望青山外

宸遊嫌素襟

勅御休驚恐揚鞭竹
逕深喜形幽韻遠愛語俗情侵

石罅雙如風雲飛一似禽
青冥人不穿鑿豈凡襟

鶯啼春日永花色望中深
愛葉隨轉葵心向日侵

移舟翔水鴨舞擢起洲禽
蒲伏瞻儀仗

溫綸謝庶襟

法宇蒙

恩莊緇門化洽深珮環仙
籟遠旗幟雨花侵茂竹棲靈

鵲喬松集異禽山林傳盛
事至善服于襟

幸得山花逕蓮香十里深
臺空塵不到人靜月難侵

竹影搖黃雀松風動翠禽
蒼苔留玉步喜色滿

宸襟

紀恩雜詠

我

皇間世出大地沐

恩深九域祥風洽二光景
運侵揮毫呈瑞翮問俗獻山

禽竭然馳騁望今古豁塵襟

行在標奇跡磨崖感遇深
溪間苔蘚淨石古篆紋侵運

泰生麟獸時和出鳳禽
太平蠲賦稅恩澤頌

仁襟

春歸三日後暑氣復臨深
萬象隨時轉純陽節自侵

希聞春舌鳥猶聽夏鳴禽
遠視羣方動微萌發嫩襟

聖德乾坤大

皇恩念舊深

上曰你師父是朕舊交你是舊人

風幡山閣迴花雨石牀侵法

燦雙林樹音宣共命禽

臣先師深受國恩今日請蒙謚典員為曠世遺存發均感無既指

陰頻慰藉感荷涉衣襟

上到山回鑾行至入法界指曰你在樹陰裏送朕不必遠去臣即謝恩

四月初三日

駕幸華山

臣僧

率眾奉迎得近體一首

盛世歌謠祝頌頻歡呼舞蹈不飛塵松餘翠色迎

宸幄梅吐芳香接

御茵

皇上至方丈梅花一株始盛賦得山花如有待留得一枝開之句

日照山林景運與雲霏澗

鑿雨花新

皇輿泣止時安泰一語回將寒谷春

御筆書字口占二絕志愧

天門鳳閣總無評敢謂龍鍾學未成強自塗鴉慙

御墨筆花聊傍五雲生

永素當年迴出羣縱橫筆法敵千軍我無伎倆承

恩寵楷畫全忘隸八分

高雲

賜謚禪師曉青

潤澤乾坤遍太虛卷舒無繫順方隅度人有意從

龍降應化無心出岫徐舜日照開三界朗堯天興致九

霄鋪

恩波沃蕩通禪定常寂光生映紫都

賜額翠巖寺

孤峰屏矗玉繩餘巨笏朝天鳥道疏碧岫凌空瞻

紫極蒼巒入漢望

宸居神回地軸龍書燦德幹天維睿藻撫萬古爭

傳標勝跡傾心感荷

聖恩儲

香域賜華山敏膺

香焚沉水

聖皇前感得宸毫寵賁宣價重一銖因慧力堅持五

分在心燃梅檀馥郁鳴威鳳蘭麝氤氳降洞仙信手

拈將供釋座願祈

聖壽萬斯年

兩道

御題對聯

開起溪雲雨歸詩清山雨歸

天書降紫宸雄觀梵刹睿毫新文河劃斷金鱗現翰海

分披玉鳳陳筆吐煙雲歸法界墨噴香霧軼清塵當

陽試展空堂上龍象同參識聖因

駕旋恭送隨賦一律

殷勤歡送出吳關感戴

皇恩似海山六御言旋臣共餞萬幾回轉庶頻攀緇流

寵沐紆宸眷祖刹光蒙注 睿頌是日奏三峰寺額兩岸嵩

呼瞻望切雲泥不隔喜

天顏

臣僧恭送

聖駕北旋至望亭

上問和尚幾時進京臣僧對曰本宜隨

駕進京茲蒙

皇上恩賜御書稠疊未得安置供奉兼大眾百人一無

餘儲須到明春入朝謝

恩

紀恩雜詠

皇上即諭來年四月中准

召進京不得遲延朕回京便與蕉苑暢春二處說着

內大人即命領旨謝

恩臣僧還山遂賦恩遇詩四首

舜日昭淵鑒堯天浩蕩時山林蒙

至化草澤戴

恩私鐫骨終難報銘心合自知一天珍重意日復動懷

思

殊恩添湛露潤澤本無涯教設三如鼎門開一樣家

至尊同體攝領受各懷差莫怨天長夜紛紛議落花

輦路香煙迴春山潑黛過入門隨侍少禮佛叩痕多

頻問先人字因懷道者鵝禪林蒙

謚典墨寶鎮巖阿

乾坤真

帝主廣大及精微宸斷稱神聖品題絕衆疑詩書

留盛典鷗鷺總忘機感遇

恩匪淺懷慙應

召歸

十一日遣二能西堂到揚州天寧請三峰寺額

示之

紀恩雜詠

珍重此行役欣承

御墨歸三峰吾祖席萬載復光輝護惜唇如齒相忘渴

與飢到看無事阻返櫂莫多違

御書三峰清涼禪寺志感二首

一株大樹透津梁蔭覆雙林德自芳源遠流長基固

厚燈明燭永慧無疆

龍章湧出安閒地容藻揮開寂照場漢祖有安閒堂圖記天下三

峰先師有天下三峰圖記蒙

賜額頓令大地獲清涼

無煩靜覺

聖恩多佛火炎消誌不磨妄想莫教窺室域熱中何敢
望檐阿光騰法界涵澄徹潤轉天渠洗躁魔僻壤祖
燈傳愈燦分明蚪蚪壯金河

奏疏

謹奏乞

賜先師謚號寺額及語錄入藏事伏念臣僧敏膺質惟
貧賤性本疎愚幸值

聖明護庇欣逢

宸極垂慈臣於

康熙二十八年冬在玉泉山曾蒙

皇上御綸音召諭佩服惟勤至三十年春出京乃遁跡蓮

峰棲心法苑虔伸頌禱之誠聊展葵忱之志伏念

臣先師曉青深荷

奏疏

皇上恩眷優渥愛戴惟殷臣先師於二十九年七月初

四日示寂生前道行克遂操修末後法幢尚從韜

晦所存語錄三十二卷詩文集三十二卷未經入

藏今日恭逢

聖駕親臨欣忭欣慶兆庶謳歌共沐

仁風浩蕩生靈和暢咸沾

惠澤汪洋

光蒙泉石

寵賁山林伏乞

聖恩寵錫先師謚號以語錄證入藏典并

勅賜寺額則祖燈明燦法筏流通僧伽海衆感戴

皇恩無盡也臣無任戰慄懇切俟

命之至四月初三日具奏是日以語錄詩文集進呈奉

聖旨取進准奏初五日

御書 賜額翠巖寺初六日

御書 賜謚先師高雲禪師曉青

請三峰祖庭寺額奏疏

臣僧敏膺不才無似溷干

天聽伏惟

奏疏

二

皇上澄清六合沃蕩八方過化存神域中之德彌彰窮

微極妙世外之恩屢及臣伏見虞山三峰祖刹乃

漢老人開法卓錫之地闡揚圓頓演唱宗乘實爲

苦海津梁法門柱石雖歷兩朝未經賜額天下祖

庭尚存缺典茲者懇乞

皇上隆恩眷注題賜三峰寺額則法幢永固祖道遐昌

乃萬古之徽猷實千秋之盛典

恩波無盡法海汪洋臣無任惶恐激切俟

命之至舟次啓奏蒙

旨許允到揚州着廣元送到你處裏就 闕謝

恩

送

駕謝 恩疏

恭維

皇帝陛下

省方補助時雍化洽於寰中

遊豫安民廣運仁慈於格外茲者伏蒙

御詩特賜梵宮流彩玉壺春

宸翰親頒靈鷲生輝性月曉梵刹荷

恩榮自是法幢高建先師蒙

奏疏

三

謚法留題青史傳芳常懷刼石不磨永作金湯鞏

固但愧敏膺書本未窺經文少誦沐浴太平之

至化沒齒不忘欽承

聖德之中和凡心頓轉

閒起溪雲得以溫研已事

詩清山雨相期棲息禪關雖晨昏誦祝未能報德於

毫微香水投誠奚足酬恩於一縷信實繇中詞非

飾外伏乞

皇上施天地之化育無不生成運佛祖之號令寬待愚

蒙臣僧不勝恭送

鑾塵激切懷仰之至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來年四月中准召進京不得遲延

朕回京便與蕉苑暢春二處說着內大人即命領

旨謝

恩

奏疏

田

法語

書記 聖典 錄

三月十八日蘇松兩郡臣民暨闔山僧衆公請祝
聖上堂拈香曰恭祝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香曰恭祝

聖皇太后 皇太子諸皇子等福源洋溢遐算駢

臻暨及文武官僚並增祿位就座乃曰金輪永鎮玉
燭常調鑑地光天騰今耀古斯是

聖天子巡幸江南真實際地今日恭逢

聖誕良辰國運維新法筵斯啓士庶歡忭愛戴

法書

十

堯天之浩蕩臣民慶洽欽瞻

舜日之光華夫內聖外王存神過化事理貫通而汎
應曲當者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端拱無爲極深研幾
盡心知性而退藏於密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正所
謂真常獨露迴脫根塵拈來無不是山河

天子壽用處不思議日月

聖人心入此門來天然尊貴直得百尺竿頭更進步十
方世界現全身祇如

聖壽萬年一句畢竟作麼生轉師遂起身合掌云萬疊
青山盤古秀一輪紅日鎮常明拽拄杖下座

應

召還山衆請陞座問答畢乃云長林淺草護禪居守拙
棲遲十載餘清夢不離鷗鷺側何心更領辟賢書諸
仁者知也未因緣分定即聖智亦難轉移時節到來
豈懶散所能逃避深媿投林之倦翻翻隨出岫之閒
雲固以師命尊嚴

皇恩殷重念神京壯麗之都廣小子觀瞻之目然千鈞
荷負懼綿力之未勝大冶陶鎔慙星火之是續惟冀
羣賢輔弼庶酬闔國瞻依草驗風行

帝里宏規聿振渠徵水至曹溪正脉斯通勿緣蹤跡而

法書

二

計去留須信乾坤原無滯著止所當止翹松之鶴夢
初圓行所當行涵海之蟾輝正滿攜筇來這裏明年
不異今年舞權過那邊彼岸何殊此岸住即固住往
胡弗利且作麼生是應

召投誠聖凡不隔一句拈拄杖卓一下云正令已行吳
越遍分燈無盡古今然

御書寺額謚號到山嘉定九齡弟子

御試臣江弘文同父臣江暉設齋恭請祝

聖壽

恩上堂拈香曰此瓣香高厚靡涯尊貴何極熱向寶爐

恭祝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天地同懷盛世樂唐虞之
化幽明合體熙朝懷佛祖之心福壽無疆乾坤永固
乃揮拂子曰一佛出世千佛贊揚三際混融十方條
暢展開向上關劈破頂門眼不居一色盡是光明曷
用分疏自然合妙頭頭物物任運施為無一物不安
其所無一物不受其恩亘古亘今實為希有說甚麼
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皆是釘椿搖櫓漢何故聾不經
一事不長一智茲逢

法書

三

鑾輿南幸駐蹕吳山一體平懷遠近靡間如天之覆幬
地之運載日月之照臨陰陽之轉移風雨之時若節
物之變遷皆得其正而致其用者也便擊拂子曰一
擊洞然千古意高懸

佛日照諸方良久顧左右曰本山自晉支公開基之後
諸祖師傳法以來不知經幾許滄桑幾許歲月蓮峰
石鼓勝蹟宛存馬澗眠雲風流不遠今蒙

皇上親題翠巖寺額頒賜荒山可謂生面重開山林
潤色先師之願力卓爾圓成諸佛之莊嚴頓為如意
千生奉重萬世流芳可與人天作境致可與佛祖作
標榜更教拂子頭上說個甚麼驚擊一下曰溥博淵

深絕覆藏一天翠色映蒼巖分明大地歸

淳化頓使愚蒙盡轉凡擲拂子下座率衆對 闕謝

恩

康熙三十八年春

皇帝巡幸東南湛恩濺澤所至覃敷

御詩

宸翰光燭日月山林方外之區咸得邀蒙

顧問然香刻石稱祝

萬壽紀誦

功德亘古未有之盛也華山爲吳郡勝地曩者僧鑒青

跋

四

禪師卓錫於此精研內典兼工詩筆深荷

皇帝眷注今逢

駕幸山寺

賜額

賜謚

殊恩盛典輝映蓮峰法嗣自求膺禪師感激

隆遇刊勒

御製華山作恭和二十首附以奏疏法語垂諸簡冊與

天地悠久臣樹穀讀而贊之

皇帝盛德鴻業超越今古洋溢宇宙華山師弟遭逢非

常流布不朽何其幸也先臣嘗往來山寺與僧鑒自

求結塵外之契及奉

勅修書寓居林屋過從尤數數焉今膺禪師繼席名山

顯揚先烈

聖恩優渥盛事流傳臣不揣固陋輒志數語爲華山師

弟誇其榮寵而臣得寓目其間瞻

奎章之燦爛颺復旦之光華實亦有厚幸云原任山東

道監察御史臣徐樹穀恭跋

跋

五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總目

卷首

御製詩一首

御題宸翰八行

紀恩雜詠

奏疏

法語

徐跋

卷一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香域內外集總目

卷二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卷三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卷四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機緣

卷五

頌古

卷六

偈

卷七

偈

卷八

詩

卷九

詩

卷十

詩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序

傳

卷十四

贊

疏

目錄終

香域內外集總目

二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一

門人聖藥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師在玉峰妙喜園受華山請陞座拈紳衿護法本寺山主同門兄弟疏曰珠林杲杲琪樹森森引得貧兒入此門貧兒且置喚什麼作門般若門解脫門莊嚴門最勝門東西南北門乃至無量一切門總未曾收攝此門諸人向何處得入擬欲舉步即便迷方不如打開關棧子直入如來藏寬時徧法界窄處不容針所以先和尚全心剖露衆檀越一體同觀共建不拔之宗廣度弘通之

香域內外集卷一

一

願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事理雙融去來一貫金剛圈藉此提持栗棘蓬從茲跨跳塵塵解脫處處通途堪報不報之恩用助無爲之化山僧今日受請諸兄弟道道若不道膺上座自道去也驀拈拄杖曰信知駕鈍無餘力勉向溪山舊路行卓拄杖下座

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聖駕幸澄心園初八日師同玉泉老和尚進呈先和尚遺本初九日欽奉

皇命繼住華山三十年春師在玉泉古華嚴寺祝

聖壽道場再辭

皇上即便起程至六月十五日蒙本郡宰官護法山主同門等迎請入寺

山門惟此一門耀古騰今不勞動步履踐分明便入佛殿竹筋鞭放過一著殿裏底和盤托出今日新長老到來有甚奇特只得展禮三拜且道禮個阿誰據室這片地是沒量大人遺下來底四方平正八面瓊瓏五日風十日雨發生萬物直得龍象交叅聖凡莫測何故聲不屬陰陽消長

香域內外集卷一

二

當日諸護法設齋上堂指法座曰三世諸佛說不到

曲衆木早爲諸人說法了也還聞麼若不聞爲汝一

上便陞

拈香曰此一瓣香淵源有據事理無差直截拈來供

養

始祖釋迦文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此一瓣香盡乾坤

世界無一物不被恩澤熱向鑪中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恭願四海來朝萬民

樂業再祝

皇太子並諸皇子等所冀乃聖乃神永昌永熾此一瓣香奉爲合郡宰官織造大人護法山主等在朝

在野同德同心常爲濟世津梁永作邦家柱石此一
辦香奉爲各山老和尚同願諸兄弟資培福慧長發
其祥此一辦香無量劫來不受囊藏無端撞入靈巖
隊裏打失鼻孔恩怨難伸即此拈出供養前住三峰
靈巖退席華山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先師確
菴老和尚以酬法乳乃就座妙峰和尚白椎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
線道許汝商量拈拄杖曰有麼有麼僧問古釋迦已
過去新彌勒猶未來正恁麼時誰行正令師曰一句
無私古今覲露進云獅子未出窟萬獸已潛蹤獅子

香城內外集卷一

三

既出窟未審如何施設師曰用許多牙爪作麼進云
開堂祝

聖已涉言詮祇如續燄聯輝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前
言猶在問向上宗乘即不問龍吟虎嘯意如何師曰
江南金鳳客薊北玉階僧進云泐潭池畔洪浪滔天
明月堂前真風市地如何是正令初行一句師曰鐵
樹夜開花朝來還結子進云恁麼則千山齊發秀萬
壑盡沾輝師曰直是讚歎不及問祖意西來即不問
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問取大眾進云龐居士云十
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如何是學無爲師曰汝不得

忘却進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及第歸
師曰又問阿誰乃曰百千妙義總在心源一句無私
十方坐斷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且道有法說無
法說靈利衲僧當下直截擬議不來千里萬里蓮華
峰高高處觀之不足默然洞低低處平之有餘豁開
鳥道撥轉龍池一樹兩樹花千莖萬莖竹紅底自紅
綠底自綠斜底自斜曲底自曲南北東西參學人画
蛇不用重添足膺也匪材謬叨

寵渥面奉

龍顏親承

香城內外集卷一

四

詔旨並遵師命之遺言勉繼吳山之舊席深慚蕪陋木
石無知幸賴檀門金湯永護不忘靈山囑付共成般
若正因祇如小出大遇千載一時又作麼生道擊開
冷墨羣山闊放出清涵萬象殊復舉臨濟示衆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
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
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
乾矢橛便歸方丈師曰臨濟大師如將谷響千斤換
得空花萬片若作佛法商量還未夢見在何也鯨吞
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師下座率衆謝

恩

當晚小叅問一句截流萬機寢息如何是句師云金香爐下鐵崑崙曰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如何是意師云聲前薦得猶是鈍漢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作麼生說刻的道理師云生便咬殺曰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作麼生師云鶻眼龍睛失却真曰雖然不負來機未免語驚時聽師云不爲今人空招過犯曰和尚舌頭果然無骨師張口云長多少僧便喝師云墮也墮也問衲僧行處疾過風纔有所滯便成窠臼祇如的的沒量大

香城南外集卷二

五

人脚跟下辟立千仞因甚只向荒州深村裏亂走師云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曰莫是渠儂得自由麼師云隨分曰何不徑直處通他一路師云脚跟下有甚碍塞僧一喝師云依舊只在這裏曰直是快便難逢師云三十六著問一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和尚何得說凡說聖師云不妨隨例顛倒曰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師云却是山僧罪過曰恁麼則相違祖意也師云有甚麼碑記曰倘遇出格人作麼相待師云你平日向甚處留心僧便喝師云領過一邊曰不勞再勘師打云且道是賞是罰僧云慣截驪龍頭上角令人特地羨英豪師云須你

自肯始得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師云有祖以來震旦國裏第一個浪費艸鞋錢底無如這漢殆到日暮途窮被人劄着依舊東西南北諸人要識趙州麼草鞋踏破何人識依舊庭前柏子青

立兩序上堂孤掌不獨拍兩掌鳴擗擗響應以無方雲山同一色至親無文至性無倫寂然不動滿室陽春恭惟大衆扶起沙盆只如沙盆作麼生扶卓杖曰辟立風規正令行上和和睦睦起家聲象龍蹴踏風雲會試看悠悠禮數生復卓杖一下

香城南外集卷一

六

落堂小叅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師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僧良久師云會麼曰不會師云多少人換却眼睛問喚着竹篋則觸不喚着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萬里一條鐵僧無語師云果然無下口處潭月出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如何是月僧云今被和尚勘破師云猶向死水裏浸殺問臨濟喫棒意旨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僧便行師云賺殺多少人師復顧一僧僧云今日不答話師云這一句擗僧無語師叱云脫空漫語漢師又問云那一頭還曾牧得熟也未僧亦無語師云一時穿却

鼻孔問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意師云跳不出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待汝跳出即向汝道乃云道即不道無孔有竅頭角麒麟文章虎豹一句圖圖妄想不到拈拄杖曰看仔細

謝玉泉老和尚齋上堂問達磨西來斷却神光一臂至今血淋漓地有屈無泄處脚下兒孫不知水源木本盡道得他心印還端的也無師云賴是明眼作証曰刀刀相似魚魯參差我意不欲與麼猶恐語驚時聽師云何妨通個消息曰近日諸方知其說者或寡矣師云豈無一人曰鑒別機宜莫善於此師云尚有知之者僧顧左

香城內外集卷十

七

右曰和尚蓋有取焉師云總憑高鑒乃曰裂帛灘邊玉泉頂上有個無位真人嘗在九衢城裏出出入入就事了事隨流入流教化一切衆生無行不與是以無故加之而不怒卒然臨之而不驚勘破塵勞聖凡不立蹋翻苦海智識雙忘從無一法與人徹底純鋼打就大衆還見麼良久顧衆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小叅花根本豔虎質原斑直捷提持未得出頭分設不恁麼萬里望崖州雖然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謝洪光老和尚齋上堂百千三昧門到者方知無邊世刹海歷盡始驗山僧是洪光剃度之孫華山付法之子

所以奔南走北涉獵程途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例坦然道出嘗情撞著古佛示現無方塵塵刹刹普作舟航爲人親切處兩兩不成雙鷲召衆云只如古佛還落階級也無復顧左右曰同餐香積無餘味粒粒擎來掌上珍便下座

先和尚周忌上堂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不取一法者是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不舍一法者是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更嫌何處不是曰謝師指示師云祇者一句不是乃云涅槃會上忽經年林木蕭疎只黯然要覓先師真面目辭痕剝落古苔錢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香城內外集卷十

八

區區堂奧這邊那邊不用之乎者也自然識得根源不見道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祇如不安排底可是先和尚全身顯現處麼若不如然還個端的看以杖卓一下曰一條拄杖任縱橫八面清風杳何極

七夕小叅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無你出頭分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住住僧一喝師云我若答你即是隨波逐浪問如何是真佛師云渠無向背問如何是真法師云莫錯絲毫問如何是真道師云步步蹋著曰佛法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明日來向汝道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云冬不

寒臘後看一僧出自曰釋迦老子來也便喝師云自起還自倒曰也不得放過師便喝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師云放過即不可乃曰七夕穿針喫巧時猶如袖子關新詩雖然語句無憑準流出胸襟也大奇少滲漏絕多岐烏鵲橋邊過者稀

上堂問夏末秋初憑何敲唱師云不費纖毫力曰目前無門麼師云又費力去也僧不肯師便打乃曰夏末秋初無一事有何伎倆可商量即今便道即今句笑倒東邨王大孃

靈巖暈藻老和尚訃至上堂問德山棒觸瞎正法眼麻

香城內外集卷一

九

三斤塞斷涅槃門後學初機如何得入師以拄杖畫空云路頭祇在這裏曰與麼則個個蹋著也師云你道無位真人作麼行履僧便喝師打云猶欠一推師揮拂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雲開見日土曠人稀然我法叔老和尚絕去來之相現今古之尊不居堂奧中渾身得其妙不但咳吐掉臂咸資正化而已哉故諺云哲人逝兮梁木摧祖華墜兮法式微慧日沉兮復何疑覺海茫兮何所歸拄杖聞之不禁淚下且道眼在甚麼處若識得這隻眼許你平步丹霄若識不得龕子前驗取有分韓士元到山論體用雙彰示衆體用雙彰一無不立木

馬泥牛咸知訣擇饒伊撥轉面皮看依舊青天轟霹靂槎溪白鶴寺小叅白鶴一去空留跡今古名人因題石石上因緣悉所知問君緱嶺何消息所以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要親切一回必須徹底掀翻方始瞥地不然依稀越國彷彿揚州總成自欺漢千佛出世無奈爾何若不回頭螢光一瞬豈不痛惜哉膺上座三十年前出家於此隨緣消遣了不濟事所以發心叅學不事恒產迄今三十年後復到寺中山門佛殿依舊如然像設莊嚴稍加營緝只如山僧面目原是當年面目但多幾皺紋而已其餘無改也茲遇普陀會中諸上善

香城內外集卷一

人一番茶叙甚非草草絕類山僧叅學事何謂也山僧訪道尋師三十餘年必期有所證悟而後已即今諸善人朝海進香不論年月必期親見菩薩而後已然與山僧事雖各別理則一也故山僧今日躬赴勝緣敢不擊節歎賞也耶遂示一偈拂子頭邊大士現非色非聲非佛面急須著眼看施爲勝過普陀百千遍擲下拂子曰鑑

華頂紹餘禪師到山設供師指供云遠涉程途未見供養會得先師意始是報恩且先師意作麼生會紹便覆却供叉手而立師亦叉手而立紹便作禮而出師乃曰

先師意沒軌則會得依然猶不識不如覆却者些兒千古萬古恩莫及

臘八小叅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云不著安排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靈耀門下總不說起如何是祖師禪師云穿過髑髏如何是目前機師打云看看如何是無價珍師云錯過了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放下著曰放下個甚麼師云擔取去僧便行師云苦哉擔去幾時得歇又一僧出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僧一喝師云依舊落在模子裏又一僧出問云古人爲甚麼才開口便打師云我也與你個模子問

香城南外集卷一

上

古人道法身有二種病是那二種師云不是害寒便是害熱僧作禮師打云你更喫一服藥始得乃曰釋迦老子夜來成道是甚盃脫丘握竹篦打散

小叅師見一僧出便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速道速道僧云啞却口拄却舌師云一句是兩句僧便喝師云墮也墮也乃云風雨滿山堂桂花香狼藉諸佛病威儀祖師沒巴鼻清宵明月來佇看

在明日

夜叅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隨聲打云切忌以耳爲目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他家閑得失莫向寸心安乃云燈光前一段奇特事且

道是甚麼奇特事良久云日出後一場懨懨

示衆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可知禮也僧無語師打云三十年後莫道膺上座只念上大人乃曰執筆思喫飯握筆思寫字是習氣使然只如不握筆還寫得字麼一衆惘然師曰大書特書切忌鳥跡

正持師至小叅問如何是佛師云從來不伴如何是法師云放汝三十棒如何是僧師云大家在這裏乃云道舊來山谷悠然對敞廬寒暄都不問笑指白雲飛爲定慧禪宿起龕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條門限方知大道坦然

香城南外集卷一

上

定禪宿火函蓋乾坤滲漏超衆流截斷見孤標請從烈焰迴身轉逐浪隨波亦自高定禪宿會也未一聲因地本不曾生一氣索然又何嘗死不生處示生花開春樹不死處示死雲散長空且如何是全超生死的旨趣以火炬舉起曰急著眼莫停機石火光中閃電飛錯脚蹋翻心路險盡情脫卸本來衣

定禪宿入塔記得都門亟亟歸荷君道誼絕思惟而今拋下皮囊去樂國蓮花又一枝惟爾禪宿閒名久謝死日先期都緣生平履踐嚴明遂致末後光明磊落慈心及物刀鋒上忽迸生機苦行超倫戒檢中別尋出路信

得自心是佛無暇指東話西了知萬法皆空豈肯拋迷就悟懸崖撒手畧露風規烈焰翻身更施精彩且道離却四大五蘊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便指靈骨入塔云面目儼然無縫罅根塵脫落見方真

爲省禪尼火識心達本號曰沙門非男女相青天絕痕聊憑火焰轉大法輪皮膚脫盡重拋骨不用傳衣血脉存

小叅舉臨濟大師示衆曰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

香城內外集卷一

三

人是什麼乾矢橛雪峰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勘破臨濟未是好手師云一翳未消空華亂墜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無位真人在甚麼處今日膺上座當言不避截舌敢爲諸人旁通一線驚起身云天勢稍晚歸寮喫茶

壬申元旦設齋上堂拈香云此辦香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熱向寶爐恭祝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師坐定僧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燈火滿堂紅曰和尚此語與東山水上行是同是別師云千手大悲劈不破曰祇如熏風自南來

殿角生微涼爲是花鋪錦上爲是青出藍中師云直得寒毛卓豎曰現前大眾幾個知恩師打云猶有闍黎不唧溜曰却被和尚帶累師云推過與人又爭得乃云一氣朝陽千花合彩頭頭華藏門處處莊嚴路即此指示現前兄弟未是到家捷徑必須拓開造化轉出乾元直得年新月新日新時新山河大地新艸木叢林新拄杖拂子鉢盂木杓無不皆新所以說元正啓祚萬物咸新驀豎拳曰且如這箇還新也無良久收拳曰但見皇風成一片更於何處覓封疆解制小叅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年牀上坐了起不得

香城內外集卷一

古

有甚用處拈拄杖左邊卓一卓云且立向這邊著佛事門頭不舍一法長生路上走殺不知休有甚用處拈拄杖右邊卓一卓云且立向這邊著直饒透過雙關別資一路恁麼中不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却恁麼事得理融脫盡廉纖不存毫末猶是曹溪鏡裏之塵雪峰眼中之翳不聞古者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莫是雙存互泯絕照忘緣用知見爲妙門指禪定爲淵府游心六度寄跡三乘擺撥塵勞提攜品類謂之師家建法幢立宗旨麼莫是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作意防閑擬心遮護客誠主敬或把捉

而為功渴飲飢食或任運以為樂謂之學人大休歇真履踐麼正似抱薪厝火祇益焦燃止沸揚湯徒增煩熱所以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若總納衆生於窠臼之中安得見真宗於格則之外華山大冶不比諸方寬若大虛烈如猛燄以陰陽變化為索籥以雷霆擊駁為爐鎚人之病入膏肓底不勞針砭起死回生人之頑入骨髓底不假淬礪飛光耀彩但具靈根皆成法器我今為汝保任終不虛也故大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請問諸人阿那個是自悟底道理良久云膺上座若道一句即是埋沒

諸人

上堂舉保福恒禪師因僧問如何用心即合於道恒曰鉢盂開口納乾坤僧曰某甲隨例得一分恒曰未可輕易僧曰消得多少恒連棒打趁曰喫喫師頌曰這僧素志在溫飽滿肚韃來仍是草鉢盂開口不爭多山河吞盡猶嫌少

上堂舉長慶師淳禪師上堂金雞未鳴那許扶籬摸壁華鯨乍吼要看換斗移星古人行不到處能行腳跟下平添十字古人說不到處能說舌頭上裂破重關一任你衲僧家尋蹤覓跡索隱搜玄老僧要且不在這裏如

今欲識老僧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除非木上座師曰好笑直得龍頭蛇尾雖然若無後救幾何錯下名言復拈拄杖示衆曰有甚用處便擲下

小叅師出指竹篋云老老大大因甚終日抱住一撥僧云難謾大衆眼師云你眼何在僧進語稍遲師便喝出又一僧出師打云老老大大因甚被他換却眼睛乃云黃鶯綠柳漏洩春光紫燕祥雲展開佛面明明百州頭明明祖師意會得正好商量不會徒勞延竚擊禪牀云丈夫兒始得

小叅有僧失脚墮水次僧問古人一口吸盡西江水因

甚適才這僧却遭水溺師云若不如是爭辨得伊僧曰恁麼則淍地師僧不及襄陽俗士師云緇素區分須還上座乃曰頭頭三昧處處善門一念不收全心放下且道放下個甚麼代曰不是冬瓜定是茄子

示衆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披枷帶鎖問衆緣不息時如何師云方木投圓孔曰息後時如何師云艸屨須繫峭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云還我飯錢來僧拂袖便行師曰龍頭蛇尾問佛是何人為師師曰懵懂漢曰學人作得麼師曰作看僧一喝師曰伶俐生乃揮拂子云一相具足諸根自現亘古今而不熄周日月而常明入

粗入細絕毫絕釐四句不失其所百非不絕其能所
雙忘大功不宰茫茫宇宙覺者何人一息不來永爲隔
世恭惟現前大衆奮發無上微猷不然業識牽纏卒無
了日莫怪拂子頭上不曾說破珍重

說比丘戒上堂捧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以大智力得
方便門豎起眉毛橫趨直入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放下
多生惡習揭開當下靈根——天真體妙頭頭至性源
清一刀截斷永不覆藏將無始以來拋不下的直得和
盤托出其或未然通身一似黃金索條相分明枉自看
楞嚴期衆道友請普說師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聽法

香城南外集卷一

七

者當如法聽說不如法謂之邪說聽不如法謂之邪聽
聽說俱邪是生死因說聽皆如是解脫道只在翻手覆
手之頃便有出身陷身之殊你若見山僧大坐當軒搖
唇鼓舌音聲名句辨說縱橫即是人相你若見自己凝
神定慮領覽法緣分別研窮蘊諸玄妙便是我相我人
對待生滅宛然方寸中間正好開在要得如如之體觀
露現前大似鄭州出曹門愈趣還愈遠饒你記得三藏
十二部多勝恒河沙句句分明字字諦當祇名運糞入
不名運糞出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我見既立分別轉麗
於諸現境不能了知唯識所變妄生執著造種種業枉

受輪迴謂之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先聖哀之爲
設方便教你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
裏香爐去純清絕點去一條白練去只爲說得太煞分
明所以反加一重涵渥安知這個胡孫子撲不殺時要
休如何得休要歇如何得歇所以釋迦老子於楞嚴會
上千方百計教人捨緣心離妄說是勝方便中真勝方
便此心不除雖倚傍了釋迦達磨過日終日更與你細
細切切說禪說道汝等既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
法性無上醍醐翻成毒藥是知差別在機不在法耳每
歲道友到山訪問不獲應酬今夏省緣頗息安居一衆

香城南外集卷一

八

請提大旨山僧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是扯別人之被
而覆自己脚跟寧可赤骨體地豈可作這般見解只得
曲順人情分疏一上向道你輩還知得麼你輩通身是
一部楞嚴盡大地是一部楞嚴盡世出世間總成一部
楞嚴字字詳明白句條直一眼窺破如來蜜因菩薩萬
行修證即不無故曰總持污染則不得故曰妙湛即此
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我亦如是豈不是
生佛同具之大心即此大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故謂
之不動尊然此不動尊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
恍恍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即一切法離一切相故

謂之無見又如來同一尊仰故謂之頂相苟能直下承當不費纖毫氣力行住坐臥常在其中磕著築著無有不是底道理色受想陰識生死有為法也其體一一皆如來藏豈非通身是部楞嚴經全身是部楞嚴經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周徧法界只爲凡夫衆生無看經眼違背斯經却將無上菩提翻成有爲生死豈不痛哉華山今日直示本來不留方便大小譬喻早自塗污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如盲摸象管窺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示衆一毫端現彌滿十方即今上座在什麼處穿衣喫

飯良久云露

香城內外集卷一

无

小叅問入水窮源到這裏因甚乾曝曝地師云猶嫌少在曰不是某甲幾被沒頭浸却師云險乃云開眼瞌睡底惺惺寂寂閉眼做夢底寂寂惺惺秋風吹葉落打醒這般人

示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以竹篋面前一畫僧無語師云不消一畫乃云一日十二時且道那一時那一刻是上座得力處衆無對師曰錯過不知

示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打云我這裏一亦不得處亦不立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師云

却却業身來向汝道乃曰夏節將殘秋風驟至大好時不待人衆等各宜珍重

三峰藏師翁忌日上堂早間兩序特命山僧來登此座舉揚藏師翁末後一著山僧直得無言可述無理可彰說似一物即不中早屬謗義了也那容拏三道兩佛頭上著糞洞明三際徧徧十方助揚向上宗乘打破從前窠窟驀召衆云三峰師翁來也且道說什麼話良久變色云小子無知勿言得失裕後光前毋固毋必擲拄杖而去汝輩還見麼若不見問取明眼另有指示

示衆一僧出師云莫是江西人否僧曰是師云來時馬

香城內外集卷一

幸

大師在否僧無語師云原來地頭無據乃曰此事無多意更多木魚石曰念摩訶輕輕說與君知否信徹從來事不差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一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二

門人道立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玉峰徐孝廉中元薦嚴道場修地藏懺圓滿設齋上堂問一歸何處師云不在東南便在西北僧作禮師云你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久矣師云草屨錢教什麼人還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舉世無相似乃云顯掌上明珠不在見聞知覺了畢生誓願各從自性根源圓一事則事事安詳舍一法則法法全備觀體無私通身絕翳即今聖凡普集僧俗交叅當運何等神通開顯

香域內外集卷二

十

何等作略良久云一一普光明藏一一圓覺伽藍但能直下洞明自然脚踏實地所以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道不虛行如行得路無苦提煩惱可求可怖無三界十地可升可出人與非人性相平等若於清淨心中瞥起一念便爲業根纏縛業有淨穢號具聖凡業淨者則四聖現業穢者則六凡集一切聖凡境界皆依自心業力所轉譬如空花依空而有淨眼觀來俱爲夢境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所以古德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是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復拈拄杖画圓相云以此津濟四生以此梯航九有以

此妙悟真乘以此直超正覺茲當中元節屆適逢玉峰

徐相國令嗣檀越入山禮誦殊勝莊嚴用助高超薦資樂國祇如立翁大學士慧根夙植覺性無染烏用愚拙更贊一辭哉雖然如是今日不妨撥轉風光喚回日月令大地衆生普皆饒益以一心入無量心內不見有自心以無量心入一心外不見有一法雷轟莫及電卷難收草木蟲魚咸沾化育天人七趣悉秉威光諸禪德還會麼連卓拄杖曰蓋世功勳應不昧長留福澤蔭兒孫毘山徐文學請爲元配王孺人對靈小叅幻情生死總無憑當下知歸了夙因徹悟幻緣并幻業不勞指示出

香域內外集卷二

十

迷津恭爲徐門王孺人之靈曰英齡妙悟便知返本還源觀體無依頓使靈光獨耀是以一念不生拋愛網愛網彌堅萬緣放下脫樊籠樊籠自在一切處無不是自心妙用一切處無不是自性圓明所以說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貴在當人著力毋煩向外馳求良久曰會麼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

徐文學請爲元配王孺人五七對靈陞座師拈起拂子曰貪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法華經偈也大衆即如火宅中作麼生得清涼去在擬欲躊躇被渠燎却遂擊一下曰如斯會得豈謂別有如斯不會

且聽前記優鉢羅非地湧出三昧門豈天降下本自性
中即從心悟頭頭覺路處處通衢今古不易聖凡絕跡
各不得到者方知狀不得信向無餘侃侃鑿鑿不即不
離截斷兩頭中間不立說甚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樹
凋葉落體露金風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涅槃心差別智
清涼池火宅喻直饒幾綿迴文也是空勞機杼不如直
下悟徹撒手歸家始有出頭分何以悟徹豈不見靈雲
見桃花而頓悟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未審桃花是何顏
色還是赤的黃的紅的白的且喜沒交涉所以古人云

香城內外集卷十

三

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又瑯琊被僧問云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接語云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言下有省豈不是徹悟底樣子
這隊老古錐今日被山僧和盤托出直得迴避無門當
陽顯露且問孺人王氏之靈還見麼還聞麼若不見不
聞何妨撥轉靈光和賊捉敗茲因孺人五七之辰闔門
孝眷特請山僧對靈指示然孺人根性不凡天資穎悟
生前字潔宛同玉體無瑕死後空羣一似仙人化鶴已
靈不昧儀範昭然放出本有神光照徹古今昏黑劈開
無始葛藤永絕生死岐路即此用菩提可成離此用煩

惱可除曼陀羅通上徹下曼殊沙隨順隨逆安用拈示
一物釘椿搖櫓然後為之有所得哉現前大眾且道即
今孺人還悟也未便擊靈牀云一擊靈光本自然清涼
熱惱化優曇從茲直達無疑地質托西方上品蓮復擊
拂子下座

示眾問住則清風萬里去則孤鶴橫江只如不去不住
還容商量也無師云草屨破後踪跡猶存曰諦當之語
再希一轉師云醉後添杯乃云頭頭是道涉多岐狼籍
家私怨阿誰從此不須頻張望江南時有鷓鴣啼

瞿孝子請為尊考對靈小叅拈拂子擊一下云即此見

香城內外集卷十

四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
妨分不分且如何是體隨豎拂子云只這個是體又如
何是用隨擊拂子云只這個是用體用全彰是心是佛
體用雙泯非聖非凡離見聞緣絕憎愛想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識識山僧今日於無言處演言無說處示說欲
令所薦幃之瞿公洞明般若直契真心不歷階差立地
成佛然後解開空岸渡人舟徧遊華藏莊嚴海隨緣任
運拔濟沉迷庶不負闔門孝眷一段哀誠亦使當人各
各明取本有威光原無欠少祇為塵勞羈鎖是以日用
不得薦取乃揮拂子云會麼塵網裂開資慧劍愛流直

渡假慈舟了知本體原清淨歷劫無明當下休擲拂子下座

臘八日示眾出哉雲門跛師全然不知觸淨將枚矢概口裏含了復吐向人希望塞斷天下咽喉道他是三世老胡腸肚裏過來底奇貨那知古今有鼻孔袖僧聞著無一不立地嘔噦你猶自詫為三十二相無此相噁八十種好無此好噁滿擬配享臨濟真人膾炙諸方齒頰雖則臭味相同其奈出處各別而今有輩少年無賴或雕雕刻刻作旃檀焚燒或蘊蘊崇崇似黃金寶惜知見既多穢污彌甚我問你你若此狼藉如何免得韶山口

香城內外集卷上

五

如何避得雪峰眼今日山僧不妨為你遮掩則個良久云直饒蕩盡生機未免猶存氣息天上天下誰不知有佛者誰有不敬佛者不愛佛者韶陽這廝無理特甚脚長脚短蹋步不知有高低一味鹵莽滅裂欺我宗祖他却最初要一棒打殺是欲圖太平而首為亂階也最後以矢概塗污是故為不遜而教人犯上也既全無佛法身心復不知因果罪福屈指大雄氏子孫豈止十百千萬正使唱籌量盡河沙莫能計其少分並無一個為祖宗雪恥報仇者耶山僧固無位於法門然生平不肯作偽故自稱無位真人從旁弗甘出來踉蹌跳即今還有憤

憤悻悻隨山僧鼓勇前趨者與他角勝臨濟大師忽自拄杖頭躍出道住住老僧當時也曾失口也曾觸忤雲門雖不合上比上座又何苦下比老僧山僧不覺呵呵大笑道一等是為他閑事長無明獨有這尿牀鬼子較些子

小叅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不立一法者是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不少一法者是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更嫌何處不是僧便作禮師曰是你這個不是乃曰法身報化身渾如暈影重輪堪笑無端一捏眼中失却瞳神乃驀顧侍者云你試檢盃盂裏達磨剩下底看有

香城內外集卷上

六

幾隻者展兩手師隨打云不可便作墊狐精見解精進七小叅佛法有甚麼碑記威音王已前不曾論量出處威音王已後何須勘辨新陳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且信一半總似今日老胡絕望且疑一半都緣索價既殊便道行情各別致使短販之徒到處依門傍戶貴賈賤賣卜聽虛聲蓮峰今日貨是十成錢要足陌你若鉢鉢兩兩請過別市營求便出堂

示眾問學人無禪可叅無道可學時如何師舉香板云這個聲僧便喝師打云何得搓繩自縛乃云與麼與麼理無二致不與麼不與麼事出多途作家相見固是轉

換千差莫測端倪備頭陀一生用不換機畢竟取那一
路代云唐臨晉帖那本第一又云褲子不當襪

示衆僧出問學人百不知百不會時如何師舉起香板
云你喚這個作甚麼曰除却這個別問將來師云真個
不會那僧擬議師打一香板云賺我曰一點謾某甲不
得師云又道不會師舉起團扇云不可認作第二月諸
人向名不得狀不得處速道一句隨放下扇顧左右云
聾又云幾賺闍黎捏目驚展兩手云有甚諱處通身是
眼見不及通身是口吐不出你道病在於何代云和尚
慣割人痛處又云祇當兒戲

香城南外集卷三

七

雲間小叅偶因乞食到雲間達者相逢許叩關會得今
朝賓主句途中客舍自閒閒實論此事如人久客還家
行住坐臥皆得自由喜怒哀閒忙了無回互中節時中
節天真處處天真方寸中更餘一些甚麼事來因思當
初屋裏不肯住偏要出門行無端跨脚上路一步步與
家鄉漸遠祇解趨程不知錯路者有之年深月久老去
忘歸者有之即使風塵久困旅况親嘗欲息馳求頽然
自放雖然得個小歇場未是到家真境界明朝後日大
有事在所以古德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
關不是誑嚇人也山僧曾爲浪子遇客偏憐歲暮天寒

香城南外集卷三

八

來到這裏乃蒙堂頭法兄諸公尊宿統領合山新舊決
欲山僧舉揚山僧不妨借路經過因齊慶贊自是擔水
賣河干有甚麼奇特既荷賢主人十分殷重遂令窮客
子一味安閒賓主全忘頃篋互奏不須借座燈王個個
披衣穩座無勞請飯香國人人得飽忘飢可謂在途中
不離家舍離家舍不在途中豈能惜口恪詞有負群望
諸仁者還知麼你清淨心中瞥興一念學佛學法早是
離鄉背井味却本地風光也那堪區畫情塵分別境智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如人出門寸心萬里自己脚
跟下一步返致不能照顧豈非舍近取遠忘却本來直
饒走遍天涯愈趨愈遠總離不得脚跟下這一步設或
掉轉頭來退歸家舍亦離不得脚跟下這一步你若認
得這步分明方知脚跟原是有力量無論近遠總在個中
豈在游州獵縣問水尋山圖眼界高誇脚頭廣途路之
樂終非到家而今既遇屋裏人且說屋裏話驀拈拄杖
卓一下云會麼竿木隨身聊作戲門椎拍板大家知賞
音賴有同風在漏泄聲先在此時靠拄杖下座
上堂問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洞山有三路路路透
長安如何是透底句師云若是屋裏人合明今日事曰
不涉程途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要須緊峭草屨乃云柳

地殘花驪作塵

小參僧問金峰金杯滿酌時如何峰曰金峰不勝酩酊
佛果拈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峰子細點簡
前未也太漏逗若有人問將山金杯滿酌時如何只對
他道山僧自來天戒師云金峰雅量雖高爭奈沉酣長
役佛果素性不飲習成拘謹設問山僧金杯滿酌時如
何師云容儀溫偉

客舉楞嚴大義師示眾曰還到無還毛骨寒不施三拜
得心安從教聲色如天闊眼界他家海樣寬

癸酉元旦上堂拈香曰臥雲深處絕無方一炷清香
不覆藏端祝

聖明行至化普天市地頌陶唐師抒衣就座曰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山河及大地全露
法王身新年頭佛法直得十分成現何妨大家快聚
結箇良緣便豎起拂子曰唱雲門曲喫趙州茶吹性
空笛打禾山鼓更教石女吹笙却使木人拍板宮商
合調音韻分明人人鼓蕩靈源箇箇全彰意氣無物
弗遂生機無法不施妙用應時納祐慶無不宜復擊
一下曰會麼且將新鬱壘換却舊桃符

小參諸人未到華山艸屨步步蹋著泥裏有刺可惜許
未曾穿過脚心所以不知痛癢既到華山通身在內晨
朝稽首莫夜和南問著禪道口裏喃喃不可說你不會
但中間有數字誦訛須假宗師一一勘過庶幾魯魚亥
豕不致展轉失真諸人還知種種差別音聲字海以拂
子畫一畫云盡從這一畫起麼果若得心應手縱橫點
撥自然成不似諸方徒刻畫

東山蓮乘貫一二禪師啓懺請上堂師豎起拄杖曰汝
見也未復按拄杖曰汝見也未是見非見不名真見一
切法性徧圓諸般邪魔自退春花似錦宛成大道莊嚴

澗水如藍絕勝真源清淨不勞指示何用言詮劈開鐵
橛子全露金剛身清淨堅強無退屈菩提妙果自然成
直得雙收雙放同起同倒東山二師發真實心行不退
志同坐同行同得同失騰今耀古越聖超凡正當蓮師
壽日却是老趙州行脚之年奢而不儉貫師預祝大似
末山尼無見頂相儉而不奢顯明事理體用雙彰不用
東山頭說佛說法西山頭帶水拖泥清淨地上更添穢
污且道山僧還是錦上鋪花還是眼中著屑良久顧眾
曰只將海墨需乾後難寫嵯峨合壽圖便下座
聖彥大德為生父念常禪師請舉火師把火炬曰能轉

物者即名如來昨日雨今朝晴作麼生轉善應機者方稱智士山自青水自綠有其囊藏今朝狹路相逢更與重添光彩念道者會也無一從頂窩金剛眼不必身拋設利羅

入塔九月重陽近山花刺眼紅不知流淚者恩愛實無窮只如念禪師入塔後畢竟作麼生轉良久曰虛其中洞其外八面玲瓏全無縫罅巍巍坐斷白雲中他家自有通人愛

為禪人煨骨云終日包裹裏祇說其中有我一朝打下紅爐直得皮穿骨露指靈骨顧眾曰還見麼勸來節

香林內集卷三

上

節是黃金從茲不著孃生褲

為省益禪尼掩塔鑿石原非覓玉掘地豈為藏金拋下圖圖句子誰知面目儼然湘之南潭之北生緣頓斷蹤不留頂不露公案重圓萬象森羅齊斫額從伊看到眼皮穿

為風馳禪人火大用似風馳頂門上了無滲漏全機如電轉脚跟下迴沒遮闌一靈皮袋蹴向他方絕後光前盡在今日且道因何力用得到如斯乃舉火炬云只憑一把金剛焰燄就通身鐵骨禪

小叅舉黃檗酒糟公案畢師云黃檗氣吞日月眼蓋乾

坤無端被這野狐一拶直得全身放下且道為人在什麼處良久喝一喝云口是禍門

堂舉退翁老和尚上堂僧出翁曰是從天降下是從地湧出曰道看翁曰今日一會未是小緣曰有人領話翁喝曰支離鉉辯辱我宗風師曰雖然彼此著便爭奈弓折箭盡還有不入眾數者自然別有長處且道是阿誰檢點得出許你具隻通方眼不然雪峰道底

平湖孫太君六十壽誕修大悲懺誦華嚴經兼造大衣設齋請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云即此一門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又打圓相云即此一門懺悔清淨罪滅福生

香林內集卷三

上

再打圓相曰即此一門妙義性相皆從演入皆從演出即三門中惟有一門大智無礙法性周徧無處弗彰妙用無法弗被圓通塵刹俱該能所雙遣是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茲者平湖孫太君六十壽辰營供佛僧法界性空心相圓滿普光明殿湧現微塵弗假思惟法輪常轉花宮紺殿任意遨遊壽域福城隨心自在古德云得之於心倚蘭是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只貴當人著力無煩向外馳求若見聞不到處別有好商量即如山僧坐如來座披如來衣說如來法行如來事見所共見聞所

共聞有甚阻隔怎得不到忽提起袈裟角示衆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春滿乾坤福滿門

洞庭居士請小叅昔日晦堂和尚問山谷太史無隱之旨太史竭盡平生伎倆晦堂只是不肯心中未免著忙時正值暑退涼初秋香滿院晦堂慕顧太史曰聞木樨香否太史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太史言下頓省今士大夫叅禪祇在言句上覓親疎道理上作解會纔被人塞斷義路一步也擡脚不起殊不知這去不得底所在即是無量劫來未到之處全身蹋著苦不自知依舊

香城內外集卷十

圭

轉向熟路上行求玄索妙目前好景多錯過也若是雙眼睛明爭敢慢他半點始知今日鼻孔即是從前出氣底不借他人穿鑿自有通天一竅洞庭居士以不世出之資具過量人作用犯波濤觸炎暑遠來問道蓮峰將歸故里數語贈行山野竊笑山谷太史讀破萬卷書殊無丈夫氣不能自己點頭須待宗師肯諾若是洞庭居士爭肯向他人行處復尋踪跡但直下諦信是一尊古佛咳嗽掉臂皆是神通運水搬柴無非妙用連忙自己點頭一下方信今日吾不汝欺

聞橘伍居士壽誕設齋上堂豎拂子曰二月春光大地

同梅花香噴玉玲瓏禪枝雨過棲馴鴿橋井泉香制毒龍已許天人來赴供休嫌祖佛互分宗輕身導引羲皇上聊指須彌作壽峰擊拂子下座

關帝開光徐府檀越請上堂師以拂子揮灑云智勇兼天精忠貫日一念不渝無往不吉若具體之用不足顯其光明具用乏體不足彰其寬廣體用全彰事理一貫以金博金能縱能奪以水濟水全收全放直蔡秋毫之味福慧康強不同十日所視仁威普著三界橫行功通萬有摧邪輔正肅護規繩若到祖師門下直得揮空寶劍相似脫體神鋒永絕滲漏始得不然渠儂自有通天

香城內外集卷十

古

用萬古綱常一力持喝一喝下座

小叅諸佛心髓遍在一切處祖師命脉攝入一毫頭旋轉如風竭海驅山而絕迹汪洋若海沐日浴月以無心不費艸屨直蹋末山之頂不施妙用已奪濯溪之機拶得伏獅上壁鋒銚市地生擒猛虎出穴牙爪通身看渠面目何似生鼻孔大頭依然向下祇這個是自道非男女相這個不是神頭且非鬼面吾有一言點破直待洞水逆流始可一回親證

甲戌元旦玉峰徐護法設齋上堂拈香祝

聖畢就坐乃曰三年第一日日是好日擬議別商量

重言不當喫蓮華峰默然洞上和下睦彌陀嶺觀音
崖夫唱婦隨二絲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祇如不涉陰陽消長底又作麼生便擊禪牀一下
佛誕竺韞法侄領徒濬文道元圓戒設齋上堂云毘藍
園從空放下多子塔密處周遮撞著老雲門醉後添杯
直使高沙彌去而復返鉢盂添柄笑倒諸方漆桶盛漆
依然不會直得燈籠與露柱交參木人與泥牛擦背一
念相應便同本得遂揮拂子云只將一霎薔薇雨洗出
湖山淨法身

因事示衆閏月日如年休打閒之遠驚動大梵天亘古

沒分曉沒分曉失却袈裟何處討

玉峰徐公大司寇三七令嗣藝初察院請對靈陞座師
炷香曰道大不有功成不居作無所作爲無所爲直饒
一佛出世百佛出世千佛出世萬佛出世萬億佛出世
有佛出世無佛出世無有佛出世同一讚歎同一福德
同一精進同一受用同一俯仰同一慈悲同一歡喜同
一忠良同一護持凡所有相無不同具是以佛身有盡
讚歎無窮驀豎拂子云我此微妙法門祇爲一代時教
管攝他不得方纔出得身拈得起有時威行雷電有時
靜穆淵澄有時親疎不到有時逆順隨緣非計較所得

香城南外集卷十

五

香城南外集卷十

六

非因緣可成出自天然不勞造作若儼儼侗侗過時有
甚了日不見昔年曹山禪師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
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僧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
成父子之恩僧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斫不開師
曰古之若是今亦宜然疑擬躊躇白雲萬里若有僧問
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直不藏曲父子之恩
何在師曰言不盡意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遠近無間
隔祇如健翁檀越山野未舉公案已前早自勘破何用
指鹿爲馬画蛇添足何故聲健翁七日已前預知時至
三到華山七日已後撒手便行一言了却言言見諦歷
歷孤明今日對靈指示大似布鼓向雷門徒增啾唧爾
雖然有箇驗處聽宣一偈三到華山語不休無邊刹海
一時收金門玉闕無心戀捉敗當陽一指頭便揮淚下
座
小叅佛佛真實苦屈金底不敢度爐木底不敢度火泥
底不敢度水即使真底內裏坐却也止是閉門作活須
知更有一箇非金非木非泥亦非中間內外始可塵塵
混入逐浪隨波若識得伊不妨救他前頭一輩死中得
活不然連累後面一尊總成布袋老鴟
分衛平湖孫氏檀越當日設齋東林方菴大師請上堂

副寺問乞食當湖道隨行化且道法輪耶食輪耶師云
盃盃口向天德山托鉢高沙彌添柄有何不可師云笑
倒旁觀今日和尚四眾瞻仰示何法要師云枯木上生
花恁麼則大衆沾恩有分師云照顧眉毛竺輝問四眾
圍繞廣興佛事請師指示淵源師云一不做二不休倒
嶽傾湫又作麼生師云閒處添些子僧便噓兩噓師云
蹋破草鞋又民居士問法座高陞即不問如何是函蓋
乾坤句師云居士不對和尚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
冤苦中更添冤苦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安通消息
士作禮師云不得錯舉乃云九龍分派一滴全收擬識

香城內外集卷上

七

其源波濤洶湧鸚鵡湖平地上喫交弄珠樓燈殘裏洗
澡解開空岬度人舟蹴蹋如來真境界說什麼山河天
眼裏世界法身中今日平湖縣裏打鼓上堂東林寺中
拈椎說法露柱擎拳燈籠合掌德山棒卓開新日月臨
濟喝喚轉舊乾坤驚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觸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撞著三世諸
佛藏身無地讚歎不容六代祖師忍氣吞聲攢眉不少
雖然如是在衲僧分中成得甚麼邊事茲者華山長老
歲莫天寒來到這裏矢上加尖將勤補拙問廬陵米價
祇如貴亦不得賤亦不得諸仁者作麼生抵對良久顧

左右曰莫負晴明好時節大家出手著先鞭喝一喝下
座

小叅金佛不度爐迴絕滲漏木佛不度火勿漫雕鐫泥
佛不度水截斷衆流掀翻彼岸列作三段段段不同真
佛內裏坐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門頭戶口底一一收歸
上科更有一個名不得狀不得趙州老漢曾未說著膺
上座今日提向當陽請看是何面觜喝一喝云更添一
字不得

小叅將洞山三斤蔴命拋梭石女織作匹盛水不瀦底
絹光大布更借寶公刀尺度量剪裁縫領衫子向青州

香城內外集卷上

八

路上披披搭搭日炙風吹久已不成模樣撞著老叅宿
學作麼生安排衆默然師曰費盡許多力依然不解藏
乙亥元旦玉峰護法設齋上堂揮拂子曰玉屑霏霏瑞
氣多殿前石臼念摩訶山河大地重新換脫體風規道
甚麼諸佛法內靡所不爲衆生界中無所不濟拄杖子
條條直直曲曲衆木坦坦平平所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
今朝第一日處處瓊樓玉殿何妨雪上鋪花開口第一
句言言玉振金聲大似空中著彩神駒莫及電影難追
揭開向上津源廓爾洞天福地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嚴
飾國土端正殊妙六度門門洞啓八福田井井有條

直得理事雙融聖凡一貫若如意之珠滿求者之願饒他明教鏡清到來讓出一頭地始得何故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

天生日察院徐檀越懺病請上堂新年來第九日是天生日纔舉念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時合掌同聲讚助曰善哉無上諸天衆清淨無患是虛空天帝慶喜生歡悅惟願含靈最吉祥人天衆前如實而說不勞造作脫體無咎何必除世熱惱隨病授藥是甚麼閒今日東海檀越在大願海中發清淨妙心將一藏菩薩子顛顛倒倒逐一按下雲頭任他佛來祖來令其飽滿遍發身

香林外集卷十

七

香不管你人天結聚凡聖沉疴到這裏直得瓦解冰消通身慶快良久卓拄杖曰果然果然

彌勒殿告成嘉興妙湛法兄同雲間徐太君禮大悲懺設齋上堂一念不渝始終全美兜率官平地移來總持門洞然明白興慈運悲各顯家風見色明心不遺餘力豎起發天門戶到者方知掀開如意道場信向得入桃紅杏綠無非實相遮那鵲噪鴉鳴總是深談般若舍一法外無心轉一物物自通暢所以建立處脫體嚴飾掃蕩時仁風普扇倘若擬議躊躇敢保旁觀有分今日檀越功圓果滿福有攸歸只如不落數量名言底還涉

功勳也無蕩卓拄杖一下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韋馱菩薩開光上堂師以拄杖畫一畫云頂門正眼劫石不移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擬議則了沒交涉說甚麼見義勇爲摧邪顯正總是凡心聖解掉棒打月今日華山院裏建大法幢若非赤體全提爭得超今越古又卓一下曰遍界同其明萬物同其化乾坤莫能藏其巧拙胡漢安得掩其妍媸一道圓光阿誰無分直得聖凡轉位投機佛祖揚眉吐氣箇箇安居人人得所慕拈拄杖曰只知這箇聲韋天自有光明在塵刹深心力護持便下座

香林外集卷三

年

比丘戒玉峰徐府設齋薦亡請上堂靈木迢然鳳無棲倚一心清淨當體湛然苟非霜刃橫空爭免陰風遍地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幽途不能拘繫天堂豈可攝持恁麼告報大似說食向人終不能飽但能撒手機先自然全身歸父深酬佛祖不報之恩仰答父母劬勞之德死死生生從無變易即今所薦徐氏小姐受戒以來心源澄徹芝聚尼師代受戒法並超樂土茲當二年圓滿之期特命高陞斯座便豎起拂子曰會麼持戒清淨如滿月照徹幽明何障礙便擲下拂子

婁東王監元賡旦啓大悲期薦岳母錢太孺人請上堂
西堂問玉機夜動金梭暗拋以坐具作○曰且如打破
這個又向甚處相見師云切忌東撈西摸曰直是一色
純清未得十分脫白師云何得自塗糊堂一喝師云果
然曰一期經過輟芥投鍼師云也是將錯就錯師卓拄
杖曰打破陀羅尼句突出大悲手眼揭開無盡意門掣
轉風輪水輪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潛踪莫及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匿影無蹤情與無情俱然頓現含靈抱
識觀體無私靈山未散一會儼然同出苦輪俱到智地
在筵清衆目擊道存茲因婁東檀越入山崇修佛事推

香城內外集卷十

主

誠致感法力均施一體平懷孝心無間且道錢太孺人
百日以來向什處藏踪滅跡復卓一下曰入此門來無
別路不居淨穢得天然

示衆古德云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喫飯屙矢送尿總不
曾違時失候一一天真一一靈妙於中覓纖毫聖凡情
念了不可得直饒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到你面前不敢
移換一絲頭許祇因日用不知喚作茫茫業識然雖不
知又不知個甚麼知又知個甚麼今日著這一問便乃
眼似銅鈴口如木樛急忙求人問佛問法祇這一念即
是自作障難悟裏成迷所以道你纔舉心動念便不是

了也

示衆道不屬知故不可以思惟籌量爲言不屬不知故
不可以頑然枯坐爲事蓋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妄覺
者善惡兩歧也無記者善惡都勿思量也亦云與麼時
將與麼時頓破一切是非是句亦刻非句亦刻方得轉
輓輓地你若枯坐黑山死水何能振古風耶要得拏雲
攫霧掣電驅雷直須擎青天而飛去自然能卷能舒能
大能小纔與麼便不與麼縱有金網縵空拘繫不住堅
翅擘海那敢旁窺始稱法海神龍亦可灑清涼雨普潤
枯焦

香城內外集卷十

主

小叅纔開口便打如將柄金剛王寶劍直授與人若是
具膽氣有力量者把得來使用是佛是魔一刀兩段自
然心肝腑臟覲露面前若擔在手裏了相上相下轉得
一念來自己却便有無限瞻依畏縮爭得勇往向前一
超直下好不丈夫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臨陣一般不是你即是我纔退怯
下來自己性命却送在別人掌握中安望其衝圍破敵
斬將搴旗須是孟孟八八不顧危亡拳倒黃鶴樓踢翻
鸚鵡洲意氣風流遍身充滿始有少分相應故云有殺
人不眨眼手段方好立地成佛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一句州曰半句也無僧曰豈無和尚在州曰老僧不是一句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便叩齒三下

徒聖音爲大蔭林閣黎請封龕未到臘月三十忽接故鄉消息果然得路便行轉見風規辟立唯爾大蔭閣黎一生苦志冰蘖同叅半世真修根塵已雪一見不復更見黃梅雨滴階頭再來定勝前來枯木花開劫外驀直去驀直去誰是知音放下著放下著真箇撇脫不用牽經引論說妙談玄山僧到來如何著力遂掩龕云玄關倒插無鬚鎖無限輪鎚擊不開堅固法身常獨露何須

亞眼頂門開

香城內外集卷二

圭

爲林閣黎入塔無陰陽地湧浮圖落落層層會也麼打下紅爐重煅煉等閒脫盡舊皮膚金鑠骨玉珊瑚拄杖挑來事轉多隨分埋藏無不了聲光從此遍婆娑

爲谷傳大德并二僧入塔師云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皮膚脫落真實常存指塔云祇這一座便是叫不響底山谷儘爾伎倆作麼傳聲吶通身放下無回互密室商量十字橫

小叅舉黃檗酒糟公案畢師拈云夫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黃檗過自誇張爭奈名實不副這僧也善行險

傲倖眼睛鼻孔始終被他換却香城今日忍俊勿禁代一轉語不唯爲這僧雪冤抑且令黃檗心死當時待伊道了但云黃檗聲管取七年分疎不下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二終

香城內外集卷二

圭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三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門人 等編

總漕募老護法入山請說法華大意師昇座乃曰妙法蓮華經者為五時之絕唱最後之極談功收一化理冠羣經其中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發眾聖之權巧顯本地之幽微長遠壽量於此方彰出世本懷於今始暢乃無上之妙法也然此經有二十八品彌天高判今古同遵分為三分初一品謂之序分方便品下十九品謂之正宗分神力品下八品謂之流通分首名序品

香域內外集卷三

者對後二分立名乃引起後分之端緒故文中明如來說無量義經入無量義定天雨四花地搖六震放眉間白毫照萬八千界光中圓現法界事相生佛始終乃世尊標本以圓發其緒也其次彌勒騰疑文殊酬答引燈明之本光證今佛之瑞相乃大士承流以助發其緒也如是則一經之由致彰矣由致既彰正宗宜至故自方便品下即入正宗正宗十九品文中有本迹二門此品訖安樂行迹也從地湧出訖常不輕本也迹則開權顯實本則開近顯遠為一經之宗尚焉今顯迹門中有三周說法授三根記又授廣記以圓該前記會諸佛以圓

証前法末後示三軌四行激勸流通為迹門之大致焉此一品者三周中說法一周也品名方便者方者秘也便者妙也妙達於方即是真秘乃權實不二即體之方便也品初世尊從定而起稱歎諸佛權實二智甚深無量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意在動執生疑也於是四眾騰疑起請如來三止當機三請然後方與說法所謂妙法者非離向所說外別有妙法即四十年中所說諦緣度等無非妙法即三乘教悉是妙教三乘行無非妙行三乘人無非妙人三乘理悉是妙理何者良由諸佛出世本懷唯為一事所謂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

香域內外集卷三

知見則四十餘年所說之法豈有出於佛知見者乎其說三乘總一乘也如來引十方三世諸佛以為証則知佛之道同皆以一乘分別說三特方便耳法說之義如是譬喻品第三譬者比況也喻者訓曉也託此況彼寄淺訓深也方便品後繼之以譬喻品者由前品中發明即權即實不二之義非上根利器不能領悟所以百萬人中唯窮子一人擔荷上根雖悟中下猶迷故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約三車一門之淺況三乘一道之深冀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故有此一品文中先窮子自陳悟喜悔責之詞如來即為之述成與作佛之記得記已然

後代中根請發起喻說也信解品第四信者不疑解者不惑四大弟子因聞喻說以信得入悟解法要故曰信解文中明四大弟子因如來說喻開導還說窮子喻酬答以領前火宅之意謂如來慈父本欲委付一乘家業我等自甘除糞止宿艸菴為客作賤人而已藥草喻品第五此如來為中根述成也品名藥草者草治病名藥喻人天善種三乘智因皆能滅惡遠害故文中具三艸二木謂以藥木草為名者良由中根草喻聲聞可取當機故信解品後繼之以藥艸者四大弟子樂說喻中領如來昔日之權權而未實今領會歸之實實而不虛但

香城內外集卷三

三

知對待之妙未知絕待之妙故如來復說此喻以明佛所說法如雨普沾本無差別第艸木不同故受潤不等權實在機不在於法故知聖人平等之慈若天地之無私猶萬物之自私也故有此藥艸一品文中云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雖曰述成實進之也一雨所潤而諸艸木各有差別如來說法一相一味而人得之為人天得之為天聲聞得之為聲聞菩薩得之為菩薩亦猶是也授記品第六聖言說示曰授果與心期曰記四大弟子因聞喻說悟入正法堪紹佛種故授記作佛也迦葉曰光明須菩提

曰名相迦梅延曰閻浮那提金光目捷連曰多摩羅跋耨檀香此二周中為中根人喻說為中根述成與記也末云宿世因緣我今當說則起下因緣一周矣化城喻品第七化城者無而條有曰化防非禦敵曰城乃導師神力之所化也以喻二乘涅槃能防見思之非能生死之敵乃如來權智之所為也授記品後繼之以化城喻者由前喻說一周中根之流雖悟下根之人猶迷必藉宿世因緣之事纔能開悟故有此化城品也文中明如來塵點剎前為十六王子覆講法華已結一乘緣種自爾以往常相值遇但下劣之機退大向小至今有住聲

香城內外集卷三

四

聞地者良由畏佛道之長遠求速得涅槃而自止息是以如來權巧說二涅槃如彼諸商畏前路猶遠皆欲退還導師方便過三百由旬化城止息既知寶所在近豈可自滯化城此佛說喻之意也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此品因問因緣一周悟茲法要故如來亦為之述成與記文中先記滿慈佛號法明次為千二百中先記五百比丘同號普明次為七百授記五百比丘得記已即悔責前非同說衣珠之喻悔責昔日之迷喜慶今日之悟故獨言五百授記也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學無學者研真斷惑曰有學真窮惑盡曰無學五百授記品後繼

之以學無學者由前雖授一千二百人記但記常隨少
知識衆未及他方多知識衆故有此品亦與之授記文
中明阿難成佛果號山海慧自在通王羅喉成佛號蹈
七寶華二千人皆同一號名曰寶相自化城喻品至此
爲下根人說授記作佛也法師品第十法者軌則也師
者訓匠也謂佛軌法性訓匠後學故曰法師授學無學
品後繼之以法師品者由前來授記與現前部衆及佛
滅度後衆生但能一念隨喜者皆與授記也後半品顯
勝勸持譬如鑿井至泥知水必近得聞法花思惟修習
菩提不遠若夫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座則弘經

香城內外集卷三

五

之軌也其斯以爲法師乎見寶塔品第十一法師品後
繼之以見寶塔者由前九品所明三周法備四衆記圓
開權顯實已無餘蘊故感古佛多寶湧現寶塔全身圓
會諸佛圓證前法故有此寶塔品文中明三變淨土容
受分身開寶塔戶示現全身者以明十方三世佛道本
無古今本無遠近也文中自釋迦入塔四衆騰空則開
權顯實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加矣所以如來即唱滅將
此經付囑而流通焉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梵語提婆達
多此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等心皆驚熱故亦云天授
謂從天乞得故此品來意引古弘經之益舉往勸今也

文中先明達多昔日弘經釋迦資之成道次明文殊今
日弘經龍女因之成佛法利之勝安可測哉持品第十
三提婆達多品後繼之以持品者因上如來極力勸持
則藥王等二菩薩與二萬菩薩同時發心洎有八十萬
億那由他菩薩皆同發心藥王等願於此界八十萬億
等徧於十方而弘通焉故有特品也安樂行品第十四
安樂者身無危險曰安心無懊惱曰樂身安心樂方能
進行故曰安樂行有身口意誓願四種持品之後繼之
以安樂行者由前品中諸大菩薩敬順佛意願以惡世
弘經誓忍諸難而大聖謂能忍諸難未若使之無難故

香城內外集卷三

六

進之以四安樂行四行既正則一性安恬靜以合道動
以神交雖臨厄難不知其爲厄難也雖對欲惡不知其
爲欲惡也安往而非安樂乎文中四行次第可知從方
便品至此品迹門大事已竟從地湧出品第十五自下
皆屬本門此品爲發起安樂行品後繼之以湧出品者
前十四品中迹門大事已顯本門大事未彰爲假湧出
之衆爲發起故文中有他方菩薩亦願此土弘經如來
辨之召下方弟子於是有下方無數菩薩從下發起在
會弟子昔所未見於是彌勒爲衆騰疑如來舉本酬答
曰是我所化受持我法故以伽耶城作化令其發心是

略開近顯遠動執生疑也猶前述門中方便品初略開權顯實正同於是彌勒疑上生疑言世尊伽耶城成佛不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教化衆多菩薩如父子老舉世不信如來壽品第十六如來有三名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名曰如來乃法身如來也若乘如實道來成正覺名曰如來乃報身如來也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名曰如來乃應身如來也如來既有三而壽量亦有三法身以如理爲命不生不滅性相常然則知無始無終者法身之壽量也報身以智慧爲命境既常住智慧亦然道前有盡道後無窮則知有始無終者報身之壽量也

香城內外集卷三

七

應身以一期報得百年不斷爲壽命有王宮之始雙林之終則知有始有終者應身之壽量也然此品正意亦三身三壽屬何身壽耶正意屬報身壽量雖論報身而此智慧上冥下契實乃舉一即三也文中明如來塵點剎前成佛已竟於是中間我說燃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悉果後方便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亦復方便教化衆生如良醫之非滅言滅爲救狂子故也本門大事如是分別功德品第十七壽量品後繼之以分別功德品者因聞本門壽量靈山現在弟子及地湧過去弟子各各增道損生得大饒益如來一

香城內外集卷三

八

一爲之分別故有分別功德品也文中先明住行向地等覺功德不同即本門中授記之事與前述門中三根領悟三根得記正同其次明現在四信滅後五品之益隨喜功德品第十八隨喜者隨事順理喜者慶已慶人分別功德品後繼之以隨喜功德品者由前五品觀行中但校量後四初品功德未及校量所以此另作一品校量之故有此品也文中校量福勝可知法師功德品第十九法師功德者前隨喜功德在五品之初今法師功德在六根相似之位前則五種法師方獲其一此則五種功圓前雖根智具足未獲六千之報今則六千德備堪爲模範故曰法師功德也隨喜功德後繼之以法師功德者言佛說壽量時不特五品得益即四種六根亦獲六千之報故繼之以法師功德品文中明六根獲報次第可知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菩薩言常不輕者內懷不輕之解外敬不輕之境口宣不輕之言身行不輕之行人安不輕之名故號常不輕法師功德品後繼之以常不輕者由前法師品中明毀經之罪法師功德品中明持經之報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所以引過去往因以明持毀罪福果報不爽毫髮深勸弘持故文中明如來往昔因中於威音王佛所爲常不輕菩薩禮拜四

衆云我不敢輕於汝等增上慢人打擲不避良由一以佛眼觀衆生一以牛羊眼視菩薩故彼此丘後得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更增壽命則持經之福古有行之者常不輕是也四衆憎上慢人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者于劫於阿鼻地獄中受諸苦惱則毀經之罪古有當之者增上慢四衆是也罪畢復遇常不輕教化者如人從地倒還從地起故則聞經功德信乎其至矣此上皆本門也正宗至此已竟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神力者神明不測力用幹旋不測則天然之體深幹旋則轉變之功大故名神力也常不輕後繼之以神力品者由上來正宗已畢將欲流通所以如來現大神力爲之發起故文中明如來出廣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無量光滿百千歲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聲咳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世界皆如來之神力也其餘覽文可知此謂之發起流通囑累品第二十二囑累者以言托之曰囑以法繫之曰累故曰囑累神力品後繼之以囑累品者因上起發此正付受也文中明如來以右手摩無量菩薩之頂如來三番摩頂付囑諸大菩薩三番發聲領受是爲付受流通也藥王本事品第二十三藥王者菩薩在因能知藥味因於藥味悟入圓通位登不退

故曰藥王本事即因中燃身焚臂等事也囑累品後繼之以藥王本事者前安樂行品明弘經之法此下明持經之人以勗將來持經之師當效藥王之苦行妙音之妙行觀音之慈行等方可於惡世弘經乃法古流通也又此品明燒身燃臂之苦行正示三軌中之忍辱衣妙音菩薩從法空體起悲濟用現十界身應諸羣品正示法空座觀世音普門示現神通之力正示慈悲室此明忍辱衣也文中明喜見菩薩爲法忘軀種種苦行可知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此正法空座也菩薩曰妙音者由因中將彼樂十萬供養雲雷音王佛果上感得音樂自隨故曰妙音又因昔得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今以妙音聲徧吼十方弘宣此教故曰妙音品文中明如來放光東照妙音菩薩於淨光莊嚴國中蒙光即來禮拜世尊及多寶佛爲隨來之衆先現蓮花后華德菩薩請問神力佛具說往因及現身說法三昧等此正法流通也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此正慈悲室也菩薩名觀世音者觀即能觀之智世音即世間衆苦音聲謂菩薩以能觀之智觀世間衆苦之聲齊觀並救故曰觀世音普門品者普者普徧之義門有出入之義以一實相開十普門故曰普門品也文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

何緣得名次節明普門示現又前半明大悲拔苦後半明大慈與樂與樂能為三十二應拔苦能滿八難二求皆明慈悲室也陀羅尼品第二十六陀羅尼者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故又有護善遮惡之意設善使之不失遮惡使之不入也有多字一字無字三種此正多字也有云是鬼神王名舉其王名部落敬主而不敢為非故有云呪是佛之密語具大威神至心受持能滅邪魔故此繼普門品者前之三品化他流通以勗持經之師具足三軌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二聖二十神說呪護之乃弘護流通也文中先較持經之福次

香城內外集卷三

土

乃說呪擁護也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此言莊嚴本事與前藥王本事不同彼若欲同此應云喜見菩薩本事品此若欲同彼應云華德菩薩本事故不同也陀羅尼後繼之以妙莊嚴王者外來擾亂可以呪護若內起邪見呪亦無用故繼之此品以明邪見若起當親近知識則可轉邪矣文中明二子轉父邪心等覽文可知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普賢者行彌法界曰普位鄰亞聖曰賢勸者勸請世尊發得妙法蓮華之行又復勸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復次此經以智立體以行成德文殊酬答智也為一經之前茅普賢勸發

行也為一經之後殿非諸佛護念植眾德本入正定聚發救一切眾生之心安能得是菩薩妙法乎是為誓願流通也陀羅尼是法護妙莊嚴是人護此普賢人法兼護故以普賢勸發品終焉大眾這部經適被膺上座無端道破大似捏目生花萬無一當祇可自納敗闕那許呈似大方目前高明長者伶俐禪客築着磕着無非本分那有許多引蔓牽枝葛藤不少然雖如是必須驗過始得良久擊禪牀一下復抖擻曰從來無欠事妄謂一敷揚便叩齒打散

香城內外集卷三

土

催山應響江梅還報舊時仁如何是新年意氣師云品字不做口曰毫端放出三千界微土中含萬象春如何是一舉兩得師云射處著重曰地道純陽蒙變化要知積習更難除師云低頭不是拜乃拈拄杖云說似一物即不中要開天下第一門戶大唐國裏無禪師要收天下第一根器一日鉢盂兩度濕要過天下第一日子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放出瀉山水牯與桃符神鬪額且道誰勝誰劣饒他定乾坤驗龍蛇總是尋嘗手眼何必新年頭指東畫西剗肉作瘡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只如今日立春又是歲朝日子

今日歲朝又是立春日畢竟如何得兩下平交彼此無犯曉事禪客道道看師便連卓拄杖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上堂未舉已前薦得總屬他家奴婢如何是灑落丈夫良久云烈燄爐中一點雪

示衆今日欲與諸人商量段事懼屬流布便恁麼散去爭奈公案未圓驀提拄杖云這上座試請從中剖決良久卓一下云幾合停囚長智又云真語實語或云真語實語因甚多有人信不及代云是事且置又云非但今日或云非但今日固是源頭濁了我這裏一滴也無純

香城南外集卷三

三

將乾曝曝底傾向人前你猶自隨流失照過在阿誰分上代云待某甲說看又云罪不重科

小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紙襪帶乃曰紙襪帶一任短長麤飪飪隨他好又雖然也要識透始得不然特地一場愁

小叅問如何是個中意目前機師云大家在這裏曰且喜沒交涉師云因甚當面蹉過曰是誰錯過師打云猶自不惺惺乃云大千沙界是衲僧行履處爲什麼穿衣喫飯不在裏許一僧出云某人只管看師云幾何錯下名言

上堂一路迎來全沒干涉香爐與花瓶作對拂子與拄杖交叅曲策木與破沙盆鬪額惟有膺上座劣劣炭炭好不耐煩便下座

爲伏禪舉火云禪人抱病入山以病而卒而今病去心安煙消火滅且道煙消火滅時還有光明也無遂轉火炬云本有靈光何里礙一毫頭上現全身

爲伏禪入塔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逼塞虛空觸體粉碎恭惟伏禪上座叅得本分禪頭尾無剩讀破大藏教手眼忽彰不爲性急如弦且喜身輕似葉到處潑浪潑賴顛倒是非有時放痴放憨播弄凡聖脚版上蹴出陸地

香城南外集卷三

南

波濤舌尖頭轟下晴天霹靂臨危不變之死靡他羞爲躍冶之金願作埋塵之玉膺上座今日助發光明蕩除實惜不圖舍利流輝要見虛空絢綵乃打開塔戶云皮膚脫落存真實坐鎮虛空得自由

小叅師問一僧本分一句作麼生僧無語旁僧云何不禮拜師云你却本分乃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便抖擻一下曰還還還後復還還誰頂上分明下一錘不是瞿曇饒口業安知鼻孔大頭垂

三月初一日 欽差兵科宋護法賚送

御書金剛經到山上堂豎起拂子曰這卷經天下人無

不盡知

九重湧出萬象霑恩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皆從

聖天子筆尖流出直得龍飛鳳舞虎嘯鸞鳴剖出微塵大千俱利在佛祖位中佛祖不能拘其神妙在聖凡域內聖凡豈能測其淺深處處尊榮頭頭合道如春之運物無不發生如秋之成實無不圓滿如晝之明顯無不普照如夜之晦藏無不寧謐各因其時而致其用用不違時自然中節故曰天中天聖中聖是以從上聖賢佛祖出興於世皆善用其時而不失其正者也茲者華山小院特頌

香城內外集卷三

五

宸翰永鎮山門所謂小山大遇千載一時蟻悚悚感刻不磨晨鐘夕唄仰祈

帝道遐昌換水添香更祝

皇圖鞏固復顧左右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遂呈起拂子曰永鎮蓮峰一丈經龍韜鳳額迴超情會將萬象霑恩澤

御筆親宣出禁城更下座率眾謝

恩

小叅問目前無法因甚又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師曰聽事不真乃曰春風蕩蕩春日遲

遲綠黏芳艸紅鎖花枝低飛紫燕對語黃鸝有誰不會別更尋思

示眾問牛過窗櫺四蹄頭角都過了因甚尾尾過不得師云多少人向這裏著倒曰爭奈在我手裏師云在手裏則收取乃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遂擊禪椅一下曰張家借帽李家衣富貴裝成只片時明日盡情還去了依然原剩副頑皮

香城內外集卷三

六

不用指陳曰因齋慶讚請法延齡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道即不道曰今日領話去也師便打乃云佛法大義不在多言鵠白鳥玄洞然明白博地凡夫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所以古德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親過橋拔橋上路塞路擬欲躊躇早自錯過那容今日三明日四因循循挨過日子大似鉢孟添柄笑倒旁觀茲廣福菴主平家檀越特至山中營供佛僧不歷中邊自然却好且道雲門三句臨濟三玄畢竟在那一句中收眾回首師便下座

禪人壽誕小叅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

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曰學人不曾師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乃云一身長作海舟師出沒煙波力用奇但得衆人齊到岸何妨白髮對鷗鷺

小叅問盡大地是箇自己忽然掀翻海岳撥轉乾坤法身報身化身還曾損壞也無師曰真同兒戲乃曰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便拈拂子示衆曰明暗相傾見不移問君何事忽生疑始終未解隨他去走盡千山泣路岐

說比丘戒曉宜師同新戒清素韜宏覺健性慈願修覺隱諸大德設齋請上堂問夏令初行即不問當齋一句示如何師云久不對機齒牙繡澀曰天高羣象正海闊

香城南外集卷三

七

百川朝師云妄想何及曰恁麼則四衆沾恩人人有賴師云節目上更生節目曰青松翠竹千年秀一句當機迴截流師云依舊入荒艸乃卓拄杖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白牯與薰奴從來不合伴華山院裏這一隊漢出出入入堡堡鑿鑿一念萬年脫體純真萬年一念掀翻窠窟饒得條相分明千佛一數復卓一卓云諸仁者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下座

東山圓通菴貫一禪師補壽請上堂夏木陰濃山靈鍾秀展開佛祖面門總入諸聖品位佛祖是衆生界中了

事漢衆生是佛祖界中不了事漢只要當下識得根源自然蹋翻從上窠臼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且道釋迦老子昨日降生驚動百萬人天手忙脚亂將一杓惡水通身澆潑直得分疎不下且道阿誰分上事諸仁者今日多一杓明日少一杓何日事了不如直下究根源不用當來問彌勒茲有東山圓通菴貫老禪師總不作這般見解一例尋常脚跟穩當有時坐斷要關不通凡聖有時撥開戶牖一任縱橫解脫門頭顯露菩提路處處莊嚴只如赴物垂機因齋慶贊一句又如何道良久擊拂子曰端坐無爲真供養不須造作更安名

香城南外集卷三

八

普請示衆問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與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是同是別師云不同不別曰與麼則龍侗去也師云東山自東山殿閣自殿閣僧作禮師云此去洞庭隔四十里乃云一回汗出一回乾佛祖眉毛徹骨寒不是脚跟親點地頭頭物物被人瞞

韋馱開光崑山陳婉貞請上堂問巍峩寶相威武超羣因甚一道神光却在和尚手中點出師云也要闍黎疑著曰設有通身手眼底到來和尚又作麼生相待師云不用安排乃卓拄杖一下曰道護十方三洲感應這樣話大似釘椿搖櫓刻舟求劍遠之遠矣今日膺上座不

涉思維直下一點便得靈光晃耀市地普天如日月之
運行點即到似今古之常明到即不點在有為不著
所有在無為不染所無曷用馳求自然合道這尊章默
功德積有歲年一旦重新更增光彩於光彩上建大法
幢在世刹海力為弘護敢叨神將永作千城歷劫洞明
多生安樂豈獨一生二生蒙其利益者哉祇如光明遍
照一句作麼生舉復卓拄杖曰眼目人天能有幾高超
物表護羣生喝一喝下座

不城內外集卷三

无

上堂世尊不說說菩薩面迦葉不聞聞夜叉頭今朝一
串穿來向十字街頭風吹日炙教人相救且道救他好
不救他好自代云出得手便知端的

刻高雲堂集下撫軍設齊上堂高雲高雲金石作聲如
蟲食木偶爾成文小子無知竟以刻成流通宇宙千古
尊行不是尋常句子休將俗見評論神龍神龍點畫分
明擬欲效之遂失其真便呈起拂子曰留與上方資目
擊儘多羽翼化鵬鵬

高雲老人五周設忌這個老漢全無打算坐斷報化
佛頭擲瞎頂門正眼受

聖天子供奉不為色喜為諸衆生纏縛全無惱懷怒使
殺人刀喜用活人劍一例尋常日面月面只今何處
見慈顏一縷檀煙旋作篆看看却把紅羅扇遮面
祈雨上堂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如是作略怎
得雨下大衆還見麼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結制上堂問如何是某甲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
今日天氣稍煖曰忽遇天寒時如何師云凍得七花八
裂乃曰布袋口結也乾坤失色布袋口開也人物向榮
便豎起拄杖曰惟這上座不入衆數何故肇不從開結
中來如是見解正好一坑埋却

不城內外集卷三

下

臘八上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師云
那裏得這消息來僧無語師打云這畜生慣咬枯骨乃
云一點明星六年苦行展轉思來重添詬病乃高聲喚
云大衆且道如何是瞿曇老子重添詬病處喝一喝曰
欲舉恐驚大衆

除夕小叅師問僧天寒日短兩人一盤你道是甚麼物
曰一陽復生師云且喜咬不著乃曰露柱過新年燈籠
長一歲分付大家知不許言下會便叩齒一下

上堂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云云妙喜云而今未獲旋
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麼若見以何為証若不見是

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師曰妙喜老漢慣自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可煞不經檢點何也祇爲錯過智者恁般悟去則且置你道釋迦老子曾向伊說个甚麼喝一喝云泊合錯下注脚

小叅躡者命在杖奪杖則顛濟者命在舟捨舟則溺祇如無依無倚底且道命在於何拈拄杖曰飛羽不憂坎陷處潛鱗豈憚弋人機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三終

香城內外集卷三

三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四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門人聖興等編

丁丑元旦玉峰徐相國夫人設齋請上堂師喝一喝曰即此一喝無量法門無量妙義總莫能盡略舉壽量門無不是其該攝得所福德智慧慈悲忠恕乃至一切總持門皆從此門而入滿目元和真氣象皆從此門而出一天雨露潤無私誰識其門原無終始造化陰陽是其驅使大道坦然何分彼此歷今古以不息海闊山高超佛祖而不昧風動雲駛順邈將來已不相似東海橫開笑口玉峰朗誦真詮青山白石固無私聽得圓通觀自在福隆壽廣子孫蕃衍何須王母獻蟠桃他家自有長生旨今日是丁丑元旦之辰不用別誦伽陀用祝千秋鶴算乃合掌曰曩謨佛陀曩謨達摩曩謨元和復卓杖三下

香城內外集卷四

上堂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云無人處斫額相望乃豎拄杖云渺然無際復放下云漠然無分再卓一下云天地不能拘鬼神不能測且道還涉陰陽消長也無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不是河南便是

河北曰莫是他住處麼師云更買艸藥問古人纔開口便打意在什麼處師打云分明記取曰不會師云徧問諸方問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何是無爲法師云你曾作甚麼來曰一切不爲師打云虛消信施漢乃曰枯木堂前龍飛鳳舞十字街頭鵲噪鴉鳴總是成羣結隊依艸附木的精髓山僧這裏那有閑飯養他遂打散又教云路絕人稀相逢者少若相逢一人半人切不得忘却老僧

嘉興妙湛園自開法兄領新戒道嚴道一請上堂問教中道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祇如學人逢佛殺佛逢祖殺

香城內外集卷四

十

祖戒在那裏師云華山總不作這般見解曰運水搬柴未嘗少息定在那裏師云也少不得你這一問曰學人面目也無慧在那裏師云不用別生識見僧便喝師云九萬里鵬纔展翅百千年鶴始翱翔乃拈拂子打圓相云清淨如滿月復擊一下云光徹無窮極汝若疑擬躊躕大似刻舟尋劍直得僧伽黎一狀領過應量器伏聽處分尼師壇現成受用各不相借一體和平過去諸如來也如是現在諸菩薩也如是未來修學人也如是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饒他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驀喝一喝云總不得入這羣隊超方上士便請獨

步丹霄你若希望心不息且住門外

示衆師問僧能鑑能即不問作麼生鑑鑑無語文悅衆代云看看師云又添一重塵垢乃曰山僧向來不曾與人打葛藤今日要與諸人打葛藤一衆出云一物不將來且道打個什麼師云正好與你抽釘拔楔

玉峰徐母金太夫人六十補壽請上堂問杲曰當空明萬象海山一句請師宣師云籌量不及曰只如桃實三千歲又作麼生師云何必驚奇銜彩曰恁麼則已識海山同壽量便將桃實頌岡陵師曰下個注脚問諸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即今王臣擁護龍象交叅因緣即

香城內外集卷四

三

不問如何是大事師云重陽已後菊花新乃曰霜染秋楓錦樣鮮黃金甲子又重圓漫指海山徵往事聊憑刻石表長年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規則苟非仁義克備何能道出萬全有時先用後照野衲共叨香積飯有時先照後用國人漫咏袈衣詩有時照用不到相看似覺春長在有時照用齊行遙指南山作壽杯量材補職獨任其艱優劣雙彰還他作者若論向上宗乘十丈珊瑚到來也須粉碎那堪途路打之遶青山青白雲白切喜沒干涉茲當徐母金太夫人六十補壽之期特命山野高陞法座大似錦上鋪花空中著彩芝蘭氣味松筠

節操彌堅龍馬精神海鶴丰姿迥異兒孫得力室內安
閒一簣成功流芳千古驀顧左右曰會麼良久復拈拄
杖曰當人壽量莫能宣自有身雲徧大千山齋喜聽梵
然至滿路香花結勝緣隨卓一卓曰我是千佛一數是
從靈巖禮

巖到山

黑夜小叅問本來面目師伸手復袖却云會麼曰不會
師云伸手原在縮手裏乃云上方月何人見舉似伊轉
更遠莫若回取自家底黑白本無真佛面遂擲下拂子
飯僧請上堂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顯不著
師云祇爲太近曰忽然踴著時如何師云也祇是個影

香林內全集卷四

四

子乃云鐘聲披七條不是閑家具作舞老金牛無端打
噴嚏

徒力隨爲本師用光智禪師五七設齋請上堂拈拂
子曰不是目前機亦非室中意古佛家風天然尊貴諸
佛未出世風高月冷山色峻嶒吳地晚祖師既來後錦
簇花攢鐘聲微動楚天寒看破威音那邊不行心處路
點抹靈山奧旨那掛本來衣頭頭顯示在在歸原所以
用光智兄禪師久居妙湛近至梁溪能所雙亡脫然坐
化繼靈瑞之真燈續末山之芳躅修行毋倦惟憑真實
爲師學道既優徹悟尋常是道屆臨五七請法齋僧結

般若緣助常寂光驀擊拂子一下曰如來大圓覺一擊
百雜碎從教徧界分身亦非分外何以嚮上合十方諸
佛本妙覺心與諸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
衆生本性圓成與諸衆生同一悲仰隨心自在共享太
平且道智禪師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擲拂子
曰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閭門周宅請安葬小叅師拈拄杖曰高山自古稱佳地
松柏叅天化日長安葬母儀千古意孫枝奮發繼書香
垂懿訓可思量願悟真空解脫場便卓拄杖一下

爲明碗頭火銀盃裏盛雪火爐上結冰舉起真實意放

香林內全集卷四

五

下却無明便轉火把云會麼驀然剔起金剛毆爍破虛
空處處通

小叅師問僧若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即不問如何是
鏡鏡無語師云依舊黑漫漫乃云年已窮歲已盡盃盃
翻復重添柄一任渠儂檢點看勸君直下知其病

上堂舉高雲老和尚上堂曰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
曲新翻譜弗落宮商調轉高萬象歡欣同起舞識得自
已我今不是渠透過目前渠今正是我大家和氣輟成
團那用春風更包裹要明轉位投機重與斟今酌古因
思保福慣謾人爭似禾山解打鼓然雖如是且道誰是

知音良久云喫飯時不得忘却匙箸師曰似則也似是未是那知本分弗用安排老確菴一生倔強却向是上折倒雖然見義勇為亦是無風起浪諸仁者且道誰是知音師便震聲一喝云得飽便休猶鈍置那堪說食當充腸

小叅舉外道問佛畢乃云世尊露影藏聲外道見小欲速檢點將來二俱有過若是個丈夫漢寧可永劫沉淪決不向良久處著倒諸人還識慶喜麼祇是個勾賊破家漢

戊寅元旦玉峰徐府設齋上堂迺拈拄杖曰這上座從

香城內外集卷四

不

無則例春風絕意安排過了七個年頭六個不著便惟今年較些子何以年年第一日要說第一義誰知第一義未出方丈門早是花擘了也說甚麼法性徧圓真源本淨避尚無門求亦何益不如向第二義邊尋個落處大似刻舟而求遠之遠矣今日設有問華山七回第一義畢竟作麼生祇對乃屈指曰第一第二有口只堪掛壁第三第四臨危不變要見長人第五第六錦包特石笑倒旁觀且道第七聲山僧不用重添注脚但以真實相為復卓拄杖一下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云新年頭許多熱鬧甚處去也遂豎拄杖云只者個物物遠他不得天不能蓋頭頭近他不著地不能載日月弗照風雨無礙撞著臨濟德山一棒一喝直得冰消瓦解且道臨濟德山有何長處便得超天越地之功道道看良久代云喪車後藥牌

香城內外集卷四

二

雲間梵音菴松野處林二師七十六補壽上堂拈拄杖復擊拂子曰一好二好同心到老各慶有餘齊增壽考天地同根萬物一兆溯盡淵源絕無邊表仁者居諸自能恆好便卓拄杖一下曰觸背非遮護明明直舉揚本來無量壽曷用九如張南山獻瑞北極呈祥無心合道福德康強又拈起拂子曰諸仁者見麼劫石無盡虛空莫量便擲下拂子

示眾師問僧圓成既是圓成更欠少箇什麼成佇思師云失却一片也乃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某甲不是其人因明是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莫謗渠好頌曰一對無孔鐵鎚大似因人起倒而今展轉誑說食終難當飽

玉峰徐太夫人率二房次孫男德麟寄名設齋請上堂以拄杖示眾曰本來條直何用彰名諸人若不信然只

得向第二義邊展演一上肇無量壽門門得其正建
有福德相相獲其全直得山高水遠上下合宜鳳舞
龍吟遐邇壹體收來則三星拱照放去則萬古同春入
此門來天然受用又何必山僧更贊一辭重添注脚雖
然也須驗過始得良久卓一下曰曠大劫來何異今日
上堂問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
麼師云膺上座從來不易祇對曰因甚如此師云祇恐
勞而無功乃云晝行夜睡瞳人向背踢倒飯牀扶起尿
鬼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分衛入城寓尚義菴弟子陸公遠汪學先劉長卿鍾晉

香林外集卷四

王雲從陸相卿周元輔張子芬張政甫朱君榮陸豫
安習聖等設齋請上堂問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
如何是隨處建立的法幢師示拄杖曰十字街頭少不
得曰可謂令人善逢人為舉揚師云也是錦包突石廼
古寺荒巖不受塵艸輟著力又逡巡早來曾踏幾門
底得金牛笑轉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不見古哲云
得處得永無退失有智若聞則為信解無智疑悔則
為惑顧左右復拄杖曰幸有如是廣大門風且
麼生甄別便擲下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今承開闢諸
善人特請山僧陞於此座大似見義勇為事理兼到

隨其法性如霧捲秋空用其智力似花開春谷山僧忍
俊不禁敢為諸人指南一上此去不遠有金粟如來出
現於世而為眾生演說六波羅密法饒益羣品利濟含
識汝等速當親近取足而獲殊勝誠不謬也遂說偈曰
尚義橋邊尚義菴眾心所發結良緣頭頭物物俱無礙
何用山僧更說禪

開門上塘街毛天聲居士設齋請上堂問桃符纔換一
天瑞氣散樓臺法鼓重開萬姓歡騰填巷陌時節到來
將何垂示師云今日何似昨日曰滿目祥光堪羨賞不
知彩色落誰家師云也是以耳為目曰不因今日事爭

香林外集卷四

九

識目前機師云文彩徒彰問華山主席尚義陞猊為復
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界充滿師云舉似即不中曰即
今龍舟戲水艾虎騎人還是逢場作戲還是應時及節
師云決非等閑曰出山雲似虎下澗水如龍師云伎倆
只如斯問孤峰獨宿却非向上提持入艸求人方是衲
僧行履祇如截斷兩頭作麼生施設師云不打中間底
曰恁麼則四海五湖皇化裏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進
一步看居士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無為作麼生學師云不學便放下居士罔
措師云放不下擔取去士云果然不是等閑師便一喝

廼曰一體同觀衆心踴躍提持本分闡開路狹尚義菴中重新說法緇素現前且道說什麼法良久曰果能情忘緣慮事絕見聞自然眼不照燭耳不採聽句不立玄意不停午一切時中有與無等是與非等凡與聖等生與佛等真如解脫菩提涅槃性皆等等那來少許業性與甚爲寬與佛作對山僧分衛出山祇承道誼拳切敦請陞座直得無可爲敬只將三十年自受用三昧今日和盤托出與諸善人各領其半苟不得少爲足便見藤牽葛繞驀卓一下曰快須直下識根原莫待當來問彌勒

市城內外集卷四

示衆僧自牧出禮拜師云既是自牧索頭因甚在別人手裏僧云不知師打云拽脫鼻孔乃云浪子回頭大可憐蝦蟆蹣跳上青天自遭一度蛇傷後直至而今怕說

示衆師問僧古方云如何是古方方擬答師云州本不勞拈出次日復問方云增一味不得減一味不得師云是黃連是甘草方云到口方知師云苦方云果然師云且喜知味也乃拈拂子云十字街頭爛東瓜東拋西擲没人問撞著東山寺裏瞎眼長老一踢百雜碎直得填門塞戶臭不可聞驚動了竈君皇帝惱性勃發訴與天

帝曰下界萬物惟可只有爛東瓜肆橫無忌伏乞天帝速旨勦除天帝曰你且回家管取竈肚裏十分火發自然燒殺有日在竈君皇帝直得懣懣而退諸仁者且道爛東瓜是什麼東西良久曰且喜無人著價

角直來吉潘居士壽誕設齋請上堂問蓮萼世界粟內藏身因甚獨露江南地面師云從來無諱却乃曰角直潘居士誕日作佛事道場在化城公據來巖寺舉論了無邊譬之行路然百千億萬里隨力到自天累年設五齋共不滿數金今秋八十齡請我說無生無生實無說福壽何曾缺山海頌岡陵水月通禪悅謹白叅玄人兩

市城內外集卷四

口共一舌良久画一圓相云珊瑚枝枝撐著月拽拄杖下座

上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道甚麼僧擬開口師云鶴子過新羅乃舉古德云望江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古人恁麼道未免旁觀者哂華山則不然蓮花峰與汝相見了也太湖石與汝相見了也丈室中與汝相見了也山僧恁麼道未免依樣葫蘆雖然兩物一比必有優劣且道華山是劣古人是劣檢點得出許你具半隻通方眼

大士誕日師分衛槎溪信士陸彥斌張亦垣張侍泉張

耀甫奚爾斌張爾寧強集之羗履思張爾宗馬明甫周繼先陸禹公錢聖求張爾澄李青陽陸文重王燦英朱祥甫孟仁甫王良卿印良玉滕徽五陳五如張德賢方聖馭等設齋請就白鶴寺上堂問雲門一曲到處知音今詣南翔鎮中未審是何曲調師曰知音不用頻頻舉到者方知有會心曰只如故鄉托鉢還有熱情也無師曰不是天花定是法雨曰直捷一路無過此也師曰大似因齋慶贊問適來法雨彌空倏爾佛光普照雲空四野人皆見露出當陽句若何師曰白鶴南翔後令人轉寂寥曰即今補陀會中特請和尚陞座畢竟說什麼法

香城內外集卷四

十三

師曰趙州公案不用翻新曰恁麼則個個露恩去也師曰信口非干舌頭頭達故鄉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師曰頓生慚愧乃拈拄杖曰真實地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直得東拋西擲無人顧著今日逢場寫戲絕似冷灰豆爆有甚奇特諸仁者還識得也無如識不得何妨剖露一上南翔鎮中是山僧因地底所在有口只堪掛壁白鶴寺裏是山僧落髮底所在天生脚版從未蹋著此是三十年前未出門底見解今三十年後見解也提不起何敢道別有長處只管解開布袋長

也要短也要不長不短也要驀然撞個忍俊不禁底道長短則且置問你布袋將什麼作山僧不妨叫喚曰布袋口是你結却雖然如是未到極則此是見義勇爲門庭施設若論祖師門下事太遠在不見道從上風規衲僧巴鼻正眼未開卒難摸索所以南泉示衆云昨夜三更時分文殊普賢二大士忽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拄杖貶上大鐵圍山正是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會麼會則許你透過五蘊身心跳出佛魔阮弄不會正好尋蹤覓兔未能瀟灑自如茲者敏膺來尋熟路爲衆持盃恭承鎮中諸上善人不以窮子見遺反沐寵光鄭重令

香城內外集卷四

十三

陞此座千古罕逢自分匪材愧浮於感便卓一下曰領衆還鄉三十年絕無伎倆到人前靈山正法無今古扶豎還憑當地賢擲拄杖下座

槎溪陶圃陸護法同令嗣扶照宸照二居士爲尊慈太孺人十周忌辰落建普薦闔族道場於正日設齋請就白鶴寺上堂師拈拂子曰北斗七南斗六雲白山青看不足江寒夜靜月三更曉樹烏啼霜滿屋祖宗血脉援古證今一念孝懷由近致遠故所謂真空不立萬法昭然覺性現前聖凡絕跡泊及他方此土情與無情以手畫一畫曰俱向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出生去也倘或承

言滯句敢保永受沉淪何以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復画一圓相曰道泰不傳仁者令行人盡唱太平歌爲尼鎖龕山眉慘澹朔風吹正是歸根落葉時撇下皮囊行活路塵塵何處不逢伊惟爾脫公禪德不叅知解禪惟修真實行身外空無長物胸中綽有餘閒故能臨生死去留之時到委婉舒徐之地蓮萼眷屬團欒古佛三千寶藏家私拋撇真珠百八且道這箇古今無變異底安著甚處等閒鎖却虛空戶消息從來未許通

玉峰察院徐護法闔眷入山爲令孫寄名佛事請上堂

香城內集卷四

南

幕拈拄杖曰大根大莖先須按下雲頭大枝大葉後得蔭覆人在復放下曰不假思維本來成就又卓一下曰入此門中無不如意具此三種大因合受人天大果金剛身日復堅牢文筆峰天生秀麗直得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福源壽算殆無涯已若有信不及者請居門外且道門內事又作麼生以手摩頂曰端坐自然生福慧何須向外更馳求卓拄杖一下

爲陝西禪人入塔執鬧場邊轉頭急長生路上知心切今朝得入萬重雲無縫塔中堪斂跡

臘八方伯張護法塑大佛開光設齋請上堂拈香曰此辦香根盤柱石葉覆雲霄恭祝張護法指日高陞福源川注就座乃靠拄杖曰昨夜釋迦老子眼裏添花口中嚙語道奇哉衆生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驀卓一下曰自累猶可莫累他人何以喚什麼作如來智慧德相喚什麼作妄想執著且喜沒交涉只如山中有副佛相不屬功勲法爾天真從頭著彩到處分身的眼非色在耳非聲縱橫喧寂離去來今識得自無生滅迷之妄逐昇沉點即不到似海之深到即不點如山之固總不開口謾他一點不得耐耐冷坐

香城內集卷四

王

年深無人顧著今秋恭承護法枉顧山頭一肩荷負不假思維天然成辦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臘八日開光作麼生贊助良久以拄杖畫一畫曰切忌話作兩橛

小除示衆師問僧正信如何是正信信低頭師云你猶疑義在信云如何是斷疑一句師云不用低頭乃云大衆挨過今日明日便到極頭地諸人作麼生是轉身吐氣衆默然師擲拄杖云端的不如歸去好幾多遊子得還鄉

已卯元旦徐護法設齋上堂拈香曰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就坐喝一喝曰信口吐出自然光彩不用兜三惹四更覺曜古輝今猶如佛日中天靡不普照所以道古佛家風頭頭顯示青歸柳眼覩透威音那邊紅入桃腮吐盡靈山奧旨上下安其居不敢攙行奪市尊卑異其位何須越俎代庖故爾山花似錦春風絕意安排澗水如藍造化無心繪染要使盡大地人一時瞻仰有分不假思維總成靈妙良久復喝一喝曰但見淳風一片不知何處封疆卓拄杖下座

為慧徹深禪師封龕鐵幹盤空與麼來春風已到上林梅欲期果熟香飄遠誰信花枝竟不開伏惟霜嶺堂上

香林外集卷四

末

得法真子慧公法姪禪師壯年負笈早登霜嶺之門昨歲印心已入靈山之數高提祖印殺活全彰放下身心聖凡絕跡具徹法之慧眼看破威音那邊展本地之風光洗却已躬下事誠所謂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事師孝行頗多為弟謙光更甚始終合轍前後無差卓爾忘緣奄然坐化直得山光水色無非當體莊嚴梅玉柳金盡是本身供養絕無彼此那有去來且道封龕一句畢竟如何舉似以拂子畫一畫云休將閑學解卜度去來今便掩却

上堂問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黃檗因甚便打師云口

是禍門一僧纔作禮師云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曰道過去也師云脫空妄語漢不能打得你出去乃曰龜毛兔角銅頭鐵額放過一著轟天霹靂畢竟如何臨濟不是白拈賊便下座

上堂舉盤山示眾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說得極好無奈山玉何膺長老則不然似地擎山要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要知玉之無瑕始不受山玉所瞞地石有據非爾則是無眼目漢嘉定九齡弟子江弘文法名聖遇同尊公舍清文學均沐

香林外集卷四

七

聖恩入山設齋請上堂師拈拄杖曰鶴舞千年樹龍乘萬里濤今朝天上見努力自冲霄還有不涉途程直趨捷徑者麼以拄杖顧眾曰謾無舉鼎拔山力

天賜神駒不易騎便下座

妙湛自閒靈捷二大師同徒示權慧子均一三禪德領孫可端聖木販慈祝髮設齋請上堂乃曰三轉法輪其輪本淨當人入道今古無並三寶現前十方作證薦拈拄杖卓一下曰要顯古佛家風必須具大總持名位不居聖凡不立本無煩惱焉用菩提絕無所倚未到極則若草草承當非出家丈夫事倘或佇顧停機敢保画蛇

添足何故不見道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卓一下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便下座

小叅譬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沉痾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跬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為月者實無其徒良久曰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上堂舉百丈侍馬大師行次見一羣野鴨子飛過祖曰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頭扭丈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圓悟動云要與祖佛為師叅取百丈要與人天為師叅取馬大師師拈云灼然能有幾人知有般漢

香林外集卷四

六

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總道百丈於馬祖言下悟去且道他古人還甘也無衲僧家承當個事大非艸艸直須嫌佛不作嫌法不說始有些子氣息所以道擲地作金聲不得顧著十成底事對眾颺却豈可將條斷貫索到處穿人鼻孔三十年後也道曾在祖師門下過來會麼莫謂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示眾古德云縱多學也成貪那個回頭解自慚玲瓏柱作他鄉客本分門風不荷擔諸禪德知也未只如古德恁麼道還當得本分事麼眾默然師曰自道最親切如有不甘者出來抵對看

上堂舉外道問佛畢乃云大小世尊被外道一問直得口啞若是膺上座則不然待伊纔開口劈脊便棒不唯寒煞外道咽喉亦免得一輩向鬼窟裏頭出頭沒後來却與阿難處拔本道良駒鞭影也是停囚長智

為失幻上人啓開牢關把斷佛祖無窺覷之門金鎖掣開天人得奔走之路或散花而捧鉢或布髮以掩泥游般若義天不勞彈指入毘盧性海何假修心拈香擇火總是道場喫飯穿衣誰非佛事且還要藉轉位明功從體發用麼擊拂子云等閑放出關中主剎剎全提正令行

香林外集卷四

七

小叅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云云妙喜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麼若見以何為証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乃拈云智者大師倒來久矣徑山老人雖則竭力相扶爭奈勞而無功卓拄杖一下云木上座今日不惜手脚為伊徹困見與不見拈過一邊諸人畢竟喚甚麼作旋陀羅尼三昧若向這邊下得一語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機緣

僧纔出師劈脊一棒云龍即昇天蛇即入草 又僧問臨濟問佛法的大意黃檗因甚便打師云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僧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打云去這裏不是你用心處 僧問黃檗打臨濟意旨如何師打云今日更喫一頓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莫向途中覓僧云畢竟如何師云歸家罷問程 俗士問盡大地是個火坑如何得出師云進前不如退後士云還出不得師云傍人爭奈何士無語師云你且道爲甚出不得士又無語師云

香城內外集卷四

十

你道不得且問我士云爲甚麼出不得師云業在其中 師問衆云堂中事作麼生一僧云滿堂僧不厭一個俗人多師指一居士云與麼則這漢無插足處也僧云切忌恁會師云大小師僧原來膽小 俗士叅云未到堂中已與師相見了也師云何得對衆謾語士擬議師便打師良久復顧問云未到堂中我與汝猶隔遠在作麼生說個相見底道理士云正好相見師云前頭見後頭見士擬議師便喝出 僧問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豎起竹篋云我但喚作竹篋你又喚作甚麼僧云亦喚作竹篋師云老老大隨

人脚轉便打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你再舉一遍看僧擬議師喝云你舉話也未曾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僧云不會師云第三度來與你說破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不會師云築著磕著 僧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云從君看取僧云如何是金針師云不度與人僧一喝師云露也露也 僧問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今夜不答話僧云因甚不答師云恐汝隨語生解 師到堂中云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等

香城內外集卷四

主

閑看膺上座數日不到堂中衆兄弟定然別有長處人天眾前略請吐露有一僧纔出師云勘破了也僧云勘破後又作麼生師云再犯不容 僧問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甚麼聲未絕師連打兩竹篋云莫寐語莫寐語 僧纔出師隨打云遠得便行真漢子僧云某甲終不挖耳當招師云得恁有心無膽僧云要頭便斫取師云與麼則性命在別人手裏 僧問竹篋子話師云山僧終不画蛇添足僧云相逢不相識誰是個中人師打云賴有這個在僧云起動和尚 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待山僧有個

住處即向你道復有一僧亦理前問師云有馬騎馬無馬步行 問僧我適來向你道甚麼僧云忘却了也師云太煞無記性僧作禮師打一竹篋云不妨再舉一遍 又問僧你昨日荅我語中間只有一字誦訛僧云情知和尚有此一機師云不易聞黎見到這裏 問僧竹篋云云僧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如何是不從門入底句僧云罕遇知音師云露柱聲僧云這賊師云撞著 又問一僧僧云文彩全彰師云忽然大地暗黑又作麼生僧云橫身當宇宙師遽云誰是出頭人 問僧喚作竹篋云云僧云眉毛從來分八字師云你鼻孔今日因什失了半邊僧無語一僧代云不是某甲幾錯答和尚話一云不意和尚問到這裏 又僧問師隨聲打云相隨來也僧問如何是入處師云走到那裏去又問如何是脫處師云莫向這裏住 問僧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作麼生是古人的住處僧云冷地裏有人笑和尚在師顧左右云阿誰僧一喝便行 問僧竹篋意旨僧云舌頭在和尚口裏師吐舌云莫是這一片麼僧便喝師云依稀似曲僧云今日不遇知音贏得一場獨弄師打云我也不曾孤負你 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你又說禪僧擬議師云劍去久矣又

僧問因甚纔開口便打師云前日一轉語還記得麼僧云記不得師云我這裏要一撥便轉底僧云如何是一撥便轉師云一不承言二勿滯句 僧問殘子撲落地搥子成七片師云是甚閑家具僧無語師云狼藉不少 僧問悟個什麼師云殘子撲落地搥子成七片僧亦無語師云若收攝不來依舊是零碎底 師問僧云如何是天龍一生用不盡底僧無語師云適纔受用得著而今受用不著僧一喝師云何不蚤道又一僧出纔禮拜師打云今日不可不與你個方便

服菴頌古序

古自在古而古不到今今自在今而今不到古此各其位也然有時以今爲古而古爲今之證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證之謂也有時以古爲今而今爲古之用或損或益百世可知則用之謂也夫古死局也得後人之用然後起其死而爲生古者已陳之迹也得後人之用然後化其陳而爲新古者後天之奉也得後人之用善千秋萬歲永寶用之而爲先天之幾古者定法也得後人之用善千門萬戶轉換倏忽如鬼神風雨之不可端倪定乃爲不定而窮其變化故前古無不革之政佛祖

香城內外集卷五

一

無不革之法革者以古爲今之道也古人甚賴於後人古人必不安於死局必不安於陳迹必不安於後天必不安於定法故古人甚賴於後人也後人不妨借古人以申其用以其死爲生以其陳爲新以其後天爲先天以其定法爲變化故不妨借古人以申其用也善古今者其手眼常出古今之表豈惟移古而能造古移古者移往者之古也往古自我而移故古無而今有造古者造來者之古也來者自我而造故古有而今無立言於有則萬象之燦域中立言於無則虛空之含海嶽宗門之有頌古久矣頌者古六詩之一也以古爲古而頌是

以賦頌爲頌也以今爲古而頌是以比爲頌也以古爲今而頌是以風爲頌也六詩以風爲首其義不主因而主革故能轉後以爲先轉往以爲來以古爲今者風也名頌古而不名風古者昔人亦顯其古今之質而藏其古今之用者也其質則古用必以今所以從來高頌無不體兼於風者風之爲義大矣哉頌入於賦則甲乙之簿頌入於比則銖兩之較也故頌古貴風而不貴其賦與比也我華山確兄和尚主持古今法柄爲法苑玉衡得法服菴膺公所謂善古今者也有頌古一編是能以革之妙用古人之因能以新之妙用古人之陳運切前

香城內外集卷五

二

之玉尺麾格外之旌旗首山謂在賓全正令此臨濟氏所以不墜於地也服菴頌古惟其得首山之賓所以得六義之風得六義之風而後可以頌

寶雲南潛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五

門人聖月等編

頌古

臨濟大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擒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雪實曰夫善禪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峯看破臨濟未是好手頌曰

六不收一不立無位真人胡餅汁尿牀鬼子忽翻身白

日青天轟霹靂

德山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山曰汝是甚麼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踏船好與三十棒法眼曰大小德山話作兩極圓明曰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曰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關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的瞎漢頌曰

香城內外集卷五

捉響捫空露一機棒教誰喫誑癡迷船舫未跨先三十

救得分明賊過梯

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達一僧攀便拋下僧方擬取攀便踏到歸舉似長生乃曰我今日路這僧快生曰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攀便休去雪實曰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頌曰

背起通身舊葛藤瞥然放下勿疎親須知死了便燒了

猶勝長生路上人

百丈和尚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雪實曰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馬祖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頌曰

退步竿頭便不中要須努力步虛空便從霄漢飛騰去

死水何能困活龍

崇壽指覺子曰識得覺子周匝有餘雲門曰識得覺子天地懸殊雪實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頌曰

踢倒泰山扶起北斗各稱神通咸不啣留虎跑哮以加

威龍出沒而無首忽然覺子解翻身八角磨盤空裏走

永嘉大師到六祖連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實便喝乃曰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又再舉連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六祖曰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頌曰

貴家公子散春愁快馬揚鞭愈疾流行樂不知天早晚

醉眠隨意宿紅樓

仰山一日指雪獅哥曰還通此色者麼雲門曰當時便與推倒雪實曰只解推倒不能扶起頌曰

翻空踞地爪牙長露出渾身沒覆藏一任春風吹散去

香城內外集卷五

並無踪跡落諸方

香巖上堂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踞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雪實曰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頌曰

掀翻五臟樹梢頭問着狼茫笑不休大似貧兒遭賊劫

赤條條地轉風流

僧問雪實曰如何是不言言祖曰汝口在什麼處僧曰某甲無口祖曰將什麼喫飯僧無對雪實曰好劈背便棒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頌曰

口門一拶自尖新掉得頭來滿眼塵渴易飲今飢易食

殘羹餽飯當佳珍

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豎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雪峯聞舉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實曰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

雪寶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
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頃曰

古澗寒泉寒徹骨不從口入從何入鼻孔拈來貼面門
趙州苦死無人識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西堂曰怕爛却那又問長慶
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雪寶曰何不與
本分計對頃曰

能別行情價善酬千年滯貨也風流鉤頭自定隨高下
肯向盤星汗漫求

欽山一曰上堂壁起拳頭又開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復握拳曰如今為拳必
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眾壁起拳頭山曰你只是箇無開合漢雪寶曰
雪寶即不然乃壁起拳頭曰握則為拳有高有下復開曰開則成掌無開合漢雪寶曰
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轅若謂開門造車出門合轅我也
知你鬼窟裏
作活計頃曰

香城中外集卷五

三

突出拳頭無背面開合虛空生閃電失脚蹋碎破沙盆
已後逢人不著便

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曰昨日有人問趙出了也僧曰和尚
恐某曰不寧那州曰拄杖不在若某柄柳與三十雪寶曰睦州只有受壁之心
且無割城
之意頃曰

拂跡靈龜曳尾行全身莫自覓知音看他倚勢欺人手
到老原無愧悔心

東樹問僧近離甚處僧曰漢國樹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曰若哉苦哉
賴伯問着某甲問着別人則樹生樹曰作什麼僧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
樹曰聞黎受戒來多少時僧曰二十夏樹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
寶曰這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東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頃曰

愛從白浪泛輕舟漢國江山一權收不信金鱗能變化
被他點額便回頭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箭去州曰忽遇趙州又作
麼生婆與一掌州休去雪寶曰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助處頃曰

掌握全鋒識者稀轉深轉入路疑非陽臺果屬遊仙夢
為雨為雲免濕衣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鎮
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雪寶曰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
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
出便與般倒禪非直饒寶壽全機大用也較三千里頃曰

纔欲完全便不全苟延性命度殘年養兒待老多成怨
不若教伊了目前

僧問無學國師如何是佛國師曰莫妄想雪寶曰塞却鼻孔
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曰即心是佛雪寶曰拄却舌頭頃曰

狙公秦狙朝暮走三四三惟換手從教喜怒百千般
蝦跳何曾出得斗

香城中外集卷五

四

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僧曰勸點飛龍馬踏踏出頭
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出谷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僧曰這老漢方始
略地雪寶曰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針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以
拄杖畫一畫曰通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大眾擬議雪寶一時打起

換象抽爻作者能志因玩物自沉淪要知兩度皆休去
日下何須把火行

保福發爪次太原寺上座到來福曰道得與你瓜瓞乎曰把將來福度一片
瓜與手子接得便去雪寶曰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試請辨看頃曰

舉世原無本分人甜頭纔得便欺心若將本利論高下
常住爪錢詎可侵

南泉示眾曰道非物外物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捉住林
曰已後莫錯打人泉曰龍蛇易辨約子難設雪寶曰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
當時不管畫法無從直
須喫棒了趁出頃曰

物外物內自生觸背拋出金圈虛空粉碎趙州慣將虎鬚南泉到老不會但知賣弄家私那信失錢遭罪

僧來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繞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曰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聲香便打頌曰

画出分明先惑了入與不入閑之遠瞥然鷄子過新羅兔兒謾向枯椿討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與歷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化曰自打自打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雪竇曰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宿維那雪竇以拄杖一時打散頌曰

脫體無矩規自倒還自起陽焰日中分土塊泥裏洗直

香城內外集卷五

五

語未足申冤屈棒何嘗論理草偃風行不近情天上天下能有幾

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僧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在雪竇代這僧曰當時便喝復曰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頌曰

衆手淘金誰得者有無伎倆絕諸訛盧公換手重分付叫破蒼天會也無

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僧舉似鹽官官曰一口棺木兩箇死漢玄沙問舉曰鹽官是作家雪竇曰三箇也得頌曰

活人死了便燒了免致傍人說短長從此北印添鬼家風風雨雨總淒涼

臨濟示衆曰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拄杖與僧僧擬接濟

便打雪竇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

三度親遭毒棒來口門有縫好輕開即今痛定還思痛佛法無多被活埋

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曰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曰草裏漢祖曰不往來者泉曰亦是藏雪竇曰雪上加霜祖曰如何是珠雪竇曰險些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若得箇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

摩尼珠光閃爍如來藏中無處著拈來画餅謾充飢經過屠門空大嚼聲前色後正好尋蹤智竭情枯更須服藥画一圓相云噫

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曰却學唐步雪竇拈曰這僧不是即耶人爲什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頌曰

信脚踏來信口喫莽莽箇箇無端的漸忘故步學新鮮

香城內外集卷五

六

那知步步成蹤跡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上事門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曰請和尚鑑門曰鑑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僧曰與麼與麼門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來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雪竇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頌曰

百尺竿頭呈伎倆千人萬人無背向看他手脚一齊忙筋斗翻來底模樣

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曰可惜放過好與三千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頌曰

大海波濤滾轆轤金鱗透網無拘束從他新月似銀鈎不似盲龜胡亂觸

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

些子雪實代曰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問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
似似不錄雪實曰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授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頃曰

一圈一點已非素臉流到諸方徒煩折簡帶累馳書送
信人橫身虎口能無險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
不見這箇法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雪實曰大小鏡清被
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
道靈山授記也未到此頃曰

三箇葫蘆一串穿風吹日炙取人嫌直教貶入無生國
始信蕭何法律嚴

先報慈開僧近離甚處僧曰臥龍慈曰在彼多少時僧曰經冬過夏慈曰龍門
無伯客為什麼在彼多少時僧曰獅子窟中無異獸慈曰汝試作獅子吼看僧
曰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也慈曰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實曰奇
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檢得麼頃曰

莫把尋常伎倆投大家空手把鋤頭果然躡足龍門客

香城中外集卷五

七

惡浪驚濤得自由

船子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變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
明歸雪實曰這老漢勞而無功或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又作麼
生免過良久曰莫道水寒魚
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頃曰

脫體風流剩一絲離釣句子要人知煙波釣盡如無獲

淺水蘆花滯殺伊

投子問巨崇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曰到
這裏不說三拜要且不甘子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遠禪床一匝而出子
曰有眼無耳六月火邊坐雪實曰也不得放過過轉便與
掄住喝曰是誰不甘咄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和尚僧頃曰

狹路上相逢空屋裏捉賊火珠未必紅漆桶依然黑滅
跡跡叢生問影影還惑可惜老禪和到底無規則

詠師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實曰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
所以道靈場堆頭現丈六金身且站在一邊赤肉團上豈立千仞又放過一著

直饒八面四方正
好連宗打頃曰

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極與
麼來者顧躲伊分明棒打天邊月

本生拈拄杖示眾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
拈起時作主事且道老僧為人在什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生日也
知關繫不分外僧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日節目上更生節
目僧無語生曰拈鼻偷香空招罪犯雪實曰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奪弓折箭盡
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為人在什麼處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
降放下也草履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雪實復拈拄杖
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
許將軍見太平頃曰

節目堂堂文彩露截斷古今休話隨纔窺鞭影疾如風
誰把珊瑚草裏坐

安國舉國師文曰得之於心伊蘭作禪檀之樹失之於甘露乃蕤黎之園
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國不有亦舉

香城中外集卷五

八

拳別曰祇為喚作拳頭雪實曰
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頃曰

古籀縱橫少人讀辨得分明已傷目拂拭遺文字句全

尋行數墨窮途哭且休哭量以谷活人全是死人續抖

亂從前數目來六六依然三十六

玄沙普請所崇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沙曰是
女雪實曰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頃曰

一人捉影一人捕風撞著露柱撲破燈籠旁顧堯眉舒

八彩仰瞻舜目耀重瞳

洞山初和尚參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山曰湖南報
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
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
言下大悟雪實曰雲門氣字如王撈著便冰消瓦解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
未到斷
絕頃曰

三頓棒無端的飯袋子祇管喫江西湖南便恁去可曾
直入蒼龍窟寒時寒熱時熱子規啼盡枝頭血狼籍春
風喚不回領下明珠為誰奪

大慈示眾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雪竇曰大慈
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辱者便棒諸方
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執別有長處敢
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領曰

識病何勞聚藥材生機不在口門開洞垣曾飲上池水
二豎膏盲灼見來

趙州到黃檗舉見來便問却方丈門州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教火教火藥開
門捉住曰道州曰賊過後張弓雪竇曰真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人問雪
竇笑什麼笑賊
過後張弓領曰

香城中外集卷五

九

向渠面目豈容閑刻畫咄咄莫道本來無一物

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曰是什麼源僧曰其源清曰若是其源
爭受方便雪竇曰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清道來是成被伊否清曰
無侍者曰莫是不成被伊否清曰無者曰未嘗意如何清曰一點水墨兩處
成龍雪竇曰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
三十年後與你
三十棒領曰

生來不受人方便鑄就肝腸是鐵般顛倒虛空重釘橛
青天白日把誰謾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雪竇曰臘月燒
山萬種千般翹松鶴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領曰

衲衣下事無今古綫去絲來非莽鹵一針鋒上見全功
失手打殺玄沙虎玄沙虎頭尾收來全屬我

本仁示眾曰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
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

仁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雪竇曰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看天上月既非聲前色後且作麼生入領曰
偶爾成紋蝕木蟲護前遮後巧偏工不如依樣葫蘆画
免致人前恣脫空

國師三喚侍者雪竇著語曰點即到侍者三應雪竇著語曰到即到不點將請
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雪竇著語曰瞞雪竇不得雪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
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曰元來不會門又曰作麼是侍者辜負國師處
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曰無端無端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
曰抑通人作麼雪竇曰跟漢漢僧問與化曰一盲引衆盲雪竇曰端的瞞僧
問玄沙沙曰侍者却會雪竇曰停因長智僧問趙州州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要與諸方點簡乃成領曰師
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領曰

香城中外集卷五

十

合將奴喚作郎

雪門示眾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國天下太平雪竇曰便與掀倒

林頌

如盆血口潑天開死去重教活轉來括面春風吹不醒
斷橋流水助人哀

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曰踢破州縣赤脚走僧曰如何是佛向
上事門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領曰

偶則兩不成雙奇則單不成一抹殺向上提持且喜風
規壁立

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曰某甲有什麼過峰又打五棒雪竇曰雪竇不曾與
人打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領曰

一跳五步十人九錯靈利衲僧不入衆數眨眼神龍變
化多全身自有風雷護

馬大師令智藏持書至徑山山棲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曰欽師猶
被馬師惑雪竇曰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

有老宿曰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
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
師當時畫出早是
自惑亂了也頌曰

馬師惑徑山惑知君未善黃金策玩盡又辭定吉凶誰
信易前原有畫咄

雪竇曰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我頭因甚却成擔板漢頌曰

春風急花狼藉雕梁燕子休相憶卵覆巢傾到處飛湘
江依舊連天碧

巴陵示眾曰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起著有人與祖
師作主出來與已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起著有人與已
陵作主出來與
雪竇相見頌曰

推倒枯椿向上求風幡何處著來由而今掉得源頭轉

頓使滄溟水逆流

香城內外集卷五

十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
話公曰有問有答益是尋常川乃摘茶不顧士曰莫怪過來容易借問川亦不
顧士喝曰這無禮儀漢待我一舉似明眼人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
曰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曰頌

芳草夕陽煙縷縷兩箇石人相對語不須籌畫定封疆

四野干戈何處起

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
曰裂破雪竇彈指三下頌曰

八陳圖開曾破敵亂石幾堆遺剩迹生平肝胆向人傾
相識渾如不相識

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
僧在你靈裏裏雪竇呵呵大笑頌曰

賴有一箇盆囊着得人間滯貨問答總不投機那肯前
趨後步

僧問雪竇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
雪竇打三下其僧復問雪竇頭打三掌雪竇曰應病設藥且打三下若據令而行
合喫多
少頌曰

出門通是草家山何處討擔板死禪和那顧來時道好
好途窮尚有衣中寶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
出世直繞千佛出世我亦不去泉問乃令趙州去趙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
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南泉
泉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雪竇曰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動破了也頌曰

臘月柴頭品字燒未曾着火已先焦但留煖氣扶衰老
寒涕從伊落布袍

香城內外集卷五

十一

巖頭雪竇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德山道龍潭也德山道未審和尚作麼
生德山曰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德山德山
是則是打我我打你德山曰汝德山德山德山德山德山德山德山德山德山
致箇問端不妨奇特爭奈龍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生具便撼大丈夫
漢持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山令行一半
令若盡行雪竇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頌曰

無字碑最難讀白日挑燈徒睜目文彩縱橫會也無雨
餘石壁苔紋綠

玄沙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瑞慶沙曰瑞慶有何言句僧曰長喚主人公云諾
惺惺若他後莫受人瞞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却曰何不在彼中僧
曰瑞慶邊化了也沙曰如今還喚
得應麼雪竇曰蒼天蒼天頌曰

風吹石臼念摩訶語語離情絕後甦却被杜鵑知此意
喚人行不得哥哥

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僧曰挂角後如何慶曰亂叫喚僧
曰畢竟如何慶曰驢車未了馬車到來雪竇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

牛頭長髮戲此子有微漢使使

風風雨雨滿江湖一幅天然古畫圖誰向其中留梵宇

蟲書鳥篆錯臨摹

德山示衆曰俱眠和尚但有問答只豎一指寒則普天普地寒雪寶曰甚處見俱眠老則普天普地熱雪寶曰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處絕甚麼處

一指頭無典則或屈或伸全得全失萬象森羅本峭危

大地山河真險絕堪笑隨他作解人色後聲前重釘極

僧問南泉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院曰不在天堂則入地獄僧曰和尚又作麼生院曰這知實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僧曰不曾院曰這令却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寶曰令既自

十字街心指路頭賺人自賺不知羞重將拂子來遮面

香城內外集卷五

三

惹得旁觀笑不休直下會正堪愁明月秋水逆流

雪峰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驛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寶曰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住忽有箇衲僧出未審雪寶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曰擔板禪和如麻似粟頃曰

纔展爪牙先攫惱性命喪來猶未早轉身句子沒來由

露出尾起齊入草

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也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忠曰却安舊處若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也曰古佛過去久矣雲門道無朕跡雪寶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違會

掛角羚羊猶剩迹逆浪飛魚仍點額衲僧攜過淨瓶來

古佛通身赤骨律休雕刻急拋葫蘆依舊懸東壁

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曰看箭吾曰過州曰中雪寶曰二俱作家茲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是箇射標漢

狹路相逢兩潑皮穿楊遶樹各爭奇是誰箭後尋生路

萬里區區在半歧

臨濟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起倒飯牀濟曰太麓生化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罷說細次日又同赴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起倒飯牀濟曰得即得太麓生化喝曰暗漢佛法說甚麼羅細濟乃吐舌雪寶曰兩箇老賊喫飯也未了好與三十棒令雖行且那箇是正賊頃曰

一拳打破虛空鼓煉石技高難再補正眼滅向瞎驢邊

佛法身心棄如土苦苦驚散十方賢聖僧添得施主齋

雙努

香城內外集卷五

古

三角示衆曰若論此事取上眉毛早是踉蹌麻谷出曰踉蹌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曰踉蹌過合便放倒禪牀角便打雪寶曰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脫上說什麼此事踉蹌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脫上雪寶便打頃曰

和盤托出大家看惹大家私總不瞞浪子始知憐浪子

相逢肯說路行難

巖頭參德山方路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足義公大難承當頭曰洞山左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搥一手搥雪寶曰然則德山門下草履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并唯勸絕洞山亦乃把定巖老還會麼手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開頃曰

一箇喝兮一箇拜是聖是凡齊捉敗惡風吹入洞山門

續火添油重結債重結債休熱賣放待冷來看自有通

人愛

奪角衝關枉出奇

雲門問新到僧甚處人僧曰新羅門曰將甚麼過海僧曰州賊大敗門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僧曰恰是門曰一任踉蹌僧無對雪竇曰垂詢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頌曰

一不成二不就見兔放鷹剗襟補袖踣跳師僧去不還
徒將豬子左膊炙

北禪問僧某處來僧曰黃州禪曰夏在甚處僧曰資福禪曰福將何資僧曰兩重公案禪曰爭奈在北禪手裏僧曰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僧不甘隨後走出雪竇曰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頌曰

兩重公案。絲人判斷。楓葉孤邨。蘆花斷岸。青帘懸處。有
人家解飲。只愁無酒伴。

陸州示衆曰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有甚麼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檗曰月似

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寶曰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定若據雪寶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錘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和斷雪寶爲拈拄杖曰放過一著頌曰

喚轉頭來風雨旋幾乎打失孃生面鐵錘無孔解承當
放過一著知機變知機變齊喚近前生按驗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沙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中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沙曰我得汝不得雪竇曰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撓頰曰

風片片月團團簾前燕子語聲寒昨夜三更新雨驟落花流水幾多般看看澄潭那許蒼龍蟠

南泉上堂曰。上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泉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曰。和尚屬某甲去也。木代曰。是何道理。趙州曰。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雪竇曰。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賣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

買別處容和
尚不得頌曰

蕩盡家私剩一身不知貴賤費評論途中帶貨無人買
應悔當年易出門

曰頌
朱萐上堂學起一撇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撇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
空是撇更便打靈曰莫錯打更便下座雪竇曰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趕出

虛空是極捏目生花那堪重釘撒土拋沙莫錯打漫喧
譁試問東邨王大姐何似南山驚鼻蛇

夾山與定山同行，謠話云：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大梅相見了。夾山便問：「朱密三兄，見處那箇較親？」梅曰：「一親。」疎夾山復問：「上箇親梅？」且去。明日，夾山明曰：「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梅不親夾山，往後各自。當時失一隻眼。雪竇曰：「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宣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頌曰：

香垞內外集卷五

六

撞入葛藤窠慣喫無明酒不解弄精魂懸空打觔斗南

東西胡亂行拈得鼻孔失却口

有何言句空花求蒂一物不留重添眼翳稍許商量刹
那三際石火燒眉電光勒轡

是問巴陵相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啼寒下水僧問睦州相意教意是同是別州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雲實曰問既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簡分明管取解空第一領曰

青山青白雲白龍門之下留宿客憫儻禪和老不休奔
南走北無良策何如菊寒即上樹鴨寒即下水祖意教
意是甚閑瞞人利人何自起

趙州示衆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州曰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麼字上眼舉問竟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說白如國家拜將乃問甚麼人答曰得時有人出曰某甲去得曰汝去不得法眼曰我會也雪竇曰靈利漢問渠便知落處雖然如此放過覺鐵嘴大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

漫拋磚圖引玉糞墜子空碌碌法眼無瑕透古今鐵嘴

含霜能屈曲誰是竿頭坐殺人好向乳峰檐下宿

壯源師國師歸省親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曰子欲作佛去麼源曰某甲不解捏目祖曰吾不如汝雪竇曰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

禮數殷勤已十分不知前此更天真雲山話斷難爲別

仔細叮嚀慎獨行

爲山問仰山甚麼處去來仰曰田中來爲曰田中多少人仰揖鐵子叉手而立爲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郭仰板鐵便行玄沙曰我當時若見便與頭倒鐵子

香城中外集卷五

元

鏡清曰不奈何打破屏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鐵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曰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曰諸方老宿咸謂插鐵話奇特也大似隨邪

竿木隨身具逢場寫戲來且休論往事但博笑顏開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覆船峰曰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却船雪竇代曰久無雪峯待這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對歸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峰曰此不是汝語僧曰是覆船麼雪竇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黎事雪竇曰能區區能別能後能活若也

不是汝語已帶伴侶生死海中濤翻浪起索性和身覆

却船拚命教伊窮到底

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在商量猶未得勤絕如今作麼生道得勤絕慶良父福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福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雪竇曰俱亡未亡總緣我保福因甚慶道未得勤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免得長慶在鬼窟裏

絮隨風自西
自東頃曰

推倒扶起全沒道理怒不自嗔樂不自喜掀翻鬼窟解

扶犁春雨聲中綠滿堤何如唱箇邨歌飲也勝勞勞送

馬蹄

大梅聞罷鼠聲謂衆曰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今逝矣雪竇曰這漢生前葬箇死後顛頂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大連頃曰

鼠子累累沿壁走莽鹵猫兒忽一口命根斷了不須償

殺業至今盛八斗

趙州開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慈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撫掌大笑雪竇曰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未免喪身失命頃曰

香城中外集卷五

半

般若何爲體直截逢人舉禿帚画蛾眉新樣殊難比

德山一日飯遲自擎盃下法堂雪峯見曰鐘未鳴敲未響托盃盞向甚麼處去山便喝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曾會未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巖頭去問你不肖老僧那頭客意山乃休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明招代德山曰吐吐沒處去沒處去雪竇曰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識未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頃曰

一語一默全無軌則祇得三年開門著賊沒處去也又

何妨吐只恐箇中藏不得

雪峯嘗請次路逢一獼猴乃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獼猴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曰般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急急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曰好與三

月下猿聲啼正哀花前鶯語歌偏俏雖然音韻不相同

等是陽關無別調

僧問洞山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甚麼不得他衣鉢山曰直饒到來無一物也未令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令得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未後曰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宵雪竇曰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不受是暗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關國

雪裏漁翁把釣竿金鱗未遇餌先懸夜深獨唱還鄉曲

明月蘆花且放船煙漠漠露涓涓好景何由入畫傳長

嘯一聲秋欲老沙頭驚起鷺鷥眠

僧問投子依桶似半月髮髻若三斗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曰道什麼僧曰起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曰開言語雪竇曰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將來真是天地懸隔幾間和聲便打頃白

啞子唱歌聾子聽順口合拍能相應原無隻字落旁觀

何曾律呂差分寸

洛浦久為臨濟侍者到來山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閑掣此間無老僧消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垂手自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閑掣半教無舌人解語消作思山便打雪竇曰這漢可惡可痛鈍滯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便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解語坐具劈口便截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窗下安排頃白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舌頭豈同兒戲佛法須教拄

杖談通身甲冑當迴避画一圓相云卷尾藏頭何妨瞌

睡

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曰過這邊來雪竇曰鈍滯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乃曲躬叉手雪竇曰素鹽奉馬頃白

不難不易語只貴諦置膽口門何當隱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起百花鮮有僧問雪竇雪竇對他道劈腹劍心又且如何復曰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驚

忽龜必應有主頃白

錯錯錯劈破虛空天欲墮誰能更抱杞人憂且伴真佛

內裏坐過店小利微無帶貨

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執礙喧聲便請高掛蓋囊鉤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瓶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蓋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頃白

猛虎生擒死蛇活弄擬議思量百無一中萬德俱備今

埜老眉攢纖塵弗留兮衲僧頭痛放過憑君揀選看不

知誰解攀麟鳳

香域中外集卷五

主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五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六

偈

門人 等編

木石響 有序

道人寄世於物何似譬之木石響亦宜然煙島雲
林盡是寒山之句風柯月渚無非折竹之聲故曰
木石響誠不類於詩也紀一百八首

學道貴忘緣出家先割愛若復情念深空門多窒礙
吾亦嫌吾拙青山早自埋會須人定論曷若世忘懷
崖陡瀑花寒雲深林葉重欣然有會心盤桓琴三弄

香域內外集卷六

一

山水有清音松颺同澗瀑比之絲竹喧天淵已鑿鑿
難染成比丘烏容有纖惡譬如鮮白衣塵點輒驚愕
造物巧播弄其機難測量昔以貧賤困今以富貴亡
越霸夫差悞吳亡伯嚭功可憐兒女子名偶竊英雄
無肉無車者其如上客何從來能報主不在受恩多
君能病君病病或有時已顧及病他人終難霍然起
狂歌木葉飛長嘯霜崖裂俯仰成千秋那堪垂老別
勿羨衣錦榮勿慚衣褐悞請觀七尺軀竟成折腰具
一鉢走人間隨緣自知止雖忘憎愛情會偏榮枯理
道在不愁貧卑棲亦可人客來無紙被笑語作陽春

有欲氣嘗餒無求氣自剛已拚貧徹骨祇覺菜根香
片語拂君懷攘臂如讐敵一敗不可收嗟悔終何及
果是真英雄方能安忍辱謙恕乃其常閑居慎其獨
若欲世界平願且平心地心地苟不平世界如人意
絕世聰明資多被聰明悞臨岐一著差全局多成錯
逐末不務本所以無完人一經混沌死情實隨時新
妖狐工媚人狂狗工逐塊露出尾肥時從前齊捉敗
譬如學射人一箭偶中的便欲與羿爭愚者知非敵
荷葉亦蔽身松花可充腹苟弗至饑寒便當懷止足
對境強惺惺發言誠了了貴說不貴行末後須分曉

香域內外集卷六

二

直心是道場學者休紆曲發意即分歧云何能見獨
有大摩尼珠映現隨緣色珠體本非然圓明常潔白
此身如浮萍漂泊無根蒂猛省尚嫌遲因循莫虛棄
行遠始自邇登高還自卑因知最初念即是末後基
我尚不知我誰為號知人人心固如面差別義已陳
榮華艸頭露日出勢隨晞休貪暫時潤逐逐蹈危機
孔顏有真樂不以貴賤殊或可及其智終難及其愚
世間最苦事空腹高須彌視已不量力此病若為醫
歎息貧家犬戀主情偏長儘多閒狼虎食人乃其常
秋州帶寒雨斷雲臨片帆王孫渡河急回首意空舍

坐愁瞋睡加閑行拾松子攜得滿藍歸四壁茶煙起
夜窸羣籟息孤枕聽寒泉冷冷徹心骨布被思裝綿
庭鳥悲寒露鄉思把別時莫天無可望對酒淚安知
水喧人欲渡山暝鳥爭歸門掩黃昏半閑看秋雨飛
吾年未五十齒牙已零落即此一事推安能保軀殼
偶行邨市中當路集羣狗狗方不畏人人將避而走
汝生從何來汝死復何去來去總茫然哀哉無本據
飢則強附人飽則便颺去鷹隼性固然蓄者思未至
城外偶樵漁秋聲應老梧詩人同對菊莫色暗平湖
雲歸山欲白月入水生秋野叟閑吟望年年得倚樓

香樹外集卷六

三

歎息秋生早鄉關望欲違無因歸舊隱雲掩萬山扉
雲在嶺頭飛影落青蘋底君看池中物優游白雲裏
身體與髮膚一一非我有罔極頌深恩在心不在口
得水舟即行遇水舟還覆禍福無定衡恩怨將誰受
唾面聽自乾拭之拂人意能充師德心舉世寧招忌
物必先自腐而後蠹入之兩情苟相得讒間何由施
忠臣古難得正氣扶乾坤尚不惜身死豈欲圖名存
人間孽海深上帝滋不悅積德唯好生乃與天心合
愚者多自棄智者將何居吾其振六翮培風試凌虛
世路不可行常思逃絕壑人情甚江河風波平地惡

道人貴減緣本分易成辦縮德併露疵故自招輕慢
己之所欲願勿施於人苟能全此念即是天地仁
我本無是心人以此加我若非宿世因安受今生果
身在塵勞中能行比丘行是名火中蓮希有真難並
禪師不本分開講博閑名縱致天花墜還應翳眼睛
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息始終勿異緣神棲安樂國
君子與小人過也均不免一悔足自新去聖夫何遠
玉蘊山自輝珠藏淵自媚其中本杳然外飾終非貴
雍髮披袈裟誰匪大雄續爾何自外之甘心居士禿
止謗貴無辯斯言古已然用之待高明一默能自全

香樹外集卷六

四

誠意毋自欺直心無反悔直可貫始終誠則祛雕偽
萬言雖萬當何如一默佳放眼視雲漢永免世擠排
偶逢高士駕同坐小溪頭紛落桃花片閑看逐水流
闔題忘瞋睡蓮漏復三更閉戶留雲住推窗愛月明
佞口乃必文多方護其短定謂世可欺將無同撲滿
遜世不見知俯仰吾所媿炫彩復矜華遭刑添瑕類
獨坐覽無極芳菲雜亂開遊人不知止日學步趨來
玉假憑雕鏤石頑資磊落真假雜然陳終爲識者薄
閑房絕所似春州一簾詩莫謂無人到幽花粲滿枝
鶴唳空山響空山實未鳴一僧趺坐處山鶴杳無聲

好惡盡天真是非無向背倘越個中行思即出其位
夾岸桃花冷孤松鶴夢清易成天外句難寫画中情
戟手害盲徒鎗唇疊聾俗遐哉我大師遺訓無人讀
末世尚鬪諍烏白鵠反玄從來負心事多出受恩邊
枯坐蒲團上寂然萬慮清忽逢春雨至水長石橋平
蟋蟀啼壞墻夕陽挂飛鳥詰朝秋露零顏色終難保
昨日秋聲在蕭蕭病葉零客愁重喚起多在短長亭
依他休立解扣已始超情莫漫從門入家珍故現成
嘗思去日多寸陰當自競慎勿恃己長恣說他人病
逆焰縱憑陵慈心應徧普不見巖中人掌粒飼蛇虎

香城南外集卷六

五

無端不耐閒混沌死竅鑿縱有煉石功補來終是錯
枯井生春竹頽檐長細蕊舊時曾想像深意半難通
小鳥背人語老梅相對閑謀生憑瓦盃適興到松關
不必論終始唯存一片心縱然貧到死然諾是黃金
花訊無憑準緣山試一探寒梅閒數遍春意在枝南
寧取一世譏願除三毒箭攝念歸寂然庶合初方便
人命隨日減真同少水魚不知薪火逼釜中仍晏如
爲學博虛譽是豈知酬恩昔人願爲良斯言故宜敦
嘗見富家翁持籌兼握算家業掙來多清閑無一段
浮沉總一軀明昧分前後倘不善此機心魂日以關

開口件件能肯輸人一句自己反不知搬甚閑家具
憂患長白髮風塵化緇衣故鄉雖可戀到老竟忘歸
勢力不可恃覆敗無安車仁者當自審臨岐勿軟歔
贏得道人名所至推耆老祇欠因地聲智識常顛倒
小子未穿鑿喜怒皆天真弄器則解笑奪食便起嗔
清夜試捫心斷獄逢老吏善惡汝自明罪福無人替
是非荆棘叢功名阮陷器所以君子儒俟命先居易
治亂與興亡古今如目睹只因一念差生死如推磨
科名纔到手憂疑長滿腔云云不出口周綴倍添忙
一性常湛然圓明非造作何況能返聞根塵不消落

香城南外集卷六

六

塵慮雪沃湯佛土隨心轉步步蹋黃金不被污泥染
逆料無長策枉自疲精神破綻始周帀何如任天真
天地最好生生人願爲良不察天地心徒自受災殃
尊貴勿妄求淡薄以明志即此以類推何須重自恣
木石與同儔聖賢良可冀是知博浪椎終輸少林臂

喬東來惠詩扇次韻酬答

橫身虎穴盡情探滄海明珠勿用含學富五車堪濟乏
心空一第未爲慙蓮花數遍一百八煙水參還五十三
畢竟到頭無實際不如隨手買魚籃

聽聞收拾在雙睛摩詰光明意自靈失去家山波浪險

到來彈指閣門高有聲不被尋聲縛無夢休教覓夢醒
他日同登縹緲望玲瓏山鳥一叢青

枕上偶成

窗前紅日催身起脚下青山拒客過莫怪道人貪睡穩
醒來曾恐念頭多

友人送泥孩至戲以爲徒即書四偈示之

空山無伴適相過贈我泥孩當阿徒不是貪婪爲眷屬
喜他愛憎已全無

小小梳通丫角頭憨憨終日坐無休逢人只合頭陀笑
不向街坊分外求

香城內外集卷六

七

纔入門來便會禪也知開合示人天善財叅歷徒辛苦
輪與渠儂一默全
體態峻疑迴出塵六根聰利聽天真後來雖不堪梁棟
入水和泥第一人

贈乳山戴月和尚二十八韻

南岳老人不復留青山綠水結眉愁罕聞古道老沃洲
叢林枯寂冷於秋吾叔汝師氣吞牛南北豎起大勳猷
個儻宗門有奇謀一語一默驚王侯咨法脉嘗隱憂
吐哺勞思等伊周不推磨兮不輟毬奔走英靈無日休
向募乳山鎮石頭迴廊疊閣凌丹丘吾兄機要迴絕流

說法雲堂花雨稠慧刀發劖誰敢侔風行艸偃何悠悠
雖與佛祖爲冤讐不比雲門動戈矛高視繩牀無他求
呈撓舞筇殊足羞授我一帙乳山謳讀之肺腑皆清幽
敢勸禪和莫浪遊急須隨侍資冥搜處彼世界等蜉蝣
舍此龍門莫下鉤

贈丁公

卸却征袍著布袍雄心消盡似吾曹奇松自旁山腰種
古鼎還將柏子燒寶劒夜鳴驚舊夢素珠日轉發新韜
與君夙有三生約不埃峰巔手再招

贈梁公默

香城內外集卷六

八

較量晴雨總忘機跨蹇猶然勝策肥開闢淳完古遺老
不知公是與公非

乞食

圓顱服方袍耕餒全一盃晨昏勤爾思名實貴符合乞
法當詣真無憑胸臆說要須拔我根觸事乃靈活苟存
矜伐心大患何由折雙輪食先之我腹藉檀越等施福
自饒何敢眇圭撮滴滴是檀膏顆顆皆行血道力如未
充飢飽互傾奪無學過量狂寧爲小乘拙酬恩長肉山
操刀爭欲割剋果必徵因休厭循途轍

示向可

已懷出世心切莫再沉吟細看侵頭雪休爭攫市金禪
非枯坐得道豈熱忙尋見角如牛在移舟歎劍沉果然
思路絕方到法源深欲繼拈花後須還大冶烹

矮師叔

噉鐵爭誇師叔仁備頭陀亦繼芳塵芋衣僅廣三周量
瓦盃堪容五合陳陞座自曾求彼佛看場安肯逐常人
深慈故示謙卑相猶恐諸方構未能

送禪丁

禪無蓋覆若爲尸密意須當一再參透得此機來喫棒
從前墨汁盡情乾

香林內集卷六

九

送介石

江北江南佛性殊斯言難信石頭知介然自肯點一下
滿握黃金賤似泥

示寶宮

如來宮殿何人到覺者方能住此中不貴世珠珍智寶
莫因擡手便生盲

贈張爾寧姑丈

終日花前倚杖藜垂垂雙鬢未成絲兒孫滿眼皆能立
炊黍蒸藜度好時

座中滄海幾揚塵莫問山翁秋復春信是揮蛇真帝子

輸他跨鶴謫仙人

七夕

心事勞勞佇夕曛銀河無浪影斜分迴身便作經年別
曲訴人間那得聞
閃閃橋頭月墜雲濃情約略歎離群欲憑鵲語探消息
補入當年乞巧文

示禪者

高明行脚士已分事須知規矩須隨衆參詢莫廢時福
消懷忌刻壽折討便宜一一能裁剪方堪遠大期

贈張近泉

香林內集卷六

十

道人居處絕囂塵竹屋茅檐與礪鄰紅樹乍高三十丈
青山忽別又經旬蓮花冷卷巨如軸松頂月輪光似銀
穩坐不知今甲子惟餘猿鶴得相親

贈龔子千

如火生成救世腸勞勞終日爲人忙幸無頂髻煩三握
尚有空輪打一量吞却栗蓬忘棘刺拈來藥艸等清涼
法身三種皆安帖笑然神農舊製方

拈句與若野論近事

漏雨墜霜天一缺煉石補成機不活誰能高舉白玉鞭
痛擊女媧數其拙過門却步鯨子愚手足辛勤寸龜裂

斧山鑿海土脉傷飽食何心救魚蟹濫書青竹貪天功
臭腐陳酸人哺啜詩成蚓泣銅瓶中囊取秋螢闕明月
檣脚楔

高處平兮低處平高低原屬物情形是渠所到皆安帖
政治何曾用甲兵

壽洞庭程君程生閏三月今稱五十復值再閏

知君五十宛然強髓實神堅鬢未蒼三月陽和當再潤
百年淑景半流光滿園桃李初成蔭繞砌芝蘭共吐芳
家在仙山同藻隱衣冠民俗想陶唐

克兄歛迹塵中抗志霞表跨牛月下得政老之

香林白集卷六

三

遺風鍛鶴階前笑支公之多事余方采隱心企
斯人爰作長歌以寄遐想

古今難得真師友膺也知君能耐久骨相初非淺近姿
清譽霏霏逼人年來禪味苦淋漓香醪雜水傷醇厚
斷臂誰禁夜雪寒臨風徒展黃龍手雖鳥思翔翅欲鑽
鱗爪晝浸功何有君方秘重同列驚欲傾滄海崩其醜
氣岼終當壓萬夫置身肯落羣機後將飛且伏理則然
吾恐因緣事非偶倒握烏藤正令行芳艸叢邊一聲吼

朱太君贈言有序

佛祖之道何道也佛祖之心何心也世未有具佛

祖之心而不明佛祖之道亦未有明佛祖之道而
不具佛祖之心者也聖壽道人見命婦身作如來
使廣興悲濟救衆生於刀塗血海之中一視含靈
矜細行於濾水籠燈之外頓使貪嗔殺盜易爲喜
捨慈悲如將折箸用攪黃河令彼飛潛咸知放身
命處佛祖之心如是佛祖之道又豈不如是哉以
偈贈之用垂不朽

生佛本同體靈照湛然滿管鼓無明風性天遂迷晦能
所理不踰判若蝸牛角執取仍相續計名造諸業想殺
及情胎合感併離應國土充四生輪迴遍六趣強弱互

香林白集卷六

三

欺凌大小遞吞噬冤債疊相酬酬足徵其剝因果須臾
間詎能長解脫用是諸聖賢慈心懷惻怛菩提具萬行
要以悲爲首方便護羣生金錢贖諸命粘竿與釣絲鱗
羽頻遭厄砧刀斷喉腹湯火煤形軀祇顧肥己身罔知
憐彼死自我抱識來遠歷恒沙劫積骨高富羅飲乳深
海水散形橫豎中何處非親屬而殺而食者譬飢飡子
肉亦猶殺父母仁者不如是聖壽善女人智慧超月上
雖居榮顯家澹然了無著即事用微權全生億萬計逝
者縱長流飛者騰碧漢俾各遂其天猶以爲未至再轉
妙法輪更衍緣生旨普使諸異趣俱會大圓覺啣環與

授珠散華奉瓔珞天折易遐齡病苦無纖惱雖極半字
談未善醍醐句苟能達自心本無人與我放者是爲誰
所放復誰是彼此等空花脫縛俱無著果報如太虛常
住何能壞是名般若舟亦名法雲地

贈圓真菴守公

經過握手笑相迎白髮青眸画不成最好一樁人莫及
長年胸次坦然平

贈龍泉老宿

卓錫屢居若萬山知師心地得真閒爐香茗椀消長晝
對客時時一破顏

別隆恩主人

淹留蕭寺忽經年盃飯叨分臥簾便笑過空囊無可贈
却留白紙當青錢

示玉成

得得春山兩度來殘紅捲盡綠成堆思量好事行須遍
供佛香粳別甌炊

贈道士遊廬山

廬山高萬丈絕頂水雲深一鶴遊仙境千峰繞竹林書
符妨白日指石悞黃金欲究煙霞理須窮般若心

祝玉泉老和尚壽

廬山掉臂得真傳晦跡韜光不記年越世度生情最切
入魔揀異道方圓春花似錦天家賦古木如林柏子禪
近奉 內廷延大隱注心長在 帝王前

送倚鳴兄赴德山方丈

德山公案又重圓佛祖鉗鎚一力肩此去不煩多指示
三湘七澤舊因緣

贈大覺老和尚

一菴高臥萬山中白髮沿窗梵筴崇竹木助揚真妙諦
不須開口壯家風

遇問竺

君入東鄉婁水住吾歸吳郡蓮華峰相逢相別無言說
笑指石橋雲外松

示詣新

靈機濯濯已縱然蓄厚深藏在爾年養得香飄果自熟
不勞著價定增錢

示慧門

出家將相不能爲豈可因循漫擬之解脫何妨鶩直去
灼然作一丈夫兒

示淨如

細行堅持鐵壁風心勤身嬾意何從期君放下多生習

試看日輪夜半紅

示貫一記錄

寫得分明一字無猛然直下死工夫依稀越國揚州去
佛出猶難救爾何

示慈詳記錄

百尺竿頭進步難左旋右轉蚤窺班丈夫不履尋常處
蹋破雲門一字關

送法開丐米

大地撮來無不是也須親自到廬陵若然開口知端的
辜負檀那一片心

香城內外集卷六

五

失物二首

自知薄福故不敢累於人四十年無物三千界亦塵室
空因賊有體漏得心真好漢隨他去何勞再問津

物去知人在軟言莫認真得寬宜放緩既失不勞神灰
念從無好偷心竟絕倫敢期今改作勿恃暗中春

贈祇園上巖兄

不忘禮數重師門幾度親登迴出羣振起家聲驚海內
豈同凡下日紛紜

示鴻知殿

金殿無塵奉覺皇大功德海莫難量獻花獲得顏殊勝

續談惟添舌廣長

寶鼎篆翻香五分華幢風動影千行如來已受焚燈記
標榜猶存不可忘

徐耀川居士常持法華示之以偈

瞥際飛光定起時全彰文彩義非辭被人喚作因緣後
大事於今不可知

白箋黑字關成文妙在誰邊請試分須信真經非說說
塔高無耳却能聞

朽宅門前布大車如風旋轉白牛嘉莫憑羊鹿酬能事
童幼關情絕等差

香城內外集卷六

五

明珠晃晃醉醒同枉受玲塢笑殺儂口食片衣輕貿却
似收寶女棄秦封

贈陸彥斌大賓

澹然塵外姿廓爾雲中趣坐石忘歲寒梅花開幾樹眷
屬共崢嶸河山自流峙生涯雙眼明傲睨羲皇世

友人貽董書寄謝

墨寶欣從翠麓分莊嚴止合借煙雲如鷹如鳳新評品
甲乙無人敢到君

彭居士別去三十年忽蒙過存四偈拈寄

三十年來會面希素牋曾未托江魚相逢一笑人如故

能爲卑門再下車

玉版同參不用招自言於世澹無膠祇將一味無求法
換却金魚及紫貂

陶潛歸計亦何憑雅志真堪繼祖燈除過彈琴兼飲酒
青鞵布襪只尋僧

棄官選佛幾寒暄及第心空得狀元我就語言文字內
祖師關棧盡掀翻

贈道泓禪師

儼然身是法王臣布衲芒屨不稱貧林下禪思愁已斷
夢中天語記猶親滿盤猶勝原非馬衆角群推此一麟

香城南外集卷六

七

到處住山憑鉏斧白頭他日願爲鄰

贈湛伊兄

勘破浮生夢幻中幡然跳躍出樊籠親承衣鉢雲棲寺
痛飲鉗鎚太白峰隱就桃花紅萬樹閑隨芳艸綠千叢
鍊成梵鶴孤雲性未肯因人立異同

謝齋即事

交論肝胆不論蹤存沒關情見此公常笑白雲高自許
隨風飛去剝孤峰

追思二十年前舊枉駕秋山爲我來蹋葉尋詩臨水坐
恍如夢覺得形開

盛筵排列賽天厨禪客無愁腸肚粗隨量得充如化器
画成五百赴齋圖

雨晴又復下坡陀一櫂溪煙別恨多道在不須重指跡
同風千里自哆哆

高松

叢林傑出飽雪霜虬枝龍幹鬱蒼蒼出山未肯爲梁棟
子落深泥亦有香

贈張侍泉

巍然身是魯靈光後輩何人敢雁行天地曠情稱長者
雲霄奮跡羨諸郎醉心欲傍春風座壽世爭傳錦字香

香城南外集卷六

八

絲竹聲中花似綺鬚眉雪映古冠裳

辭齋

高齋咫尺淨名家病起扶牀步履斜未暇對談真不二
好留香飯與天花

分茶

露芽滿泛雨前香春在江南惱客腸渴易飲同饑易食
願分一貼病夫嘗

遺硯

誰能磨涅不磷淄約略陶生獨負奇割愛贈遺歸鉢袋
興來即寫寄君詩

送經

楞嚴十卷貫華文試一披尋歎絕羣最苦瞿曇心事在
請從卷葉返聞聞

寄扇

禪語疎狂比惡詩塗鴉滿箴致相思果能出入君懷袖
一握清風好自持

留別

未到無心祇自慙情牽猿鶴舊林戀浮杯又逐輕鷗下
飽聽人歌行路難

再寄

香奩內集卷六

元

踪跡如雲不易尋依依猶戀故山岑秋風吹散真堪惜
孤負爲霖一片心已上留別
明公七首

贈御花老師

真實身心願力持利生忘却鬢如絲病當與藥齊拋日
貧到連錫罷卓時重奮空拳撐宇宙幾思屈節領鉗鎚
閑公往事誰能繼臨濟家聲豈浪垂

偶步谷中見有異石斑文如画撫摩久之感而
成吟

古樸天然在稜然附一隅未逢人下拜生就骨難殊溫
潤還同玉鮮明不似珠世無米學士何敢恨荒蕪

寧夏趙將軍通書圓教命郎君亮公賁達見其

致敬殷勤奉命誠篤可謂父子同懷專心向道
者也余忝列座用伸雅懷

朱櫻綠葉覆蒼苔雀噪晴簷亦快哉公子忽乘飛騎至
將軍新有報書來高懷何意先垂念溢目清辭相對開
似可老人當厚意那勝餘玉問樗材

贈圓真菴三沙彌

年少知人事盈盈在佛前艸青簾色嫩夜白月光圓老
樹枝無競童心道可傳莫將真實意擬作祖師禪

贈一葦閣黎師

香奩內集卷六

辛

末法威儀日漸衰藉師撐作棟梁材直教大地敦風化
古佛何曾不再來

兩夜宿鳳山聖果寺樓

湖上招提不可忘襟江帶領氣蒼蒼祇林雄構新獅窟
深竹高樓古鳳凰興遠欲隨風御去心閒翻覺澗流忙
孤燈靜照山樓夜臥聽潮聲入富陽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六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七

偈

門人等編

大佛頂

紅日春山喻固長那知佛頂及囊藏
尋思早箇無交涉離相如何漫度量
後學初機徒斫額三賢十聖在割腸
輸他一飽忘饑者鳳髓龍肝不要嘗

佛敕文殊將呪往護

非文非句絕言思貝葉樺皮怎奉持
大智體周原不動小乘惑重自多疑
雪消籬落知春力冰解河塹仗日威
儘有金鱗換頭角依然蝦蟹沒淪漪

香域自求集卷七

休尋貝葉及樺皮文彩隨形即汚伊
頂法豈常情測度呪心須大智傳持
紅爐那許留春雪墨沼空悲染素絲
會得他山皆故里縱橫有路自超岐

阿難自行食次

乞食原無一定方若爲作意問檀郎
慈傷月面袈裟客情溺山眉窈窕
嬌許鏡分花避笑豔留釵比玉慙香
若非鸚鵡將人喚有信溫柔是夢鄉

寒山禪宿以像索題漫成六絕

家業喜傳蓮漏水生涯笑指石橋松
從他說法如雲雨

君只消歸六字中

提瓶曉汲空潭水欹枕閒看画壁松
無事始知無事樂

誰能蓬轉百年中

未定樂山兼樂水曾聞栽竹復栽松
風流自足推前輩名字香人齒頰中

定起烘窗日影長心同古井得清涼
消閒祇到門前立挂衲藤花落異香

清夢初回刻漏長竹風蕉雨洒窗涼
夜深童子念經畢

翠篆煙消古柏香

僧臘無勞問短長人間甲子自炎涼
堦前樹老親栽就

風掠雲梳葉葉香

次韻荅周充符

七尺浮沉真幻海百年榮辱總虛名
誰能長揖人間世傲睨三公與六卿

平居息影休干請一點生機出至誠
欲就維摩重請鉢不愁路遠有中更

年少下帷方閉戶學成無地可藏名
傳家自有書千帙不用從遊似馬卿

舊事煙霞多種癖近從萍梗荷推誠
思爲乞米書新帖剪燭支牀底二更

徐天才夫婦雙壽

安分由天命齊年共百齡慶餘徵善積德潤覺迷醒淨
業香恒染華筵月正靈城頭山色在案舉似眉青

送慈覆雙林募緣

不易尋緣法頭頭力用全譬舡風勢逆到岸必爭先爲
衆須勞苦垂慈結善緣歸來應有待果滿却生蓮

示穎先

青春一去不復返白日何曾得再來誰道人生皆滿百
北邙多半葬嬰孩

再來鶴

香城內外集卷七

三

忽作寥天想臨風振羽衣雲霄空自負塵土漸知非莫
漫供人翫終當近錫飛月中時警露休歎賞音稀
再入支公院應同駿馬栖且休憐鐵羽已是勝家雞幸
免投湯火仍堪對杖藜靈姿兼瘦影相照在清溪

輓逸明兄

師門法屬見高標摧折於今轉寂寥義尚有爲皆可任
心中無事合全消那伽在定原非變幻住微軀已欠調
究竟涅槃真實相分明月落小春朝

兄於十月初一日坐化

贈楊秀生

興來隨處得脩然亦是頭陀亦是仙杖履秋山雙健足

幅巾華髮一空拳無求自解尋安樂少累人稱善棄捐
不畏無聞早知命會從耆宿日周旋

佛濟直歲

操持直與古人齊物物頭頭路不迷一擔祖師何處著
不如放下這東西

示龔道

行如木屨坐如山語默全消非等閒只此一心無雜亂
何須更透祖師關

示素巖侍者

犀牛扇子勿零星出納依然徹骨貧展看莫嫌無見識

香城內外集卷七

四

一番提起一番新

登靈巖祖堂次花藥兄韻

登臨一望海天圍煙靄蒼茫映遠暉象嶺松杉標秀麗
蛟宮珠玉漾霏微千峰不羨他山石萬派偏宜此地歸
贏得祖翁遺澤在兒孫到此自忘機

示古鏡

著力磨來徹底清不勞重拂鏡臺痕有朝撲破菱花面
報盡多生祖佛恩

示遠則

動止維持却外春頭頭物物絕疎親到家不解藏工巧

脫體拈來日用新

贈月菴兄

佇看圓覺樓初建始信山川秀所鐘聽法池留千歲鶴
撩雲庭繞萬年松霜前濟世腸偏熱雪後分燈光愈重
衛護叢林千古業卓然高致繼芳蹤

送曰久兄住慧文菴

蓮峰列刹共朝昏遠徧家門是弟昆來往不須嫌熟路
日回相叙樂天倫

張翰林復我到山夜話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即事成句

香林內集卷七

五

應無所住而生心注得分明已失真大抵還他肌骨好
不搽紅粉是佳人

輓一閣黎師

凜然寂照絕窺班忍辱堅持意自還說性說心無剩義
全生全死孰能攀依稀水月渾非相繚繞天花識舊顏
自此清宵恒不寐獨思相對是廬山

師江西人

北歸與正持夜話

日落天將晚尋君舊艸廬生緣嫌客套熟路畏情虛涉
世非言苦知心敢曰余茫然重問訊十載喜同居
竹室邀明月幸逢客到稀情深茶亦醉夜靜鳥忘機穴

鼠窺人臥山童化蝶飛只因鄉思遠瓢笠整言歸

示古副寺

纔出楊岐舊艸廬驢兒蹣跳上天衢從教趯磨醯眼
何啻麤拳尋大愚

華公副寺久知聞今日重看要絕羣碗大不妨兼口闊
法輪推轉便如雲

示幻海書記

直筆揮來膽氣粗瀉山水牯已塗糊偶然揭示當陽看
試問諸人識也無

二能維那

香林內集卷七

六

老師關棧輕拋出要汝尋思百不爲上古風雷如閃電
罰錢趁出正多岐

明源書記

叢林體式貴匡扶黑白分明是丈夫誰說到頭無一字
汝從無處要塗糊

以仁典座

赤手調羹物物宜油鹽醬醋沒多岐頓然一念都忘却
大地撮來殺活伊

正遠庫頭

把住關頭不易開掂斤播兩莫疑猜從前寶壽生姜辣

好樣還憑做出來

雲外知藏

藏中何物要人知脫體堂堂道出來擬議白雲千萬里
徒勞鎖子鑰匙開

方菴知客

客未到門莫侮辭寒溫禮數豈嫌遲優游引入深堂與
誰說鉢盂沒柄時

岳來知客

五峰蹋遍便歸來一路風霜等快哉更欲煩君直下覷
不須客到口重開

遠暉書記

香城內介卷七

七

滯貨拈來歲月遷風吹日炙幾時圓莫如畫破虛空面
索取繩頭一串穿

弘熙知殿

佛前殿裏要人知日用頭邊去設施觸著便明真實意
不勞向外涉多歧

若野知藏

知之一字已多岐藏在何方早自迷識取門前官驛路
行來著著是全提

寒山悅衆

撲實無餘徹底清晨昏領略悟真情虛空大地從無礙
擊破木魚有妙聲

問嵩悅衆

松聲鳥語送斜暉狼藉關頭達者稀出手打開真面目
何聲不是劫前機

向可記錄

記來我語反累汝莫若擔取自家底山雲鳥語分明說
問你如何錄得齊

晁居士捉筆求示即以應之

居士從來不識伊捉筆要書開示語誰知寫出非開示

香城內介卷七

八

開示堂堂未寫時

艸菴示繼南記錄

俯仰真寥廓千峰一艸菴林巒資白賞花鳥對清談道
豈因時貶禪惟不用叅神龍能大小最怕臥澄潭

贈復成

汝祖有深願後人當勉遵况加年齒富更取性情溫學
貴探源本機容接上根依然堂構在振起復聞孫

辭衆

雲水相交氣味同水流雲去不知踪他年或者重相見
水化雲兮雲化龍

退院

三年逆順完師願
師願無窮我願完
斯去聖凡都莫問
何妨隨分納些些

禮塔

湘南潭北已多岐
當下知歸未是伊
有口只堪長挂壁
無心便合禮眞師

謝檀

從來佛法囑王臣
佛法全無道豈存
怪底春風吹不盡
却將一棒一條痕

德山賓日和尚到山即事

香城內集卷七

九

德山聲價重連城
宿將如臨百萬兵
下得江南雞犬在
不言韜略自然精

楚水吳山共仰深
一朝相見是知音
翻嗟祖域神駒少
話斷雲山一片心

三十年懷一瓣香
親臨拈出勝諸方
殷勤莫唱還鄉曲
吳水吳煙欲就商

法門秋晚挹清芬
靜夜名香只共焚
惟有丹心扶正脉
豈圖聲利要人聞

示鍾晉遠

衲衣染作蒼苔色
竹杖磨成碧玉光
不入江南諸保社

有名瀟洒瘦支郎

示陸公遠

古路蒼煙雜堊花
行行漸到老僧家
數聲清磬巢烏下
鉢鉢擎來對樹叉

示陸相卿

湖山深處留佳句
第二泉邊結艸廬
杖履往還相識少
閒持花瓣啖游魚

示劉長卿

艸屨麻衣訪道歸
煙霞染徧舊鬚眉
童心未已年如許
游戲人間不可追

香城內集卷七

示程殿臣

身同頑石老莓苔
倦眼逢春亦嬾開
莫謂伊人長夢夢
太平勲業睡中來

示王雲從

榮枯得失都如夢
開眼分明被惑多
爭似先生長瞌睡
人間萬事奈渠何

炙燈掃地

轉掃轉多一堆一
擔撲著些兒光明
燦爛

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

伏弩機深艸莽中
夜行莫辨路西東
臨歧進退須斟酌

傲偉前趨盡阿蒙

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

寶刀輕用損寒芒滿志歸來且善藏莫代庖丁思中窾
幾曾越俎見良方

如何沙門所重

何物堂堂與麼來頂門須索眼重開從前窠臼掀翻了
隨分凡胎與聖胎

雨從何來

乾到極頭忽迸出澤朽榮枯是渠力打破機關向上看
畢竟空中無點滴

香林外集卷七

士

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白日青天乾打哄大開眼了重說夢餽香枕子忽翻身
重尋歸路原無縫

欲將夢境示傍人眉毛不動舌頭動擊破筌篲沒下梢
此是琴心第一弄

示載旭明

出塵垂手不思議入得門來也大奇佛祖縱橫無別路
蹋翻正脉討便宜識得了未是伊英雄過量始堪期

莫妄想

過去過去未來未來即今句子石裏莓苔

可惜許

舌大如杵言不能舉苟存於心真可惜許

直不藏曲

鳬脰自短鶴脰自長一思截斷彼此遭殃

十字街頭破箴箴

本非有漏不是無為街頭巷尾日炙風吹

白雲盡處是青山

白雲散去青山忽來分疏得下汝眼未開

奴兒婢子皆星散

不畜長髭不留赤脚獨坐無依乾坤廓落

香林外集卷七

士

灼然貧恨一身多

空拳誰誰折腰問影汝是何人咄哉喚醒

滿口含霜

欲行還止欲語且休病多識藥腸熱招尤

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一著不到滿盤盡空移星換月別展家風

無人處說向你

真實之言不可不信塞却耳門諦聽諦聽

題塔

高高山頂立指破太虛空來往從人看玲瓏八面通

侍者豎指以偈答之

豎起一指便不相似智過停機眼中著刺

僧問在心內在心外答此問不當偈曰

唯識唯心分明是謗一片石頭無處安放

空華無蒂翳晴空病眼行行滿落紅堪笑阿猷猷未了
見花滅後更尋蹤

一默更多言

通身是口開難合天風說盡摩訶法萬象森羅合掌聽
音聲從此遍塵刹

野鴨子

香林外集卷七

三

何物真能礙眼睛錯過原只爲分明是渠痛定方思痛
哭一聲來笑一聲

通達無我法者偈爲總漕慕公壽

一聲喚醒萬緣空通達何妨就此中著著不饒行正令
普天市地證圓通

迷悟雙忘不用論山河大地忽翻身頭頭物物真常露
無我無人一樣春

七十從心百不求天然尊貴太風流溪山明月何同異
達者方知當下休

是物將來不認情庭前柏子劫初名指揮壽量從無量

燮理乾坤似掌平

示月如

禮罷華嚴便入山已知大用得安閒直須更把犀牛扇
撲破還他見一斑

付海鹽戒清珠

時丙子三月望日

末山芳躅繼高風裕後光前續大雄扶起真燈千古意
三玄三要絕疏通

嵩禪侍者誦華嚴爲日課示之以偈

日用周旋價勿高哆啞梵唱六時消一聲喚汝誰相應
省得來時非爾曹

香林外集卷七

四

李文緒文彬兩昆仲刻經流通以偈爲贈

文彩全彰一卷經休教取火認秋螢舌頭不動尋玄語
句句還須用眼聽

陸賈又文學問般若大義示之以偈

慧劍頻揮般若鋒塵勞徒說百千重不辭五濁超三有
自合家聲繼大雄

蓮花峰下夜談深驀地迴光識本心端的自應誇妙手
等閒握土亦成金

示無等居士

獨尊悟得方無等萬法安能並別伊恰似摩醯三眼俊

掀翻窠窟是後猊

白鶴侍者叅隨有年一旦辭行云歸故里知其意在勘盡諸方老凍膿也一偈送之

擡擲臨機日有餘家風從上定何如秋江暫返華亭棹意在釣頭不在魚

僧問緣生示之以偈

緣生無性若爲宣俊衲休從注疏傳群象勞勞自分雪欲憑何事作真詮

遠暉書記講律臥雲一偈拈贈

曹源水祇一滴無數英靈俱遭陷溺不能逐浪隨波安

可滔天沃日

送古存立監院住慧文

荷衆辛勤不自辭十年依止絕纖疑今朝住靜培風翮他日匡徒看設施繞屋瑯玕新翠色滿庭芳艸舊威儀要知典守匪容易捉兔還憑儘力持

菴居雖小亦堪禪柏樹庭前話已圓慧體發揮須智力文風溥徧是空拳人飯何用茶三點客至無過蔬一員布衲繩牀隨分足莫因時下強周旋

因事示人

安忍須臾徹骨涼如霜如雪好肝腸寒爐復燄雖奇特

燒盡從前解脫香

音聲輪相總如風虛鼓能令聽者靜勘破觸醯忘彼我方知毀譽悉圓通

示衆

奮志爭趨佛祖闡安能俛首簇雙眉重揩老眼看英特奮鼓攬旗定是誰

閱圓可眉頌漫成一偈示之

眼上重栽舊樣存轉功就位合居尊有朝翻過孃生面何處從渠覓一根

示載旭明

不與萬法爲侶試問是何面背胸中瞥起纖塵草箇拖泥帶水善念與天堂無路却須登瓊樓玉殿豈外得總是當人室內珍惡念起煩惱法中誰縛你春蠶作繭自糾纏肯信本來無所倚果能善惡兩俱忘萬象森羅盡放光自家影子忽躡著步步全成古道場口門闊大知幾幾吞盡乾坤絕表裏後人鈍置老龐公只向西江窮到底記得雲門曾有言擬思伴侶即牽連直行直用頭頭是莫學諸方格則禪

路路通

俗呼九孔子

飽盡秋風飽盡霜臨高墜下總無妨直饒新火重煎逼

脫體猶能發異香

化茶

春山雨過展旗槍
瞋睡魔軍早退藏
贏得現成同受用
肯從枝葉上搏量

竹笠

泥土形骸不自卑
居高用密覆羣材
慣令有漏成無漏
烈火親曾煨過來

贈鎮國和尚

一華五葉祖庭春
藉手滋培貴得人
幸遇老師提正脉
似逢古佛現今辰
君膺記別稱無著
我勘機緣類世親

香林內全集卷七

七

從此利生應有語
譜燈收拾話偏新

送二無知藏還古華嚴寺

處世以達觀檢身惟儉樸
讀書不求解看藏絕諂詭
豎起鐵脊梁歸然心獨露
飢來噉飯困則打眠本地風
光從來無欠任人呼
任人罵緊著牙關誰不怕
一番提起一番新
佛祖面前休話霸
罷罷壁立千峰萬峰下

題画扇寄陸廣文扶照

画株樹無人識
能參天能化日
把似君長相憶
莫將高論污渠儂
動著清風生八極

題画寄宸照貢元

數筆春山興自悠
不將煩慮逐溪流
年來卜築看雲爽
要結茅菴在上頭

香林內全集卷七

七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八

門人

等編

詩

偶吟

雨雪釀春色天心草木知漸榮寒已徹餘閑暖猶遲豹
隱思潛霧鴻飛莫戀技能言今且訥穩著是乘時

問影

獨步閒堦月胡然見兩人乍看疑未定坐久陪相親寂
歷渾無語追隨若有因寒窗燈火下俯仰不辭頻

月

香域內外集卷八

一

顯晦知時節他鄉不厭看披衣忘夜永欹枕到更殘竹
露垂清響蘋風起薄寒艱難方解事夢寐憶長安

賦得十六仍圓夜

清輝仍未減較昨似增寒獨立秋方半孤懷夜向闌
煙縈曲徑花露警衣單此夜誰能寐伊人夢未安

秋雨

秋雨甚無賴愁連隔岸春乘船將入市偃稼已傷農莫
辨聊生計徒憐不定蹤思深投筆起吾豈老詩傭

賦得殘月如新月二首

五更鷄唱後漸吐遠山青瘦減姮娥恨愁長帝子靈尚

能銷夜氣未敢避晨星柳岬光如剪微風吹獨醒

愁人通不寐五夜似昏黃可信將殘影如爭昨吐光曉
風吹欲側倦鳥立相望宜有深深拜空慚照屋梁

倚樹藤

密葉離離吐向春夤緣便欲上嶙峋自無筋骨全憑樹
縱有條枝只礙人立意但能為曲折過期誰欲當乾薪
霜威零落看松色莫怨天工意未均

雨

小雨歇還落因風送薄寒不愁筠簟濕直畏葛衣單
艸色霑新潤鶯聲失舊歡行將慎雙屐前路正艱難

香域內外集卷八

二

新篁

誰謂初生弱堅貞意蚤持蕭疎能自遠風雨未全歇嫩
葉垂清露寒苞長細枝虛窗瀟灑格直與道人宜

庭梅

山塘靜夜月初來僧在蒲團入定回一陣暗香穿鼻孔
方知春信到寒梅

瓶中紅梅

幸托高人側冰心自不孤幾番憐曲折一往信榮枯
雪爭新豔丹霄恨壯圖芳香能祇領桃杏漫同途

新梅子

一簇剛如豆殷勤綠到窗已爭迎夏日不自戀春霜調鼎期深用傾筐莫漫將更能留苦味無負舊來香

蘭

艸中亦自發幽香九畹空紆楚客腸今日得充君子佩爲生應免礙門墻

池邊柳

春風浪說關腰枝春雨偷香出浴時漫就盆湯試深淺曉開奩鏡獨窺池

聽泉

寒響落層石心清能遠聞洞巖如不隔風雨杳難分積

香城內外集卷八

三

氣生靈籟奔湍破白雲聽來神欲往林葉自紛紛

秋海棠

秋至花多媚熏風色正鮮柔情如澹漠幽影自矜憐高下分清露炎涼共一天不知乘蚤發可到肅霜邊

黃菊

黃菊開何晏絲霜始後花籬荒聊自媚風勁不因斜陶徑歸來晚周窗剪伐賒深秋涼月夜相向思無涯

佛手

不假黃金飾天然色正中指懸香細膩拳握爪璫瓏記別思摩頂哀憐欲撫躬即看垂引處宏願實無窮

迎春

春自何方至煩君用意迎衰顏真覺老矮屋適當情土潤初銷凍禽閒忽弄聲欣欣羣木意敢否與梅爭

僊女塚

石葉分香葬玉塵絳霄此夜返蒲輪蟾輝冷射琳華綬想像瑤臺注一人

明妃詞二絕

斜抱琵琶上馬遲玉容愁絕淚如絲不因去國辭丹陛那得君王有見時

青塚頭邊遠致辭丹青曾亦費深思應知國色終難繪

香城內外集卷八

四

何必千秋罪畫師

梵寺

不辨是何處林疎圯殿秋殘僧幾輩往有佛一尊留乞食還邨落娛情倚權謳不堪追往事興廢付長流

客至

山雨初來半窗黑邨燈一點隔溪紅犬聲吠處行人到欲辦夜飧勞水春

蚤鶯

忽聞如隔歲數轉報春新添得愁中稿驚回夢裏人柳嬌將亂羽花淺未藏身不用重緘口繇他戍妾嗔

燕二首

斟酌重來意知深戀舊情風花爭蹴蹋泥絮苦經營黃
口機初識烏衣第蚤傾休慚鴻鵠志安分自生平
媿爾知時節能安艸舍貧不爭春富貴已識路艱辛顧
影雙成豔啣花幾効顰似諳巢幕險未敢漫依人

別文圭

雖云交誼淡別去却潸然石上三生話天池十日禪孤
雲隨所寄短錫聽從便爲道尋支遁溪山結淨緣

別正持

夙昔論心處因君一惘然趁潮秋水急對月客情牽折

香齋內集卷八

五

赤楓初落巢傾鶴未旋孤踪千里隔促膝是何年

贈指玉大師

竹院植煙墅真成靜者居月中聞呪鉢池上樂觀魚道
向無心得名從晚歲除超然忘物我天地本蘧廬

宿雲門

一宿晚煙寺幾聲回夢鐘主人留意氣行客得從容露
濕松間月寒潛盃裏龍孤筇千里外日夕有雲封

詠梅二首

冰姿鐵骨漾溪頭落落高標誰與儔春到一枝香自遠
月明千樹影初浮晴光破雪飛蝴蝶曉氣凝霜綴玉毳

占盡羣芳推第一還留冷淡益清修

疎星幾點傍山隈領略春風取次開冷絕清光搖玉樹
斜臨素質冠瑤臺神閒處士和雲臥品潔幽人步月來
賦就廣平嫌婉麗錯過冰鐵好風裁

寄文圭

記得黃花夢雨天江楓織錦一帆懸別來獨向峰頭立
夜夜月明溪水邊

依忍師見贈倚韻送之

盤桓已市月水乳定前緣閱世惟珍道開盲莫示禪茶
烹新雨後藥采嫩晴天去去梅花發高吟減夜眠

香齋內集卷八

六

送友之湘東

春風二月未全和一路梅花帶雪過香染布袍青艸細
晴懸榭笠白雲多錢塘水勢胸中濶越國山形足下羅
游歷歸來辭絕妙古碑入夜幾回摩

画秋山小影寄陸聖基表弟

画得秋山樹一叢寒江不見釣魚翁茅亭近縛谿灣下
收拾閑雲路路通

寄恬齋

青松白石助高眠打眼風光又一年鄉思不隨春雁去
道情偏向桼鷗前時艱石室煙初冷衣薄雲裝骨自堅

長憶高齋明月夜墨香曾染五花箋

輓吳子行

抱璞惟珍已居然上古民三年長病客千載夜臺人淚
灑青蓮社慈傷白髮親淒其泉下路想見獨悽神

殿前月

天高淨如拭迴出一輪秋光湧黃金殿輝寒白玉樓風
鳴花影亂茶熟夜香浮應惜終宵坐還宜共唱酬

松間月

松間一片月今古十分秋冷照衆山寂清光終夜留龍
蛇交影亂鶴鶴發聲幽放步南岡上風濤雜澗流

青城南外集卷八

七

峰頂月

衆嶺森攢碧天空羣籟收月寒同露湛雲細學波流仰
面從人笑冥覺世浮移節當秉燭絕勝戀衾稠

池上月

一鏡空明裏虛涵萬象秋繞吟從狎鷺泛月不驚鷗露
冷筠竿重風清鐵笛幽相看圓又缺終歲使人愁

病猫

蹢躅步遲遲猶然苗介立附煖古竈旁凋瘵無顏色健
時慣跳梁病後難履闕其鳴不驚人翻爲腐鼠嚇縱復
舍我去知誰與爾食

休夏四首

何處堪休夏松門徑自通巖花紅未了樹色綠無窮鳥
息雲邊路蟬鳴葉底風佇看新月上重理舊絲桐
近得隨緣旨心同古井涼到門無熱客擊竹有餘香洗
衲藤花落翻經貝葉長綠陰桐樹下安用別思量
避暑欲何之歸林斲一枝荷衣聊自補麻食且隨師竹
密涼生早庭深月到遲山童來問訊蓮漏已多時
巖居隨處好消暑得雲張靜裏湖山勝閒中日月長涼
風起松際微露濕荷香吾欲何爲者冰心去石梁

重陽前一日歸故院誌感

青城南外集卷八

八

舊院重歸日蕭然月掩扉霜清林木異秋老雜花微破
壁龍蛇走空庭燕雀飛通宵應歎息不是戀漁磯

百歲詩和吳一侗先生韻

吳淞有隱淪一向居石房陽春和彌寡流水聲偏長越
世匪朝夕沉吟多清狂移家來溪上結廬近山莊神仙
不足慕藥病須自嘗引人以正義懷古心飛揚凜然松
柏姿經霜露肝腸美哉延陵裔迄今散清香誰不薰其
德豈能旦夕忘我欲膏我車把手話聯牀

題畫冊

漠漠平湖際遙天孤峰隱約漾前川莫嫌隔岸秋光澹

古樹參差帶晚煙

壁立丹崖潑面幽杖藜閑步到溪頭裁詩不用多收拾
老樹扶疎一逕秋

山樹彤雲封窅冥似太空寒江縹緲裏不見釣魚翁
小艇隨風走煙波任意看爲憐山寂寞收起釣魚竿

只見山頭不見雲沒山老樹又無葉人向何方去采芝
剩箇艸廬風啓闔

樹杪危峰山杪泉峰如削出水如懸張嘉當日如知此
不去桃源訪洞天

青山白石巔老樹覆茅檐一道飛泉下衝開萬頃煙

香林外集卷八

九

幾箇茅亭著樹間落花流水自閒閒幽人此際知何處
只在前山與後山

愛僻居宜僻山深水亦深不愁人不到艸木是知音

小橋界斷碧溪灣多少生機苔石間那許紅塵飛到此

松風一榻伴人閒

煙雲撩亂隔清溪山樹蒼蒼眼欲迷若製米家書畫舫
何須向外覓詩題

茆菴雖設未嘗開幽壑那容人往還臥起不愁常寂寞
流暉掩映在西山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松聲石色盡是琴心伯牙不操少

個知音

山荒樹禿幾多年靜對南華秋水篇世上任他爭逐鹿
不將閑事擾心田

小築傍溪灣高寒自可攀層巒空滴翠不見鳥飛還

贈沈文學若木

跡隱塵凡不記年一庭芳艸雜花鮮調閒自得琴書樂
却勝長留翰墨緣松竹階前羣鶴舞溪蘿江上鷺鷥眠
相期曳杖探幽壑挂笠穿雲意灑然

還白鶴故居題壁二首

梅信報春還幡然訪舊山壁容題險韻門許絕交攀櫬

香林外集卷八

十

鶴苔錢冷驚魚柳線頑閒雲留一宿無夢亦重刪

本無榮辱累對此却傷神眼底添新燐燈前少故人道

從虛已備情到極頭真恥乏狂瀾柱難爲把要津

與文圭夜話

揖別幾經年寒暄無間然驅烏同在寺養鶴各冲天肝
膽明如雪鋒鋌淡似煙高賢仍滿座莫示老胡禪

送友主寒山報恩寺

寒山高士第喜我故人居一壑雲常護千秋道集虛門
沿松徑合屋繞水聲餘穩坐繩牀上長年得晏如

和栢玉客懷韻

木脫霜林晚來尋長者居徵心猶昨夢放眼欲拋書佛
火垂光遠松濤落磬餘閒栢無物繞清梵莫艾除

與解師翁夜話

乾坤真逆旅何者是吾居剪燭因深話偷閒且看書月
明山磬寂花落鳥聲餘問道心仍切年來習未除

步前韻贈李員外若士

聿來因問信深入到仙居放眼展圖畫披襟讀古書心
空緣悟後句好出情餘世掌絲綸重行看指日除

贈老衲

高肩擔子入煙霞忘却光陰幾歲華松頂鶴眠雲作被

香城內外集卷八

土

山深樹老雪爲花調閒趁月尋佳句愛客論心自煮茶
四壁春光無長物尚餘身世欲浮槎

客懷

結隱難成欲画成幾翻握筆幾翻停縱然寫就懸何處
未敢輕描一卅亭

懷虞山定上人

燕水吳山路幾重春風秋雨孰能同晚來獨上孤峰頂
長看歸雅落日中

送曉師兼懷舊隱

西山我住久別後忽經年石榻寒煙鎖經窗空月懸

枯江岼闊花落客情牽爲語林泉叟歸心在日邊

送凡可還武昌

楊柳絲絲客路通歸心期與故人同獨憐黃鶴樓西月
獨照江南第一峰

過廣泉話舊

客居城郭厭塵氛杖履登臨異見聞漱齒清溪思舊業
迎眸冥雁魄離群千山霧擁飄紅雨萬壑濤生捲白雲
莫道往來容易事百年能得幾逢君

新綠

春餘好景急須看落盡絲華碧玉寒數點白鷗青嶂合

香城內外集卷八

土

一聲黃鳥綠陰寬高低到處堪留蔭疎密隨方若可餐
莫笑幽人深愛此娛情原只在林端

圓教寺

三里河邊寺幽然曲徑通小橋芳艸碧老樹夕陽紅鳥
宿浮雲外僧歸落葉中禪餘鐘磬寂猶復論真空

同鎮國將軍宿五華寺分韻得瓶字

河山蕭索走風樞喚醒尖頭屋角鈴松頂夜深霜月到
忽移花影落空瓶

京西春夜與樹采上人話舊次慶書記韻

燭短情長是此時異鄉冷暖各人知抽身同步西樓月

好似寒鴉聚柳枝

酬永安上人見寄

憶別萬峰西千山艸木齊漸看江水闊頻見夕陽低塞雁高秋陣寒蟲徹夜啼窮巖蒙問訊慙媿只封題

寄友

白社幾同聲松丘荷遠情一江天色淡兩岫月華明旅夢春偏重愁心秋易生武陵何處是翹首闔閭城

別圓教老人

奉命還南日臨期不忍行豈知天早晚唯有事縱橫恩向言中見愁從別處生嬰兒失慈母此際若爲情爲法

香林內集卷八

主

頻頻囑遺言欵欵聲風寒宵柝迴露肅曉笳清南北原無隔東西豈有程卷舒展大意來往事分明

南陽道中

蘆荻蕭蕭遠近邨漁樵相對話平生眼前一幅琴川景媿殺王維寫不成

賦歸舊隱即事八首

瓢笠從南渡湖山入望中曰歸今已卜於世定何工問道岐途遍探奇絕壑通示言銘肺腑謹守樂愚蒙蹤跡殊難定乘風越大江不逢釣鰲石但見打蝦蟆古木留晨蔭寒濤發夜撞喜無塵俗累寄傲有蓬窓

杜鶴離巢久寧忘故國思天長悲路遠樹老覺花遲明月蘿龕映清燈竹榻支此生殊足慰驚惕是良師

舊院遺經在欣言一杖歸西丘松竹逕東郭水雲扉清

磬迴深巷幽花發故磯聊從棲飲忘日送夕陽飛

三十未成立翛然歸敝廬不因借東壁那復讀殘書對

客嫌名在徵心覺妄除雖居塵土內已似出情餘

檢身爲苦聚無語祇長吁厭世惟趨佛居官莫論儒百

年仍夢夢一旦復區區似爾何爲者煙霞癖太迂

一逕垂楊裏蒼煙古寺西雖無新結構却有舊依棲汲

水尋源脉看花憶社題臨晨鐘磬發喚醒睡中雞

香林內集卷八

甫

躑躅遍燕山雪歸來剩破屨本無新例則何用巧安排照影寧忘質賡歌適偶諧書紳應自勉長合住幽齋

和南詢兄空庭得竹詩二首

溢目琅玕翠森然品字分心空留勁節體直軼同羣蔽日常疑雨叅天弗亂雲幽居無俗擾清韻只宜君

未脫塵勞種先空般若心永懷霜雪操寧慮艸萊侵歲

月添新潤乾坤盪積陰香嚴曾擊後嗣響見於今

初至梅里

水宿方愁劇朝來喜見邨人家桑柘綠溪寺鼓鐘縣問俗元稱朴深居儘避喧一茆如可得不必憶丘樊

平望

天水相兼接混茫漁舟輕泛入斜陽橋頭小立無人識
兩袖風生菜麥香

強把吳江喚客途水光天影入菰蘆煙邨近夜方成市
小艇沿門覓酒沽

吳江夜泊

夜舫隨煙泊人喧市火紅檣帆高入漢城郭半浮空雞
犬桑麻外兒童蝦蜆中茲鄉殊可戀吟臥獨當風

擔松示禪者

磊砢歲寒節表見固有時何當繇茂日屢遭斤斧危自

香城內外集卷八

圭

慚命蹇縮聊代桂之炊惋惜肩荷負僂俯勿棄遺鶻衫
透珠汗呀夯如唱隨登高故緩進下阪方疾馳慎無怨
勞役真理良在茲高遠人可致勗爾青雲思

都門旅懷

蹋踏掩蓬戶蕭條剩此翁夜清聞遠柝病起對孤桐世
路千戈裏人情感慨中欲歸歸未得春艸又叢叢

贈曉可和尚

二月春山好鶯花媚晚晴捲簾風自入破壁蘚從生吟
始追天寶禪還學鏡清一身兼衆美四海識高名

故居題壁

整歸仍是客瓢笠寄南軒古佛蒙塵久新街應候懸樹

猶如昨日人豈似當年鉢食非容易香厨減翠煙

客中

一瓢一衲旅殊鄉秋雨秋風惱客腸折簡忽來邀共飯
朝食不用宿春糧

隔江思隱

雨澹煙濃柳岸春隔江山翠更撩人不圖短趁漁舟便
願逐桃花續避秦

紀夢

夢中寒雨滴殘更閃閃燈光墜短檠瞥見故人高臥穩

香城內外集卷八

夫

似貧似病不分明

圓教除夕

月中瘦鶴依人立石上高松帶露眠清福亦知消未易
自焚沉水禮金仙

元日即事

春到長安樹樹花紫雲宮闕瑞煙遮千官影靜旗幡肅
萬歲聲高蠟炬斜

山行

自有煙霞骨能無冰雪居斲青山厂小繪碧柳條疎据
拾殘編在棲遲幾歲餘獨慚騎馬客所至駭禽魚

無花果

不藉春風長養成可知異種自天生尋常解渴兼充餒
華豔全無那得名

廢園

小小亭臺位置幽香溪環抱落花流桃源近日無仙子
賺得人來不解留

早起

東方有精色無寐起閒行境寂神逾爽家貧累覺輕
喧花露墜樵趁艸煙橫獨立觀羣象芸芸萬慮生

周子因枉過洪光不值鼓琴一曲而去賦此志

香城內外集卷下

七

謝

爲貪日色漸融和偶自攜筇出薜蘿近竹雙扉風落闔
穿花小徑石嵯峨閒僧久謝將迎累貴客休憑禮數訶
鼓罷高山流水曲回來逸韻遶梁多

柳堤漫成

分得先生柳一株縈煙飛絮怯春餘人間若個無愁思
獨臥清陰是老漁

浴鳧

垂翅春風望碧霄宵耽香豔立花梢多情爲我辭鶯友
終會天池當解嘲

夜坐書懷

逝者竟如斯吾生貴及時壯圖新寶劒素業舊南枝寧
忍羣嘲誚休甘自棄遺誤人年正少圓枕惕深思

秋日過臥佛寺留題

來值秋時候林梢葉半黃水雲存梵宇苔蘚合禪牀僧
老心期減庭閒日影長摩挲殘碣在顏色轉淒涼

重陽對菊值雨

秋恨垂垂老花知漸漸芳幾將憔悴意重對別離腸好
日偏遭雨無心祇拒霜短籬聊自託未敢傲幽香

送道本

香城內外集卷下

八

不肯終始伏飛揚有素衷出門當雨雪歸路及春風松
影長侵戶泉聲半拂空憑君還舊隱爲我問盧公

送碧雲

去路尋來路還山却出山雪飛楊柳岸舟過薜蘿灣肝
膽曾披露身心肯放閒無人知所得泉石爲開顏

過小白花留贈

石塔橋頭梅子香一菴堅臥起清涼衰時道削沉牛跡
法苑風高見雁行揮手煙雲勤翰墨對人談笑嬾衣裳
翻嗟自鬻呈身者不及君家折脚鐺

述懷

賤士衆所忽微言竟誰陳衰容似蒲柳况與秋光鄰獨立倚寥泬羣視如枯薪安知棟梁任不貴顏色新緬彼匠者德予奪全其仁良材無巨細適用乃爲真

虎丘

偶然微步愛天香猶記尋師臥講堂臺下荒煙祠短簿墓前青艸怨貞孃詩成只對雲千頃歌罷長留月一方想像芙蓉塔下氣一泓秋水葬魚腸

山房雜詠三十首

青松橫壑龍鱗長翠竹凌風鳳尾斜絕少世人知到此惟餘流水白雲遮

香奩內集卷八

无

艸堂四面花如綺茅屋三間月作燈住久不嫌身寂寞看花玩月道心增

閉院養苔留鶴跡臨灘洗盃減鷗眠從今自得安閒法即此年來總未然

莫謂山家無雜事興來領略實無窮棕櫚花發魚生子榭葉風微鹿養茸

十二時辰顛倒使那知逐物更悠哉板扉春蕩垂楊柳石磴朝盤舊鮮苔

秋雲三事袈裟葉夜月一輪貝子花觸境偶成千偈秀誰將俗事擾煙霞

窗橫樹影初來月湖斂波紋乍止風一個安閒成供養更無餘物挂胸中

艸深庭館閉門久月滿池塘出定初就日衝煙就絕壑幾番乘興入深居

鹿眠古洞春雲暖雀噪繇花午日晴似有客來談不二安排茶具謾經行

舊築夜留千畝月輕舸寒入半江雲逍遙慣得巖中趣不向塵勞冀所聞

雲覆講堂花雨散春歸洞壑蕙蘭肥門前只少黃鸝叫池上偏多白鳥飛

香奩內集卷八

丰

斷送一生無二念將頭作尾怯當場歸來古寺鐘聲後讀罷壇經又夕陽

經殘佛火墜金粟詩罷冰心付玉壺縱有米家真筆墨雲山疊疊不須圖

履踐自行遵古衲操持方不媿真修步趨固有常經在省得來時非爾儔

四面有山無路走一身多病少人醫飯餘閑向高峰立自顧寥寥何所思

侵雲樹老如虬影沒艸崖奇若虎蹲就地起來閑打算休將個事向人論

圓轉一機無敵手，瀾翻千偈足驚人。滔天伎倆終何補，不醒依然鼓識神。

獨立孤峰看碧落，俯穿深澗足清流。頽然不樂因何事，只爲師恩願未酬。

鏡水潭空秋月影，雲山路僻楚花香。誰能到此分清濁，猶勝人間論短長。

山險石森奇似鬼，天寒樹老禿如童。翻添玉屑堆三尺，界斷樵童路不通。

紅塵路險馬蹄疾，碧落風高雁字橫。山色祇於雲裏見，泉聲多向月中清。

香城南外集卷八

圭

桃花水闊魚兒出，楊柳風輕燕子斜。勘破物情真幻設，何須特地問三車。

孤鶴池邊閒照影，寒蛩砌下獨吟初。老依弟子惟藤杖，病對先生只藥書。

井梧葉墜秋聲碎，籬菊叢花露氣團。儘有巖前飢冷客，未逢涼露已先寒。

菴深路僻無今古，一望青山面面通。石結苔紋如繡虎，藤盤雲影若神龍。

雲束山腰自付量，悠然世外獨排場。石火燒烹寒澗水，松花飢食大梅糧。

自鋤水芋消長晝，更結山籬護短垣。尚有閒情閒未了，鑿開別徑養青猿。

詩興正高逢客至，筆鋒初銳少人求。莫怪渠儂多賣弄，只因未到十分工。

愁牽故國音書斷，貧到今年錐地無。落得此身今屬我，不將榮辱自塗污。

一聲長笛水邨寺，數點殘星雨後天。料揀世情都劃斷，池深十丈只栽蓮。

贈沈文英

自識君爲幹世材，生平青眼又重開。精誠六尺孤堪託，

香城南外集卷八

圭

鄭重千金諾，不回繡佛名。懸新保社，梳花閒傍舊亭臺。臨書忽憶唐人句，遙指南山作壽杯。

題歲寒圖

一室懸如罄三花，並歲寒梅梢含玉蕊。仙子下瑤壇，不作今人態。還將古德看山茶，幽更絕俯仰似盤桓。

積雨

春雨淹高駕，經旬一小樓。磁爐頻著火，木葉急隨流。屋滿琴書潤，厨空鳥雀愁。因之思乞食，倒指記歸舟。

蚯蚓

蝸牛尚倚廬，蠹魚頗知字。唯彼無寸長，蟲類將焉置。行

藏苦沾沾蛇蝎誠爽利經史既遭逢衣冠半成異頑然不知恥對虎那堪卑

竹夫人

內外空來日月行堂堂脫體素風情炎天一似相思臥累及楊妃嗔恨生

題友人壁

數樹丹楓帶晚霞蒼苔小徑竹籬斜主人自愛尋詩出空鎖庭前寒豆花

贈張翼垣大賓

金湯早著法王臣盛世居然有鳳麟遍讀奇書通梵字

香樹內外集卷八

圭

偶移先著悟樵人勝遊預置登山屐節飲閑拋漉酒巾更辟東林延慧遠注心長在日西輪

亂後送朱公裕還吳

殘書一束計歸吳道路艱難問僕夫病榻再逢秋色老異鄉轉使客心孤江湖滿地漁舟在烽火連天雁字無安得奮然投袂起杯浮同爾下姑蘇

贈朱彤一文學

恬然於世若無求坐閱人間五十秋置筭遠追高士躅持車頻寄達人謀自攜茶具燒松雪共聽碁聲響竹樓雖未離塵常念靜白蓮花下事清修

燈隱二首

明極須存晦斯言合祇承藉君遮老眼與我伴孤燈炫彩無長技韜光是一能相依終永夜不倦志稜稜夜夜同寒月何曾廢短檠將無愁隱蔽是正益高明卓立容先婉孤撐氣自平爲人真徹困親炙半成名

贈汪亮文

婆婆老桂月中香秋色清嚴衛石房君已宿齋勤禮佛人方酌酒勸飛光曉聞梵唱天機發暫息塵緣道念長從此論交歸白社虎溪風月笑聲狂

贈林大生

香樹內外集卷八

圭

學劍無成更學兵證今援古笑書生臨機制敵何憑準活法從來貴變更

慧峰菴

野水橋頭白家山屋角青放寬三篋肚安著一茅亭風曳焦桐韻香消貝葉經支公無事事閒看鶴梳翎

送禪人聽講

法海浮杯渡心閑學貫花始知唐疏鈔直接漢袈裟比月開長夜如風領大車行行皆寶所莫恨滯天涯

送天封住山

一葦航天溼誰云彼岸遙潛蹤名亦棄攝念息初調帆

影開殘霽江聲走落潮好山今在望就隱不須招

洪光寄所知

戲拈秃筆掃秋山艸木蕭蕭礪石斑脫盡規模不成樣
幾人絕倒畫圖間

霜入秋林曉夢寒故人誰復念衣單東籬舊有黃花約
算到今年幾度看

石牀桐葉墜秋痕新月如睂遠到門撩撥幽情難禁過
更吟苦句弔詩魂

春池艸綠長歸心兄弟天涯漫見尋此後孤踪易收拾
萬山蒼翠一蒼深

香城內集卷八

圭

贈吳光若

門第江東舊襟懷研北新嘯歌能自達孝友豈長貧余
鎖思調象銅盤想擘麟年來婚嫁畢坐看海揚塵

寄友

山堂夜靜迴無鄰香繞盆荷露氣勻莫怪比來頻入夢
天涯知己更無人

和陸文學賈又韻

生平癖癩似嵇康歲月乘除總未詳林壑偶然成小憩
衣冠儼若幸同堂墻頭縱短誰過酒籬落雖荒自帶香
身隱可能焚硯筆只將藥裏代詩囊

偶題

撲被留歡小院幽醉眠清夢入羅浮月明仙子無踪跡
幾樹梅花冷結愁

飛螭

向晦奮翬殘非本光明種羣小從風靡微軀寧自重其
志故昏昏其勢若汹汹膏血曾幾何為爾竭供奉刻膚
比讒言毛骨頓然悚

月夜述懷

竹影參差似薜蘿風清月白夜如何聽來東壁蟲聲鬧
笑徹西園蝶夢多把盞細傾思往事遣懷無計且長歌

香城內集卷八

圭

塔前蠻觸徒爭勝總付狂瀾與逝波

茶花二首

十月茶花盛清香溢路中經霜偏豔色耐冷鬪芳叢白
玉仍爲辦黃金且試衷襟然殊可意攀折豈能窮
天池山近地矮樹各分封枝幹橫如鐵花房陣若龍青
珠垂玉露白璧綻霜容待得春來日知心到處逢

麓臺御史春日見過即事賦贈

傾蓋真如故譚玄口不開三家無異議四諦絕叢猜見
月非關指明心已奪胎正當顛覆日須仗出羣材

春雨

喜分春色滑如膏愁滿天涯一旦銷農圃未須憐菜麥
門前溪水漲來高

輓張先生子石

忽隨箕尾賦長行江左衣冠半失聲只恐乘槎追漢使
還疑泛菊伴淵明千金散去生前事萬卷遺來身後名
記得昨秋臨別語死生不易是交情

寄李文學孝哲

江干揖別後歛跡入禪林月照他鄉樹風鳴故國心樓
高秋色遠洞杳暮雲深引領南岡上懷君響素琴

寄李文學則仙

香林內集卷八

圭

三度謁台墀聞君正課詩風吹楊柳岸雨歇海棠枝雙
燕來何早孤鴻去獨遲白雲橫渡口相識復相思

寄桓玉

想到南塘路煙蘿數里通花源三世譜樂嶼萬家功
精於秋水伊人宅春雲處士宮晚來新月上愁倚碧梧桐

寄汪副榜聖賡

雖向竹林居青雲自可期啣杯花影亂舞劍月光疑詩
貴洛城紙文高嵩嶽碑明年叢桂發應折最先枝

送友還天台

煙雲圍繞萬山中家在松門翠靄通滿院梅花迎舊主

一天楊柳送高風禪餘掃石題詩句飯後行春展化功
喜播芳名垂宇宙千秋燈史孰能同

雲

出沒杳無際何心擬獨遊松杉原是伴鵬鴉信非雋爲
蓋亭亭遠從龍處處浮不隨風雨散蹤跡自清幽

贈南印兄歸止錫菴

高標久已落叢林無俟諸方覓賞音鶴返舊巢棲定穩
鷗思閒伴意方深翻經未熟梅檀片洗盃先空般若心
祖業雲仍在茲日力持古道請從今

山農

香林內集卷八

圭

四顧青山數頃田披霞汲露玩神仙崎嶇細耒崖前地
租稅休經縣裏船春雨扶犁雲黯黯秋風打稻月娟娟
生來甲子無心計手種松杉透日邊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八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九

詩

門人 等編

山居詩和栢堂禪師原韻四十首

畫長無事采筐藜一飽忘緣任所爲常笑磨甑不成鏡
也勝琢玉反添玼流隨澗曲窮源遠人到山巔識路岐
且喜襟懷閒自得何須煉藥與餐芝
窮巖絕壑遂幽棲獨木橋橫清淺溪但得脚跟牢把穩
自然眼界放教齊無心應世隨緣老有觀頻研落日西
瞬息百年如一夢榮枯消盡五更雞

香域内外集卷九

十

碧梧茶竈向風斜嫩綠甌香敢自誇世路只疑人是蜮
禪門多病足添蛇三春雨潤塔前州十丈蓮開屋後花
鎮日山中閒事少朝看流水暮看霞

去去來來沒了期轉趨轉遠日生疑聚頭常歎先陰速
入衆翻嫌口吻遲楚鶴冲霄原自在頑蛇戀窟卒如斯
不加三省狂奔逐病入膏肓怨阿誰

不解隨流祇截流菴竹榻自山丘純清絕點稱完璧
競少爭多類曲釣僧牒可憐恩餓殍鬼符寧怕爵通侯
渾然伎倆都拋却那有天龍一指頭

逆順情空拙是能世間榮辱盡虛名容人縱到心如海

守己還防意若城鮮果眼饒隨分摘寒泉喉燥不須烹
一生牛馬成何事屋倒田荒丘隴平

蕭散初非了事人吟風嘯月上高嶒春融籬落先呈翠
水洄池塘尚結冰燕市本無千里驥齊諧空志九霄鵬
與時寡合甘違棄不露鋒銑但削稜

自甘拙撲避浮囂鋤石耕雲豈憚勞道樹垂條穠覆蔭
戒珠絕類淨纖毫幸無羣魅爭宵燭但有孤猿急暮號
大隱未成成小隱從人背指博名高

此身虛幻實堪悲百歲營營何所爲開眼不知真是夢
迷頭必欲強尋譬池寬獨立閒輪鶴牀壞長支縮勝龜
敢望諸天頻送供艸衣木食自癡癡

香域内外集卷九

十

漏天欲補無長策何事依人抱杞憂情到觸藩徒致悔
道成越格豈妨脩釣簾乍放攜雛燕拭竹頻驚喚婦鳩
迷悟不關寧有謂憑軒注目大江流

剎那石火猶嫌鈍不用垂頭細忖量穀雨乍催芳艸綠
重陽又送菊花香新粘紙帳裁輕雪旋拾松柴帶薄霜
莫謂閑居無物擾塵塵熠熠趁朝陽

溪光山色碧重重遠近桃花爛熳紅不信傳衣仍守網
豈期罷獵又張弓儘多執指求明月絕少埋頭繼祖風
檢點浮生餘幾日莫奔南北與西東

世外何分漢與秦，秋山紅樹架斜曛。且無索債催科擾，合免耕田鑿井耘。朝出花間蜂作隊，夜歸松際鳥爲群。休嫌瘦骨難支遣，粥飯隨緣老白雲。

人情無處不炎涼，看破歸來隱石房。采藥登峰矜體健，掛瓢倚樹歇心狂。名韉利鎖堪交脫，樵谷漁磯敢並忘。山水牽懷難自主，又吟詩句送斜陽。

如画喬松若個栽，偶行岐路獨徘徊。白雲出岫終非去，黃葉隨流不復來。念佛儘多趨聖域，求仙有幾脫凡胎。寥寥宇宙知心少，手撥寒爐百慮灰。

山寺高寒迥出塵，隨緣一味信前因。黃昏縱有敲鐘杵，

香城內外集卷九

三

白晝曾無醒夢人，折竹聲中情劃斷。栽蓮池上誓翻新，

狂心歇即菩提現。眼休教覓舊痕，

石角雲穿露華門。不聞雞犬靜朝昏，炎涼應候誰司令。

涇渭同流合問源，數點青山高晚節。一池碧水弄雙丸，

梅花開遍無人到。獨領寒香是此軒，

落拓孤懷絕妄求。編茅一似起高樓，神龍失水寧藏體。

鈍鳥離窠已出頭，指馬始終非喻馬。覓牛顛倒是騎牛，

臨機不解通方便。但飲滄溟莫問流，

山厨雨積冷炊煙。畫盡寒爐火未然，藤樹蒼緣終礙日。

輪蹄紛錯竟忘年，飛揚搏兔鷹穿網。潑刺毆魚獺祭淵，

聞見不殊心自異，分明臘月一枝蓮。

春光一擲豈能回，泡影浮生大可哀。籬上槿花方過眼，庭前竹筍已成胎。須臾富貴黃梁枕，頃刻悲歡毒酒杯。天許清閒閒不得，翻思調鼎作鹽梅。

消歇雄心入細微，不爭華構隱茅茨。蜘蛛網巧非長策，鸚鵡籠言亦可悲。斫月有梯驚術幻，濟川無楫歎時危。紛紛金紫皆塵土，誰向生前定遠期。

躍馬橫戈日戰爭，仍無高著勝嚴陵。松花製饌亡煙火，荷葉裁衣少尺繩。鍊句撥雲臨絕壑，繙經掛衲傍脩藤。閒中自照心如水，不識多生舊愛憎。

香城內外集卷九

四

山青雲白可人留，布衲蒙茸絕外求。多種茅團供儉歲，略苦蕉蓋過殘秋。消閒待月穿蘿壁，遣興看山倚竹樓。不是軒車無路到，腰肢嬾去折王侯。

獨立斜陽意自閒，袈裟常共白雲安。新鋪稻州溫禪榻，預種蓮花繞戒壇。柿葉偶書狂客偈，筍衣頻製楚人冠。繇來大道無衰盛，打徹從教說易難。

裹足深巖得自便，客叅相對竟忘言。蒲團推出聊分座，雲片飛來忽掩門。難向銀山馳意馬，虛將金鎖束心猿。滔滔波浪何由息，不信真源是妄源。

楓香閒拾到秋林，燕向磁爐當水沉。見客童頑忘禮數，

住山僧老歇身心犬眠軟艸爭新煖雀噪晴枝散積陰
已不尋人人自遠移茅何必就雲深

神鋒淬礪破重巢禪將歸家解戰袍秋去清霜凝燦燦
春來澗水逝滔滔石蹲虎豹門前險樹聳虬龍屋後高
寂莫空巖誰是伴近溪梅竹遠溪桃

蒼黃西嶺帶斜陽獨坐怡然對覺王家賃白蓮須自官
宅拋紅燄豈云亡避喧春至門先闔耐冷冬來髮漸長
花漏聲中頻課佛六根多攝入清涼

一關高臥白雲深貧到無錐骨尚存戰退魔軍扶正義
踢翻苦海失迷源衲衣抖擻梳翎鶴老態婆娑捫蝨猿

香城內集卷九

五

守口如瓶猶未穩肯將優劣就人論

欲惜花陰減異緣焚膏繼晷擁寒氈空巖無復三生夢
古調猶存一曲泉盃底降龍聊戲爾花間化蝶漫驚傳
人間甲子休相問石老藤枯不記年

翠霧煙寒綠樹沉米家圖個中尋小溪雨漲桃花浪
斗室雲鋪竹葉金點到即來安許問剎那便去豈容心
百城漫道驅馳遍童子依然未出林

層巒結得一茅蓬拾橡充飢帶殼春寶樹數行棲怖鴿
澄潭千尺困獰龍秋光欲老東鄰菊曉色偏寒北磻松
長笑匡廬修白社淵明到底怕聞鐘

瓢笠雲深就地安朝秦莫楚總無千心源一旦尋來脉
識浪千尋當下乾坐斷煙巒隨起倒打翻巢舊越艱難
脩然四壁如懸磬但有松風六月寒

道人原不羨名高著著須歸自己消世上馬牛休致問
山中猿鶴定相招溪寒就日移門徑花發隨籬換板橋
心佛兩非何所住青松白石老漁樵

千山落月曉烏啼四壁光浮樹影底重整藥畦翻舊路
初添竹壁補新泥亂紅雨後花香減晚碧春深艸色齊
長掩荆扉無客到莫教菜葉剩幽溪

奔南走北畏修途勺水拳山稱野夫樂志安貧非傲富

香城內集卷九

六

知幾守拙敢辭愚清時曷用官名諫賤售終慚器曰瑚
還向艸萊尋穩步翻新重補十牛圖

里中月旦總無憑善惡還應就已論芳艸碧雲迷古渡
落花啼鳥惜春園竹根稚子機仍活沙上鳬雛意亦尊
物物頭頭須自了區輪焉用與兒孫

淡薄家風慣省緣頻來枯坐老松間呼猿滌硯嘗消遣
放鶴凌雲任往還牧笛侵晨盈綠野樵歌向晚徹青山
枕中富貴空空也一眨先陰莫浪閒

洗石澆松賴有身喜無一技占時名朝朝只坐看雲起
夜夜長眠待月生祖佛譜中憑画紙公卿夢裏幸忘情

饒他蠻觸干戈擾我國依然自晏平

長風歸蕩碧天圍一逕松蘿映夕暉思到極頭方體現
路逢絕處得門歸白雲留我山腰束馴鳥窺人竹外飛
昨夜空庭梅子落無端擊碎綠苔衣

雨後獨坐

煙盡浮雲際苔深怪石陰把茅分翠積聽雨入疎林身
似衡陽雁人同湘水心坐看風色裏千嶂獨披襟

分衛洞庭

水闊連天際孤蓬趁曉鐘層巒迷艸色旭日映山容杖
錫分香供擎盃出翠峰來茲非攬勝盧老仰先宗

香城南外集卷九

十

感懷

綠樹重陰埽未開忽驚雷雨暗飄來薰風襲襲牽幽思
螢火紛紛入翠苔

疎林幽鳥喚歸人高臥誰聞擊竹頻籬菊偏經霜始綻
肯隨桃李鬪芳新

蒼蠅

么麼殊可憎點撲亂人意率爾性貪婪逐逐腥羶利犯
顏味正邪飛揚頗無忌揮之復能來斷絕慚與媿死尚
有同心弔客君休側

翠微閣遣懷二絕

綠嫩紅嬌別是春色香虛假不須憎啣花小鳥空相問
只欠菴中百衲僧

秋蟲泣露苔花冷月華一片懸孤影何處簫聲度曲廊
萬種鄉愁同喚醒

贈舍吉申孝廉雙壽

同德同心有幾賢齊眉不惑是神仙經綸潤澤施霖雨
日月光輝霽一天相國家聲新氣象文章學士舊因緣
從茲世業惟傳遠正在流芳強仕年

端午即事

旅次逢佳節欣然邁等倫旗槍爭熱鬧瓢笠不嫌貧情

香城南外集卷九

八

重雲天誼慚多縮地人匡徒非易事植杖自知津

寄錫閭關外殷勤問友生緣從今世得道向故交盟角
黍新包彩龍舟舊樣輕從來時所尚何必醒然清

觀詩有感

苦吟不到嘔心時此意焉能徹髓知人亦如蠶三退殼
自然滿口吐成絲

造化文章也太奇縱橫舒卷在斯須胸中果有山川秀
吐霧吞雲任爾施

宿通濟與恒佩夜話有感

鶯脰湖邊夜泊舟得君方可慰茲遊消磨茗椀三更月

持護柴門萬里流腸熱竟爲天子得涕寒嬾向俗人收
予心本是悠悠者那辦青錢買沃洲

臘月廿四夜泊春波橋下天氣甚寒凍雲欲雪
風塵知不偶况值客途寒歲逼嚴城析囊虛減夜餐市
燈看滅沒道話想團圍布被渾如鐵聯拳睡未安

與本之弟夜話

吾生寡歡樂所樂有老親頭髮半黑白氣味藹初春黎
藿亦甘美憂喜皆天真顧我少貧賤南北隨風塵大段
媿缺略微細難具陳有弟不更事左右如嘗人雖云學
謹愿固當理其身榮達豈素願躬耕多苦辛鞭御爾何

香城內集卷九

九

執休於婦寺仁園居幸荒寂栖遲無雜鄰竹樹相間錯
蒼翠遙紛綸行且懷止足免遭閭里嗔孝養未盡善敬
順思所因紅燈永茲夕室煖茶爐新林香與滌器檀爇
天性均願毋長壽考爾我會面頻

贈趙大令亮公

秀擢儒林第一枝棟梁當世定無疑漫循繩墨勞斤斧
終借文章備羽儀白雪舊工高紙價青雲平步會仙期
乘車戴笠雖殊感約略君能念故知

贈吳亭高孝廉

一從窗下識休文爲學心知最力勤人似夜帷新潑墨

交非世路舊翻雲生花彩筆難爭價中葉神鋒獨拔羣
誰信衲衣貧刺骨芳香猶許客平分

冬日同正持遊維摩古寺二首

樹老不知歲僧殘餘幾人負暄愁睡逼捫蝨笑談均飯
食隨緣乞經函信意陳尚能忘禮數客至莫生嗔
破屋危巒抱門庭類死灰寒爐燒敗葉饑鳥啄生臺歲
儉塵封盃春融花報梅攜羣相過晚立遍舊莓苔

九月十日登高

登高何必定重陽我輩疎慵有別腸不爲後期心少競
每因暇日興偏狂煙藤婪篠夤緣路木葉天風淡泊鄉

香城內集卷九

十

歷盡崎嶇方造極乾坤俯仰一蒼茫

次王陽明先生韻

暖日烘窗景象新廓然世外一閑人上林鶯語傳天籟
流水桃花市地春聖諦無爲安用訣玄機頓悟迴離塵
隨緣隱現心如月自得忘懷不識貧

龍門寺

盤屈下層翠澹然生隱心不知何代寺復倚最高岑跨
澗石橋狹到門竹逕深無煩題鳳字繞院一長吟

中峰菴

數椽埋絕壑宜有野人居石老苔紋厚池荒月影虛愛

閑僧莫問弔古客添歎冉冉斜陽下歸心自躍如

白龍祠

荒祠遺石壁昭代頌神功樹作蛟龍勢巖如虎豹雄斷碑橫宿雨墜葉帶腥風向日蘇民困爲霖潤八紘

麥隴

漸看兩岐秀有客復行歌差喜風翻浪長愁雨變蛾兒童閑角逐鳬鴨漫經過春較今年熟爲農意若何

夜話

燈火寒相向更餘落蕊紅連拳嗔睡僕縮項歎衰翁滿字新翻貝離言默聽松丁年空有待誰覓曠然蹤

香城南外集卷九

二

七月廿三日風雨大作

夜來風雨鬪前林飛瓦如同落葉零一事可人饒熟睡頭顱將匾不曾醒

黃梁夢

枕中富貴笑盧生乍醒猶然氣未平不是仙翁能縱奪至今續續夢鄉行

贈徐百遠

蒼顏白髮赤肝腸近事空王舊素王已致杏壇勳業盛更垂蓮社姓名香月瓢挂肘蹤逾曠蕨露沾牙味更長濟世襟懷知不泯老宜斟酌利生方

壽正持四十

寺絕緣緣即萬山居然大隱就塵寰人歸善導徵慈願天與高蹤稱瘦顏泉響竹窗新過雨石撐鮮壁正當關茫茫大塊勞形役不惑輪君一著閒

贈徐祥宇

淳真初不事雕鐫寡過何須學易年一種襟懷唯自得千秋風韻只如然力追古雅從人笑行背時流舉世賢家在城臯稱大隱何妨烟火是神仙

火鷄

上樹非畏寒當場非啄食毛羽半無文背距雙有力貓

香城南外集卷九

三

犬避其鋒蟲蟻遭所賊芒屨行竹根延頸復奮翼斯人顧非雄何事相見逼

偶成

春盡蒼苔斜迸筍畫長山館游絲靜深柳陰中讀易聲南柯枝上封侯影閒數興亡心倍冷方寸無波同古井曠懷何事却沾巾坐憐東海飛紅塵

題定慧禪宿塔

道業本超玄人間住幾年浮雲終掩月巨浸欲稽天松折懸瓢後猿哀樹塔前重來無舊識老淚忽潸然

山居禱興

春老繇紅滿院香尋詩躡月繞迴廊誰將玉笛吹殘夜
引得羈人盡望鄉

寒山木立斷行踪瓦竈新添櫓柁紅得飽便休忘乞食
侯門空伐粟千鍾

題壁二絕

竹窗雨過晚涼生一片湖光照眼明記得少年遊咏處
蘇花春起墨花平

江流浩渺石崕岬木葉飛揚趁晚鴉作客秋來心更苦
雲山何處是君家

寒夜

香城南外集卷九

圭

繇花滿架紅貼水修竹當軒青照人翻盡貝多煙篆冷
聊憑松果祭茶神

除夕

小院初擔荷人前自策勤但當令法住豈是爲名聞短
髮將添雪輕囊欲貯雲不教同物化知未喪斯文

元旦

事必從緣起今朝悟的真荒巖翻鬧市古佛拜忙人面
目原從舊衣衫一換新每看兒戲事搔首憶青春

贈王惟建

雲樹微茫動遠思家山何處合愁予輞川谷口王居士

手執寒燈讀梵書

與徐明甫話天台舊事

清泉水石慣周旋一住松門不記年自拾乾柴煮冰雪
從教萬象日談玄

贈東山道者

橘袖香邊小結茅當門綠水抱溪橋閒行不使羣鷗散
知汝胸中機事消

山行逢二叟談詩坐聽良久

一雨松逕涼鮮花蒙石骨鏘然屐齒鳴小犬吠行客龐
眉兩三人相與坐盤石談詩漫吟吟曾不限平仄月上

香城南外集卷九

由

方始歸前峰滿秋色

贈文圭

妙技應難授君猶老斲輪不爲繩墨制自得斧斤神如
水羞從俗成風忌絕倫羣趨看指畫誰敢並梓人

送果亭徐太史入朝

神龍變化莫端倪五色雲中奮彩奇一聽春雷頭角換
重看霖雨物情移自強不息天行健羣起同聲大業垂
高遠門牆正茲日流芳四野莫多岐

舟中戲筆

橫塘渡口須臾過高板橋頭次第來飯飽不妨拈秃筆

掃成一樹一莓苔

書所見

楓江鱗次淅江船
緊急軍需糴萬千
可是東君無勝算
好山如画入烽煙

逆風阻渡宿舟中示圓伊二子

惡風逆浪打船頭
二子相依擁敝裘
咫尺吳江江上路
險逾三峽上黃牛

太湖舟中望江城浮屠

銀濤萬頃與天齊
來往風帆頃刻迷
遙望江城欲收港
船頭一塔忽東西

香城南外集卷九

五

薄莫抵支硎

遙指家山問客途
炊煙幾樹欲栖烏
春山未醒猶寒色
夢入梅花月自孤

寄孫隱君

欲遂栖遲願
還須謝衆緣
華門常自掩
草榻不時懸
蒹葭行將放
苔痕取次圓
寄言長嘯客
應老赤城邊

洪光即事

路繞煙蘿歷幾盤
松濤洒落透衣寒
殿如懸磬規模別
山似圍城局勢寬
僧種艸花稱日課
客持水飯當朝餐
休將往事論興廢
笑指浮雲仔細看

次明公

公子翩翩即大僚
建牙吹角近承輶
恩威並著安傾仄
信義長存入久要
千里開緘春滿座
何時對話燭通宵
倘能爲選幽林待
準擬南枝挂一瓢

贈程曉山

夙乘悲願忘疲厭
故現人間藥艸身
遍應飢寒憐僕妾
飽嘗甘苦識君臣
閒心長繞蓮花漏
清夢難隨馬足塵
病槁何從求上藥
凡君所至即陽春

贈瞿兄

已致名喧宇宙間
猶能折節下愚頑
文章法苑推游夏
氣誼師門過寂閒
早辦苦心酬刼石
長留曠眼領秋山
年來製就拈花疏
字字渾同煉九還

香城南外集卷九

五

贈合流長老

道業蓮花淨人間
不再逢六環希解虎
一鉢欲降龍
座香蘭蕙禪堂老
檜松門前雙鶴在
或恐是非公

徐虹亭太史見過却寄

吳江楓冷早霜天
雁字難憑錦樣箋
壞衲隨行兼夢遠
高齋相念獨情偏
看雲舊約山同老
煮瀑新題筆欲仙
懷袖清風餘一握
贈君聊薄不爲歎

燈花

從來不借陽春力自得微明燄裏生豈比繇花易搖落
却留長伴讀書聲

木犀香

小山無恙日芬芳引得人歸招隱堂滿院香風最亡賴
觸翻鼻孔沒欄當

頭陀桂

艸木叢中爾最奇頭陀耽隱此山宜從生活計惟金粟
果現如來定不疑

秋日至拂水巖獨坐偶成

雲林落葉曙先寒灼灼山花照戶丹相對空潭秋月影

老僧聊爾作禪觀

題秋山獨坐小影

碧天無痕淨如洗月華一片沈秋水倚樹安禪骨相僧
金磬數聲呼不起

勇上人以詩見贈步韻酬答三首

住山同北磻問族似南泉孤操人難及貧交我最先開
河千里隔雲樹兩情懸相見翻驚詫俄然十六年
法門當此日欲語淚如泉有術籠天下無辭對祖先
途雙屐慎正脉一絲懸陋質嗟予在清羸過昔年
山厨無別供欸客止清泉談洽燈明盡眠遲月落先寒

烏三市繞秋杵數聲懸惜別還留步重來知幾年

送遠暉書記北上

大材勗小用奇器貴晚成欲速則不達置死方克生所
以古學者礪操殊堅貞挺逐重回首水潑嘗忘形後來
悟斯旨一一等出情是令師道尊千秋仰芳名今嗟去
聖遙視聽百感萌孺豎或虎踞長老將蛇行甘言互欺
詐讜論無繇明睚眦即連怨謗牘天衢盈孰念從前好
緇衣忽中更雲雨手翻覆秦楚身縱橫何事金仙子亦
復多相傾汝離桑梓院三載司巾瓶蓬心日以剪次第
學有成須知吾宗妙不依文字呈尊卑正所履言行顧
必清汝今歷諸方目宜帶雙晴斟量誰可意去就毋自
輕一朝水乳投試展驚人鳴

舟行風利口占自警

小艇隨風勢濤聲挾岸奔林花紅一瞬汀鷺白雙蹲快
意翻求轉驚心只自捫試看來往路得失向誰論

贈天寧師昂和尚

祖翁堂構未凋殘駿厥家聲起壯觀小艸芟夸無棘刺
叢林圍繞盡旃檀廣陵散續雲門調濟水流翻滄海瀾
識曲聽真吾豈敢同心竊比臭如蘭

集唐贈大司寇健翁

早歲天教作霖雨君爲官保及清時芝蘭氣味松筠操
龍馬精神海鶴姿衲共叨香積飯國人先咏衮衣詩
相看似覺春長在年紀休教俗客知

題戴文庶画

山中真境界戴子筆尖生極目滄江晚西荒無限情

老鶴歎

青田雖有子長大忽飛去剩我雙不材垂老無活計翻
憶籬間燕雀雛承歡終日聚一處

文圭重修鴛鴦殿落成口占一律爲贈

觸目明霞役化工展成春色暖煙中夢迴靜夜鐘聲響

香城南外集卷九

上

月至空庭塔影叢朽木乍攜新柱石香泥初飭舊花宮
慙余昔日稱投契今羨奇勲迥不同

茄牛

蹄角分明用竹筌雖無鼻孔亦遭牽等閒做處成兒戲
敵觥安知果味鮮

傷懷詩四首 有序

圓省師翁監雪方院事四十餘年興廢不一於戊
申冬奄然坐化余爲買棺殮殮停止中堂待北京
解師翁佛師歸公議舉行表揚一生苦行足徵方
外兒孫孝思不置略存空門美事所以文淵聞一

不敢自專也果幸佛師歸來任事卒然於三月十
六夜一燈兩扛從後門出膚髮後裔絕所不聞據
徐百遠扎云因其力薄未盡喪禮滾滾口碑如創
諸體遂作傷懷詩紀其事併立小傳云

八十垂慈一老僧三年坐化到如今勉留棺槨雙趺示
不試黃金且試心

業識忙忙扛已橫前門不許後門行誰家若個無尊長
如此舉喪大不情

雲山咫尺不相聞鬼火熒熒趁出門若使早知今日事
停棺應悔待兒孫

香城南外集卷九

下

傷哉聞說骨毛寒從此西州再過難瞬息百年同艸木
略存好樣與人看

貧賤受恩多

誰敢逢人唱楚辭相逢還問故交誰氣隨身短因裘敝
事與心違有劍知見說授衣先自審曾經捧檄受人疑
如何一飯千秋淚正是王孫失意時

題侯齋先生画幅

兩驟風狂屋瓦飛石頭生髮樹生衣門前一水高三尺
界斷樵童不可歸

翠壑丹崖置屋牢山花如錦灼方袍煙雲長作幽人供

事省他求格自高

清絕秋聲在澗濱數椽茅屋一閒人丹楓却勝桃花色
艸木何曾學避秦

萬壑千巖祇數椽高人清供指雲煙平生原不求聞達
何用丹書下石泉

自遣

紅藥開新徑幽齋背市喧偶拈松作麈聊借木爲尊自
有天然樂曾無造次言世途空反側一室古皇存

雨中聞桂

兩氣花香滯一團秋風且莫報新寒山中儘有無衣客

香城南外集卷九

圭

最怕投窗木葉乾

贈秋梧靜主

幽居彷彿自天台引得高流出定來兩帙雜華消永晝
一簾寒雨長深苔跣趺注想琉璃地吟咏怡神翡翠臺
後起近聞稱二妙講壇添得貫花才

山居四首

鐘聲催落日雲影亂歸鴉西嶺含新月東窗帶晚霞江
平幽夢遠樹密綠陰賒此際煙波冷寥寥三兩家
空山風細細幽磴艸生香煮茗兼新月烹葵帶曉霜松
濤一夜雨柳翠半秋涼世外難移此安心慮自忘

路滑絕人跡山深惟鳥聲疎簾凝翠色微雨散幽清至
性堪遺世高懷洽隱情禪房風斷續松際夜涼生
萬壑松風潤山雲點石斑偶行迹水上還坐落花間汨
汨流泉細亭亭立石閑幾宵清籟發寂靜掩禪關

野貓

得飽便休不戀家從人敲盃叫花花長林豐艸全身入
月黑偏能弄爪牙

炯炯雙眸枉自攜跳梁伎盡落旁蹊不能翻轉狸奴面
捕鼠無功只攫鷄

近夜

香城南外集卷九

圭

巖桂香濃月正明飛來何處玉簫聲閒心不逐東流水
長傍瑤臺過一生

張旅門理問見贈次韻答之

空山岑寂絕攀緣有客頻臨興自然話久幻雲閑似鶴
坐溪雅集淡如蓮烹嘗穀雨茶香嫩采供蘭花筍味鮮
僻處媿無佳物欸濤聲盈耳送君還

贈李古師

槎溪耆舊幾人存剩有斯翁盛德尊囊指青烏開絕學
環啣黃雀布深恩不因人熱頻懸釜每到辭窮拙叩門
樂道安貧良不易吾知所得自淵肫

贈王賓臣貢元

著書多屬閉門人，盛世遺賢比鳳麟。
白雪調高憐寡和，蒼松顏老解留春。
摩挲金石追前烈，澹遠門庭簡雜賓。
彼此往來稱逸老，郵筒詩卷寄應頻。

訪王咸中不遇

咫尺東皋路，懷人正夕陽。
微茫山色遠，啞櫓聲長短。
鬢慚鷗白，圓沙聚鴨黃。
年來漂泊慣，客路似家鄉。

席氏昆仲奉尊人入鄉賢崇祀歌，此以贈

東山高臥興何酣，爲羨五湖煙月涵。
爭奈逃名逃不得，鄉賢名已著江南。

香城南集卷九

七

當年弘景重神京，此日嗣徽席氏英。
名在朝堂身在隱，山中宰相不多爭。

承前啓後事誠艱，續述由來非一般。
祠奉已存先世德，恩封指日下湖山。

孝思已則復何勞，到處煙霞興自豪。
檢點古今賢達士，溪山原是養名高。

贈匡濟師住靜鹿城

年老微行脚，深林穩一枝。
門懸溪水滑，山遶夏雲奇。
抱道顏如玉，忘緣心似泥。
羨能隨事了，不使此身疲。

次來韻祝斌爲文學六十

識透天心即此山，盤桓猿鶴赤松關。
家藏書卷千秋業，門掩桃花終日閑。

雨過看雲多變幻，溪流汎月共躋攀。
長年樂事耽尋勝，莢竹澆花不用刪。

深交白社是青山，甲子初逢又一關。
不禁漁樵通姓字，何妨車馬頌高閑。

從無喜愠供人論，那有輸贏到客攀。
悟得長生真秘訣，五更塵夢盡情刪。

生朝

打入塵勞不計年，輸贏名利不曾牽。
松風每至供譚笑，山月常臨照夜眠。
性似梅花多傲骨，身同柳絮少夤緣。
棲丘飲谷從生志，那許浮蹤落市廛。

香城南集卷九

七

贈湯元昇

等閑納履下山椒，此日知君有介操。
葉比身輕存志遠，山如名重立言高。
飛蚤自聽風檐鬧，鍛鶴難忘天路遙。
元祐穹碑青十丈，上頭司馬定難逃。

靜夜聞簫聲

不似松聲不似風，依依相送隔溪東。
飛來轉入聲聲訴，擬在高樓泣夢中。

疥狗

有犬甚頽瘦，跛蹙如餓殍。
黽與疥癩童稚相觸，繞飛蠅萃厥躬。
有尾不能掉，飽食當路蹲。
夜眠翻吠曉無枝。

乞人憐貂續思應少

宗慧菴落成拈贈

道力營基不日成莊嚴深入總持門窗開竹色侵人句
鄰接桐陰聽鳥言數卷雜華資淨課一堂清衆報慈恩
從茲劈箭溪流急孰敢當鋒犯絕倫

陸扶照廣文見過有作次韻酬答

空巖岑寂荷初尋欣接相逢已出林雨勢欲來嵐氣潤
春光偏照瀑花陰未申道話論心動先禁浮詞入世深
從此結爲方外契輒思玄度一登臨

題牡丹長春贈平湖孫文學移居

香城南來集卷九

圭

富貴從來獨擅名姚黃魏紫總生春一經長壽花相並
不是人間艸木身

壽張順溪

忍字傳家後清河樂有餘南山惟種穀北牖却栽蔬兒
女緣粗粲人情事見疎居然仁者壽於世得真如

贈陶圃翁

善事水歸壑趨奔恐後之積年無倦意濁世識奇姿魚
鳥頻沾澤天人遠致辭識君餘慶在何止壽期頤

同善師丐米書懷

破衲點霜花艱難老益加檀門多阻塞法海半泥沙道

在忘緣貴名因遠俗嘉寸心長自保同汝老煙霞

吊古墓

石馬秋風古墓門長堤十里盡松陰到來莫問前朝事
吹落丹楓片片心

除夕

一年空擾擾警惕在茲時冷煖從人憶光陰祇自移烹
茶除舊臘剪燭促新詩獨坐擁爐久渾消壯士思

贈觀卿徐公子入泮

珍重醇儒囑殷勤向佛前所祈災難少只是福星懸繼
志家聲遠弘經世澤傳試看新發軔奮彩五雲邊

香城南來集卷九

圭

贈顧仲淳封翁

衣冠甚偉古遺民門掩桃花若避秦只許漁樵通問訊
漫勞車馬敝精神坐忘已近齊心客安忍還同唾面人
垂老無煩提甲子但留和氣即長春

燈花

燈花細細落寒檠數盡三更到五更強半此生俱是夢
不須重到夢鄉行

殘燈

欲息還未息光影暗塵生遠照全虧力低隨亦不明幸
無風打失但有鼠相爭倘得重扶起相爲金石聲

閱南遊州贈張理問

官署豈無事能閒祇課詩頌聲吳地遍清譽越人知悟
徹花情幻心空寄興奇惠來看不倦勝讀古碑時

絕俗姿無偶吟看五色霞囊刪客裏州筆燦夢中花景
淡神逾曠情高句更賒淵源誠有自題泊老詩家

中秋前五日東海遂園招集同人爲兄察院公

科壇解厄拈木犀香句各賦二律用徐孝廉師

魯天香韻

金粟如來果現前香風馥郁散諸天本無大患除灾青
尚有誠心了夙緣公案交羅波底月疑團踰破杖頭煙

香域內外集卷九

幸

霜風獨步空塵想碧玉蟾枝莫浪傳

一天雲淨已清涼灑徧醍醐甘露漿綠虬枝巖下桂
芳根吐蕊月中香婆娑老眼逢仙友抖擻精神勝覺場
招集喜臨多異種滿園紅紫鬪芬芳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九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

詩

門人等編

贈恬齋翁

伯陽其猶龍神化莫能測遺書故具存細讀當有得室
欲貴虛無葆真崇儉嗇舌在齒已亡剛柔理應格叮嚀
慎物先退讓全爾德聰明好議人近死不盈尺宣尼佩
斯言有類至寶獲無爲俗自醇肆擾世偏窄何事申韓
徒爲政尚培剋猥言老是師無乃喪其實譬如禾生蟲
害禾必蠹賊末流逮張衡厥父遭螾螫詭言白日昇符
錄興邪術一劍號天師五斗聚鬼卒紛紛著黃巾因之
亡漢室後來明達人宜深鑒其失早雪李氏冤痛將衰
弊革觀彼清淨心還爾自然質神仙庶可希長生免幽
責

都中即事

去歲北渡河始與風塵會飲啄異所宜顏色半凋瘵况
值歲莫天雨雪紛向晦未能遂曠遊車輪轉腸內盤旋
短炕頭起倒瘦驢背幸免白玉疑那識黃金貴中心了
無營小人敢懷惠

宿隆恩寺

清夢時聞夜鳥啼醒來潦倒日初西人間何事堪娛老
隔斷紅塵止一溪

陪邦翁先生遊天台寺

春山一路繞芳菲似雨紛紛點客衣話斷溪聲流不住
坐深鳥語並忘機花開僻處和雲冷鐘徹蒼冥帶晚歸
今日勝遊陪妙躅陶然人世已相違

過崇化寺贈老衲

穿雲度嶺愛溪山轉盡松門叩竹關縱有紅塵飛不到
爲人指路譬如閒

同邦翁遊淨德寺二首

香城內集卷十

二

緩步當車行雲山路不平未知塵世遠但覺道心清古
寺留詩興新花戀客情轉來潭水上垂柳復啼鶯
鳥啼羣谷響雲起萬山平杖履初相適乾坤甃得清柳
牽遊子興鴻斷故人情寺中曾與陶鳳聯句古寺深幽處重聽三月鶯

過王家園與陳玉生話舊

日高春暖眾香林坐臥閒房積翠陰爲愛名山叅石逕
偶逢絕壁見天心孤懷落拓稱完壁半世牢騷賤躍金
莫笑痴狂狂太甚嘗將花露滌芳襟

宿香水寺寄陸山人

乞食叩禪林擔簦登獨自吟人情貧更減客況道尤深木
落千山暝江空萬里心寄言東海叟寥落幾知音

過中峰贈隱文法主

萬松懸佛日一水鎮山門心眼何寥廓溪雲自吐吞講
堂深雨露藥艸喻晨昏無復塵勞夢所居只報恩

題廢寺

前朝香火寺寂寞傍西郊画壁盈秋水風廊襍茅溪
寒雲出岫松暝鶴歸巢縱有殘花在年年蝶自捎

早行

星稀江欲動月落客孤征野店人無迹空山鳥未鳴曉

香城內集卷十

三

初霜露薄晨靜鼓鐘清翻憶高眠子榮枯入夢爭

隆恩秋夕與定上人夜話

一徑萬松衙庭深月色斜寒蛩依客枕夜鳥宿林花道
向無心合情生有念差空山明月在踪跡共天涯

據石小飲郭秀才索和

眼底風塵絕乾坤一酒杯涼生林葉墜興逐夜泉來攜
屐登山近高懷對月開那知忘世客相與日徘徊

冬日出西郊晤慈意禪師

出門風日好縱步躡晴霜喬木疎林外寒花落亦狂山
容侵北郭松色映南岡勁驥追風捷殘鴉逐日忙西山

逢老友談笑不矜莊醒世無長策披襟齒頰香

雪中應制二首

聖駕登初地孤峰破曉煙一天凝瑞雪大地慶豐年卷幔成新詠臨軒檢舊篇溪山無二色相視玉爲泉

咫尺天顏近漫漫雪一山亭開金鳳帳騎繞玉龍灣上苑寒相顧春風暖欲還幸然投白社元路許躋攀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 駕幸玉泉山召臣僧敏

膺問出俗因緣恭呈詩画乃蒙 御覽高吟曷

勝作忤因叙一時 寵遇冀垂千古芳談云耳

皇恩浩蕩實無涯萬國咸賓靜不譁海內鳳麟揚教化

香城內外集卷十

四

天中人物尚才華泉飛玉沼蓬萊境雪綴金莖閭苑花何幸孤臣蒙 聖遇朗吟俚句壯煙霞

溫然 顧問絕私情自媿無才答 聖明對雪賡詩聊

遣興空山 駕到本非輕深慙蕪句非鐘呂幸借高吟

金石聲自是無心遭大遇反令下士笑沽名

高御空巖共衲歡溫言 顧問失嚴寒展開画冊疑荆

浩絕斷雲山似范寬秋茗氤氲烹石鼎埜芹鮮脆獻山

盤慙予涼德開 天聽備說因緣出俗難

忽當 召問亦逡巡私幸身爲世外人騎轉千山迷雪

磴舟輕一葉渡花津 天威咫尺多寬假法道殷勤重

主賓一念固能同佛祖高標陰翊布陽春

恭頌二章

承乾秉德 聖度汪洋川流岳峙萬壽無疆 我 皇盛德嘉祥爰集俗易風移世世維則

和中元暢春園泛月

不假良緣一夢難天河引入逐溪灣雲橫閣高低樹月映平橋上下山香噴玉霄來上界燈明金闕喜開顏情知 聖澤寬無限亦許閑鷗共往還

庚午十月立冬日聞訃設供哭本師和尚四首

生平無淚下重道哭先師世諦成今古人情雜喜悲痛

香城內外集卷十

五

心聊設供趨叩不停時應念癡兒拙昭然鑒在茲

百折艱危遍慈心不一身慧光空返燭智力固無倫金石啣新淚煙雲障斷津吾師真大聖語默動王臣

荷法陵夷日孤標展大機山門留玉帶丈室 賜珠衣

嵐嶽隨波偃龍蛇繞殿飛先師翰墨進大內故云寂然深企慕涕淚

至人稀

渡海無舟楫茫然泣畏途詩成雲樹慘燈盡燭花枯明月猶臨澗高山宛在圖遺言深警惕末後著良模

送霽輪老和尚進聖感寺

精研妙理已年年燈史編裁統大全名動 九重丹詔

出聲馳四訖帝珠圓霜侵慧日輝煌起雪擁花幢次第
傳歷盡歲寒松柏操香生巖岫五雲邊

辛未南還留別眾友四首

命下無虛日兼程一水天柳絲縈客夢春艸暗江煙蓮
岫飛雲外蘆溝落照前相悲復相問剪燭是何年
十載京華客翛然破衲歸相將新紫燕引入舊烏衣寺
遠寒鐘度城高夕鳥飛所思如昨日翻覆媿忘機
貴重良師友甘貧門逕清淡交歡聚會惜別轉多情樹
樹留雲遍山山共月明不知江上鶴獨立意何生
大樹摧孤立傷心望碧丘一篙春水滑兩岬莫雲稠得

香城內外集卷十

六

失餘生夢關津逆旅愁歲規何所託深念法門秋

臣僧敏膺恭辭

皇上繼席蓮峰 皇上仍命

寶鼎瓶盒永留山中供奉不得褻玩故敏膺還
山作紀恩詩一律

寶鼎仍言出禁闈拜承永鎮奉 天威琅玕比翠應慚
潤琥珀交紅頓減輝大小豈容人漫問重輕祇許世遵
依人人自愛真堪羨已識 天心有所歸

舟中獨坐細雨終朝口占二絕

雨絲煙縷逐風斜獨坐船窗意亦遐如在米家圖畫裏
遠山多被濕雲遮

濃綠成堆雨更滋田家蠶罷復繅絲閒人止合長為客
插入鄉邨便不宜

題老驥伏櫪圖為呂聚五壽

雄心伏櫪老猶存長憶康衢倚駿奔萬里飛揚當日志
百年芻秣主人恩驪黃牝牡慚新識霜雪風塵感舊痕
種自渥洼寧易致通身汗血五雲屯

北歸繼席華山賦贈長慶和尚

十年隔斷帝城煙驟爾歸途各黯然兄弟含辛當此日
師門多難續前緣風高長慶千秋業機轉玄沙一釣船
海內即今麟鳳集佇看法施潤枯禪

香城內外集卷十

七

秋窗寫意題絕句以志近懷

年來筆墨已荒蕪強把雲山入畫圖添個閒身樹邊立
休將門戶累人扶

登蓮花峰

飯後登臨一逕幽閒雲相伴到峰頭秋山僅得霜紅染
客思仍隨木葉愁興逼凌霄恣絕頂情空覽勝快重遊
此身於世關何事亦喜蓮花足底浮

祝文周易四十

逆順情空不惑年承前啓後只身肩經書飽讀藏於腹
看遍青山不用錢

前賢德澤未曾枯濟世何期似隱徒課子傳經真樂事
一門忠孝是良圖

山林如画屋如船位置超羣越格仙任自兩傍波浪惡
中流砥柱合從權

潛修鱗甲已成模好樣從來德不孤護惜舊庭蒼翠色
春風先發在姑蘇

艸合歌寄汪生

艸合道人持足絹寄與汪倫不著名貼體剪裁君自服
莫將棄置故人情故人世外無長物勘破浮雲閑不徹
昨朝京邸又歸來世態炎涼盡說端人珍重在於斯

香林內集卷十

八

信口吟成絕妙辭富貴榮華總無羨飢寒困苦皆不知
南山雲起北山飛從古至今絕是非有朝却與神龍合
全然出沒不相依君是環中間世材珠璣滿腹棟梁胎
行將得志登黃榜首出金門五鳳來長安花色非昔日
枝枝朵朵增顏色君自尋常一例看憂心特起靡不及
民安國泰欲逃禪重與道人理舊緣道人語默皆不涉
請君直透未生前

除夜

夙抱何由展歸來且集枯相逢頻感額所適盡窮途得
失寧非馬雌雄總是烏幾彈師友淚歎息道方孤

元旦

如爾何爲者營營已半生多慙仍浪跡尤悔未除名越
水虛邀重趙州緇白以古剎見招吳天正忌盈誰甘同薄劣垂老學躬耕

夜雨

數盡寒更滴未休忽添一事到心頭明朝瓶盃無餘粟
粥鼓聲寒少客留

過西山題壁

敗絮盤僧老歲寒一林風雨染煙巒米家圖畫新添得
小小茅檐儘大觀

香林內集卷十

九

雲樹蒼涼日脚斜牆頭秋色露人家到門不敢輕題鳳
知是新乘博望槎
五夜秋聲到井梧月明添得旅情孤洛陽負郭田如在
歸去終當學荷鋤
征旆何時返故鄉東籬重見菊花黃近來筆硯都焚棄
難寫繁愁一寸腸

燕京自述

曠士重適性達人貴知幾飲啄得其正寸心安所希仰
視鴻鵠翔俯瞰燕雀飛高下雖異志諒無是與非太公
東海釣二子西山薇隱顯亦殊絕千古同光輝人生不

滿百艸露誠易晞營營不自惜出入循乎機焉知造化
力終難與爭肥何如青山脚臨流置柴扉松花罨午飯
荷葉紉秋衣長期與天游揖此紅塵圍

乞火

綠陰積如雨小港亦迷津愁絕停橈客欣逢荷篠人折
花憐暮景乞火關新春莫便隨流出茅菴願結鄰

聞張孝達卜居寄贈

好道劇中歲南山近卜鄰徘徊輞川渡約略桃源春藤
垂接猿臂樹老臥龍鱗不有漁郎問安知甲子新

麟喻歸自天台

香城內集卷十

十

道貌歸來減數分勝遊亦自覺辛勤衲衣寒帶石橋瀑
詩草新添華頂雲撥火竈邊存想像談經石畔失音聞
小乘相遇殊無興跳躍如獐不顧羣

與玉文夜話

秋園澹無色客子心轉遐萍汎日已久所至能忘家顧
影頻檢束懷才勿矜誇况承世亂離履行多偏邪三緘
慎爾口庶幾全國華

過芳艸菴訪鑒菴兄不值留贈

一杖臨芳艸相期所得親翻嫌雲出谷漸覺鳥迷津道
在秋林澹人歸憶念頻雖然兩不值猶勝鬱難伸

送祖裔還江北省親

戶外秋風落葉頻禪門遊子正思親殷勤別我期三月
淡薄懷恩只一人江上波濤宜自慎眼中境界又添新
隔江莫學橫趨去免得相招有主賓

獨坐山寮無以自遣聊成一律以志近况

片石宜枯坐長年少出門雲閒奔絕壑山靜類孤邨歲
歉翻多累貧交易覺恩從來無事事終日自寒溫

陪方聖馭遊山

雨霽清陰覆石床山情人意兩相忘忽然錯脚穿幽徑
數遍苔錢不厭忙

香城內集卷十

十

晚晴

幾度陰晴到夕陽雙移蠟屐上平岡秋嵐翠薄羣峰出
莫景紅拖一帶長何處歸人催榜棹誰家思婦搗衣裳
山家止記當年事為指西南是屨廊

曉發

推蓬解纜出深溪月在孤邨老樹西整擬聞身陪宿鷺
又將心事促荒雞生來骨相何曾異到處窮通總未齊
苦被晨鐘催夜發煙霞一路聽烏啼

贈春元

飛揚萬里羨侯封壯志寧甘老蠹蟲弓滿夜田曾射虎

劒寒秋水欲屠龍已邀國士無雙譽可類書生不偶蹤
火色鳶肩應有待千秋際會快雲從

下山分衛即事二首

饑來思乞食一鉢下層雲穀賤農翻窘官閒稅益勤稍
緣塵累熟漸與道心分去去宜無後空山淨見聞
生平寡緣飭所至少逢迎曲巷藏幽徑高齋敞淨明柳
疎山翠補池淺月華盈萬象互酬酢依然自絕情

贈張大令湛謀

琴堂政畢吏人稀簾捲秋風挹翠微數盡峰頭閒未了
更吟新句送斜暉

香城南外集卷十

十

衲衣隊隊簇深雲鉢飯曾叨廩祿分君自無求我忘報
誰嫌禮數不成文

每爲飢軀便出山慚無定力到人間思量乞米重持帖
不學華亭戴月還

得飽維摩香鉢了同叅金粟古如來天香零落曾無隱
鼻孔人人爲觸開

贈卞大中丞

使君雙眼爲誰青屏去傳呼獨叩局石本無心常落落
松因有節故亭亭仁風自足蘇民瘼慈念還能契佛經
可許閒僧相爾汝騎吟黃犢到公庭

還山吟

宇宙茫茫何所依一瓢還是入山居松間好鳥譚心月
相對無君不立機

過西山大覺寺

古寺當巖鎮中安補處尊莊嚴出金碧清梵入黃昏柳
接天津勢潮添月岬痕龍華曾有約投老不須論

送明徹

別去人爭惜知公素所長十年如一日千里若同堂柳
色侵衣潤藤花滿鉢香到家應有信好好寄山房

吳江道中口占

香城南外集卷十

十

天水兩無際人家類塋墓耕夫虛耒耜織女曠機梭溪
漲橋初塌隄崩柳半枯先憂非爾事誰復念民瘼

茗溪道中贈徐使君紫巖

蒲帆一幅雨初收來過茗溪聽權謳山色多情疑舊識
雲踪無滯記新遊公庭訂許騎黃犢野水真堪謝白鷗
相對未須嘲熱客能寬禮數足清幽

述懷

山居歲已久禮數十分疎見客驚如鹿忘情樂似魚野
花隨意插亂竹及時鉏世路從夸險吾還守故吾

宿隆福寺

當門一水涵虛碧繞郭千株帶遠青借得幽軒分半榻
殿鐘數杵夢初醒

過石壁三首

清泉穿竹徑白石繞柴扉往返多樵豎經行有釣磯不
因名利醉豈逐鳳鸞飛且就煙巒下藤邊挂衲衣

高居無可並唯有白雲齊鶴聽階前舞猿憑屋後啼老
人忘禮數稚子學提攜他日如相訪因從葛嶺西

幽鳥語喃喃春光滿碧潭林花如錯錦江柳似拖藍雲
臥高人屋茶香道者菴於焉可嘉隱容吾放癡憨

與呂蒼野話舊

香城內外集卷十

古

論交已是十年餘重復叮嚀慎起居富貴不淫真有素
艱難曾歷試將予

贈張府尊二首

羽觴飛處敞瓊筵琥珀光浮月正圓花醉滿堂傳國士
秋香入座揖天仙政平獄市常無擾吏散詩文得自編
同在鏡中沾化雨何人不說使君賢

舊是伽黎百鍊身偶來重看洛陽春腰金已換三條篋
心鏡全銷一掬塵被野桑麻占有歲滿城簫管樂斯民
從來仁者偏多壽獻頌還宜借大椿

夜落金錢次遠暉韻二首

豈是從天雨紛紛莫夜加空山疑隱豹倒樹喻驚蛇輕
薄何須數贏餘不用誇長門易搖落買賦事仍賒
力乏通神用名慚小艸加纏腰榮跨鶴繞指毒指蛇已
守多藏晦休將浪擲誇好官徒好癖笑罵若爲賒

除夕

餘有一身在幸無強者牽宿通償未了新債積如然窮
達休憎命行藏莫問天苟非存吾素容易過今年

元旦

名山叨領席末學幸知幾有約編青史時與友人相訂編續新燈無庸羨
紫衣已安愚者樂可信解人稀莫被浮雲賺相邀啓竹

香城內外集卷十

五

扉

次來韻送彭殿元訪濂還朝

文旆還從紫禁闈榮遷品秩似南詢會當盤錯鋒前利
應轉浮沉劫後塵明到極頭翻用晦功深絕處不驚人
他年白社仍相訪一笑鏘然是夙因

實均道積兩昆仲營葬虎丘賦贈四絕

孝思維則最難工料揀煙霞事莫窮但覓好山供養在
豈愁囊橐盡情空

一帶疎林對遠山怡怡兄弟共承顏健菴果亭兩太史時往虎丘瞻謁故云正

當孝子瞻依地盡付高情水石間

相國家聲遠近聞一門純孝獨超羣近來營就青山窟
早晚親承有白雲

卜近山塘物色宜墓門水遠白公堤口碑事業千秋後
誰不知名是虎溪

遠暉受書記職贈之

我非勤儉子書記果同才慧業三千丈風華百尺臺疏
箋欣有託禮樂逐時開莫慢空王職居將亥豕裁

北峰禮支公塔漫成四絕

撥艸瞻風古塔前依稀莫辨永和年未知鶴骨留何處
此地猶存卓錫泉

香林內集卷十

下

為訪遺踪特地過蒼茫煙水白雲多到來始識青山面
塔影參差歎逝波

天工製就壯乾坤風雨頻叨只一門神駿已歸千載上
世人空覓舊蹄痕

富貴浮雲萬事休往來吳越逞風流後時人不前人鑑
只向吳山塔下求

秋日輓瞿壽民封翁二首

萬里飛揚志氣豪承前啓後一身操挽回國計從無算
整肅家門久自高教子傳經多折桂奉親視饌不言勞
一朝覩破空空旨生死渾如海上濤

客春有約令人思愁絕深山入夢時一望白雲乘鶴駕
半林黃葉悼秋詩熱腸猶恐居人後護法唯嫌不自支
從此木魚空作響素心今復倩誰知

庭中有菊數株今歲稍覺頗盛但窘迫異常不
能為花生色感而有賦

陶公多逸興何事愛東籬近俗全無態深交晚得宜清
霜花自豔湛露月偏奇對此頻增感徒懷不忍離

次宋大中丞牧仲遊華山原韻

華山遙在吳城左不比東山而小魯蟲起孤巒杳靄間
千峰萬峰環如堵晉室支公買此山贏得支硎名最古

香林內集卷十

下

剝却當年說法臺依稀時有天花雨雲去雲來只闕閒
花開花落交呈嫵風流節度鎮江南政暇輕車就巖園
玲瓏怪石愜素襟窈窕煙霞豁神府蹋殘苔蘚踞層巒
到眼衆峰自軒舉咳唾詩成泣鬼神奇言魏晉何堪數
慚媿山中枯木僧追陪終日論天姥擬將何物供盤餐
芹出溪頭蕨出土擬將何物慰遊旌鶯自清歌鶴自舞
談空說有正翩翩落日催歸仲山甫

次張大令遊華山見贈原韻

山中何所有所有雲與樹雲愛去來間樹愛濃陰布擲
杖臥石臺鎮日松濤怒抱膝坐庭除涼夜衣霑露坐臥

與誰覩禽鹿欣同聚使君入山來蹈我無生路無生本
無路未蹈已先悟相對兩無言一笑忘遲莫

白雲護高岡中多花與樹樹老不知年花落成流布
蠹萬松圍截斷泉聲怒往來猿鶴羣啜盡花間露何物
堪怡情雲泥忽相聚不言世諦事但指雲間路物物透
人寰徹究何迷悟羨君達者衷敢與論朝莫

春陰放權

落花似雨復如煙小艇公溪得自然搖曳一聲帆影斷
依稀直到白雲邊

省母二首

香城內集卷十

六

省母東歸日依依舊艸堂緇衣聊作舞菽水自呈將白
髮親無倦青燈話轉長顰投西寺宿不寐意何傷
出世何爲者難忘戒後心匡徒隨衆淺遊子不言深壽
量期山岳根因透古今未酬我素志滌器魂禪燈昔高僧
敬脫滌
器視
病

春郊即事用二能韻

是處春光好郊行興亦長戲看魚作隊翻見蝶窺房映
水桃初發隨風柳漸忙毋論貧與富日日鬧邨莊

玉峰朱東皋見過贈之

玉峰晴色老煙霞有道真如閭苑花鮮潔豈同凡艸木

清香溢路不須誇

贈總漕慕護法

詩爲有韻文文爲無韻詩詩文無異道昔人嘗論之斯
言然未然末學何由諮余稟既椎魯少乏明敏資家居
苦耕讀乞身願披緇釋之教無文直指令返思所學學
何事好學者爲誰未許滯心性况涉語支離探源貴窮
理理盡還自遺超然如有得體用何分岐彩耀忽芒露
日用著威儀焚香與洗鉢俱成絕妙辭又豈尚緘默無
聞自出虫殷勤誨來學方便曲垂慈遠窺聖賢意述作
多權宜因之達鄒魯一轍無參差呼參可也簡與點誠

香城內集卷十

七

我師四時合其度百物無癘疵天下皆歸仁何物能間
之落花點蒼苔微風動漣漪爛然足可觀觸目爲解頤
要當以神會寧在口期期公詩得真脉風雅能獨持何
須退而學趨庭憶當時英材特天挺絕學由生知讀書
抉精奧胸次無纖疑浩然氣充塞安肯寄樊籬自信方
獨立不爲名利欺筮仕三十年一身係安危豚魚亦孚
及仰成一人知收藏僅凶藉公爾忘其私殫心在民隱
乾惕不少疲僚屬率廉潔故能張國維移孝以作忠立
德始有基文章泰華崇勲名竹帛垂千秋仰光烈孰敢
相追隨公詩固如是淵襟發天倪豈同世人撰祈與聲

律馳我來抑何幸拳拳荷先施虛心領其妙斯文良在茲

蓮峰四首用二能藥子韻

跡寄蓮峰久高寒不可親罕逢懷綬客多遇採樵人夜凍停虛籟晨光擾隙塵漫隨流水出珍重老來身

跡寄蓮峰久唯餘楚鹿親諒非時所尚疑是古之人風捲臨軒瀑香凝滿案塵青山供眺詠剩此臥遊身

跡寄蓮峰久形將影共親老無新結伴貧散舊同人世事看流水閒情數劫塵尚餘存沒感慚魂定中身

跡寄蓮峰久煙霞自可親未遑嘲熱客何暇執塗人屋

香城南外集卷十

十

角曾懸溜車輪祇碾塵已知行路險一壑且藏身

自安法師退寶林講院仍主獅峰以還山吟見

示次韻賀之

十里松陰似一關多年相待在雲間獅峰峩岿梅花威猊座峻嶒拄杖閒兩袖清風融梵壑廿年經濟付人還調高逸格千秋意領略何妨就此山

垂手歸來綠水邊未容高臥豈忘年松杉猶識當時主猿鶴仍將共一巔送客過橋花正發愛山攜屐月初圓聞師大壽今年是應逐羣趨聽講前

兩窗剪燈同湘鄰兄讀南雅漫賦四韻

剪燭逢良友吟消風雨聲幽誇才似鬼嚴愛字如城嶽瀆煙雲跡乾坤草木情同君應不寐猶勝話生平

張仁齋亡於荊州旅次其尊人復我先生來山作齋事超拔因此輓之

憶得霜濃雪積時維摩香飯煖僧匙欣看父子樂團話羨殺詩書絕妙辭豈意楚遊成鶴夢敢邀湘屐上蓮池休言覺性都無染應慰雙親老淚思

吳順之避暑山寮口占為贈

為愛巖房靜攜琴終日留逃情空色相運筆擅風流禮佛更僧服尋師憶布裘順之是先生弟子避諠煩更劇於世復何由

香城南外集卷十

十

春日宋中丞同葉公霖遊支硎華山五首辱惠

石刻到山次韻續貂

紫氣遙臨谷情深著意停龍標新琢額神劒舊翻硎石徑泉飛白松針眼愈青驚傳珠玉屑留護此山局絕勝寒山第興懷長者居寺荒僧已散樹老葉還疎省俗依巖止怡情稱意如爽然何物在吟詠益款款一路行春至梅腮帶笑含晴煙征絕壑竹室漾浮嵐選石人爭拜撩雲鶴下叅相攜惟故老幽賞盡情探豈獨矜幽夢憐才天下傳山花情亦好水月景方妍道重尊儒術心清愛佛蓮幾回尋舊蹟猶歎吾師遷

勅御從初地香車指顧間僧邀松並立官與鶴俱還汲
古懷前哲探幽過幾灣超然忘物我濟世若爲閑

贈中翰徐實均雙壽

玉峰晴色喜開筵琥珀光浮不夜天五色雲乘仙子詔
百花園並玉人船步趨固有長生術得失從無會計篇
四十正當強仕日勲名早勒五侯前

送湘鄰和上進院

師門學力首推兄獨任編裁取次工僅有雙拳撐宇宙
誰能打鳳更羅龍

陸塘深處小祗園請法頻臨莫厭喧媿我一無驚子智

香城南外集卷十

圭

對機應說不能言

木落風高天氣清端居丈室衆方盈矧看說法爭趨座
扶起三峰折竹聲

虞山一帶沒絃琴流水彈來過量心莫訝爲人身短小
慧華智力鍊如金

徐孝廉道積到山次湘兄韻

絕壑情深道益深茫然枉顧此山林不貪艸木增新意
猶愛溪雲無滯心久話松間茶自熟小停花下月初陰
未能偏訪陪高躅勝賞還期十日尋

二能藥西堂之福建撫署募緣及半載未還勞

勞夢寐難於自解作此寄懷

代勞我願與天齊黯淡溪深路不迷踪跡片雲何事阻
因緣孤鶴待人題霜清劒戟三山月夢醒風塵午夜雞
報汝一聲歸到晚蒼崖幾立日將西

藥西堂從閩撫卞中丞署中歸喜語錄塔院一
併有成賦此誌感

五月乘風過釣磯斜陽獨立倚柴扉荔枝正熟汝初到
菊蕊將開我望歸用世偉人酬素願合尖塔事喜毋違
千秋銘鼎功非小自有龍天共鑒微

秦對灋太史六十

香城南外集卷十

圭

朝罷歸來信有年聲高金石韻鏘然一生事業惟忠孝
四壁圖書樂聖賢飯後娛親嘗不倦庭前教子得真傳
何須四百金丹字自有長生濟世編

秦太翁以新八十

玉堂深院晉風流洛社耆英幾唱酬小飲每逢花下醉
閒行却爲月中留天公報德毫無爽人世如仙樂不休
八十杖朝經濟在一生福祿自優游

登蓮花峰示中和心月二侍者

蓮峰臻絕頂淨穢悉蠲除妄想從何得真如亦自迂路
窮藤借力雲巒磴相扶向日曾經慣此番興不孤

次日登蓮子峰中和心月仍隨覽勝精進忘疲
絕無強勉意再賦一律志喜

重整登山屐相隨只二人欣看蓮結子喜得水通津落
落松爲友亭亭樹作鄰潔然千古秀識取舊時仁

贈慈菴

德厚高門世澤長文經武略久韜藏正當薄俗難迴日
好借奇才濟世方

贈園公

秋光瑩潔不勝情赤幟高懸金石聲驥足自宜騰萬里
却教老幼盡知名

贈朝宗

慷慨維持畏世難護人猶已更多端莫嫌煩雜攀條例
指顧門前大好山

刊高雲老人集完感賦一律寄中丞下公

浩浩波瀾筆底收花前月下轉風流從無一字無來處
却有三心沒地頭珍重詩文存正脉鐫成金石壯洪猷
爭傳海內人稱頌豈獨先師感未休

輓恬齋翁

妙理難明君獨知每當相對話遲遲遺來五岳峰巒秀
寫出三山艸木奇潔比秋蟬惟飲露瘦同埜鶴只題詩

書香早有佳兒接不替家聲實在茲

山頭枯淡強作土木以合衆意遂致米鹽不給
乞食無門用吟四韻聊見鄙懷

萬事從天定何須強勉謀衆心無不是我意豈多求世
迫將誰勸瓶空只自愁往來徒熱鬧有負益清修

徐孝廉道積北上見過留贈次韻奉酬

空山習習谷風清幸有軒車到此行潦倒蔬盤聊當禮
頑皮童子駭無聲黃鶯翠竹皆詩料白石青松非世情
珍重溪邊臨別語歸圖麟閣已成名

吳順之攜瓶花茗碗邀余納涼得句四絕

香城內外集卷十

圭

殿閣薰風取次開涼生絕壑實悠哉瓶花茗碗相持送
剩有閑情待月來

茶熟香清興自開瓶花點染月初來周身不覺涼生早
笑指頑童欲睡哉

簷月松風細細開與君相對覺幽哉世間多少炎歊客
誰向巖房冷處來

置得名花異樣開茶香花影月扶來不須別處尋圖畫
即此圖成真快哉

秋雨

浙瀝檐聲亂雨絲秋風吹斷夢難期只愁芳艸園中變

錦字無繇慰別離

鄒廣文毅仁見訪有贈次韻答之

有客來尋溪上鵬偶然相見白雲關茅深絕頂荒無路
樹老空林意自閑再識通眉當代盛慙留司訓近恩頒
不知度世諸君子若個如君肯往還

雨窗與周符玉王渭菴清話兼示巨傳北發

檐溜連宵滴春深艸木滋江城泥滑滑野老步遲遲屋
漏將無補花殘却有思魚龍從溷雜變化各乘時

過東山尋席自俊

東山滿望白雲稠隔水清深壓小舟飽力風帆無別事

一回訪隱到巖頭

香城內外集卷十

圭

停權玉峰值吳順之楚歸兼訊實均中翰

玉峰晴色乍停舟喜晤延陵快意遊衣帶湘雲荆楚色
劍隨衡岳浪花浮春回谷暖欣相感月至秋明賞未休
聞說南州游俠興揮金日日向樓頭

訪任南培不值宿書齋與汪蘇思茗話

爲訪高門一權過那堪題鳳悵如何傳杯幸有蘇思在
不遣羈懷唱鷓鴣

青溪楊氏子法名慧來將三歲讀經書五種喜

絕賦贈

秋水神瞻曾未除詩書相抱出雲衢繞梁音韻如松梵
喜聽人狂舉世無

送士秋住白花巖

彼岬來迎路幾重上方留與白雲封浮杯逕自趨前渡
移錫還應過別峰護法人天隨處拱乞恩神鬼定相從
花巖最近金繩地靜裏時聞後夜鐘

到南軒懷亦園秋翁

一笠南軒何所思莫雲徒倚獨懷時未知江渚長垂釣
可念窮巖老潑皮

羅漢松

香城內外集卷十

圭

白雲相伴青山老五百重添個一僧堂與不留門外漢
孤峰頂上自稱尊

含清鄉試不遇寄此解慰

江郎彩筆久無雙五色雲迷且自藏留得文章終有價
莫愁時下少擔當

送驚英還白鶴懷故友囑託之意冀其黽勉成

立兼訊其兄默公

鐘到山窗客夢清江楓初冷送君行還家應喜年猶壯
出世休言道未成造就遠公師友力難忘無著弟兄情
空堂稽首還相念欲報慈恩在此生

題任愚亭采藥小影

功成適志復天真無限韶華眼底春
采采金莖作杯露不知塵世幾翻新

觀音柳

遠望橋邊流水邨枝枝繡出古觀音
傍人徒自言長短辜負垂慈片熱心

青溪乞食詩四首

乞食疑無路名慚長老思匡徒何所
重濟衆實便宜忽報風頭順欣看日
脚奇明朝准辦事飛動物情移
一櫂臨溪轉湖洞趁曉風帆檣霜露
白燈火市橋紅生

香林外集卷十

去

路將行緩機緣逐日通惕然纔自立
有客論真空爲衆匪容易艱難已備嘗
山空古竈冷歲儉宿春亡乞米分新帖
推情冀破囊殷勤遵布衲一鉢走街坊
可有前緣在難期滿鉢歸空憐禪衆
望每見事機違道乏驚時術情懸落日
暉已拚貧徹骨整辦饅頭微

輓太原汲園兄二首

靜穆如山岳乾坤望亦歸琴亡松柏
操鶴化水雲衣洙泗傳經杏潭沱闡
教微一身兼衆美與世樂忘機
禮樂敦崇尚門庭似海深閒居修白
社結客散黃金世澤簪纓古文風經
史侵達人今已往感悼獨披襟

王廣文靜淵見招即席賦贈次方廣文韻

衝寒遙望興無邊近赴新知舊輞川
一榻琴書長繡佛何人不羨紫薇賢

家山一角翠生蘿城遠瑯玕間玉柯
積雨乍停風色緊飛來雪片大如鵝

簇坐彈箏曲未休繁音消盡囀清喉
風流寫作今時態不使憂愁染白頭

翩翩禮樂又登堂支許言交誼不忘
他日垂車巖下過莫將戴笠指僧狂

贈鄧初驤

香林外集卷十

去

繼述承先志襟懷遠大期青山新面
目明月舊威儀筆走銀鈎勢鋒藏鐵
畫奇十年多變化霄壤抑何疑

生朝感賦二律兼謝任南培文學

艸木何煩祝大年感深道誼逼諸天
法門寄跡慚尸位母難初生媿識賢
作客竟忘歸權急避人猶畏宿逋牽
正當踟躕羞稱賀馬齒闌殘緊著鞭

行年四十九知非寡過何須五十期
臘底老梅和雪破春前穉竹帶雲移
從生銖鈞都蠲盡與世浮沉豈欲爲
只有住山情未斷還拚直入萬峰奇

朱廣文文始請齋即事賦贈再用青溪方廣文

韻

一葉乘風煙雨邊登樓遙望四平川嘉禾城內人無數
止說文翁是大賢

三徑門高引薜蘿亭亭玉樹繞寒柯敬容堂寫黃庭卷
換得山陰道士鵝

竹室蘭臺話未休香柑茗椀潤詩喉往來豈屬尋常義
賤殺如新老白頭

齊心敬佛是尊堂晝夜九熊訓不忘教子為官封誥盛
一門爭德不爭狂

示鄧慧元

香城內外集卷十

手

失怙當年少居喪禮不違傳經須自讀待歲莫言非將
略追前輩門風肇故磯升沈總未定丹鳳必高飛

蜀葵

雜還羣芳各有才直躬那肯附蒿萊雖無宋玉悲秋意
却為靈均冒暑開乍捲乍舒皆向日似雲似雨不聞雷
經秋亦有同名字爭比迢迢出蜀來

酬瑯琊王護法見贈之作

虞山祖席壯乾坤法脉源深未敢論夙念幸逢真帝
主酬恩聊復報雲門先師有懷莫展故此奏請祖額稍完
先師之願不敢謂有補於法門也龍光遠
照祇林色天語親傳賜額溫小出無知遭大遇惕然

猶媿好兒孫

附來韻

三峰學人瑯琊王遵晦拜稟

時年七十有六

三峰名號滿乾坤聖代光揚豈易論照用提持邀
曠典主賓融化服同門金書寺額留恩重玉篆
宸章拜勅溫秋晚獨肩忠孝責祖庭千載一曾孫

香城內外集卷十

手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一

門人 等編

答恬齋翁

古德云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曠劫來事祇在於今譬諸日輪處太虛中若能返照體自圓明不假多聞然後為得良由眾生背覺合塵遂妄流徙便有色聲亂志寒暑迫人三界微茫百齡嗒咳雖復列聖出來婆心苦口而寐者罔覺也及其知之便乃高推聖境埋沒己靈引蔓牽藤算沙弄

香城南來集卷十一

十一

影昧却一切現成而別求秘奧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未舉雙趺徧歷恒沙莊嚴國土出入息內供養承事十方如來但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欲得聞呼隨諾耳順心通行即是說說即是行無入而不自得若恬齋居士者如指爪土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桴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說箇孝悌忠信早已節目上生節目更論行業文章摘葉尋枝我不能也山頭老子於居士初度之辰拈一微塵以資壽量直得須彌起舞海水停波若艸若木不敢復贊一

辭以余從侍者之後欲得多處添些大覺有云我言如密中邊皆甜與麼道可以誑三尺之童過量人前不堪矣似然又聞食少金剛億劫不壞恬齋居士請試下口

與耿大人

京華春暖羣木向榮天上鴻禧與日並集老居士以金剛不壞之身演淨名無二之旨圓教諸弟子俱當列在下風何物梵僧屢蒙青盼此正不思議境常人莫得而知也西山舊約諒不相辜守老隆恩久已置之度外守老既不能支自應一揖而退庶不致異日無成反成嫌隙耳惟冀尊裁不勝感佩

香城南來集卷十一

十一

與禪侍衛

獻歲來恭惟起居萬福比日陽春白雪滿布詞壇對此飛揚平添逸興佳句高寒定盈筍篴肯寄巖隈以慰岑寂則拜賜過百朋矣殘臘擬一到尊衙事與志違竟成虛願守老來具述近况殊苦粗糲尚不給何有於堂構三公本以衰莫之年欲圖安適故為此舉某既不能朝夕相同三公又不善營生事多掣肘不若仍聽監院自便猶幸三公之留本縣監院自主初非某強貽一人在內為此不決絕之事故其怨懟可以不受且作別時示以斬絕之辭此老謂眼底數椽固不敢羈遲杖笠然於

人前幸勿彰言故某未敢輕泄於人今居士前何能秘惜及時收攝救取一半不然則從前好意反付東流矣相知高雅始終以之非敢形骸有間遽忘肝膈耶

再與禪公

春風解凍萬壑爭流緬想新禧與時競進某性少緣飾習成疎野祇宜向折脚鑪邊退藏巖竇消磨視聽前歲謬承俯招棲止隆恩爾時即與監院面斷初不作久長計非敢中有變更以欺君子去秋曾堅辭數番監院乃懇留至再謂雖不敢強以數椽長羈瓶錫然得一同行者主之則衰年底有憑依山墊聽其自舉遂得三公其

香樹山外集卷十一

三

人故儒者素不事家人生產負米貿薪不無艱苦來山頭言近狀甚悉首座長老既不允住則此局終成疎散此時更不明言恐後人反誤監院之事故敢具狀上瀆惟冀尊裁有以慰彼或自住或別請山墊總不敢與聞一字然監院以薑桂之性愈老愈辣三人同心綽有餘裕前歲別請似屬已誤今豈容再誤誠不若自住之爲得也至如高明之誼斷不有負異日因緣有在自當圖報萬一不備

上本師老和尚

敏膺數年來隨侍左右未常暫離得邀白毫相中一分

光明起居飲啄調適怡然譬如孩歲兒童少有凍餒即啼索衣食然不知衣食之所自出今雖暫寄他鄉便覺矜嶢辛苦內顧形骸棲棲自鄙非和尚深慈有所不被也承圓教老人命住隆恩代爲典守上下三十餘衆頗覺帖服老者固多然爲叢林苦心朝夕不敢自懈止於澹薄乃衲子常分兼之初住難向東鄰西舍乞鹽覓醬且自隨緣過日但膺自顧百無所長而彼方視爲奇貨謂一人之去留係叢林之興廢擬作邨中土煞神祇一般奉祝其如神不靈何聞之真堪絕倒復恐和尚垂注命師前來三千里程往來匪易是重膺以不安也明歲

香樹山外集卷十一

四

秋涼便當省觀此間曲折具如別紙廣泉少留一宿云數日後即報命某禪多病殊覺累人如有副良可教者覓一二人往更佳感刻當倍從前耳冗中略敘容當續布

上圓教老和尚

叢林者天下衲子之叢林也規矩者古今共行之規矩也故叢林規矩堂頭不能易司事不得專況區區一人敢置私見於其間哉某無似數年來聚首師門朝依夕倚諸兄愛我厚矣今雖藉名領衆已同門外遊人前幾人者自恃和尚慈愛牛性勃發冒犯尊嚴計其罪端莫

可枚舉允宜擯斥不共戴天復蒙海涵置之不問其情更可原也然情者一人之私法者天下之公又豈敢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乎叢林綱紀安得不倒置哉

復法兄

敏肅樗材擁腫甘棄道旁使世之操斧斤者日奔走其側猶尚弗顧乃忽蒙大匠之斲實驚且懼雖法兄和尚孤明洞鑒不以繩墨相糾拔之衆木之中陞爲棟梁之用弟亦何敢自愛其天年仰孤盛託但媿接拍陽春本非已人熟調即使翼翼小心步趨德業終如按譜辨宮商不免爲識者所笑惟法兄重念師席錫之教言俾弟得完三年灑掃之役期無累於師友始不負今日相成之至誼耳芹曝將忱希垂叱置

與徐櫟菴居士

數年契闊僅於舊隱得一聚首又復艸艸別去真令人有天各一方之歎居士讀書學道皆用一段切實苦心非今時泛泛者比雖用舍行藏初無固必然在今世出世間之移風易俗使天下人若緇若素咸歸於道德仁義之鄉舍居士其誰與歸但衲僻處京西不能寅夕相見回思二十年前明師良友起倒弗離真是快活世界何可得哉

與吳寄高論作詩

匡牀獨坐積鮮盈階曾無剝啄在門日與一編相對鳥啼花笑觸事興懷不覺形於楮墨者多之若是也既厭其多而又不忍付之水火輒於風聲樹色之間自歌自咏若不能已於懷者客因謂余曰子知夫達人乎達人於萬物之間周旋俯仰而不爲所病以善忘於物耳今子於一詩猶尚戀戀得無自貽達人之誚乎余曰否否彼之詩人者必欲掩李杜之名滅王孟之價搜腸剔腑寢而復肺思求一言半句之工以誇當世勢必至嘔血發塚而止如此則誠病已若夫隨興所觸吐而成辭如空谷無心動即響應是則造物皆在我鼓弄中於一詩又何屑屑焉子如迂吾言當持質之達人必有點首而稱善者

荅堯封老和尚

先師行道海內四十餘年事事從厚言言存德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戚於心彼以毒來此以慈受絕無矜伐之意加於人也是以當世崇隆道法緇素歸心遂至莫年一偈而逝宛如鐵樞子相似直得聖凡莫測龍象悲號已而歎曰深山虎逝大澤龍亡狐狸號跳將繼踵而起矣今承和尚札云碩揆和尚於八月十六日復進三

峰祖刹爲華山後人者應替令師出口氣然侄至愚無似至弱無競唯有典守舊席以承先志即如碩和尚有三峰退院普說昭彰遐邇先和尚並無一語答之惟具告先退翁文亦以理剖並無曲說故一時紳衿士庶咸以稱美名到於今藉甚若侄一旦反先和尚行履妄行一事妄發一言與彼鬪勝空起世諦譏彈徒障法門大路未必合先和尚之心亦未必盡爲法子之念如據愚衷悉聽進退自有公論斷不以爲念也惟冀寬過量之深情全先師之素懷法門幸甚愚侄幸甚

復盤山長老

香城南外集卷十一

七

別緒攸長旣非尋丈可計世殊事異亦非筆墨能宣邈跡洪光望盤山正如海外三山一葦航之徒有懷思耳復罹華山老師凶聞五內傷損遂蒙枉弔銘感良深弱羽驚弓遠避曲木祖庭之授豈所欲哉一衆生按牛頭未免旁觀笑倒倘猊幢弗遺荒陋突峙雲中則瞻之仰之尚多所願幸無類慶喜之於阿閃佛國不復再見便勝總持老五日程矣木石響兩冊博一解頤多非韻事也

與徐太史果亭

祝融司令赤日流金護法犀能辟暑冰可寧神而火龍

之伎倆盡矣荒山受憐憫而沐餘光者已非一日先師寂後呵護益力非靈山中人曷能至此哉衲雖不能放錫爲頌然亦爲拈香祝文曲與岡陵並久也

與玉峰徐孝廉

客冬蒙惠尺書吹噓先師塔事存沒沾恩感謝無旣日來聞爲先相國營佳城特至虎丘瞻候不獲一晤爲悵然而見孝思維則之地頗覺欣羨媿無黃絹幼婦之辭一贊其情惋耳拙詩扇留陸舒老處第恐噴飯有日營葬吉期乞爲批示殿宇起工多日自揣蠢力負山殊不勝任意欲七月間過先師三週忌辰即往維揚募緣完此一策大檀固爲山中出布金手矣倘得華扎再爲山中出點金手則自施勸施功德媲美

與宋大中丞牧仲

久不接見台顏時切天際真人之想林下埜盤棲棲自鄙叨霑化育懷仰益深媿不能學太古之忘情也華山僻處泉石荒涼乃蒙護法珠玉惠遺頓增光耀非惟壯林泉聲價實足表法苑金湯誌心版而頌口碑者不啻空山羣衲佛祖龍天寶式臨之伏乞台臺護持我教如呂相國故事耳銀鈎鐵畫妙句清新山埜無文何敢贊一辭哉止於西山一帶四季可遊如靈巖高曠稱雄蓮

峰巒奇擅勝倘能提鏡御便當一路行春擁護將迎
山靈增慶稍申鄙願展我私忱統冀鑒原不悉瞻溯

與張大令湛謀

父家幾舍得遠懷飲味斯存何非惠澤前者恒惕為
愆幾致生泉石大護法寸心誠格甘雨隨車詎止生
機勃發於援鋤行見樂歲謳歌於巷陌兩辱寵臨皆失
倒屣近從松郡歸山特緘小函報謝偶成喜雨近律錄
之扇頭用為擊壤之續

與定興吳大令

妾妾人多獎惡更兼去聖時遙求一崇尚禪宗厭喧趨

香城內外集卷上

九

寂者什伯人中難得其一二況不樂餘乘直躋妙道如
左右者直不啻星中摘月也憶自丙辰湖上旦夕周旋
貧道於患難中而左右亦當同病相憐之日於時雖稱
三寶為良福田知未暇耕耘穠蓂盡力肆志於其間也
忽忽十年疾逾電影飛潛異路聞問杳然意者富貴牽
人為金紫纏縛正如老象溺泥卒難拔足不意左右般
若深植留意斯門能追楊李之芳蹤繼蘇黃之逸響此
固內秘外現匪伊所思與尋常之金湯白法者大有逕
庭又豈肯與擎拳合掌茹素放生者可同年而語哉昔
人云眾生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亦如太

末蟲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火燄之上也般若正如火
聚近則燎却面門惟不惜身命者方堪入道今世之五
欲自奉者知有身命也知有身命則不知有道能與世
緣稍疎即與道味漸密與道味漸密則塵緣不求斷而
自斷矣塵緣一斷則無往而非道穿衣喫飯於是局矢
撒尿於是喜怒哀樂於是造次顛沛於是故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

復徐大司寇健菴

諸佛無上菩提當於眾生心行中求此淨名老子與文
殊大士對談不二時秘藏也眾生心行貪嗔嫉妬我慢

香城內外集卷上

十

邪思種種具足如雜毒海飲之未有不斷滅善根墮厥
法身者今菩提於是中求比緣木求魚計倍左矣眾生
心行本無實體皆因一念妄想而有譬如空花起於空
際了本無花當生即滅若云此花畢竟是空猶為淺見
況復嫌花障蔽虛空欲力除之豈非倒見苟知空花本
無因目肯有青除目朗花滅空圓於自於他舉無過咎
若欲撥棄眾生心行別求諸佛菩提是猶拂除幻花之
空別覓完全之空祇增迷悶竊為圓根上士所不取也
須知眾生心行盡處即是諸佛菩提此正求諸在不
假人力豈與向外馳求同日而語邪

與卞撫軍

於山未登泰華之高於官未識台臺之面長懷胸次並
爲欠事而況台臺與先師支許之交同金石之固此心
願見更深十倍耳第祖山匏繫不能自由惟有仰瞻紫
氣奔騰於閭嶽間矣荒巖舊院承乏兩年自媿德涼未
能寸補中心懷慙無刻云忘茲者曰兄晉謁台墀具陳
塔事塔上之銘是東海相國所謬言真理當珠玉成章
特求台臺法書勒石昭垂千古流傳海內必稱吳中三
絕碑信不誣也伏乞台臺不忘先師之誼躍然成之愚
兄弟數人鐫心鏤骨世世不忘者也

香林內集卷十一

士

復玉泉老和尚

十一月中接老和尚慈諭讀之汗下總一一消歸自己
魔障不必歸咎於別人耳惟籍樾蔭不致躑躅嚮詢口
郵無不稱頌海內法緣實賴老和尚金城玉柱不獨天
上靈巖一家而已臣輩望風遙禮靡間晨夕但華山先
師舊席院雖小而門庭頗大一旦委之愚劣惟有惕勵
自勤不敢懈怠僅得常住安帖上下百衆頗獲善聲一
可卸肩便直入千峰萬峰計也

與徐大司寇

歲事荒涼山山枯淡不獨華山一處然也重陽節後仰

蒙台臺枉顧三州二木頓增佳氣故此山頭祥雲瑞靄
氤氳不散耳皆台臺不忘靈山付囑之重敢不銘心刻
腑哉陽春有脚萬物敷榮惟望台臺福星高照澤及殊
方人事天時允合群望山野翹足以待倘遇洞庭檀越
惟冀玉成緣事明春饑饉之時一衆藉此安禪其功其
德不可思議但歲儉禮微無可將意惟祈台亮是禱

與顧主政小謝

春夏來不曾走候道駕爲歉併未知尊園中花開花落
時也惟有裹足空山二六時中與禪和子起起倒倒說
似一物即不中直得百鳥啣花無路諸天送供無門雖
然向上提持未免難爲作者未審維摩居士一默之外
亦將何以教我

香林內集卷十一

士

與劉藩憲

河干握別修焉歲遷緬想興居與時迪吉每讀岱宗夫
如何齊魯青未了不禁神遊天表思逸層霄開浩蕩之
胸襟縱曠觀之眼目不唯小魯而併以小天下勝遊奇
賞人生詎可無哉況有賢主人稱世外金蘭賦印須以
相待能不攜瓢策蹇暢我夙懷乃匏繫空山抑何疑滯
之甚也且去離鄉土之志已非朝夕矣尺書遠頌如同
誥勅喜而不寐奮然欲飛祇緣荒歉之餘厨煙不續若

非稍藉經營食盡衆將鳥散古語云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計時倒指或當秋以爲期耳姜十哥一宿山寮即理歸耀話長景促未盡萬一忽叨廉俸之分益切銘心之感裁報匆匆空函滋媿唯知我者定能原情而曲諒也

荅陸文學賈又

世出世間事固失之有心得之無意者佛云不思議境界祖師謂之道出常情均不可常理斷也如吾護法本以山水清緣翱翔祇樹一言投分遂定深交再造空山剪燈夜坐聞般若之幽義暢佛頂之圓軌頓革凡心遂堅弘誓始知今日大英雄即是將來真佛子欣羨欣羨

香樹內集卷十一

主

勉之勉之然度世不出世外利生原在生中幸勿棄塵緣重耽岑寂追小乘之往躅違大士之深衷苟明色即是空日用應緣如木人之見花鳥方信水原是水尋常涉境類石虎之咽松風則自然萬境無侵千差互照諸佛於衆生心內成道佛本無名衆生於諸佛心內証真生何有相如鏡照鏡似空合空如幻熏修不廢密因修証纖疑蕩盡須窺向上提持豈非世出世間一大快事哉正恐護法熟處太熟生處猶生既無明師善友左提右挈對境遇緣驅馳轉換日深月久依然故吾則孤負護法一番至誠矣故不惜叨咀以爲良駒鞭影之助

與席員外園公

一壑數楹久思靜退論者謂既領華山宜有微績若遽拂衣高引不足標榜後賢是以辛苦經營勞勞卒歲求去之心既切求成之念轉深局段麤完窘迫益甚饑驅渡湖乞食貴里而陰雨困人鉢囊空掛主人雖貧而且賢以客子衆多檀門未叩對食終難下咽耳日欲晉謁高齋希一傾倒訊知久謝應酬故敢先期請命特奉數行倘念世外交情不同襤褸借半日清緣實所願也艸率不恭伏祈裁示

與湯文學元昇

香樹內集卷十一

十四

岳降之辰鄙意本欲躬操嬾殘芋趙州茶爲檀越申無疆之頌適

聖駕有臨幸華山之信遂不克參預諸方道舊之列知檀越必能垂情曲諒不以後至加責也蕪詞荒澀補祝岡陵兼致弄璋之禱他日辨英聲記摩頂定當仰繼神僧芳躅赴檀越齋筵爲之申賀決不爽前約也惟冀一哂鑒存

與太原老法兄

仰承台命典守舊山初意得滿三年便當請代今且倍之而加歲矣內外冰兢幸免顛覆若更遷延必至重困

在世間則檀門漸窄在叢林則人力已疲憔悴之軀再難肩荷惟老法兄速遶英傑永鎮茲山不唯前哲之風規聿新使後來之勲業益振弟得以漸清逋負魂夢稍安則浩蕩之恩同於再造昔人謂與其邀美譽於前不若收令名於後今日之舉本非爲名然事勢多艱動成掣肘不得不以苦衷一吐於執事前也願垂矜諒

與孫文學質生

中秋後叩謁台墀重承齋惠銘感之思與日俱永荒巖空乏遠近咸知不藉益耕難以卒歲將事行乞貴邑若非大君子齒芬遍及鼓倡同心則沿門持鉢正不乏人

香樹山全集卷上

五

衲既無德望之尊復少奇特之行求而必得理未必然門下金湯法苑捍衛吾道非朝夕矣故敢遣執事晉謁凡百均望指麾庶幾此行得收實効惟冀不惜維摩請飯之威神略展燈王借座之妙用千秋道韻再見於今

與孫孚吉昆仲

是歲兩晤道從皆未細談懷思耿耿如有所失比詢賢昆仲台履安適差慰楚人耳今歲雖云有秋施者恐亦不易是在賢昆仲多方善誘庶可破其怪囊衲將挈鉢袋子走當湖道上問廬陵米價諒必有酬之者專此舛瀆惟冀留神荷荷

與卞撫軍

大悲閣地平如掌曾州數行郵寄想達台覽矣近日經營漆作稍完往來瞻視無不稱快再得少分錢糧便可整舊翻新寮房次序漸成小叢林體式不獨一時冠蓋山林實足稱江左名藍千秋勝地也尤祈金湯持護願力不移一肩荷負所令成就衲當世世生生無不奉戴者耳茲啓先師語錄海內企慕朝不待夕因初住叢林百無一就茲因前殿告完佛相頗具是以言及刊刻特遣二能西堂走候臺端恭陳鄙意况此子推誠立願艱苦不辭故敢冒瀆尊嚴代爲緩頰伏望俯推先師之面

香樹山全集卷上

六

鑒其懇切之誠不吝金玉廣爲獎借俾得速成其事存歿雷恩定有以報檀膏於異日如呂相國故事耳

與慈菴

今春台駕臨賁荒山紫竹青松至今尚覺熒然有光秋間曾附八行奉候道履未知達否護法靈根風植智慧過人居塵不以塵緣爲累學道不以道業所纏真可謂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是以臨風懷念頌德不忘者也而况敝山仰叨檀門世護故敢遣候興居明春梅萼舒香山整定當鵠立相待

與徐員外章仲

德門高厚澤被緇林風荷栽培得全樗散不謂太翁以康強壽考之身柱國羣黎之望一旦棄塵土而仙遊寸心震悼失所依憑法苑孤寂不啻墮金城而涸湯池也想大檀護忽接凶聞此情何堪凝寒木落之時徒跣兼程而至本應迎候道左以盡鄙私然知心緒崩裂遠近會弔更復滋勞仰體孝思不敢混瀆敬命執事前趨一申瞻戀尤冀節哀自解勉進饘粥稱孝達於鄉關慰太翁於仙島

與秦太史對巖

先師道徧寰宇文滿天下如護法者指不多屈何故交

香城南集卷十一

七

者多而真實相契者少也昔於先師籌室中論交向道必以護法為首焉是以奔南走北皆以奉候台光雖不能時常接見縱不敢以自棄於門牆之外者也衲典守煙霞四易其歲稍增薄績遠近咸知倘得再蒙惠顧不遺疎遠俾蓮峰黛色霑化雨以常新梧竹清音藉仁風而弗墜拜賜之深詎非一已茲呈先師語錄文集故修寸函干瀆伏乞台覽倘有訛謬幸為點抹感佩當不淺耳

復下大中丞令之

二能歸拜蒙台惠感激不勝語錄塔院一舉而兩得之

曠世所無而況求之於艱難之日豈可易易哉乃是大護法深心衛護存歿不移一片至誠之念所玉成耳山楚何幸當此盛事惟在三寶前翹勤仰祝轉陞祿位澤及殊方起止順適眷序和諧不獨山野之懷若是先師在大寂光中定當啣恩圖報於萬一也高雲堂詩文共集八本為一套語錄十本為一套必得台臺作一序文於篇首譬如美琴撥之妙指定發妙音令人聞見獲益也端望抽毫揮就郵至山中以便刻行取信學黨愚輩雁行終身感佩慧門有札到山學問稍進可喜但少年為學還宜莊重不宜潦州少年潦州恐後有悞便間代衲語之望其珍重遜志將來必然成器無疑不然令其還山就學何如山楚叨先師付囑之重故敢言及未識有補於慧門一二否先此裁謝未盡萬一

香城南集卷十一

八

與常州吳進士

清心道話此樂何喻前聆大檀快論至今胸臆間尚覺垢盡明現耳敬服之懷時增嚮往何日道駕到山衲當挹松風邀明月坐於臥雲深處絕不言人間事細傾向來所得捉敗從上淵源雖不能與維摩長者對談不然其自處亦不敢後於常人叨在道交故敢語及想必有以慰我者也翹企翹企

與王護法

雨承恩顧一接塵談荒落茅居殊深褻慢耿耿於懷至今未已納自度夏空山畏暑簡出秋間因有經營土木之役涉江而北留滯維揚遂逾一月歸而囊橐儵然與出山時無少異人情槩可知矣一抵家山諸負迫索反添無限攢簇好事之不可爲又如如此近過寓居乃知台從貴臨拳拳注念令人感不去心歲事闌殘不能東往惟有翹首神馳而已來冬擬爲禪和起精進七一振頽風冀輓江湖弊頓之勢檀越慧根夙植決志出塵不獨外護所憑其實吾宗是賴幸勿以去日苦多遂巡自畫

香城內外集卷十一

七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此君家摩詰語也檀越何獨不然至期當遣信相聞掃徑以俟承寄御言恭紀辭意鄭重文彩鮮妍不可增損一字所謂風雅典則法苑琳琅也久遲報命深媿不安先此申謝尚容面頌且知道體康勝亦復欣慰無量不敢漫及統惟鑒原

與縣佐吳公

某涼德淡薄自怡雖菜肚常枵厨煙屢斷然終不敢變其素守近聞有僧冒以賤名上瀆尊嚴求爲募緣某初不知也即大護法樂善好施檀波徧及正恐此輩錯誤因果自貽伊戚其源一濫則將來千請當不止募緣矣

法門衰薄近世較甚仰藉金湯正復不淺何敢以瑣末之事溷擾清聽某雖欲無辨不可得也但緣大護法無忘佛記推廣善緣俾天下宰官長者咸知以宣尼之道治人以迦文之道度世跡雖判而本不殊用有異而體恒一

香城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一終

香城內外集卷十一

七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二

書

門人 等編

復千墩延福禪師

公兩度到山以延福之事相告可謂力薄心堅勞多逸少所處亦甚苦矣別後曾一再思之古人住持大故有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惟取義之所在而已義不當去則雖鼎鑊在前刀鋸在後驅之逼之命在呼吸寧死而弗去也此足見其明理義不當住則雖龍象追陪錢穀委聚擁之留之身如桎梏寧苦而不住也此足見其知幾

香域自求集卷十二

一

故曰住持有道又曰住持者道德之選義取住法王家持法王令庶幾名實相副苟或令出而眾不從言出而人不信豈宜厚責於人蓋亦反求諸己將吾道之有虧與抑吾德之未備與何不見信於人之若是也倘或求其故而不得則知人有賢愚不可概論時有否泰未能創行固當別轉機輪慎辭寡動若人不可與言而必欲與之言則不唯失言懼將見辱知時之不可爲而決欲強之爲不唯無益慮恐買禍即佛祖聖賢舉不能違時而失言以暢出世之本懷化度無緣眾生也况道力未充下於斯者乎故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其有

旨哉今延福雖屬梵刹爲世福田然與當日之延福異矣當王氏捨宅爲寺之時檀越是何等心是何等事凡屬見聞諒無不贊歎希有同願琳宮紺殿歷劫火而不磨當與浮圖並垂永久歲月遞遷滄桑變易典守者或非其人護持者遂易其志一變而爲房頭再變而爲道院漸必至變而爲土地祠靈官殿矣譬如作文先視題目頭腦既多脉絡必紊縱使成篇終不入選延福之局大類於是謂之佛廬則有戴星冠披鶴縷一輩乘雲仙客來此咒水書符矣謂之道院則多圓其顙方其服幾行荷錫禪徒在彼翻經挂衲焉青牛白馬素不相能趾

香域自求集卷十二

二

錯基連必至交哄是以勸公勿與力爭聽緣可也彼欲損佛刹而益道院者蓋不知有佛者也殊不知天意甚平豈分彼此惟德是輔而實無親若謂肖形事帝帝必加憐毀路敬神神必見佑此輩非唯不知佛亦復不知天矣我輩仰體佛心祇宜垂憫而不當與結業聽其返照迴光臨岐悔悟可也公恐東海檀越誤聽煩言致生節目東海世德從善如流必不分左右袒於二氏公正不須過慮武陵檀越聊致數行札中惟囑其加意護持亦不欲蔓語旁及也陳翁在近囑其照拂且曾面託其郎君諒能推愛屋烏金湯佛國餘非恪辭實無相識鞭

長莫及言盡於斯如謂未然請從所志幸無往返徒費舟航也

與宋大中丞

台駕寵臨輝揚泉石蔬盤潦倒殊蒙尊嚴昔人有隱居巖澗者客至無可欸待指點煙巒曰看青山以當喫茶耳亦當藉此意覆其荒陋耳左右聞之想大噱也山門巨細向蒙樾蔭緇流得無驚擾如同化人之國唯今歲僧畱一事頗覺掣肘已令監院如命具詞老護法臺下外具手揭望轉送令公批准至期不爲推收所累則拜賜實無涯矣幸左右留意

與示權和尚

參禪而至據座稱師人天欣戴出世間第一能事也猶夫士子積學成行取科第受職啣同一榮幸然生民社稷之寄豈徒乘肥衣輕鍾鳴鼎食而已哉故爲善知識者亦若是非徒座圍萬指說法如雲將以開鑿後昆正眼上繼如來慧命也華山諸弟子中獨吾兄一枝翹然獨拔花敷果續徧界馨香忝在同源曷勝踴躍殊愧貧無可操空言申賀幸勿哂其疎褻甚善

與衆職事

世間事不可以意料然又不可不料也若以意料爲是

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故知意料未必皆中也若第率直而行謂事全不必料也事機倥偬錯謬猶多故昔賢有三思之誠無造次之言細籌熟算始合其宜不然如行路者信步逕行不顧前後或墜於坑或陷於壑或有性命顛蹶使遇坎陷紆迴必無是事矣如不慧住院剃度皆是信步逕行不顧前後者也故今受累亦多然皆屬前緣亦難規避譬諸船舫爲黑風所吹飄墮羅刹鬼國鳥聲樹色皆足寒心然不慧常思化其回心向善方見觀音妙智之力非常情可測不識果能遂願否也山中風景若何塔院可得完工否乞細示我外城中米如山上可以支遣此間正迫在陳之厄且爲我存之如已載回則又不必問矣

與孫文學孚吉

夏間州札奉讀重承批答讀之迴環如入桃花源中粲然奪目應接不暇非凡筆可比敬服之懷靡間晨夕然台論中有來山之約未知因何事而間阻邪懸懸之望迄今未息詢近來口郵乃知闔宅安適爲慰茲遣侍者走候道履併呈詩刻侑之微物仰冀海涵不勝榮注我想人生天壤間碌碌忙忙不知所爲何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思與素心人相對不但全無只是少惟道

兄高明決然爲我下一轉語布施將來是所深望

與朱文學彤一

往年兩度至貴邑皆蒙道愛油然飽我維摩香飯不惟身心受福兼之叨惠無涯迄今懷結感刻良厚緬想道翁高蹈物表卓然自得於二六時中對境逢緣時時省發如不遐棄惠我一二何如止於古人行履別無奇特只貴平常在平日用中有所進益便是真實受用不假外求自然合妙在儒家所謂毋自欺也向與道翁論心辨道徹底婆心亦不敢有所增損於其間耳

與席國博慈菴

香我內外集卷十二

五

春間踵候即蒙賜顧荒巖因戒事匆忙不克叨聆玄論迄今思之尚在懊恨中矣荷花盛開時又蒙趙君鶴秋專札到山傳諭良厚與先師交往之篤舍護法而誰望邪故集中與尊府尺牘詩箋最多雖不能盡刻較之別姓已多半矣今幸刻成特遣呈敬併附募紙墨疏惟冀落成此事雖小亦不敢舍却賢昆仲向來衛護之意況流通傳遠非易毀之物可比也千乞揮就不致如入寶山空手而返則惠我無涯矣光陰易往轉盼歲除溷以不急之務媿極媿極

與王文學

道從讀禮之時不敢頻動起止然此中懷想無間疇昔也令先尊與衲有宿生之好不比尋常交誼故衲遇歲時必爲設供併加呪力以資超往此是自表寸忱亦不欲向人道也惟冀居士讀書養性以待高飛光大前業此門下固有之事何必豐干饒舌耳希照

與汪副榜聖賡

天下人無論世內世外皆已修身爲本能修其身則道德備仁義至道德備則事事皆合中行仁義至則物物皆歸妙用有一事不合中行則道德之所未至有一物不歸妙用則仁義之所不孚其致當不易之理率履同

香我內外集卷十二

六

途所以中國聖人揭示中天儀型萬世我佛世尊亦以斯道示人加之慈悲合之忠恕令人易知易從者也非有所索隱譎異之語而出之近知道駕修身設教無所不備雖一時不能中的將來一旦奮發人之不可及也語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及我宗師云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從古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月不足積之以歲必有所成但知修身積德於功名事業何必思議者耳

荅徐文學子慎

雲山相望又及兩年赴壑光陰真可一嘅也因想幻寄

人世修身學道爲第一義止於嗣之斷續等是浮雲出沒徒亂人意卒無實際耳譬之從上聖賢今日細觀有幾得髓後裔耶如此可驗定發一笑然道駕讀書明理之人何用饒舌至囑至囑

復汪秋濤縣佐

槎溪洞庭尚無定屬此日擬東去望後返蓮峰期晤對耳台從念楚衲過深厚媿何可言耆老或相見當致台旨

與翰林明公

三年前曾托族兄賁送八行併致微物見意重蒙垂覽

香城內外集卷十二

七

但未得回音批示至今懸望不輟近獲令岳老護臺專人到蘇已獲面晤悉知台臺起居萬福欣慰不勝因思昔年在京過承盛念感刻無既未審何日得賢昆仲臨任江南叨霑化雨使山楚無知之物亦有以加潤耳翹切翹切衲承乏華山已經六載叢林規範稍整其半上年刻先師詩集文稿特託馳奉齋閣惟冀鑒納臨書悵悵不盡懷來

與叔延昆仲

賢昆玉威鳳祥麟天然尊貴將來高登科第不卜可知然荒巖中未得攀留信宿殊深惋結耳復承令兄下問

應無所住爾時山楚便以一擊相酬後復成頌頌曰當陽一擊截斷疑根若復躊躇累及法身錄呈一笑如不棄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與太原老法兄

今歲春間從玉峰妙喜接見道顏嗣後遂乏趨承此心抱負靡間晨夕月初妙湛東行致候萬福歸蒙垂問足慰鄙懷山頭終歲以來總不出窮苦二字乃是自己福虧德涼之故非干於人者也然叨法兄格外垂慈多方拂拭感佩良厚未能圖報每一念至慚惶殺人惟有東望神馳而已

香城內外集卷十二

八

與徐藝初察院

台駕遠行山楚失送爲罪惟祈護法宥之於形骸之外耳感切感切祖山爭鬪出人意表若不深種善根者當退三千里也在高門厚德付之一笑而已中秋前二日始知會稽魯公近陞藩憲向與先師支許交契先師雖登常寂光我想魯公決不忘山中一段至誼者也故山楚特緘高雲堂集專懇寄呈銘刻良厚併望語及山中先師臨末命住之意倘或念舊撫孤皆拜台臺之賜耳臨楮懇切曷勝神溯

與示權和尚

天津南北要衝往來者不絕於道得善爲指示者匡領其間如臨濟德山痛棒熱喝個個教他成佛佛祖去在不進行道得所頓使綱宗有據今法兄開法於此可謂臨濟德山再來行佛祖之機權建叢林之綱要道有所歸德有所感弟雖寥遠亦覺有榮幸矣華山備員六年於此雖無顛蹶之患實多憔悴之容固守愚拙豈敢多事茲因湘鄰濟兄在先師座下典記甚久先師圓寂喪簡無濟兄之名如不以兄弟行次爲嫌故弟於周忌日重定名位適鹽兄物故仍補十數今集中震濟編校即湘兄和尚者也今主席祇園文風道行緇素欽仰山中

香樹內集卷十一

九

刻完先師語錄文集一旦至都門徵求當代名公文字光揚先德非汎汎流可比嚮慕同門手足渴欲一晤雖湘兄與和尚從未識面然一見決有水乳之契曷用豐干饒舌耳

與席園公員外

先師唱導吳地幾四十年相識之多何啻半天下至若稱世外深知如台臺諸昆仲者指實不敢多屈故長往之後某猶得仰承烏愛頻沐榮光向者趨叩東山以健翁先生一言乃蒙慨貽玉粒匪德受之且慚且感自台從北行遂遠樾蔭雖未一通尺素頗深雲樹之思時晤

令兄護法具悉福履清佳甚慰野人懷念茲山中彙刻先師遺藁已成特託敝同門湘鄰兄敬呈台覽湘兄學識精詣受先師命結集語錄詩文茲來都門請序文於東海平湖兩先生且與京口相國有世誼併一展謁非有他望者也千祈時加照拂感激自不淺耳臨書禱祝不盡遠懷

與徐太史果亭

某入先師門最晚於堂奧無所窺乃承遺訓繼住蓮峰六載已來兢兢自守幸不至於顛墜者實賴大君子福力遙加檀膏迭潤銘心頌德何能暫忘自台旌北上脩

香樹內集卷十一

十

裘葛頻更雖山中笠衲有同猿鶴之思而天下蒼生獲遂斗山之望爲霖爲雨出不違時以股以肱用而合宜世外人惟私心踴躍慶幸 皇家之有人焉耳茲啓敝同門湘鄰兄受先師命結集遺藁近蒙閭撫下公倡資助刻山中從事已畢特呈鑒定然先師受知台臺情同骨肉生平行實非鴻文不能表章故湘兄不憚驛馳持狀乞傳伏冀俯念舊誼賜以貞珉俾先師生面如存拜德當不止某弟兄數人而已也湘兄爲人沉靜與京口相國有世誼茲來長安非有他望千祈垂慈照拂使其早還鄉土感刻尤不淺耳臨書無任禱祝之至

與徐孝廉道積

華山雲深路僻往來者稀郡邑相知非躬至不能略悉起居故檀越北上竟未及一送從者疎嬾之咎知難自道倘蒙原之格外受愛亦無盡矣春試在即捷音指日可待大魁多士實檀越自信亦某之所深信幸勿以空山寥遠忘寄好音耳茲啓山中彙刻先師遺藁已成湘兄特詣長安徵求當代名文顯揚先德向在深知諒必嘉其苦心耳小傳非藉令伯老先生不能表章生平行實千祈鼎言代懇不惟愚弟兄感激無既亦是亦先師志也而於寂光又何能不頌其高厚哉湘兄與京口相國有世誼并一展佈非有他望尤冀垂慈引導銘刻自當不淺臨楮禱祝不盡神依

與王中翰東發

某仰承先師遠蔭受知台臺不以疎陋見遺頻藉齒芬噓植中心存感烏敢云忘惟有息念林泉勉進此道用酬高厚耳自台從北行時時想結而不敢妄通尺一者正不欲以世外閒情混讀記室諒左右亦必鑒其愚忱不以嬾散爲罪也茲落荒山彙刻先師語錄詩文集成敝同門湘兄入京請序文於太原平湖兩先生并申叩謁台堦有請益處萬望推分指教即某亦感佩無涯矣

申韓翁另有札致某故不敢多及統祈崇照是禱

與高宮詹澹人

某繼住蓮峰伏叨慈愛檀波屢及獲遂安棲鏤骨銘心不忘厚德記自台轅北上便覺山勢孤撐移佛苑之金湯作皇家之柱石固天下蒼生遂其素望而世外人依戀之志實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茲啓敝同門湘鄰兄受先師遺命結集語錄詩文今山中剏厠工已告竣特呈鑒定先師受知台臺幾二十年詩集一序不敢望諸他人向日曾蒙面許故湘兄不憚長途趨庭叩請伏乞錫以珠玉俾蓮峰道法昭信將來則先師生平志願畢矣拜德奚啻某弟兄數人而已哉湘兄人品高卓其禪學詩才爲吳前輩所推許傳先師之衣鉢者也與京口相國有世誼但初到長安未諳進止萬望垂慈照拂使其早返家山即某亦感刻無盡矣

上圓教老和尚

敬膺鮑繫華山六年於此叨承慈光遐照已致不墜門風故近日方丈竭盡心力亦不能補缺略於少分耳故老和尚座下從未專人代申九叩敬膺罪咎不可勝言矣伏乞寬慈曷勝頂戴敝同門湘鄰濟兄先師去世一時倉卒喪東中無濟兄之名敬膺到山於周忌日重定

名位適東曜鹽兄物故仍補十數今開法祇園道風文字吳下無雙江南諸縉紳皆以推執牛耳山中刻成先師語錄文集賁至都門徵先師諸故人文序嚮慕景從龍門萬仞不忘瞻謁惟冀慈顏賜見如妙喜應菴故事則常惠無涯矣

與陸廣文扶照

梅梢闌雪寒豔凝香今年憶著去年期不覺從頭添一歲惟居士弗屑芥拾功名自樂家傳詩禮上下古今浩然無涯豈以畧運推遷而少減其雄抱新篇錯錦定實奚囊倘藉便郵得一領覽枯寂中生機諒應勃發他日相呈必有已歌和雪之誚雖心知拙劣亦不甚惜蓋欲博鄙人之大噓也

與陸別駕次公

昔登虞山絕頂便覺身世悠然一覽無際寥寥獨立知已何人仍歸先師籌室中言及其事先師備述住三峰時蒙品護法護庇之隆如台臺者指不多屈不意先師歸寂時吟七年言猶在耳思之惘然去年持盃之梁溪會秦氏昆仲曾道台臺高風遐舉林下尊榮聞之惟有欣慕仰羨而已衲雖典守蓮峰一無繼述諸事缺如不獨貴邑諸護法已也故台下門墻絕無楚人之跡耳昨

禪子募緣貴邑特荷薄得蒙叱置感切感切乍還山舍備說台臺垂情越格不忘昔年與先師支許之交明春和煦決當惠顧茲山曷勝榮藉故敢州札奉賁幸冀叱存涼風起時定當泥首荆請

與高宮詹澹人

先師交契屈指無多如台臺者無異星中之月也仰承護庇不以存歿而有變更更護衛叢林莊嚴佛相此情何情豈可忘之哉本殿大佛近蒙方伯張護法一力完塑光明粲然共稱希有何日得台臺光過證明山楚之懷始能稍息耳高雲堂匾額及對聯千祈揮就以便鐫刻

茲有敝檀陸扶照貢士乃宋中丞得意門生為人愷悌向字名公詩画近寄宣紙一幅轉懇大筆與麓臺先生名画為耦別幅二紙乃善人壽軸叨承垂護敢為相求不以見拒是所深感二能西堂今春住靜鹿山茅菴雖小山徑頗幽亦是為學養道之區不忘大德特叩台堦未悉之語統令口述臨風州賁不盡懷仰

答問靈巖近事

憶自石翁齋頭得接塵談歲月貿遷遂更裘葛爾時眾方苦饑行乞於市未遑展謁毘耶是用深歉然知長者斷弗異其違遠門墻而虛叩激或致嫌於形跡也頃辱

尊函具佩遐注膺濫竿法社慙負虛啣唯期息影煙巒
藺名塵土一任曠心達士來焦芽敗種之訶終不嗔報
若夫辨析人間是非裁度他家長短則韶年誦經已遵
佛勅呼吸緣乖便成隔世故真實學道之夫尚無剪爪
拂涕之工安能角勝負於筆墨間哉靈巖祖庭近事不
欲置身於其間膺既德涼人微言不信用於世正如司
寇公所云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斯
言豈徒爲近日多言者誠直爲天下後世多言者作一
針砭常思古德有言多去道轉遠之訓因而深服淨名
默然良久之機而贊歎無言無說是真不二法門則知
多言者義墮矣

香林內集卷十一

五

與師昂和尚

經年來不遑通候爲媿每於衲子口中詢悉和尚起止
如意欣慰無似當今

聖天子巡幸叢林尊崇道德如吾侄和尚者指不多屈
耳山頭蒙

皇輿寵幸恩加格外感戴無地於初六日送

駕北行某特奏三峰漢祖道場未經勅賜寺額實爲
欠事故將愚忱上達乃蒙

皇上開顏允奏因舟中不便揮灑當至維揚交與和尚

收領郵致荒巖公同送往何如以見爲法公心重開生
面漢祖雖在大寂光中亦當首肯者耳故遣西堂奉候
丈室請教萬一對客州泐不盡闕懷惟冀慈照弗宣

復福建吳總臺與祿

荒巖小院昨蒙旌賜顧欣慰愚悰但未獻果茗爲媿
又承多方獎掖銘刻深厚兼領香資齋鈔行當營供佛
僧專祝大護法高年碩德爵位崇隆衲明年夏初定當
北行爾時趨聆教益併申謝悃耳九齡童子是夙生聰
俊筆墨飛舞非凡流可及所存方丈大字一幅不敢自
私特貢寓齋一笑臨復馳戀不盡鄙懷

香林內集卷十一

六

與閩撫張大中丞青樵

伏以地控神都應風雲而建節天臨南越望日月以塞
帷人倫斧藻世道綱維恭惟護法道貫三才行全九德
爲東南之保障河海晏清稱佛祖之金湯叢林倚賴旬
宣望重保赤心勞事業鼎分於韓范文章並轡於歐蘇
實輿論之咸歸豈私衷之獨慶某艸茅下賤山澤清臞
謬承師命於當年勉荷祖庭於今日朝勤夕惕不敢有
負初心歲尾年頭何暇苟安片刻弗惜勞神苦志僅能
免衆飢寒碌碌無奇經硜自守乃蒙大護法首捐廉俸
助裝古佛更新不虛先老人特扳匪材之意遂使空山

增壯口碑頌德靡涯祇樹生輝心版銘勲莫既山林即是甘棠香水皆成惠澤某也何人當此寵顧懷慚未已報德何堪茲者伏蒙

皇輿寵眷眷注荒巖誠為曠世奇逢千秋盛典明年夏初應召入京近日山中一無就緒兼之江南地方徧率伏望護法不忘夙願著力護持先將殿閣綯綵莊嚴然後廊廡次第修緝明年春定欲俶裝趨候臺端仰霑化雨展山莖之夙懷頌台臺之明德伏冀俯允感佩益深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三

門人 等編

序

同居警策序

叢林者道德之所聚也達於古今之謂道備於身心之謂德苟德不備於身心則道不達於今古此自然之理也山僧參學領眾前後逾三十餘年心佛祖之心語聖賢之語典刑自守顛覆是憂雖無學問德業俾益後昆然屬望其改過遷善見賢思齊之念則無往而不在也奈何世道衰微老成凋喪出家者類非正因行脚者多

染惡習親師既無實意擇友豈欲久要出叢林入保社唯寮舍是圖飲食是問觀施稠疊即含垢忍恥以無辭門庭寂寥縱枉教垂慈而弗就甚至睚眦角口罵詈隨之嫌怨揮拳毆辱及矣更有俗人之所不忍語而語且津津世路之所不屑行而行之疊疊弁髦師友弊屣規繩不信逆耳者定是忠言苦口者方為良藥片言不合捲單便行一事少差哄堂大散翻謂禪和子法當如是性躁漢理合如然薄勸誠為廉纖鄙周旋為搭滯進退莽鹵動止乖違一味刻薄行心到處率略從事小有才早見傲慢同叅偶一得寧免欺凌後學壞好名聞破正

知見六和之義全消七聚之篇永棄是稱法苑狂魔亦名地獄種子哀哉莫救悵也何施僧號福田謂能普利人天滋生福業也試令忖思已德固能已立立人自度度人否如果煩惱已空生死已斷所作皆息應供良堪則日費斗金不爲分外我當竭其膏血以申供養普勸世人皆隨心力廣修四事投種福田使無後時致有遺悔苟或未然則施主一粒大如須彌就彼妻孥口中減削下來填汝貪嗔大壑此生不了便是來生即使變肉成山恣人割截易形化耳頻採酬償不知鐵丸熱啖已經多苦於前波波查查呼號罔極者歷幾時分矣譬之

香樹內集卷十三

十二

稂稊足害嘉苗耕夫至愚亦必芟棄何況緇田培養聖種蠹賊不去定損善根今後如有斯輩混我清流致僧海平添穢濁檀林遍起荆榛不循坦坦之途甘墮幽幽之室者鳴鼓聚衆與衆棄之棄之者所以安我清衆也寧曰缺損慈悲正不欲以小慈妨大慈耳條分十事垂訓後來願各遵依用嚴法社一尊師重道二嚴律弘禪三端正持身四勤勞顧衆五保護山林六節度常住七職事進退八賓客應酬九務明己事十遵守成規

送圓慧兄住九華序

古之稱長老領住持者必曰道與德而才能不與焉非

曰無才與能才能不足以盡道德之尊美也大智創叢林設爲規矩內外諸務各分蒞頭首知事舊謂之十局雖有專司無定屬臨大事則撾鼓陞堂群集會計心衆人之心口衆人之口量學者才能與否而進退之進不敢以爲恩退不敢以爲怨如是則能各盡其所長而無越俎曠職之患而所謂長老者但端居丈室總其大綱而已故據斯位也道德苟未充備乎其體雖竭其心智以愚世而世之有智者固多逞其力用以矜人而人之有力者愈聚冀其言發而信令出而行掉臂而使之北面而事之皆未可必也故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

香樹內集卷十三

三

也而才能不與焉歲戊午同門圓兄將赴九華之請兄故儒者曾執經於錫山潘氏之門悟世無常披緇選佛得心印於確菴老師密用潛行孤標卓立人罕窺其涯溪前九華德公不以言貌取人不爲嚴冷絕物住院三年緇素敬愛之每有興居効力爭先如未逮一旦來謂余曰梁谿俗淳善士君子樂聞吾道吾甚安之然不敢居安以自怠方將入深山樹茅舍欲大肆精力於古聖賢之學以圖其不朽願更舉賢者以自代余曰公所言賢者誰耶德公曰不汲汲於名高不戚戚於貧困得之弗喜失之弗驚其在圓兄乎於是衆僉以德公爲知人

而樂圓兄之得地咸拭目以觀其盛於此亦可徵人心之所向矣或曰此求之與彼與之歟余曰否否惟有無所求也而得之故人迎之嘗恐後斯甚足貴也已惟其無所與也而與之故人之挽之如不及斯甚足高也已之二兄者是以道德尊美而無尚乎才能者也

送朗然兄住九蓮序

才可以任重而若遺其世智足以導物而能下於人此非有超倫拔俗之姿浩然不屈之氣所志遠所就大者不能也常歎夫淺近之士擅一技負一能則不禁其匈匈拳拳以求異於世惟恐人之不我知而庸人視我也

香城南外集卷十三

四

行險徼倖百計暴其所長苟可以榮顯其身雖執鞭擁蓋氣高足揚況其心所欲得哉夫夫也舉國事界之則敗國舉家事界之則亡家蓋其生平所爭者甚鄙猥而所圖者至淺陋也况界之以道統之重有不顛覆厥緒變亂其章一蹶至於不可復振為後世共誹笑者吾未之信也朗兄於師門最久與余交亦最久且知之深其為人也勤眾事而忘己躬急難則赴勇於為善以肝膽見稱於人當圓教老人受隆恩之請如罹難時日奔走道途臨深履薄狼虎蛟龍不避至於負春執轡洒掃應對莫不身親倡首昔人以挺逐不去為艱而兄以湯火

不渝自異於是諸方咸知圓教有朗監院者兄少以經綸蜚英聲豪講席及更衣上圓教脫穎囊雖難藏其利氣足以吞金牛矣然數年來後兄而起者皆有徒侶領巨刹兄惟極力獎掖無少吝惜卒未常誇其能而逞己德恬然俯首願就老人左右溫研以盡法執此其志之所存顧肯以一技一能擅譽矜奇與呈身自鬻者可同年而語邪使其為家國必不肯附於奸邪悖逆之流使之荷道統必能自造聖賢佛祖之域所謂才可以任重而若遺其世智足以導物而能下於人者兄其庶幾近之九蓮在前門南前朝香火地市喧塵跡所弗及洵養

香城南外集卷十三

五

道之區也得兄而主之地之幸也然未敢遽為吾兄賀異日乘風雲騎霹靂劈青冥而飛去慈霖甘雨霑洒無極俾三艸二木均被其賜舉天下之人咸驚喜告曰圓教乃復有此兒邪掬水獻香爭迎恐後兄雖欲優游樂土其可得乎是則地之不幸固當為吾兄賀也

九華游記序

乙亥小春之玉峰遇法叔輪和尚於檀越家法叔為言即日束裝往陵陽訪明府李公遂別去未幾春光爛熳人事變遷法叔徧遊九華而還膺同諸山會送法叔繼席靈巖陞大鑒堂說法盛哉龍象交叅人天喜慶善法

堂生面重開涵空閣芳規復振因思先師確老人昔年繼住此山一時之盛風旂禮樂恍然在目撫今感昔不禁悲喜之交集焉進院後數日法叔過蓮峰向先師影堂設供徘徊瞻仰惟法是訓袖出九華游記一編命序而付梓始知李公之賢明九華之勝境人生天壤間不可不到不可不遊也天柱峰高而峻不可及也惟李公之賢法叔之文可及也邃谷巖深而藏不可測也惟李公之明法叔之記可測也菩薩線五釵松不可得也惟李公之教育法叔之履踐可得也婆餅焦金步搖不可定也惟李公之德化法叔之道行可定也夫是遊也不

香城南來集卷三

木

為浪遊也是遇也不為徒遇也物因人顯地因人靈山因人高水因人深凡物得時不遺其真九華一記千古定評所以古哲云九華之勝不在山中而在文章中也不邪

刻語錄詩文集緣起序

庚午七月四日先師確翁和尚示寂於華山真吼堂竺塢文山主受遺命交代婁東太原王護法受遺命至京師報訃督責相請焉玉峰大司寇徐公作書致玉泉老和尚亟命自公高座南還繼志師席同門上和尚有書備言始末嗣後浣和尚札云先師秘記想屬吾兄嗚呼

敬膺何人也何敢當此先師示疾時不能嘗藥侍奉乃大逆不孝肝腸寸裂痛恨何極又何敢當護法同門尺書面命強委而重任焉伏數日飲泣不能語再數日奔走苦辭於玉泉老和尚暨太原王護法萬不能往之故先師遺命護法寵函並感深厚別圖報德王護法乃曰世外事我且不知止於世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名曰五倫凡五倫中事毋不盡其心力行其所事所以為臣者忠於君為子者孝於親為夫婦者同於心為昆弟者愛於敬為朋友者篤於信今我師雖居世外猶然世內付其有異於若是然不以五倫為師強辯尤不宜

香城南來集卷三

七

如是堅執以為高如是逆情以為孝竊觀聖賢佛祖出興於世總不違時本於人情老於世故慈心戀戀法雨普周猶且未盡今師師命不遵佛制不就豈非大有過人歟我不甚解況今日之謂為師之計莫如謝洪光院事如何啟奏先和尚遺本如何進呈亟亟與玉泉老和尚斟酌速行萬不宜徘徊塞路絕人期望正所謂善補過於師門者也敬膺慘怛迷悶拜受痛責慚惶無地故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啟奏南還期來年春三月祝聖壽道場畢准行五月十一日到山設供十三日之玉峰妙喜園問先師編集事詩文語錄共出七十卷有零

翻閱數晨夕喜而不寐者三晝夜乃私誓曰他日倘有所就當以刻成續慧命於無疆報師恩於萬一也此是第一回緣起奈何蓮峰之主輿論咸歸故於六月望日管領華山事孜孜矻矻朝夕不敢自懈倏爾風高木落山空糧絕一衆皆已辭去久客初歸人情皆已疎落惟有坐對峰頭忍餓而已每思退怯一笠千峰因懷師友諄囑扣成之意不同兒戲豈可一日畏難而逃避邪由是愈堅切石之懷聊滿三年之願叨龍天持護有靈俾三年稍增薄績三年始滿決意告休水邊林下拙守自全倘有因緣刊刻從事完我素懷此是第二回緣起不

香城山外集卷十一

一

料緣力頗阻復蒙山主同門暨玉峰大司寇徐公到山輒留無路可辭隨緣且住舊門槌重整遮欄斷拂子復揚家醜住山無事聊與二三子朝晚提持古德因緣痛言先師語錄文集未經刊刻用是媿心言訖淚下值乙亥元旦焚香祝曰先師語錄文集願即有成頻叩禱切藥西堂立監院愴然心動立願募刻此是第三回緣起然茫茫宇宙相遇誠難藥西堂不避危津遠涉閩嶠蒙閩撫檀越一旦落成嗚呼此事機緣皆是先師大寂光中必然有所陰翊推助而玉成者也不然何其相遇之疎而相成之速也哉所媿敏膺德涼福渺躬逢盛事枯

守空巖六年於此雖無寸長有補於師門但自欣感刻成於目下略述緣起聊剖隱衷惟冀海內古德高賢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而今而後不復縈慮聽其所止而休焉高雲先師別號後以名堂晚年自稱高雲道者同門稟集仍名高雲堂集遵先師之意併合於古式者也

傳

賜謚高雲禪師臨濟三十三世華山先師確菴青和尚略傳

先師上曉下青字僧鑒別號確菴俗姓朱其先本汴梁

香城山外集卷十一

九

人宋南渡時徙居蘇之吳江縣父天相以孝謹聞於里中母鄧舉二子皆不育及孕師常夢大士與語聞腥輒嘔遂不如葷血將誕之夕夢香龕昇一老僧至於是親里爭相賀五歲就學從伯祖謁大司馬申公適公長君見而識之謂曰汝肯學佛吾當留供家園師諾之遂不歸父有難色母曰我悼前二子殤今幸得一以培佛種勝世間榮祿娛親者多矣曷爲其不可乃依古休休菴超著老宿出家初遊講席已丑退翁儲和尚以葬親出天台道經吳門時兵阻江上郡人士乃留主靈巖師聞而喜曰吾素欲採別傳之旨今得良導矣遂往乞戒充

侍司明年退翁應台州天寧之請師隨之居精進堂單
提父母未生一著致忘食寢一夕聞雁唳霜空出戶凝
眸見林梢月吐遂泮然冰釋明日退翁下堂師出問曰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翁曰驀直去師曰忽然捩轉鼻頭
又作麼生翁曰一切現成師曰便怎麼去時如何翁曰
未是好手師便喝翁曰莫亂統師又喝翁曰一任你亂
統翁歸方丈師隨後至翁問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你
道有多少師一喝曰是多少翁曰一二三四五師曰某
甲則不然翁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一二三四五翁曰忽
有人問你祖師西來意如何祇對師曰臂長衫袖短翁

香城南外集卷十三

十

曰如何相見師以坐具作打勢翁曰脫下衲衣痛與一
頓師曰且道某甲有幾莖蓋膽毛翁曰賊身已露遂與
偈曰百尺竿頭捉得月百千三昧笑欣欣這回看破孃
生面隻眼何曾有古今退翁返靈巖命充第一座一秉
拂四眾無不悅服後出世長慶未幾移三峰學侶雲集
道望愈重郡之華山晉支公舊刹也衿紳延主持已而
同門昆季以退翁遺命招上靈巖三載百廢俱整過鼓
告退崑山徐學士捨園供師已未冬復從眾請再住華
山師特愛其幽僻遂有終焉之志乃謝絕人事自號曰
休居士題其室曰斷關堂曰高雲學者多以枯淡舍去

師惟以泉石自娛己巳春

今上南巡自武林迴鑾駐蹕吳會知師名特遣侍臣賈
香入山

召見行在奏對從容極加 睿獎賜 御書欲遊華山
未往詩併遠清二大字詩曰欲向青山澗壑行春雲又
變曉陰輕勾陳不遣驚禪定恐礙林間碧艸生次日詣
許墅送 駕召登 御舫溫慰還山復撤 御鑪瓶盒
賜之明年庚午夏六月示疾諸弟子請進藥師却曰
我無心住世矣爾輩各自努力勿效流俗爲至七月初
三日忽曰今日立秋明日當行時一眾環立請示師索

香城南外集卷十三

十一

筆書曰平日不要說今日却要說說得這一句虛空釘
木樞書畢復出秘記遺山主文翁遂默然不語至初四
日申時跏趺而逝諸弟子奉全身於蓮花峰下建塔文
華殿大學士徐公立齋而爲銘焉己卯歲

皇上復幸江南於四月初三日車駕到山 霽顏顧問
感悼不已敏膺奏請謚典伏蒙 聖恩准奏於初五日
賜高雲二大字初六日送 駕關外泣請 恩綸填
准謚法即於 御舫中謂侍臣曰世外人有如此孝心
不但 賜你師父連你一樣賜故蒙 御筆親題 賜
謚禪師曉青併香域二字 賜華山敏膺種種殊遇乃

是先師法道感通古今無間者矣小子不文聊述芳範弗敢虛美一詞統俟諸方尊宿有所採擇焉故名之曰略傳

雪方堂圓省師翁小傳

師諱自銘號圓省新安鄭氏世族也三世祖移居嘉定南關外博施濟眾樂善是從俗指為鄭十萬家父太學生伯仲俱庠士因國變父母遂亡家道衰落師一日跪於父母木主前泣訴出家事聞空中指示云驀直南往是汝安身處如夢夢覺疾至白鶴寺雪方堂剝落耐耐寬懷大量慈悲心熱年三十總理雪方院事雖應院無

香城南外集卷十一

三

忝禪林往來雲水槩以接待為事上下僧行六十餘眾彬彬禮誦緇素皆以羨慕焉因寺基迫狹遂買古松房菜園於三元殿之後肇建七佛閣七間兩事共費二千餘金正值辛丑荒旱河底龜裂諸色騰貴未免掣肘於焉卑露矣嗣後師徒星散煢然子立絕不稱怨於是里中檀信愈尊敬師汪朝奉明哲遂創議重建三元殿規模弘敞嚴飾完備張子石先生有六十贈言師為白鶴寺之光百折不磨慈心愈熾一日鄰房被盜案波及悽惶無措師遂挺身任之排難解紛傾囊濟事不顧己常住蕩然烏有也平居言曰某幼孤失學不能參訪

知識為媿而今老憊枯木朽株安能久留於世乎幸有吾徒弟徒孫皆為法門柱石苦海橋航吾可瞑目無憾矣圓教解和尚師之徒也開法京師三十餘年受

聖天子寵渥諸大臣供億濟生利物教誡不倦敏膺昔年在解和尚左右輔勦院事解和尚常言秉師之教恂恂左右四十年老師徒倘我得返江南仍歸舊隱當以供養幾日為歡膺所以服膺鐫骨不敢慙忘遂不顧身心與解和尚周旋法門中幾件緊要事至今圓教光明烜赫道風隆盛由師之教感師之德也嬰育堂士因宗和尚弘宗攝化辟立千仞王臣問道日無寧刻為法致

香城南外集卷十一

三

病可惜天亡至於不肖如敏膺者不足齒及何敢自外如我兩人並師之孫感師之教而無涯者也師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三芳規峻範鑒鑒可指豈可湮滅無聞於後邪是以小子續述一二表明於世亦不敢求當世諸君子諛言冠冕以遺其實是為之傳傳曰僧不貴乎高而貴乎真師有弟子為人天師而師不為顧舉世雕偽飾真而師不為夥一例坦然超今越古可為濟世之橋梁開法之先導者也

虞山定禪師傳

蓋聞道備於心德敷於眾遠近遵行到處奉重若非上

乘根器曷能終身行之如是乎吾友定禪師始終如一絕無瑕念一瓢一笠寄跡人間如片雲孤鶴忽來忽往令人瞻仰不及惟有企慕而已師諱寂明字定慧晚號一目道人虞山潘氏子母屈氏幼孤共母爲命值歲荒度活無計師跪於母前曰兒小不能奉養願母鬻兒以供薪水不致母子相視忍飢而活埋於此母泣曰汝是清白吏子孫因吾未亡人玷汝從上污名邪竟不從送師於虞之白衣院爲沙彌殷勤策發靡不備嘗因疾苦多患身子羸弱朝夕禮大士百拜如是者六年經書應對不學而能年二十往弁山龍華寺受具持律五夏乃

香城內外集卷十三

古

發足叅方叩明生死大事一日於青龍百和尚座下少有所得欲語於人終不能吐自知根莖淺劣不堪爲法門棟梁寄錫於白鶴寺一十五年恂恂善誘同居者無不悅服膺於此得交於師見師道心爲衆如己每對膺曰少年老成作事不苟必爲法門龍象當懷精進勇往勿與群伍唐喪光陰恐遺後悔是以膺之叅訪得力皆由師之推挽指示焉師天性孝友奉母終養晚年同余北上省解和尚於圓教輔弼有年無不盡力北京人稱謂南蠻子好佛心此其熱中道念到處皆然正所謂始終如一者也余繼席華山師留圓教乃向人曰道交有

年自和尚初主叢林鯁直無偽某雖老朽決當助一臂力遂附舟南還至宿遷病作到山半月愈加危篤乃謂余曰我願不能償矣有盃資幾金留常住公用勿爲我費言訖合掌稱謝而逝嗚呼師之行履不失尺寸隋珠趙璧怎能爾並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四歿於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初五茶毗初八塔於吳郡華山左麓立小傳貽後世云

白鶴寺三緣堂禪師正持印公略傳

禪師法號正持諱心印嘉定人俗姓趙氏世業耕讀以德傳家父母早世師幼孤清貧六歲投白鶴寺三緣堂

香城內外集卷十三

五

爲沙彌稟質慈良根性純厚不爲外物所誘居於應教不染時習夙懷尚志及壯即棄應教往華山求受戒法因山中事阻不獲開期本師先和尚見之乃曰此子純厚非近代學者可比即令敬膺齋書送入鄧尉吼老和尚座下完戒復侍先和尚巾瓶叅叩已事不露頭角始終默契因白鶴寺師徒再四勸勉先和尚慰諭曰叅學做工夫那一處不是得力處遂禮謝歸寺未幾結茅養靜痛念父母宗祀乏人值兄病故遺一侄尚在襁褓不能爲活師乃深心顧復得以成立有後焉久之復任常住事見房屋頽圯不蔽風雨發心修葺罄竭鉢資嗣後

遭逢研公淨翁遷化以盡喪禮恂恂訓導上下睦然包荒周給靡不受其惠澤絕無流離孤露者堂構依然規矩肅穆上以陰翊師長隆盛下以教訓徒衆成立平居無事不大聲色誠所謂德修於身名聞於後者也余與師同學同叅交好四十餘年及奔走南北從無間然泊辛未余領華山院事蒙師枉顧勸導數數輔佐遇掣肘時必蒙其提持紀綱謂余曰爲知識者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余見其心靜氣和誠言相誠勉由是銘心鏤骨刻不斲忘因師長抱微疴不能勉留山寺爲衆綱維甚可惜也已卯閏秋七月十有七日脫然長往遺言教誡表散衣資勿論親疎均一無二焚香告虔擇時入寂於十九日封龕顏貌如生香風滿戶豈不是其一生定力所致歟余乃山林鈍人爲衆匏繫遂不克一視病鄉聊盡道誼之好忽聞告寂傷感何已捫空捉響徒增悔恨者矣師世壽四十七僧臘三十一夏遺龕三年擇吉豎塔焉故作略傳云

香域內外集卷十四

末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四

贊

門人 等編

世尊初生像贊

莽鹵翻身脫禍胎那知毒棒劈頭來而今痛定重思痛却悔當年口易開

文殊大士贊

全身佛
字寫就

通身是佛脫體成文道已存乎目擊教豈藉於返聞尊法王之輔弼稱大士之儀型智足以統持三藏德足以覆被群靈妙吉祥之名號洵無虛設清涼山之景界幻

香域內外集卷十四

十

爾居停誰過相逢存妙手後猊項下解金鈴

普賢大士像贊

如來長子普賢願王刹塵依心毛孔含藏體即一真全法界理我欲贊揚從甚處起山花似錦礪水如藍眼聲耳色儘好盤桓唯此大士脫離諸見靜三昧中時時覲面白銀世界一亘晴空千秋萬世一念能容

觀音大士像贊

福徵道
者請

最勝慈悲大導師普門淨聖觀自在誓深如海不思議神通方便無能及善應隨宜說法身拔濟未來越塵累於苦惱死厄難中爲作衆生大依怙我今常念勿生疑

願速滅除諸有苦誓依菩薩為本師念念具足菩提道
觀音妙智常現前三昧辨才人畢獲廣攝羣機入普門
慧男定女咸充備惑業銷亡聞性圓淺深同到如來地
阿僧祇劫贊莫窮是故至心應頂禮

觀音大士像贊

朱母陳太君
法名聖壽請

菩薩具慈悲應現如明鏡憐憫諸眾生救苦併救病厄
難悉蠲除諸佛同清淨朱門陳太君自少知天命皈依
佛法僧念念超凡聖五福壽而康誓願無窮盡教子為
好官始宰宜黃令教子成功名九荻古無並一門是善
良朝夕秉慈訓四季免灾侵八節增嘉慶惟願大慈悲

朱母陳太君

二

有求皆感應聞名及見身舉世咸恭敬是故至心禮洞
悉無餘蘊歷劫不壞身同證如來境

送子觀音像贊

體備圓通自返聞弘慈善應故超羣眼看天上麒麟種
雙手擎來付與君

達磨像贊

筆樣請

只這一尊諸佛不識五葉蘆花蹋翻消息不說祖師禪
誰道白拈賊咄咄分付渠儂著眼看遊梁涉魏徒狼藉
天童悟祖像贊

兀兀熊蹲眈眈虎視伎倆全無囊中獨據贊也從他贊

罵也從他罵拄杖活如龍終古令人怕靠此若須彌至
今放不下服菴無事人肯入這保社平生愛簡點諸方
莫怪背地說冷話

三峰漢祖像贊

贊到無可贊處重要兒孫開口若將佛祖商量一似枷
上著杻寧可當面塗糊切忌外揚家醜

靈巖師翁老和尚像贊

獅子翻身象王脫鎖過量英雄不入眾數撥開從上要
門那許諸佛作祖咳唾落九天之雲濤掉臂轉眾生之
疾苦險絕處示現橋梁護法時身為樓櫓蹋殺有主精

朱母陳太君

三

靈掀倒無明窠臼偶來幻化人間本是天宮彌勒

華山本師老和尚像贊

斷生死關運不欺力今古同遵聖凡莫測抑逼將來黃
金失色信脚踏翻翻般若門傾湫倒嶽無涓滴要使諸眾
生彼此亡恩澤

天子謚禪師諸侯稱佛日

伏魔像贊

萬古綱常一力持漢家基業竟難支生平心事何人識
祇許青龍偃月知

先考侯選陳府君像贊

居心落落敦厚崇禮教子義方一飯三起周人之危濟人之急侃侃鑿鑿了無擬議譬之古琴而乏俗韻譬之寒松而無妖花故先生平居處境順不以爲樂處境逆不以爲苦一片良心超越今古小子罔知舉筆義隨藉此奉持如蘭木塑祭祀春秋披瀝情懷

素心李居士像贊

心慈而貌古非近世之賢豪德重而力行爲當今之師範探玄高論常驚白足緇流點筆波瀾絕倒雕蟲小技究幽明之一理早悟浮休等愚哲之齊觀頓空夢幻昔年高致頗多近日風流絕少未識素翁之面徒增企慕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四

之思欣逢令子不匱孝思伯兄繼述油然薛鳳之紀綱仲弟承先宛是荀龍之韜略古今無間血脉斯存他日者龍鳳呈祥爲封爲贈榮遇千秋猗歟盛哉又非山楚之所能阻抑者矣

涵孟張居士像贊

志大氣剛心雄腸直居塵不染塵至德不自德功名同敝屣輕颺夢幻如空花遠擲舍元殿裏莫問長安解脫場中道遙獨得本來面目儼然存不用循行兼數墨龍華會上已標名個是當來善知識

槎溪張姑丈爾寧先生暨姑母陳太孺人合像

贊有序

嘉定南二十四里有鎮曰槎溪相傳漢張騫乘槎於此故名歷千有餘年子孫蕃衍況乎神仙逸士往往出於其間不可勝數乃姑丈張姓豈非苗裔邪姑母太孺人賢能孝謹聞於里中不幸逝世多年姑丈今年准七十三子四女皆已婚嫁成立怡然物外日以課經博濟爲事近來山中結飯僧緣出合像命題余乃幼孤失學罔知文字固辭不敢姑丈再命勉爾搦管爲之贊曰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五

天道無親惟德是輔一念不渝超今越古導世芳規何勞斤斧夫婦純完中流砥柱男婚女嫁崢嶸門戶安分自如仁懷徧溥老不歇心惟親與祖孝行頗彰不入衆數慷慨維持周旋商賈閱盡滄桑不言甘苦介壽古稀精力如虎燕翼遺謀龍蟠鳳舞福壽康強神仙隊伍不識不知永錫嘏祐宜爾子孫千秋繩武

鎮國山菴老和尚像贊

高坐無言說生滅何生滅事事不隨心言言皆合轍這樣老古椎供養幾時歇別別千秋萬世真豪傑

性覺道影贊

辭榮割愛絕俗超群墮三寶數名聲普聞隨流得旨寒

瀉石橋之瀑順緣應化閒看華頂之雲現瓊樓玉殿於
剗灰蔓艸挺霜松雪柏於法苑禪局洵矣僧中之善導
倚歟世外之英靈

鏡心道影贊

關弓射虎少年遊氣宇真堪萬戶侯一自翻身裂塵網
英雄作佛更何求

研幾禪師像贊

目擊意消神潛骨勁游心於第一義天托跡於定光化
境晏坐而佛事雲興無爲而門庭自峻何煩折葦渡長
江百八輪珠傳慧命

香城南外集卷十四

岳來興書記像贊

打從南嶽來親見我師面授記甚非常顧名應履踐博
古要通今佛法時時見道德在其中猛力須堪薦勿爲
因循之光陰過如箭喜無狂躁習幸有三餘羨一旦豁
其源已失孃生面已事何愁不解人山河大地從心轉

無縫塔贊

不論三文兩文何翅七尺八尺巍然高峙雲中天下衲
僧軌則欲憑開鑿功勳要驗兒孫得力臘月蓮花又一
枝靈山古佛光明赫

銘鐘贊

稽首十方佛法僧天龍八部護持衆我今說此真實言
惟冀垂慈作明證願此鐘聲所至方咸聞離苦得安樂
疾發菩提廣大心度脫一切有情衆如佛圓音無不周
隨類聞之皆得益四恩九有及三塗齊入法華三昧海
我昔所造罪福因惡業消除善增長洪音震覆無盡時
同證圓通獲常住

拈香贊

真香妙無際悉由戒定生方便勤莊嚴解脫成無漏法
界蒙熏聞同開佛知見一如十力尊五分咸充備

妙湛自閒大師像贊

香城南外集卷十四

七

信得自心是佛本具寂照真常圓融周徧無彼無此在
聖不增一念普觀無量劫在凡不減無去無來亦無住
皆名第一清淨均攝性慈平等弘宗衛護說法度人在
在得所處處逢源所到之地咸起敬心香花供奉各盡
誠仰故 賜謚高雲禪師先師授記曰圍繞座前諸弟
子殷勤請法問三生今者師道益尊慈心更溥扶起臨
濟兒孫不露末山頂相此豈淺根下劣者所能彷彿其
萬一哉

靈瑞靈捷大師像贊

密運金剛寶劍全提祖印高懸智過曼殊功超妙總平

居無事展拓胸襟性所談無非實相漸將諸佛本
拋撇微塵國土隨順修持起止無染誠所謂開權顯實
之尊也末法指迷之慧炬者也行看祖燈標式人人瞻
仰踪由慧業傳持箇箇嚶嚶頭角不同流俗阿師豈比
尋常智士者邪

畫贊

有序

是黃張調甫居士持畫軸來洪光余展閱之見一
人弊衣徒跣引車前行中所運載妻子眷屬乃至
雞豚猫犬筐筥錡釜世間器皿無不畢備旁行曰
大乘菩薩嘻三界畏途甚於湯火餘小乘輩奮勇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八

爭先翻然高蹈何暇復顧其後惟是大心凡夫不
捨一法不取一法平等行慈為不請友是諸眾生
真歸仗處以不捨故妻子塵勞即如來種以不取
故歷劫辛勤無有疲厭此固非小根小力者所能
任也拜手濡筆為之贊曰

真淨妙圓豈拘名目眾生無智閉於痴獄人我糾紛色
聲馳逐惟妻與子皆為桎梏不了目前妄病日篤小乘
知醫問知用藥如人虛羸授以剋削喪盡真元詎非大
錯有大乘師深達法性五欲昏衢置此寶乘荷負牽輓
護持慧命譬秦越人能治眾病炎涼甘苦佐使君臣一

得其當起死回生我為贊語如空谷音離婁罔象不可
追尋

慧徹法姪禪師像贊

慧性無住徹法源底三千歲絕無所倚五十春豈染世
緣展開佛面契文殊之大智已復初心劈破玄門行普
賢之妙行並無別體金針密運似霜嶺不傳之秘玉策
頻揮繼末山高蹈之踪縱橫得所通塞無餘宜爾子孫
千秋奉重

自贊

能請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九

既愚且魯不識不知一例放頑將何所止遇患難而弗
苟避對佛祖安肯自恣恂恂然遵遺命於九鼎亟亟乎
溯淵源於一絲人謂之智力有餘我謂之鈍根不少設
問為人乎為己乎你且將何所酬咄但求無媿於心豈
能盡合人意

自贊

立古存諒

終歲遑遑一無寧止寒暑到來絕不相似懸羊頭於帝
里有口祇堪挂壁賣狗肉於江南無心自合眠雲高價
莫酬半文不值夫是謂之乾打哄白拈賊撞著小厮兒
頭腦痛不徹

自贊

明載想請

長年枯坐窮巖終日打眠絕壑飢渴飲被何所縛一
任諸方縱橫卜度便画圓相曰兩澹煙濃柳畔春隔江
山翠更撩人不圖面目依然在賺却漁郎又問津

自贊
珠戒清請

青山自青白雲自白青白塗污主公不識仔細思量眉
橫鼻直總饒伎倆通天到此形分影質任人呼任人罵
坐斷頂顙誰不怕從來計較絕分疎額上圓珠腦後挂
疏

華山知浴疏

叢林所宜辦者道也道未明而先飲食財貨之是急豈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十

道人本分哉然又聞道在穉穉道在屎尿必欲棄日用
而求諸遠抑豈通人之論乎知浴之設昉於百丈其所
司甚絲夥實肩庫司之半故視叢林之豐嗇唯在知浴
之當與否耳苟得其當則司事者無仰屋之吁辦道者
有專心之益是以一人之身而備衆人之所宜其有功
詎不偉歟故於其行說偈贊歎必有大心檀越爲成就
此勝舉偈曰古有開示十六人隨緣入浴明真因旣不
洗體不洗塵湛然常住獲法身全機大用手縮伸頓宣
妙觸超同倫香油燈燭布與巾堆盤果放生芳馨白糖
紅荔兼烏薪賦歸來兮錯然陳供養不揀富與貧受用

飽滿人人欣神通法爾難爲詢唯證乃知力用親大心
滿足同能仁福澤廣被諸含生令離五濁日自新菩提
妙果從君掄

托鉢募齋疏

佛制比丘日乞食以存活夜則棲止冢間樹下攝念禪
思不許耕墾春磨手自作食恐其妨進修而費時日也
故比丘名緇乞士外乞食以資色身內乞法以資慧命
缺一於斯事理偏廢於道必不能致徒來識者之譏耳
蓮峰爲域內法窟禪侶奔奏常不下山幾及二千指雖
有田可耕獲有山可樵採歲計所入不足以供十分之

香城內外集卷十四

士

一二是以僧皆持盂丐四方冀得儋石以助法輪之轉
然登高自邇行遠自卑未有將從事他鄉顧反捨近地
城中之行自不容己遠徵香積或憑長者神通定設伊
蒲等是檀那義利望福田而播種勿讓誰先攜警錫以
前驅重圓佛制

募葦靈水菴疏

京西之野有靈水菴者羣山繞翠萬木籠煙人跡雖通
不類城巖市雜鳥聲常在渾疑壑臥巖棲近者定生上
人卓錫其間漸增規置但苦虛檐罅壁不能禦風雨憑
陵荒圃閒田直欲費鉏耰氣力揣摩未就脩葺難成乃

有同事禪伯發心募化冀一鼎新因思三寶為世良田里中有一精藍便稱一方福蔭可使之乞食空孟安禪露處不能久居移錫他徙信男信女曾無向善之塗魔子魔民易啓誘邪之戶具智慧人必不然也故歷朝盛典聽許僧徒營建塔寺其意在陰翊皇綱慮甚遠而功溥也豈止為圓頂方袍之客為謀生計哉故敢援筆數言為長者告

募米齋僧疏

老子枕中記云吳門之西有花山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相傳曰華山是神山也晉支公道林禪師卜居於

香城南外集卷十

上

此遂成叢林至我老和尚從三峰靈巖退席以來一更新之衲子憧憧往來常不下二千指而齋厨屢空菜腹恒枵一遇歲荒則厨煙幾冷以寺無出產不得不仰給於檀那為眾而祈有年也今歲豐稔倍常施者尤易勿謂緇流無厭來者難乎其繼昔人云我是貪功德無厭足者則寸金粒米投入大願海中皆可稱成佛正因無上最勝良福田除三寶無別下種處也樂福德來當從事於斯

善新兄結茅疏

蓋聞常行而不住者非也常住而不行者亦非也非而

不自知者更非也是以從上尊宿舉止顯晦皆不失其時候焉我先師確翁老和尚首度弟子善新伊兄叅歷多年見識高卓年將垂暮瓶盃翛然躑躅道途終非了事徑做大梅之芳躅勇期小果以自居一把黃茅終身活計敢告仁人君子亟宜相助有成他日者一炷清香二時功課豈非仰禱檀度之盛德者邪

合流山門疏

茲啟合流西山名勝東土精藍堂構燦然廊廡畢備流泉竹木無非佛性莊嚴鳥語山林總是真如境界舍一法不是全提妙用拈一事何妨著力勇為合流向缺山

香城南外集卷十

上

門榜樣住僧近發最上勝心仰叩高門襄成盛舉標名合式千古流芳目擊道存萬山瞻仰譬之華服通身冠冕豈能缺少哉

募刻語錄疏

事有可已則已不可已則不可已矣理若貫珠明同杲日先師確菴青和尚四十年橫說豎說言滿天下蟲書鳥跡道徧寰區以致一點一畫直指人心見性片言隻字鏘然玉振金聲庚午歲不意先和尚一偈歸真門墻衰落屈指五稔諸事缺如痛哲人之已往真諦罕聞歎著述之猶新法容堪遇獲圓珠於罔象握寶鏡以重輝

非在跡求可以悟取是以同門編集積有歲年久欲刊就孤堂難鳴今有二能古存二公曾侍先師函丈常懷教育深恩一旦洗心誓願募刻流通恭持短疏仰叩高門冀集眾緣以襄勝事或宰官長者或宿德後賢或秉戒於師門或受恩於足下各自爭先出手大家扶起斯文俾若見若聞了然無惑於法於義開示後來如說而行令法久住先師之慧命長存愚輩之終身感戴三復斯言敢告同志

又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人間四事不能過也山頭先和尚

香城內來集卷十

古

說法垂訓雲行雨施雖不許人掇拾玄詮以資舌辯唯望學者自開悟門續佛壽命然上智之士始可向文彩未彰已前領略圓旨降斯以往寧免因言會意循跡求人者乎欲登黎棗以授將來非藉檀金終難蝕木雪山半偈不惜全軀少室安心遂忘左臂古人之芳範具在末世之正法難聞略捐夢幻之錙銖便成般若之舟楫迷津立渡覺岬非遙功不浪施福難備述

錫山徐居士募筆墨書禪花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法界圓詮如來極唱離海墨而難書一字算河沙而莫殫奇勲唯大士得膺非小乘堪授

今某居士夙具靈根示游塵網擬叩佛華之室將登善友之門楮先生價重洛陽諒非寒家得致管城子功高菰苑願從長者俱來謹勒數言幸襄勝舉

募米疏

大江以南有叢林曰華山自晉支公開山以來及唐宋名位知識後先說法於此至明成弘之際漸就頽廢而法音不復振矣我老和尚從三峰靈巖來兩憩峰頂衲子雲屯蟻集遂稱第一法社但峰巔峭拔寺無恒產往往以眾多食寡為憂持鉢行乞靡間寒暑司事者以不能坐視眾飢恒奔走於道路法開禪子乃能為眾竭力

香城內來集卷十

五

舍近取遠問米價於廬陵請鉢飯於香國爭先出手當有知音助轉法輪莫斯為最福德又豈虛空之所量哉

華山正殿改塑大佛裝金疏

夫如來法界遍刹土中有不可思議而成真實功德者是處皆然也東震旦國莊嚴佛土像設與然皈心肅敬聞見樂從所以裝金造像莫大功德焉吳郡華山禪寺晉支公道場傳沿歷代興廢靡常近來我先師確翁老人稍加營葺尚未完備向供古佛三尊身長餘丈端嚴好相瞻仰增敬祇因歲深月久金光剝落如貧士遇冬裸無衣具能不為之寒乞邪故叅禮之士往往愴然而

返蓋因有其心而無其力者蓋因有其力而無其心者所以因緣會遇亦非小可哉茲惠迪禪人矢願有年發心募辦第木訥椎魯未善說辭偏告善人君子此其不量力而行然不量力而行似乎不可思議而成真實功德者皆合於如來法界也是以略升數語表而出之若大心檀越一肩荷負脫體莊嚴其福德不可思議故為之勸疏云

深禪師化文書疏

靈山四十九年不曾說得一字東土千七百則公案何嘗動著纖毫好語雖然上碑此事終難入板點畫撇捺

香林內全集卷十四

天

須看取文彩未生已前半滿偏圓當會通指注莫及之處燕窩用來遮眼達磨將出印心先聖既有風規後賢寧色做偽深慈禪師好學不倦稅志可嘉擬憑筌以得魚守株而待免欲求大寶須藉高檀白壁黃金苟能置之身外黃卷赤軸便可贏來掌中果若獵相剽名必也悟門障塞倘弗承言滯句定然心地光明淨几開窗正好消磨粥飯落花芳艸更宜開豁胸襟

玉峰沈居士寫經疏

此大經者乃如來根本法輪出世因緣罄竭於是然非上上根性如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不能領其大全降斯

以下徒有望洋溟澤而已故曰積行菩薩猶曝腮鱗於龍門上德聲聞咸杜視聽於嘉會信不誣也是以勞煩長者庇珍著敝方便附近漸教令熟然後付以寶藏故阿含方等諸教不得不次華嚴而興起矣逮至法華會上引入佛慧亦不過了却從前未了非於華嚴之外別增一法另添一句為眼中金屑已也故此妙典不共諸乘如法華露地之車如涅槃塗毒之鼓有聞即喪是子皆乘勿墮聲聞之手唯當大士之心凡讀一字或書一句能解片義能燭少文等高出諸人一頭地並可與諸菩提薩埵把臂共躅况乎解甚深義書滿全部者哉吾

香林內全集卷十四

二

於沈君終不敢以小乘人位置之矣雖然更有一個凡不能管聖不能拘且道置伊向甚處有人道得許伊親承華藏觀面舍那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不勞轉換真境全彰試就筆端徧遊法界

香域內外集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釋敏膺撰敏膺蘇州花山翠巖寺僧是集乃其

弟子聖藥等所編外集詩文凡七卷內集五卷皆

語錄偈語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

香二集二卷

〔清〕方觀承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四

年刻述本堂詩續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薇香集一

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

卷》提要

序

吾鄉方官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膏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
增家學作為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
而兼詩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即以詩名壯窮微塞
南涉江湖其詞多沉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
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
有所宜豈必盡出于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
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
隆以後官位轉登淳意鴻文上荅

序

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揅翰吟詠而已刻者然詞
一小集而已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別為薇香燕
香二集凡五卷藏于家今公子南耦尚書將赴闕
越督軍過江寧出以示鼎鼎竊論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恩遇叙
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分
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胸懷自能兼包古
詩家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
禁闥公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
籌過師以助

聖武忠惓感奮之志憂愍薦至之忱舉見詞間存
諸續集非第如他山紀

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
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竊家與方氏世有
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密於竊為丈
人行而竊昔里居公居江寧竊仕京師時公又在
保定竟不獲瞻謁階砌今南耦尚書將以公後集
付工雕板俾述為序竊不辭固陋而輒為之蓋以
攄平生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詩者之意也嘉
慶己巳九月同里後學姚竊謹序

序

二

述本堂詩續集目錄

薇香集

望西山作

賦得山雞舞鏡

東園芍藥應教

東園荷花應教

戊午元夕雪後

圓明園

賜宴百官觀放烟火恭紀長句

西園上巳次胡泰舒舍人韻

目錄

清明雨次韻

春盡夜

孫曉村第四小女禮致謙稱誼崇父執成

詩二首為餉並示曉村

題張渭南舍人課耕圖

己未元夕西苑寓直

題畫犬

從相國西林鄂公視河至礪山喜晤郭勁

草使君出瑞雪圖見示即題四韻

五月十二日舟次德州時雨嚮夕入夜轉

甚枕上成詩

七夕

西園寒食次孫曉村舍人韻

孫曉村饋新篋走筆奉答

雨中桃花次韻

同沈泊村中翰過佟氏瑞園

仙源

雨後夜坐

對月同蔣希元舍人作

西苑荷花

目錄

爲姚三崧太史題畫

夜聞鶴

松安禪師自塞外負二親骸骨歸葬吳門

過京師爲之感愴賦詩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勘永定河自長安城

南途中書懷元韻

東渡道中

連雨書悶

都門晤益思三弟旋送南歸有感而作

同制府高東軒先生臨視大清河宣導永

定下游將定議入

告賦呈四韻

爲李眉山題牧牛精舍圖

壽高東軒先生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

內賜園蔬十種恭紀元韻

葱

韭

芥菜

白藕豆

目錄

紫藕豆

銀茄

水茄

南瓜

瓠子

春不老

九月八日直廬雨

題商寶意剡溪秋泛圖

癸亥元旦奉隨冢宰史鐵崖先生率僚屬

詣

萬壽宮行禮

題相國高東軒先生讀書圖

癸亥元夕歸途大雪有作

喜雨詩呈冢宰史鐵崖先生時攝制府篆

戴卯君廉使左遷直隸候補茲奉

命隨制府尹公經理淮徐水利賑務即留江南待

闕賦送四首

慶都謁堯母陵

定州

勘漚沱河有感兼懷大兄

目錄

聞登

客畫蘆鴈見貽感成一絕句

邦均道中望盤山憶石東溪

乘傳赴開封過圓津菴小憩有作

高郵再晤喬五慕韓

勘河至海口作

范公堤

泰州河

芒稻閘

石羊溝

藿甘園五詠

春草池

鰕菜亭

春詠樓

接葉亭

見梧軒

正月二日喜雪

恭和

御製恭謁

泰陵禮畢奉

目錄

皇太后便道詣五臺瞻禮曼殊易州道中得詩二

十八韻元韻

恭和

御製石門店示直隸總督那蘇圖并隨駕地方官

元韻

恭和

御製幸蓮池書院元韻

丙寅十月奉

詔攝山東巡撫啟行之次日署中報得子家兄命

名曰魯誌

恩命也成五言四首安大兄三弟

歷山遠眺

趵突泉

珍珠泉

趙北口道中

雄縣

冬月護新栽桂

讀楊忠愍劾嚴嵩疏稿朱子題十韻

泊舟步至移興寺看桃花即事

燕香集上

目錄

閏七夕

食尊羹作

于耐圃侍講將按試衢州枉過論詩竟夕

盆蘭有並蒂者成四韻

戟山書院拜劉念臺先生待漏圖遺像

曹娥廟

姚江道中

曉晴登湧翠樓

次嘉禾喬五慕韓來晤

題喬慕韓窺園圖

吳好山貽乞貓詩依韻奉答

蔣韜文爲寫貯蘭圖小照

移節畿輔同家兄舟次京口中秋之夕三

弟自金陵來赴喜而成詠

中秋泊京口憶西疇二兄阻舟瓜步

趙北口道中和邵五陽韻

曉發西淀

恭和

御製庚午二月西巡途經畿輔青疇澤潤秋麥方

萌即景示總督方觀承及其屬吏用致交勉

目錄

元韻

恭和

御製重幸蓮池書院

趙北口

水圍恭紀長句

蒙

賜人復恭紀

恭和

御製閱永定河隄

賜示元韻

蒙

恩晉階太子少保

獎勵有加感愧交集恭紀四韻

三月初三日

駐蹕南苑行圍

上親射八兔分

賜扈從大臣並臣觀承恭紀

蒙

賜貢橋恭紀

庚午三月初八日

目錄

上親耕藉田時臣觀承扈

蹕至京師

命同京尹班侍耕所謹於終畝後帥農官耆老謝

恩觀耕臺下恭紀二十四韻

庚午九月

聖駕巡幸中州於初五日

駐蹕保定臨漪亭

行宮蒙

賜七言近體詩一章恭和

御製元韻

蒙

賜大緞東貂小荷包並

須隨行文武各官有差恭紀四韻

九月初七日

上駐蹕定州之衆春園

親灑宸翰賜臣觀承績懋保釐四字扁額布政使

恒文按察使玉麟並蒙

賜額一曰宣風一曰慎憲恭紀六韻

衆春園射鵲蒙

賜花翎黃褂恭紀二首

目錄

九

正定城北二里許舊有旺泉乾隆十年鑿

以爲正藁水利積土成臺泉周其址上

建導醴亭郡守王楷繞臺種菊盈萬本

適於重九日奏蒙

聖駕紆轡登高仰惟

注念農功見於

詩詠泉亭靈蹟遂成不朽而泉之利亦因以常存

吏民莫不歡幸是日

駐蹕郡城

行宮

錫宴作樂

賜王大臣等佩囊有差紀

恩述事得十六韻

重九日蒙

賜內苑新棗恭紀

恭和

御製閱濤沱河隄工元韻

蒙

賜御廐青白馬恭紀

蒙

目錄

恩於河南

行在領賜寧綢絨領恭紀

蒙

賜哈密瓜恭紀

恭和

駐蹕梅花亭因繪梅花小幅并題以詩

御製元韻

恭題

御製梅花小幅敬誌八韻並呈協辦大學士太宰

梁公少宰彭公少司馬劉公

御書唐臣宋璟梅花賦

命鐫石梅花亭北廊即以

御筆

賜臣觀承恭紀長律

御製墨梅一幅題詩四韻

命鐫石位於梅花亭之北廊西壁

御筆即

賜臣觀承恭紀四首

次韻圓津菴壁間舊句示謁然禪師

庚午除夕讌集次韻

目錄

乾隆辛未正月十三日恭逢

聖駕奉

皇太后南巡江浙臣觀承謹率屬扈

蹕至景州紀

恩印事

恭和

御製命臣加賑去歲被水諸郡縣詩以言志

書賜元韻

余在浙時嘉興蔣鈴用白描法為寫小照

裘叔度詹事見之謂白描終難求似如

其言令武林徐鵬重作裴公爲介富陽
董學士補竹石因成四截句并柬裴董

二公

大兄三弟奉

二親安葬洪山書來告期望遠銜悲成詩四

首時辛未清明前二日

雨後過蓮池書院

題張少儀望雲圖即次元韻

題許橄亭叢香小憩圖次韻

立春之次日得雪盈尺喜而成詩

目錄

士

冬齋八詠

紅梅

蘭

松

蠟梅

水仙花

金橘

天竹

迎春花

辛未除夕再用王立亭許橄亭庚午除夕

前韻索諸同學和

燕香集下

壬申元旦再和前韻

涿州道中雪時壬申初春十日

千像寺

補蝗次廣平宿清暉書院荷亭有作

宿田盤少林寺

元夕讌集益蓄紅梅初放即席成四絕句

索諸同學和

送梅循齋總憲致仕南歸

目錄

士

得西疇二兄書並見懷四絕句依韻奉答

癸酉秋初力疾赴順德過圓津菴贈藹然

禪師再疊壁間前韻

謁清節廟

初落一齒

宮保望山尹公三制兩江備述輿情兼書

嘉義爲贈

賦得露似珍珠月似弓

四月既望京師保陽同時請雨閏二日甘

霖徧沛志喜四韻

聖駕東巡重謁

祖陵禮成恭紀六十韻

大兄居金陵為尚齒之會七人樂巢二兄

寄示七月十七日藹甘園即席四絕句

效香山體依韻奉答

樂巢二兄見貺王石谷柳陰漁樂圖賦答

十二韻

波羅城九日寄懷樂巢兄

荔青軒賞菊有作

憶菊東樂巢二兄

目錄

五

送三弟之任秀水并懷錢香樹家朴山兩

先生

於永定河因隄為屋喜其曠朗成詩

防河駐長安城公廨念客夏六月大兄方

籌南歸來自保陽相聚撫時觸境悲痛

成詩

乾隆乙亥歲

萬壽聖節侍

燕熱河叨蒙

珍賜恭紀四詩同時被

賜者大學士傅公領侍衛內大臣旺公協辦大學

士虞山蔣公冢宰諸城劉公少農武進

劉公

黃縑縷牙朝珠

佛手柑

荷包

紫檀如意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

雉卵

重陽夜雨書懷

目錄

五

距塔子溝數里有廢塔

阿壩道中遇雪書懷

酒泉送客即席示鎮道諸僚

嘉峪關登籌邊樓作

安西

戈壁

安西道中口號

哈密東城

哈密西城

白孔雀

巴里坤軍營二首

丙子元旦歸自巴里坤次南山柵口

丙子元旦懷吳兩民中丞

題邠州大佛寺

長安道中四絕句

慈恩寺杏花

城南桃花

灞橋新柳

邵店玉蘭

驪山湯泉

目錄

洪洞謁臯陶祠

固關入直境喜雨并示井陘獲鹿二令

龍門縣

恭和

御製駐蹕景州諭直隸扈駕諸臣

晚坐得月亭小酌同少儀諸君作

飲吳中女貞酒同少儀諸君作用前韻

波羅城九日

赫山行館盆菊初放張少儀王立亭蔡鶴汀吟咏競美亦和一首

病中得西疇書並錄示近詩有與馬半槎

同時卧病代柬之作觸境嬰懷依韻寄

和

漕河宿給孤寺示禪僧鑑慈

聞襄叔度少宰奉使巴里坤軍城時嘉平

二日滄洲途次雪中因憶昨午以是日

出嘉峪關詩以懷之

奉

命同劉繩菴吉敏齋兩少農勘津滄牧地數萬頃

悉聽民墾種將春得雪喜而成詠

目錄

盆梅三首

白梅

綠萼梅

紅梅

丙子除夕

丁丑元旦

醅醖盛開成二絕句

勘漳衛水溢宿圓津菴疊前韻

雨後宿苑東菴

雨過河間邑令吳山鳳來迎憶其昨年任

獲鹿時余有途次喜雨詩在三月三日
今春得澤尤早境會適合宜誌新咏

前韻

視河舟次夜雨疊前韻

河舟書所見三疊韻

爲慶雲前令甘怡題歲甘橋額四疊韻

南運河道中五疊韻

水村杏花六疊韻

舟中臨張長史草書七疊韻

買食野菜遂得多品八疊韻

目四

友人饋滄酒九疊韻

同座客話金陵風景十疊韻

舟中咏燕子十一疊韻

次天津作十二疊韻

海河十三疊韻

銀魚十四疊韻

蛤蜊十五疊韻

孤雲寺十六疊韻

北運河道中十七疊韻

牧令承檄種柳表道村民趨事官路河隄

皆徧喜而有作十八疊韻

得三弟書十九疊韻

永定河道中二十疊韻

鳳河二十一疊韻

東西淀二十二疊韻

水稗二十三疊韻

題永定北埝館壁二十四疊韻

兩餘行館即事二十五疊韻

紫泉二十六疊韻

雞爪泉二十七疊韻

目錄

九

慈航寺爲禪僧鑑慈作二十八疊韻

以疊韻詩寄陳星齋奉常索和二十九疊韻

韻

丁丑仲夏過圓津菴悼藹然禪師用前韻

奉使商邱五日即席分賦

遊商邱太宰西陂別業兼呈宗蘭暉先生

相州雨夕宿大生寺示德修上人

比干墓

咏梵寺凌霄花

雨中舟過天津官雲程侍御貽盆蘭賦此

為答

通州感懷

次韻舟中桂花

丁丑八月十日直沽舟中自壽作並寄南

中諸兄弟

九月八日南運河喜遇馬十三湘靈表弟

來自維揚就晤舟中余方赴古北約湘

靈先至保定署中

津門途次九日並柬湘靈

運河秋漲漕艘踰期奉

目錄

辛

命赴天津經理俾速南下無虞冰阻尋又承

勅同山東鶴中丞勘九河故道宣減漕渠途次成

詩四首

次慶雲作

汶陽旅次見菊因憶古北波羅城同張少

儀諸君行館有咏連亥子兩秋今仍同

作

棉花實重農功乃自昔不見賦詠因述二

百字

冬夜雨中同劉林一馬湘靈話故鄉風景

因成四韻

題宋懋庭杏花春雨圖小照

馬湘靈歲暮歸里門取道維揚詩以念之

燕香二集上

戊寅元旦乘暖至蓮花池小步

燈夕津門行館盆植牡丹白桃花盛開各

系一首

元夕次靜海水村同張少儀王立亭戴西

軒陳肇州分賦得圓字

津門燈夕賓僚吟咏競爽因憶三年所歷

目錄

壬

又成四韻

西疇寫小照詩帙後索題句

題蘭陵呂宜人所畫姑母高太孺人詩意

圖寄又華賡于昆季

蘭陵憚哲長為繪百花屏幃題四韻見意

野花作瓶供

熱河道中

五月三日喜雨王純鄉太史作詩見貽依

韻和答

即景次韻將以來日按部邊屯

上都河道中

載清堂前疊石爲小山集飲其下取石有
數卷意足爲首句成四韻張少儀劉
林一戴西軒王行上陳肇州沈石亭愷
次桂州兩弟闢其句次亦各得一首
偶拈秋聲四題效文衡山體

蟬聲

蟋蟀聲

絡緯聲

落葉聲

目錄

主

赤城溫泉

宣化黃命可潤修城之役以除積沙爲功
城西綠壕植柳曾疊數萬株風枝所蔽
沙不得入因立萬柳亭因柳川之水相
澄映爲勝蹟余以戊寅初秋至宣化樹
皆成陰臨觀可樂題十六韻以表斯亭
白磨姑

赫山行館和少儀司馬用丙子年元韻

貫衆苗

古北口道中

廣仁嶺

中關道中

戊寅中秋節署舉子信至時方侍

譙熱河

行在欣感成詩

河西營

入門

詠二番桂次張少儀韻

表弟高又華來署度歲

野人獻碾轉成八韻

目錄

主

雨後赴河間過興村有作

河間行館桂

北倉行館中秋次戴西軒元韻

聖武遠揚平定回部西陲永定大功告成恭紀

恭和

聖製二月二十七日郊勞將軍兆惠富德及諸將

士禮成紀事

皂

蹕盤山喜雨

三家店喜雨用前韻

寄巢兄南墅初成作詩索和疊韻寄答三

首

東鹿傾井

長城嶺道中

古蓮花池十二詠

春午坡

萬卷樓

花南研北草堂

高芬閣

宛虹亭

目錄

鶴柴

蕊幢精舍

藻泳樓

繹堂

寒綠軒

篇留洞

含滄亭

集歸去來詞字題程雙橋京兆南陔松菊

圖時京兆將有養母之請

再題雙橋南陔松菊圖即送其歸養

三

阜平道中

正月八日勘道長城嶺次梨雲館遇雪

自龍泉關上長城嶺望五臺作

攜耆兒迎

駕叨蒙

恩渥銜感成詩

泛舟蓮華池和少儀司馬韻

蓮華池紫藤盛開同賓從往觀歸而幄燕

餘醺下因出憚南田畫藤相評賞追次

張少儀司馬藤花舊韻諸君並先有作

目錄

五

臨漪亭牡丹

詠白牡丹

唐縣道中

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畿南往返連得

遇晤即事賦贈四首

東淀隄溢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至文

安即同臨視奉簡三十五韻

中秋對月

錢香樹先生入

朝與九老會招余於令子東麓秋卿邸第小飲賦

詩為贈依韻奉酬

香樹先生題扇頭丹山雛鳳詩示耆兒依韻答謝

香樹先生以玉琢曼倩為耆兒佩疊前韻致謝

盆花在幕夜燭臨窓各系一絕句
白梅

帖梗海棠

萬全行館家人寄到芍藥數枝詩以答之
次韻張少儀載清堂賞牡丹花見貽之作

目錄

閏月五日

三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豐臺人送牡丹除夕盛開即席成咏

安河告成恭紀用州牧黃可潤韻

寄題大名府署晚香堂

途次偶成

裘叔度少宰奉

命會勘水利以詩見投依韻奉答二首

恭和

御製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元韻

恒謙齋以安西道入

覬擢甘藩赴任迂道永定河相晤賦贈二首

題張有堂少宗伯樂全圖

荔青軒百合盛開寄題二絕句

臨漳雨中即事

燕香二集下

乙酉元旦

恭題棉花圖應

制十六章

布種

灌溉

耘畦

摘尖

採棉

揀曬

收販

軋核

彈花

拘節

紡綫

目錄

三

挽經

布漿

上機

織布

練染

附進圖跋

雪夜

寄懷愛善川制軍

壽尹制軍七十

東托中丞

目錄

壽來相國八十

過文安淀隄有懷錢東麓少農

爲族子稻孫題 曾王父所遺梁硯

喜姚次功太守擢運河道兼到手書却寄

春行喜雨之作

歸來口述

題吳冰雲照

淀舟即事十二首

壽錢香樹司寇八十即次其贈沈歸愚宗

伯九十詩仙謠元韻

勘海河回天津道中喜雨

雍正丙午金陵爲師歐弟題松下長竿圖

茲弟來保陽復取前意爲圖索題溯次

前韻時乾隆乙酉十月

定州衆春園觀雪浪石石失百年矣今得

自臨城土中乃復勝蹟之舊走筆示州

牧沈廷臯誌之

自題四清圖照

自題種松圖照二十韻

丁亥元旦

目錄

張古漁爲畫山水大幅各題一首

走筆深州牧索其客黃琛畫

曹素功菰栗齋墨歌

鄭謙基寄到羔皮阿膠詩以答之

丁亥五日由永定下河口至天津

扈從淀津途次賦呈相國尹公四律

熱河

避暑山莊蒙

恩同

御前大臣二十人

賜宴延熏山館恭紀

相國尹公製詩為壽次韻奉答二首

少儀諸君疊惠佳篇再用前韻和答

古北口道中即事

上元後二日連雪志喜

次答幕僚

自易州回雪中早發

壽石寄閒七十

題葯根和尚行吟圖

瑞玉雙鴛

目錄

三

玉雙荔

玉枸櫞

和闐玉鞞

古玉硯屏

山梅玉供

男維甸謹校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薇香集

望西山作

朝望山光青暮望山光紫片雨過前林塵清目為

洗不聞鐘磬音時響玉泉水

巒光延綠陰五里十里遙苑柳多映帶山松常孤

高冠蓋日有遇幽人不可招

陰壑生涼風往來吹衣裾閒雲不相待我亦勤所

趨塵汗忽盈把慚愧山中癯

薇香集

賦得山鷄舞鏡

余舉鴻詞科未與試擬作此篇

廷

天邊彩暈翔朱鳥鏡裏花冠擬翠鬟禽經首有彩毛為山雞

自愛不須臨水立人憐忽現舞衣斑雀屏命侶情

何限蟾窟梳翎態自閒勃窣嬾姍金距健鈞輶格

澤翰音蠻依稀翮闕坊名錦南越志山雞善闕生長崖棲

石照顏詎藉淮南丹五色由來魏闕殿中間鸞雲

曉簇重輪側雉扇星移會弁班袞蔚綃輝光莫定

臺高奩轉影猶攀霓裳度月衣為羽洛浦銜符玉

映環用玉雞洛水銜珠事潭水鴛禽嬉宛轉菱花鵲綬度迴

還仲將作賦才難盡崔護成詩畫一般崔護有山雞舞石鏡

詩文采莫教徒自炫好依鳳日翥丹山

東園芍藥應教

爲艷名花直砌寬真宜浴鵲與棲鸞色深寶髻三千隊香透春衣十二闌舊藉雲根爲近侍易沾露蕊傍仙官祇今歲歲宮黃側不肯花時後牡丹

東園荷花應教

錦濯花明葉覆緇鶴洲鳬渚任香飄風歌一綠微兼浪岸引連紅不避橋太液池分天上水畫船人起月中撈瓊房數朵前溪影乍掬梁園雪未消白蓮蓋僅有之

薇香集

戊午元夕雪後

圓明園

賜宴百官觀放烟火恭紀長句

宋子全書載有發州人周四會放烟火

火唐仲友招喚來此以呈藝爲由又趙孟頫贈放烟火者詩云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然燈清畫同是烟火之戲助于宋至今

輕陰雪綴蓬萊宮玉山瑤草羅房攏微垣近夕迤虹駕瑞氣充宇起燭龍羣公拜舞

聖人喜堯英生階陳寶展仙韶一奏動林巒彩仗叢輝班劍履紫榆司燿拜新華截竹攢蘆裏絳紗蓮臺吐焰菩提座蒞益噴金處士花環照盤麟與

苞鳳仙魔列隊虬蜺控五蕊真從百鍊成大毬合

是南州貢却望崇隆萬目燈穿珠編貝自簾屏嬌

然玉女投壺罷一幅銀河挂夜星夜星炯炯噓蜃

市滄海六鰲常照水紅蓮湧地舞波迴畫衣綵袖

空中起起同牆進拜蒿呼太平萬歲字成圖朵雲

不散通明殿釣樂微聞導夜珠須臾光景復異狀

掣爍金蛇走空曠寶氣騰縹緲痕赤城標舉霞

千丈雄排赭壤位中央鵲畫旌旂色五方飛矛擊

礮勢始振枉矢絜弩機皆張木不摩兮石不輒飛

廉赤燦相奔發陽輝舒榮寒盡除驚雷起蟄萌俱

薇香集

達

宸遊布令嚮南離萬國朝正受福時單于觥獻龜

茲舞沼魚圓鹿同馴怡佛國澄自西方至蓮花金

粟身前世春燈指共佛燈明經聲唄入歌聲細古

諸王與番僧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曾傳王屋

瑞流烏歲政宜修火德符祈墉鑽燧周家法願頌

豐年享大酺

西園上巳次胡泰舒舍人韻

曲水依芳淀高吟朗

玉宸新晴元巳日舊節永和人芊芊遊痕淺宮花

畫漏勻良辰在休沐被濯亦閒身

清明兩次韻

雨暗春庭晚塵清冶陌遊思鄉人上冢望遠客登樓淺草雉新雉殘花拂故鳩風光迴老眼何處綠蘋洲

春盡夜

花淡韶林鶯語稀由來此地儉春暉極知近候晴猶好未免關情送却歸濁酒不隨香炷盡遠鐘漸動曉風微故園有夢從誰惜濃柳江城絮正飛

孫曉村第四小女禮致謙稱誼崇父執成

薇香集

詩二首爲餉並示曉村

四

拜起意謙謙情文兩不嫌家人占有喜嬌女句初拈淑質蘭兼玉清思絮勝鹽而翁憐愛最更許老夫添

鳳池退食慰情良每愛明珠置座旁楚語半含京國諺在家新效白兒排擊來玉鏡原姻婭話到金陵亦故鄉他日烏衣隣舊巷椒蘭並挹謝庭芳

曉村有伯居白門之約

題張渭南舍人課耕圖

爲農亦多務觸眼事等閒結廬地何許腴此冰雪

顏相逢故鄉人爲畫故鄉山故鄉有茅屋位置山田間推窓田在望野老相追攀喬桑坐嘉蔭流水話潺湲晚禾青可藉早杭香倍餐陂牛下日夕林鳥倦知還君情秘餘慕我夢常相闕青溪亦幽築數載別江干江田賣未贖贖種無飢寒艱難計倘就歸路尋烟鬟龍眠宛舊逕遲爾蓬萊班

己未元夕西苑寓直

馬次周注史潘在田侍讀同作

雲移壁月輝春苑樹繞銀花啟

御筵出蚌珠懸瀛海上如龍火照赤城邊兩逢令節香添夜一聽歌聲夢欲仙勝侶分曹吟綵筆九

薇香集

五

華燈裏競新妍

題畫犬

齊人夙嗜獵終日不得獸犬劣將奈何疾耕以求富富能致獵淖用呂氏春秋語庶足騁原囿吁哉一微物志意殊難就誰令丈席餘如牽百里走上質非此飽視日評非誤爲擅逐麋能顧兔不輕驟豈伊南嶽產恒從北地購聞君行倚杖何用鷹鷂副看君坐無飽安警門戶叩愛此雄猛安未損緇鈴舊支遁昔在山神駿乃在廐

從相國西林鄂公視河至陽山喜晤郭少

草使君出瑞雪圖見示即題四韻

三年不見杳前期問訊河干作吏遲入境隴雲歌
麥秀披圖瑞雪繪春詞一尊館驛歡重續九曲乘
槎遇亦奇欲采風謠酬使節高名許和相公詩草勁
有和相國題雲水書屋詩

五月十二日舟次德州時雨嚮夕入夜轉

甚枕上成詩

低雲度夕陰乍觸帆檣近迴風復枉渚塵暘非曩
境欲雨聞微腥驗氣水鄉勝猶虞旱魃虐未授魚
龍柄蓬背忽有聲灑然入清聽暗增理楫喧暇審

微香集

六

林颺定瀝露脫九天一夕蘇我病燈前清夜徂醒
後寒響勁為霖信真宰太息關民命未增河水尺
已堰田苗寸憶昨歷平原行李霑新潤勝予一葦
航又食德棣輝炎役兼五旬茲邦詩再咏暮春過平原有
喜雨嶽靈沛崇朝千里施未盡曉起望神臯屏翳
策遐軻

七夕

綺節艷鐵樓初欣宿雨收閒雲能讓月遠漢自橫
秋攬袂虹垂浦吹笙鶴度嶺獨憐塵想在鄉夢託
吳舟

西園寒食次孫曉村舍人韻

踏徧晴雲溯暖流更逢鶯語弄春柔紫薇勝詠傳
仙葩絳蠟輕烟散綺樓案領新香邀
賜食花簪短髮笑盈頭江湖魏闕情何恨莫使鄉
心起暮愁

孫曉村饋新篋走筆奉答

筐篋盈寸綠嘉饋掇平沙念我食方淡因君味更
賒芹泥香滿握荻岸水新芽想到春江路鄉心一
箸加

雨中桃花次韻

微香集

七

武陵溪畔本無塵雨重烟低別有春濯錦倦時歸
浣女題門濕處到詩人已愁酒對凝粧晚猶恐風
飄入夜頻夢去秦淮憑問渡香添一棹水痕新

同沈泊村中翰過佟氏瑞園

雨深苔路淨病起葛衣輕几榻無餘事園林到晚
晴野花開自媚水鳥喚多情乍覺荷香近初迴荻
岸橫

草曲花常好平泉興若何綺羅如故在琴酒孰爭
多屋老穿藤出橋危墜石過荒寒餘客思跡擬舊
烟蘿

君家苔水上我憶古青溪對此成幽隱何年別故
栖人生展幾兩暇日手同攜試唱新詞好休令歸
夢迷

仙源

仙源遙引十洲長曉日空明貝闕涼已見

恩波涵苒藻會聞香芰緋衣裳爲郎白首羞窺影
有夢青溪黯憶鄉咫尺宮牆流度後人間原許問
舟航

雨後夜坐

雨歇郊園暮窻開野色青歸雲不礙樹淺水亦涵

薇香集

八

星茶熟兼花氣詩成託瀨靈涼宵秋得似的的度
流螢

對月同蔣希元舍人作

月到將圓夕風生欲霽初雲光自闇闔花影已庭
除對客忘巾幘高吟豁綺䟽最憐供一笑鐘鼓享
爰居

西苑荷花

雨過池荷漾碧瀾鴛鴦鴈鷺各相歡舟邊不採花
常早天上分流水更寬別院紫薇香近岸地隣如
船仙藕玉爲盤趨晨有客真多幸采采瀛洲帶露

看

爲姚三崧太史題畫將質甫學士茶花
履軒戶曹蘭張晴嵐
侍講牡丹吳明經墨梅合繪成幅

風吹百卉競春心造物之技癢畢陳一花一命疑
所受各出手眼相鮮新吾鄉太史發奇思膠絲續
簇呈華春金閨碩彥玉堂暇顧吳衛陸殊常倫寶
珠不列旌槍隊紅別與蓮苞隣蘭清梅古輟吟
筆以意寫之尤得真午花成竹各異態倪黃合作
矜世珍寸心大化劑深淺脂痕墨暈皆神存春華
庶子擅芳郁洛下第一姚黃名筌稱富貴熙野逸
春屏移入蓬萊雲倘共論詩審工力昭容題處應
逡巡

薇香集

九

夜聞鶴

鶴聲遠近不可即靜夜朗朗吹天風濤籟合出珠
樹上寂卧如聞江海中西巘閒雲恣羽翼丹崖秋
月依房櫳明朝有意訪幽躅道逢白髮稱仙翁

松安禪師自塞外負二親骸骨歸葬吳門

過京師爲之感愴賦詩

不是遊恭學打包二親遺骨裹邊郊可憐鶯嶺松
門路忍聽慈烏覓故巢

觸深悲涕灑遙天有恨難銷漫十年相見不忝曇
貝義與君俱廢夢我篇

一度相逢一愴吟依然世網綴塵襟他時天竺邊
庚子晤師塞上壬子再晤
都門俱贈有詩師住杭之

靈隱寺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勘永定河自長安城

南途中書懷元韻

丞相停車省物情塞帷野色潤初晴環看隄影雲
中下乍有河聲樹外行雞犬遙村分驚粒魚龍前
路導霓旌棠陰不改捷舊舊民氣新秧喜共生

薇香集

十

東淀道中

楊芬港下漁乘夜癘柳村邊水浸根東淀月分西
淀影南隄沙淺北隄痕

編籬面面水成村並網船歸直到門一任兒童喧
鴈驚更無塵土泥雞豚

隄橫斷柳草含烟斜照孤村鳧鷖邊野水春生秋
易落網初收處秫成田

魚苗春水舊縱橫屋後荒田近可耕清漲易通支
港去渾流遠隔大隄行

漁雨書悶

山妻解事酒常具隣友能來句共參竹檻荷塘深
閉戶未妨梅雨住江南

都門晤益思三弟旋送南歸有感而作

頻年客計與歸心好在鵲原有和音去境翻成塵
夢淺春宵相對酒杯深花開幕府山邊屋鶯老楊
堤江上吟可為倦遊知止息共看短髮不勝簪

同制府高東軒先生臨視大清河宣導永
定下游將定議入

告賦呈四韻

海門千派大河通涇渭雖分瀾注同直以精誠為

薇香集

十

保障不矜才智見神功魚龍岸導旌旗影雞犬村
恬草木風昏墊無憂民氣樂欣隨辰告慰

宸衷

為李眉山題牧牛精舍圖

吾聞善養生者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之四開鞭
之有不至將無彭羨愁多岐卓哉眉山翁所尚殊
異茲有牛善所牧未病渴與飢既不歌適楚國亦
不歎雖朝飛慙然游息隨所適人牛皆瘠君牛肥
君牛肥定何似真者在田畫者紙呼之不出牛云
耳

壽高東軒先生

岳牧數元化畿封表上宸勲名並流峙福德契天
人蒼嶽圖初見丹砂瑞已臻天中符令節甲子衍
周句要識躋堂盛宜聞拜酒頻前旌方叱馭高閣
罷留賓社日追思永終身孝慕純壽日即太夫人忌日蓼莪
歌黯黯松柏望莘莘白髮今童孺丹衷古大臣霄
壇恭露禱節屋省周巡却蓋炎曦下乘橈濁水濱
迢隨心爲遠規畫智如神瓠子空沈璧桑乾且颺
塵懷山應有激圻地漫無垠萬派終歸海經天合
注辰狂瀾迴既倒舊谷潄長陘蜃氣樓臺集三層開

薇香集

士

河連津土人常於其處見蜃市也龍身蜿蜒陳槎浮潮欲上瓠
勢初循頌叶如川至功垂作楫新菖蒲生九節仙
植啓靈津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

內賜園蔬十種恭紀元韻

葱

由來葵菽譜幽風十月還歌穫稻豐

御苑正垂鄰上黍新香先賜畧山葱

韭

豐根土舊剪還長雨露培多漬史香遮莫秋菘誇

並美何如

內賜得先嘗

芥菜

真嘗年澁是秋蔬翻笑萐羹滑不如諫果畧同餘
味永寒齋須作隔年儲

白藕豆

英影踈垂蔓影癯憑誰小摘佐天厨未妨日給堂
餐儉正可分嘗暑氣蘇唐書中書園蔬日給衆官

紫藕豆

豆棚花亦爆林臯結實如花味重叨

薇香集

士

賜出上林斑筠籠擎來中使貫珠袍

銀茄

茄花夜開月含鮮蕊露斟羹柔茄宜將素葢盛一自涪州題
句後至今人陋燕彭亨

水茄

甜勝冰瓜嫩比菰玉泉瓊圃味應殊何人一例甌
園看鹽鼓頻煩問有無

南瓜

原注俗名倭瓜蓋番南種也夢引蠻香色綴金何如西園貢珍珠休論遠物充
筐美畧助窮簷得飽心

瓠子

露葉惜惜綠一園。飽瓜星摘靈暉。曾知爲脯爲羹。意不羨人間肉食肥。

春不老

針透茸芽葉綴綸。青泥洗處勝溪芹。好隨薺蕒兼堯韭。長薦辛盤歲歲春。

九月八日直廬雨

秋陰傍水寒猶淺。嵐氣侵衣濕未妨。別院黃花初對酒。遙山紅樹半含霜。纖埃不到詩清境。同舍多逢人故鄉。惆悵平生幾兩屐。滿城風雨近重陽。潘用

薇香集

古

邠老句

題商寶意刻溪秋泛圖

霜輕木末水澄溪。溪影山隨棹影低。中有高人戴笠安。道衆山響處一琴攜。

石梁深處訪天台。逸興山陰憶溯洄。悔不當時過江去。却從江路看潮回。

青溪得似剡溪無。我亦曾描歸棹圖。却笑長安相見地。雪中騎馬馬新瘡。

癸亥元旦奉隨家宰史鐵崖先生率僚屬

詣

萬壽宮行禮

春城鑰啓曙光微。花嶼含煙曉更輝。積雪都融民氣樂。暖雲初近

帝郊飛履聲。天上趨陪肅

宸座階前拜舞依。回首鵷班餘舊夢。幾回衣惹御香歸。

題相國高東軒先生讀書圖

嶽峙復淵深。炎霜不受侵。身爲霖雨潤。復見地天心。一室無餘事。平生惜寸陰。鱣堂人問字。道氣肅孤襟。

薇香集

十五

癸亥元夕歸途大雪有作

纔消臘雪徧春田。更舞空花著樹妍。來去有心隨使節。淺深無意散村烟。笙歌合是忘寒夜。燈火真成瑞有年。記得瀛洲陳綵仗。紛翔喜氣

聖人前。戊午元夕雪後寓直西苑觀放烟火

喜雨詩呈家宰史鐵崖先生時攝制府篆

層雲出谷樹迴颺。一雨爲霖暮更朝。天意偶教遲閏歲。農情頓覺換新苗。潤連尺雪春同瑞。暗引輕雷夜漸遙。行處郊原千耦色。逢庚換甲徧譙謠。雨得

以庚戌日范成大詩或云逢庚變或自庚甲

肅肅方壇展幣誠為遭風馬竹霓旌封中海嶽通
幽宅天上星辰仰玉京執翽纔陳迎燕舞鳴騶兼
聽叱牛聲飛章拜奏珠宮曉滿渥

皇畿慰

聖情

戴卯君廉使左遷直隸候補茲奉
命隨制府尹公經理淮徐水利賑務即留江南待

闕賦送四首

塞帷向南國舊節煥

新恩詎抱孤芳冷重看就日溫江湖思巨楫禾黍

薇香集

向空村定識憂勤意心心答

去

至尊

邑徙鮫鯨怒春迴鴻雁哀十行

詔屢下六沴氣全開大府周新澤仙曹集盛才棠

陰江路近爭認使君來

時揀發部郎赴事淮徐

風采欽前華心期感夙緣語常無忌諱閒即和詩

篇水石情同迴水霜骨更堅每憐車馬地禪榻坐

茶烟

先生時寓梵寺

絮外復風前停杯話別筵遙旌遲嶺吏歸夢託江

船到日鰣擊網災餘憤校田早知鄉頌美聲在化

鳩邊

慶都謁堯母陵

堯寓至今存巍巍母德尊祥鍾冀星野名擬漢宮

門邑宰添陵樹為程進士嚴遂成居人采澗蘩井亭千載

下飲水合思源亭覆古井為堯母井

定州韓魏公呂申公蘇文忠公皆以名臣知定州

澶淵役罷困強隣定武邊長屬重臣一自吞遼成

失計重能入洛竟何人河山俯仰尋遙向水木依

稀託眾春片石不關人代異至今雪浪淨無塵東坡

雪浪石今移置眾春園舊址巋然完好

薇香集

七

勘潯沱河有感兼懷大兄康熙辛丑六月同大兄渡潯沱

值暴漲失足陷沙中備極危苦今河東北徙近城下距柳林舊渡十里矣

詎挽河東注兼愁浪北擠治流分更合竹箭采初

齊斷岸猶龍跡堅冰逐馬蹄不知津渡改還問柳

林西

失墜遽深淵危舟不可牽風前舊草梗境內此山

川導騎遲春岸歸鴻悵遠天平生辛苦意栖息逾

中年

聞蛩

時寄蘇寓固安郊寺中

短草度低墜秋生古寺中僧歸燈細雨木落夜初

風幽訴情難盡微吟意許同露涼聽在野聲更起
哀鴻

客畫蘆鴈見貽感成一絕句

九月寒風浪作花哀鴻幾度暮聲譁可憐回首江
南路何處春洲荻淺芽

邦均道中望盤山憶石東溪

山近仍愁隔遠氛廿年關路若爲勤余往來兩京數過盤山未
獲一珠圓忽現上方塔谷冷深埋處士雲舊鋒不
歸東澗水冷猿能誦北山文高情磊落空餘子楓
葉題詩獨憶君乙巳九月東溪約遊盤山不果行楓葉題詩見寄

薇香集

文

乘傳赴開封過圓津菴小憩有作

前旌已度馬仍遲逕啟僧房茶熟時小憩情殷塵
外夢名賢坐近壁間詩寺壁有正定梁相國春庭商邱宋太宰題句
草樹輝輝悅古道津梁仗佛慈回首廿年風雨路
鴻泥覓徧境全移此予以辛丑七月遊大梁雨中過

高郵再晤喬五慕韓

六年離合夢行處覓金陵已未年視河相一水舟晤寶應舟次
相及餘情手重攜竹林高屐會時兩令姪桂樹小
山栖載酒慚孫覺王程祇暫稽文遊臺宋蘇軾孫
戴酒論文於此

勘河至海口作

雲梯闊外海雲重百里鯨鯢徒舊踪黃河入海舊在雲梯關今東徙將
勢豁兩堤因讓地流兼三瀆自朝宗百年矣蜃樓

乍近星槎晚蟹舍全依露葦濃不信蓬萊人罕到
轉教清淺礙魚龍有謂海口淤塞者蓋未親見也

范公堤

有謂堤過水道設閘則海水倒灌皆臆說也

白駒草堰復丁溪

附堤三衆水恒東潮暫西自塞

丸泥如病噎幾回誤擬范公堤

泰州河

壩南百里水平波衆港叢帆是泰河已致魚鹽依

薇香集

七

海近易輸淮泗注江多

芒稻閘

減潮河之漲入江以此閘爲近因泰河淤淺多洩則碑壘艘故鹽官

多利其開

石砥灘牛柳卧株一痕新漲役千夫却愁又到分

司檄未許頻通召伯湖

石羊溝

鴻溝鑿處導金溝一縷潮通客往還乍喜扁舟依

荻岸今朝重見隔江山

藿甘園五詠

春草池

春草池邊春水清
春池岸上羅紫荊
長長短短映花發
三三兩兩見魚行
魚行歡水底鳥飛集
枝上鳴春風樂意常相向

鰕菜亭

東南鰕菜美何必艷
蓴鱸已刈迎秋稻
兼收泛水菰心同在濠
濮跡易擬江湖添種
亭邊柳風綸繫釣艚

春詠樓

樓臺樓邊正好春
霍甘園裏是閒身
一年十二圓時月
長照看花對酒人

薇香集

三

接葉亭

接葉接清陰
茆亭亦以製不畏秋風來
松桂栽近砌

見梧軒

出入見梧子
樂府歌辭團團湛秋露
手撥鳳皇毛列種三株樹

正月二日喜雪

將按部正定

氣氤氳色啓元正
元旦微陰遠有瑤華簇
向城十日候迎春
氣淺長筵暖敵夜
風輕鵲巢階亞簷
枝重牛棧村連隴
路平健興飛騰
巨麓近來朝真傍

玉山行

恭和

御製恭謁

泰陵禮畢奉

皇太后便道詣五臺
瞻禮曼殊易州道中得詩二

十八韻
元韻 丙寅九月十三日

輦路轉

橋陵鑒旌導礪騰明禋
伸典肅安節奉時乘
錦甸張雲縵晴嵐映日昇

蹕清塵不起軫動谷皆應
萬木紅初染長溪綠徧

薇香集

三十一

澄瀑分南派水
易水南派為瀑河關峙北崖水在德險何

恃觀民喜不勝時
豐歌介祉令協布休徵
鄂杜連青壤綯茅近碧
嶒如壙詩載咏遺秉瑞
堪憑拜手

蠲租

詔
丙寅年免直隸正賦聽謳比戶稱

恩膏天並戴徵綰吏無憎
更荷

絲綸出為憐縵總增
時奉直隸山西罪囚蓼蕭沾浩蕩

雷雨動輶輳野鳥皆朝鳳
林鳩豈化鷹澤汪淪髓
入蒿祝聚聲騰講閱苗
兼彌游循弋共冒百靈方
護野萬旅孰分層易水歌
空壯金臺跡漫登郊原

一覽勝材武各呈能聲教宣時豫

宸章著日競邊雄當右輔出龍泉山翠向高凭珠嶺

排仙髻香巖引聖燈

九重徧釐祝萬國共

歡承緬憶

巡方歲康熙四十九年還詢供奉僧重昭侯度義再見法

輪興佛日瞻懷桶

慈雲覆塔校

聖情敦孝履綏慶集

孫曾

薇香集

五

恭和

御製石門店示直隸總督那蘇圖并隨駕地方官

元韻

皇極敷元化小臣承其流浩穰徑千里何異在庭

陬民穀數所聚本計半田疇

恩膏歲補助不啻常獲收更頒大官錢為買方春

牛慶雲民乏耕澤以恤遂利與舉水刊祛其墊隘愁消

積水

王居頌屢渙大有欣逢秋銓艾聯近臂茨梁極遠

昨蚩蚩安作息焉知致此由咨傲

殿陞上來瞻阡陌頭水旱當未形心先

聖人憂蠲租沛

明詔協氣徵洪床盈盈易水畔主伯亞旅雋

時巡閱周覽

天語屢詢謀無卑吏治雜尤防民俗偷

嚴威霽法觀口噤臣職修益勵持盈誠勿懈先事

籌司道守牧令所見及此不

宸章垂大訓金石貞研求慚汗乏寸術仰贊

至道休

恭和

薇香集

五

御製幸蓮池書院元韻丙寅十月初九日

書聲止列舍自天降

乘輿諸生屏伏迎

鑒音過少須紆情

萬幾暇致勗三冬餘芳規宗在昔鹿洞與鸞湖無

為乘軒鶴無為食稻鳬冀北空羣顧周南化澤俱

一經與萬卷或通萬卷理不殊詎取章句徒固

不為餉噉仰豈為名乎濂溪衍緒澤絳帳羅紅藥

拜瞻講堂上

聖蹟標皇模

李嶠御題講堂緒式濂溪扁額尚憶謝賜書表頌皇之始模

匡衡壁亦有兒寬鋤陳詩受

賜歸

恩榮諸道殊

宸章原至教本俗聯師儒

丙寅十月奉

詔攝山東巡撫啓行之次日署中報得子家兄命

名曰魯誌

恩命也成五言四首寄大兄三弟

家人書香至側室報兒生夜卜燈何喜朝看鏡易

明聊應慰遲暮不用試啼聲笑共賓僚語

薇香集

三

新恩急去程

假節臨東岱甘棠拜上層魯邦欽小子世德遡高

曾祖豆山同壽有壽山北淵源地共稱門庭慚薄植

清白勉差能名宦東郡山川實為先澤所在

得子兄尤晚伯兄來寓藩署於今年正月如孫飴始

含雙駒宜北產再索是中男襁褓喜相似堽荒樂

且湛何論賢與貴藜藿老同甘小園名藿甘

繼此掌珠摩休教伯仲訛比肩隨父叔同氣認枝

柯三弟繼生男則昆告廟香應續藏書澤未磨傷

心王父母逮事定如何

歷山遠眺

平湖風起湧輕潮城外波連城下橋高處水光如
不隔崦嵫華雨點峙金焦

趵突泉

岱陰之水伏流至歷城西南發為此泉

三穴上湧雪濤數尺導為濼水為清河

滙為崦嵫山湖北達於海

七十二泉名第一河湖海與放千瀾岱陰直下雲

根濕潮勢恒高月暈寒學士吟篇揚白雪趙文道

人法雨散春湍泉北有仙祠生槎舊識城南路不改真

薇香集

三五

同井冽看余於甲子六月奉使過歷城遊此

珍珠泉

梵池與濯纓泉合舊有濯纓亭流度撫

署北垣滙為明湖入小清河歸海

鑑此一亭古量從十斛多月明應吐蚌露下想傾

荷冥海潛通穴澄湖近不波隔牆移小艇先聽濯

纓歌

地籍東籬舊林迤北渚連珠盈漢水曲香灑桂巖

邊浴騰雲濕方冬泉氣游魚感浪圓客情商茗

碗日沙品廉泉

趙北口道中

馬頭塵盡出扁舟趙北燕南樹正秋一水蒹葭連
數縣長橋星月界寬流村糧入甕兼魚蠟獵火遺
增渺鷺鷥行處霜晨淒澤鴈幾回旌轡為遲留時有外至飢民

雄縣

遙連涿野蔽周疆俯瞰清波綴易陽橋泊遠已添
禾萬隴堤成合種柳千行公孫竊地稱京小汴宋
籌邊引塹長故壘不尋林澗路扁舟還傍水雲鄉

冬月護新栽桂

薇香集

三

天上若為新雨露淮南還認舊枝柯護來葉向風
中少記得香從月下多本性非關畏霜雪幽安終
是憶巖阿依稀官閣梅花好一度題詩已姓何

讀楊忠愍劾嚴嵩疏稿卷子題十韻

焚香讀諫章展卷氣如生此日餘鵲血當時比鳳
鳴身歸一尉遠獄借二王成危語規徐相陰謀領
懋卿狂瀾存一柱沸鼎掉孤行恩失君絃合公精律品
學經傳塞帳橫公張秋道時延師教番人子弟遺編收浩劫特
祀首神京武選郎十罪宜同罪齊名等易名朝廷
憂小吏邊障宿殘兵沈忠愍爭議事尚書夏廷諫問何官曰錦衣衛經歷沈鍊

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遂罷議為併雙忠淚能
傷萬古情

泊舟步至移興寺看桃花即事

短棹輕波信所如偶尋花好到精廬團蒲座上香
同細古柏叢中態有餘咫尺便為楊柳岸高低不
辨武陵漁滄洲亭外黃龍艣朵朵紅雲度綺疏滄洲有捷地減河應備臨視其地建小亭植桃花

薇香集

三七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集上

閏七夕

去閨心情感別離李義山詩願去重逢今記閨為

期微憐玉露添淒冷稍覺銀河有改移未泛星槎

潮八月已聞候嶺鶴多時老就佳節邀常在不為

頻頻乞巧絲

食蓴羹作

漫誇玉膾復金盃鹽豉從教細品題筍椀澁多偏

燕香集上

愛滑蓮房粉墜不沾泥何人舊憶秋風裏有客初

嘗越水西一笑江湖歸七筋松鱸名與季鷹齊

于耐圃侍講將按試衢州枉過論詩竟夕

啜茗逢花下論詩到夜分珠泉香得似西貢歷下

泉石鼎句重聞諸君聯句與梁階平東海宜寧幟漁王

洋南施亦張軍名時稱南施北宋兼葭有遺詠

回望邈江雲荔裳題燕子磯僧寺五言四首最愛

未收集內

盆蘭有並蒂者成四韻

燈下輝繁蕊庭前瑞曉風應添幽獨夢合是素心

同謝女邀芳佩湘娥倚舊叢好攜清露外香夢夜初融

戢山書院拜劉念臺先生待漏圖遺像書院

即先生證人社舊址

執簡衣冠古憂時涕淚長江湖身屢黜鄒魯道重

光舊宅山同仰遺編穴可藏春風吹短戟采薦有

餘香

吾家舊驄馬風義重平生家少廷尉仁植公為御

訂交講學願識宗傳意如欣私淑情山河遙問社

弟子盡知名蘭芷荒岡外重聞絃誦聲紹興守新

燕香集上

從遊殉節二十二人從祀

曹娥廟

握登山外舜江沱千載崇祠拜孝娥潮正高時翔

鶴驚衣當沉處走蛟鼉珠官夜濕鮫人淚芷岸朝

淒楚客歌薦罷青蘋摩薛壁靈碑漢晉兩無訛

姚江道中

一水界雙城千舟破長練舟去江海深城開里巷

見

環山海勢長倚棹江雲黑風起動層波非關暮潮

急

曉晴登湧翠樓重陽後二日

數起看雲夜漸闌
疎星河漢有無間
過旬冷雨如兼夢
啓戶朝暾忽照顏
獲稻聲中爭饒餉
插花樓上當躋攀
重陽有約端須補
幾處遊人半在山

次嘉禾喬五慕韓來晤

相思阻淮海相望忽江湖
兩驛帆初見星槎雲不孤
論詩依靜夜問俗媿前途
坐對掀髯久烟波跡未殊

題喬慕韓窺園圖

古來窮經幾皓首
足不窺園事亦偶
廊階草木羅清妍
園在寧爲廣川有相逢
一笑快披帷書畫船

燕香集上

三

從卷畫移南尋禹穴渡江去
此髯襟懷不易窺時
韓有越東之行

吳好山貽乞貓詩依韻奉答

攜得銜蟬比玉猊
錦茵乍觸雪紛披
已憑託重書藏處
更覺功高睡穩時

不藏蚤虱不沾埃
卧近闌花午正開
消得洛翁詩句好
那須更費裴鹽來

蔣韜文爲寫貯蘭圖小照

林塘揭清境水竹各盈畝
叢翠列高陰幅瀲離纖

垢新涼氣候佳
息影愜所有繫昔輞川翁
滋蘭稱勝友采根青山谷
貯花黃磁斗歌湖竹館間幽事
相授受白描李公麟
舐筆愛忘醜苑彼梧筠姿澤
我毛髮壽清簾展小童寬衫便衰叟
製爲戲爲戲衣始於
露下香移候鳳實與鳳棲輝
覽豈近牖微芬風有託同心若爲偶
歸來羅含宅坐對芳階久

乾隆己巳移節畿輔同家兄舟次京口中
秋之夕三弟自金陵來赴喜而成詠

燕香集上

四

畫下大江風定月初圓
徘徊鴈影因求侶安穩驪珠正抱眠
桂檝星槎人近遠都來佳節在尊前
一水移旌歷舊鄉縣官負弩愧何當
君恩祖德天同大弟勸兄酬夜正長
巖畔宅歌新桂樹月中人舞舊霓裳
鐘聲兩岸霜微度大被今宵未覺涼

中秋泊京口憶西疇二兄阻舟瓜步

手攜詩卷過江來
烟雨樓邊棹並迴
一縷歌聲盈水際
百年襟抱少塵埃
廣陵此夕濤應大
瓜步前途牕未開
明月波光如不隔
却教兩地憶銜杯

趙北口道中和邵五陽韻

一水淀東西重采路不迷禽魚依短棹烟火罩長

隄遵渚占鴻漸騰驤憶馬嘶環瞻

行殿外常覺瑞雲低戊辰二月行圍承以布政使奉役

曉發西淀

晨風吹遠水匝霧復縈霜樹著花繁白隄橫葦乍

黃村疑孤嶼現鳥避眾帆張為識鱗官近新添珠

貝光

恭和

御製庚午二月西巡途經畿輔青疇潤秋麥方

燕香集上

五

萌即景示總督方觀承及其屬吏用致交勉

元韻庚午二月初七日

塵清芳野雨先滋麥隴青多

駐輦時

帝澤乘春歡近甸民風述職愧攸司

宸章下照晴雲滿雨雪沾綿之後欣值連晴宮樂微傳畫漏移

共沐

恩稠歌歲稔二月六日賜宴作樂丞倅牧令皆與敢忘交儆

勗惟寅

恭和

御製重幸蓮池書院元韻 二月二十三日

菁莪澤蔭

翠華邊一脉瀛溪水注蓮講席叨榮欽乃聖

宸章作訓寶惟賢芳辰日麗花迎幄化雨春深藻

潤泉自愧來旬兼秉節

虞巡恩渥紀頻年

趙北口

水圍恭紀長句庚午二月二十四日發權端村二

大隄如墻澤深塹十二長虹夾青甸西瀝東澗天

所營趙北燕南地誰判叶排引清濁涵日月派別

燕香集上

六

潯濡陂郡縣敬憶

仁皇水獵年塗黃為習舟師便穿雄掠霸走魚龍

噴雷啓蟄水開堰水圍常在驚蟄節後篙師紀獵日有程二

十五淀程西淀東西兩淀以趙北口為界燄火須盈十朝獲髓

翠自足千夫膳叢蒲攢蔣託靈滋坻沼畦瀛添結

撰至今綠宇墓穹碑猶有形雲護

行殿畿民望

幸三十載

時巡法

祖昭乾健香臺界嶺劇清寒五臺山回首

鑒音下天半叶直教平地湧方壺為愛晴波開淨

練珠宮貝闕葦仙居環望檣烏迴暮燕憶循水牒

溯輕舸每訝沮洳久形變西觀承為監司時循視東

水增逢秋滌數岸捐蘆截港篙泥人種澱千靈護

數倍增野海童來遂使崑噓愜游行翔舸天上擁鯨鼉快

樂風前排驚鴈叶晨曦照浦宿霧揭

黃蓋一川光滿徧旗門兩兩乍若失單具團團互

相援令嚴圍合波不驚詫避潛鱗鳥目眩鶉鷩鷄

鷄鷄駕鳬不計其數百千萬誰其驅之四面至明

為水鳥當去之候是日觀承率鎮道等乘舟圍後

則見風翔雲集當圍船上布滿空際若有致之者

燕香集上

七

淀村老民咸驚嘆謂向於河伯陽侯相後先遠舟

如鳥鳥蔽舟黑雲盤空波激灩風頰氣急散復合

高墜礮光低帶箭衛士無聲但催塲

御衣不罪飛流濺潮騰衆馬步止齊檝捷長龍左

右旋

皇情暢矣

命收禽

五字詩成呼筆硯字適因成之句是日上觀

御火鎗獲五十餘禽失獲二水村漁父跼須彬

十餘禽此際復成詩三首

神武三朝歡再見虞旌繼發

詔減園卵育春深網開面白洋三宿權蓮花白洋

端村蓮花淀禮典初修戒酣饜青旗北度指桑乾

近趙北口更尋禹畫

勤猷念自趙北口登陸騶虞化合玉呈圖象漢屏

畿永清宴

蒙

賜人後恭紀二月二十六日

邃谷傳仙種重縑啟

御封黃金難比貴白髮易為容液注盈盈水香生

細細茸空知扶質朽何以報

恩濃

燕香集上

八

恭和

御製閱永定河隄

賜示元韻二月二十九日

渾流古無定不治本無事自東兩長隄永定矗碑

字乍覺河患失為檢農田貴設宮重修防牘壩椿

埽備莽濬六十年改導亦因勢尾間藉淀廣壅沙

漸失利勝芳與三角俱淀蓄收久平地趨下下增

高葉淀淀之次且復籌歲修何由冀長治故道屢

議復利查害先至相望七百里莫讓盈丈渠叶當

其夏濤險心驚撮土潰但有崇榷菑焉能借錢貲
叶豁壩俾傍洩汎至得屢試頻年獲安瀾收效尚
在是叶臣職惴惴司初至審利弊近甸厓
疇咨了此殊不易

巡觀如舊歷一一別宜忌詎可鹵莽為深惟今昔
異頻申陞築戒須省淪注義緬彼六工下地濶宜
為計拓使波流寬衍任泥淤寄數十百里中
頓轡勤

指示稍存兩隄舊無拘故道議浚近沙不入海遠
水終致拜手

燕香集上

九

謨訓垂

宸章繹精意

蒙

恩晉階太子少保

獎勵有加感愧交集恭紀四韻 三月初二日

丹誥酬庸典青宮論道臣

恩慚資叙淺

褒重彌諧均與大學士等同極北依光近周南頌

化淳宮綸傳閣報

花樹及華春

三月初三日

駐蹕南苑行圍

上親射八兔分

賜卮從大臣並臣觀承恭紀

鞭熊搯虎電驤過

御苑班禽兔淺莎脯並蒼麟踞勝雉

賜從

親射飲

恩多

蒙

燕香集上

十

貢橘恭紀

賜捧金盤色並黃盈盈珠顆蘊瓊漿

御筵似摘三春蒂楚客空珍九月霜豔比傳柑燈

向夜渴初消酒袖添香却思昨歲衢江上親揀勻

圓入貢筐浙江衢橘充貢

庚午三月初八日

上親耕藉田時臣觀承扈

蹕至京師

命同京尹班侍耕所謹於終畝後帥農官耆老謝

恩觀耕臺下恭紀二十四韻

協氣初凝吉

皇心夙告度月周天轉

蹕西巡於二月初三日啟日又蹕三月三日回至南苑

帝臨田祗事原無踰彛謨永不愆

澤敷休助徧功飭播勤先蠲潔壇青玉崇隆幄翠

旃宵衛光杳霽闔闔勢高連問夜羣趨仗覲星亦

傍躔鏗音

鑾輅近秩序虞鐘懸饗醴芬

王社更衣肅

御扈長繒聯幕歷廣昨廓榜延景淡風微度塗平

燕香集上
土

土半堅司農陳黛報京尹進絲鞭器審金根載班

隨

玉趾旋農歌春歷歷社鼓曉聞聞未問公卿貴還

嗟保介賢

三推豈但已千耦亦何便樹色

升臺際禽聲布穀邊泉香循壤脉雲物煥穹圓聞

道並雙穗

親承几百邊明染歆玉薦多稼瑞瑤編勞酒

恩添渥吹豳樂共宣環沾甸徒革齊拜

聖人前教思昭侯度欣心滿國壘風行九州牧頌

洽屢豐年

庚午九月

聖駕巡幸中州於初五日

駐蹕保定臨潯亭

行宮蒙

賜七言近體詩一章恭和

御製元韻

就日情欣載獲時

清光省覽普無私田家喜見淨汙退

聖主恩如湛露斯

燕香集上
土

詔發廩儲恒早計災賑需米卽奉古裁漕二十萬石論歌聞巷

陌少調饑

宸章字字關民隱敢使旬宣曠職司

蒙

賜大綬東貂小荷包並

頒隨行文武各官有差恭紀四韻

堆疊雲霞近闕牆聽呼名

賜倍輝光紅文錦束黃封重紫色貂穿綵綫長

聖主恩元周頂踵小臣心已却風霜更添榮處聲

纓外袋比緋魚額佩囊

九月初七日

上駐蹕定州之衆春園

親灑宸翰賜臣觀承績懋保釐宇扁額布政使

恒文按察使玉麟並蒙

賜額一曰宣風一曰慎憲恭紀六韻

四字昭穹象光應冠九州

天褒勵後起臣職愧前修墨灑春園潤朱句

寶篆浮旌庭瞻肅穆璇宇稱雕鏤

有訓欽成烈無私奉

豫遊宣風與慎憲勉共

燕香集上

主恩酬

衆春園射鵰蒙

賜花翎黃褂恭紀二首

光飄片羽五雲端拜

賜春園翼

翠鑿畧似駢文君子弁由來貂珥侍中冠風前短

髮羞難稱仗外新纓覺改觀咫尺畿封勤岳覲

高恩許並近臣看

賜衣天上被

恩光中使擎來色嫩黃故事勲親稱

異數新班侍從列前行迴環自映旌旗隊趨走還
宜袴褶裝歸去朝衫重檢點添輝金紫佐
垂裳

正定城北二里許舊有旺泉乾隆十年鑿

以爲正藁水利積土成臺泉周其址上建

通醴亭郡守王楷繞臺種菊盈萬本適於

重九日奏蒙

聖駕紆轡登高仰惟

注念農功見於

詩詠泉亭靈蹟遂成不朽而泉之利亦因以常存

燕香集上

吏民莫不歡幸是日

駐蹕郡城

行宮

錫宴作樂

賜王大臣等佩囊有差紀

恩述事得十六韻

旂蓋轉風輕秋高

蹕更清一泓依路淨九日愛花晴亭外新泉水恒

陽古郡城臺高猶隱樹菊晚漸舒英拾級層層豔

凭流朶朶明

翠臨天遠霽黃蘗野周盈草木光

宸詠山河愜

聖情南移渾不溢西望嶽如迎

劃遼隣界關

連宋故京慈雲常覆塔法雨正

覺傑閣今仍嚴

龍興寺宋時重建康熙年間改為隆興

離宮舊所營

在隆興寺西

真香彌梵嶺

正定距五令節臺山為近

集仙瀛許聽鈞天奏頻宣外吏名題糕芬玉琢調

濯飲金烹更

錫莢雙佩同叨秩上卿

秩一品者得賜二枚

維南歡獻

壽嵩麓效先聲

燕香集上

五

重九日蒙

賜內苑新棗恭紀

貢合函風候靈園味不移捧函朝摘地

渥賜晚筵時絳佩香同握

是日拜賜絳囊

丹心茹自知一

嘗欣再拜真欲壽安期

恭和

御製閱渾沱河隄工元韻

九月十二日

今年渾水發其勢亦及城水退沙突高顧乃與岸

平近水二村落耒耜來爭耕耕處昔洪濤

翠登遠望經崇榭

示宜立指顧成定寧津吏相告慶河伯效其誠湍

流漸南徙萬戶同欣生仰惟

天子聖惟

聖又多能紛紛五霸列亦竭螳臂曾拜手頌

訐謨

重臨紀蹟成臣職司川涂淪導少所更永定侍

提命慮水與隄爭

禹貢無隄字水由地中行

二句即定河詩

御製閱永

睿製垂千古要順就下情畿封六百里會滏恬清

聲渾沱至衡水與滏水合

燕香集上

六

蒙

賜御廐青白馬恭紀

寵並羣公

賜恩隨

六御行踏雲青有色照夜白兼名細字牌年齒諸

藩貢漠城從今無剩力期爾有同情

項牌並記貢馬藩王名

蒙

恩於河南

行在頒賜寧綢絨領恭紀

蹕翠頻還

賜錦榮 傳嘉織貢南瀛長途篋裏

恩尤渥故國桑絲眼倍明細壺雲痕來少室頓忘
霜冷在秋城衣塵欲拂清漳路幾許睎身就日情
時方赴彭德迎 鑒

棠

賜哈密瓜恭紀

靈瓜東載自崆峒屬國安西路盡通到日爲經霜
更綠剖時真比玉生紅當筵

賜出巾絳貫行路珍將袍袖籠石蜜遜甘梨遜爽
恩消渴吻露盤中

燕香集上

恭和

御製駐蹕梅花亭因繪梅花小幅并題以詩元韻

四韻 命協封大學士臣劉綸臣方觀
承和 進御各親書幅末時庚午十月十
九日也

攬勝探梅金背賢圖成欲認古臞仙寒香乍覺花
迎樹澹影疑窺月照川

題處迴廊常映雪移來孤墅亦生烟芳亭

翠帷簪毫近許綴微吟讀

脣編

恭題

御製梅花小幅敬誌八韻並呈協辦大學士太宰

梁公少宰彭公少司馬劉公

讀罷東川賦梅花香古亭

皇情欣攬几幽意艷

題屏綠萼圖仙本瑤箋出藏經梅幅用藏金紙長一尺五寸寬九寸

許捧來紛蕊雪懸處對山青

詩帶風華寫華爾許在詩編歌賡夕漏聽是日聞

和詩已漏 調羹依玉案珥筆侶

彤庭詎有塵能洗真教字共馨登瀛齊

燕香集上

渥遇摠藻近芳型

御書唐臣宋璟梅花賦

命鐫石梅花亭北廊即以

御筆

賜臣觀承恭紀長律 十月二十日

當時北地尋寒蕊何處東川問故廬一賦能傳冰

玉艷千秋重煥

日星書心同鐵石評論舊讀向瓊瑤刻畫餘

愛樹思人良有以御跋云古人云思其人并
其樹予今愛其人益思其樹

矣粘香繪雪定何如有他日奉使之便統梅花賦

石盡梅龍銜幅墨朝光展鶴步階苔夜影踈仙筆

正推鄒大理詩吟何遜幾躊躇

御製墨梅一幅題詩四韻

命鐫石位於梅花亭之北廊西壁

御筆即

賜臣觀承恭紀四首 十月二十一日

亭依

輦路樹臨流為有梅花地更幽不斷

御香來几上併和新雪綴枝頭

庚嶺香生十月時迎寒真見雪參差依稀

燕香集上

尤

翠罕春風路鄧尉山邊第一枝

月中借斧修冰蕊石上移根映玉柯合是亭廊有

雲護夜來添聽鶴聲多

南枝春導渡江舟一卷香從萬蕊收繞屋更添三

十樹

天葩常捧最高樓

次韻圓津菴壁間舊句示謁然禪師

重來已是七年遲甲子三月奉使大梁過此更憶孤踪問路時

在康熙壬寅七月豈為勞人多佞佛因尋古寺又成詩秋

花近砌憐幽寂法雨垂空仰慧慈時秋田望而老病漸

增遊與宦看君一榻未曾移

庚午除夕讌集次韻

華燈燠館酒初傳福斂

宸章照四筵歲亦多情當此夕案無餘事到羣賢

畫成客憶蒼巖格楊煥章為畫巨松詩好人來秀水船邑同

秀水簿張裕更有長康勞顧盼欲將衰醜澤新年

錢塘徐甲仙是夕來自津門為寫小照

頻年黍谷記筵開係陽凡七度除夕南越東瀛有去來寅丙

在歷城戊辰在浙白髮已添坡老詠坡翁詩白髮蒼顏五十三余於新年更增

其一北門猶愧冠公才庭前瑞影初凝雪江上歸心

燕香集上

三

不問梅拜手逢春欣待輦起看列宿正環台恭逢

聖駕南巡於新正 啓鑒

乾隆辛未正月十三日恭逢

聖駕奉

皇太后南巡江浙臣觀承謹率屬扈

蹕至景州紀

恩即事

時巡舊典法

仁皇

親導

慈與愛日長裡

帝觀民同有事

冕端壇幄轡康莊

是日祭出廣寧門

祈穀壇禮畢啓

鑒

傳餐列伎宴諸王臺省班兼危從行入座單于驚

獨異尚看左耳綴珠璫

是日諸王九卿及朝正外藩貢放烟火有畢節廟頭人薩拉爾者新娶妻

子來歸授爲散秩大臣與宴

衆星拱月連千炬五老觀圖共一燈猶憶十年前

得見西園火樹艷層層

合千燈有拱月觀圖諸名

內廷得觀

國明同西做烟火之盛

無風不夜月中天寶饌金枝敞

燕香集上

主

御筵于萬歡憐聯袂舞齊聲都唱太平年

十五日駐

蹕新城縣之五里通於合子燈并陳雜伎

夜半魚龍關合圍火珠旋轉劇光輝須臾電制雷

砰處真有千鱗破凍飛

連天岸火射流烏過水舟燈照渚危趙北燕南傳

盛事冰嬉火戲並成圖

御製詩北口觀燈火詩水天火戲勝塵寰

一塔千燈忽自明小爆大爆何多聲應谷雷破洽

豫動衆陽甲圻催春生

日華舊館宛池臺何處珪祠覓古苔從此春風崇

禁禦真看紅杏倚雲栽

十五日杏園行宮爲河間縣紅

日華館舊址產杏味美

看人如堵火如林未放笙歌入夜深

轉憶貧家一盞對燈火

御製詩火聯句從知後樂

聖人心烟火諸戲至初更即罷

傳柑拜

賜袖初歸一餌瓊丸便不饑

元宵

更有盤擎雙鹿

尾麝同香襲芳同肥

歡聲夾道自村村許近

龍光識

帝恩四十年來黃髮老拜瞻

燕香集上

主

聖祖拜

文孫有昔所至聽士民瞻仰有司不得呵阻

省耕省敘復何憂歲歲歲封仰

豫遊有

詔蠲租三百萬陽春先已遍南州

時奉江蘇積欠二百

年正賦三十萬兩

帳殿初升造

膝時間閭疾苦屢

疇咨頒金發粟

詩言志國本民天

訓在斯御製五言古體詩一章題云

以言志并書賜之國以民爲本舍是其受誰民以

來往燕吳

御路長休論雪色助梅芳春田已遍瓊膏

宸詠先傳餅餌香二十日自景州啓庚午二月

餅餌御製五臺回鑒至保陽詩有夢色先傳

恭和

御製命臣加賑去歲被水諸郡縣詩以言志

書賜元韻

春原蕃庶草日煦新雨滋蒼黎託日甸如草恒春

燕香集上

王

時

時巡渥休助意足相怡熙偶遭水數縣寧遺歟一

隅津霸固已阨瀛莫良可支

詔下急加賑挽漕無後期春蟲凍猶蟄民疲奚能

爲

仁天形歌詠不啻聞

嗟咨

謂臣牧民職往哉慎乃司譬彼嬰兒啼啼飢將告

誰

聖訓聆多要於此尤孜孜

余在浙時嘉興蔣鈴用白描法爲寫小照

裘叔度詹事見之謂白描終難求似如其

言今武林徐鵬重作裘公爲介富陽董學

士補竹石因成四截句并東裘董二公

玉堂不到少仙姿泉石相邀亦後期任爾淺深濃

淡筆於今無復畫蛾眉

白髮蒼顏五十三用東坡句圖中老態我猶堪因逢新

歲頻看鏡疑是春風酒面酣圖作於辛未新春余

梧竹清陰夏簟寒水邊風外貯谿蘭富春山接蓬

瀛路佳景纔分幾筆看

燕香集上

王

不爲耽幽水竹深稍移清氣在園林書呈舊本香

新蕊此際知君有會心

大兄三弟奉

二親安葬洪山書來告期望遠銜悲成詩四

首時辛未清明前二日

兒老親初葬書遙緒萬端山形歸去夢土色寄

來看潭斂追思久靈輜再見難心傷兼悔及江

路白雲漫

憶自成年日都爲多難時遠懷繫遊子永痛失歸

期執紼關重漠尋巢越舊枝廿年銜土願表墓尚

無碑

展盛新宮秩叨榮舊

賜金

永為直藩時蒙先人捧事

賜白金五百兩待營筵恩榮所及感荷世世

逢當午霽

下芝用午時陰際適晴

恩賁九原深一日生無養終天痛在心顯揚竟何

補孝哺睞微禽

不葬原無仕

三第含情獨守邱

兄大恩增兄弟重疲積

子臣羞春草星塘路

洪山與星塘祖塋相近

高源皖水流他

時寒食淡一一灑松楸

雨後過蓮池書院

燕香集上

三五

艇泛荷香外泉通雨過初池塘向清曉帶履愜寬

舒迂徑因迎鶴忘筌更放魚山公無暇醉童冠且

相於

題張少儀望雲圖即次元韻

白雲渺何許望遠動孤吟不夢鄉關路增淒遊子

心官移纖地重教格甸蠻深

尊人主貴陽書院圖畫看菜

綵何曾塵瘴侵

曾隨邊馬隊忍聽夜烏吟老我盈襟淚憐君捧檄

心家承萬石舊名上九重深

當道文章

為誦蘭陔

近無憂年

少儀迎養止上

題許橄亭叢香小憩圖次韻

桂芳山之幽家近淮南路天風向攀折吳剛斧未

鑄不結車旗光為憐羽衣素明月照連叢秋颼吹

宿霧圖中巖石安豈待招乃赴金粟影前身鼻觀

香今悟小佳亦為佳無俾猿鶴妬

立春之次日得雪盈尺喜而成詩

春風噓崇朝春雪瑞盈尺灑乘春氣柔霑勝冬候

積簷際綴冰花依然呈六出

農祥晨在東寒景

月生霸萬井淨纖塵六沴消遺孽為憶農家歡開

門望隴麥意存餅餌香尊餘歲酒熱去年居庸道

燕香集上

三六

寒帷玉山潔協氣充畿郊穀日隣佳節復茲優渥

同牟田比舊獲膏雨繼深春期召百日澤

雪後百日内當

有謝雨農占甚驗早起步前庭方珪映几席清境洽餘情

香近梅花白

冬齋八詠

紅梅

老幹着繁花先春色倍加南枝暄舊影夜雪艷誰

家酒近依紅燭香寒隔絳紗題詩驚歲晚官閣興

猶餘

蘭

佳人倚空谷歲晏佇前期冉冉來芳佩盈盈浥露
滋幽將梅影並香與篆烟移好在羅合宅春咳發
舊枝

松

蹲柯四五尺偃翠十三層鶴逕移晴雪僧巖影夜
燈根無嫌土少葉自帶雲凝古屋梅花下寒香許
共凭

蠟梅

月下同輝影春前獨冷芳詩能邀玉局品合近空
王後山和東坡蠟梅詩何年落在空王家崖暖初融雪檀薰不爲香

燕香集上

羅浮仙夢曉驗取蝶衣黃

水仙花

金陵人蓄之文薈綺石位置加妍

綴石含幽影燈沙濯舊苔芳馨貽水國八席遠塵
埃作賦騷人去凌波仙子來江干有歸夢漠漠侶

寒梅

金橘

產閩之沙縣翠巖諸山中花時北移則不實

踰淮香不減嘉樹頌同詞果摘金臺小花移翠嶺
遲彈丸窺過鳥簇繭綴層枝正有南州夢休吟北
客詩

天竹

畫家別立松梅三友

疑花今是果折竹舊分株綺席拈紅豆斑簾絡絳
珠移從蘭若社寫入歲寒圖記得東園雪垂頭醉
共扶

迎春花

又名探春繁蕊黃色京師冬月廟市多有之

老願春常早花名喜探春全鋪金作蕊小障麴生
塵梅信初勻蠟柑香欲破唇風光傳帝里爭買趁
墟人

辛未除夕再用王立亭許橄亭庚午除夕

前韻索諸同學和

座上清詞紙徧傳椒花隔歲憶長筵曲從再顧添

燕香集上

人想酒爲頻斟愛客賢十日春田吹黍谷二十日立春

三山路杳探芝船

上年除夕前徐甲山來自津蒼門爲寫小照近未得其消息

顏白髮知何許畫稿詩筒又一年

歲暮音書得屢開

連接大兄書驅車更喜弟能來江鄉

舊憶團圞影海邑新稱保障才

三弟新授即墨令春至謝

庭憑夢草行經剡雪勝看梅

時一冬少雪遙瞻積翠山

邊路

宸詠光先接曙台

余以新正二日赴昌平故立居廟疊翠御製詩碑王光庭

詩雅頌通宸咏天文接曙台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集下

壬申元旦再和前韻

春庭問曉漏催傳侯服欣承肅筵過位禮容班
衆吏早朝詩思慕前賢風輕乍拂依樓樹水淺初
浮近岸船行處聞歌添送暖村餘黍稌入新年
元辰幾見曙旌開暖律先旬偏閨來歲月關心成
底事賓僚入座盡清才秣陵人至觴新酒官閣詩
成艷早梅好去神臯春益近細將雲物寫星台

日明

赴居庸取道海甸

燕香集下

一

涿州道中雪時壬申初春十日

微風起東北雪意成俄頃噓塵乍可拂沾衣漸難
屏塵靜風轉高林枝搖素影關嶺三日程
復此際清境幽崖凍未合陰鶴遠猶警玉女舞瓊
琚春衣爲重整從古叢先集兆開霧同逞督亢撫
殘圖空餘縞素冷我行方塞惟遙光映里井農語
出烟際傳香到餅餅岸臨紫泉潔樓濕珠宮迥
在新城流瑞氣充畿郊連疇澤新穎

千像寺

東峯標霧揭古寺踏雲閒一徑珠宮外千巖紫氣
間塵身垢復淨石佛慧仍頑彼岸誰能企茲遊暮
未還尋僧羊栗飯迓客檜松顏更識盤西路無憂
筋力孱

捕蝗次廣平宿清暉書院荷亭有作

稻引千畦葦岸通攜來襟袖滿荷風曲梁城下香
如海初日樓邊水近東擬放扁舟塵影外便安一
榻露光中帷堂惠氣全消處清興鷗魚得暫同

宿田盤少林寺

松陰宿處即桑陰寺近中盤已可尋半嶺雪消寒

燕香集下

三

尚淺一峯翠轉路初深風生鈴塔依人語月挂簷
巖照夜吟三十年來塵夢濶初酬一夕住山心

元夕讌集盆蓄紅梅初放即席成四絕句

索諸同學和

點染寒香上故枝紅羅亭畔映春姿閒隨薊北看
花眼也似江南對雪時

橫斜標格繫人思我是湖山舊總持驗取故園春
信早幾多香影在南枝

爲護窓風向夜闌雙株倚旋伴清寒依稀官閣題
詩後添得揚州一樹看

燈前一半蕊初開門外從教踏落梅月色正多花
正好夜涼深院儘街杯

送梅循齋總憲致仕南歸

隸首書成橐筆年早聞絕學繼談遷

三朝望峻烏栖府十里春回白下船文綺自

天頒寵澤飛花滿地簇離筵如公臣節能終始謝

傳東山較孰賢

兩世交逾孔李深拜牀時見古人心憶從海國褰

帷去笑指桑田並馬吟戊辰公奉使至浙勘海塘時水由中小壑濱海悉成

壤卷裏瑤華新折贈公有勘海詩近荷錄示江間鷗社舊招

燕香集下

三

尋故亭山接青溪路目送歸雲思不任

得西疇二兄書並見懷四絕句依韻奉答

家傍秦淮舟傍河燕城一水近槃阿每憐潮至浮

雙鯉便與殷勤導去波寄金陵書每煩轉達來詩及之

書題人日草堂邊好語春朝用意餘九九消寒高

會裏幾多佳句入新年元旦立春兄有百年難得歲朝七律五首並寄示

消寒社會唱和諸作

饒涎欲共海潮生海上香整到雪晴消得廬陵詩

句好祇愁難遣故鄉情客臘惠車整并到詩簡歐陽公有食車整詩

絨來舊墨試新詩愧少龍香偉麗辭想見竹林高

與發掀髯擁几疾書于惠墨并錄示同息翁伯所製宣德龍香御墨長歌馬半槎以贈息翁者

癸酉秋初力疾赴順德過圓津菴贈藹然

禪師再疊壁間前韻

依依曲徑引筇遲相見逢秋甚瘦時學道維摩新

天拂塵蕭寺舊題詩憑持急筏通津遠共信祇

匪大衆慈病藥飢餐僵頓起歡顏各向鏡輪移然藹

有收養病民之善舉守令並助成之

謁清節廟

清風留片碣孤竹有高臺北海身同潔西山事可

燕香集下

四

哀徽香庭舊植松老徑新開千古平灤曲山川絕

點埃

初落一齒

齒生胡復落老將返其孩既落希重生妄想良可

咍新年一齒豁病起微吾衰甲其動搖初痛觸日

數回詎忍去今速念與生俱來比玉收篋笥脫蒂

思根菱編貝具仙骨古人安在哉吾齒三十二缺

一不須哀倘惟歲一落耄猶餘幾枚朝來更覽鏡

霜髭亦近顯加餐並飲酒笑口宜常開

宮保望山尹公三制兩江備述輿情兼書

嘉美為贈

節樓三建大江南自昔隨車雨必甘鄭相謳思今
孰嗣吳儂疾苦獨公諳杖藜人獻新菊酒跨竹兒
迎舊駐驂好是雙旌低拂處青溪柳色尚氈氈
相門十寸本無雙筆底龍文健獨扛象緯羅胃珠
歷歷典謨落手玉鏤鏤卅年慈榜通仙籍幾度蓮
輝照瑣憲網得珊瑚成國器未誇陸海與潘江癸卯入詞館即典文衡今少宰芝庭彭公丁未禮閣首拔士也
一持符竹拍番禺便擁麾幢到古吳半壁江淮資
保障千村日月靜追呼勞民並妥鴻宅造士羣

燕香集下

五

駟駿馬圖試問恩波寬幾許太湖西去接鄱湖由公粵東遷贊江南河務清歷巡撫總督兼署總河學政前後善政多端士民頌不去口
玉帳西南控百蠻伏波銅柱望中攀全消兵氣復
歌裏大啟文風鹿洞間地寶日興錢似水邊籌風
定恭為山五溪六詔豐碑在終古摩挲碧蘚斑節制滇黔時乎定晉元保賊廣羅才俊於五華書院示以文章準的調劑諸銅厥歲給中外銷錢數千萬解此奇功績之尤偉者
太白峯連劔閣萬仞衝樽俎煙銷歡騰士馬聲
洗壯膽落羗戎氣不驕三疏特紆充國議一軍齊
唱范公詩歸來受

詔凌烟上褒鄂英姿好細描公兩赴蜀中籌辦軍捐兼畫西藏善後之策

虛舟著處本無心千頃澄波挹素襟範俗祇期民
返樸懲奸豈尚吏鈎深勤吹黍谷回春管廣播薰
風解慍琴政府即看仍世業手調伊鼎需商霖於公江寧使署構屋如舫顏之曰不繫舟

賜書珍重護芸封家法堪追萬石蹤丹穴有雛俱
是鳳渥洼無種不稱龍青油幕繞芙蓉麗紅甲杯
傾琥珀濃入座徐劉皆勝侶一堂酬和日春容
情殷仰止廿年餘一昔春明話舊初柱石羣邦推

燕香集下

六

領袖桑麻故里藉吹噓百朋忝荷瓊琚贈雙鯉憑
通錦字書作頌清風慙吉甫聊將懽意託樵漁
賦得露似珍珠月似弓

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香

山句也余以舊捷之役同張少儀戴西

軒駐永定河干景與時會各賦一首

一痕清趣共簾櫳小院蟬鳴斷續風遠夢荷香猶

弄水新暉桂樹亦分叢益寒生織室殘綃上村盛

者影映銀濤萬弩中輸與閒情同此夕香山詩句

老彌工

四月既望京師保陽同時請雨閏三日甘霖徧沛志喜四韻

麥隴漸漸禾隴滋輕霏密注夜何其曉晴已報四郊足閏候直如三月時農占云麥收三月雨今零年四月逢閏雨為應時禱深宮憂每旱靈蜚近渚躍非遲昨午尚憶驕陽滿一雨為豐未後期去歲五月十一日乃得遲雨仍慶有秋賦喜雨詩賡傳咸和

聖駕東巡重謁

祖陵禮成恭紀六十韻謹序

乾隆十有九年秋

燕香集下

七

皇上自熱河

行在東巡狩恭奉

皇太后再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於

盛京遂朝羣臣行慶施惠率舊典也維時聲教四訖遠人來王侯尉一於東西重黎正其南北山車澤馬呈地寶以無方雨畢風箕致禾祥而有慶

天子于是備法駕侍

安輿出自中闕邁平吉林涼颼薦而溽暑清湛露晞而晴光遠蒐苗循古制詔司馬以三

驅蕃阜勝春田擬騶虞之一發悉率左右人欣沮滌之從會同諸侯事軼岐陽

之狩負弩矢者百十部君長共凜

天威獻壺漿者數千里邊氓羣依

慈蔭盖此輿情之愛戴實皆

祖德所貽留禮巨鎮之崔巍雄瞻虎踞撫遺弓而

惻愴思結龍髯爰詣陪京拜

燕香集下

八

陵寢誠著而

天容有穆僂見愾聞香升而

列祖居歆禮和樂備既受釐而飲福遂輯瑞以肆

朝東踰箕子之封北盡狼胥之域莫不

被冠帶奉共球屏息侍宸款關受約以

享以宴柔遠之道隆議赦議蠲錫類之

恩渥問高年而謁若家人訓黎首以無

忘故俗懷題聿煥表茂績於丹青簪紱

叨榮錄微勞於春錦惟

一人孝隆繼述斯舍生之屬並效尊親惟四海治

洽雍熙斯

聖母之心彌增悅豫臣身依首善職在清塵邀賜
級於鵷行聽班朝而雀躍光華紉縵同
賽八伯之歌佳氣龍蔥敬進萬年之頌

霜露

橋山積松楸

睿思懸孝繩

三謁後典繹十年前

輦路承

歡遠

燕香集下

九

帷宮問寢便千營環細柳萬騎發甘泉是處簪車
滿經時桂菊妍卿雲飛曉仗愛日照遙邊渠帥爭
除道藩王謹執鞭奔趨如不及期會各無愆遂合
魚麗陣平開隼擊天輕蹄追掣雷健翻落鳴弦頒
獲仍行賞充庖更割鮮旨甘良備矣遷豆實供焉
迹緬

興京古基開鎬邑先星與鍾王氣虹渚護祥烟似
帶松花合如屏繡嶺連海珠常不夜仙藥最延年
作鎮尊長白燔柴告吉蠲懷柔河嶽徧瞻觀

寢園虔弓劒欣重撫衣冠儼昔傳威神馳石馬呼

吸下靈蜺

文母徽音嗣

湯孫繼體賢宗潢添譜牒勲冒集旌旃並用家人
禮恭趨

列祖筵馨香升黍稷肥腴效牲牷陟降

三陵匪精誠

六代聯周廬馴鳥象具位肅貂蟬萬國歡心洽千
秋景福駢旋旄過沛宅弭節指邠廛雞犬當年似
瓜壺舊俗沿兒童皆壯齒父老尚華顛介壽頻稱
兕于公載獻猗由來根本固端在樸淳全洞達

燕香集下

十

明堂啟中和禮樂縣受朝陳玉帛

錫讌出金錢鞮鞢來重譯車書萃八埏嘉賓親白
馬遠部暨朱鷺喜溢

護蘭色詩颺芭藻篇

慈暉暉節屋膏澤潤桑田赦用金雞放租為赤縣
捐耆年施惠溥佐命建祠專

雨露恩無已榛苓思益拳輿情增挾纘

聖藻數揮絃塞景披圖得農歌擊壤編文明真大
聞武烈定丕宣城已三方築人能七札穿金湯成
衆志弘矢耀高躔宛馬千蹄捷燕犀萬甲堅坐看

清絕幕行見勒燕然陽月迴

義馭丹楓簇錦韉雲迎

雙闕鳳戶照九燈蓮虎旅歸環衛螭頭侍列仙趨

晨羣待漏作頌競懷鉛臣忝司垌牧身親廁從員

恩波蒙更渥

王路率無偏快靚

鴻猷炳欣承

寶祚綿攄忱賡雅什拜手上華牋祇自慙蠡勺無

能測海淵願同民樂愷長荷

帝陶甄嘉瑞

燕香集下

士

珠丘衍榮光

斗極纏豐岐流慶地億載奉犧牽

大兄居金陵爲尚齒之會七人樂巢二兄

寄示七月十七日藿甘園即席四絕句效

香山體依韻奉答

佳詠傳來比樂天白門高會頌長年七人五百八

十四樂天要與唐賢映後先

晚圃秋花照水妍更教掃石坐羣仙他時袍笏歸

來日入座還應效米顛大兄新築園石

依然琴鶴偕歸路樂巢兄爲上邈矣湖山結勝緣

春草池邊留好句烏衣人誦謝庭賢園有春草池

青溪幾曲任流連步屐園林各灑然想到芙蓉江

岸濶歸心一共峭帆懸

樂巢二兄見貺王石谷柳陰漁樂圖賦答

十二韻

舟出無遠水漁歸識近村村邊翳高柳舟水晚益

喧相依宛隣屋相憐如弟昆得魚必沽酒得酒輒

忘飧雜坐苔藉岸醉卧樹當根遠風送橫吹別浦

波微痕高蹤愜徒侶五柳陶令門兄作縣江兒童

匹鷗鷺留罍兼罍樽烟波佇來集圖畫已可捫亭

燕香集下

士

亭西塞山青溪樵澗浚桃花綠洞口茅屋羅山樊

門庭領夙約摹對常欣存

波羅城九日寄懷樂巢兄

嶺度層雲樹拂霜行程漸欲老秋光詩吟憶對黃

花好病起從添白髮長南院展空尋舊約朔城酒

亦問重陽茱萸徧挿憐歸晚海邑江舟鴈幾行兄時

寓保陽署中並憶大兄金陵三弟即墨益思吳門

荔青軒賞菊有作

曾記迎秋著意栽添來庭院錦成堆連叢色向淺

深見近座枝分次第開興引東籬先問酒詩題官

閣當看梅餘香為護霜風晚嗅葉餐英日幾回

憶荊東樂巢二兄

去年秋好對花開今歲花遲客未回青女寒霜耽寂寞幽人空谷憶徘徊晴窗驗色才舒蕊雨徑移根更護苔知已得逢陶靖節倍添香影待銜杯

送三弟之任秀水并懷錢香樹家朴山兩先生

一官移近地再起荷

高恩

弟任即墨吏議去官中丞優考疏薦特簡斯邑

公論陳連帥

溫言及弟昆

性見時蒙天語詢及

繭絲新緒理鶴羽舊霜痕

燕香集下

五

問渡江梅發舟先過白門

松楸長幾許鐘磬舉何時

洪山先學擬建小卷

有夢依先隴

含情戀故枝花開春鴈過水滿夜航移烟雨樓初

上能無動遠思

湖山成往跡棠憇媿遺陰此去琴堂近重添謝樹

深俗奢應示儉治古在宜今絲粟闕民瘼知余屢

檄心予無洲泰馳絲來之禁特嚴清弊

朴山留碩果香樹挹高風詩已傳陶令鄉應表鄭

公晨星入近遠宦轍路西東不棹津滄水雙魚豈

易通

於永定河因隄為屋喜其曠明成詩

小住亦云佳分隄土作階軒窓明遠水圖史秩清齋暮樹深深柳層波隱隱涯魚龍秋一派使節映黃淮

碣石潮初上連疇綠正平防川兼問歲望雨復宜晴倚檻清秋色流雲靜夜聲再來幽曠地真洽避囂情

防河駐長安城公辭念客夏六月大兄方

籌南歸來自保陽相聚撫時觸境悲痛成

詩

燕香集下

五

觸熱來因念子由衰年惜別重淹留東西屋共芳

蘭徑時附蘭上下牀聯棣萼接再別已成人隔世

一行又見雁橫秋重泉有路尋惟夢夜半河聲咽

未休

乾隆乙亥歲

萬壽聖節侍

讌熱河叨蒙

珍賜恭紀四詩同時被

賜者大學士傅公領侍衛內大臣旺公協辦大學

士虞山蔣公冢宰諸城劉公少農武進劉

公

黃縹纓牙朝珠

華星玳瑁照聯珠

曉殿分班玉珮紆正色垂綬增貴采神功入骨荷

雕鏤光依

藻火山龍近貴比懸黎結綵逾一串玲瓏風遞響

剛聞法曲奏天衢

佛手柑

兜羅綿相現黃金

繡座親拈契佛心貢篚頒同台鼎重傳柑宴比上

燕香集下

五

元深摘時月桂香生指捧處仙盤露滿襟拜手願

添

無量壽一痕千輭映朝簪

佛生而有千輭父在事

荷包

五色明霞簇曙袍

上方珍又佩囊叨儼然

錫命尊盤帶肅爾容儀慎錯刀坐校芙蓉欣結綬

行添莢蒻好登高搜羅夾袋思前哲曾爲天家貯

俊髦

紫檀如意

巧製何須琢水晶旃檀一片宛天成挂來九節芝

同色敲向三山石有聲賜笏並傳恩鄭重賓筵時

出舞縱橫指揮若定欽

乾握計日西遐頌蕩平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 謹序

殷旅三年之克力勦綏邊周人六月之

征功勤禦侮漢奪祁連而臨瀚海幕北

尚有籠城唐伐吐谷而平高昌詔外未

歸戎索然猶旂常銘烈竹帛揚休載定

之勲前王所尚殊尤之績振古爲難我

燕香集下

十六

皇上握乾綱撫坤圖掩唐虞之舊域頒正朔於八

荒六府修和百嘉邇遠輯師旅于內天

下不得專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

天下不得私尺土一民之有乃準噶爾

恃其遐阻驚桀弗馴迫達瓦齊肆其凶

殘鷗張非類叛則討而服則舍

先朝之綏馭夙有成謨應乎天而順乎人

聖主之籌猷還昭獨斷蓋其瓦解之形已見淵駸

之衆遂多款關請吏者踵至一時舉屬

內附者動以萬計惟

至誠之御物不介而孚斯

仁者之用兵有征無戰攻車同馬令行而衆志同

趨授鉞分旄器使而羣才畢效

王師所指士氣無前朝移郭畢之營夕抵伊犁之

渡勞來安集若甘澤之起枯禾摧陷廓

清似疾風之捲殘穽百十部君長胥弓

負矢以前驅數十年逋逃反縛面啼而

求活達瓦齊與其孥屬等狼犇豕突魚

沸鳥焚聞笳鼓而心膽俱寒入檻穽而

爪牙頓衄吞舟莫漏遺卵無完白組俘

燕香集下

十七

史宜論葉街之法朱旗捷至先騰赤縣

之歡實歸則軍有贏糧勁後而馬餘踈

足計其時日捷於干羽七旬糜我金錢

未抵神倉半粟衆建而諸侯有土何須

築塞上三城長歌而壯士入關并不費

天山一箭凡此師行之盡利實由

廟算之如神於是禮

太室以告成勞開

明堂而行大慶典惟由舊恢宏

兩世之貽謀善必歸

親允協萬年之垂裕沛

絲綸而錫類指帶礪以酬庸遠人獻舞於象胥侍

子編名於宿衛玉門以西三十六屬國

盡爲冠帶之倫斗極之外二十八分星

悉應璿璣之數窮軌轍於圖經未載五

里一障十里一亭占節候於日月所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觀人文而化成天

下九功兼七德俱隆

建皇極以敷錫兆民五福與庶徵畢至美矣盛矣

巍乎煥乎昔班固勒燕然之銘宗元陳

燕香集下

十六

淮西之雅揄揚本臣子至情鼓吹乃昇

平盛事臣學慚荒落敢同文士操觚守

在郊垌親見單于繫頸輒忘固陋俯述

懽愉恭裁百韻之詩無當六義之指手

之舞而足之蹈仰宣赫濯之聲靈闕以

管而測以蠡莫贊

高深於涵覆

析羽崑崙外扶桑渤澥隅梯航還九有撫御協三

無窮髮加冠帶奇肱入繪圖表裁金作字瑞輯玉

爲符風雨遵澶澗絃歌習魯邾即看同軌日那有

不臣區蠢爾狼胥部居然虎負隅

廟謨勤遠馭天意肯稽誅厥醜相吞噬其人苦毒
痛一時胥款附萬里接噶于

日表瞻依近

恩波浹被殊周廬安廣厦結駟騁高衢食則餘梁
肉寒仍予袴襦自歸戍已尉不用癸庚呼一擊期
清野兼收藉識途戀深寧飽颺感劇願前驅氣已
風雷振機難旦夕需奇猷成果決淺見破拘迂擢
甲人思奮臨軒

帝曰吁勗哉毋緩寇滅此始朝鋪遂啓龍蛇陣分

燕香集下

尤

徵鶴鶴徒旌旗馳兩道籌策秉中樞木破關西出
金微界北踰箕張而翼布似火復如荼百堞宵聯
燧千門畫合繻堅犀明組練駿足軼駒餘地昔經
鏖戰山猶峙峻塗

威靈騰汗馬剪伐虜封狐所向無蟻嶮何來有淖
汙飛行宜著翅捷走信連踵宛若摧水勢曾無伏
莽虞勁兵添鐵額蕃族到此鬚陣不施營壘歌還
雜採蘇耕夫從荷鋤饁女或提壺令肅軍容整羣
亡賊勢孤大河臨指顧狡窟破須臾臂孰能當轍
情皆發覆孟游魂驚獨竄同室憤相屠投箸中流

渡移書衆部趨負戈咸喘息脫帽各睚眦彼亦懷
心腎誰甘事虎貙

詔從天外展誠向帳前輸拜舞迎回鵲傳宣走骨
都懼如身扶續怖覺汗流珠信結千年誓窮歸卅
載逋投林遑更擇餘沫敢還啗設餌甘牛酒藏機
密網眾徑迷熏穴鼠聲亂失巢鳥俯首嬰長組駢
肩就短笄罪姑原脅從患必斷根株事業靡遺憾
天人叶

燕香集下

辛

睿謨直成不血刃奚事要飛芻一舉清沙漠三靈
應鼓抱冰霜稀絕塞水草徧平蕪士飽爭超距寒
輕少裂膚隴雲黃獻瑞關柳碧回枯說使勞何有
師貞險自无禡牙春始半振旅夏剛徂神應增斯
極前徽有是夫比軒良勝矣視漢益瞠乎

官闕開鵲鵲衣冠集鴈鳬當天陳鎧仗匝地起笙
竿鐃吹徐徐奏

綸音疊疊敷

尊親崇

顯號方畧紀閎模告秩威儀威

垂旒睟穆逾馨香升

紫殿環衛列金吾蒼壁黃琮儷西韉北譯俱呼韓

來質子大宛貢神駒便使新歸衆仍田舊土腴班
分盟有長旂綴色寧渝約束嚴中旅趨隨等廐騶
世藏三尺券歲賦百頭帑圍接靈臺迴秋添湛露
濡池亭張廣讌鐘鼓共清娛五等金貂貴千行劍
佩紆銘勲重彝鼎

懋賞煥形旅勞酒須平卒游歌從列儒詩篇賡杖
杜遭會慶依蒲穀有千箱積人欣十日酺戰袍歸
路晚藜杖里門扶羈報攷繁弱縵縵裏湛盧止戈
昭

大武議獄體中孚泮水鳴音化穹碑

燕香集下

主

駿業鋪剛柔原互克威惠實相需

典訓傳豐鎬淵源接泗洙昔嘗觀禮器行更肅冠
昇仁義為千櫓裁成及砭砭氣潛消武健

澤徧沐顓愚刻玉

堯巡洛披球

禹會禽潮平空越弩花艷發吳猷臣忝分專節心
常慕執父捷書承

輦轂喜色動郊郭每覩星章入深知
旰食劬煩煩紆

廟算容易靜天弧

祖烈恢彌遠

慈懷樂且愉方輿窮亥步圓景正暘塢河海長清
晏潢池絕覲覲琛歸丹浦賁禾納玉山租有字輝
華牒無言贊大鑪願從八伯後拜手效都俞

雉卵

昔曾摩藥轉便擬問仙雞雉子班何似鷺兒色漫
齊雌雄渾莫辨時桀探還迷夜雌鷺星落朝飛避
彈低錦膺思一蛻豐草失相攜貢玉盤陳核春筐
裏用綈端宜共

廟薦幸不飾閨笄

熱河取畫眉
鳥鷄為替飾

屢報騎官獲新從

燕香集下

主

鹿塞齋

春薦例用雉卵古北提督采以貢

重陽夜雨書懷

夜長風雨動秋聲寂寞重陽得句情嶺樹冷搖霜
入塞江花夢濕錦為城扁舟近縣歸猶晚三弟一
秀水

雁遙天去正輕淚灑人琴憶松竹音書無復問期
程

距塔子溝數里有廢塔

塔鈴無語佛燈消半掩寒雲豎寂寥城郭人民空
指似別移烟火向山椒

阿壩道中遇雪書懷

雪山高處王凝眸雪裏山光遠更浮萬帶池鹽微
辨路鹽池小一星戍火獨明樓愁滯雁羽來蒲海
冷憶驚聲入蔡州此去狼狐踪易覓未須獵騎費
春蒐

酒泉送客即席示鎮道諸僚泉在肅州城東外通討來

名泉舊近漢時關沙映長渠雪映山一勺漫從清
濁論幾人曾照別離顏偶因送客攜尊至應笑臨
流飲馬還安得嘉州同此席筵鼓舞興重攀

嘉峪關登籌邊樓作時乙亥秒冬三日

燕香集下

三

燉煌西外酒泉東萬里登樓驛盡通望去單于新
毳帳牽來都護舊青驄水分夾谷邊重繞山到陽
關勢畧同冷映高旌移暮色震雲開處月如弓

安西

古郡控安西孤城靜鼓鞞一軍傳曉出萬馬聽寒
嘶都護青驄貴纏頭白氍齊瓜州回民以白布蒙首為禮服稱爲纏頭
藏瓜冬入市種麥水勻畦畦人與衛民疏勒河地水種麥不資雨澤
接陽關近天連雪嶺躋沙鳴風任起沙鳴山堆立
路防迷夜帳星星峽地名在兩山間朝冰步步豁伊川更
何處千里漠雲低

戈壁

已報前軍進寧辭我馬勞風沙聲正遠冰雪氣常
高芻輓須頻給泉流亦偶遭獵雲驅瀚海廿載興
猶豪于於雍正癸丑從征北路經行瀚海亦即戈

安西道中口號

嘉峪關當嶺勢回籌邊樓外漠雲開行行大草灘
前過未許窺邊牧馬來
回回舊部堡爲城纔是關門第一程莫問瓜田尋
貢道前朝此地少人行

燕香集下

三

寶氣先從峽口認方泉

長流一水自東西踏裂層冰萬馬蹄行到黃蘆岡
上望高城初見夜烏栖長流水地名分東西路沙漢千里至哈密乃見城郭

哈密東城

安西分兵戍守鎮臣統之內蔽甘肅外
轉軍糧爲西塞要地

黃蘆岡外去程賒紅柳城邊夕照斜漠影一行初
見樹冰痕十月亦嘗瓜南山轉粟梯長坂西塞收
兵牧淺沙鄯善車師諸屬國都從此路問中華

哈密西城

古伊吾地唐為伊州俗以白氍纒頭為
禮服常冠有若赤幘直西土魯番皆其
族即回回部也其長名玉素富先世歸
命封貝子所屬萬餘人分居五堡其地
終年無雨引湖水種麥樹有桑楊梧桐
紅柳黃松果有葡萄石榴桃杏爪尤著
美雪嶺不寒流泉不冰春月綠南湖三
十里杏花如錦園畜孔雀生卵以雞苑
之白色者產自土魯番羣遊錦翼中尤
可珍異繡氍織素婦工頗勤巾帽鞍韉

燕香集下

三五

多尚采飾又一部自土魯番挈屬內附
移居瓜州亦有五堡其長封一等公

幾葉伊吾守舊封朱冠白氍拜

恩濃雙城並倚當遙塞五堡都來作附庸飯麥栽
瓜人自足簪花織布婦為容刺梅湖上添新水親
灌葡萄入歲共刺梅湖在城西五十里

白孔雀產土魯番南境哈密貝子貢之京師貝子置孔雀園畜之生卵以雞苑之采素不移其種

翠錦分行眼易明羣遊鶴鶯亦多情屏間玉立無
塵到月下風吹有暈生曙影交鳴銜尾去孔雀相交雄鳴

上鳳鳴下風霜星槎龍載行借暖愛雛成越裳白雉應同瑞不倩

巴里坤軍營二首過東大坂即為巴里坤軍城二十餘年準噶爾不敢窺邊

層山初度阪傍水舊宜城已過天驕馬寧須歲治
兵晨星依短堞夜雪赴遙程會報餘氛靖猶催萬
騎行

單于亦多族

帝澤概王臣貢道隨春草浮槎向舊津請纓曾北
漠假節又西秦匣底看長劍無嗟白髮新

燕香集下

三五

丙子元旦歸自己里坤次南山柵口

南山千萬松中積盈大雪大石踞松顛雪更高於
石我行際春期邊寒氣猶結仰邀雲日光照面融
眉睫看山去忘遲古戍出層葉柵障因樹為春回
翠成羣草生亦滿山雪消在四月初開一徑曉無
憂九阪折為憶遠征人高功酬令節茲山石可銘
緩緩尋歸轍明日過東大坂新修盤道將成其巔有唐碑字跡漫滅惟餘山柱因射遞恭六字可辨

丙子元旦懷吳雨民中丞雨民奉命督辦兵車以乙亥元日同至良渚隨赴陝甘肅馬次戲因之有感

千里共一塵雷電行王師策馬向春朝與君相見
時畿南方秉節上谷稍褰帷相送渭北雲行人君
似之天官書秦君歸會有期使節忽已移我行復
就君徂旅傳西陲陽關踰千里轉與故人期羶廬
夜相並羽書凍更揮改歲復今日隙影遷路岐南
山陝崔嵬去去從此辭冰霜入短髮鏡影添新絲
風塵重回首離合動深思努力軍國重餘閒滇自
持

題邠州大佛寺

丈六金身一卷石茲山佛現自何時不聞禪誦登

樓見兩壁幽風七月詩

州牧張文結顏為幽風閣

長安道中四絕句

慈恩寺杏花

曲江何處問樓臺紅杏花時少舊栽猶有春光賒
過客慈恩寺裏一株開

城南桃花

桃花幾樹艷春城帽影鞭絲傍曉晴三十里香舟
在水不遊杜曲負茲行

容言杜曲溪岸桃花三十里最為勝境

灞橋新柳

遠水寒烟地寂寥無多春柳尚垂條行人不為攀

離思祇覺關情是灞橋

邵店玉蘭

雪塞經行草未芽青門二月已栽瓜依稀更入江
南路幾處園林木筆花

驪山湯泉

在西驪嶺山下華清宮初名溫泉宮又名繡嶺宮

繡嶺宮前石近扉靈湫屈注霧烟霏春巖淑景初
融幙遠塞寒塵一振衣水淺香鳬游已歇夜深玉
笛聽應稀朝元閣畔閒松柏占盡當年輦路微

洪洞謁臯陶祠

作士期予治知人做帝難陳謨諧益稷任法陋中

燕香集下

支

韓古霍山遙峙靈分水右潘崇祠承位置松柏頌
丸丸

固關入直境喜雨并示井陘獲鹿二令

細雨濕前旌春風畿甸行層田青綴嶺遠樹碧依
城雲共關門啓花分邑界迎欣聞

行慶日

帝澤樂東瀛

時伊犁平定告祀孔林

龍門縣

出陘猶迷縣遙程更向邊有山皆作障無地不成
田馬踏巖花過駝行塞草便秋風吹古驛暗數北

征年余癸丑從征曾至龍門屬驛

恭和

御製駐蹕景州諭直隸扈駕諸臣

玉輅陳畿郊彤雲連嶽路岱祀秩方春孔庭儀有
素恭承禮典崇爰施慶惠

霽顏下守令廛

念先旺庶

咨詢悉晴雨東作敦上務千畝稔初齊一騎戒毋

遽金石申

訓勉絲綸勤注措給助逋寬期民咸起僵仆叨

燕香集下

无

恩淪肌髓瞻忤爭趨赴所愧臣職愆寒汗承

碩慮欽

聖揆後先如天仰

仁恕

晚坐得月亭小酌同少儀諸君作

暮色映前汀千畦領一亭檻邊秋水白籬外夜燈

青對酒從高論行歌每靜聽休言游已倦且欲坐

忘形

飲吳中女貞酒同少儀諸君作用前韻

落葉方無賴杯行肯放空那能將髮黑實可助顏

紅諺美故鄉水美不美鄉中人思歸棹風依稀三

徑好詩興晚香中

波羅城九日趨事邊城凡三度重九

三年此地雁鴻聲何限登高望遠情醪酒濃時添
塞帳獵雲開處傍秋城暗懷惜別人將老乘興題

詩病已輕差喜菊花遲為閨肯因風雨滯歸程今年閏九月

閏九月

赫山行館盆菊初放張少儀王立亭蔡鶴

汀吟詠競與亦和一首

邊霜猶護一枝看漫憶關程隔歲寒昨午以九月赴嘉峪關

燕香集下

辛

九日泰軍須共酒多時彭澤已辭官三弟官秀半水以病歸半

憲曉日烘晴艷一點秋燈照露團坐對南山供好

句籬烟遙映晚楓丹

病中得西疇書並錄示近詩有與馬半槎

同時卧病代東之作觸境嬰懷依韻寄和

六十年相若眠餐近若何書來淹凍漬詩誦起沈

疴幽事跡如見嘉招酒易多詩多從誰尋大藥與

客向深羅桂樹歌凝席籬香手灌窠秋懷憑繾綣

病骨當摩挲白下居曾卜青山夢未訛遠遊須有

際貞性本無頗尚憶闕衝雪方籌海靖波倚鞍思

雙鑠撫枕愧蹉跎余西征遺疾久乃獲愈息影蕭齋晚回頭

匪歲過僧寮泰玉版官閣問瓊柯示疾原非疾如

魔不是魔時西時有外休嘆瓢五石馬半糕和

之句任照鏡雙瞻興得江山助春隨杖履和故

人乘款段端喜就吟窩

漕河宿給孤寺示禪僧鑑慈

行塵初憩月盈灣旌纓頻年閱往還樹影不移濃

淡處河流數問淺深間僧添白髮緣何事地近青

山忍獨閒聽罷鐘聲呼飯熟道旁曾恤幾鰥顏

聞表叔度少宰奉使巴里坤軍城時嘉平

燕香集下

二日滄洲途次雪中因憶昨年以是日出

嘉峪關詩以懷之

故人風雪向遙邊回首關程便隔年萬馬易隨春

首蒼計其到一城長倚古烽烟欲窮壯觀樓千里

嘉峪關有憶到寒光月上弦見說單于尊漢使儒

臣籌國事鞍韉

奉

命同劉繩菴吉敏齋兩少農勘津滄牧地數萬頃

悉聽民墾種將春得雪喜而成詠

風起飄林末雲沉近海隅波光移碣石人跡向寒

蕪柳絮庭初見梅花歲已徂山河凝亥步草木現

春蘇野老思耕犢園人悵牧芻千旄欣至上表暇

識前驅試踏瑤爲圃同看冰在壺歡聲垂

永澤瑞應滿黃圖

盆梅三首

白梅蓄三年矣今歲花開轉盛

三年前北雪中看信有孤芳共歲寒隴首音書緘

去歲還如玉笛未吹殘客歲有秦中之役

綠萼梅

烟霏瘦萼影參差仙袂相逢駐少時記得泉聲翠

燕香集下

微寺玉屏映水一枝枝金陵樓園翠微寺僧院西

盤紆斜曲如天成藩障蓋數百年物也下臨八功

德水清音漫海暗香浮動追憶四十年前讀書其

紅梅

酒照芳燈奈爾何興來官閣共婆娑香添昨歲紅

猶好鬚對今年白已多

丙子除夕

華燈餞歲發新醅正有梅花繞座開江國夢隨香

際去玉門人憶雪中迴去年自巴里肅州於除日就道閨添客

詠逢春早臘月望春寒報軍書入夜催是夕西老矣

駒光憐更速起看列宿畫雲臺

丁丑元旦

六十人今老風光老又新庭梅初映雪臘酒自生
春歲稔瞻雲氣郊融近

玉宸欣逢泉紫色應澤髮如銀方有清塵之役以
來期赴紫泉行宮

酴醾盛開成二絕句

酴醾一名獨步春

江南春晚此花開淺白層黃相間裁長嘯堂前真
獨步酒邊添得暗香來

林檎花綴一株看雨蓋風枝耐曉寒學舞霓裳曾
此似道家裝束近前闌黃山谷詩倚闌偷舞白霓裳

燕香集下

三

勤漳衛水溢宿圓津菴疊前韻

道柳陰隨落照遲歸鴉共客暮鐘時星河鶴嶺內
山今宵夢月日僧房前度時此皆以二十七日德

薄敢云川作障民疾端在吏能慈憂來試聽瞿曇
語藥可醫龍水可移內邱志載昔有高僧喚雨氣
已而龍來求醫得愈為移甘泉近寺以報之

雨後宿苑東菴

地在清苑縣東故名菴成
延安肅慈航寺僧主之

別院儼僧家鐘魚事已奢僧移殘歲樹人獻近村
花月霽檐開鏡春游雨淨沙初程三十里無減亦
無加

雨過河間邑令吳山鳳來迎憶其昨年任

獲鹿時余有途次喜雨詩在三月三日今

春得澤尤早境會適合宜誌新詠疊前韻

好雨屬田家隨車願每奢一春人在路隔歲縣移

花麥隴香生餅

瀛隄綠映沙

時巡歡補助

濺澤更新加

視河舟次夜雨疊前韻

枕簟亦浮家舟輕水正奢蓬聲添岸雨箋詠落燈

燕香集下

三

花海鶴孤橫夜江鴻迥立沙已醒南去夢不用棹

頻加

河舟書所見三疊韻

渡口幾人家相看樂事奢網魚依岸柳驅犢避村

花滄酒初開甕南檣欲蔽沙十年來往路春興若

為加

為慶雲前令甘怡題歲甘橋額四疊韻

道界兩津古河行人病涉甘令集衆力成
長橋請名于余余以慶非慶豐而令能用
民力未易為此師曠占云歲欲甘廿草先
生養因命名歲甘橋即以寓令之姓氏焉
民事理如家長橋役匪奢官賢棠勿翦歲稔蕪先

花載道歌行轍崇題紀斷沙拈毫愁腕弱為爾興能加

南運河道中五疊韻

春艘粒萬家估客樂繁奢北去朝宗水南來夾縣
花百泉開衛濟全派挾漳沙導海成雙注功高豈
易加滄青之捷地與集兩滅河久陞雍正初年怡賢親王高安來相國奏議濬復自是南運鮮水患北運之王家務筐兒港兩滅河制同

水村杏花六疊韻

近水阿誰家園林春未奢數枝添夜雨隔岸見朝
花問酒村橫渡聽鶯柳映沙猶憐帆影外霞綺一

燕香集下

三

痕加

舟中臨張長史草書七疊韻

千字壓羣家淋漓氣尚奢公能神以酒我欲眩生
花過開猶尋紙千字文卷後原題舟發石佛開至魯橋書畢如錐豈畫
沙帆陰移硯側已報一程加

買食野菜遂得多品八疊韻

野藪買邨家春盤味轉奢薺甘纔展葉費苦獨遺
花菜正月食根二月食葉傍水青依籠綠堤綠覆沙何人

芹筍候餐向故園加

友人饋滄酒九疊韻

產州北麻姑城又名麻姑酒須家釀久藏

乃佳市沽者味劣

問訊酒壚家仙醺望敢奢麻姑能釀藥槎客正觴
花香起荷生沼清盈水瀝沙多君藏已久不覺量為加

同座客話金陵風景十疊韻

王謝舊人家風光六代奢桃根春水渡桂樹小山
花溪曲燈隨舫潮迴月印沙平生遊歷地清麗更何加

舟中咏燕子十一疊韻

簾幕向誰家雙飛樂意奢舟迴人共語岸濕杏初

燕香集下

三

花茆屋猶尋巷芹泥或帶沙日歸春社晚香夢影
交加

次天津作十二疊韻

潮海鎮千家肩摩俗舊奢一春浮蜃氣比屋闐鶯
花久雨勤通湫新晴趁漉沙屢豐良足慶富矣又何加

海河十三疊韻

即大直沽也南北運河東西淀之水皆會一百二十里入海

碣石章

天家津門萬派奢雲移遼北粟風到海南花自昔

無烽火曾誰認界沙海口橫沙如閩漁船必乘潮乃能出入春潮濡戰艦閒較凍痕加

銀魚十四疊韻天津海產也冬月呼為冰鮮

深探海若家一箸已云奢細欲浮銀縷珍還養雪花幸無逢燕啄亦鮮避鳬沙白小羣分命用杜句因憐數畧加

蛤蜊十五疊韻

海上釣人家南京味並奢瓊漿芬桂屑錦背濯苔花楚客蟻調酪秋風雀墜沙江河多品類賦擬老饕加

燕香集下

孤雲寺十六疊韻雍正乙巳年舟泊此有詩

僧歸亦有家門外水雲奢夕岸銷塵影風帆過浪花桑陰重問路竹捷屢移沙檢點詩閒在飄零興轉加

北運河道中十七疊韻

過澗湖

皇家春流勢已奢遙邊輪雪浪上游潮白二河發源北遼疊道峙桃花桃花口疊道為要工萬舸香生粟千夫夜汰沙河多沙壅利漕船輕帆隨岸曲驛近纜還加過天津入北運陸路百八十里水程倍之

牧令承檄種柳表道村民趨事官路河咀皆徧喜而有作十八疊韻

堤柳設公家兼增景物奢風絲常近水雨樹間花笠午蟬清樾犁陰犢軟沙鶯啼再來處綠是蕙叢加

得三弟書十九疊韻

書到比還家春光入夢奢隔江新岸柳二月小春花已載鶴歸渚弟作令秀水新歸因逢雁宿沙看雲憐棹離緒觸紛加

永定河道中二十疊韻

燕香集下

經野幾能家魚龍窟宅奢堤成排種柳浪過感花農事高低堰神功來去沙河之靈在高岸不深谷瞬頃輒變清淀路那照鬢霜加南岸外即東淀所經

鳳河二十一疊韻

集澤使為家金堤費已奢時方築東堤邨稀蘆界綠暖麥分花細躍移靈沼源出南苑微波導墊沙永定沙停下賴鳳河轉輸入淀漁柳重淀外新水峭帆加

東西淀二十二疊韻

分疆遼宋家雲水到今奢千里堤橫柳定南隄七百餘名千里長堤三春浪拍花經天從注海用李長蘅地古語

畦沙居民多耕隱隱蛟龍宅風潮晚更加海潮漸

水稗二十三疊韻兩淀多有之作粥味美

播種滿農家篝車望轉奢同收禾是米常近蓼開
花水長猶遮岸並出水上風飄亦墜沙漁舟歸乍

晚豐穫載新加

題永定北埵館壁二十四疊韻

梁燕已如家簾屏不在奢朗澄堤外水清映竹邊
花舊識隨鴻爪相將宿鷺沙詩成徧邀和旅興壁
間加

燕香集下

无

兩餘行館即事二十五疊韻

一雨徧隣家蛙田鼓吹奢蔭添行館樹香接上林
花地近南苑近鳬浴池新水鷗明岸遠沙餘情紆物候枕
簾惠風加館額惠風時至夏月防河駐此

紫泉二十六疊韻元時泉出紫色在新城

店入于白溝河

郊浣上清家靈源導更奢一痕衣錦店千樹夾城

花魚咏含香藻虹垂映素沙恭聞

仙蹕近紫色望應加

雞爪泉二十七疊韻泉出定興縣之閭堂

其土宜菰名黃芽菜因澁此泉味甲諸園
業園自家家畦泉若闕奢春風吹菜甲夜雨衣萍
花流細曲歸淀由電河痕清半入沙平生疏水願
為淪道心加

慈航寺為禪僧鑑慈作二十八疊韻寺臨

渡為畿南孔道鑑慈名元通發願收養荒
瘡余率守令助之經理冬月當至千人鑄
大鑊供四百人炊鑑與就養者同食一鬴
甚勤若余贈以詩有僧添白髮綠何事地
近青山忍獨開之句

鐘舖具僧家真看願力奢飢人方索飯弟子漫拈
花航渡一莖葦車痕百道沙頻來禪榻畔共我髻

燕香集下

早

絲加

以疊韻詩寄陳星齋奉常索和二十九疊

韻

詩寄太常家知余春興奢千村逢好雨上苑想新
花未送酒盈甕猶慙金揀沙鐘鏞如有和重聽大
聲加

丁丑仲夏過圓津菴悼藹然禪師用前韻

樹影添濃粥鼓遲依稀拄杖導門時百年過客醒
猶夢幾度逢君偈與詩邑乘合書名釋傳路人爭
誦給孤慈星郵到此閒應好剎那光中鏡屢移

奉使商邱五日即席分賦

蒲荷香泛綵為舟江上簫聲憶舊遊人倚星槎遙
問渡地當垓澤半橫邱多才入座文兼酒五月登
樓夏凝秋特猶衣棉太白梁園弔古梁園迷往跡
西陂魚麥且淹留宋牧仲太宰建西陂別業禹鴻
臘之鼎取元結句為寫西陂魚

遊商邱太宰西陂別業兼呈宋蘭暉先生

共指平泉路遙瞻閼伯臺雨餘林綠涵風便菱香
來門啟村耕近舟撐夜網回橋廊隨徑曲雲水豁
天開園西水滙成河延長百餘里西陂所由名也

燕香集下

聖一

柳陰迤對岸岸轉水同遙月渚帆初見西陂水漲
舟帆間風亭笛共飄葦蒲俱淡宕鳬雁各招邀更
遠岑樓目林端碧浪搖

聖蹟垂名構宗臣返舊山園額西陂聖祖
御筆也太宰擴為退休

之百年巖桂古一曲鏡湖閒東海詩同調公與王
新城合

集有南州轍共攀公巡撫江蘇一家聲貽讓德初

服紹崇班先生為太子歷官奉天府尹致仕

魚麥圖成後禹鴻臘之真知世味殊地仙寧

復讓關吏舊相趨綠野芬猶在皇華興不孤擬憑

舟水地清夢接江湖

相州雨夕宿大生寺示德修上人

禪關深處即雲窩老衲何心問笠簔隔院高懸膝
蔓古到門清映竹陰多涼宵款客陳瑤簟幽事看
君向薜蘿猶憶魏公池館盛鶯花閒任一春過
判相州郡有花園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客投以
詩公答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

比干墓

千載墓猶祀三仁履亦齊丹心臣勵節白石聖留
題墓碣殷比干墓四土剩殷墟舊祠完衛水西拜
瞻松柏路未惜遠衝泥

咏梵寺凌霄花

燕香集下

聖一

弱蔓不自高古柏忽異色灼灼數千花霞綺映簷
日愛此奇麗安宜傍優曇猶恐秋風來堅脆殊
本質附託審物情何由謝緣飾

雨中舟過天津官雲程侍御貽盆蘭賦此

為答

蘭皋元近水舟際忽移香之子崇明德多情解佩
芳因風想庭砌帶雨夢瀟湘亦有蒹葭詠應憐臭
味長

通州感懷余以戊寅八月十日生于通州

薇堂世澤桂添枝六十年前墮地時雨露早濡天

尺五關河遂越路多岐往來關塞路皆由此千軍漠北攜長

綢九載畿南建大旗報

次韻舟中桂花

香風吹送武林舟似伴嫦娥作遠遊江近芙蓉波
湫澗座添蘭蕙夜清幽三年別夢邊霜早二妙吟
詩海月浮酒任頻斟花任放不須苦憶故園秋

丁丑八月十日直沽舟中自壽作並寄南
中諸兄弟

霜晨攬鏡髮添華路入香林水正賒時奉命督漕天津泊近

燕香集下

四

老至直如僧注臘秋高真比客乘槎清齋葵菽
堪為壽遠夢松楸抵到家載取南舟今夜月眼明
巖樹桂新花舟中盆桂盛開

徐忝村村路有香幽圖耆艾效躋堂杖藜不異叢
芝鶴冠蓋無須盛酒漿樂歲幾人飢待蠶寒天下
里病為坊歲地義倉養局州邑經理皆備願歌曼壽酬

元化十載何能補寸長

三年前喜伯兄來季弟初逢罷縣回獨向秋濤操
艇出遙聞官閣報筵開伯兄六十稱觴余方一
河永定兄竟日少歡
人少處歡猶念他日歸時老更哀曉起蓬窓詩在

紙欲憑雙鯉寄泉臺

故園兄弟數行書瘦骨同經憂患餘齒豁未妨餐

選過耳聾翻任笑軒巨偶因夢去扁舟遠預

擬歸來比屋居廊湖思夙夜百年鼎鼎定何

如

九月八日南運河喜遇馬十三湘靈表弟

來自維揚就晤舟中余方赴古北約湘靈

先至保定署中

武林別思幾經秋橫海風烟暫泊舟千里魚龍波
曲折南湖所經數行鴻雁影夷猶竹西歌吹閒賓

燕香集下

四

館江上詩名舊選樓應是交遊曾厭蜀那能白髮
不盈頭

客裏登臨已少歡長隄惟見水痕寬未謀一醉空

攜酒與放扁舟暫解鞍去路漸迎楓葉滿歸時未

到菊花殘寒香歲晚同珍惜細酌秋燈話夜闌

津門途次九日並柬湘靈

海雲千里秋水十日漲長隄何蜿蜒大道本遐

曠風吹早暮程往復帆在望此地無高臺亦足免

惆悵濁酒不盈尊看花惟小盃鳬鷺或飛來白屋

猶孤蕩幸不憂阻饑

帝力齊感仰遠澤有勞人書札訊無恙江湖已寒
深扁舟忽相向別久輕餘情問老各異狀那無酒
與斟獨有詩可餉離合泯紛岐漁歌晚猶唱

運河秋漲漕艘踰期奉

命赴天津經理俾速南下無虞冰阻尋又承

勅同山東鶴中丞勘九河故道宣減漕渠途次成

詩四首

天廩雲垂北津門海近東千檣籌可數一水軌俱

同短草初露露歸帆漫信風稻梁隨地足遠澤少

哀鴻時江河南被水奉旨分截漕粟充賑

燕香集下

四十五

重拜絲綸出稍爲貝博留古河千里迹已溺

一人憂雷夏尋遙澤東方領上游望洋寧遽返真

藉挽頽流

隄堰形何曲淮黃勢並高荆山聞屢鑿灘水試分

艚玉粒頌膏澤金錢免驛騷時南河大工並舉恩諭悉酬雇值

時巡籌底績誥誥誠

聖躬勞

斷續實僚侶遲迴鞍心間周原頻阻水接郡少逢

山魯縞霜侵夜南舟酒破顏邊巖憶行館重咏蒹

花斑客歲以九月寓熱河

次慶雲作

慶雲爲海隅至瘠之區乾隆八年旱歉

連歲蠲租復永免額賦三之一更發帑

爲買牛種樹鑿井父老感述

朝廷恩澤輒相鳴咽

露氣潮痕黯不收孤城已盡海東頭蓬茆十室寒

常早黃稗終年飽即休井養有泉添沃澤橋成無

棟減湍流憂民治歲臣何事

聖主恩深每預籌

汶陽旅次見菊因憶古北波羅城同張少

燕香集下

早六

儀諸君行館有咏連亥子兩秋今仍同作

遲菊逢行館微霜落近邊兩年淹舊詠數朶接寒

烟汶上逃名地湖干賣酒船安山尚憐幽興在燭

影對新妍

棉花實重農功乃自昔不見賦咏因述二

百字

地接公桑滿場連我稼同秋原寧墜雪植杖乃逢

翁芋外枝低影葵邊花細叢樹圓深裏碧蒂密間

垂紅核核瓊分辦絲絲繭綴茸霜蘆依岸渚風絮

漫房櫳共井膏頻沃分畦景倍融欣隨農報獲擬

待婦爲功大地憂寒蟄北人飾僂蟲蕃蕪宜有自
衣被遂無窮貝草名稽古揚州織早工貢從禹甸
入賦豈漢年通夜紡家家軸朝彈處處弓定知均
稷播每惜漏風尺度煖恒載元黃色並衷休論
麻辟績詎逮帛覺瘡莫辨六經字猶餘千載蒙廣
南空蔽樹塞北但飛蓬物土傳初俗邦畿洽屢豐
興歌共遺秉掇拾任盈籠

冬夜雨中同劉林一馬湘靈話故鄉風景
因成四韻

微風拂拂雨濺濺已到輕寒十月天茗椀頻添新

燕香集下

四

活火時里門寄梅花重檢舊吟箋客歲詠盆梅詩
憶及白門翠微
寺綠萼爲憐預結山邊屋湘一擬卜
居清涼山息老須歸郭
外田林一話金牛
洞舊田之美記取官齋同剪燭數枝殘菊影
猶妍

題宋懋庭杏花春雨圖小照時懋庭侍養
南歸

風雪送長征車馬燕山路羨君馬首南燕嶺成迴
顧江梅白於雪忽到舟橫處歸程合有圖吳湘歌
競度風吹北堂春花艷南園樹柳倚清波柴門
掩香霧策蹇將何之戴笠聊小住雨濕燕猶飛花
浮魚共聚地匪卜幽深身如離傳遽慈和奉輕軒

載誦閒居賦葆爾圖中真歡言託豪素長干一葦
航通津閱爪步望望網師里深情邀洄溯

馬湘靈歲暮歸里門取道維揚詩以念之
風雪蕪城去單車馬少游歸應逾改歲詩莫起新
愁壽世摩青簡生兒慰白頭犀錢憑早寄霑喜望
衰眸湘靈與余同庚有生子之望

燕香集下

四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二集上

戊寅元旦乘暖至蓮花池小步

勝蹟林塘曉春風步履初閒情應讓老俗禮久從
疎竹外泉堪鑑花時徑欲鋤增懷蘭菊秀澆護及

公餘謂蓮池書院諸生

燈夕津門行館盆植牡丹白桃花盛開各

系一首

屏簾隨曲折乍許問春濃池館裁何有香爐暖合

燕香二集上

供長安分夜色數朵綻歌鐘莫便催花盡還思對

酒重唐花鮮能以時復開

不是歌樓李猶疑弄落梅窺燈映人面乘月到天

台春水雪融岸芳筵玉作杯盈盈津渡外素影接

豐臺

元夕次靜海水村同張少儀王立亭戴西

軒陳肇州分賦得圓字

海月初騰碣石圓河水漸豁大隄邊雙旌夜館邀

文酒百里津門任管絃坐近帆燈添野色聽多村

鼓是豐年歡聲昨歲趨

行殿雷動星環

御座前上年 聖駕南巡元夕扈從至任邱

津門燈夕賓僚吟詠競爽因憶三年所歷

又成四韻

種瓜城畔酒為泉丙子假節陝甘駐肅州青浹橋南月似烟

趙北口丁丑扈侍有興還同今夕醉多情仍比去年圓童

歌聲滿村村近客咏燈分字字妍更欲探奇瀛海

上驪龍正好抱珠眠

西疇寫小照詩帙後索題句詩為伯父息翁先生評點

余與論詩短札並載

燕香二集上

書至輒累紙新詩亦綴幅情欣珍懷袖來對宛清

矚評吟更杳陳何止書尾續暮閣飄風鈴坐我篝

燈讀歸鴻動遠思落月透檐曲呼君几席間彷彿

慰幽獨雲氣濕髭鬚烟霞上衣服戴笠將何之浮

邱舊山麓風雨寫歸心坡仙企芳躅後來漁洋老

襟情亦可掬漁洋詩集有戴笠小像客訪春江潮名高東海

復望望龍眠山宗風峙巖谷阮謝愜交歡高談屏

凡俗皤然八十翁健興事品目息翁伯赴廣陵舊道之招飲酒高會

以詩文相質踞席羅篋黃門庭久推轂尺寸守顏

鑄瑣屑附遵牘論文敦夙契憶就江舟宿余已泊北上泊

京口西疇來舟十載換華顛相思隔川陸故國合中談詩竟日

腴顏清風領松菊離覲詎有常願言慎涼燠

題蘭陵呂宜人所畫姑母高太孺人詩意

圖寄又華賡于昆季

姑母高太孺人於雍正乙巳作五日詩

觀承尋歸自京師和詩有云也將白水

蘸菖蒲作客年年並此無况味可想五

日詩徧傳江南北同里吳恭人和詩載

雙清閣集中江都許宜人渌淨軒有詩

紀其事今蘭陵呂宜人爲寫詩意成圖

燕香二集上

三

並題元詠於幀首信可傳矣憶童時見

姑母畫梅幅寄揚州某閨秀題句云一

枝寄與揚州閣是我江南對雪時先君

子亟賞之自今思之忽忽五十年矣能

無泣然姑母淑德芳徽爲兩姓女宗非

僅以文筆見稱門庭以內至性過人爲

觀承幼所稔悉因舉似古淑媛題詩誌

之歸又華賡于昆季藏之伴後之人知

太孺人之篤于天親所遭又如此也

五日菖蒲詩裏畫一枝梅雪畫中詩魯姑屈姊緹

榮女筆墨何能繪孝慈

蘭陵憚哲長爲繪百花屏幃題四韻見意

春鋪秋染爲誰工香色參差意態同四座正兼風

日羨百年肯放酒杯空寧將錦繡爭時艷得比桑

麻見歲功老我就中投氣味桂巖叢外菊籬叢

野花作瓶供

野花爭弄色異地孰詢名碎錦茵堪藉微香座易

盈託根何不擇對客豈無情筆硯沾餘寵新詩數

首成

熱河道中

燕香二集上

四

榆錢柳絮各隨風簇簇山桃映日紅漫惜邊塵移

節候猶餘春色旣衰翁

草萊盡闢剩汗邪伐木誅茅便是家注籍流人三

十萬都將擊壤換吹笳

五月三日喜雨王純齋太史作詩見貽依

韻和答太史爲相國文恭公曾孫

地脉疏潛壤時方徧星壇禮上穹千疇歡既洽一

雨遠俱同霽動

恩先渥奉詔清刑

皇虔感易通親行祈禱奏書馳夜半電燭海雲東

雨中修奏已漏下三鼓

即景次韻將以來日按部邊屯

暫覺寶塵遠頻吟景物空山連靈囿綠葉遲晚霜
紅脯鹿行盛火呼鷹過嶺風那能學矜貴新婦置
車中

上都河道中

歌殘勅勒天如蓋路繞灤陽水不回一片黃雲千
載淚秋風吹上李陵臺

載清堂前疊石爲小山集飲其下取石有
數卷山意足爲首句成四韻張少儀劉林

燕香二集上

五

一戴西軒王行上陳肇州沈石亭愷次桂
州兩弟闕其句次亦各得一首

石有數卷山意足掬取涼雲向深谷舊種中盤粒
葉松新移近淀行根竹步來巖影月邊明捫處苔
痕雨後生芙蓉欲泛前池艷蕉菊還依使院清
華池近在署前

偶拈秋聲四題效文衡山體

蟬聲

翛然高唱蛻塵緣不爲頻啼恨未捐幾樹濃陰秋
露下一枝餘韻晚風前晴意坐久喧仍寂午簾吟

多倦即眠化篇常乘清氣在眼中槐柳任寒烟

蟋蟀聲

乍分蟬韻聽低昂唧唧秋陰草露涼靜引空廊無
聲響暗窺短砌有燈光依人欲訴來床下與客多
情語夜長關勝也知終寂寞不須回首半開堂

絡緯聲

瓜藤豆葉散清音何處縲車倚暮陰九月授衣寒
已至一燈催績夜同深疾徐各替蠶娘手展轉能
傳織女心河漢欲傾霜露滿莫將夢緒傍繁碁

落葉聲

燕香二集上

六

纔逢槭槭孤村外又踏蕭蕭野寺中夢枕初回全
似雨打窓幾度乍因風江湖水落喧枯岸簾幙霜
多獵舊叢日暮離筵聽豈盡不將社酒更治顰

赤城溫泉

山容如箕中沸暖泉鑿砌深丈許旁距
數武復有冷泉相濟以和洵靈澤也導
爲二池覆以連楹名瑞雲室附泉松石
潤茂草木榮暢迥異他山

層山轉蒼翠旌旆去悠悠烟景未易即何暇問深
幽偶因向仄徑稍得濡前郵潤黍黃欲墜野花香

正浮風聞青松障其下豁靈湫女祁領異境不惜
迂道求巖局叩初啓鶴驚相夷猶丹砂伏雲根氣
上爲重樓清音韻雜佩孰是弄珠儔雕鳬少近砌
香葉還通溝陰房盛翕赫罔象潛冥搜咫尺復異
派清冷澄冰甌厥沸岐遠脉趵突同輕漚動挾燄
燄勢靜惟活活流爲觀和會意宜無札癘憂接楸
仰

聖蹟浴日垂邊州至今光照室宮沼神龍遊遐哉
赤城標雲霞恐未伴晞身稅咸池振衣凌高邱勿
愁寒霜早恒噓暖律留一洗笳鼓競再叶絃歌稠

燕香二集上

七

含情望仙嶺長嘯聞清秋縣北有邱長春仙蹟

宣化黃令可潤修城之役以除積沙爲功
城西緣壕植柳曾疊數萬株風枝所蔽沙
不得入因立萬柳亭引柳川之水相澄映
爲勝蹟余以戊寅初秋至宣化樹皆成陰
臨觀可樂題十六韻以表斯亭

嚴城當朔漠曠隴合風沙舊失苞桑固誰將戍堠
加前政以沙擁城爬疏功在野保障事如家雉堞
排初聳龍堆剗竟窠一槐徒鄭重城有槐萬柳正
周遮颺起墉飛隼烟濃樹帶鴉楮添叢翠列帚拂

亂雲譁更繞隄重疊全通水直斜真宜亭傑立遂
使坐幽遐昔走狐兼兔今聞蟬共蛙初秋無敗葉
暇景到高牙緬彼輜軒整欣茲草木華西風塵不
起

北關路非賒古衛川名柳

興朝縣是花人情問桃李兼種桃李多種

諧龔黃羨休將一事誇

白蔞菇

倫諾爾爲珍味

沙頭真綴玉璫璫名著灤京十詠中乍掬霜腴凝

燕香二集上

八

塞酪早知香味洽秋菰攜來都市矜芝蓄價視常

倍裏向江淮備藥籠南中用以發痘疹有奇效

候黃茹入饌與金同黃茹金陵所貴

赫山行館和少儀司馬用丙子年元韻

歌聲已遠悵雲殘小住重來耐塞寒合向巖巒攜
賦客未須槐柳列刁官待霜籬菊層層出摘月山
檀粒粒團一笑語成忙更寫五花幾誤筆流丹

貫衆苗

產古北口外水木陰翳中近根處與菰
無異而兩枝細葉如毛不啻莖生則有

異長纖如鞭而鉤其末老則舒為八葉
邊人呼為野雞膠以其形似也而宛亦
不似考之實貫衆藥苗生爵無菜味淪
食甘滑益人

廟薦用之仲春采以貢

畧似松毬與蕨奉俄羅斯松長四五尺老葉歲退
莖未層皆苞葉大如雞卵名曰
松毬冬月東三非莖非葉摘青煙何闕肉食思嘗
省函紙充貢鼎不見朝飛豈墜弦著粉便同萼帶滑充筐合共
非爭鮮蔬名藥品終須譜為訪叢陰碧潤邊

古北口道中

燕香二集上

九

不因去馬始開關小尉孤城盡日閉前路白雲紅
樹哀都忘按部是邊山

廣仁嶺過嶺十一里至熱河行宮

嶺迴紺宇夕陽西勒寧秋雲偏馬蹄紫氣微垣瞻
已近真同步步上丹梯

中關道中

榭紫青紅野菊黃秋山風物近重陽客程自足崖
巒興不用登高作意狂

戊寅中秋節署舉子信至時方侍

熱河

行在欣感成詩兒生於八月十二日

吉語傳宵夢生兒到曉郵與翁同甲子添汝對中
秋

寵溢羣公讌情矜萬戶侯笙歌雲近足桂樹月當
頭

直作孫曾小如依門戶深蹉跎半生事浩蕩百年
心鏡影窺新鬢書床理舊琴耽吟須有和老鶴傍
秋陰

小字宮臣錫耆英

御筆書譜原傳益壽

燕香二集上

十

恩並及充問玉樹晚猶茁靈椿健有餘相提更相
祝老憊轉愁余是日宮保與宜菴提調八十壽
上親書節鎮耆英四字
之賜錫小字曰耆英公六十一歲舉二子今為別
駕矣

有弟書過寄思兄淚暗紛闕心空便老此喜竟無
聞聲愛鴿原續香宜燕簡熏先嘯吾所重健犢勗
耕耘用杜詩健如黃犢走復來之意

河西營地距木蘭園步十餘里

豐草依靈園秋雲滿近山雙村共圖畫一水界潺
湲占得流人遠更番戍卒閒塵清諸部落戶牖障

嚴家

入門

喜氣溢帝聲新看繡祿迎入門皆笑口窺戶已呼
名犀玉包頻解箋詩和屢成謂親友所貽纔知娛老計
瑣屑盡闌情

詠二番桂次張少儀韻

香飄庭樹認初繁却憶花開已上番月下光留金
粟影酒邊舞換羽衣痕早芳有約椒同佩南中採
成香晚節多情菊共存結子漸看風在蕊巖阿爲
護舊霜根

表弟高又華來署度歲

燕香二集上

士

已聞

闕下綸音改猶報畿南烏影來又華選授廣宗令
以余屬縣改赴山
西待 萬里蠶叢辭偃蹇一官鶴載尚徘徊風傳鈴
閣重移榻十七年前榻余清雪待梅堂共舉杯時
河道署署隣節院望
雪盡叔問年今五十華顛歲晚益相催

野人獻碾轉成八韻

北方碾新麥爲條食之謂之碾轉轉讀
去聲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即此連讀
如碾江南呼爲麥蠶以其在蠶時也越
訪櫻桃嘗九熟小滿動三車麥乃九熟

之一

如辨復如絲爭嘗九熟時輕漿初破粒密穗正垂
岐乍覺香生餅從抄綠滿匙兒筐迂遠隴婦饁佐
朝炊斛斛傳豐稔村村作餽遺矜隨芹有獻試嚼
齒還宜故國餘風味衰年足朵頤已憐櫻筍近聊
誦放翁詩

雨後赴河間過興村有作時久旱於六月
得雨因連閏夏
尚冀有秋

未惜衝泥去初欣徧澤時籌農天與閏比暘吏逢
醫舊徑衡茅靜新亭草木滋三年前過此春雨早

燕香二集上

士

題詩興村小亭鐫丙子二月河間喜雨詩

河間行館桂

荔青軒下數枝開要識香從靜裡來簾外秋風塵
幾許幽情相對轉徘徊

泛月影連秋水白丁丑之秋督
漕津門舟次賡詩箋拂

御衣黃戊寅八月侍
恭和 宴熱河
御製桂花詩有云分明香在諸
天上掩冉枝攀萬
樹中爲諸公所賞兩年去夢今何似邂逅瀛洲是

舊香

北倉行館中秋次戴西軒元韻

霓裳仙夢躡遙蹤近曉疑聞上苑鐘頻年是夕扈
從行在

明月初逢秋水滿丹楓常帶露華濃門前影過帆
檣疾葉杪香飄酒盞重回首江天雲度後雁鴻聲
遠不相從已巳中秋同大兄三弟艤舟北固山下

聖武遠揚平定回部西陲永定大功告成恭紀謹序

國家既定伊犁之五年拔達克山部長素爾坦

沙殲逆苗大小和卓木率其族屬頓顙

於邊伏受約東西陲大定先是準噶爾

恃其險遠獸伏狄居遏絕歸義之衆

先朝累興師撻伐未拔根株乾隆十九年夷孽內

閭部衆紛披

燕香二集上

三

皇上飭軍吏誅厥罪盡剿絕降下之俘達瓦齊以

歸於是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莫不

委心歸命款關請吏大小和卓木者本

準夷繫囚乃敢辜

恩伺隙扇其羣醜逆我顏行

皇帝申命將士窮竟窟宅克庫車諸城大如葉爾

奇木遠如喀什噶爾皆以次剪定兵涉

萬餘里士氣益奮蹙二孽於伊西洱即

拔達克山境也素爾坦沙畏威效順盡

誠以降一時安集延霍罕大小數十部

皆來獻見暨自穆壘以西阿爾泰以北

綿亘二萬餘里悉據其山川要塞險夷

道通歸我版圖臣謹按回部在伊犁外

與大宛隣其唐書所紀天方回鶻伊吾

之苗裔與自上古不能臣服

皇上睿知文武

聖謨獨運戰守數萬里若燭照數計然自烏魯木

齊西至伊犁暨諸回部城隘設官分屯

星羅棋布使數百千年猨阻幽暗之區

咸耀於光明誠前古所未有天地運會

燕香二集上

古

於茲一新也恭逢

盛世親覩非常之功又嘗蒞事塞上得諮諏其形

勢宜有所稱述自知弇陋淺薄不足奉

揚

休烈而歡喜忭躍之誠不能自己竊附

廷臣之末撰為七言古詩九百五十七言謹再拜

稽首以

獻

聖人立極崇天鈞凡有血氣皆尊親八紘之外又

八極被化豈佚幽鄙民唐虞方州劣萬里時會未

至開無因因時者

聖

天所啟順

天而動功斯神我

朝遠馭廓戎索窮髮編駒服羈絡不煩戶牖重防
維孰向藩籬敢侵薄喀爾喀諸藩皆以準噶爾為強隣有吐谷渾

準準夷準夷地近北為古渾驅獮其眾強肉弱西

界穆墨北金山穆墨距巴里坤六百餘里北界阿爾泰山譯曰金山幾度征綏煩

喀爾喀部落千里過

廟畧回鶻之種雜羌羗伊吾盧部伊犁西回部即古伊犁

燕香二集上

五

盧亦曰伊吾俗役於強隣比耕牯回部諸城在準

人務耕織工藝業拘厥酋長如栖雞波羅泥都駐

準夷食用皆資之葉爾奇木城小和卓木名霍集占駐譬彼燒當

什噶爾城準夷誘而拘之收其賦役

方助敵漢書燒當南得虐燼乃賸達瓦齊準夷苗策

布坦死策凌策凌死子多爾濟那木札爾立為

其庶兄喇嘛達爾札所殺達瓦齊策凌之外子也

阿睦爾薩納納多所求索遂相攜或

天戈一揮白組繫其穴既掃其庭犁釋茲繫囚返

田牧義聲感動纏頭族我師既定伊犁釋大和卓

木統其回衆不道同巢伏梟獍乘瑕黨叛來舐觸

乙亥八月阿睦爾薩納叛走小和卓木二豎未使

附之尋策歸舊穴復說訂我戎鎮軍

就殲除全部何由定反覆關排衆議

授謀猷載鼓神兵躡窮蹙庫車城墮及和闐哈什

蟠連地極邊自哈密至土魯番瓜州公今封

庫車城又六百餘里阿克蘇城又二百餘里烏什

城又七百餘里葉爾奇木城又二百餘里哈什噶

爾城北與布魯特連界庫車之西有城曰沙牙當

里曰拜葉爾奇木之南有城曰和闐曰克爾牙

車尚距蝗螂臂洞脊須張驚鵲拳蚩尤作霧山魃

失小和卓木被圍都尉屯雲壁壘堅鼓音不衰檣

數動十百良足當萬千此際深溝守黑水主客之

勢亦孤矣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

三月賊鋼梁鐵遂志成城巖卧焉能過駱子刺劍

燕香二集上

六

甘流石穴泉探巢飽得土囊米揭地得泉兼蓄積

益奮謂由來挾纘見軍心合有祛衣導神趾俄驚

飛將到援枹副將軍富德萬騎聲傳鐵蹄趨內外

泰贊阿里哀兩軍銳合驅重險七遇憑陵摧積俘

大小和卓木攜其妻孥遠遁泰贊遮道降人齊脫

公明瑞副將軍富德連擊破之遮道降人齊脫

帽漫山導卒爭吹蘆無前直欲賈餘勇有捷皆能

應

睿謨即如富將軍援兵阿泰贊馬適盡失醜徒僅

身免沸鼎游魂偷息喘拔達山臨軒轟揚白氍毹

頭汗流面能知大義絕懷攜肯與逋囚共屠發邇

支頭逐露函馳貳負尸隨械車遣既籍其土撫其

民芻莢在野粟在困設官泰用戊己尉自哈密以西如開展

如烏魯木齊如拖克遜如哈爾呼珠如紅廟如金

河及伊犁回部諸境土皆宜粟麥回人謂禾為鳥

魯禾齊漢有寬賦預減庚辰緡恩免甘肅采花織

錦于闐女回部婦女鑄幣同文正朔臣和闐產銅

銖每五十文為一緡格直銀一從嘗暖水瓜初熟

兩今改鑄如制輕重仍從其俗

喜和伊州曲換新哈密土魯平久列藩服新附回

泉隆冬提書奏到部皆其族屬伊州即哈密有暖

蓬萊日一片紅雲走千驛紅旗露布二十里歡承戰

武慰

慈寧大渙

燕香二集上

七

明綸光紹烈靈靴路鼓六代縣蒼壁黃琮九寶設

香升

至德答

昊穹氣轉陽和應璇室春觴介

壽日履長行慶恤下

恩波濃酬庸晉錫爵五等勞師行歌詩六章遠人

思慕重譯至國入王會隨冠裳賦夷寶夏閱七載

遜此五稔平瀾行往者盱衡西北塞四特交蹤吁

已潰昔夷名厄魯特所部又有題嘉若長盡朝

天霍罕諸城聲一槩霍罕安集延博羅爾及亥步

星探二萬逾新定諸路却視伊犁是腹內布魯特

及回部諸城皆貢道旁通臘達長天竺香雲添愛

包越伊犁之外達賴喇嘛轉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達賴喇嘛轉實大宛之馬大食刀今俄國即紅疆紫

神武不殺非佳兵要使萬古沉墨地徧睹雲日開
光晶置藩永與息蠻觸實塞盡遣歸屯耕濡之仁
義化驕蹇祛乃罪青銷髡黥秦階六符正且平功
歌德舞賡咸韻

鴻名駿業邁三五

謙讓弗受殷

皇情曰予惟時率

祖

考之攸行

申錫

燕香二集上

尤

帝祉頌

武成

佑德助順一一符

欽明

恭和

聖製二月二十七日郊勞將軍兆惠富德及諸將

士禮成紀事

黃屋臨郊簇禁軍隆儀特舉禮殊勲仙韶迭奏鐃

簫曲

睿藻先敷奎壁文法酒

賜酬餐雪苦戰袍解慰柳風勤即看楊柳依依路
雨露無邊萬彙欣

師貞嘉乃律無違重疊

恩綸下紫薇諸將功名榮畫錦

一人籌策勦宵衣鳥捷見集黃雲塞白氍新添紅

女機桑土綢繆欽

至訓圖寧自古在防微

扈

蹕盤山喜雨

山靜重盤夜雲生萬幕陰灑塵清近甸濯錦艷遙

燕香二集上

辛

林杏花雪應十旬卜農占冬雪大則百春隨元氣

甚

官泉連野潤

遊豫洽

天襟

三家店喜雨用前韻

濕雲遙漲壑吹野易為霖驛路連朝暮春田各淺

深

省耕方北薊送喜共西琛時二部既渥邀

宸詠聲聲入

舜琴

寄巢兄南墅初成作詩索和疊韻寄答三

首

謾謾松風倚舊陰

兄先世建
有四松堂

幽棲廿載洽初心憑

收野綠歸春墅

更著亭茅

眺遠林

來札中語

人共清修

怡水鶴

地近仙

詩添新韻

變園禽

招邀社

老稀同

葦不為治顰酒亦斟

社酒治顰見談
甚健惟耳失聰

錄兄年八十

履道坊邊竹樹陰

適郊真喜靜

塵心春風杖履芳

菲岸雪色鬚眉錦繡林

檢點魚梁

添瑣事

棲遲鷗

水集閒禽藿甘園指青溪

路薄醞藜羹亦待斟

詩兄

云叩門若為看花至薄醞藜羹未乏斟

燕香二集上

王

身隨塵海駛斜陰夢引江湖黯舊心莫以雲興方

出岫豈知倦鳥便投林

梁間乳燕憐新穀

余六十甫得

子江上飛鳥憶孝禽

兄子輔讀輔華謀
食四方奉養無缺

剩得高情

兒輩說白頭兄弟句同斟

束鹿傾井

相傳光武軍行過此渴甚無汲具命軍

士攀之井遂欹傾今有序覆井旁奉光

武像

白水龍初起堅冰馬盡隨孤亭猶表岸

燕羹

埽井

亦鐫碑未費征途汲寧因改邑移

東邑有
新舊城

香烟垂

累塵瓦色壞琉璃羆虎歸何處牛羊欲下時千秋

餘麥飯野老薦馨宜

長城嶺道中

關嶺望周遮盤空一逕斜老從筋力減景入屐痕

加衆壑翔雲海高峯燦雪花千秋添映帶葉葉上

朝霞

古蓮花池十二詠

春午坡

林風散朝步巖逕意所適巖畔羅春花晴光艷如

燕香二集上

王

織佳賞貴及時何為香偶即

萬卷樓

萬卷不可讀層樓猶遠望梁棟扶古香黛柏等無

恙

宸詠垂星文歷歷雲霞上

花南研北草堂

水石自幽賞笙瑟亦清音瑤堂悅賓燕文酒近芳

林古藤方交花髮舞力難任

高芬閣

荷香熏遠水檻影俯清漪新月坐初上閒情理釣

絲蕉風動締葛涼夜未須歸

宛虹亭

山近豁渝泉烟波自清境宮龜五百年伏護一漚
影何當具扁舟更向江湖迴陽山爲一流穿滿城抱蓮池

鶴柴

池邊雙白鶴水宿不雲飛明月敞虛閣蘆花吹縞
衣清聲諧子和高步待同歸

蕊幢精舍

隔水見紅牆因風度清磬竹樹逕從深車馬跡已

燕香二集上

圭

屏濯濯青蓮花共適禽魚性

藻泳樓

孤藤冒高樹巖石形蒼然登樓前後見一水環風
漣樓頭動藻影樹石皆空懸

繹堂

高樓駐夕影寒泉滌襟垢石罅井甚甘冽嘉會歎良難寸
陰惜所受此堂可爲儀此觴可飲酒

寒綠軒

分藂映孤花數枝自娟秀雨中種即看開軒坐清
晝置之松石間老以霜雪候

篇留洞

捫石見璇題谿銜逕初識秋雨長苔痕陳跡忽已
匿歸鶴避遊筇閒雲此相值

含滄亭

雨水並如泡茲亭亦何小昔我觀滄溟日出蓬萊
早亭邊波動日池面烟含島

集歸去來詞字題程雙橋京兆南陔松菊
圖時京兆將有養母之請

夫子扶

皇化觀成首善時何爲昀松菊欲往問耘耔親室

燕香二集上

圭

瞻雲遠歸心有鳥知門庭風日富觴酒及春期
泉木闕天趣邱園遠世情無琴欣獨得息駕倦孤
征未覺容顏老常懷景物清寄言形役者內樂可
遺榮

將事時清路言詩或命疇自來經觀貴無復諫書

留京兆歷官翰林御史嘯傲容光宇風期感善流幾時倚春

權相酌話童遊

再題雙橋南陔松菊圖即送其歸養

亭亭巖際松藹藹離邊菊託根何必同結契在所
獨遂以淡蕩安而侶幽貞躅伊昔塵海中交遊少

徵逐君為故鄉人曾未杯酒屬及官共京圻乃稍
晤言熟乍如飲醴醇久益接蘭馥耐寒盟素心餐
英貯虛腹方期歡會長胡乃分攜速君言有老母
每飯哽必祝豈不戀明時奚嘗輕爵祿倚閭實苦
辛趨庭敢子于會茲王事殷屢鬱懷中牘歸夢繞
南陔深情寄尺幅孟冬日在尾郊時返

黃屋惕息伏丹墀臣心鑒於穆朝奏夕報可仁哉
天覆育聞者悉感忻余懷顧踈踈松脂為茯苓菊
水出甘谷食飲可長年此論疑未篤君家多老壽
人瑞世相續將毋得地殊山川聚清淑抑亦和致

燕香二集上

五

祥一門效敦睦歸持藍尾盞分爾高堂福韶光正
復舒樂事良已足而我甥邱壑森風莽寒木此日
東都門祖餞集華轍攀追限河梁送子千里目覽
湖沂秦淮一水衣帶曲庭枝故無恙芳隣行可卜
還君畫卷歸寄我新詩讀何處重論心春波眼中
綠

阜平道中

下澤無恒雨高田亦滿車引流兼浸稻間石復堆
瓜舊向僧巖靜重來戶版加十年生聚願亭堠蔽
桑麻

正月八日勘道長城嶺次梨雲館遇雪
陰嶺忽呈色春枝亦綴花梨雲吹更積楓葉冷還
加客歲八月杪長城嶺道穀日為農瑞山風問酒
中大雪時紅葉方盛
宋清塵同渥澤愛踏去程除

自龍泉關上長城嶺望五臺作

重關一徑嶺崔嵬雪影朝光凍未開樹老根猶盤
戰地嶺有楊延昭挂甲樹雲深路不隔香臺五丁力鑿層陰
散三竺經聲好相來夜火天花齊照出五臺產茵名天花採者嘗夜半伺之幾回人作聖燈猜

攜耆兒迎

燕香二集上

五

駕叨蒙

恩渥銜感成詩

提攜豚犢亦何知

天語親承

輦路遲造

膝幾人容抱子

攜耆兒至佩包以賜

御前蒙

親解

眷懷昨歲

詔迎醫

曾蒙恩諭為耆兒

珠囊佩解

龍衣上

玉食頒嘗殿哺時

覆育恩深衰莫報教兒頻誦紀

恩詩

泛舟蓮華池和少儀司馬韻

遊情尚得理殘春更傍前溪拾釣綸
蔓引好花開又半水通澍雨換全新
閒中未易賈僚勝老去真攜子姪親
珍重臨流歌在藻

品題今不是凡鱗

蓮花池紫藤盛開同賓從往觀歸而惺
惺

醺醺下因出憚南田畫藤相評賞追次張

少儀司馬藤花舊韻諸君並先有作

燕香二集上

三

春園綺思縈蒼藤健筆突兀如騰鷹
詩成闕和花再艷力駭羣雉追前乘
入門興發蜂導午雨餘水氣添薰蒸
迎風揭幔亂襟帶鳳翎一色垂簷稜
高磴盤旋成俯掇流蘇欲結千繁繩
柏撐古黛透夕曛琉璃金碧輝重層
列牖合對

黃琴座隔院還照文殊燈此時髮陀一
再舞空憐白髮飄鬢歸來命酒覓所
適麻姑手贈滄波澄醺醺小蕊含野
致檀冠道士褐服僧長嘯堂前昔觴
此新詞早屈辛次膺丁丑春賞茶飛英已開歲
五載伯雅猶受斗八升得憇花前龍
壁役如與休

息宜優矜為花求似亦好事品題一就熙
筌曾甌

香主人稱巨三翠餘羅絡光軒騰眩眼
晨霞素

壁誰移池上懸香繒詩成最後先客醉
衆中我老

寧爭能

臨漪亭牡丹

雲霞多處認樓臺中有名花春正開
異彩朝陽見層疊臨流新雨絕塵埃

宸章閣下黃聯屋

時茶縈

太保峯前綠映苔

有大石題

太保峯三字明安

曾是芳辰趨走地隔簾猶透

御香來

燕香二集上

三

詠白牡丹

池館香分使院清攜來洛下譜同評
世人也覺臘支費國色偏宜縞素輕
漫對風光吟綵筆要從富貴見高情
都緣身在春多處不事穠華亦盛名

唐縣道中

馬踏路恒上風吹衣漸寒塵輕銷夜
雨地僻近烟臺茂嶺雲光遠秋河岸
影寬霜風銜夕照冷艷待人看

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勸水畿南往返
連得

過晤卽事賦贈四首

行縣人爭觀衝泥君獨勞先憂籌百室晚熟救千
溝夜氣魚龍靜秋風鴻雁高桑乾排柳色京兆柳
色本少

炬火映旌旄

帳殿瞻猶遠環隄去正長屬車空有約叱馭定難

忘東麓與余皆以未與野寺從留榻孤城為築防
庖從而得晤于河干

東麓乘小舟赴文安暮止荒寺關心睽纖翼一氣
旋旋報溢乃亟詣縣督失防護

感蒼茫東麓為言每見隄溢輒先有青蛉叢繞其
處不可計數

不是乘槎客同勞望歲心一程迴遠水萬隴入秋

陰屢得行相及因教坐共深他時風雨思轉覺費

招尋

燕香二集上

无

官廩急民依

王綸澤近畿天看開霽色人比授寒衣土室茅重

補秋原麥易肥送君臨廣浞萬壑正東歸

東浞隄溢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至文

安即同臨視奉簡三十五韻

長隄障千里清浞儼具區分疆跡遼宋天塹因沮

洳浮沉七百年魚龍求其居蓬萊數清淺城郭俯

壘孟易樂源西至滋源匯東趨千墟鯁一壑冥冥

雲氣俱秋水少拘束秋雲常糝糊戈鋌挾猛雨風

柳無留株一綫附蟻蛭何以安耕漁穹龜不守窟

螺蚌乃紛如崩雷下急峽迸寫愁無餘京尹行却

蓋汴艤訪村閭人烟寂遠耀土寺拳宵趺亦知鯨

鯉鄉呿擲戒迴迂驚濤移晷刻昔夢沉鐘魚精靈

謹呵護陵谷爭須史文安官道兩積東麓乘小舟
往暮止荒寺待旦急行潰隄

之水已至所我聞操舟至相對增感吁場圃空已

滌舊捷急所需勤民祛患害封事陳艱虞堯年救

一青未至憂淪胥還復畦菱葦誰能畫川涂滹滏

別南泝弭節失寬舒桑乾盛北流閑徙及雍奴海

門三百里兩浞藉歸墟橫沙望如闌中穿潞與沽

衆注有不下巨浸如停汙吸納候白露摺肘鮮良

燕香二集上

三

圖升隄騁四望夜月環冰壺拍浮鷗鷺近接翼城

上烏曲防涓滴過執畚千人呼公才總赤縣籌治

詠嘉謨讓地信偉論尺寸慙牽拘側聞黃河溢改

道賈魯渠周原忽思逞地中行江湖壙頭非地中

慎無河伯誣

中秋對月

時駐固安有舊榭之役

輪湧金波露並圍水邊城郭到新寒五旬風雨光

初見幾處江湖影正寬別院蕉桐猶映酒野田葵

菽亦登盤故園叢桂歌應好夢隔淮南萬派看河

決中平全派奪入賈魯趨臨淮

錢香樹先生入

朝與九老會招余於今子東麓秋卿邸第小飲賦

詩為贈依韻奉酬

東南耆碩幾人存寵讌新叨

詔語溫喜就斑衣聊憇駕得從素侶暫開尊江湖

日月

君恩予竹柏因緣歲晚論更閱十年同此會干霄

又見起桐孫是日見先生兩孫皆甚秀發

香樹先生題扇頭丹山雛鳳詩示耆兒依

韻答謝

燕香二集上

王

容易看渠六翮成飛騫敢望比羣英生男自昔無

多願只愛如瓶瀉水聲

魯公書法坡公句百丈光芒吐墨麟僥倖頑兒得

奇寶清風披發性靈真

香樹先生以玉琢曼倩為耆兒佩疊前韻

致謝

編貝懸珠巧琢成尚書親佩入耆英敢膺備福傳

家物要聽新詩曼玉聲

盆花在幕夜燭臨窓各系一絕句

白梅

寒燈疎影坐頽顏香在簾屏遠近問夢入故園僧

有約數株新雪寺門山穀安禪師為主坐於卷側山岡編種梅竹

帖梗海棠

海棠春又海棠秋歲晏宜教秉燭遊未摘紅鮮隨

幹曲先從綠嫩愛陰稠

萬全行館家人寄到芍藥數枝詩以答之

邊城四月草新芽驛信空探使院花忽墮雲霞分

几席劇憐香綺護風沙堂名長嘯看棠舞荔青軒前茶蘼

砌倚濃陰想鬢華蓮花池上藤花剩托殘春娛老眼清吟

為爾與能加

燕香二集上

王

次韻張少儀載清堂賞牡丹花見貽之作

芳名剛向畫圖誇時張壯丹畫屏已徧新香姚魏家不為

茶蘼春興減公坡回署茶蘼已過便連芍藥酒杯加慵歌別

夢含朝雨艷引詩情倚暮霞近旬風光傳綵筆何

須遠問洛陽花

閏月五日前月是日方于役潞河

蒲香猶泛酒鱗羹更宜羹令節歡須補衰年閏有

情呼兒隨渡艇泛舟蓮池與客話江城今夜秦淮水

娟娟月又生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青楓烏柏度微霜亦有空林映夕陽
記向溪園逢早艷疑從巖谷闢
新芳一枝舊繡鵲啼歌幾片明霞
雁影涼為憶芙蓉江上路星津如
火照歸航

豐臺人送牡丹除夕感開即席成詠

歲酒初迎暖名花却報開一叢移錦繡
三月認樓臺舊約春城去新香荀
令來東風吹近曉梅信不須催

安河告成恭紀用州牧黃可潤韻

萬園千畦次第開春渠節節互滌洄
柳隄翠擁鑾輿至桃漲珠翻

燕香二集上

三

睿藻來肥國正須肥地脉養人先要養禾
胎關心農畝無窮事尚有飛鴻在水隈

寄題大名府署晚香堂

魏公為政地來問晚香堂勝跡詩猶寫斯人
道不忘關河留古郡鎖鑰綴空墻五禮虛垂石
三賢遠婉芳曾傳蓮泛綠試待菊舒黃企領
邦千里思傾酒一觴當時兼鎮鄴何處屢移
漳身傍東籬老心憂北敵長從誰論出處亦
復羨柴桑

途次偶成

縣路迂村復傍田村村耕鋤散晴烟春風乍拂行

旌過多在楊絲麥浪邊

裘叔度少宰奉

命會勘水利以詩見投依韻奉答二首
捧出

宸章墨未乾

少宰頃蒙

賜詩

恩暉先報竹平安

又日堂扁額

賜愛直緣舟楫才元少

更識宣防事獨難績繼南徐兼北豫情殷暑雨又
祁寒九河何處論疏淪端委從君拍掌看

衰筋強振愧中乾援溺寧能片席安獨力終輸羣
策好坐言始覺起行難兩圍清浚千涂集一派荒

燕香二集上

三

村五月寒

文安積水

德意同宣勤喚咻函風圖向甸郊看

恭和

御製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元韻

傳柑節過雪晴纔法

觀初逢鎬宴開鈞樂微從

春殿起好風先自近郊來南枝盍暖香承

案西玉斟誠酒獻杯圖畫登瀛欣比數

容賡拜詠康哉

廷臣與宴已定十八人適當入覲
恩許綴班

十行

恩詔澤羣倫聞左笙歌近接隣有象春濃民氣樂
無爲化洽治功臻素餐愧領封圻久嘉會叨陪禮
數均取次芳郊迎

翠蹕杏花靈雨播清淳

恒謙齋以安西道入

觀擢甘藩赴任迂道永定河相晤賦贈二首

左轄星郵述職初欣聞颺對渥新除宜禾並列藩

維遠飛輓能將

國計紆謙齋屯種烏魯木齊崇蒂陰猶分甸服謙

曾任數年即漢輪臺地桑乾水略似唐渠寧夏有唐渠疆開十二軍州

燕香二集上

三五

重甘肅新置安西府休養方勤用武餘

萬里屯耕策控弦歸來鬚鬢盡蒼然論交京洛追

前夢垂老封圻愧後賢暑雨車停堤柳外香風驛

憶隴梅邊關西宿德兼師表時官師楊佩之總督陝甘行省新

猷定不愆

題張有堂少宗伯樂全圖

人事苦不足求全邨易全先生真靜者至樂故克

然圻輔持衡舊溪山託興偏相看圖畫裏何必二

疏賢

結習元難忘行藏一卷書艱宜知稼穡侶或得樵

漁有子鶴能和諸孫玉不如眼中蓬閣地松桂各
扶疎

荔青軒百合盛開寄題二絕句

小院簾垂樹影斜低欄曲折透晨霞何人剪綵斑

層疊攢就薰風百合花北人呼卷丹爲百合以其根似也俗稱虎皮花

合歡花下共香生花正開時促去程好護綺窓餘

艷在題詩對酒總關情

臨漳雨中即事

細雨濕牛羈春泥費馬蹄桃花渠水上楊柳鄴城

西舊燕迷荒渡長魚竦大堤何曾分壤邑萬隴麥

燕香二集上

三六

雲齊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二集下

乙酉元旦

疏蘭護植老梅旁併作春朝第一香官閣能閑詩
便寫衰年逢閏日初長鄭公晚節名園記白傳端
居履道坊愧我身同凡草木不離階祀受

恩光

恭題棉花圖應

制乾隆三十年四月繪進棉花圖說特貴
命臣書所作詩句於幅末七月繳進

燕香二集下

布種後種選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
以柴灰種之宜夾沙之土秋後春中頻
犁取細列作溝膝種欲深覆土欲實虛
過穀則苗出易萎種在穀雨前者為種棉

細將青核選春農會見霜機集婦功千古桑麻文

字外特摘

簪藻補幽風

灌漑種越必先鑿井一井可溉四十畝
晴俯瞰燥濕引水分流自近徹遠杜
詩云農務村村急春流岸深情景畧
似此地植棉多在高原鮮溪池自然之
利故人力之滋培尤急耳

岸水兼聞汲井譁桔槔聲裏潤頻加千畦自界瓜

蔬色一兩同抽黍豆芽

耘畦兩苗密宜艾苗長宜古法一步留
疎朗耳時雖夏至千鋤單與一月三
七耘而花繁耳細猶之穀五耘而糠
悉除也苗有壯碩異於長莖者為雄
不結實然不可盡去備其種斯有助於
結實者又或雜植脂麻云能利棉

科要分明行要疏春經屢雨夏晴初村墟槐柳人
排立備趁花田第幾鋤

摘去苗高一二尺視中莖之翹出者摘
枝尺半以上亦去心俾枝皆旁達旁
而實厚實多者一本三十許甚少者十
五六摘時宜晴忌雨趨事多在三月時
則炎風畏景青囊縞扶相率作勞視南

燕香二集下

中之修桑摘若勤殆過之如或失時入
秋候晚雖摘不復生枝矣

也如摘茗與條桑長養為功別有方要使莖枝垂
四面得分雨露自中央

採棉花落實生實亦稱花惟棉為然花
結棉似葵而小有三色黃白為上紅則
有四瓣者為紫花中呼為花桃裂開

見為棉熟隨時採之此枝已繁彼枝猶
花相錯如錦自八月後婦子日有採摘
盈筐摘所不及者黏枝墜離是為廢棉至
十月朔則任人拾取無禁猶然遺棄滯
總之風俗微纖俗之厚焉

入手凝筐煖更妍裝成衣被晚秋天誰家十月寒
風起猶向枝頭拾賸棉

棟麗自種迄收田功畢而人事起矣棉
水泄者惟供雜用爰類擇之以分差等
曝布之以資久貯時當秋獲場圃畢登
野則京坻盈望戶則華箔紛羅罕絮如
雲堆光若雪蓋至是而禦寒之計無虞
卒歲已農占以十月朔晴主棉賤故俗
有賣絮婆子看冬朝之謠驗之良信
乘徐場邊午日暉堆雲擘雪正紛霏廣南有樹何
曾采任逐晴空鳥義飛

收販三輔神皋沃衍種棉之地約居什之
二三歲恒充羨輸漚四方每當新棉入
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
敵之懋遷者牽車以赴之村落趨墟之
人莫不負絮紛如售錢墾易顯米樂利
匪獨在三農也棉有定價不視豐歉為
增減惟於斤衡論輕重凡物十六兩為
燕香二集下
一斤棉則以二十兩為斤也收加重至
二十四兩仍二十兩之直也轉鬻之小
販則斤備十六兩而取贏焉

衡稱由來增歲稔舟車不獨向南多
聖朝物力需無外又作高麗貢紙馱

軋核軋車之制為鐵木二軸上下疊置
而棉木左右旋轉餽餽於中則核左落
之精者曰淨花核多而細者曰重花
一辦七八核故有七子八棉之訪檢歲
畝收子花百二十斤次亦八九十斤為
佳植
花三得瓢花一其名大小白鈴者最為

疊軸拳鉤互轉旋考工記繪

授時編織星踏足紛多製爭似瓢花落手便

彈花淨花曝令極乾曲木為弓彈之弓
長四尺許上彎環而下短勁蠟絲
為弦推弦以合棉聲錚錚然與隣春相
應移時結者開實者揚丰茸繁熟著手
輕潤而熨帖也紡織者資其柔韌經之
綸之無不如志矣

似入蘆花舞處深一彈再擊有餘音何人善學夢
絲理此際如添挾續心

拘節曰漢者必合而後可以引其緒南中
打之出其筵成箭鏤鏤如索取以牽紡
易曰束帛受戔或謂帛即古棉字猶面
為酒之類薄物淺小而有白貴之義意
象似之用備一說

燕香二集下

花箭一卷寸筵織素凡生寒輾玉尖抽綴畧同新
繭子條條付與紡車拈

紡綫紡車之制植木以駕輪衡木以衡
錠隨弦動自然抽緒如纒絲然曰合綫
單緒獨引四日而得一斤以供織綉合
兩緒三緒以不毛起者加十之五吳淞間
十之三勻不毛起者加十之五吳淞間
日紡紗以足運輪一手當引三紗五紗
用力較省

絡緯聲中夜漏迢輕勾綫績比絲縑茅簷新婦誇
身手得似絲織價合高

挽經理其緒而絡之以為經南方用經
旋轉此則特木架引緯而即絡之勢若
相嬰薄者一深容數緯重約四兩許當

其心閒手敏茅簷笑語間坐立皆可從事比經床為便捷也

南牀北架製隨宜過絡迴環一手持素腕當憲憐慣捷阿誰長袖倦垂時

布漿布漿有二法先用糊而後作絳者紗北地則將已合之經束如索絢鬻以沸湯入糊盆或米汁度過稍乾用撥車以一名支稜絡之成總乃上軸輻引兩端以帚刷之案衍陸離有條而不素或漿氣未勻紛綸縷復加梳其密於此直無或不伸自拘節後功其密於此縷縷看陳燥濕宜糊盆度後撥車施爬梳莫使沾塵污想到衣成薄渾時

上機機之制與絲織同袖受經二人理之杆受緯一人行之經必需必漿

燕香二集下

五

而緯則否引繩高下手足並用蓋一日之力成一布長二十尺粗者倍之拙工得半而已昔傳元時有黃道婆者自崖州至松江為織具教人多巧異所製遠中他處今松江間祀之於花神廟祈棉之廟也稱花即知是棉產棉之地皆然猶之洛陽人稱花即知是牡丹是可以觀所尚矣種棉直與芋桑同抱布何知綺繡工月杼星機名任好不將巧製羨吳東

織布南織有納文縐積之巧歲人弗重也惟以鎮密勻細為貴志稱蕭寧人家穿地宮就長穩為定織布疋松之中品今如保定止定黃通深定諸郡邑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亦不皆作自營中也棉之核實油可以照夜其滓利可以肥田而粘稟亦中稟有火力無遺

輶輶機聲地窖中憲低曉日戶藏風一燈更沃深宵皎半匹寧酬竟日功

練染織既成瑞精麤中度廣狹中量乃恒之則鮮明而不泄敗于是加刀尺為襦裳質有其水之無數蓋積終歲之勤苦而得之也家珍惜之情不殊統之也夫麻桑之織不可以禦冬寒帛縐之既不能以遠貧賤惟棉之用功宏利溥直與稼穡相始終蓋合耕與織並致其勤焉元黃朱綠比絲新自昔畿封儉俗淳聖詠益昭民用切屢豐澤徧授衣人

附進圖跋

燕香二集下

六

巨謹案棉古作緜凡純密者之通稱今隸從木以別於絲而其名乃有專屬稽之載籍實曰吉貝亦稱古貝禹貢揚州厥篚織貝傳謂貝即吉貝木棉之精好者蓋自草衣初革桑土初蠶其事已與稼穡並興矣周官典婦功之職既絲枲並掌又別設典枲掌布絲縷紵麻草之物明其為類衆多所治非一端也而蔑疏者胥畧焉迨齊梁間職方始能詳其物土與其名類迄於唐而木棉多見歌

詠然大抵言樹高尋丈者耳今之庫枝
弱莖花似葵而實似桃春種秋斂者民
間但呼曰棉故謂布爲棉布唐宋時滄
邢趙貝諸州嘗貢之而明人王象晉謂
北土廣樹藝而昧於織南土精織紆而
寡於藝似亦未爲篤論也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省方勤民幾餘

閱覽謂棉之爲功不在五穀下摘揚

天藻著爲

鴻篇昭垂萬古恭逢

燕香二集下

七

皇上仰治之初纂輯授時通考一書特以桑餘之
利木棉最廣詳加采錄以輔農功其事

益與耕桑並重

國家際

重熙累洽之會

歲澤涵濡太和亭育地不愛寶厥生益蕃臣備員

畿輔伏見冀趙深定諸州屬農之藝棉者什八

九產既富於東南而其織紆之精亦遂

與松婁匹仰賴

聖主福佑頻歲告登畿民席豐履厚煦嘔於如春

之溫更以其餘輸漑大河南北憑山負
海之區外至朝鮮亦仰資賈販以供楮
帛之用蓋其本土所出疏浮而不韌不
中紆練也夫西域之屈昶高昌之白氈
海南之烏驎文縐皆木棉類耳而前史
豔稱之非以產自遐陬梯航難致哉今
者

聲教四訖天方大食自古不賓之人重譯獻琛

錦冰絲充斥外府等諸常珍惟此黃穰

青核含暄抱陽日滋阜於周原黥黥之

燕香二集下

八

間人習耕鉏家勤織作使夫林林總總

者不繭絲而績不孤貉而裘豈非扶輿

之瑞產昌生之靈貺耶古者樹墻下以

桑而五十可以衣帛時猶未能徧澤也

今則無老幼貧富取不窮而求易給衣

被天下之利博於隆古矣臣職在宣猷

謹以咨茹所及自棉之始藝以至成章

受采列爲十六事各繪爲圖圖系以說

恭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賦於冊首上呈

黼座以仰承

聖主茂時育物為斯民開衣食之源者至周悉爾

雪夜

遙連九月雨併作一冬寒簾捲輕花入庭依積素
寬深塵移歲暮衰鬢對更闌不映梅邊色空憐月
下看

寄懷愛善川制軍

平安幾度報雙魚萬里何殊比屋居每餉龍團春
雨後正回鶴夢晚衙餘文書近喜塵俱掃襟抱遙
知雪不如一勺蓮華池上水期同滇海照清渠

燕香二集下

九

壽尹制軍七十

如來金粟證前身生甫剛逢浴佛辰三紀封圻推
老輩

兩朝寵渥冠親臣

國資經緯兼文武人仰威儀比鳳麟自是大和鍾
獨厚仁風煦處總如春

黃閣曾參帷幄功更端模楷傳

青宮一時童隸知君實重譚蠻夷識潞公節制每
兼三省大

川陝兩江皆連三省
在雲貴時廣西並受節制

公旬宣偏歷九

邊雄東南赤子恩尤浹幾輩生成雨露中

早年華國有文章視草親依

日月光詞館羣才歸大治公以翰林掌院學廬陵
士教習庶吉士

一辦得真香公酷嗜歐陽永叔文登門士必龍頭選調鼎人

皆玉筍行門下士長洲彭大司馬韓城王修撰俱
廷對第一人新泰武進劉公亦執弟

子之椽筆即今逾老健名山取次壽琳琅

政劇何曾廢讀書樂山還結望山廬署齋讀書處
顏曰望山

從知顥氣通靈府那有浮雲滓太虛不朽勲名青

簡在無私心事玉壺如閒來泉壑搜奇處魚鳥同

遊邃古初

業紹韋平啟後英八龍還共五彪生有令子多男
十三人

燕香二集下

十

尤羨多才子續緒兼能續令名鈴閣綵衣爭獻酒

瑤京仙珮聽吹笙香山入會從茲始一度丹青一

度榮辛未慶典大臣為九老者年皆七十以上
貌之圖畫

弧南一曜許朝天計日飛鳧集玳筵共仰仙班崇

閼苑定邀

睿藻譜薰絃榮光已奏東瀛績時大治荆湖水道
紫氣遙

凝

北闕烟引領雲霄最深處願隨翔鶴附吟篇

東托中丞

皖江如帶節樓旁天塹由來控馭長豈為時清忘

牖戶更因民悅壯金湯沿村桑苧成陰美繞幕芙蓉
藻泥露香聞道政閒眠食健澄心即是駐顏方
構祠江上表孤忠大府垂光仰鉅公拜錫褒題輝
棟桷長嘘靈氣護濤風思牽蘋藻星霜永蔭接粉
榆雨露同寄語服疇羣子弟共遵禮教答康功

壽來相國八十

樂奏雲門設九賓趨朝剛及受賓辰姓名早已傳
遙海丰采真堪動遠人

三錫恩隆春雨露百年身富鶴精神更看鸞鳳聯
翩起接武丹霄拜

燕香二集下

王

紫綸

過文安淀堤有懷錢東麓少農歲辛巳久雨為患東麓時兼京尹勘水至文邑見蜻蜓飛繞長堤不可數計其處堤夜潰禾隴盡沒矣蒙發帑數萬修堤排水村民始克復業

水面蜻蜓堤面飛游魚宿雁寒忘歸遙村不見朝
烟起萬隴俄驚舊路非念此深慙羣牧長及今重
喜耦耕肥行旌細雨思京兆曾憇青青柳一圍

為族子稻孫題 曾王父所遺梁硯

傳硯家多有茲名古處存平生師友契奕葉鼎彝
尊手澤春雲鵲畬田宿火溫勉哉勤爾殖 杜德

記淵源

喜姚次功太守擢運河道兼到手書却寄
畿封作牧振聲猷又見巖瞻屬細侯歷下亭高新
發詠晚香堂靜舊聞謳入疆有慶

恩先渥治水如民職並修為愛春波分汶古直通
雙鯉到瀛洲次功由大名府調泰安復調首郡

春行喜雨之作 時聞南中多雨

餘寒沾為閨好雨渥逢春尚有山兼雪都無地受
塵一犁初向曉萬隴各懷新至喜同田畯村村識
旆巡

燕香二集下

王

南國雨添稠蒼龍扈

豫遊民從星有好春與澤同流錦重花迎

幄波層藻動舟瀛郊青

輦路更濯翠盈疇

歸來口述

人道丈夫憐少子衰遲如我更何如牽衣似舞階
前彩弄筆從沾几上書合是提携惟戀母每逢行
役倍思余歸來一笑迎門立細語喃喃學起居

題吳水雲照

出岫閒雲自在行出山泉水本來清道人偶現飛

鴻跡寫入雲泉見性情

奕奕鬚眉照碧漣前身摩詰畫通禪鎮留一卷烟霞在較似浮名耐久傳

淀舟即事十二首

踏徧長橋柳影來幽生行館菊新栽扁舟載去臨秋岸不學芙蓉艷早開次趙北口取盆菊置舟中
河經玉帶新捐珮隄到張青小束腰張青口堤為兩淀界處
雲月半分西淀水車船齊出苑家橋苑家橋界東西淀水陸通

幾處烟生水面漚長堤一線坻中流新移壩外龜

燕香二集下

五

鼉窟為擁千波下石溝文安淀水偏隄引注石溝遂除隄患

明光祠前一水長長村柳色映門廊行人指似山塘路小泊吳儂話故鄉長村前河後淀列肆如蘇州之山塘

穹碑繪仰日星容漢詔

親書表勸農六十年來重淀路碧波心裏護魚龍千里隄橫迹未移迴環州邑近長陂可憐遼宋分疆地撮土猶存蘇簿祠蘇明允遺頌文安主簿

千扉板白一牆紅綸祀香燈短棹通帝冕仙衣都不辨水村幾處藥王宮俗祀黃帝為藥王偏出鄭人並有其祠今藏鄭間多

奉之榜曰藥王宮

雨後空明絕點埃蓬窓倚對夕陽開遙村暝色收曾去別港青泥載藕來

行過塘頭復淀頭葦花近屋稻盈篝持螯消得津門酒一棹江南九月秋

十里荷香散彩鈿不逢翠袖劇寒烟閒花逐客臨

秋浦本色佳人自秀娟長隄左莊以下夏月菱荷彌望

揚芬港外過靈潮貝闕雲邊籠絳霄海鶴依人新

占籍十洲仙侶羨漁樵東淀揚芬港為駐蹕之地

海門千派去如梭濕水從容導鳳河躍出名魚銜

瑞藻始知靈沼近恩波鳳河源發南苑一百八十里導永定下口澄清之

燕香二集下

古

水入於大清河歸海

壽錢香樹司寇八十卅次其贈沈歸愚宗伯九十詩仙謠元韻

東踰碣石西崆峒先生曾次浮雲空一從養痾謝

宣室十年却埽歌詠黃虞風語兒溪畔鴛鴦水烟

雨樓高接森瀾聞道猶龍柱史身康強轉勝金鑿

裏芝為圃玉為池園公綺季相攀追詩筒

天上互酬答碑版人間爭購之早年勤苦資熊膽

母教家聲兩不忝京華卅載才名稔較轡王楊兼

宋沈相如乘傳諭蜀回駟馬驕鬃黃金枚伯樂一

顧冀北野龍媒腰裏盡入天廐供驂陪朝聯柏梁
吟暮點石渠筆頗牧真看禁中出往往宵篝傳丙
乙陳謨弼教佐清猷

知遇平生罕傳匹求之近古樂天歟秋卿致仕居
東都等身之書富五車千株花木環精廬當代者
英侶山水歸愚宗伯天隨里迎

鑒江許共孖舟祝

嘏春明借襖被是時羣仙集紫都瑤觴特舉芳茵
鋪香山故事衍三九歸田二老首荷

天子親傳呼惟月爲卿士趨晨扶杖几燕國有象

燕香二集下

五

賢絲綸實紹美家法傳來工相馬玉尺提携斗南
下撒闌

詔許省晨昏竹箭蘭蓀載盈舸即今屬車扈侍再
舞斑衣時膝前仍效嬰兒嬉曲宴俱霑蕭露澤清
聲同和

薰風詩

天章特賞雲五色俸錢增

賜尚書額

青宮晉秩致優崇

丹宸垂諮展籌策白眉季子更承

恩十五名聯攀桂客龍生驥卿生公有孫秀挺還
似翁似翁能讀廿二史經十三前身慧業叅優曇
青松遂以女蘿託白壁行待藍田探我未七十亦
附劉盧隊他日江湖歸老賸爲翁復作九十詩仙
謠扁舟載酒藕花深處歡相對

勘海河回天津道中喜雨

海雲堆絮雨霏烟百里城村蜃氣邊爲值潮生聲
漸起可因川涉禱初度平添翠色霑遙隴便隔腥
風洗近屋拜手雪修龍見日潤先碣石徧畿田時方

雪祀

燕香二集下

六

雍正丙午金陵爲師歐弟題松下長竿圖
茲弟來保陽復取前意爲圖索題溯次前
韻時乾隆乙酉十月

石城古渡三山潮門前潮過山岵堯離家問渡舟
北泝江潮湧雪聲蕭騷寒輪轉向燕山道短衣結
束身騰超鬢鬚盡改不可識撫茲筆妙留風標巖
壑未讓餘子置塵鞅寧免高人嘲紫陌同車空昔
夢青溪比屋擬隣交四十年前手玉色緡絲篲竹
矜所操將園復理圖再見無多池館除紛囂新營
亦具濠濮想他時隔巷牆毋高先代名德學乃仕

幾人遠矚牧與樵獨向磯邊酬夙約鳬鷺潔羽遊
侶曹偶逢津叟溷蓑笠試尋海客談烟濤歸去江
梅對癯影久憐庚甲同柯條弟與余同庚寫向閒庭翔
幾鶴舊圖有鶴長餘老樹翹雙黿

定州衆春園觀雪浪石石失百年矣今得
自臨城土中乃復勝蹟之舊走筆示州牧
沈廷臯誌之

閒題雪浪一卷石近倚雲根大茂山玉局多年悲
土壤春園舊路失烟鬟重教字向摩厓洗真喜珠
同合浦還健興尚留袍笏在詩成相對當躋攀

燕香二集下

七

自題四清圖照

雪後坐荔青軒出錢叔寶四清圖觀之
時蘭陵張古漁無錫華吉屋在座二生
墨繪丹青擅能一時謂當於卷尾圖余
小像使瘦節與疎枝相臨映不獨先生
能爲梅花寫真寧非韻事乎既成諦視
之空花耶幻相耶然花之前有我我之
前有花吾雖老猶將踐吾約以證吾詩
清光拂落香翠枝捐璫結佩凝幽思日斜江上或
孤映歲晚山中相贈貽夙護靈根色無改重摩陳

迹吾已衰瘦節七尺商所適園林雪後花開時

自題種松圖照二十韻

白首歸來種萬松用坡翁句萬松深處隱羣峯前谿翠
水縈三折後嶺梅花秀幾重芝瑞曾聞馴鹿過土
香真有卧牛逢得陳初服常依壟已近層岡敢曳
筇褐篋寧論朱紱貴橐馳仍以繡鉏傭貞根合鑿
冰痕透芳粒先滋豆汁釀葉化蓼莪吟更望枝交
棟萼影恒恭余與伯兄約附先壘春巢哺寄雛烏穩秋壑聲
傳侶雁離友石漫隨翁仲隊班嚴儼肅大夫容多
年盤爪應棲鶴一樹呈鱗欲化龍日照高林森旆

燕香二集下

七

戰風迴列岫響笙鏞石楠似蓋連楸櫟文梓承橋
夾檜樅百尺任攀青萬長千秋總付白雲封茆添
樾蔭歸慈護喬映山雲識氣鍾上冢每分僧住屋
倚廬追數客離蹤餘生久抱終天恨永願惟思九
地從就省霜清躬掃潔陪遊月出愛陰濃恍移室
處芬爲障幻比身衣綠可縫說向兒孫動悲慕肯
將手足貫衰慵若還修問蒼顏叟歲歲正陬與暮
冬種松有臘月拔正月種之諺雨水即非時矣

丁亥元旦

禮經幼曾讀七十老而傳所傳未暇悉今乃齊具

年邦畿領地治日月照常先

恩高任良重心力屏華顛戶牖春光生橐籥民氣
宣素餐十九載責效無埃涓耄期謹侯度抑抑武
公篇

窓啟晴松高坐近冰梅小香意漏先春翠色掩羣

槁雪積薊門寒星侵官閣曉衰夢觸深思故國山

重繞寂寂墓門松初種何時老亦有後嶺梅白雲

望猶杳今年花秀幾重之初立余題種松圖有後嶺梅

蒼顏五十三半百弟踰四合離三十載未嘗同度

歲學禮十齡兒夙興待家祭咻有故鄉音抹餘春

燕香二集下

九

帖字故鄉亦匪遠家人先後至夜雪孝廉船十六

桐城至自清風御史裔自江寧至門庭歲酒歡

都忌遊宦寄後飲情所甘先歸語須記小葦春草

池寬留杖藜地南北巷依然春朝集羣屐

閨歲候常晚陽德盛四始暖氣薰春城百尺遊絲

起泉豁滑冰膚雪消膏耜趾書雲證屢豐相見人

面喜並檐室家完梵癘各棲止通省留養司新棉

裏袴襦餘瀝憂釜錡村路識行旌天津問勞洽

衰齒清塵會有役省耕澤頻紀潮聲溯浚津氏歌

答千里

張古漁為畫山水大幅各題一首

林廬遠人跡圖畫隱仙壺水落松千尺雲依鶴兩
雛高峯天闕迫細路石梁逾暖氣浮空翠方春杖
欲扶

烟蘿多逦徑庭院各仙山澗繞鳴琴去舟邀採藥
還秣田秋再穗楓岸露初斑舊種巖香滿高歌試
一攀

走筆深州牧索其客黃琛畫琛錢塘人

知君佳客有黃筌自寫籬香愛冷妍雪後我來伸
紙問一枝應記斷橋邊

燕香二集下

十

漁郎漫指武陵舟縣遠河陽景孰儔好是春風留

客住桃花深處繪深州

曹素功菰粟齋墨歌

黃山六六峯峯峯產奇松曹阮二水交澄溶天生

墨材擅天下精能孰繼廷珪蹤廷珪去今八百載

劍脊龍紋幾丸在元明妙製亦多人轉眼烟塵隨

劫改

興朝作者獨數曹輕煤薄屑萬杵勞水濡不壞點

如漆半挺可直千錢刀後賢復能世其業豹囊珍

護青麟鴻儒鉅公文口譽姓字上徹

楓宸高却憶吾家老子魯九元三極心良苦名高
物忌召思讐寂寞金壺賸空譜于魯造九元三極
墨自謂前無古人
程君房與之競
勝遂構嫌
秦寶鏡吳純鉤神物化去不可求
何如執粟齋中菁英且日出子孫長作松滋侯老
夫意氣雄筆壘興來須遣雙螺待藿甘園譜為成
圖看潑春濤接雲海

鄭謙基寄到羔皮阿膠詩以答之

豹衰真宜飾素絲衰躬還繫故人思未求退食從
容地恰稱春寒料峭時

燕香二集下

主

問訊春來新喜食能饒

丁亥五路由永定下河口至天津

物候公程底並忙停旌命酒即蒲觴網收清淀魚

兼美耕近汙邪麥早嘗五載詩情花記閨壬午閏
五日子

歸初六朝舟渡水生香可憐潮落月初上空照秦

淮引夢長

皂從淀津途次賦呈相國尹公四律

文昌宿衛領台疆

輦路清塵夾繡肝潞國英姿看馬過公乘馬皂行
見前卷

瀛洲景物待帆春疇細雨高低岸廣淀微風遠

近船雨後舟發趙北口

琴詠一堂衛唱起元臣賡進已多篇

洛陽名擅鄭公園身退江湖地避喧何似林亭依

近苑更資舟楫在高源春暉人仰

恩華重晚節天留碩果尊賜園
春建晚香亭綠野

記成須潤筆俸餘却問絹無存

東南雅望庾公樓江上風清使院幽心似虛舟曾

不繫名從新構抵重游金陵節署有池館公題有
不繫舟之名今並於園中

依規烟波淮海千帆出圖畫金焦一卷收選勝攝

山尤好句高情長與白雲留

燕香二集下

主

蓊床皂帽夙相招海上文星已映標公幼侍文格
公居錦州

東縞論交千感集先祖水部公道錦
州與文格公訂交一箋述德十

年遙舊有投
贈長句華罇有約開東閣幽步無緣訪午橋

翹首

山莊應計日秋風重話木蘭橈

熱河

避暑山莊蒙

恩同

御前大臣二十人

賜宴延熏山館恭紀時乾隆丁亥七月廿九日

璇題仙館十洲深祖題聖高下橋迤遠近林影

傍游魚依苕藻步隨馴鶴向苔岑遙泉一夜添新

雨老樹

三朝接舊陰韶樂漸聞風已細熏琴先洽

聖人心

列坐金鋪繞

御筵交欣一德

玉音宣

問年

恩及元臣次謙次惟相國尹公長余三歲述職班叨侍從先暑

燕香二集下

三

散蕉桐雲外路香霏荷芰雨餘天輕波忽共鳬鷗
遠身在瀛洲侶盡仙雨後中使操小艇同羣公循河出

相國尹公製詩為壽次韻奉答二首

春風及物坐薰然秋樹松筠老更堅共仰鴻鈞能

壽世敢同鶴髮贅論年公詩有後余齒序僅三年之句曾移蓮櫂

波猶煖秋初賜安山莊同棹如意洲重到蓬山月向圓瑤草琪

花容掇掇魏公獨詠晚香篇

壽星踰日正儀方闕嶺何曾別井疆時在熱河山莊恭逢

壽聖節萬滿聽笙歌臨

御苑真看樓閣繪仙鄉承惠仙山樓閣圖駐顏欲問茱萸

酒健飯新欣黍稌香

天貺願承耆福在恩賜幾封耆福扁額長依台斗祝

堯觴

少儀諸君疊惠佳篇用韻和答

高吟敏捷水爭流片片雲霞晚未收綺思每來天

遠際詩人合住瀼西頭閒聽牧笛迴村隴老愛秋

螢近夜篝踈野自憐猶故態漫言里巷有歌謳

古北口道中即事

風吹烏桕滿林霜馬首涼雲入塞長前路每聞衝

虎跡崇局真欲礙鴻翔分邊度嶺草仍綠過縣看

燕香二集下

五

花菊未黃乍喜兒書傳使院遙程歸及桂新香者
書至方護存晚桂待余歸賞

上元後二日連雪志喜冬雪未足至是始報霽

春城傍暮雪飛花村隴占年麥未芽合是天心遲

為閨轉逾臘候望能奢收燈夜市人歸早碾玉寒

庭月上斜拜手封章呈瑞色素雲深處透晨霞

次答幕僚

積素連垌野旌庭靜不喧應時吹黍谷過境冷樵

村麥覆青餘甲箋題玉有痕賓僚歌共好幽思觸

梅繁

自易州回雪中早發

夜館光初映晨車路不喧鴉聲叢屢縣牛迹逕斜
村澤霧霏先瑞先是連霧為巒雲接素痕四瞻
陵樹近瓊玉架枝繁

壽石寄閒七十

暇詞纔致杖鄉辰艾酒長筵又一旬膝下郊祁官
並貴卷中庾鮑句還新琴書有味閒方覺竹柏多
緣老益親此日荷香飄太液踏歌應侶采芝人

杵臼交深四十年塤篪迭唱有多篇謝庭在昔難
追矣魯殿於今獨歸然杖履盡隨佳子弟鶯花莫

燕香二集下

三五

負好林泉陪游洛社遲前約心企城南尺五天

題葑根和尚行吟圖

上人來自水雲鄉幾片閒雲鶴柴旁鶴亦依人成

小住幽情同寄海天長

師詠鶴柴有幽禽如幽人身以四海宅之句

只談文字不談禪水竹風松結淨緣爲問遠公蓮
社裏何人會得撫無絃

瑞玉雙鴛

美人採蓮香水暄手執紫玉弄潺湲花花葉葉劇
情思紫玉落水成雙鴛

玉雙荔

十八娘家玉琢枝錦紋珍比粟紋奇誰從月下擎
雙蒂滿滴瓊漿欲識時

玉杓椽俗名佛手柑

身枝不比黃金鑄手指真成白玉纖底事煖生香
亦好清齋閒共佛珠拈

和闐玉韞

截肪還餘決拾材貢琛萬里地靈開昆刀與記和
闐字曾助天山一箭來

古玉硯屏

玉形圓扁橫四寸直二寸九分色甘青心幕皆黃鑄桃李圖序

塗以泥金末跋云熙寧四年辛亥在武林適得古玉一片精瑩可愛時兩初晴筆墨

燕香二集下

三六

間具有天趣楷書桃李圖序愜意事也蘇軾並跋

太白文章宴桃李坡翁書畫擬神仙閒摹古玉含
精氣回首熙寧七百年

山梅玉供鐫孟襄陽尋梅

如畫溪山春弄姿寒香朵朵玉橫枝幅巾拄杖添
癯影孟浩然身更不疑用張祐句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內閣中書方維甸家藏本

國朝方觀承撰觀承字退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桐城

人由監生薦授中書舍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恪敏

觀承遭遇

聖朝備蒙

恩眷封疆宣力積有勤勞而性嗜詩篇政務之餘不廢

吟咏舊所著有東園剩稿入塞詩懷南草監步吟

叩舷吟宜田彙稿看蠶詞松漠草共八種皆編入

述本堂詩集中已別著錄是編三集則其爲直隸

總督時所作其子維甸編錄別行者也

晚晴樓詩稿四卷詩餘一卷

附行略一卷

〔清〕曹錫淑撰 行略 陸秉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晚晴樓詩
草二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晚晴樓詩葉一卷 國朝曹錫淑撰錫淑字采
符上海人工科給事中一士之女適同里舉人
陸東笏一士有四馬齋詩集其妻陸鳳池亦有
梯仙閣餘課錫淑承其家學具有軌範大致以
性情深至為主不規規於儷偶聲律之間云

同年友上海蔡雷陸先生乳其子大理君之養來京師間過余西華門賜第相與數曩日過從之雅忽忽三十餘年酒酣劇語豪興猶昔既而先生買舟南還袖詩告別又出其德配曹夫人晚晴樓詩一帙乞余弁其端余按先生所作行述夫人諱永葭為工科給事中謬庭公次女給事以文章著宿晚始登第自翰林陟臺垣數上封事有裨國是為時論所重夫人稟承庭訓幼而穎異喜讀書與其姊適葉氏者俱

以能詩稱及歸先生為繼室食貧佐饋井臼親撻暱即以吟咏自適內外雍肅人無間言比先生甫登第書而夫人遽遘疾以沒是以先生尤痛悼之遺詩數百篇先生手授其尤者釐為三卷其中大都思親懷姊之作纏綿往復至性藹然深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而五言古詩冲淡和雅直入古人堂奧尤閨閣所難先生告余給事舉子最晚故於夫人尤鍾愛親授詩法每愛其才而慮其年之不永其官京師時寄大

人詩有莫向謝庭貪味絮泥人福命是才名之句乃不幸而給事之言卒驗是可哀也然我聞大理君在髦貳夫人即教誦漢魏古遠及唐人五七言詩皆能上口六歲就每日退塾輒授一詩為講解甚具童蒙之訓得之母氏者為多及其長而遂以才名噪大江南北迄今受

天子特達之知擢入史館游列九卿駸々嚮用夫人其亦可以無恨矣先生戒行有期督序甚急直廬中

碎聊識數語與以塞先生無窮之悲且俾世之讀是集者知大理君文學其未有自固不獨先生之教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陳月會稽梁國治序

給事吟壇舊往來久聞嬌女在瑤臺親朝父子多風雅却
少閨中繡虎才

半淫佳話昔流傳曾覽名閨桂香篇今日重看題目在面
思老鳳一情然

寄與花光與月華性情流露德家嘉賤毫不教班彪女名

媛豐生是一家

曹豐生班昭妹婿有才慧

給事當年遲鳳雛早教瑤閣產雙珠父書能讀先諸弟粉
黛瑣荒世所無

梯似慈諄渺音容玉潤仍歸陸士龍幼婦色絲誇不盡兩

家文鯁射重重

掃眉才藻擢春江佳儷遙知玉一雙著得國風詩前卷墨
花吹出綠紗窗

細林傳示此琳瑯四百餘篇一搜却笑玉臺新詠序未

曾窺見晚晴接

蒙以樓名

平昔塗鴉每叙詩毫年無復勝妍辭舊擬流露題新尚無
愧真同有道碑

贊之高題

序

晚晴樓稿曹太史女所著詩也太史為兒子與吾同
年友以翰墨為勛績者數十年六籍百家獨闡精奧
世稱名儒宜乎親承庭誥者若左嬌徐惠蔚為閨中
之秀顧不輕示人謀以余為知詩郵寄都門欲一言
弁其端余聞王化始於閨門故孔子刪詩先列二南
關雎為宮人所詠至葛覃卷耳則后妃親製焉乃後
世以才思非閨閣之事其亦未聞聖人之教歟抑東
晚晴樓詩稿

前序

萊呂氏所謂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者歟余讀茲
集見其味腴寥芳瑤敷玉藻則妙造自然也締句繪
章爛然有第則與古為新也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
仙則遇之自天冷然善也至其或念父母或懷姊姊
孝悌之性溢於行間羽手教化之聲獻酬于仁義之
醇所以感發其中正和平者又呂氏所謂胸有全經
者歟余幼承家訓繙繹之暇時流覽墳籍見古來女
史所載不乏取青娥白之流而獨有取於扶風大家

以彼其才足以凌轡今古而漢氏秉筆之臣於文藝之外更以有法度稱之人倫之至感動人主迄今讀其詞嚴正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茲集其有遺風歛風之正也太史其採於家俾天下騁其聲而吟之可矣若夫詠絮頌椒恐無關於宗經之意即推名媛不敢與諸曹葛子夏五中流蔣季錫著

晚晴佳詩稿

蔣序

二

亡內幼頗聰慧性好讀書尤熟習昭明文選及徐孝穆文集女紅之暇專事吟詠積稿甚夥後有自定繕本刪存四百餘首宮允黃唐堂先生序其端而宗伯沈歸愚先生亦稱歎之鈔錄凡數帙俱為遠近友人携去適者都門索寄幾無以應爰就篋笥中遺賸者隨手彙集僅得古今體詩二百餘首此外散鈔者尚多行將搜羅補入至駢體稊著亦有殘稿俟薈萃成帙並質當

世也歲在庚寅閏五月五日葵霜陸秉筠書於
葦城館舍

汝母心中點：血淚未化作珠玉屑三年藏弄筆行
中意興蕭索不思閱詎知汝母不得壽不壽之壽詩
不減憶昔汝母教汝嚴寸晷何曾輕作教汝初攻
四子書七歲入塾提攜切教汝親師拜六經戒以工
夫毋減裂教汝漢魏三唐詩指點源流與派別教汝
夜讀升菴詞二十一史若眉列宗族姻黨交口稱謂
是閨中女豪杰汝今紀歲十有三莫逆兒童甘頑劣
大凡偉器善自藏不矜智巧尚朴訥汝母當時千萬

言不堪觀縷聲嗚咽汝須常體汝母心神分歸未亦
惟悅吁嗟乎造物尤忌中慨千古名媛誰老羞只
今撫卷強自嘲收拾遺編幸無缺汝臂刺溪藤錄之
以待饌中允題詞館閣傳謝女班姑許相埒最哉小
子識弗忘詩卷長留名姓熟偏留况復重叮嚀魂魄
雖散心仍結

乾隆十一年丙寅長夏命熊兒錄母遺稿因書以報
蔡露居士陸東芴題於陵陽學署

晚晴樓詩稿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芹

古意

蒼、秋露實灼：春風枝褰褰涉高嶺惻愴感四時
佳人期何所形影空傷悲惜哉抱柱信一片浮雲馳
須臾遺日月紅泪如連絲

有感

嗟我何不樂歲月偏疾馳晨光沒野樹暮色綴林枝

晚晴樓詩稿

古詩

秋風布鴈雲夏日羅珠然念彼啣泥燕度棟復穿帷
須臾哺小雛戀、一何慈凡物有至性寧獨無苦思
迴身對萱草掩淚不勝垂

送大姊歸荀里

人生一何惡惜別長自憂別時望相見：後若為酬
未能叙契濶復道別離由與君一歲裏那更十登樓
酌酒邀新月睽吟慰素秋何曾盡歡意又欲放扁舟
殷勤一江水君意自悠：白雲歸思切肯顧池塘幽

欲訂後會期其奈如今愁分手楓林下紅淚滴雙眸
北風吹過影江上暮烟浮裏回入中閨不忍更回頭

送大姊之常山任

離情入我懷、抱不能開臨風贈數字搦管再裴回
贈君以自愛道遠心仍在悲結何可言愁與淚波載
情我讀書密詩就無頡頏嗟、獨長歎對此風雨床
君心宜復爾風景樂他鄉細柳迷官路雲禽散夕陽
詞成不寂寞滿路葦花香行、緩衣帶積念浮雲外
晚晴樓詩一 古詩 二

感懷寄大人

鴻鵠翔霄漢鳳凰鳴朝陽人生應有志涕鬱感衷腸
蕭條秋思極草木遑容色蟋蟀靜無吟佇久心惶惑
念我白髮親四載依京國路隔三千餘馬得雙飛翼
長途有棘榛山海多狼域仰望白雲馳憂來不能息
雨雪轉霏、清燈照夜憐徘徊愁歲暮音問一何稀
梅花經凍發試折一枝歸迢然占高潔獨不貽世議

臨風懷騁使對此復獻款常恐負兩植洞下沾裳衣

月夜懷大姊

仰望月一輪抑鬱有所思所思在遠道昨夜夢見之
夢見忽驚覺晨起雙淚垂烏兔何其速我愁常不移
愁心一何切宿昔緣離別輾轉不能眠憂來如縷結
皓月本多情照世成圓缺中夜倚闌干清光正淒絕
三妹以愛月夜眠遲索賦長句書以應之

蕉櫺如畫曙光現知是嫦娥開鏡面瓊樓玉宇淨無
晚晴樓詩稿 古詩 三

塵更深不覺渾忘倦記來賞玩百花時酌酒高歌玉
漏遲今夜闌干明月在何方砧杵春秋思冰輪自是
長皎、故教遊子情絲繞屈指年來十二回團、晚
徧關山香聯吟剝燭少知音為憐好月漫調琴曲終
香爐露珠落低頭忽聽夜蟲吟霄漢只此一輪月何
事昨圓今又缺徘徊夜久并無聲試上南樓光未沒

春日

律轉陽和大地同敷榮萬葉逐東風尚嫌霽日一何

速滿眼韶華不易逢
百花爛熳開金谷
蝴蝶穿林燕
巢屋江南江北
歸成堆繁艷是處香
馥郁酒家十里
杏花紅公子春遊
樂事濃不惜千金
買駿馬尋花踏
遍五陵中枝搖
曳長堤柳留得
離情千載後懷
古空成賦百篇
須知又作前人
手人去人來紫
陌塵誰家簫管
遶芳辰黃鶯啼
斷三更雨輕目
登臨一望春
光徧野垂楊綠
遊絲牽惹情相
屬可憐人方可
憐春落霞紅映
流波曲

曉晴樓詩稿 古詩

如早歸里喜與大姊叙闊
遂又別去悵然寄懷
滿眼韶華如電瞥何堪頻
遇人離別乍歸攜手喜氣
生殷動先問南樓月曾看
梧桐青復剛一年幾度圓
和缺彼此愁多不記時數
來魚素盈箱疊傍人為語
時未長夏去秋來轉冬節
相顧喟然一夢中相思仍
擬閒中說酌酒挑燈重叙
詞迴腸頓覺消干結連宵
笑語直無眠忽忽又離情
切沾巾不禁淚漣而從
尺還如千里闊偏我與君
把袂稀相逢長是添淒絕

回首蘭閨共寂寥
漫拈斷句神為搖
朔風陣透窗紗
夜深簾外盈庭雪
欲寄此情一問君
苦無郵使難為達
珍重裁音托便鴻
人生何事輕相撇
遲玉漏轉寒斜倚
床頭燈欲滅

秋夜懷大人書寄常邑大姊

草木搖落寒露過
涼飈漸灑來山阿
初聞玉韻咽東
壁復聽雁聲動西
河感時傷別起太
息盤桓天地寧
無極百結何能繫
轉蓬明月皎助寒
色况自思親

曉晴樓詩稿 古詩

五

耿耿懷閒情曲夢
渾難測思及親應
白髮增玉堂恩
重留神京滿瀝詞
文湍都下興來可
有故園情仰望
白雲三千里擬是
離愁同痛明軍
城頭青鳥馳書
應報我天涯鯉一
夜西風思不眠萬
戶砧聲搖秋水

寄耶溪女史朱舜紘

秋雨秋晴怨別離
幾度承輪圓又缺
自從解得別離
難怕上高樓吟皓
月古往多情有
幾人悲秋楚客思
入神西風惻愴九
轉懷韻華妙絕難
具陳悲從中來

十五夜對月

晚晴樓詩稿

古詩

六

生母遠別垣城不知遠別愁今來古往成圓缺何似
中天長一輪清光到處相歡悅沉吟立久意旁皇天
河弄々更聲微

適蒙長君台臨訪名園花烟路迷無極星塵望轉瞻
避人多鳥雀隱跡少喧譁極目風光裏天桃曲徑斜
灼灼紅千點晴天散綺霞暈面迎風笑如將顏色誇
行：穿帶水彷彿似仙家雲鎖垂楊道漁人那得過
闌干十二折芳草望中難西苑通巖石東山結薜蘿
西為七叔家園東為大人半徑園敬來參世祖家園內即遺澤處無涯
裡祀無窮已家聲日漸遐及時秉燭樂莫量復如何

新月光。遊塵良翫。歌春風。共忘酒勝似。駕秋槎。
素秋挹佳氣。豔枝照碧波。人間有此會。此會擬天河。
別去追前樂。始知邀惠多。

晚晴樓詩稿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芹

大人命步半淫雜題韵賦呈二律

避俗事應疎高朋共嘯哦老梅如有待野鳥問誰何
靜夜堪浮白新詩許訂訛秋深殊未返樂事屬槃阿
笑傲人間世曲連花下杯故園流水曲新徑白雲開
坐石觀魚樂憑闌望宦迴慙非謝庭樹虛負命題來

憶大姊

晚晴樓詩稿

五律

書便欲封題春江魚漸稀忽驚衣帶緩轉覺泪痕肥
晚樹凝殘霧新蟾暈夕輝高樓誰望海一片亂雲飛

又

頻覺離程遠方知夏日長亂螢明野渡殘月落橫塘
旆影迎風影波光接曉光還思獨惆悵天際水茫茫

秋夜無寐口占

夜靜獨無寐秋空月倍明梧桐今夜落殘蟬去年聲
幽院少人過空堂闌韵清搖衣當此際抽思復含情

如皋署中讀諸閩秀詩喜賦

絮才從古少此地謝庭深不謂蛾眉社多於榴葉吟
華文鋪錦色素箋展芳心詩筆鄒二夫人頭欲識高山調
冷一指外音

擬欲酌郢曲粧樓倩夢尋揮毫雲淡一敲句月沉
未許三秋約先傾千里心閨中情翰墨休恨少知音

夏日寄大人

夏日熏風轉煩心倚窗白雲飛更急離思入長安
晚晴樓詩稿 五律

已覺南天熱猶愁北地寒殷勤一江水膝下祝加餐

月夜有感

為羨金宵月無人辭此表清光耀平野素影娟長空
多少悲歡裏無邊聚散中那知迴照處澗畔有孤松

偶占

睡起西窗曉無聊倚鏡臺青春逐歲去雨雪上年來
光景渾難亞心情不可裁梅花深有味就影一徘徊

送大姊之常山

交手之南浦浮雲觸處生落花經浪濺飛絮帶風輕
長路何能盡離樽不忍傾雙魚如有意憐我此時情

又

不免送君別况逢暮景天遊魚吞暖絮啼雨弄晴烟
那肯輕拋此何能更近前可堪回首處明月正團圓

寒食日感懷亡母

思親復何已對景轉傷神為感白雲暮偏驚寒食晨
紙錢空化蝶萱草不生春剩有啼鴉意難禁血淚新

曉晴樓詩稿

五律

蘭花

空谷何人採芳叢滿一邨仍來高士往且上玉人樓
素影迴燈側清香入夢面詩成費斟酌應似此花幽

梅花

萬籟經搖落梅花獨有神由來天上種不問世間春
孤冷霜華晚清香臘近新依然似相識憐尔苦吟人

寄書大人後意有未盡口占一首

書票玉堂前悲懷千里懸加餐祈自惜止酒憶當年

大人曾以祖母守默能邀福殊交實悟賢思親誰寄
遺命戒飲

意多半白雲篇

秋夜賦懷

風冷薄羅裳虫吟夜感傷悲多思淺率病久夢荒唐
涼月難勝坐清秋不可望扶疎一株桂歲、占幽芳

又

貧病那禁傷消愁未有方簾櫳送夜冷更漏入秋長
葉落三江水燈迴九轉腸終宵渾不寐促織聞西廊

曉晴樓詩稿

五律

大人信至

尺素傳雙鯉離懷慰北堂書中無限意公鬢比來蒼
名重文章著家貧薪水香趨度復何日心與雁飛翔

冬夜懷采蘋姊

微吟聊握筆離緒不禁傷淒水沉魚跡浮雲墮雁行
有懷悲歲促無寐厭更長寒雨淅淅滴挑燈夜未央

哭三姊祖寄呈大人

風首推三百偏憐雅淡音應懷我玉樹復愧示瑤琴

開論靡朝夕拈題歷古今追思山水興無限暮雲心

賦得天上秋期近

天上秋期近長空露氣清尊經可有約牛女尚含情
樹暗螢光細草深虫語輕杜陵吟太苦皓魄至今明

獨坐

獨坐北窗下雲雨夜思清面餘山水活秋到綺羅輕
樹影當軒合垂聲遠砌鳴挑燈重索句四韻得拈成

花朝

晚晴律詩稿

五律

五

今日是芳辰韶光轉覺新小鬟爭獻綵稚子競尋春
好鳥嬌音細名花香氣醇劇遊宜秉燭遮莫笑痴人

苦雨

熏風漸煩暑不雨已愁人何況西窗下苔痕漲綠新
荷珠傾翠蓋榴火淨紅塵安得歲光嫩晴烟一抹勻

寄書大人附呈一律

一紙平安信離懷幾許思加餐千里外健慰六旬時
惠女庭無恙熊孫勇讀詩好為怡旅况夏景恰逢

寫懷

小山叢桂發况味屬三秋久雨晴難望沉吟思更悠
病輸井田志負拙稻粱謀兒女偏憐憤癡頑不解愁

病起

秋夜清砧遠消閒藉短檠古香能却病新月最關情
風靜茶烟細更深燈燼輕尚餘詩思在稚子助吟聲

喜晴

今日是何日晴嵐映五湖寒聲轉動秋樹葉初丹

晚晴律詩稿

五律

六

勝景從容賞陳編仔細看晚來簾捲處新月照團圓

春寒限韻

只道春晴好如何春尚寒分題搜句苦凍筆傍爐安
寫樹花光欲千山鳥語攢小園梅有信耐冷雪中看

疊前韻

陡覺春衣薄尋芳怯曉寒那堪風漸澀頻問竹平安
細草含冰發柔楊帶雨攢燕飛遲凍羽幾次繞簾看

重九日同女伴園亭小憩

攜伴登高去東籬一望賒何須人送酒且擬自煎茶
采菊香盈袖拈題筆吐花及時欣共賞不放夕陽斜

書牕

漫去繡今古簾開鳥語頻悠然詞賦性靜也筆書神
燈火忘長夜烟霞識早春覽餘時獨坐瀟灑正宜人

大弟誕日口占以示

吾弟懸孤日成人漸免孩傷心悲夫怙努力願斯才
學自惜陰得名從勵志來觀恩酬罔極何以慰泉臺

晚晴樓詩稿

五律

七

晚晴樓詩稿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芹

三井祖五詠園即景

何幸攜遊五詠園融和風景更幽妍樓臺春鎖神倦
府亭院香籠別洞天紫燕喃：鳴血棟黃鶯嚙：嘒
花遙徑深知有高人隱水竹烟霞滿目前

為環娘題美人曉粧亞扇

曉日瞳眈奩鏡開美人春起向粧臺蛾眉新柳纖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亞髻鬢輕雲細：裁寶鈿先生寫鳳髻粉脂香繞杏

桃腮侍兒為折嬌花戴幾度徘徊顧影來

梅花次趙第共表妹韵

遥想名園玉琢花巡簷索笑未為賒幽芳偏向亭前
貯瘦質還臨石畔斜雲鬟孤隨高士隱林中獨避俗
人諱更逢仙女為題通夜：清芬映彩霞

叔母賜素蘭一枝賦謝

狂成欣親一枝新素色幽蘭淡有神半吐檀心參碧

玉低垂綠葉陰紅塵孤清恍似仙城質獨隱還如處
士身應共芝芽庭畔長國香呈瑞兆賢人

秋日半徑賞桂見杏花並放大人有詩誌異命

次大姊韵錄呈

鴈行喜集木樨叢香吐重陽怪化工黃雪半侵蟾窟
影金英預占上林紅一園生意春秋節滿院添香早
晚風試借霓裳分豔色裊四一曲廣寒中

重九後三日大人邀客叙飲桂杏花下遵韵賦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呈

春華秋實兩勝滿樹深黃底淺紅邀客未容三徑
外吟詩且許一杯中好面濁酒酌香雪漫倩輕霞散
月宮節過重陽還醉舞年：花事與春同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秋晚霜凝楓葉肥重看江畔爛紅菲滿林霞暎欺桃
艷笑樹風搖妬綠衣不是寒蘆鴻止宿恍疑春苑鳥
驚飛東君應愧無顏色百草芳時見此稀

奉和弟芸表妹一聲蟬送早秋來

羅袂踟躕風怯早秋柳陰悽悽思悠々淒清叫破莊周
夢悲切吟將宋玉愁繞送秋聲入金井又連砧韻上
瓊樓風吹一樹蘭山冷處々征袍御泪流

七夕憶朱影蓮表姊

曾記前年七夕時憑窗笑語共題詩穿針樓上披涼
簾拜月庭前已巧思銀漢低橫雲鵲渡纖雲高覆彩
鸞馳今宵風景依然在兩地情懷若箇知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三

園丁折蟪蛄至

折得幽枝不染塵萬花誰與共評論樓心未散風前
彩磬口猶含洞裏春鄉國夢回成淡淡瑤臺月到倍
精神更闌燈影搖清影為情新詩品美人

哭影蓮表姊十律并序

影蓮表姊者乃周浦舊存表姊之愛女也
適崑山徐氏初好翰墨性極幽閒善吹簫每
臨風三弄使人淒清欲絕有句云按簫幾度

裏面立不忍臨風送落花可見其情之兩至

也又常觀名媛諸詩無掩卷痛哭莫能解其
意者余自甲辰春歲而遂相契愛酌霞觴於

花下形影相憐結蘭臭於閨中鏡寬共舞臨

風聞句聽黃鳥之好音坐月撫琴聽清宵之

美景豈料歡情易散別恨遽生三載于歸一

朝分袂香魂欲斷如聞捨地之聲遊一血

泪空揮竟抱終天之恨與恩及此又何言哉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四

夢華錄海猶集聊酬知己之心短賦易終不
見美人之跡腸迴九轉空添箱管啼痕情重

一時永記無幾離恨云爾

笑語儀容漫此辭那堪往事獨尋思
日惆悵風前別我時來去光陰烏兔夢死生消息水

雲詞空寄湘管飛紅血泉路茫茫未許知

書函塵網冷香芸月色淒涼鴻雁林蕭蕭止而秦女

曲琴聲已斷伯牙琴多情空結三生約有恨誰憐萬

古心花落秋風何處覓淚珠滴入御腸吟

昨夜天還月正圓最憐秋雨妬嬋娟瑤池有意邀仙
取彩筆塵勞寫恨箋看取宦面城郭在思教花落海
波滋粧臺鏡暗樓窗影何日重來理翠鈿

塵世何由使返魂秋聲咽咽那堪前還疑北去無雙
雁不信南來是片雲身後玉顏回首夢眼前金屋轉
頭故化為蝴蝶尋常事但恨知音少似君

追思話別意猶存海濤難尋泡影身去日羅衣旋作
曉晴襟詩稿 七律 五

土簾時香粉化為塵月圓怕見今宵景花發愁聞來
歲春千里夢回無限意盈眉窓下惜佳人

三秋連袂兩情濃轉眼傷心事異同繡架斜應針綫
斷燈窓何必硯臺工還憐闌句風光裏不見詩成錦
繡中咏絮才高易零落春山疊、恨無窮

舊來詩卷細評論惆悵燈昏夢未真燕語似傷今歲
景雁飛不省昔年春五闌空鎖梨花月羅襪漫沾珠
網塵夜久穿窗渾未覺一天風雨又蕭晨

樓高十二恨難平烟雨迷離家欠情水逝不知何日
返天陰却恠有時晴願教往事和心斷祇恐離愁觸
處生緒履宛然纖手製履為念 依稀別淚不
分明

萱草凋零憶往年思親相對共淒然表姊母早逝白雲念
切秋多感慈鳥聲悲夜不眠塵鎖迴文顏色淡香消
羅袖淚痕鮮然回夢繞崑山曲依舊烟窗阻向前
惆悵簫聲引鳳塵人歸宿月闌嬋娟青山隱、眉痕
曉晴襟詩稿 七律 六

曲玉露盈、淚影圓病去秋堪空幻景愁來那更沈
寒天從今怕入梨花夢不信秋風有杜鵑

除夜憶大姊

圓爐憶向小窓前歲月無情負錦箋新句分題應未
就漏聲催夢不成眠銀燈今夜因君剔青鏡明朝為
我憐瘦却梅花春又到好將笑語送殘年

秋日陰雨有懷大人詒鄉海約賦呈

碧落浮雲暗夕陽悠悠蘭棹興偏長甘棠未布祢天

陰書帶先成此地香還海豈能埋羽翼 聖朝猶是
惜賢良秋風預占春消息肯為鱸魚思故鄉

月夜聞啼鴉

蕭蕭靜夜陣鴉還獨倚闌干詩思閒格葉影空明日
外楓枝聲滴露珠間飛來玉宇添秋色啼去紅樓損
翠顏剩有當時橫槊賦長江千載獨潸潸

中秋

萬里雲消玉鏡懸五樓此際凭闌干梧桐影裏樓臺
曉晴樓詩稿 七律

鳳丹桂聲中舞彩鸞秋半祇應今夜賞月圓那似去
年看徘徊還想情何限江上風高落葉寒

一庚戌三月大人擢進士第五月 廷試入詞林

錄呈誌喜

百草初經雨露培上林花放一聲雷文章向滿時人
口志業今從天上裁鵬舞情雲千里合蛟浮暖浪萬
層開春明此日登瀛處可信生平自許來
泥金數字日還裁報通長安對策未定有文章傳洛

下下看姓氏滿燕臺 聖朝合奏凌雲賦翰苑終須
曠世才一片風光鳳城裏喧、車馬看花迴
文星燦、珮鐙、丹鳳啣恩出建章德喜玉堂頒勅
命使從金殿拜 君王連天瑞氣隨時暖遍野春風
入夏涼共說家聲從此振絲槐深蔭舊門牆

懷藝坤

吻、燕語話愁衷獨上高樓思未窮丰樞出懷春夢
裏滿庭好景晚晴中桃花引恨仍流水楊柳牽情自

晚晴樓詩稿 七律

晚風惆悵應多池上句一天朗月兩心同

白蓮花次韵

為憶當年李學士賞花度外范涼風應同佛氏生銀
界也許仙家貯碧宮翠蓋盈、香漸遠瓊衣冉、色
皆空昨宵賦就瑤池月聞道青蓮獨讓公

叔父示白薇花詩步元韻二首

吟來清思特清新還想庭階似玉人素影不堪紅杏
比嘉名偏稱紫薇鄰光含曉露纖、潔香吐輕風淡

淡勻消息無煩重入譜不難中恐令仙質近風塵
三載移我吐蕊新花叙中云移種三載不亨堪暖玉
堂人因風柳絮空思侶入夢梨花且結鄰宜舞雲中
光欲滿鵲飛沙上色初勻一枝寂寞元微省雅淡偏
宜避俗塵

對新月戲贈大姊

良夜憐君共唱酬相逢幾度月當頭桂花香浸誰家
苑玉鏡光分何處樓全破規痕塵碧落半垂鸞影象
曉晴樓倚稿七律

銀鈎雙眉合與新蟾圓未必姮娥有別愁

蠟梅

朔雲間蘂綻金裳疑是瑤臺異品芳
唇口半含初臘蕊檀心滿吐逼寒香
庭前不共塵埃侶鏡裡寧同憔悴
粧知得騷人好清淡西風一夜又經霜

落花二首

惜花常似把離樽對景潸然感暮春
南園晚來塵土影西園朝去尚含顰
千秋不省銅臺賦一旦徒傷金

谷人佳殺五更風而惡凋零無處寫丰神
淒淒寒食禁烟輕雨度繁華虛作成
半夜月明蝴蝶夢丘更風墮杜鵑聲
幻我顏色花砌巧落珠璣絮滿城
不為春歸怨離別人情恐似落花情

送大姊之常山三首

極目烟霞遠夢遲一樽別酒話離思
琴堂應可彈明月絮院何堪折柳枝
莫吞鴈書傳美政且從燕語寄新詞
知君此去風光好勝似河陽花放時

曉晴樓倚稿

七律

天涯仍許兩心知無限含情分影時
柳外青山遮去棹岸邊碧水見離枝
官遊那論三秋別夢想何妨千里馳
回首可憐幽絕處梨花庭院獨尋思

初夏

試看五楝葉新燕其奈光陰似轉蓬
碧水潏潏流幻景白雲繚繞吐奇峰
梅花已覺青成實楊柳空教綠滿叢
可惜春風由不住亂鴉啼散夕陽中

白燕二首

街泥故惹紅衣落美舌偏驚黃鳥吟萬里晴雲渾素
影一天白雪耀貞心夢迴半冷未樓月飛去全消翠
幕陰會得玉人無限意梨花深處賞幽尋

影遇長天練影浮翩，潔白上簾鈞祇因毛羽有分
別宜是飛鳴少侶倚閒舞不來金屋貯結巢偏向玉
堂前那知王謝風流跡化作春雲一段愁

三月春陰正養花二首

拈毫早為送春哀造化絃曲陰未開適興漫移遯日

曉晴樓詩稿

七律

十一

暮苗情虛作避風臺花枝望裏誰深淺蜂蝶間中自

去來明滅烟光寒食候依、景物且徘徊

有無春色惱飛禽潛奪陽和漢、林九十已虛金谷

夢連朝猶憑玉闌吟將跡嫩蕊難禁而復吐芳葩未

減陰應怨多情人瘦損天公為展惜花心

堤柳

不與春山漸垂眉潯溪碧水苦離思經過惜別千行
淚添得柔情萬縷也未許黃鶯啼上苑且憑丹鳳舞

瑤池可憐空具青、眼消瘦東風屬阿誰

題貞女袁寒篁詩卷

寧信蘭閨違作手每從展卷獨裴回清新擅畫三山
秀風雅推傾一郡才緣淡祇應存髻髻情深何處仰
崔嵬歲寒復慕青松操不向春庭賦落梅

覽趙表妹舊日詩草追悼以成

謝家聲調為千古一卷情深淚不收豈是多才成薄

命未應仙侶作凡倚瑤臺文亂思瓊瑣瓊瑣玉骨掌

曉晴樓詩稿

七律

十二

年夢寶砌花殘痛白頭獨向更闌吟舊稿月荒猶似

去年秋

望中有感

捲簾遙望思悠悠飛鳥飛雲往復來天地無窮人易
老山川有盡志難灰洲明只採蘿還菊和靖惟看嶺
上梅風景年、貯佳味此中若箇肯徘徊

花枝照眼句遂成三月中翰林館課題也大人

寄語命適韵再賦

帝里風光可許知陽和開遍上林枝千紅深映傳人
闕萬紫低籠彩鳳池玉局豈能忘妙詠瓊樓况復對
良時韶華到處逢春景女子深閨也賦詩

賦得淡烟斜月照樓低

曙色低分十二樓烟籠庭樹月籠鉤迷離落外痕初
合清切蘭遙影欲流倚樓只疑殘霧裏捲簾還是曉
雲頭此情何處偏惆悵江北江南遠別愁

寄懷恩撫母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一

每向春殘憶晤時百花零落燕差池北堂長樹忘憂
草南苑字攀惜別枝隔浦風清遠定省斜陽雲滿掛
離思登臨無限神依窗應是慈親也念兒

得大人信書懷寄大姊

燕：子飛十二樓啣泥來往不知休北堂回首憐萱
草南浦寒雲望柱丹毀譽惟人還自看行藏存已復
何求都門近日頻垂念好寄佳音慰白頭

追贈張烈婦一首并序

張烈婦者浦東吳姓女也能知書尤善女紅
賦性貞潔年十六歸華溪張氏其夫病瘵已
久成昏未幾而卒婦哀痛欲絕天從地下其
姑孀婦似咸聞其意勸慰頗切婦恐姑之痛
也歡侍如平日久而家人防護稍怠值清明
全家俱出少焉姑還婦已自縊其家惶救莫
及哀而殮之義哉此固婦之志也從容就死
幼婦所難況曉識大義在田家婦尤難也一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四

時文人咸賦其事而美之鐵山劉母舅為作
序焉余侍家慈之暇聞其始末竊念夫婦之
真心參天地比日月婦之死又豈可謂不幸
哉投筆喟然附詩云尔

共說華溪張烈婦從容殉死出鄉村貞心豈但松筠
至烈性唯堪史冊存春草不生惆悵夢寒梅欲返杜
鵑魂後令更築鴛鴦塚千古詩人有淚痕

有贈

竄喜桃花如素面，可憐楊柳是腰身。迴眸忽減千峯翠，巧笑還傾九陌塵。誰謂北方多絕色，由來南國有佳人。相逢不止瓊琚報，許爾臨池寫洛神。

漏聲遙在百中翰，林館深題也過人。未論賦

呈二律

試聽銀箭珊珊響，漸看金烏冉冉飛。懸想紫微春氣暖，應憐花萼漏聲馳。壺律呂傳芳樹音，洽陽和象化王署。定多詞賦客，新詩傳遍早朝中。

曉晴樓詩稿

七律

十五

一天雨露斗星移，迢遞瓊樓曉漏遲。百鳥枝頭催曙色，六龍殿角動朝思。氤氳春色和聲發，繚繞風光帶韻馳。點滴未央殘夜景，懸知仙客正題詩。

代和感懷原韵

秋風蕭瑟雁來天，惆悵離情年復年。衰柳夕陽無限思，黃花濁酒不勝憐。一江烟景波光活，兩地襟懷淚雨漣。滿紙新詩酬未得，每因多病負魚箋。

偶感

流水高山孰寄音，西風零落怕霜侵。牙琴霜飛翠幙連宵冷，雨過朱闌盡日陰。滿徑黃花秋意晚，一庭衰草歲寒心。所思遠似天涯隔，踽踽聊為形影吟。

除夜

豈為窮愁因此身，圓圓遙慰白頭人。桃符換節時光暮，草木舒春物候新。試取一瓢沽酒市，不妨弃歲典衣頻。掛盤獻罷靈葩頌，竟夕酬懷飲滿樽。

魁星閣落成次韵

曉晴樓詩稿

七律

十六

斗光燦爛五雲邊，文物風流自此年。千載遙瞻多士樂，一時惟頌使君賢。滿城春色歸新柳，極浦潮聲起暮烟。倚檻高吟傳絕調，敲金戛玉捻超然。

春暮同平原詠

雪薄烟輕雨過林，漫因小徑作幽尋。池魚淺躍楊花浪，底鳥低飛梅樹陰。可是遠懷憑唱和，若當乘興任登臨。典君對景偏惆悵，萱草春深一寸心。

三月十六夜有懷平原二首

挑燈獨坐兩眉顰，此際應憐燈下人。一片高懷時奮發，無邊深慮每逡巡。庭多花果堪為侍，架滿琴書豈是貧。何事不勝離別思，天涯同有白頭親。

還來花下倚闌干，簾幙風輕漏未殘。執手情存應有淚，時時涉鬼思切更忘餐。貧窮志在相從勉，患難情須共慰安。試問天涯今夜月，一輪何異昨宵看。

寄大人馬蘭萊錄呈四韻

萍水年來座侍奉，好憑蘭萊寄親嘗。莖餘柔脆烹還晚，時接清肅

七律

七

嫩味慈清涼。食更香，漫倩春風馳杏苑，不教秋雨憶尊鄉。殷勤聊作天涯敬，一寸雲心九轉腸。

○半徑園賞桂即遵茂中秋大人杏桂並放原韻

重來金粟秋風裏，記得輕黃瓦淺紅。人事昔時花月共，吟情此日唱酬中。文光遙接條冰署，香氣常縈一畝宮。料想登高仍作賦，白雲千里興還同。

感懷

嬌庭寂寂為慈親，愛未慣中厨執婦工。况復艱辛多半

際，何當音問久難通。一種自笑經營竭，三月誰知拆舊空。只尺天涯無限意，晚來愁雨更愁風。

懷大姊

吟儂舊句多離恨，念子新詩盡憶家。才見梅花青結子，更憐芳草綠生芽。回消息，驚波浪，兩處相思感歲華。宦海而今應有悟，一行誰寄到天涯。

雨中接京信兼憶平原容浙

却愁風雨阻歸心，繞到秋來日已陰。鴻雁已傳京邸

七律

六

信，燈花還卜浙中音。行雲低為遮高望，流水何能通遠吟。海角天涯憂稼穡，願教晴色掛西林。

八月初九夜對月有懷

銀漢橫空玉露浮，蟾光皎潔近中秋。荷花影瘦池塘淨，桂子香清庭院幽。十二闌邊明月下，三千里外白雲頭。人生離別尋常事，不信儂家獨有愁。

懷京信不至

漫拈新句費尋思，中鎖支持久廢詩。勉力自愁非巧

婦消閒且喜有嬰兒雁回吳北三秋遠信斷江南西
月移斜得應深卿并念素時歸里誠合銘

讀絕山叔悼亡詩次韵

花事闌珊感暮春悼亡新句最傷神招魂無奈魂偏
香入夢猶疑夢未真靈鏡分明懸皓月鳳蕭已是隔
紅塵可憐奉倩鍾情處千古長歌惆悵人

哭二兒

自傭乳哺獨憐伊視前分明穎異姿不道掌珠輕失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九

去尚思錫鯉兆偏奇生時有兆兄來索果還尋弟翁
欲舍飴應念兒最是令人腸斷處呢喃雛燕舞庭堦

偶感

那似今年日鎖眉自憐幽思亂如絲六旬在父悲淹
素週歲嬰兒痛別離簾外雨聲三鼓後窓前燈影半
明時坐來不覺難成寐欲寫愁心付阿誰

荷月遙祝大人六十初度

滿庭瑞霽恰懸弧遙祝高堂甲子初三豆禮成遙秩

秋九如歌進日徐、自慚婦未嫺慈訓且喜孫能讀
祖書五老峰前齋介壽盈觴酒色映芙蓉

池中放並蒂蓮二枝紀瑞

綠波淡、淨無塵並蒂芙蓉映日新對面弄妝香粉
互比肩擎星露珠勻一枝艷合南塘影雙蕊光分北
渚神覺秀聯芳誰得似謝家兄弟好為鄰

半徑園賞杜威賦步大人原韵

花發重尋一徑莎東山佳話付流波當年觴咏渺難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三

再滿壁珠玑剩幾多臺閣文章今尚在鼎鐘事業竟
如何白雲紅日頻回首吟吟秋風詞未和

庫中除夕步韻

守歲團圓五老堂拈題刻燭句生香杯存柏葉知年
換漏滴蓮花喜夜長蘋蓂薦馨神宛在盤盂視膳養
無方燈前試作斑衣舞癡絕誼譚膝下郎

辛酉元旦步韵

融和風景恰新年庭鳥弄梅嚙曉天此日郢歌吟欲

通昨宵料煩詞難傳一卮春酒南山下數篆奇香北
斗邊時庭中倘許三秋鵬翮振平原將好音早望寄
魚箋

顏圓雙古柱限韵

種分月窟不知年並起虬枝入晚烟
蟠桂宇隨雲影散天香還共早秋傳
攀來叢樹連芳秀贏得吟箋五
彩鮮金粟現身同色相倩誰說法
向花前

立春日雪

曉晴樓詩稿

七律

廿

何妨不出闌韶華青帝東來日正賒
好借春風吹玉屑漫拈冰華灑銀花
輕寒不惹五侯第瑞氣偏凝處
士家料得前村乘興客尋梅沽酒綠楊斜

恩撫母七十壽誕

東風暖吹百花開願慶稀齡獻壽杯
桃萼光含千歲寶梅英香透一枝魁
能宜萬象瑶池水易了諸緣明鏡臺

又

長情奉佛遙望南山春正好年一戲綵共徘徊

賀誕文弟合卷

百兩初迎瑞溢閣關雎賦就瑟琴宜
三桃泮壤羹湯手七步才人錦繡詞
粧閣風和鸞鏡曉畫樓月滿鳳笙吹
夢秋乍至餘春暖富貴花開正及時

初晴

一派嵐光映綺牕小園雨霽擬尋芳
陰成濃葉春將暮風惹遊絲日正長
蝶粉乍粘飛絮暖燕泥將帶范花香
烟霞滿眼吟情暢伸紙濡毫樂未央

秋夜憶亡母

幾番感物暗傷神，慈鳥雖禽我亦人。
麗卷親題香未滅，繡衣手綰尚餘春。
欲緘離思鴻難到，待想音容夢不真。
一夜秋風多少淚，天明飛作白雲身。

大妹索題吹笛美人圖

闌干十二淨無塵，樹樹嬌花映玉人。
怯舞楊妃吹笛夜，罷妝秦女弄簫晨。
輕風似惜紅羅薄，新月應憐翠黛顰。
一曲將成無限意，梅花楊柳共矜春。

賦得花枝照眼句還成

恰遇東風淡蕩時，園林處處見花枝。
映來漸入陽春賦，綴去先成工部詞。
滿徑繁華偏耀日，一天錦繡且閒眉。
芳菲願盡無窮景，香思還同彩筆期。

覽大姊宦遊諸什偶成

流水高山興自悠，去來明月賦扁舟。
唱隨半佐甘棠政，侍奉全擔菽水憂。
為惜彩毫傳旅況，應憐錦字寫鄉愁。
廣文自是居賢路，莫羨江湖景色幽。

寫懷

多愁多病更多思，意味年來不可知。
詩句每因惆悵得，淚珠常為別離垂。
雲山牢落音書杳，天宇悲涼日月馳。
憑仗闌干消遣看殘黃，葉北風吹。

秋晚有感寄懷大姊

幾許憂心獨倚床，淒涼暮雨下迴廊。
魚書情重千回夢，雁字愁深九轉腸。
濁酒不分秋色去，黃花猶帶晚來香。
西風無意憐憔悴，吹落東籬一夜霜。

苦雨

連宵門外雨潺潺，失意人愁行路難。
一片淒聲迴夢際，無窮幽思上眉端。
狂吹絲縷眠楊柳，淨洗胭脂泣牡丹。
且把破書消寂寞，時來鄰壁借燈看。

玉蘭花

九畹香清可並芳，騷人許泊費相商。
風前影射中庭日，月下光分遠樹霜。
何必梅花開院落，不教柳絮漾池塘。
獨憐幾朵榮春暖，攜得吟箋倚曲廊。

喜雨

瑟：金風著不侵甘霖沛處盡沾恩荷浮曲沼娟娟
淨雲接長天片片、屯峯頂抹成青黛色塔前滴破綠
苔痕新詩索和難諧律慚悅推敲月下門

雙蓮蒂蓮次韻再賦初作已入前

君子花開迴出塵連枝並發更宜人恍如明鏡修眉
影疑是圓珠飾佩勻佛座寶華三獻瑞水宮綢繆疊
逢新秋未贏得多佳句不羨凌波賦洛神

次蔡閑秀秋海棠原韻

不羨芙蓉江上紅嬌姿競吐粉牆東纖纖：軟玉含光
遠冉冉垂珠滴露空可似朝陽眠宿酒也宜金屋舞
迴風惜花人起多秋思濃淡偏餘一望中

久雪喜晴次鴻書弟韻

雪消春水雨初休簾捲東風花影浮嫩柳和烟籠半
檻晴嵐滴翠照雙時鶯雛却愛還喬木燕子應知返
畫樓芳草池塘吟典劇惠連詩到勝同遊

春夜次韻

晚風送暖下藤蘿庭院深：有太和誰唱陽春餘婉
轉獨憐新月肯蹉跎紅梅香透窓紗薄銀燭光迴紙
帳多遙憶芳郊花信早踏青女伴樂如何

惆悵

惆悵不因連夜雨相思經得幾秋霜
河陽花信連愁發洛浦明珠帶病妝
樓上燈青聞鼓角頭明白度星黃
月輪照神千里燈影還籠詩半章
潘岳鏡中頭易白江淹筆底夢何長
春蟬堤柳黃鶯老秋到籬花粉蝶忙
即景可憐情縷縷沾襟惟有淚浪浪
長門流落一篇賦幽谷沉埋九畹香
但得朱絲能繫日何須三萬六千場

晚晴樓詩稿

梅花次韵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芹

淡色出芳若有神
瑤臺仙質是君身
無端移向繁華地
空使鄉心夢故春
冰肌玉骨耐霜寒
紅紫凋零喜汝安
不共群葩爭艷色
但面清白與人看

蝶梅次韵

晚晴樓詩稿 七絕

疑是瑤宮墮素姿
芳間誰敢折瓊枝
素粧不共春紅潤
雨雪漫自護持

蘭花

携植出芳亞
閨中紫莖細葉淡香籠
一枝清影堪為伴
羞殺春風桃李業

暮春

紫燕穿簾柳絮飛
落花時節杜鵑啼
幾回欲寫春句倚
通朱闌不忍題

懷弟芸表妹

悠、離恨鎖眉峰消瘦多因別恨重無限傷心人靜
後滿庭明月隔林鐘

夢西園桂花

西園秋色晚生涼夢繞花邊幽思長露滴銀河仙馭
冷蟾娥月底散天香

苗別弟芸表妹

淒涼夜景漏悠、風入春庭花影浮滿眼離愁言不

曉晴樓詩稿 七絕

得子規啼月下西樓

月轉迴廊星斗稀相看何事鎖愁眉依他堤柳無情
物每向春風送別離

送王書妹于歸四首

娟、纖月映纖眉乍試新妝鏡滿一曲簫聲何處
落暖風還入碧桃谿

試聽華堂細管吹行、掩映袖羅垂傍人笑指窓前
柳嬌倚春風學亞眉

空霜初就鳳笙吹整豔羞窺鏡裏誰欲擬霞觴展下
酌忽聞人報月成規

黃鳥和鳴欲賦詩捲簾花放日遲、繡窗應愛春光
插為繡人間連理枝

月中桂

舞鸞影裏玉難真每到中秋倍有神多少詩成誇折
桂可憐誰是廣寒人

又

曉晴樓詩稿 七絕

霓裳仙曲調翻新桂枝為橋洵有神安得詩人憺客
住一生常作賞花人

月夜次韵二首

良久裏回境轉幽風吹庭葉露珠浮無情最是今宵
月故放清光助遠愁

清夜遊月遇知音如畫中庭飛夜禽斜倚闌干無限
思清光照破衆人心

月夜口占五絕

十二闌干夜氣清徘徊不忍步中庭一輪皓月思千里
思背寒窗玉露零

采燭更闌愁思生寒風蕭瑟夜光清倚兒不解人惆
悵笑指窓前看月明

萬里無雲冷氣侵鳥飛疑畫闌前林舉頭試問天邊
鏡費盡嬌娥幾許心

婆娑樹影漾瑤臺夜景蕭條冷草苔佇久忽疑身是
夢不知愁向月邊來

曉晴樓詩稿 七絕

檢點新詩遣病懷倚闌無語暫張回轍勤為謝今宵

月紙帳休教入夢來

○將詣如皋面呈恩撫母

別時先自數歸期忍使慈親日倚扉從此悠々千里

棹閣山回首白雲飛

舟中

無情家是木蘭舟飛過橫塘十二樓萬疊雲山千里

夢不堪回首暮烟浮

秋夜寄懷大姊

情懷兩地夢明月離緒千山阻夢魂莫向秋鴻問消
息相思夜々付啼痕

夜坐待曉

夜闌寒逼怯羅衣明滅餘燈暈落輝寂寞簾櫳殘月
影曉鐘聲猶亂鴉飛

對菊有感賦呈大人

對菊悠然憐濁酒故園悵望幾張回秋風冉冉年華
晚晴樓詩稿 七絕

暮顏下相將歸去來

○題如皋江夫人貼梅畫卷六首

自是瑤臺第一枝謫來塵世費尋思遠山肯惜霜毫

彩獲取春風扇上吹

未許零芳散橫笛故教彩筆寫春愁化工幻出佳人

手月落香銷韻未收

嶺下山前繞竹扉阿誰寫出世間稀展開月底橫斜

影寒鵲南來忽倦飛

寒苑彷彿扇頭舒勁格仙標思有餘風動簾櫳殘夜
景試吹玉笛復何如

點、瓊漿淡、岳美人病起猶愁思遙憐筆底含芳
意不忍臨風折素枝

東閣官梅自昔聞寫來素影更超羣返魂香冷揚州
夢袖裏還丹獨憶君

如皋將歸而呈大人

南北行蹤兩地分大人時德、天際雁飛群江楓界
曉晴樓倚欄 七絕 六

破山峯翠愁殺離亭起白雲

再、高堂兩鬢絲春風還漾雪中枝殷勤蹄整東山
履時計暮雲水他年好賦詩

送姊歸苕里

別淚盈、染袖羅離心耿耿、不成調東風一棹驚鶯
水面首池塘春草多

秋日懷大人

欲試寒衣千里腸北風吹袖不勝涼雁飛添得思親

慈心逐浮雲入帝鄉

偶遣

詩思無端天際遙白雲繚繞遠峯高誰家女子雙眉
秀認道秋風是剪刀

新年懷大人

爆竹聲喧雜管絃家、井水賀新年白雲飛處三千
里離思逢春倍可憐

蘭花

龍情樓倚欄 七絕 七

天付清姿迥出塵錦箋無處寫精神自從幽谷含芳
後一任東風闌麗春

懷芸表妹

閒情無處著嗟哦偏是春來覺恨多為問天涯芳草
色不知離思更如何

離情惟有鏡鸞知尺素魚沉費夢思為語新來雙燕
子可能報我一行詞

暮春懷亡母三首

最憐孩抱不知恩出腹何曾認我親會得思親痛何
極音容常似夢非真

悲詞錄叙偏真詩六人有已母六載辛勤共苦辛
而亡六載今日風光親不見落花流水獨傷神

迴腸百結獨登臨反哺聲來何處禽豈是傷情慘暮
景為憐慈鳥有人心

病中偶詠

已從病裏悟行藏卜易無煩論短長一枕餘思倦忘

曉晴樓詩稿 七絕

暮夢迴靈鶴叫斜陽

競趙弟芸表妹十首并序

趙氏表妹名婉揚字曰弟芸預惠異常性家

純孝日以女紅供薪水費越寒暑無間表姊

母常憐而止之終不肯廢居常喜置書藉雖

典衣不惜好作詩落筆精妙有古風儀嘖端

重言笑不苟相對終日浹然而已常語余夢

一異人授句云瓊肌玉骨掌香仙滴下人間

十六年語竟泪下曰斯兆余非永年者不幸
具此慧性終為造化所忌第念父母無兄弟

承歡奈何余為寬慰者久之至前歲余私度

曰表妹初度後兆期過矣不意遽遭斯變嗟

哉一旦天奪我知音痛也何如余從幼時相

契者影蓮朱氏表姊才情兼擅而竟夭折曾

詩以哭之逮今猶戀於懷再識表妹自謂

有緣終於早訣惜哉余何不幸耶追憶表妹

曉晴樓詩稿 七絕

九

幼時才名已籍於邑余由家姊相知緣家

姊常撫逆姊父家姊母即表妹之姨母也因

而往來久與契合每一唱酬敏絕過人家大

人每聞其清婉奇之余時私慕不已後以詩

云何日花前期握手唱酬得似謝家風詞聞

於姊母乃設一文會召余及表妹曰使汝輩

握手談文也時戊申仲春之月桃李爭芳芝

蘭奪秀名園携手片時遂訂同心即席分題

曉晴樓詩稿

七絕

十

瞬刻譜成佳話賦難異於蘭亭詞實稱乎謝
室相叙經旬琴、手燈窗之雅愛分離隔歲
依、手臺榭之風光至若彩鸞雲墮不時惠
我佳音素鯉波浮旋復伸君舊好迴想去秋
相送祝壽之堂壽於歲三拜祖驟聞此夏獨
向修文之闕宛然笑語猶存倏爾香魂何往
嗟乎鳳凰樓上不待吹簫鸞燕堂前徒傷倚
戶惟餘鄧謨文藻猶深本屬倖踪塵緣宜淺

余也忝列姊行還悲雁影之浮沉聞乎友誼
復歎琴聲之隕墜感昔傷今招魂弔魄彩筆
慘而無華銀燭憐而滅穗西風落葉何繫浮
生南浦泥波為消恍結若夫家姊隨宦天涯
消息恐驚旅況且余寄言片紙低回何以忘
情因而泥淚書詞殊不計其工拙云

記得春風握手處金蘭雅契自相親夢回燕語穿簾
幕猶是當時唱和晨

詩酒交情擬歲寒終宵年硯一燈看追思無限臨岐
語聲咽西風淚欲乾

一寸迴腸九轉懷謝家庭院夢徘徊魚書幾度蒙良
慰豈曰佳人期不來

楊柳依依桃杏芳惠然顧我讀書堂已百春表林而
今獨向徑遊處星落秋風見雁行

流水高山記昔年不堪重到五樓前與君連榻西樓
月是秋復一次今夜冰輪依舊圓

曉晴樓詩稿

七絕

十一

去歲同君把壽卮匆匆那及話愁思萬知此別成長
恨轉眼西風菊滿籬
細想書來花發時長篇婉轉寄離思風流雲散成虛
話舊夢難尋春草池

入夏鶯閑君病劇殷勤問訊不勝情一朝了却蓮花
願臨危猶憐憐而逝天上人間隔死生

本是瑤臺舊掌書玉樓消息費躊躇孤猿聲絕紅塵
夢一片浮雲碧落塵

帝子湘君邀所思，蘭干紅冷月明時。
巫咸不降秋宵寂，空賦招魂哭楚辭。

○月夜懷玉書妹

憑闌日暮悵悠悠，群雁和鳴過小樓。
圓月多情長皎潔，奈何人有別離愁。

擬折幽芳下碧輝，謝庭烟月似當時。
人情爭比秋光好，照徹金閨夜半思。

○雨夜

曉晴樓倚病

七絕

十一

挑燈獨坐不勝情，靜夜沉沉思正生。
此際苦痕深幾許，聽殘細雨隔窗聲。

○大人寄示人日憶家之作，遵和三首，兼寄大姊

豈曰家貧客到遲，黃齋聊足備春危。
勤勞井臼慈親健，為報無煩千里思。

白首青雲志已施，燈窗不負聖明時。
自憐女子才非分，雅沐家風苦愛詩。

未聞燕語入雕梁，先寫新詞報雁行。
越水吳山懷莫莫，

北可堪三處九迴腸

大姊歸信不至

魚箋日，為君裁吳越山川千里懷。
料想刀環頻作計，豈忘定省一歸來。

暮春

自緣好靜負花期，綠暗紅稀已過時。
知道風光有來歲，愁心未免為春悲。

初惜韶華幾許情，又聞鶉鴉叫春城。
百花漸逐春歸

曉晴樓倚病

七絕

十一

去閒睡西窗夜雨聲

三月十五夜同三妹看月七首

如許清光不可描，風回襟袖覺飄飄。
寂憐小妹同看月，天上人間共此宵。

連袂憑闌細語幽，良宵且莫鎖眉頭。
殷勤笑指姮娥域，闕可似儂家姊妹樓。

携手花陰却久留，一天皓魄看如秋。
詩成月下頻催念，喜汝髫年未解愁。

聖明雅化重文辭，陋巷深閨盡解詩。料想長安今夜月，不因兒女起愁思。

月明堂草見庭墀，回首凄然有所思。偏是妹行全不解，笑吟昨夜憶親詩。

燕疑清畫額，願飛有婦天涯。信息稀，可教別離誰似我。每臨風景，獨依。

中庭花影舞，娟娟。詩罷徘徊，玉鏡前，願得長同千里月。春來秋去，照團圓。

晚晴樓詩稿 七絕

仲春

白日融和景象寬，漫來團圓一盤桓。黃鸝聲婉出芳

茂，題編春風十二闌。

新鶯

出谷鶯雛巧，嚙新和風。嚙，向芳晨，可憐不遇知音。聽絲盡垂楊，又暮春。

襟得三首

思親彷彿到天涯，楊柳枝頭叫暮鴉。望斷行雲書不

至，夜深閒自卜燈花。

記折梅花子，又青別離難數短。長亭鐘聲更鼓和風雨，幾樣淒涼一夜聽。

問勝尋奇琢句新，晚晴樓上著吟身。班姬謝女文千古，可見才名不誤人。

先母靈輿停厝，而舍秋夜，颼風海潮泛溢浮出

里，許傷感以成

夢破三更風浪聲，驚魂一夜泣江城。朝來血淚漂難

北，暗樓詩稿 七絕

畫腸新啼烏白畫情

秋夜

苦愛吟情立晚風，清光較與昨宵同。曲闌干外梧桐影，蕭瑟深悲搖落中。

人日讀大人去年人日詩

人日徘徊有所思，和風春暖泛南枝。辛盤此日何人共，酌酒應憐昨歲詞。大人去年詩有辛盤酒，酒門生共之，句今聞她生已去，故云。

憶外

一路荷香好賦詩輕風習，泛舟遲思君今夜江頭
月比似蛾眉初亞時

遲京信不至

獨立西風惆悵生音書久不到江城落霞飛雁情無
限何處雲頭是帝京

秋海棠次韵

艷含秋露濕胭脂金屋還堪深貯之人為惜花眠不
穩拈來一朵曉粧時

曉晴樓詩稿

七絕

十六

纖腰無力影珊珊月照枝頭暈臉丹沉醉楊妃初睡
去一庭玉露墜珠寒

夜坐

野渡風帆路幾程扁舟何處夜潮生青山不阻行人
夢偏是金閨夢不成

平原信歸索寄蓮鬢

終宵轉側費沉吟一紙佳音字，金不信因君惆悵
甚蓮鬢憑寄萬叢心

思親

秋夕思親泪雨零夢隨烟月過長亭無情最是南來
雁一庭涼風叫夢醒

魏耶溪女士朱舜綰四首

一載神交意味深詩筒來往共清吟只今雲滿餘香
在流水高山何處音

咏絮才華絢彩霞古來女史幾名家舜綰歿後詩人
少愁對春風賦落花

曉晴樓詩稿

七絕

十七

去年曾訂到山莊得白花香貯錦囊轉眼忽驚人事
異綠楊依舊漾春光

珠玉不堪綴瓦礫昨春曾委序作詩序勝蘭行丹至今歲秦樓
鳳去蕭聲斷片紙招魂酒一觴

餅花

名花自合供出賞揮向菱餅帶雨鮮侍女也知憐惜
意案頭磨墨拂吟箋

平原東渡未歸

望聲和雨聞秋宵一片淒清更漏迢迢掃徑有人來問
字風帆斟酌載時潮

○燈下課熊兒古詩指示一絕

夜長燈火莫貪眠喜汝緒詩繞膝前漢魏遺風還近
古休教墮入野狐禪

訪絳桃花

尋芳何必武陵中曲澗花光相映紅我愛穠姿面頰
面不教和醉倚春風

曉晴樓倚瑞

七絕

六

○寫懷寄平原

遊子天涯倚奉難書來幾度勸加餐成名無忝趨庭
訓勝似親承甘旨歡

努力功名少壯時東風早寄上林枝九熊應憶當年
事下得佳城慰所思

時適下
吉壤

愛女如兒報稱難先君示子詩有誰言那堪翹首細
林山先君營墓相依不負憐才意華表歸來一解顏
少女嬌癡素果分喝，軟語問嚴君熊兒也解書中

味翠帳青燈夜讀文

自入秋來每廢餐家書豈作等閒看料君初得泥金
報知我連宵夢亦安

辛酉除夕寄平原

第一番花報早春見日天涯詩思共誰論平原去歲
除夕詩云
明年今夕牢盤今夕却林處應憶高堂白髮親
定何方

○立春日雪適超然三叔韵

讀遍新翻白雪詞自慚无穎凍難支待兒檢歷知春
昨晴樓倚瑞

七絕

九

到怪底同雲度碧墀

繞樹新幡聞彩輝未應腸去便花飛春江何處人垂
釣蓑笠扁舟載雪歸

年去任由冷不休是月初試看春雪點春牛像家未
十五春
藏書中味多謝寒光照案頭

五出紛紛着花南枝未許發春葩一聲羌笛東風

裏誤認梅飛到海涯

半室積霞亂飄零乍展陽和瑞色明更看元宵風日

麗銀花火樹映春城

認道春回萬象回不須羯鼓喚花開
謝庭此日陳華
燕若箇含毫詠絮來

詠梅十二絕

十二開邊疎影橫誰家玉笛遙飛聲
姮娥也解寒香
好照得枝頭分外明
月下

初沐春林絳雪肥
怪人飢鵲故飛
巡檐不厭霏霏
雨淡月微雲好夢違
雨中

曉晴樓倚欄
七絕

七絕

三

孤標獨占百花先
冰雪經過骨愈堅
一片瓊林明霽

色暗香凝處
淡無烟
重後

畫永春漲發暗香
珊珊仙骨傍寒塘
綠波不放風吹

皺鏡面平鋪照淡粧
江上

尋梅先問嶺頭春
索笑如逢世外人
只有閒雲常作

伴那容瘦骨染微塵
嶺頭

小園霜濃破曉遲
開來且把菊苗移
只緣分得孤山

種暫惜東籬寄一枝
籬間

自著雙環品格分
問梅消息耳邊聞
杏林還讓簪花

客且折寒香覆綠雲
簪遠

屏却濃粧帶曉寒
美人彷彿月中看
冰姿常對青鸞

舞不向東風倚
亞蘭鏡裏

看取南枝韻度殊
濃於潑墨淡於硃
探微慣試生花

筆工辰山陳庚奉兄善五描出羅浮一幅圖
五梅

絲二辛苦歲寒人
博得梅魂化蝶新
二十四番風信

惡神針月下尚餘春
先母陸宜人幼工刺繡名重一時郡人爭欲購之
繡梅

曉晴樓倚欄
七絕

七絕

漏泄春光白玉堂
霓旌買得貯幽芳
惜花恐被風姨

妬紙帳前頭密藏宜梅

斜插銀瓶素影迴
十分春色到粧臺
倚窗那怕春水

合冷艷何曾向暖開
瓶梅

除夜

銀燭高烧坐夜深
熏籠理服待明晨
一聲爆竹催殘臘
幾樹梅花又報春

月夜憶弟表妹二絕後一首已入前

別後相思兩地懷
香衾夢覺疑猶在
怕向西樓望寂寂
清光照碧苔

宮怨二絕後一首在五絕中

深鎖珠簾畫不閑
蕭蕭夜雨滴蒼苔
君恩擬似江流

水鏡度樓東賦
懶裁

留別弟表妹三絕前二首已入前

連床風雨昨宵情
相對金樽笑不成
欲叙離言嫌泥短
可憐殘燭又天明

夏景五絕

無聊倩婢捲珠簾
陣陣薰風到枕邊
怪得宵來幽夢好
池頭新透一枝蓮

垂簾寂寂燕飛來
風送蟬聲過綠槐
天氣困人詩思

懶石榴花底獨徘徊

幽蘭半吐讀書窓
忽聽蟬聲噪隔牆
午夢覺來針線懶
綠楊影裏數新篁

轉眼園林花事衰
流光寂寂助人哀
夜來獨倚闌干望
又見流螢點綠苔

銀床水簾院出涼書卷
新茶消盡長倦起
裴回無一事
金蟾頻熱麝蘭香

舟中雜咏二首後一首已入前

一江湖漲夕烟中
穩坐中流半幅篷
欲向雲箋寫惆悵

悵離情歸夢雨朦朧

大人寄示人口憶家之作七首遵和錄呈兼寄

大姊三首已入前

誦來人口憶家
冷感動思親無限心
焉得凌風生羽翼
天涯一望白雲深

酬恩愧乏木蘭才
兩弟殊堪慰老懷
晚暈休教嗟白髮
眼前餘慶自天來

倚門三載恨樓遲
楊柳春風萬縷絲
班彩何時慰親意
夢魂夜繞庭帷

字藏三歲墨痕斑
幾許離愁淚欲潛
忍使秋槎載春水
笑教江上日潺湲

雜得五首 三首已入前

別來魂夢隔重帷
江水悠悠信息遲
長夏苦為消永晝
每因萱草憶連枝

一春消息報京華
刀尺無閒詩思賒
底事可憐憔悴

質東風落盡一庭花

寫懷

瘦盡蛾眉明鏡愁
貧來常愧稿梁謀
機梭聊作經營策
好為慈親一解憂

人日讀 大人去年人日詩有感賦呈七首 第

一首已入前

自是平生最愛才
故園桃李幾回栽
殷勤為問東家使
舊日銘恩可盡開

故人情義晚來知
何似先賢立雪時
此際天涯春自好
徘徊漫賦谷風詩

書來窓下久沉吟
小弟牽衣問老親
期汝青纓能絕志
一經早奪上林春

江鄉連歲苦無收
堂上難為薪水謀
何似東山高卧日
春醪同醉晚晴樓

鴻雁飛鳴向北方
稿梁謀拙最彷徨
經綸何日酬知遇
三徑蕭條已就荒

遠望浮雲千里馳
滿懷離緒試題詩
春庭花鳥重回首
十二闌干日正遲

首十二闌干日正遲

冬夜憶大姊

離情轉覺日遲遲
試問歸期定幾時
只尺不勝千里思
白雲無數繞南枝

乞耶溪女士金稿

推敲想見下帷時
秋月春花無限思
欲乞風人三百首
近來應滿篋中詩

再索耶溪女士全稿

曾許貽來白雪詞，拋磚引玉諒無辭。
遲今尚未覓全豹，一日懷思十二時。

閨閣知音有幾人，多君勝似謝家珍。
花前好借高山調，遲日和風鳥語春。

望月

夜涼風靜露華輕，倚遍闌干玩月明。
萬里清光同一望，不知何處最關情。

月下同兩弟并大兒玩賦

挈來月下同吟賞，稚子誼詳解念詩。
花影一庭疑白晝，穿簾風細漏聲遲。

索大姊新咏

閑君多積案頭吟，不用推敲寫錦心。
可許分題初夏景，芭蕉深照一庭陰。

題赤壁圖二首

詩成橫槊氣吞吳，明月江天飛夜烏。
借問當年曹孟

德勝遊得似大蘇無

事去千秋思未窮，文章功業幾人同。
重來赤壁尋圖畫，應有朋衣入夢中。

輓表嫂張孀人

家世清河久擅名，為同姓女宗藉重鄉評。
况叨妯娌情尤切，噩報俄傳五夜驚。
辛勤侍奉不辭勞，健婦能將井臼操。
今日一燈淒絕處，椒盤誰進舊醇醪。

織素功餘針線閑，殘文猶是大家刪。
相夫第一賢聲在，賓至無難解佩環。
執手情為兒女留，可憐奉倩不禁愁。
悼亡作傳堪千古，應有香魂返玉樓。

五言絕句

月夜憶母

倚檻獨懷回悠悠露滴街思親不見明月照天涯

月夜懷蔡妙二絕

月出徘徊際天涯共此光迴思風雨夜酬倡喜連床
別夢一何稀萍鵲微夜啼遠憐千里月在畫樓西

題如皋蔡氏雙烈卷

南山截勁竹東海飛熱血造化照臨時添輝雙日月

宮怨

墀冷綠苔深花開春復春長門惟悴質羞見鏡中人

詩餘附錄

留別大姊浪淘沙

正欲話離衷燕語樓東天涯頃刻與君同偏是雞聲
容易徹旭日微籠鐘動意奴情緒何窮陽關四
首一杯中從此闌干倚明月兩地秋風

舟中寄懷大姊前調

寄語惜芳衷莫倚樓東謝庭記取唱酬同贈我柳條
何處折分手勝離蘭棹奈匆匆山水無窮相思千

曉晴樓詩稿

里泪痕中行盡斜陽村樹綠蟬噪熏風

如皋將歸面呈大人陽關引

江上波光活野外鳥聲咽臨風不覺雙眉歛離情切
看斑衣點點淚眼疑成血共凄然楊柳橋頭不忍折
那更泛寒棹飄冷雪數光陰疾繞離聚又愁別尋
酒邊歌唱漫把陽關念夢魂千里飛去國月

雨夜懷王書妹苦蕒聖

奈何更可憐情窓外滿夜雨盈伴人燈半明夢

難成思偏紫不見梨花月滿城淒涼點滴聲

寄趙表妹江城子

紛、離恨暮春天。窗堪憐。綠楊烟萬縷，千絲偏向望中添。分手猶存雙袖淚，心與念在君前。幾回對景獨凄然。會何年。別時言記得，許我三稜共月圓。從此相思無處說，憑雁字寄雲邊。

夏日感懷塞翁吟

泪染雙羅袖。難訴近日愁。表倚落照小樓東。恰一俾晚晴堪詩補。詩餘。

涼風忽聞五棟呢喃。燕惆悵。美景幾逢。想遠別更翻寒暑。良夢長同。勝。勝感時節。可勝。結。楚語多。未。未。中。看。竹。影。移。塔。向。晚。正。今。夜。疊。却。離。思。轉。展。無。窮。斑。衣。幸。好。早。願。承。歡。祝。彼。蒼。穹。

行畧

繼婦姓曹氏名錫淑字采符歿於乾隆癸亥八月二十卯時距所生康熙己丑十月廿七丑時得年三十五歲雍正庚戌庶常歷任工科給事中濟寧公諱一士次女繼配陸宜人出宜人爲余族祖順治己丑進士惠潮道蘭陵公孫女伯徵君錫山公康熙癸巳舉人淳川公胞妹工吟咏著梯仙閣餘課焦南浦儲六雅兩先生序於卷首年三十有二以體羸抱病卒婦曾王父贈侍御公大父戊午舉人蒲田公與我平原自昔爲中表親重以給諫公少時又與我父交誼最深雍正癸卯同受知侯官鄭都憲得選拔貢余髫髻學爲文執弟子禮從給諫公遊兩家世好歷有年所余初娶於張兵部職方司主事平園公諱宸嫡姪孫女邑諸生瞻廬公諱大中長女三鄰共稱其賢歲壬子會余赴秋試患痢天亡越明年冬締姻於給諫公婦歸焉婦三歲失恃祖母趙太宜人撫育之八歲入家塾讀四子書毛詩孝經列女傳輟通曉大義給諫公奇之示以漢魏唐宋詩學源流即能心解下筆如夙構婦之作詩自此始年十四

賜金旌節恩撫伯母朱孺人教以女紅習家政厥後綜理一切措置咸宜得之提命爲多婦秉承庭訓縫紉之暇著作甚夥侍講顧小厓先生見其詩詫爲異才給諫公寄示次女七首中有誰言生女不如兒之句又有休向謝庭貪咏絮滯人福命是才名二語愛之乎深於慮之也

今天子龍飛踐祚給諫公以摺奏稱

旨擢諫垣甫及期患噤瘖症今外母劉宜人屢命郵信至京勸之假歸暫養圖報

聖恩未幾訃音至婦呼天搶地血淚幾枯餽粥不進者累日至是又爲失怙之人矣初婦之佐余也正值飢荒疲敝後屏擋萬狀艱苦難支兼以我父入都繞三月遽罹先母張孺人之變百務倥傯手足莫措爲余經紀喪事幸無贖禮迫後我父爲今廣西方伯義邨唐公延訓誥嗣繼爲今家宰鐵崖史公偕之赴楚今川陝制府邵亭慶公浙閩制府義文那公先後招入兩江督署中余以古耕任外家居日少婦減衣縮食淡泊自甘親事賓朋之至者治酒食咄嗟立辦我父劇憐之先王母徐太孺人未

營窀穸我父夢寐不寧婦仰體翁意促余延堪輿家審新阡二十四向戊午春詠吉告窆拘日者說與長兒冲礙婦曰豈可因細故而誤大事耶先靈安子孫自無不安何用疑爲先王父故妾董氏停厝別室有年婦曰入土以棲魄也子速圖之爰就祖塋之旁卜地舉殯成翁志也我父息游旋里婦侍奉維謹衣稍薄曰寒否膳稍遲曰飢否先意承志真得慤親心而後安洵館姪倩李主事柳溪家相距不越數百武起居飲食朝夕遣詢每聞風聲簌簌則令禱子齋衣以進余子職有缺賴婦以匡歷久

如一日己未歲校後婦商於余曰君自弱冠遊庠蹟南閩者十餘載今勉赴京北試何如門戶事我能任之無煩內顧余唯唯未決再四僣憑積貯例辛酉仲春同婦從弟鴻書上長安婦爲余治裝泔泔縫紉即寸絲尺布必開粘篋中以備檢點瀕行以詩送余復叮嚀曰君家文裕公以辛酉發解學憲封公以辛酉列鄉薦茲行也母忘祖武是秋京闈揭曉我那獲雋者三人余與鴻書同出房考編脩劉介亭夫子門婦喜賦長句緘寄至京中表前輩董比部五峰先生向余亟贊之先是九月十三夜

夢余中式三十五名詰朝語妹輩臨川自謂誕幻越二日題名至與夢適符一時驚以爲異壬戌春將應禮部試作截句寄蜀云遊子天涯侍奉難書來幾度勸加餐成名無奈趁庭訓勝似親承甘旨歡又云努力功名少壯時東風早寄上林枝九熊應憶當年事卜得佳城慰所思見者謂其愛親之念流溢楮墨間比榜發余適照額隨季父已酉孝廉宏山公策蹇南下婦復解曰功名有定數于母鬱鬱以重貽親憂其懇切真摯類如此余元配早世無出婦甚憐之祭享必親拜奠遇朔望亦如之不以

冗雜忘前外舅嘗歎曰邨落人家媒媾前氏之父母子女者不足論外飾旁人耳目其居心若秦越人之肥瘠者亦所在多有給諫公余道義交也訓誨深故能敦古道命名以淑洵克副矣一日前外舅遣伴札余曰昨夢我亡女携一嬰兒作出門狀訊以何往云送兒至壻家因卜壻今年必得子時懷妊方兩月近侍未有知者已早爲之兆平日誠敬感之也是年果舉兒子錫熊邑諸生近光岷山兩君爲前氏之同懷兄弟時相慰問有事必就商婦以正言告兩君頓首稱善己未冬前外舅捐館舍尚

平事未畢婦爲辟書務期得大體前外母吳孺人每嘉納之聞病劇命岷山至得俾湊永訣云熊兒晨入館稽察甚嚴常密令乳媪從門外偵其心之專否晚則責閱通鑑親授以古今各體詩間搦管得一聰慧語喜形於色否則痛切訓誡甚至箠楚不以幼穉無知存姑息念長女惠涵方六歲亦送之就傳燈前月下教以誦詩聞有驚書者不計值購之反覆披閱非深得其意不釋手嘗謂此非閨閣事我不過以此規訓兒女耳彌留時猶喃喃不絕口以讀書成名爲囑御臧復整而有恩微有失必加

謹呵事過即已無難近色僮僕患病親手製藥及時遣遣之暇率廢婢紡木棉花雖兩手遍疥不辭勞動語余曰我豈藉此佐瑣屑費正欲磨鍊筋骨使若輩自食其力無貽後悔諸如和妯娌敬師長厚宗鄰睦戚里人之稱婦者非一二事不能悉爲觀縷也婦性卞急而無胸中不肯留一語凡大義所在輒正言不諱因此有憚其直者聞人善敬之羨之極口稱揚之不喜多方以勸諭之遇事無不爾爾婦愛才甚有表妹趙蕓芸酬倡無虛日年十九卒詩以哭之山陰女史朱舜結僑居邑之北城婦耳

食其名投贈往來者屢焉比薨絃甫嫁而卒具冥資繕輓章以奠自後語及兩閨秀有不能釋其悲憶者同母姊米繁幼撫於從叔中翰公淞濱先生家適葉進士名承亦工詩從叔母劉孺人常招婦至五畝園分題閣韻流連匝月自姊氏同外宦遊婦多寄懷之作今歲入晚晴樓詩稿中生平喜讀楚詞徐孝穆李義山文集旁及佛典星卜諸書悉爲研究苦家事繁擾每於夜分會計畢始開卷溫繹率以爲常偶拈題構思達旦不寐余怪其勞心太過婦謂自幼習慣君無患焉適者手輯新舊稿乃序

於中允黃唐堂先生得代序詩八首寄至婦已抱沉疴正在支離床褥時不能展卷解頤矣今年夏我父授石埭教諭大中丞檄令詣謁給部覲之任余於中元後隨侍至吳八月七日抵家婦患瘵十二日氣逆痰壅默不發聲醫者云表症未散復投鬆肌之劑瘵瘵並見方幸進以藥餌日就痊可無如元神久耗竭滋補莫及以婦之勤女職執婦道嫺母儀而又刻苦績學迄無怠心天不陰相之以永其年忽焉貴志短折是余之德涼命舛有以累及之婦近體斷句如干首久刊入

國朝詩選中行世今搜遺篋將剞劂一二用敢詮次婦行顛末伏冀

立言君子賜之序系以傳俾其日兒子稔母德且以脩家乘採錄則存歿感甚乾隆八年歲次癸亥菊月辰重陽日陸秉笏拭淚書

晚晴樓詩稿者余妹采芹氏之遺帙也姊夙慧鍼黹外好讀書工於詩前母張宜人以難產卒繼母陸宜人生女二次即姊氏初免懷抱陸宜人即世迄今母劉宜人遲之舉余先大人既歸亂嗣課女猶兒親自指授絕鍾愛之今母劉宜人亦視如已出八歲受經博涉群書習詩通漢魏唐宋源流與長姊采芹氏表姊趙第芸山陰女史朱弄璋輩晦明相倡和其隨先大夫秉鐸雄筆也地故多閨秀率有吟箋往來顧小崖黃唐堂董五峰諸先生亟賞異才繼母陸宜人向有梯仙閣詩詞行世咸謂得之胎教云余甫襁褓先大夫從仕於外踰十齡失怙不省庭訓賴

姊氏提撕自五歲就外傳退舍授讀歷朝詩示以宗派遵先大夫所誨作夜分餘課比效諸體輒從釐正數年采友愛如一日無祿齒終世五歲以疾終姊歸舊戚平原氏不辭挽鹿辛酉姊文以北閨獲雋方幸旋膺翟茀天竟忌其才而奪之第嗚呼哀哉先大夫未成童遊庠名聲滿海內岳父魁京兆又五載成進士直承明出入諫垣中道而殞世都云造物忌才故至此嗟乎才誠為造物忌遂乃及於女子耶姊氏富著述推不喜聞於人顧豹文弗為深山區久經採入國朝詩選近復見徵於瀾西才女吹蘭錢氏歿役姊文收拾散軼彙為一編將以留示諸甥

嗚呼優於才者絀於命自古而然然優於命而絀於才其傳幾何惟立言者可以不朽造物雖忌才而奪之第豈能忌才而滅其名則姊年雖短亦得藉是以不泯也夫會刊刪工竣聊志數言於後至集中品格所際簡端蓋詳不更贅昔
乾隆九年歲在閏逢困敦孟陬月下泮弟錫端崧哇氏拜跋

久聽人說晚晴樓恨我遲生五十秋今夜挑燈披卷
誦恍從林下侍清遊

水月空明悟夙緣情關骨肉語纏綿浮華祿盡歸真
樸一脉能追三百篇

分得黃門一瓣香千秋伏女冠閨房于歸更譜雙聲
曲洵有和鳴叶鳳皇

太乙黎明四庫開星軺萬里粵閩回誰知一代風騷
主還自經傳續來

當年松雪手親鈔別鳳離鸞暗銷付與文孫謂和孫公子
識家學一編珠字勝瓊瑤

佩珊歸戀儀謹題

晚晴樓詩草二卷

大理寺卿
錫燕家藏本

國朝曹錫淑撰錫淑字采行上海人兵科給事中一
士之女適同里舉人陸正笏一士有四焉齋詩集
其妻陸鳳池亦有梯仙閣餘課錫淑承其家學具
有軌範大致以性情深至爲主不規規於儷偶聲
律之間云

豐川全集正編二十五卷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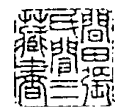
編二十二卷(一)

〔清〕王心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研究所藏清康熙五十五年額倫

特刻本



序

先大人太兄偕

二曲李先生游時余方覓囊
桌作席跳於其側熟識先生
魁梧奇偉而不識先父兄之
序

一

致敬於先生者果何以比就
塾習句讀聞往來稱李先生
理學淵源自濂洛關閩後為
吾道真正儒宗為

昭代第一人物始悟先父兄之
致敬於先生者以此年既舞
象復聞李先生高弟有所謂

豐川王先生者衣鉢真傳名
實並驅竊異僭簪笏從游
臯此值先大人即世余遂以
弱冠驅馳戎馬間輒憾福瘳
緣慳托諸精神嚮徃而已荏
苒移節荆楚關之外斗以南
其景慕王先生者僉稱學幾

序

二

顏氏之悟孝比魯子之純著
書立言悉發宋明大儒所未
發吳楚當事諸鉅公莫不競
相攀近薦紳庠序孰經北面
者履滿於庭余蓋憾初失之
李先生者再失之王先生也
歲癸巳謬承制楚

簡命入覲

天顏顧問及於山林隱逸即欲以

先生姓名上

聞恐失造次越明年春甫敢以先

生副

明詔訖下地方執政起就徵車時

先生講學吳門秦制撫移文

序

三

催併急於星火先生不得已
而返駕經余所治黃麻不一
晤僅貽二函年譜一則存省
語錄數冊入闕辭疾懇不就
徵幕有疾愈起遂之部議余
甚慚其下能仰聖志而妄
形之薦牘也簿書餘暇莊誦

貽篇知先生聞確見真切深
力到是故本之講學而千聖
一心萬賢一理闢盡旁門谿
徑本之為政而上可致君下
可澤民言言實在經濟自非
明體達用之真儒安能有此
內聖外王之實學何幸孔顏
序

四

一脈不絕而續程朱一燈將
晦復明天授豐川夫豈偶然
且也筆底行文灝如瀉峽舌
端晰理貫若串珠行將羽翼
聖經津梁道岸使千百世蒼
生後學免於如瞽如瞶豈聊
小哉余不揣蚊負慨以刊梓

為任者初非冀先生之德余
及余欲自結於先生也夜光
在室時照幾何朗月經天幽
遐無隱傳之弗廣學者終迷
余將為有志進脩者効綿力
非敢為豐川作功臣也已然
余於是不無感焉不韋不能
序

五

於四十年之前從游二曲豐
川兩先生之門俾先父兄慰
子弟得所師資猶幸於四十
年之後為之叙其事粹其書
而究不能一接光輝盛德詎
相知遲速因緣淺深舉不無
天意於其間歟是書之成為

余延禮參編者江夏令金廷
蘭材監梓者標下中軍副
將丁沂至讐校訂正則江漢
書院先生諸及門有美其力
者刷工既竣并志其端云時
皇清康熙五十五年歲在丙申清
和月穀旦

序

六

誥封榮祿大夫總督湖廣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
嚴拖沙喇哈番加二級紀錄
一次額倫特撰



編次豐川全集凡例

一先生平日論學不爭門戶不執己見一本孔孟
為大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于夫學明新
止善之旨全集數十萬言語皆體驗心得之
緒觀者必沉潛反覆考厥旨歸乃可窺其精微
造詣之所在

一先生之學內外一貫故先生之言體用兼包分
之本無可分然卷帙繁多則難于卒讀謹定為
正續兩集而于論學論政之言則多歸前集于
交遊往還之篇則多歸續集而講義經解各自

豐川全集一

凡例

一

為書焉

一先生之書凡其闡明聖賢宗傳經史精義者無
不理明言暢義不敢筆削一字叅酌一言但次
序不定則先後無倫亦恐失憲命委任之意
以此不揣不敏謬為編次首語錄次紀聞三錄
次學旨等編次傳道諸儒又次課程書簡而終
之以序記雜著家訓蓋鄙意先道德政事後議
論文章庶幾綱目統備條理分明讀先生書者
可以見其平日學術本末之兼該並可以見其
學術本末之有倫

一先生生平爲學立教必本于躬行實踐而躬行實踐則必本于希聖希賢不欲其任心冥行希聖希賢又必本于得情見理不欲其躐跡仿象至若求得古聖賢之情明古聖賢之理又必本于實下格致明善之功以至于知性知天之域實下誠正修身之功以至于盡性至命之地故其論學之言無一條不知行一貫古今一貫聖凡一貫天人心理一貫天德王道一貫而總之期于真知實踐恥蹈後儒虛浮影響之習而已讀者必因言求意乃見其切近精實之心宗

豐川全集一

凡例

二

一先生論學言全體必及大用言真體必及實功蓋平日心會身踐者體用工夫一貫之宗故言之不爲一偏之說並不涉調停之見而尤最鄙門戶攻讎之私故于諸儒無不取長略短雖犯世儒之譏詆不恤也蓋其心以爲道乃公理古今之所不得私知之不真罪自在乎不知言之不公罪且至于昧心故全集中無一字不根心衷理以求同志與共證而終不敢爲一言之模稜以得罪于先聖先賢

一先生初之論學每教人讀先儒語錄近十餘年

多教人讀四子諸經初之教人讀五經四子多體認諸心近十餘年教人存心養性盡倫盡物則務于印證諸五經四子又以爲五經乃四子渾然之全體四子乃五經秩然之血脈而至于論四子則尤以論語爲學庸孟之都會大學乃其正路中庸乃其通路孟子乃其明路必期由三子以會歸于孔子而大學一書之正大堂皇孟子七篇之爽豁明朗尤所欲奉爲良軌而範我馳驅也讀者必細心探討乃見其立言命意之所注

豐川全集

凡例

三

一先生窮究經書折衷千古所著論說皆足發明聖賢之精神補綴前儒之遺脫而其在楚江漢書院及姑蘇與諸士友質疑問難者尤衆故另爲編出附全集中

一先生生平所學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宗傳故雖伏處山林世教生民之利弊得失平日靡不關心遇當事之虛心求言者亦不惜詳爲籌畫而其規畫條理之切中天理人情則又所謂本天德之菁英爲經濟之良法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故書中論學之後即編論政幾卷以見先

先生之學原屬體用一源

一先生忠告一編及上陳張兩中丞書 襄業已付梓然余之單梓者當書紳之佩而今之全集則金鑑之垂故謹照原稿仍編集中至于答岳中丞問政一編則條畫尤詳故亦謹附二中丞後以成全書顏以外編

一先生施教各因其人遇謹飭之士則語以天地民物本吾一體遇穎達之士則又語以經綸參贊須本躬行而中人以下則開導隨機指點親切皆令其坦然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全集所載

可概見一斑讀者誠能體認旨歸即先生誨人之道可以心會

一先生之學得自二曲而先生之所以得脫然棄諸生致力聖學者則母氏李太君之賢有以成之也是非先生之德無以彰母氏之賢非母氏之賢亦不足成先生之德故集內凡先生所以謝當代名公之表彰賢母者亦十錄二三一以爲爲父母而不以義方教子者勸一以爲爲人子而不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勸

一先生之學統貫天人而先生之教實始家庭

昔 襄宰鄆邑時親見其家範肅雍足以媲美古來張陸之家及閱其家訓酌古準今平實精密真天下後世教家之規範不獨可訓王氏家也故岳大中丞雖入已梓行而今仍彙諸全集以見先生之學原屬大學修身齊家一貫之宗傳

廷襄謹識

豐川全集總目錄

存省稿正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卷之一

語錄一

卷之二

語錄二

卷之三

語錄上

豐川全集總目錄

正編總目

卷之四

語錄下

卷之五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六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七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八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九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一

學旨

卷之十二

證心錄

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豐川全集總目錄

正編總目

卷之十四

課程 明道 成人五要

卷之十五

書一

卷之十六

書二

卷之十七

書三

卷之十八

書四

卷之十九

書五

卷之二十

書六

卷之二十一

序一

卷之二十二

序二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記 祭文 行述

豐川全集總目錄

正編總目

三

卷之二十四

雜著 詳

卷之二十五

雜著 說 景 路 箴

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跋

家嚴昔從 二曲先生授體認天理之旨最後窮
探從首 通儒宗乃自信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
道于一貫乃本末不遺此學必統本體工夫于一
貫乃終始無弊故生平論學全體必兼大用真體
必兼實功于濂洛關閩河會崇姚諸先正未嘗不
咸師其長而又未嘗不融淑于大學明新止善一
貫之宗以爲歸也奈自 二曲先生歿師友寥寥
故其夙心每以不獲請教四海高明爲深歎今乃
得

豐川全集跋

一

額大制軍崇儒重道捐俸梓行自此當可就正同
學同志而聞其言非得失 小子功 躬執梓之餘
亦竊心爲幸焉因僭贅數言卷末誌 慶云

愚男 功 百拜沐手謹誌

辭 徵呈

布衣王心敬為恭陳愚款仰懇據呈詳覆事適奉憲
票仰縣官吏文到該縣立刻延請隱主心敬親身伴
送來省以便 題送赴京事開張典士林為慶生亦
人情何敢矯辭但生自九月十一日江南歸家時于
途中風寒傷肺之症兩月以來咳嗽不止實不能親
身赴省兼生更有耳目實病理合瀝誠懇辭者伏念
生十餘而孤母李氏苦節鞠育為之擇師教訓舉之
業即時特以古名臣事業相期即生亦產自孤寒實
欲砥礪行業以光昭門宗報答母志故行年十八忝

聖川全集卷之一

辭徵呈

一

籍邑庠十九濫叨廩餼初非有甘心隱退之志也及
二十二三以後則綿歷世故乃自覺識暗才疎不堪
用世兼知子莫如母時時嚴戒以毋急進取且復慮
氣質之難化遣之從學處士李顯于盤屋者將及十
年即顯推以宿疾謝 徵臥家其生平所學原以道
德經為本實故教生者不惟不令驚于詞章記誦
且不令蹈于弄月吟風亦初不以石隱相期即生亦
非遂舉志林泉浮與高名也矧今者恭逢

聖王久道化成四海躋仁壽之域而莘莘乎求治保泰
之意日益深切凡善之必錄一長之不遺明良之會

正在此時向使生氣質少變于前自當乘時勉効一
職以畢吾儒幼學壯行之通義即不然而使精力強
健耳目聰明亦當循奉憲命不俟駕行趨聆

聖訓之高深略陳生平之迂學且得緣此慰平日瞻
天仰

聖之私然後循分陳詞求歸山林即出處之道臣子之
義亦兩無虧也無奈賦質薄弱兼之自幼漸經憂患
業已未老先衰暨辛卯夏又以慈母頓失痛與恨併
遂而氣血為之益微故今行年五十有九鬢髮若霜
至于細書小字必借日光聲輕語遠則聽聞不詳衰

聖川全集卷之一

辭徵呈

上

殘若此尚可面對

聖明耶且生更有懼者方今 朝廷之上百爾師濟每
逢

恩詔之降即有徵召山林隱逸之條是蓋 國家旁求
俊乂之盛典實

聖王求賢若渴之盛心則是此一薦送也他年關 國
史之辱榮自 國書而羞當世之士耶又其
之迂儒當之不幾玷 國書而羞當世之士耶又其
如辜

聖王求賢若渴之至意何伏惟 執事察生愚誠據呈

上謂使生得自安隱分即生不至冒干進之罪而
聖朝且無舉非其人之嫌其于 國體所關實非淺鮮
至于生耳目暗聾得自近年 湖督額憲徒聞生年
未至大衰實相去久遠並不知生未老之耳目遂已
至此也並祈據呈上覆為此具呈須至呈者

豐川全集卷之一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愚男

功誼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語錄一

千古道脈學脈只以全體大用真體實功一貫不偏
為正宗故舉千聖百王之道六經四子之言無一
不會歸于此而惟大學一書則合下包括更無滲
漏蓋孔子生千聖百王之後折衷千聖百王之道
術學術而融會貫通以示萬世也故學術必衷于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孔子教宗必準乎大學然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無門戶意見之流弊得以消之。

觀虞書贊帝堯之四十八字可以知千古帝德王猷
之淵源即可以知孔門大學之宗傳所自來蓋大
學之明德即本帝堯之克明峻德大學之齊家即
本帝堯之親睦九族大學之治國即本帝堯之平
章百姓大學之平天下即本帝堯之協和萬邦其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具之條理定
靜安慮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歷之內境本末
終始之不吝特以明明親中自有之先後初非于

帝典之首有加也蓋吾夫子于折衷古今之日淵
然洞見千古之道統學統必合全體大用真體實
功後全而惟帝堯之盛德大業乃克全體大用真
體實功一貫于不偏故刪三墳五典之紛縷而獨
斷自唐堯而終曰學術亦遂之會歸而遠宗其道
法中肅所謂祖述堯舜即謂其祖述乎此也然則
大學一書上滙千聖之源流下開萬世之眼目真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後此即更生千聖萬
賢豈能出其範圍哉吾輩無志于學則已有志于
學安可不知千古聖道之宗傳

帝典與命教習之首舉陶行有九德之論可見人材
必不能一致教亦必不容一途但得有長無弊即
可成德有弊知改皆可達材成德便不至負慚秉
彝達材便足以効用當世初不兼執一法用拘一
轍如後世好尚執一者之于世多棄材也厥後孔
門無類之教正本此意故當時四科成就之衆與
五百十二牧同一師師之盛嗚呼觀此可明吾黨
立教之道矣

帝典首揭欽明昭然示帝王心法之旨亦實剖吾儒
誠明即行之源論者謂堯舜之世堯舜之治如日

中天是固然矣今仔細觀孔子刪述之旨其實二
帝之道法心法得孔子此一番表揚乃始千萬年
雲霧盡徹朗朗精明耳嗚呼邇道學之統者能于
此深味而默會之其于帝德王猷之淵源吾儒學
術之宗傳即思過半矣

古今道統學術之源流盡于全體大用真體實工惟
大學明新至善乃于此包括無遺真是會四瀆百
川之衆流于滄海更無一滴旁溢明此者六經四
子乃得其宗傳百家衆說乃得所權衡吾輩遵聞
行知乃不至差入旁蹊小徑故程朱每教人先讀

大學也

論學術歸于實行履則無意見口耳之弊然行以盡
性而實論道德徵于實功業則無清虛冒托之弊
語言文辭假借之弊然實功業本于天德故中庸
首揭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三語以立千
古道教之宗

人與萬物同稟天地之氣以生而惟人之性則得其
秀而最靈故學以還其本善之理本具之量爲全
功然非明則無由知其理非誠則無由行其理故
功在于明誠非自盡其性則無以立體非盡人物

之在則難以致用故功統乎人物天地而大學則括之于一貫綱疏目以垂教萬世者也學者必知歸極于此然後路途不至偏曲精神不至虛散以率負此最靈之性

千古聖賢之學無不本末一貫而却無不先本後末故大學先明德中庸先成己書言堯舜之德業首及欽明易言威如之吉在于反身蓋此道以統貫天地萬物為大全而實以自誠自明為本始故君子之學以先立其大本為要義

易首乾坤書首欽明孔門宗仁而大學則首明德中庸則首性道千古學宗于此可悟千古聖垂世立教之旨亦即于此可悟只有此道此學可克滿性分可經紀世教只有六經四子可奉為此道之準可依為此學之宗而括之只此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夫字統之只以明新止善三綱嗚呼大學固千古學宗也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四

後之談學者何得以燭火微明偏執意見妄裂宗傳

尚書義取執中傳前聖心法周易義取時中明千古

心行然執中之旨聖人以此憲天撫民學者即可于此修身善世時中之旨聖人于此崇德廣業學者即可于此寡過消凶妙契之固上聖之淵源善用之實下士之準極只看人誦讀時知味不知味立心則行焉能體履不能體履耳

學者必不能一致但能實從性之相近以入道自不可至只要知歸極肯歸極耳如入京師者但期至京東西南北固無不可者然却是或南或北或東或西俱望京師而行得其坦正端直之路乃可得坦正端直之路而求以必至乃可若不得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五

真路途而曰無不可得路矣不求至而亦曰無不可却恐阻于崇山險嶺者不至入于斷港絕河者不至而其因循不前亦終不至耳孔孟者吾道之宗師當時若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皆從入之路即後世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亦皆從入之方資質相近者擇一人一途以入自無不得若舍之而自從斷絕吾見不阻崇山險嶺即入斷港絕河耳更若謂方皆可從路皆可入不求直至京師而但盤桓而滯于其方亦終于半途廢耳半途亦非京師也周子曰士希

賢賢希聖正以明從人之不能遽至京師而得方之期于必至京師也故吾輩不妨各擇其性之相近以爲從入而要以期登孔孟之堂入孔孟之室爲會歸。

中庸性道教盡乎道統學術之綱領而言性則歸于天命言道則歸于率性言教則歸于修道各見性道教自有底本吾輩有志于道者所宜徹底理會學須知理之所以一又須知分之所以殊知理之所以一則知殊途原自同歸百慮原自一致知分之所以殊則知同歸正自殊途一致正自百慮源源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六

委委乃始徹底分明。

看得此道太高遠則必至有自暴自棄之病若看得此道太卑邇則索隱行怪之弊或且滋矣故論道以得平爲貴然得平却非以人意可以增損絲毫但能明得道之實際原是日用平常却原是精深高遠則不期平而自平矣故明道又務求其實際也。

實見得道不遠人則知日用彝倫之地無處可容人忍略實見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知得閨門衽席之間無處可容人漫浪實見得萬物皆備于

我則知得林林總總之人無一可容人忍置更若實見得曰明曰旦之天赫赫昭昭則知起心動念以至臨民蒞衆無一可容人縱肆。

子聖相傳只傳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千聖相接只接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

入門下手處不妨從其貧之所近以入至于血脈路途却不可毫釐差錯會極歸極之地却不可分寸闕虧。

此道無由人慢處無由人緊處亦更無由人歇得手處直須助忘盡屏必而後已。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七

此道本于天命豈不現成陸王原看見這現成一着故本此主教但說得太現成耳其病在未能深思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是得此現成之理却不思未得時有許多功在既得後仍有許多功在直是須與不離之功與云來之體相符契故得不終失耳二公却說得此心本善但存即是此知本良但致即是却不道存之致之中間有多少學問思辨行之功有多少學利困勉之等無論初學有茫無從入之患中材未易得神明會歸之功即聰穎者言下領畧亦只于見性還虛得人頭未易會本

未始之先後詣深而造極也。其見解之粗疎不盡學量固無可諱。然謂之爲禪則不知言矣。蓋陸王是教人于倫物日用間以虛靈不昧爲運用之

中。而非教人遺倫物而超然出世也。

或問先生言學每深明陸王之疎而深辯陸王之禪何也。曰此是陸王自具之偏全是非我不敢昧心將偏作全亦不忍昧心將是作非也。又吾儒之學原本心性故朱子曰千聖相傳只此一心而生平致政爲國以心性之存養爲要歸全集所載可考而證也。今以陸王之知重心性而昧者禪之勢必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八

至割吾儒性命精微之旨盡歸二氏又必至舍朱子性命精微之蘊而徒求諸著述立說致令二帝三王以來中相傳之心法淪棄于世儒口耳意見之私而後已故但有問者不敢復爲毀譽計而每昧此心之自信者明之耳。

學以還其性之固有爲本故大學首在明德以還其性之固有爲大故明德即以新民爲末止善特言其本末先後之天則耳。言學不知本體言本體不知作用言本體作用而不知本末先後皆不知大學之道也。

西銘一篇原非爲大學下註。然于大人立體運用以還其本性之量爲切。

此道察于兩間未嘗停息。即凡民亦俱有秉彝。無人欠少。固不敢謂闡衍自孔孟後千四百年宇宙寬絕然實是千四百年間旁門小戶紛紛迷真。迨至王文中始特地發志周學孔之旨。周子始特地發主靜無欲之旨。二程始特地發識仁主敬之旨。聖學乃自此洞啓門庭。迨至朱子以至有明諸儒。本體功用亦復闡發無餘。聖學實是無境不現。然以諸先生高明沉潛之異稟不免各隨其資之所近。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九

以爲輕重。則于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之旨亦尚未敢謂盡滿其量也。這裏能無待于大君子造精詣微融會貫通以還吾道之大全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八字中有一字斤兩不稱一事血脈不貫。即弊病無窮。故大學以明德爲本。明德以格致爲先。格致以知止知至爲要。

道是千萬世大公之道。如何得意爲輕重損益。又如何得意爲毀譽是非。況六經孔孟之言明明在前一返照亦自權衡昭然。又何得由人自作好惡。大學言明德即言新民。中庸言性道即言修教可知。

體道非大學。本體工夫軒輊。即非中道。故
學體道。非大學。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不偏爲宗傳。
孔子言仁。皆兼功用。孟子論理。言仁兼義。蓋此理固
無內外顯微表裏精粗。而本體要以工夫兩全作
一貫。實也。張皇本體。略于工夫。徒言內養。略于實
踐。亦未嘗非學要之舉。一廢百失。孔孟論學之
旨。等矣。

一。本體泥形逐跡。極其所造。義襲而止。然徒
張皇本體之自然。而不實從語默動靜。人倫事物
間磨勘。收煉。極其所至。徒得靜中一點虛機耳。遇

盤根錯節。必且主宰紛拏。擾亂不寧。即不然而習
成稟。久之生厭動之弊。且不知不覺流于二氏
之類。然頤頤矣。故六經四子。無離本體之學術。亦
無不用之本體。蓋諸聖賢皆見道分明。體道精
切。故論道一一圓滿也。講學論道。要得一會歸
于此。方能滴源。

中庸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明此者。不惟
見得不率自性者。即非道。金見得性而不實見諸
踐履。可率行者。亦非吾儒之所謂性。又不惟見得
不率自性者。不可謂教。金見得道而不修諸教。使

真不失者。亦非吾儒之所謂道。寥寥十字中。不但
盡萬世旁門小戶之弊。于此勘破。即舉後儒偏曲
意見之弊。亦于此勘破。中庸真明道之書也。然向
非天命之謂性。一語開端。則本源不清。所率者或
非其正。所修者或失其則。縱有實功。木心不正。木
理終邪耳。故中庸開章三句。源源委委。的當分明。
不惟括盡一部中庸。金括盡千古道學之源流。此
等處。斷屬祖孫師友間。平日融會道術。講究得頭
項。分明自己。亦上下千古。折衷得道統的切。而後
能爲此語耳。是此三語者。乃吾儒原道原學之星

宿海也。盡漢唐宋明諸儒。宣暢發明。要皆從這裏
流行出來。吾輩生曾思之後。不能親見二賢。而領
其指授。這等處。亦明若觀火矣。奈何可自任意見
昧于適從。昧于權衡。

吾身父天母地。與萬物並生。而獨爲萬物之靈。五行
之秀。這一點性。原無內外表裏。亦無人我古今。約
外既成。失內。約人既成。遺已。而事內遺外。知已忘
人。亦土木鹿豕。不惟自私自利。虧生人萬物一體
全量。亦辜負造物賦畀。獨靈獨秀。資以參贊之本
意。所以大學言明德必歸本。修身必兼新民。

中庸言盡性歸于成已而成已卽統成物盡內外
人已原吾性之同體共貫偏之卽屬虧欠分之卽
成支離也故古之聖賢視聽言貌起居食息之地
無一敢以少疎君臣僚友宗族民物之交無一敢
以忽置修其身而肅又哲謀之咸稟齊其家而一
本九族之胥睦治其國平其天下而平章協和藹
然如一家父子兄弟妻妾奴僕之仰事俯育

蓋見得吾生性分之不容自己固如是耳故
吾輩須實體西銘之旨乃克副生人之分

古人言學必言問以學非問不明也然在後世則夫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

主

聖既遠師友道喪將何從問乎惟有考諸聖經以
身體驗耳然初問考經苦于不得其肯綮體認苦于
心理難得其合只須讀書字字句句切身體會行
事時時事事印經求合久之心理漸漸相得自然
事理漸漸不違矣然這裏須要真心貫注其間始
得若無真實明理心讀經亦只成人耳出口必不
能深見從上聖賢精神命脈所在若無真實寡過
盡性之心行事亦只成計利較害必不能仰體古聖賢立
心制行之則

學不明理行不中道只是志不真切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下而不違矣這裏無人借口自掩處

于學問則之可謂博審慎明之功善之不明求
之則之可謂博審慎明之功善之不明求
諸遠遺九經之間執之不固未之有也于此五者
人一而巳百人十而巳千愚之不明衆之不强未
之有也故知下愚不移只是自不肯移耳肯移焉
有不可移者

學問思辯行雖曰五事其實只是一事而五者之中
以行為要歸而尤以學爲托足托足苟差南轅北
轍縱復問辯思行各極其功路途既差愈驚愈遠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

主

亦終于莫至其域耳故學之一字最宜先辨路途
去聖既遠鄉無明師路途從何辨之亦只于四子問
津可耳蓋四子皆會六經之精英而歸于明白正
當故其所言者雖無一非六經之旨而其所指者
則端正坦平之途故就四書而論吾夫子之論語
爲吾道之通途大學一書爲吾道之正途中庸一
書爲吾道之真途孟子七篇則吾道之明明坦途
也辨途者準以孔子之通而兼取三子之長合以
三子之所長以趨孔子之通庶乎適燕北轅適越
南轅不至誤入岐路耳乃若漢隋以來傳道諸子

亦皆適京之的途第其質稟高明沉潛之異軌故其指示偏水偏陸之殊轍準以四子要難四面皆通也然地近陸者陸自得其坦平地近水者水自得其徑直第在率由者知所擇慎所趨耳外此則皆不免旁蹊小徑甚或斷港絕河有識者斷不肯以有用之精神有限之時日出于其塗自誤時且自誤歸宿也

不自強而怨天賦之暗弱不自力而怨他人之勝已皆無志者也

有志者事竟成孔子十五志學時時進步直至心不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古

踰矩之地亦只是下得這志真切耳故學莫要于立志然惟其當初所志即在此心不踰矩之學故卒至從心不踰之地可見立志又要知正大之標準

學不進只責志志不立只責耻耻不生只責識之不明蓋吾輩識見能明得生人正分當志不立時雖欲不耻而不得耻既生而志雖欲不立不可得矣故立志以致知爲要而致知以辨別學術之大小偏全爲要也大學首篇凡五言知兩言明一言慮即此義

致知全在好學好問能反身體認蓋積誠乃生明也知欲其明功欲其實若徒明而行不實則知及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矣故說命謂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而孔子亦謂知不如好也吾輩安得以虛見虛解輒自止足

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動靜有考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古之君子其致功如是之勤且艱也道焉有不明不得者

知明則行益力行力則知愈明知行原相爲表裏終始合一之說謂其爲本合而不可離非強二者從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古

一也

倫常綱紀正吾盡性之實事男女飲食正吾盡性之實地仁義忠信正吾盡性之實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正吾盡性之實量于此知之不徹而曰吾知性于此盡之未滿其分而曰吾盡性只竊得二氏中下乘一點清虛之機耳君子益之卽佛老亦且笑之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身這意思甚好人只爲行一不得便怨天尤人更不復自加進求所以終身身終不正人終不歸耳若值一不得時

身加反求反求之功。既誠且切。身必自正。人必自服。而人已兩得矣。故孔子謂忠信篤敬。必參前而衡而後行也。

千古聖賢制行之要。只以反求諸身為盡已實功。故中庸謂正己而無求于人。孟子反覆言行有不得。則反求諸身。仁者如射。正己無求于人。先聖後聖。若合符節。

忠信篤敬。必參前而衡而後行。可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欲行。只自盡忠信篤敬之實。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故聖賢處世無不以盡已推已。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夫

不欲勿施為工課。

克之久則欲日消。養之久則理日熟。欲消理熟則心理日融浹矣。

古之君子心存理得。只是用得工夫切實綿密。到深入處漸近自然。漸合本體耳。然却要實明得心體。原是有理無欲的體段。庶幾克復俱有。蒼落俱得天。則而欲可漸消。理得漸復也。不然却恐但從克伐怨欲不行處。幫補綴緝。終于理欲交勝耳。蓋惟知性者。始能盡性也。

學止實盡已分。不妄希自然。久之本體工夫自合一無間。

蓋工夫本體合一。一箇不特非虛見。模擬可得。亦並非工夫生疎。可至必到深造自得後。乃不期自到耳。然縱是到自然後。亦只是工夫到得恰好。愈細愈膩。此心真能順帝之則。初非遂聽其自然也。

學問不明得自然一箇。終于支離強持。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而不知裏邊。是甚麼道理。終于頭虛見。無實詣。甚至流為野狐禪之清虛耳。故象山陽明。喜舉本體之自然。以示人亦一病也。

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亦無本體。譬之作飯。初間要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七

得水。米勻。稱火候。調停到得熟時。水米融浹。水火通融。恰好可用矣。學問不知本體。如無米無水。而欲憑火力以成飯。飯可得耶。故無本體。即工夫枉用耳。然若不下工夫。却是不盡火力。但憑水米而欲望成飯。抑又難矣。故無工夫。即知本體亦更不可得而用也。故本體工夫。偏廢即不得。偏重亦不得。然這工夫本體。譬之作飯者。亦是明其不可偏廢耳。其實此理。本體工夫。本是一物。為未知者言。可曰上天生本來者為本體。加自人工者為工夫。究之本體即工夫。之體段。工夫即本體之精神。

初間尚可分別。到得成熟後。只是這一點兢業靈醒。心操存涵養耳。亦更無處可容人分別也。

看得大道爲公。在士林則爲大儒。在朝廷則爲大臣。君子無事不宜讓人。惟求道一事。雖師不讓。無事不宜渾含。惟論道一事。一字不可假借。

于讀經所得者。實驗諸身心倫物。則讀經不至誦言忘味。于存心制行時。一會歸于經旨聖言。則心行乃不至蕩矩踰規。久之讀書便當知要。立身自當中禮。而心理事理。自然融浹無間矣。

讀經之法。程朱之說最詳。最細。而反身體認之旨。則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六

二曲先生揭之。更爲明暢。讀書之道。合此二法。無餘蘊矣。然又須知這是辨明路途之法耳。其實這一切講明路途。要是爲行時直捷正當。不至差入旁蹊曲徑。耽閑時日。枉費工夫之意。初非教人徒資講說。侈口談也。故既講明之後。卽宜從這直捷正當路上。實實體行。庶幾知明行當。前此講明體認者。至此俱有着落。而後此身體力踐者。至此亦更無差謬積之日久。識見踐履。一一可望古人壺域矣。

讀經不能不資註疏。然要是先讀經文。仔細尋求其

立言命意所在。到得心見彷彿。然後卽以註解卽不至舍己徇人。全無心得。又可以少辨註疏之屈直當否。久之不惟于經旨富有契會。卽自己亦漸能自作主。不至徇人。述已矣。至于典故事實。却須考之先儒。不可自作主張。蓋這是杜撰不得者。必如先儒之言。終不能自信。姑且依他放下。更讀他經。未必不觸類旁通耳。

五經是四子渾然之全體。四書是諸經秩然之血脈。能真見四子之精神。卽讀經處處脈絡分明。然讀書却非徒靠訓詁。可以明了。要須以反身體驗就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九

正先覺爲從入。又必躬行實踐。以身証明。然後可以真得諸心。蓋四子書與他書不同。原是四聖賢體驗心得之言。若行不至。知終不真。故要得理會心得。必以實行爲致知第一實法。

致知所以講明躬行之路。躬行所以實踐既明之知。亦卽所以實致吾心之知。行之既至。自然知之益實。益真。故致知之法。無如力行。

讀經有三難。一見解不能到古人田地。則意擬難真。一訓詁雜陳。未易卽辨真旨。一經秦火之後。簡編脫遺。後儒附會。難出世遠莫證其真。以此三難。致

令光天化日之六經轉見雲霧幽隱之或多然意
擬難真之病以力行求至之藥醫之訓詁雜陳之
病以會經旨印以全經之藥醫之至簡編脫遺
則亦又有闕疑一藥獨後儒附會則惟有實體二
帝三王周孔顏孟之道法心法幾于鑒明衡平以
照妖鏡辨其真偽而已此外更無良藥也

多讀經少讀諸儒語錄則不至淆于意見之偏畸即
諸儒語錄亦無不可與經旨合通矣若讀得語錄
多讀經工夫少則不免從資之所近意之所好處
入頭氣質重者或且以先入爲主不惟讀一切語

用全集卷之一

品錄一

十

錄少可多否必成門戶即讀古聖人中正圓滿之
經亦只供其意見偏溺之用故讀書以多讀經爲
貴也

明明六經在前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一圓滿不知
二千餘年間何以諸大儒皆僅從資之所近以結
局然六經之言尚渾淪深沉未易即了大學闡章
發端四語簡括明透不啻白日中天如何諸儒先
以概世之聰明竭終身兼人之功力亦且半至偏
窺未副其量則自茲有望大學爲趨期于必至者
正吾道之亟待矣

觀虞書敷奏明試之說則知古之取人亦未有不觀

其言者顧古之士敷奏之言即其明試之功而朝
廷之上其車服之庸即據其有功之試今其言雖
不傳于後世然其虛實亦可想而知也後世相率
而尚經義詩賦又相率而尚策論嗚呼此亦士子
敷奏之言而朝廷試功之券矣爲士者須自問諸
已之敷奏者果可以試之有功而庸國家之車服
乃可取士者亦尚須實按諸士之敷奏者果可以
實試之有成果可以即信其不謬試有功而即庸
以車服乃可

豐川全集卷之一

語錄

王

舜伊說望生于草野一旦舉而加諸上位遂堪大任
固是其天分之過人亦當時士之所學者皆實事
故風俗之所漸染者深厚數聖人即草莽耕釣之
日已裕經綸致澤之弘具耳可見國家取士之法
須要得切實切實則不惟所取之士多得其用即
風氣之漸染者亦當薰陶得異人輩出足爲王國
之棟

十人之長匪人則亂何況一邑數千萬人之長又上
而一郡數百萬人之長又况一省數千萬人之長
故用人不可不慎然十人之長已難得于十人之

中別數十萬人之長卽關數十萬人之休戚數百萬人之長卽關數百萬人之休戚數千萬人之長又關數千萬人之休戚誠不足以達理推情行不能以克私行恕是以上天所生待養待教之蒼赤付諸水火也豈其可乎況生民之苦樂卽關天心之向背國勢之安危又何容漫爾委任不愼厥圖性者天地萬物之一源故至誠能盡其性則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合下一盡俱盡而更無欠少耳然實由見得性之本量原是如是完全故其盡之之功實而能克其量量之所暨乃圓滿能得其全也故吾輩要滿得生人之量須以知性爲第一義

明得性量全卽須存心行事待人接物實實的知明處當民胞物與已立已達之念脈脈與立人達人之意相關而不分人我金龍潛動植之物亦栽培時厘而不限貴賤庶幾存的心卽天地生生之心行的事卽化育兼茂之行

在我合下一性而誠不性一盡而無不盡天地人物雖然在吾性統貫之中卽在吾盡性統貫之中至誠豈不贊化育而參天地哉然

曰性惟至誠能盡者則以此性乃誠之實體而此誠卽性之真精惟至誠能以這一點真精神渾渾與與流行其知至明而見得這性之全量其行至至誠者這性之全量故能天下至誠方能實盡其性也然則吾輩欲盡其性宜從求誠始而不能卽至誠者宜從致曲始

細看至誠盡性而人物天地之性無不盡可想見三達德卽貫于五達道九經之中而五達道九經卽無非此三達德之推暨發皇天德王道渾渾只是一點真誠自性自人自人自物知明處當耳更不

間于彼我人物亦更無形骸貴賤之可言至誠真與太極同其體用也抑又可想見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實用于心意知物之間卽實用于家國天下之間而修齊治平所以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其實只格致誠正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只此一點明德自本自末自終自始有先後而實無先後大入渾渾然與太極同其體用也至誠盡性一章不惟包得一部中庸盡可包得一部大學且不獨大學盡千古聖德聖學亦無不于此該括也吾學者須從這些處窺探經旨窺探聖心然後乃于此道

得個人頭于做人正分得個人頭不至費終身苦功徒入旁蹊小徑自蹈曲儒拘生耳。

卽中庸天命之謂性可知性命一貫卽率性之謂道可知性道一貫卽修道之謂教可知道教一貫卽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慎獨致中和與一切擇中修道明善盡性尊德性等義可知本體工夫一貫卽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擇善明誠相須諸義可知知行誠明一貫卽致中和則位育人存而政舉達德知而天下國家之治在是允經爲治天下國家之大綱而皆行于一誠以及至誠之功業至聖之

德業可見天德王道一貫卽至誠之贊化育配天地至聖之配天君子之合天載可見聖天一貫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擇善固執之愚弱可以明強致曲之可以有誠至化下學立心知幾可以德盛化神可知下學上達一貫卽致中和而位天地盡大孝而得天祐知人之不可不知天知天地之化育諸義則可以知天人一貫又觀于天命謂性道不遠人困勉之可至明誠致曲之可幾至誠而可知聖凡一貫至觀于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而正可見統此諸義而真能一貫千古者惟我先

師仲尼集其大成也嗚呼吾道之宗傳原屬一貫而一貫之宗傳舍仲尼奚屬哉然開章始于天命謂性終篇結以上天之載則竊見此性乃一貫之樞機範圍而仲尼只一能滿性量之人能善承天心之聖世無無性之人聖無獨得之天體天盡性固一貫之血脈而盡人可學仲尼之言之矣

豐川全集卷之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受業門人魏梁謹錄
同學諸子叅閱 及門諸子校
語錄二

做人須是明得生人來歷然後不至自逃天命之性
又須明得盡性實功然後不至悖于率性之道故
修道之教章首雖未嘗即指出明善之旨要之以
明善爲第一義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一

看得性字明則道之來頭清看得教字真則道之要
歸實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這道豈容參以後起人
爲之私修道謂教這教豈得于盡性外別有工夫
而率性又豈得無修道實工夫故入道原是天道而
工夫不離本體本體不離工夫也
戒慎恐懼慎獨之功滴滴皆從性體上保任體察乃
算得修道之教

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可見卽心卽理心外無理中爲
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可見萬物備我性
外無物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天地萬物

統吾一體此性一盡無不咸盡然機緘只管于慎
獨二字盡一切性道中和大本達道止以明此獨
之體用率之修之戒慎恐懼慎獨與致正以明此
慎之實功這慎獨二字真是統貫天人道教讀中
庸者必須徹底理會乃于此道見其本末終始得
門而入也

中庸開章遡自天命之謂性而三十三章仍結歸盛
德之合于天載可見中庸一書是教人盡性合天
之學亦卽明天人合一之道而中間言盡性之人
只歸于至誠言其次求誠之功只發端于致曲說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二

來包天羅地而起腳只在這一點惘惘不自昧的
真性上作樞機可見此道原至大無外亦原至近
且實讀者必看得這宗旨分明然後知得大學合
下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分量之旨原非故爲托大
以誘人而功始格致真確而有要也

言本體破除工夫便知其人不知工夫亦並不知本
體言工夫破除本體便知其人不知本體亦並不
知工夫

友有問經世之務者先生曰經已之心友曰經已而
世遂可經乎先生曰古今之法非亡也而有治亂

主心有治亂耳能經已之心即人存而政舉矣于經世也何有

友有言天德王道不可偏廢者先生曰無王道言不得天德然無德亦言不得王道故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天德王道論條目不得不並舉而言其實只一機相貫若金列而說不可偏廢即天德王道皆病矣

友有問大學新民之目在齊家治國平天下傳中不一言其法而但于好惡反身藏怒復推究何也曰良法生于美意故康誥謂保赤誠求不中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

簡錄二

丰

遠齊治平若但于法制求之文法豈足感孚家國天下之心乎且身為家國天下之本好惡所以通家國天下之情好惡之不當不公先無以服人心而感人情區區法制禁革亦何益耶又好惡無靡必有好惡無辟實事反身藏怒必有反身藏怒實行且如平天下章內好惡同民既有理財用人實政亦必推類更有正德利用厚生以措置斯民于安全詳法不言法制者法制皆包舉于其中也况齊家即未詳數法制治國則仁讓之所包既廣平天下亦理財用人之所該亦廣讀書論理不探

其本而徒于末求之已為失要更不實推其義而徒執泥其辭抑又失旨也大抵格致誠正非徒虛致于心意知物之間實是樞機平家國天下之內而齊治平雖是用于家國天下而實是本于身心意知故離齊治平不可言天德離格致誠正不可言王道外家國天下則心意知為虛機離心意知則家國天下為虛器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耳蓋本末終始原是合內外之道分得先後却不得截然將明分兩事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

簡錄二

四

郭巨老好參禪先生曰吾儒明新止善是大乘法史完璧好讀書先生曰六經四子皆吾心之記籍須反身體認張希賢無見聞先生曰讀書最開人心胸焦生喜靜坐先生曰莫弱空寂長舉好談經濟先生曰須先理會自己性情又曰王道本于天德每與梁言則曰道途原難轉通大學一書程途分明不從此徹底體認不入意見即入旁門

先生每與尚孚言則曰學須沉潛每與潛夫言則曰學須通達每與康孟翁言則曰學須知本每與家廷功言則曰學須統會千古聖賢立教之旨不

墮一偏

在楚中爲諸士友言。則皆導之以本性皆善。習乃相遠。而諄諄以希聖希賢爲言。在蘇中與二三學者言學。則每言此道大中至正。亦復至公至平。不容執見成疑。論道不弘。而爲無錫諸友言。則無非以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之旨爲切磨。與平日所以教及門。與知交論學。無異旨也。

每言此道如布帛菽粟。聖凡賢愚無不服食。又如天覆地載。四時百物無不行生。學者最可惜在迂視理學高視理學。又最可傷在一知半解。更不求進。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五

爭門競戶。輒排異尚。

學問所辨在義利公私。大小偏全。最是全體大用。本體工夫毫釐不容人偏勝偏爭。

友問學問致知之法。先生曰。實法無如力行。講說稽考。特借作問津審塗之資耳。須是實按程塗身子實到。則一一皆真。不然縱聰明過人。講究功深。終是磨影響。畧得形似也。友曰。有身子能到的。卽有不能身到的。如何皆能身到。先生曰。如君所不能到者。莫如治國平天下。若能于齊家的實情。親身體行。得明當。固自可以類推。天下亦自可以類

推緣人情。不論衆寡。無不同也。又家國天下。事理

雖有多寡繁簡。總之處置之法。皆本此心。此知荷得于身家之間。遇事遇物。一一體認親切。得其樞紐。卽萬事萬物。俱得其樞紐。縱身不能至。已不啻得其四五分精神命脉矣。得四五分精神命脉。便是身親到得四五分也。或曰。如天文地理。兵農書數。何如可以身親。先生曰。我爲君言大學格物致知之道。君如何又說到後世博物的路上去也。然卽博物。亦須要力行也。如欲知得天文。亦須親問知者。親身仰觀。欲知地理。亦須細按圖形。親身閱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六

歷爲農爲兵。亦皆如此。乃得曉然心目。未有不力行而知得真者。

平日致知之功能。從精神命脉上體認。到得心地精明時。卽

事到面前。一入目經心。縱不能卽徹。終始亦便自審。幾不遠。故窮理之功。要得切實。

連來每讀中庸。覺得日用平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西銘是從中庸中悟出。

學者須得生意盎然。乃能生生不息。以之學問。則自當日進日新。不造其極不止。遇民遇物。亦自然欲

立欲達不措諸安全得所不止。故天道以元統四德。五常以仁統四善。而孔孟以仁提宗也。或曰孟子兼言義如何。亦謂以仁提宗乎。曰義只是仁之裁制。真能體仁。未有不兼義者。孟子正是爲仁而不知兼義。如墨子之兼愛者。立之準繩耳。其實只是以仁爲宗也。然不獨義只是仁。卽禮亦只是仁之節文。智亦只是仁之明通。信亦只是仁之質誠。四德只是一德。特隨其發現異名耳。明此則可以明孔門論仁之言。

類觀孔門之言仁。可想仁之全體。卽可實見學問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七

要領學問之實工。

成己仁。成物智。仁智只是誠之盎然。炯然處。分言則支離。混言則籠統。要看得理一分殊分明。卽見得中庸所謂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的義。自分明而時措之宜。亦可想而知矣。

每讀禮運大道之行一章。輒覺神遊唐虞時雍風動之域。

讀禮運首篇。最消人陷吝之私。

陽明皆學仁義。而其流弊皆如此之甚。學之不講也。不讀禮運。洛關閩河會。皆不知其源。以衆諸子之

偏駁。然不會歸于四子之宗傳。畸重偏溺之弊。或所不免。故先儒以諸儒爲四子階梯之說。真篤論也。蓋階梯是升堂登山之途徑。非便謂堂與山巔。卽盡是爾。

讀經不知讀宋明諸儒語錄。訓詁執泥之弊。所不免。喜讀諸儒語錄。不喜讀經。門戶偏泥之弊。亦所不免。

無見地時。須多讀語錄。畧有見地。則須多讀聖經。窮探古聖人道法心法之會歸。

講得明。則行得始。實行得到。則知得始。真知行如何。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八

可以偏重。又如何可以偏廢。

不知不能問。不能不知學。終于暴棄耳。能問不能思。能學不知要。終于茫昧耳。思而不知歸。知而不能克。終于一知半解耳。

爲學欲作名儒。已爲爲人可鄙。更連名儒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作官欲作名臣。已爲好名可笑。更連名臣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

聖人不教人好名。無實然名之一字。却時提以勵中人。

書曰百工師師。庶績其凝。有國家者。能使內外臣寮

各舉其職。卽庶事辦治而天下太平矣。然非得朝廷有當功當罪之賞罰。各舉其職。亦豈易言。

敦崇廉恥。最朝廷家鼓勵官方第一義。誠使縉紳之侶。無不以貪榮曠職。苟得妄取爲心。耻其視賞罰之所勸懲者。豈啻倍蓰。然這源頭。終是從朝廷賞罰明當來。故賞罰最鼓勵官方之樞紐。

不知不能。尚足寬之。來曰。又得寬以人難求。惟不知自愧。卽孔孟與居。無如何矣。

邊庭寇盜不足憂。最可憂者。在達不知名義。士風不重名節。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九

進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退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矧所舉皆直。所錯皆枉乎。故王者以慎用舉錯爲第一義。

以問爲耻。而不知不能則不耻。耻非其耻矣。

小技小術則學。而切身切家切國之務。則不學。學非其學矣。

懲惡而當。則人不敢爲惡。小懲大戒。是乃小人之福。故淫刑者。殘忍不仁。而矯爲輕刑。以市恩者。亦婦人之仁耳。昔諸葛武侯嘗有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真知大體之言。亦實爲仁人之言。

唐虞用人不執一格。孔門教人不執一法。蓋因材器使。因人成就。朝廷乃無廢事。天下乃無棄人也。後世一二儒者。往往執一律以概人。喜同惡異。甚至黨同伐異。不獨其量隘識淺。亦見其學之未準于堯舜孔孟耳。

體面二字。原爲中人設。士君子未仕。則可顏可孟。已仕。則可臯可夔。何得連體面二字。亦不知講。

子夏居孔門。在文學之列。自是聖門高弟。小人二字。豈其所慮。而夫子警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輩必須于這小人儒三字。徹底究出的端。然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十

後見得吾儒君子之實。亦始不蹈入小人儒轍也。論語道理。隨處平滿。周易道理。隨處分明。謂論語卽無象之易。而周易乃有象之論語。可也。謂論語卽易之體段。而周易卽論語之節度。可也。然論語無象而實象。周易有象而非象。論語章章有易之節度。而無節度之可執。周易爻爻有論語之體用。而無體用之可泥。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淵然與義文周孔。寤寐一堂矣。

經既通。方讀子。此言重而習之。今方知其有味。經不通。而遽讀子。未有不爲意見之偏所惑者。

或問佛老之書。看與否。曰。未見吾道之大全時。不宜看。既見得吾道之梗概。後不可不看。或謂其故。曰。二氏之書。不惟其長生無生之旨。令無識者歛。艷。卽其見性還虛之旨。亦足令高明者沉溺。見不明吾道之全旨而讀之。求有不爲所惑者。若既于吾道識其梗概。而不從其提宗立教處。窮究其底裏。却恐辨不清。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不知不覺。墮入禪元見。虛之途。而不知返也。或曰。伊川先生。生平不看佛書。何也。曰。見得吾道分明。原可以不看。伊川見道最分明。正自不必看。然在我輩。如

既見道分明。卽細探其底裏。辨晰其脈絡。令自己心性入微處。不至墮入其巢窟。亦自不妨。故余亦前此曾窮究其宗旨也。

見不盡道之蘊奧。言理既差。言事亦錯。言全體固未得。言一端亦不能當也。

百工技藝。皆有規矩範圍。何況聖人之道。自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以來。坦若大路。明如日月。何得由人淺深偏全。

中庸血脈融暢。大學規模整齊。大學所以立中庸體

中庸更不可無大學。而要其入門。則宜先窮探大學宗旨。立吾學之規模。此亦大學先格致中。庸先明善義也。

學者必欲不讀二氏書。亦未盡。蓋窮其旨歸。得其血脈。然後自己不至陷入其中。亦可語于窮理知言。然却須有見解後。乃可入目。若不明吾道之大全。遽行涉獵。踈淺固不能得其旨歸。卽下深心。看得有端緒時。亦恐不知不覺。墮入其巢窟。迷不知返。甚至將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亦混同二氏。祇以供意見借資耳。故二氏書。無見地之人。斷不宜看。恐其易于陷溺。淺根薄器者。又不宜輕看。恐其資唇吻。亂吾道也。

佛氏縱說到六度萬行不遺處。只以供出世之借資。吾儒縱說到一念無欲。真性流行處。只以歸經世之本。血脈原自天淵。講學論道。辨不清脈絡。滿足沾袋。固見其識之不明。卽援拒力排。亦恐未能切中其病根。

好播弄禪機。此識之未融。心之未能帖然處。更若誤認禪機。混同吾道。則是格物明善之功。未至與凡民日用不知。同其陷溺耳。

先生一日謂梁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前聖在前後聖在後此道縱不能自我大明何可令自我反晦未知求知已知愈求其知未能求能已能益求其能宜須矩而後已耳

又一日謂梁曰此道無所不該故兵農禮樂說來枝枝有本滴滴有源學者縱爲稟賦所限不能兼綜條貫受須因材成就不失源本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吾道之正脈初不害其爲眞品眞材也後世則萬徑千蹊靡不迷矣失真而最可惜則德行一科竟以鄉愿無刺無非者冒之甚至佛老清虛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七

之習亦且入而亂之言語一科竟以虛浮無用之言冒之甚至門戶攻擊之習亦且附而亂之至政事文學二科則亂之者莫甚于不本慈惠之意不切當世之宜詞章訓詁無不與游夏輩虛實天淵而亦且亂聖門四科之選也有自修之志與世教之責者正須溯源窮源以課實爲貴才

梁嘗問學問宗旨先生曰宋明諸儒之宗無不可用然究之不外大學明新止善之意而亦且往往未盡其全量今日言學只須將大學全旨切實體會使無漏遺卽天德王道同歸一致可使宇宙道法

宗傳點水不漏

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義無所不該而警于君道臣職尤甚

古者士民皆上爲養所以體恤者又備至而且有不待其所者後世聽士民自爲謀矣安得不詳謀所以厚其生

朝廷養士大夫最當培其體廉耻之風此風不存患且及于國家

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忠信重祿文武守爲勸士之經最可惜在終身學而無益于身心無補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古

于天下國家

生重道崇儒之世無與闢于聖之宗傳亦辜負造物辜負國家之教養

又一日謂梁曰莫因循時不我待

又嘗謂梁曰道眞難盡以孔子生安之資極終身學問之力到晚年時而此曰未能微曰何有有無限不能信心處何況我輩中材乎士安得不愛日惜陰遜志時敏

此道自二帝三王以來體備無餘自孔曾思孟以來闡發無餘自濂洛關閩河會姚江以來歷宗無餘

兼有諸子百家。旁見側出。亦復無餘。更不須人創造毫釐。今日只須慎擇精取。知要善守。

初學于先儒語錄。最宜常讀。能常讀。則于訓詁辭章外。庶知向上原有切身道理。先聖賢經訓。原不徒供人科第之資。于此悟入。不特見解當漸高深。卽立身亦自當知輕重。至若已得從入。却宜參讀五經印證。全旨不得執一。無權舉一廢百。

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道天地之公道。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公道。宋明諸儒之公道。權衡昭如天日。我輩何得意爲重輕。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五

惟公乃能論古今之理。惟虛乃能受古今之理。惟精乃能明古今之理。惟一乃能行古今之理。惟自強不息。乃能進古今之理。而集之一身。古今之理無古今。卽天地大中至正之理也。故君子之學。天人一貫。古今一貫。非曰驚衆。得其大中至正者而已。讀經若于宗旨不明。宜責講之不切。力之不勤。若既窮不能致用。宜責志之不實。學之無得。至于文義不屬。章句不諧。求之傳註。終覺難合。則且倣朱子傳疑之例。切不可意見穿鑿。蓋傳疑則雖不明于經。而經之疑案自在。一涉穿鑿。則失經必甚也。

先生最不喜門戶攻擊之習。一日謂梁曰。講學先

此一重障蔽。則留許多有用精神。省多少口過。卽天地間四通八達之道。亦不至割裂于意見偏滯之私。又曰。值崇儒重道之時。何容于洙泗四教並設。四科兼成之門。彼此攻擊。有同吳越。梁曰。宋陸二先生當日亦有辯爭。而整菴大譏陽明。陽明亦時不足于朱子之言何也。曰。初間自是論道。到後面俱不免于競氣。競氣卽是亦非道矣。而況未必盡允也。然此皆諸先生不如孔孟處。我輩正宜爲鑒。何得又襲其餘風。又曰。卽諸先生皆不免氣勝。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六

之過。可想見明道先生造詣之深醇。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可想聖賢自修之實心。

不顧此道之是非。不求此心之安否。而徒徇流俗之喜怒譏稱。在士林必無真品操。在仕途必無真事業。

學未到聖人地位。豈能必見解之與聖同。揆卽是一言一行。不自昧其心理之安。亦便足仰對天日。無愧鬼神。

發憤忘食。看吾夫子是如何勤敏。樂以忘憂。看吾夫

子是如何脫酒不知老之將至看吾夫子是如何精神命脈。

昔吾夫子論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自明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道古聖人精神命脈皆歸何處到這裏看得透亮的確時自可見得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是顛沛必是舜禹之有天下不與與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天壽不二的真機緘。

讀古聖人書莫只歎艷其德業須要得其精神命脈

所在。

語錄二

七

或問古人每言學問最足變化氣質今觀當世之士亦有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者將毋其言亦不盡然乎先生曰學問原足變化氣質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非其功之止于標掠即其學問之競尚虛浮而非六經四子精切之學耳今若于六經四子實下定力遵聞行知存心即依其言以存心立身即依其言以立身進修即依其言以進修如是而氣質不能變化然後可疑其言不盡然也不然且無漫罪學問亦無漫罪氣質又曰後世

學問不足變化氣質亦無怪今無論詞章之學即如理學一途亦看作占上流爭地步事氣質安能變化。

或問先生嘗有修短視志之說某所未達先生曰有人而非人之人有數十年之人有百餘年之人有千萬年之人越禮犯義縱欲敗度雖名曰人無異禽獸此人而實非人者也隨流逐波與世浮沉無德可傳無功可紀一死而與草木俱朽此數十年之人也言信行謹蹈矩循規德亦足以自立善亦足以及人即身死之日猶有慕德誦義至數十年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七

者此百餘年之人也至若志法聖賢躬行道義居朝則上思致君下思澤民作當世之範圍立後代之坊表在野則非法不言非德不行前承往聖之絕學後開來世之太平雖至千秋萬世而誦其詩讀其書者猶欲生其世而師其人此與元會為消息與世運為短長世界萬古不毀其流風遺韻即萬古常存此千萬世之人也然推其源頭只于生前數十年所為之善惡勤怠決之而此生前數十年之所為亦只決于此一點志向之立不立豈非人生修短之數無與乎年而全視乎志耶

或問先生常論命之好友。只看德業之有無何也。先生曰。今人見人推命者。曰壽考顯榮則喜。以爲此是好命。夭折貧賤則憂。以爲此是歹命。不知人生惟德業傳後千秋不朽。乃爲真壽考。今聞長世百代景仰。乃爲真顯榮。若德義不立。事業無聞。縱至百年。存亡不關于世道之有無。生死不關于鄉邦之損益。則雖與世同生。而其實與無生同。更若違禮犯義。雖視息人世。又且不如無生者之少遺臭于宇宙也。以此言夭折。夭折又孰過是。以此言貧賤。貧賤又孰過是。卽此便是歹命。故善論命者。視德業之有無高下。爲定衡。不論際遇之豐吝修短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九

友人有言及長生者。先生曰。養生者皆以續命爲說。其意以爲保養得命根固。則長生可到耳。然亘古至今。未見有長生者。而古來大聖大賢。大忠大孝。載在史冊者。則精神事業。至今如生。卽再過千年萬年。亦當與今日不異。其長生孰過于是。豈非此身原無長生之理。而德業乃續命之具乎。故善養命者。與其圖難憑之長生。不如圖可保之長生。言畢又顧其友而言曰。昔孟子言盡性至命。其意

身立命前一說。尚分性命爲二。後則合而一之。實是示人以安身立命之要義。近浙中陳實齋先生。又發爲性外無命。盡性卽以立命之說。則推孟義而暢言之。益爲醒切。亦可謂善發前人之未發者。又謂其友曰。任他貴賤窮通。無一足阻我道德修業之路。只在人能自立耳。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學者必明于所性之分。乃爲真能明善而進德修業。乃有根基耳。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十

或問西銘何以言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先生曰。天下惟大豪傑。識高力定。乃能不爲困阨所累。阜自樹立。其次則儘有美資質。高志趣。往往爲逆境摧折矣。而我獨有父兄可以庇身。有不食足以養生。有餘力可以招延師友。浸漬歲月。以成就德業。豈非天之獨厚其生乎。故吾輩幸際此者。須仰體上天厚我之意。砥德礪業。倍加惕翼。然後爲無負天心。克終吾分也。不然。天心厚之。而不知仰副其意。乘時砥礪。是反不如貧賤憂患者。于饑寒坎壈中。有樹立之效。無論錯過良緣。殊可悼惜。卽恐辜負天心。厚福不再耳。

又曰。德自我立。業自我建。初無窮通貴賤之可限。只

看志行何如。志有行。卽匹夫一命。亦有可傳之德美。無志無行。卽公侯將相。一過而灰燼燼消。然匹夫一命。建立殊難。終不若居高履豐。乘權藉勢者。建立之易。故居高履豐。而德業無聞。真寶山空。迴率負上天特厚之意。爲尤甚也。

或問西銘言。貧賤憂戚。玉女于成之意。先生曰。凡人處得意之境。富貴紛華。皆易於動心。最難發勇猛砥礪之志。是亦天之難得。斯人之心。若誤之耳。一當困阨無聊。則奮發勇猛。不待言。故古來名世大人物。多是從艱難困苦中。運得一點真精神出。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圭

以是誠見才力明通。雖在大我艱。無或不勝之患。是遭際之險阻。正上天玉成斯人大成之至意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使之動心忍性。對益其所不能。正謂此耳。又曰。學者稍際困阨。便以爲天心故意撓人。阻我進修。這等見解。不惟自己無志無骨。抵當不住風波。亦負上天玉成之至意已。

先生嘗言。學者有一知半解。便以意見批駁前儒成說。又或不能論世知人。而徒以口舌妄詆先賢。此最小器易盈。不成大器之根。若讀書考古而疑悟。

不生。漫無可否。人可亦可。人否亦否。此又冥然徇人。忘己終身無得者也。總之立異矜己之念。一毫不可有。知疑求信之心。不可一時無。蓋初學未到得古聖賢田地。如何千古聖賢言行能一一明了。惟知疑求信。好學深思。久之自有一旦豁然之日。最是堆堆然疑悟不生之人。不得長進耳。

先生生平言必由衷。行必衷理。不苟異流俗。亦不苟徇流俗。或有以毀譽之說導者。則慨然曰。有千古之公理在。有吾心之明德善性。天理良知在。苟異則索隱行怪。矜已違衆而逆天。苟同。則同流合污。

豐川全集卷之二

語錄二

圭

徇人喪已。而昧天逆天。吾何敢昧天。吾何忍。

豐川全集卷之三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

同學諸子參閱

語錄上

天覆地載人以眇然之身作配三才須是成得箇人方不愧爲人然必以天地之心爲心方成得箇人若但視息天壤不思爲天地立心其存亡有無於世道生民毫無損益所謂衣冠而草木也甚或縱欲敗度則分明人羣中異類矣人禽生死之關決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之一念可無自省 書歷 自警語

西銘前明人道之本量後明做人之實事這是張子實見得人道原是如此做人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這是此老一片婆心吃緊爲人處真與孟子性善養氣諸論同功若讀前半篇而存一我未必如是心是爲自棄讀後半篇而存一可以不必如是心是爲自賊

張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來世開太平四語表裏西銘說來人道始圓滿無欠每一展讀平日自暴自棄之心立奮若有人督余者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爲人須無愧此心然後生非虛生

人者天地之心莫小看此身

人性之善本與義理同故孟子謂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存一自賊之心必生自賊之根故做人莫要於自己信得本性原無惡凡

周子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者是就造詣淺深分次第耳其實士卽希天士不希天所希卽妄希賢之心亦名心勝心耳蓋人心本來與天同體初無聖凡故吾儒學問雖有等級要之是希盡本來同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二

天心體完得人心本來同天分量不愧人道耳士賢聖分得工夫造詣生熟安穩却非聖人希天的是是一種精深微奧之理而士希賢的又是一種淺近顯易之理也至於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最語亦周子循循誘人之言使人知伊顏不可不學耳非謂不能上二等姑從事下一等亦可謂人生小局也蓋人性既與天同體必與天合德之聖人乃爲能踐其形而士希賢雖大賢亦尚言不得做盡人量何只更不及也且此學此志既是爲要做吾人

分內事吾心天體本來有理無欲自合用克已復禮之功吾心天體本來萬物一體自合任先知先覺之責縱克復到聖人人盡天還之地覺民到無一夫不被其澤時亦只還得本來分量更論甚名不名為名而學早已去道萬里豈周子立言之意耶自修者不可借口狗名苟安狗名苟安者不可借口自寫自解人

王文中

中說一書雖不難門人

語病要之我輩一副做人好樣子也余每讀其書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三

想像其人輒與天際真人之思

若說學聖便不是為人自合如此盡人道

此心不可大此志不可小心大則粗粗則不能盡性

至命志小則懦懦則不能希聖希天小心翼翼文

王其我師乎有為若是顏氏不吾欺也

帝王若非堯舜則千古君極不立師儒若非孔子則

千古儒極不立君如堯舜儒至孔子天地人乃可

並稱匪是愧三才之義矣

以氣魄湊作者志氣衰索時終須墮落做人須講明人之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與道之所以須臾不離人的真脉絡然後知得一刻怠荒而不可自然仁為已任死而後已

孔子祖述堯舜而孟子揭出性善自此學者知箇箇人心有堯舜即人人可為堯舜辨方而得指南坦坦可適吾人謂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明其實堯舜之道得孟子而益明且自有孟子之言不特大禹傳子湯武弑君之心事表白即禹湯文武周公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四

之心法昭揭是孔子而後能深明二帝三王之道統者斷以孟子為指歸則居今而欲由孔子以上遡二帝三王之心傳者舍孟子其奚師乃世之論者往往謂孟子較孔子有英氣露圭角殊不如孔子之渾含嗟乎論世然後知人孟子之時何時乎孫吳變詐儀秦縱橫楊墨子莫之說為我兼愛執一害百堯舜禹湯文武大中正之脉沉焚無餘孟子一身荷千聖之統四顧傍徨直以口舌砥柱中流更安忍避嫌顧忌奄然媚世譬如大仁人君子處千尺高臺下視鄰里族姓沉焚水火自不忍

不大聲疾呼狂奔往救將不顧其毛髮之焦而衣履之濡也且孔子惡鄉愿至以爲德之賊春秋之法以匹夫而明天王褒貶之義大書特書是非予奪一毫不言假借何嘗於世苟合如世俗所謂藏垢納汙一字不言人是非乎世有聖賢正天下後世所賴以辨明學術真是真非之界爲千萬世眼目若但作好好先生無非無刺是自私自利之徒於世何賴耶答人

天地之性人爲貴如何可辜負天心

每思維皇降衷之意便覺從前因循苟且之罪擢髮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五

難啟

人配天地爲三才須堂堂的還他一箇萬物獨靈之身

堯舜事業孔孟學術只分內事一長一藝輒自矜炫

真井底之蛙

實見得人心卽天心自不敢妄動妄想故學問致知

爲要領

一眞百眞一僞百僞桓文事業楊韓文章皆從末稍

做起故雖是皆非

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若徒以彫蟲小技了結一生精神這是舍遺塗而自行狹徑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若或患得患失憧憧於利害得喪之私不知止足這是舍安流而自涉風波

一念不謹妖星厲鬼爲人事功文章可以不有此心不可以不正

這事是頂天立地事識量淺懦人如何解做如何可做這事是本分平常事好奇喜異人如何肯做如何能做

人品高下在心術行誼之正不正聞見知識非所論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六

知性之謂知盡性不懈之謂勇此是自己性分中一段眞精神眞命脉良平實有筆知識氣魄用事雖世俗之所共艷謂之眞知眞勇則不可答人

等待便不是一刻不仁便同草木

仁是天地人物生生之機人而不仁命脉已斬必無

枝葉長茂之理

君子仁以爲其禮以爲防要知仁非外鑠禮根至性經緯天地而綱紀萬事者其禮乎天地間一日無禮一事無禮便世界不成世界人事不成人事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乃欲掃歸太古不知風氣已開

禮制如何可廢況禮者吾性天然條理禮而可廢無論無以綱紀萬事即此心此身莽莽蕩蕩無有

限制亦且作何收攝蓋由彼以末流虛文論禮未

答人

見禮之大本大宜其妄肆譏評也
禮所以別禽獸而經緯宇宙萬事之樞紐談道而薄禮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且不知要這道中何用

二氏皆以自私自利之心學道故只管出離生死一路既云本無生死而又求出離豈非空中着楔

每看到孟子遊齊梁息邪說距詖行欲正人心處便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七

爲長嘆此老甚麼心腸而當時親聽者乃以爲好辯卽後世二大儒推知言論世者亦以爲露圭角露英氣可嘆也夫

孟子而後王文中周程張朱張陸眞許薛王顧高諸先生雖其見解有大小偏全之不同然要其立心積意俱凜凜乎有綱維世教之恩這纔是大人之學其他名儒有聞於世者不無差入鄉愿一路非刺雖免心量未弘有虧大道爲公之表

得對失而言耳以道爲可得如得財得物之類永不得失豈惟有夢中遺失妄生欣喜之病亦且阻日

新又新之功惟聖罔念作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答人

晉人謂得來全不用工夫者這是禪家說此道本來現成見得時不容人安排做作耳若就吾儒學道說得來豈有不用工夫之理只可言得來正好用工夫耳蓋工夫卽道無工夫則亦更無道矣但見道後工夫較前雖愈細愈微却愈易愈簡愈現成省力耳錯認機械必至以一知半解猖狂自恣答人

論甚得不得活一日操存一日

得道者得無所得亦不自見爲得文王緝熙敬止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八

功全從一片望道未見之心來

若說待來日做便是不畏天命上帝臨汝一刻豈可漫過

此道不論敏鈍求則得之不論閒忙正在有事處煅煉不論貧富貴賤貧賤憂戚正砥德礪操之地不論老少朝聞道夕死爲可

論人先論其人之立心立身然後論其學問之見解則人品之高下造詣之淺深可定

識得敬字眞本體在是工夫卽在是卽勉卽安以爲持敬失於把握非倡狂者借口之說卽見淺者半

解之論

敬靜一功在提宗立教則敬字要是顛撲不破但須指點得真切耳否則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忘

白沙以自然爲學宗信是此老獨得之方有益助長之病不少但以此立教其流弊更甚於助長蓋從來放達之士自外禮教皆認虛無自然爲道宗故也作法於涼其弊猶奢作法於奢弊將若何宜乎宗其說者流弊入於散懶頹唐也必如敬勝義勝之旨三帝三王胥此心法任天下智愚賢不肖胥管歸一塗更無流弊這纔是皇極大中至正之理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九

且敬義立而不疑所行又何嘗遂心勞日拙乎陸文安嘗謂康節只是閒道人余謂白沙亦有康節意思

涵養箇甚須微得本原始得

涵養須用敬這敬是吾性天真精神認不真敬字脉路不免精神勞攘以養心者善心

程朱以居敬窮理立教自是顛撲不破而末流相沿昧却原旨至認居敬窮理爲二事殊失孔門一貫之旨遂至有他日王門紛紛之爭可見遵經學古必會通古人立言本旨乃爲善繼善述不達其意

而徒兢兢門戶之守循迹摸象無論空言虛爭不足光昭前烈卽踐履敦篤遵守謹嚴亦終屬舉一廢百一再世必至盡背原旨答人

道只是一箇道但人見有偏全耳三氏未始非道然亦只見得一邊而世之無識者遂以其言性之微眇至抗衡於吾道嗚呼此不惟未嘗徹吾道之大全抑且未洞二氏之底裏故余嘗云不窮盡二氏之旨不知吾道之大答人

眞靜無動單單以靜立宗末流必至遺棄事物故靜之一字可爲喜動者對症之藥不可爲立教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十

之宗答人

有一人不可納於範圍有一事不可納於範圍有一時不可納於範圍便不可以經世立教修道之謂教道不可須臾離故教亦不可須臾離大學明新至善之旨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中正圓滿毫無疵漏學問宗旨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舍此而標宗立旨諸儒之勝心也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吾於學亦曰宗孔孟而已

眞知實踐古人雖並舉而言然實一體相成有眞知乃能實踐惟實踐乃爲眞知

然不知所謂道亦不知所謂學道但覺此心稍有一
毫不順其天則處便不安便不肯任情行將去

靜觀天地之運萬古只一氣流行而人居其中生生
化化至壽者不過有歲其下大半五六十四十
甚者襁褓孩提而已風漚起沒於洪池須臾萬變
全無實義爲人須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乃能同壽太虛始不枉生世
一場苟其不然無論尋常庸碌卽功名富貴烜耀
當世亦卒與草木併腐書壁

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有一毫自私自利之意便是於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士

一身自生支離西銘備發此義學者能熟味而默
體之到得能見其大意時自然不忍度外漠視萬
物

吾欲天下同歸於善

功何必自己立吾欲諸公皆功被當世名何必自己
成吾欲吾黨皆流芳萬年

千休千處得白沙先生得力語吾以爲中間不無語
言未融之病吾儒盡性至命之學非可以休言書
曰雖休勿休念茲在茲

欲水放手四海須挾求源泉既出自然不合

夜縱今日不能至海他日自有至海之時故爲
誠探本窮原自有會極歸極之日不可見小欲
戒慎恐懼卽春風浴詠之機不外是敬而拘苦樂而
放蕩者皆非也然非與知道者語則惑矣

但不起爐作竈便自天平地成故知天地同流只此
一念無欲真機

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然唯所過者化乃見所存
者神亦惟卽存爲過卽神而化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

後世皆以私爲心故無好事功皆以私論人故無真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士

是非王道蕩蕩平平豈容人私

學者須知耻乃可進古人曰進高明日遠汗下只是
知耻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哉

悔過是進德之基改過是入德之門過而不悔悔而
不改吾知其終於下流矣

讀書須知古人命意所在不可泥文害意又須度身
實證不可靠人語言語話然大要在身體力行否
則終屬玩物喪志

每恨此生知學之晚獨喜此生得師之明
大學之道在明明新止至善後之談學者吾儒之

幾曾見無志者能成得大人物又幾曾見有志者不能成得大人物故學莫先於辨志莫貴於立志莫要於定志

學者須是志勝氣氣一勝志則千病萬痛皆生矣

與後生言須警發其正志然後生如何便辨得正志須開發其正知覺始得故道脉不明自修則悞已教人則悞人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知性者不能言其義非盡性者不能臻其境

真樂不假於物不改於物非知道者不能知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

高錄上

吉

吾於朋友言苟實見爲是不忍一毫游移模稜其間寧使人謂我爲慙爲愚不欲自處於優於順非違迎

吾於論人不敢泛然褒貶必實見其精神意向之所

在

不知性而學收心如縛猿守柱

先立乎其大如何爲大如何樣立心之官則思如何樣思這裏須識得天則始得

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不足異只有所見便是妄心

齋已見到這個田地一鹽丁如此宜當時有天然

人豪之目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原是聖學真脉到今舍此更無準極故昔人謂孔子十五志學卽是志從心不踰矩之學蓋志學與從心不踰工候有生熟安勉却非各自爲脉也學者須從此下手始有會歸之日斷不可別尋路徑適燕南轅終無至燕之期答人存心有一毫自爲之意則私小學問有一毫爲人之意則浮僞

知過必改不可因循因循便日流於污下

天下惟自私自用之人不可救藥

豐川全集卷之三

高錄上

吉

見朋友有過必須規勸不可顧惜嫌怨但須婉順耳若存顧惜嫌怨心這便是自己私小處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友之過卽吾過何可隨順友之善卽吾善何可忌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與同類一切呼吸痛

痒相關

信今不如信古讀詩還以從序爲當信古不如信理

讀書正須今古兼取易之序卦正文王所以衍周

易之妙旨也不知歐陽公如何疑而不信

載記雖雜出漢儒之手然先王之禮意時於其中存

焉吾擇其善者從之而已

周禮先王經世之大經大法時代遷移政因俗革謂
規制不合於今則可謂不善於古則不可謂漢儒
有附會則可謂全出新莽之僞托則不可

周禮一書周之政也而曰禮可見先王一切綱紀制
度皆根天理順人情而不可妄意增損者故能施
之四海而當垂之萬世而準上下和平神人無怨

易艮之彖傳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時行則行時止則

聖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五

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之大致其蔽於斯
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學易之道
其蔽於斯乎吾於易終身用之不盡終身學之不
盡也

書皆古聖帝明王賢臣良佐經世理物實事而諄諄
言欽言敬言仁言誠可以見古帝王之心傳矣

聖賢經書豈可不讀但教他讀時要知宗旨知會
知反身實踐耳究之至德要道盡在經書中也工
夫原不在陳編之言雖探本之論亦未免矯枉過
直

學不見道只是蔽於欲耳不可徒罪氣質

心敬之名先君所命余每顧名思義輒自惕然先君
雖蚤逝不啻終身耳提面命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豈獨生育之恩

熟讀孟子乃見後世論學有多少粘牙嚼舌處今日
焉得天生豪傑更掃浮雲

聖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六

每讀韓文至三上宰相書輒爲忿赧古之學者學至
而君求未聞枉已而求人者也出處人生大致柰
何苟且

打透名利關便是八分人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

謝上蔡邵伯溫甚有骨力不以非分之言爲意其中

有益名教不小畢竟是習聞父師道誼之訓乃能
如此程邵諸公振興名教真有砥柱狂瀾之功

學道不是說要將來作聖作賢只是做這人便合盡

這心一刻不如此便曠心職便失人道孔子曰罔
之生也幸而免益罔而生僅與草木同存瞬

息而已

此理非由外鑠何待幫補一切聖賢立言垂訓只教人還他固有天則

道只是一箇道人之見解不無偏全淺深遂有三教九流之異故學問致知爲要然學絕道喪爲日已久初學如何便解致知須懇求自師友指點乃可有工夫藝藝有師求道而不求師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然非真有爲道之心則雖遇真師友而不知親或親之而不盡信與不遇等耳故欲親賢取益須辦一副真心乃可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七

羅近溪先生求道時處處參訪虛心請益庶幾古人詢於芻蕘心行

此心無欲時看是甚麼氣象

天行乾健聖心兢業孜孜故聖人與天合德

此心有安頓消熟不下處不可尋對治法須扶求其本原所在

道生人之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此學道正是要做人正經分內事否則人理有虧人奈何以此笑人而學者又奈何懼人之笑惟天理爲虛聲而不知實踐此則穿窬之說縱入不爲人宜自勵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余則謂平生毫無及人者但知耻一節差不敢後於人耳

今人每言人 聖人 能無過此不惟開自己方便門亦非深知聖者改過不吝正成湯聖敬日路之學蓋正惟聖人乃見得自己時時有過乃見過即改不吝於改耳初非以無過爲聖也

學道不可有揀擇境遇 心一擇境便精神有不貫之處

洒掃應對之間皆精義入神之處天下何地可容浪過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六

非時時有虛生浪死之懼必不知光陰之可惜

世事妨學非知道之言艱難盤錯中正可煅煉真精神增益真識力

舜說禹教諸聖賢皆從動心忍性中成就可見艱難

正進德之地豈特無妨於進德

騏驎驪騮歷險阻如歷平地吾輩遇逆境只可自盡不可罪境

周子主靜立極之旨乃靜定動定之義初非坐禪入定也錯認脉路必至差入鬼窟

無欲自靜論甚有事無事

孝感楊恥庵先生有言體用一源若過拙無用止緣

學誤不關才短濂洛關閩後更未見此等議論楚

中有此豪傑惜未見其全書也

良心上過不去處便不可爲

平日工夫不得力遇事便亂

見不徹孟子道性善之旨見解終不實

從古無不學而成之聖人吾輩奈何以姿質自諉甘

心下流

百年易過此身不再大丈夫須使此身爲宇宙學術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九

世道不可一日無之身乃足結果堂堂七尺之軀

讀古人書以資踐履爲本徒說徒講如瞽誦詩雖博

奚益

王文成公曰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然切磋鼓

舞之益何可一日無學者不從經歷過不知此言

之親切有味吾輩學道而不求良友必無志於大

成者也大成焉有不需良友者

豈必甘心暴棄然後爲自賊苟不以聖人之事責諸

已不以聖人之心存諸已便於人道有虧

人能辨得無一事無一時無一人可以廢學之義其

於人道思過半矣

誠僞兩字非特人品邪正之關直是人禽生死之關

無源之水必涸無本之學焉得久而不變

縱學聖人之學而心不真便是僞學但有同乎流俗

之心便是俗學

惡迫最害道變惡迫爲和平此惟天下之大勇者能

之吾於此道學之而未能也

今人每每謂世道險窄不知世道險窄吾若以寬平

心處之則無處不寬平蓋人到得此心寬平時平

心觀理却見得世界本自寬平吾惟以險窄處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

語錄上

辛

故處處見得無非險窄是世界之寬平險窄總關

吾心不在世界然所謂寬平者却非排遣所能湊

泊得來所謂險窄者却非寬解所能消除得去此

須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學乃可故曰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正以無入而不學也

答人

正已而無求於人正字工夫甚長甚深甚細膩六經

四子發揮此二字不能盡所謂語其極雖堯舜孔

子之心其猶病諸者也如今時訓詁家所解稍知

反已守分者能之

大賢吾師小賢吾友不如我者師吾事吾此皆天理

之自然今人於賢者耻於謙下於不賢者反偽爲謙恭增虛長偽賊德害義莫此爲甚舉世相沿雖名儒不免良可嘆息

答人

豐川全集卷之四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語錄下

無萬物一體之意成就不得一身無萬世一家之意成就不得一世

無名節則無道德欲使此身不愧聖賢道德之身須使此身一毫不可做敗名墮節之行方圓外無規矩規矩外又焉有方圓

一向忙迫可笑總是涵養不力之過

延平先生不爲高遠之言却句句耐人咀嚼亦可謂言近指遠已

與人相忤未盡世人不容我輩之過多是自己有過當之行矯情之言或是不近人情此處正須自反未可咎人

閱歷艱苦一番方進一格可見人生安常處順非好消息

從心意隱約牽纏處一刀兩段切莫麻斷絲連久之絲毫頭繫縛住我充天塞地之氣

無用隱言語一字不可留扶世立教之論不至張目
我輩而誰責

學得先天養地之學方可言有天地不可無人

孔孟論人皆就血脉上評品後世論人只在形跡上

推察故近來史評中是非得失不足爲其入功罪

者極多學者欲論世知人須有窮理知言之學然

後不至隨聲附和

可嘆吾輩將充天塞地之靈盡用在豆區釜鍾間

余每讀象山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之語

輒爲汗下沾襟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二

門戶之爭世儒之隘也門戶之護世儒之陋也斯道

大公長短是非自有定理至當則法失中則偏爭

之固非護亦未爲是也

平心論理前人可法可戒處自在以意見爲是非卽

不免從違俱失

答人

我輩生後世以論古人取長略短豈不吾道大公

答人

文章性道本自一貫博文約禮亦非二候大學明新

兼舉中庸道教合修總之無體不立無用不達無

真本體則工夫亦並不真無實工夫則本體亦並

不實宋陸薛王因其性之所近又或緣當時流弊并

不同故重內重外意各不齊詳體詳明旨各不一

然要之合來皆吾道統貫之章條分之亦吾道應

有之脈絡但其見解造詣微有偏全淺深之殊故

其末流之弊亦微有多寡大小之異初非如吾儒

二氏判然邪正之迥別也吾儒先生只宜取

其長而畧其短鑒其偏而圖其得輒分門戶

彼此攻擊近來尊朱薛者闢陸王尊陸王者闢朱

薛爭門競戶不惟割裂吾道之大全亦且大悖四

先生原旨後世學術可謂有門戶而無宗傳

如何一絲毫遂將人牽滯得定豈可不一刀兩段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三

吾道自足有明隆萬間諸公往往濫觴入儒自甘不

足耳此識見不徹之過未可遂非其敢於撇藩籬

也蓋諸公皆以統一三教爲大耳

龍溪論心病處細入秋毫更無含糊由此若在此處

體勘得久故耳獨其於道脉不無毫釐千里之差

則當時師友之信心師心太過切磨講究之益少

耳此病之根陽明先生不能盡其責

答人

世網看不破終不超脫世念放不下終不具進

自己一副心誰使我東馳西奔言下自覺自奮

遇事便亂我知其定非真定

卽事卽心卽理卽禮此處分不得內外本末以禮爲忠信之薄與世儒外心而言禮外禮而言心其爲不知禮一也答人

雖日用微小事古聖賢俱以全副精神應之

不可放過一人一事絲毫滲漏生機便不圓滿

吾心無欲時天地萬物各適其適

見不盡性之全體必於欲之藩籬不能盡徹於欲之

藩籬不能盡徹亦終無見於性之本體

只盡性便能至命學盡性而不能至命必認識神爲性也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四

日用間無心理融洽之意縱窮盡天下理亦只是口

耳意見之學

遇明師良友消多少偷惰心尋師求友眞人生第一

大事

一念還眞與天爲徒故學問以無欲爲做人根本

君如堯舜臣皆禹臯世濟雍動而吾生其際得孔孟

曾思爲之師友麗澤切磨於清幽閑曠之所優游

浸涵乎詩書六藝之中則吾願足矣

任世人聰明智巧到性地上這機械絲毫用不着

見小欲速終不成大器故士不可不弘毅

勢位所以廣道道中無有勢位

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神不凝則性不能定心行必有

滲漏處然志不端則氣不能翕聚精神必有紛擾

處

古之學者皆是爲自己身心性命而學初不爲名譽

富貴起見

從善如適康莊改過如除糞穢懲忿如摧山窒慾如

塞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仁爲己任死而後

已書壁

悔過自新是學問真切路能實踐從此做去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五

自然日進於高明故三曲夫子嘗以此四字以教

學者然須知得道乃能知過改過然自新否則

終屬補東漏西

人生學問出處苟可自信不必以他人之毀譽爲欣

戚得失非是謂清議不足恤蓋學問出處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苟不信心信理而但以人言爲喜怒

從違則合己則入便非君子爲學之道

君子多言則前言任行以善德然滿而無節却是以聞

見汨天常

修名者志不實逃禪者見不實但患無德何憂無名

吾道自足何俟旁求

性善無欲之旨非深造自得者見不盡

戒愼恐懼是本原工夫分不得動靜以本原無動靜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體道之功亦不可離於須臾如雞

抱卵如龍象珠用志不分乃無滲漏

仲弓簡默曾子篤實濂溪淡朴皆疑道之器學者須識此風味

學者冗葛最害事張皇亦最害事不激不隨克剛克柔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六

學問能知張皇害事則可與適道矣

先正謂見大則無才可矜此言最有味蓋學問到得能見其大時自知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堯舜事業只是本分事矧區區才藝技能乎

淡薄寧靜非唯凝道之要亦是養身之本但吾儒非爲養身而後如此此義利公私之辨

古之學者進爲有序先後本末秩然不紊先孝弟謹信而後學文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故能有始有卒德成才達今人都倒做了昧却本根撥捨標末故竭終身之功卒於斯道無聞

認得學字真工夫自然的切

狂狷雖有顯過而心眞鄉愿雖無顯過而行僞眞僞之間上達下達之分君子小人之判人禽生死之關也故夫子思狂狷而賊鄉愿

理欲不並行義利不兩存君子小人不共途如山谷之爲高爲卑登乎山則在高隆於谷則陷卑一毫不可假借學者須是打疊心地令乾淨皎潔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乃歪陷入小人之途

孟子曰仁以爲己任蓋這擔子原是我身上推謝不得的又曰死而後已蓋這條路原是我終身行走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七

不盡的見小欲速之人如何可以戰道故士貴弘毅

做人不掩失護短縱有小過不害其爲真人

雖目不識一字之人但能不入鄉愿之窠便是真男子大丈夫顏思孟路上人

從古聖賢立身行己都在血脈上做故任事無畏各隨其時不立成心不執己見不泥舊說如逆物之無心而春夏秋冬順運而行故但求之清不昧伊尹之迹柳下惠之和而踐伯夸之跡及孔子出來仍與時消息不踐三子之跡今人要做人時先揀

一個古人中有名頭的好樣子步趨繩尺不敢越門面上稍一不合自己便以爲不合古人家法論者亦便以泛駕責之一切皆是摹迹倣象那裏知有血脉後世規矩愈嚴而人品日僞職此之故

人答

孟子求放心三字括盡千古學問要領二曲夫子反身二字括盡千古讀書要領

孔子曰志於道學者志必在道而後此心可對天日可質鬼神不愧屋漏不愧鬚眉

儉者富國之本故漢文景之世貫朽粟紅明者成功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八

之原故唐貞觀之間吏清民安斷者舉政之要故明洪永之際令行禁止

明道謂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世儒不知天德爲何物開口侈談王道不知既無天德縱事事傍依三代到底打不出管商巢臼

王文中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拘其方古今無善政荆公膠柱而鼓瑟焉得不壞人國事

能使吾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得其正者便能經濟萬物使各得其正能使吾之一家內外大小上下各得其宜者便能康濟四海使各得其宜

真經濟不論大小不拘衆寡不限貴賤天子經濟天下諸侯經濟一國士大夫經濟一邑庶人未嘗不可經濟一家一身蓋所謂經者經理之使得宜所謂濟者康濟之使得所也吾輩誠能處身處家發

之心而當理施之事而合義達之人而脗宜雖一身一家俱是五帝三王經濟參贊之業至其功施勲名之大小遠近則視其才之短長遇之隆污

人答

近時學者見上蔡說惺惺亦說惺惺見紫陽說提起放下亦說提起放下及說到上蔡識仁之旨紫陽明善之義却又全不理會不知未明識仁之旨而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九

說惺惺未達明善之義而說提起放下皆是游談無根至於以紫陽之提起放下爲切實以上蔡之惺惺涉虛寂又屬痴人說夢

人答

仁人心也韓子專以博愛爲仁豈不謬以千里

學問不求信心追逐時好莊子所謂天刑之民也終身桎梏而已

吾儒於斯道縱見到孔孟田地縱做到孔孟田地也只是分內事有甚可矜鸞湖之會朱陸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二公當世大儒到這裏便按納降伏不住不覺移心萌

矣可見涵養最難

朋友論學最忌附會無極之辨彼此異見此正宜虛心商確彼此取益時也乃二公俱以勝氣臨之不惟無益竟成爭端至今讀其往還之書猶令人爲之短氣

明道先生於孔門求仁之旨見得盡故諄諄以識仁爲學者勸當時如游楊呂謝諸公雖其議論不足以盡仁道之大全亦自針針見血蓋以曾經明道親傳口授故也學者欲遡程門之的傳者苟不能遽了然於明道之言當於諸公之言體認之自能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十

循流而會源也再傳而爲豫章三傳而爲延平亦尚不失伊洛嫡派

答人

龜山先生能與牧童野叟處延平先生居鄉數十年人無知者這些意思極好近時學者多知此味

明朝諸儒薛文清先生可謂力行近仁陳白沙先生可謂貞而不諱章文懿先生可謂仁而不依王文成先生可謂狂者進取斐然成章高思勉先生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顧涇陽先生可謂仁爲己任馮恭定先生可謂閑先聖之道文成先生可謂循者不爲他如月川敬齋先生可謂公恪慎

敦篤蹈矩循規雖無廓清聖道之功猶自不失爲忠信誠確之士

呂新吾先生熱心長才吾道中有實用之人有明中州講學諸公當推此公爲最

心外無道世儒言道諱言心不知將何作道

心一也將心觀心猶如頭上安頭此謂藥還爲病然初學未知心爲何物苟非由此下手終無見心之期故先輩自伊川先生而後多教人靜坐觀心蓋未悟時卽病爲藥病去藥已則待人自悟耳

答人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十

學者但有高人一等心便不是宇宙內一切人可爲事原是人所當爲事以分內所當爲者爲之亦只是吾輩本等且斯道所在何處可着此高字世俗人之過或是失悞我輩之過多是故犯失悞之罪小故犯之罪大

有過不改掩覆蓋藏是自欺也自欺之人不可救藥舜跖之分只在利善之間可見一念之機其幾其微其關甚大吾輩須時時自勘自認

學者終身學問事功所到全視其志此志苟立何地不可到明道自十五六時便有學聖人後來

竟德器可比顏子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後來畢竟有那光明俊偉功業可見學者終身無所成就只是志不真切

看得敬字透徹工夫在是求體卽在是謂之敬固可謂之樂亦可近時學者皆喜言樂而謂言敬以爲持敬則失於把捉有乖本來虛圓之體此不惟失敬字本面並不知樂字真脉殊可怪也

會得時古人萬化生身宇宙在手之言只是兩句本分話不悟則便覺驚天動地矣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靜坐乃翕聚法也然會得時不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主

惟靜坐爲翕聚執事敬與人忠俱翕聚法

不可以好名之嫌而阻爲善之心然名心却不可有爲名爲善雖善亦私

談學者十而打過利關者十不得一學道者百而打過名關者百不得一一絲流注萬紉纏縛大丈夫須一刀兩段

了徹也透也了道者透徹此道體非了得更不用工之謂道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而可了其於道也必不了矣每笑世人開口欣斂了道謂了得後便可撒手游行更不事事真是癡人說夢也然了字

原本禪家吾儒從不用此義各有歸言各有體滿足沾裳殊破藩籬君子出言立訓當爲世程豈可不知忌諱答人

二氏不可謂之不知道却不可謂之知聖人之教然教者修道之謂離教亦更無所謂道既不知教卽所謂道者亦非從前極喜龍溪先生連日却見得此老見解未透由其以合一三教爲大故知其未盡吾道之全量而尚囿於二氏見解之內也答人

佛氏以出離生死爲極則吾儒崇三氏之學者亦以出離生死爲極則不知此見一萌蚤已浮沉生死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主

中矣千載迷關相沿不解良可浩嘆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儒只是這箇易平常道理盡二氏伎倆到這裏一字用不着一切打不出

周子謂一部華嚴不如讀一良詩這是此老透頂之言非與佛氏角勝之說明朝諸儒見至此者絕少六經如萬里終南寶藏財貨無一不備學者不知從此探討蘊奧却向二氏語中尋箇半偈以爲勝義真是拋却自家無量寶藏去而向他家覓也

佛氏自有其長而世之識之者過當自有其短而世

之譽之者過當其長也自彼之長而吾長之其短也實彼之短而不知其爲短皆盲人摸象之見故不唯毀者非佛氏所畏卽其譽者亦非佛氏所喜直須從命意原頭處致詰立教原頭處理會則長短盡見矣然非實知大道爲公之義則亦徒爭閒氣耳

答人

古者曠達之士每以爲百年易過且須自適其適或留情山水園林或寄意詩文杯酒圍觀繫戀富貴名利者爲優然皆是有待之物一不得則違其好矣違其好則其心仍苦其視貪着名利富貴者清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古

濁又何能以寸也學者須是知自性自天之樂乃能隨寓而安無適不適

答人

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稽獎始之不愼後悔何及

衣食養生之具自不可缺但衣食足養口體足矣窮奢極靡豈唯耗財損福亦且多欲敗志貪求喪德人生百年不再之身砥德礪業尚愁不副人理與草木同腐何苦以數鬻肉幾件衣喪人品壞心術

答人

甘得淡薄者其人可以砥礪廉隅耻爲不義者其人可以砥柱流俗朝廷忠義之臣斷在骨鯁之士萬

物一體之人乃立生民之命源深流長永固未茂觀人論人取人須究其精神命脉一言一行不足定人

作事當論理之是非不可但計較利害毀譽

不論理之當行不當行而但論成敗得失此皆後世道誼不明議論無根之弊近來史評中此類最多極壞人心術必如孔子觀過知人孟子論世知人乃爲血脉之談

流俗醜正雖屬常情然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天下事感於此必通於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五

君子遇毀譽之來只可自責己之未善不可盡責人之忌刻

以治國之道治家則家人和而肅以愛子之心愛民則百姓尊而親易家人之初父曰閑有家悔亡和而肅之謂也詩南山之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尊而親之謂也

真心愛民何患無善政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逮矣作官無善政非屬才短亦非盡時之難爲只是無愛民如子之心耳

教子弟須培其忠厚禮義之心不可教之以狡狴豪

放之行嘗見富貴家以子弟伶俐豪華爲利譽自喜自幸且或面誇之略不教之以忠信謹飭此以毒藥與兒食也其不中毒而喪生者幾希

司馬溫公家訓嚴而肅陸氏家訓整而通肅則體立通則用行吾其兼取乎然必本之以高忠憲家訓則家道之元氣永保高氏家訓吾其以爲教家根柢乎其他家訓家規亦不廢參酌也

以讓處事則無爭甲子爭庄之事至今深悔之以正己無求存心則寡怨近日自反一着殊得力也

友人須交忠厚之人其人忠厚則存心行事與夫爲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六

人謀者皆忠厚之意吾與之交庸享其忠厚之益而不覺與之俱忠厚矣與刻薄人交即忠厚者亦或不免漸染於刻薄故擇友不可不慎爲子弟擇友更不可不慎也

不從經歷過不知友誼諒多聞之益

昔人皆謂井田不復則民無恒產貧富不均天下終不大治此誠探本之論然在後世井田其終不易復乎幅員日廣守令轉遷封建既難井田豈易已矣乎張子之言余未敢信其能行也卽唐租庸調之制亦且歲大夏之冬矣

讀名臣奏議錄

兵制古今皆有弊而近世則更甚蓋兵民文武迥分

文不知兵武不知學故文士迂拙而無用武夫悍暴而難用幸逢君明運昌則粗獲治平一遇事變迂者既不可用而悍者又不爲我用此唐宋以來所以國勢易弱而易衰也願兵民合則原於井田井田不可復則兵民終不可合其惟有文武相合一着乎然其機緘在銓舉而原本則係學校苟不變教士取士之法則亦終不能收長才通儒之效

讀文獻通考條

明道程先生十疏粹然王佐之言推而行之聖聖相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七

繼五六十年可使世躋平康

節用一着不惟博已裕民保固天下元氣之本務實人君養德養福之要義燕翼子孫之良謀

三代而下漢文庶幾於聖乎知節用而愛人之道者也

作官一廉便有許多好事功朝廷一儉便爲生民造

無窮福亦便爲子孫留無窮福

官方貪穢則司然若其源也源清則流自清源不清則流自濁重誅終不止

天下之爲道無不可用之方無執着一定之方道

由世變政由俗革因革損益與時宜之後儒論治皆不免膠柱鼓瑟

人存則政舉故治天下以修君身求賢才爲第一義蕭何非良相大臣者以道事君大人者格君心之非何爲漢高營未央宮殿導君於奢華他日武帝宮室臺榭之侈未必非何基之就當時諸臣而言何過少功多就萬世大臣而論吾以爲何功不敵過古者教胄子之法世子與公侯卿士之子下至庶人之俊秀入學尚齒崇德習藝尊師重道初不以等威自異蓋世子者將來之君不患其不尊不貴而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大

患其驕戾傲虐欲其將來知爲人君爲人父之道故先教之以爲人臣爲人子之禮所以養其德而導之善也及其踐位又前後左右之師保凝承弼輔其間故其德易成而習易正然猶有敗度縱欲者後世誰爲厲階乃爲尊崇之說使世子幼不知入學尚齒之義道義德禮之教雖保傅賓師宮僚備具亦不過苟備員位而已其實師道不尊不足動其尊嚴之意雖時有講說不過敷衍章句虛文泛說而已其實師教不行亦不足開發其德性之良不尊則不畏不畏則不聽夫其不畏不聽也傲

慢自恣何所不至哉不足發其德性之良則不知善之可爲義之可樂其縱欲敗度抑又何所不至哉驕惰之氣既習與性成及踐天子位勢無不行力無不從其荒淫暴虐也亦又何所不至哉故後世賢君少而昏主多匪盡由氣運衰薄良由儲教之法不立崇驕太過敗壞其氣質之過也今觀富豪之家恒出驕子而禮教之門代多良士亦可槩見矣嗟呼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國之元良奈何以尊崇之者害之故人君燕翼詒謀必以教世子爲第一義而教世子之法必以賈太傅程伊川

豐川全集卷之四

語錄下

九

二公之說爲第一義匪是吾未見其可也各人後世教胄之道不明世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寺人女子之手不知道義不知世故不知稼穡民事之艱難聖人之資僅能做箇賢王賢人之資僅能做箇中主中人則未有不入於昏矣甚且時有賢而昏者千載迷轍窮而不變可憫可惜

豐川全集卷之五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侍側紀聞一

或問學王子曰子何學之問也或曰學不同乎曰侈聞見競詞章護聞動衆而無益於世道人心之數者細人之學也內成已外成物詣深造極而統貫乎天德王道之全者大人之學也或曰請問大人之學曰明德以立體所以內而成已也新民以達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一

用所以外而成物也止至善以要歸所以融天德王道於一貫而德盛化神也先師之遺矩載諸大學者爲基詳可考而知可踐而履也或曰大則大矣其如無與逢時何曰國家設學校師儒以教士三年而大比以試之六經四子之義官私爲古典時務之要領在焉其羅而得之也高爵以官之大祿以養之豈徒然哉期得體立用達之真儒濟國家安生民耳子忠體之不能立無患時之不與汝體也患用之不能達無患時之不與汝用也或曰然則其學之也奈何曰學而思思而學得其意通

其變考之古者可用於今斯今古一矣言之口者可施諸行斯言行一矣如此乎幼而學也即如此乎壯而行如此乎坐而言也即如此作而行六經四子即吾已試之言也表判論策即吾適用之符也何有乎古之戾時又何有乎言之難行

或問天地之性何以人爲貴曰貴以仁也曰仁何以貴曰統四端兼萬善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由是之焉而奠民生育萬物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由是之焉而參天地贊化育仁也人則然矣物無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二

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孔孟而後明道橫渠之原仁爲獨備而明爲貴之義至切也然則學之有要乎曰誠爲要而明其始學乎故中庸謂君子誠之爲貴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然則明誠之功可得聞乎曰六經四子備言之明道橫渠暢言之而中庸之博學審問明辨則言明爲詳也中庸之篤行則言誠爲

或問主靜主敬之旨周程各有分主矣不知孰爲無弊王子曰心一也不亂之謂靜不懈之謂敬非不懈也能無亂乎非不亂也能無懈乎敬者靜之真

精神靜者敬之真體段吾見其一貫矣未見其孰弊也必也持世教而防流弊敬其尚乎

無妄心者無妄行然自信其無妄而任心以行妄將不免矣故君子有正心誠意之學有格物致知之功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師之訓斯其至矣詳知而畧行重行而輕知吾見其弊也雖然工夫所以全本體也言學聚而不知所聚何事言問辨而不知所辨何理言寬居而不知所居何旨言仁行而不知所行何歸微特寡實功也精

豐川全集卷之五

待制紀剛一

三

神散於馳騫矣故先師四之之本義宜體認的切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則内外交養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則本末兼該矣德於是乎成學於是乎全也

率性之謂道非率性不可言道也修道之謂教非修道不可言教也

致虛守寂有似尊德性矣而究非道問學之實功博學審問所以道問學也而須歸尊德性之本旨以德性爲本體以問學爲工夫然後道始凝耳後

之論學者紛紛乎本體工夫之互有輕重詳畧也其於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割裂而疆界之矣道焉得凝哉

誠者天之道君子由致曲而至誠也人而一天矣故君子不患知之不精行之不安而患誠之不至不患誠之不至而患功之不實

無極太極而二儀五行生生不已焉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立人極則全體太極矣烏有不孜夜乎正三綱敎九疇殷殷乎民胞物與皞皞乎黎民於變萬彙時若歟

豐川全集卷之五

待制紀剛一

四

有羞惡之心者可以事大君有惻隱之心者可以蒞小民有是非之心者可以論古人有恭敬之心者可以接今人無羞惡之心而事君食其祿擔其國計民生曾無補益而不知耻也則鄙夫矣無惻隱之心而蒞小民冒名曰父冒名曰母損下益上瘠民肥己民曰困日苦而不知恤也則殘人矣無是非之心而論古人真僞不分偏全不辨古人爲我屈我爲古人愚而不能察也則庸懦畢世矣無恭敬之心而接今人在我上者不知承在我下者不知待倨其容傲其氣行同蘧篋而不知變易也

則耻辱怨惡終身矣或曰子之言四端也得毋異孟子之旨乎曰言各有當也然安在非淵淵於孟子之旨者

以言動民未若以身動民之實也以行服民未若以情服民之神也或曰情其能喻乎曰至愚者民也至神者即民君之身民之表君之神即民之神也不動而敬不言民敬而民孚於敬矣不言而信不言民信而民孚於信矣義以為質不求用情於我而民情於我乎用矣神應斯乎神乎自應為政以德之所以無為而天下歸不顯惟德之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也文詰刑威徒革面之具耳且有不能革面者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五

明道先生有言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其內聖外王一貫之旨乎無是具不能為是言也得君行道天下其庶幾乎而不假以人位又不假之長年昊天無意於斯世斯民乎

禮陶民心非度數之謂也然於度數聲容之外而中和之氣寓於度數聲容之中故天下皆回心嚮道風移俗易也後之言禮樂

者度數而已聲容而已無得乎其先無通乎其外無見乎其中孰與達禮樂之義哉即尚禮樂者亦然雖周官周禮咸英韶濩文且耳何與乎時雍風動哉

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王者中和之教直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矣安得不曲成萬物而不遺哉然非王者中和備美至德之光與天地同德也禮豈易言同天地之節樂豈易言同天地之和者故天德者王道之淵源也離之則不得

本大中之德而為禮以陶民民斯範於道之矩矣本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六

太和之德而為樂以淑民民斯適於道之路矣禮樂者先王所由納民於由道之途而至德之中和尤先王繫乎斯民於由道之途而令其回心向道安處不變也匪是民無志而禮樂徒然矣服勞奉養未若承顏順志也承顏順志未若論親於道也必也達孝其善繼善述乎必也大孝其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乎

有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心而後有立身行道之學也必實盡立身行道之義而後見思貽父母令名之果也身之不立道之不行而曰思貽父母令名必

焉如匪行邁謀矣

子夏孔門文學之士也而以敦倫爲實學孔門之學可知矣今之爲學者而知務此斯達於敦本崇實之旨乎然不達於孔門好學獨歸顏子之旨亦無以窮學之本探學之源也

徒試俊秀以文墨真儒亦罕矣徒試武勇於射御將才亦罕矣

取塗人而授之梓則不欲調其敗我器也三事大夫生民之命懸焉社稷之安危係焉取面牆之人而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七

授之可乎故官人必取實才而取之之法必以明試

昔孟子有言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惟大人精於義故達乎權也無精義之學而謂信果之不必求爲硜硜之小人不可得矣

吾未見溺境而不適仁者未見志仁而尚溺境者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

仁者不憂有欲則憂無欲矣夫何憂

或問定靜安慮皆人以一時俱到而節映分明解之某終未達王子曰只此至善之機始之

到則俱到然此至善之機有始有終也故仍節候分明四而一一而四止至善之體段符驗固如此然惟知止之大人能至之猶之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一體而相成也惟精義之君子始知之

或問喻義之解王子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得其旨矣然必有窮理之學焉故知之深嗜之篤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君子不器而有器使之仁君子不言而有必中之智行而不至必其未欲行也諉之氣稟則天不受人亦不受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八

有病易醫無病難醫然則不貴無病乎曰非是之謂也謂病而曾不自知其有也子不見疑病可以悟醫情病可以勤醫乎羣疑滿腹而自謂無疑中道自畫而自謂不情孔孟而在將何治之

觀四序之遞移日月之遞運而知逝者之如斯舉如是也何獨不舍晝夜之川流哉生於天地之間日遊大化之內滿目化機而昧之者不亦多矣故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於須臾而孜孜乎戒懼慎獨之務虔焉

觀人於其心百不失一觀人於其行十不失一觀人

於語言文字之間得失半耳然窮理知言者觀其言亦可得心行之邪正疎密也鑒物而黑白青赤不分鏡本昏非物之善眩也

觀人於善惡之間君子與凡民不相遠察心源之厚薄公私定人品之安勉真偽則非君子莫辨

行而薄君子不責其行之傷薄而責其心之不厚

文以載道謂道寓文中可也謂文即道亦可也謂能文即道在是則不可且以韓柳歐蘇之文而謂道載於是也更不可或曰韓柳歐蘇之文非道乎曰無所不周者道也韓柳歐蘇豈能外且四子原依道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九

爲說惜也識不真論不中其爲言也自道其道而非六經四子之道也然則離六經四子更無載道之言乎曰前乎宋明者有王文中陸宣公後乎隋唐者有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焉其會海之四瀆朝宗之江河乎是惟慎擇而兼取之爲宜耳見賢而好吾見其人矣見賢思齊吾未見其人也見不賢而惡吾見其人矣見不賢而內自省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志王子曰志伊尹之志問學曰學顏子之學或曰不幾過高乎曰不及則負生人本量也

不明不行不行不明故君子擇善而固執

虛而後實無欲則明通公薄是也實而自虛見大則心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一是也德儒偏重虛實分言虛實扣盤捫燭之見耳

王子讀文中子書至不雜學故明之言而嘆曰吾明則不敢信也不雜學其庶乎是以望道而趨雖不中不遠也或曰子不嘗爲詩乎曰吾於詩觸物道志而已然間一爲之也汨精役神而爲詩人則何嘗然

君子之道體用相兼君子之行經權相濟君子之學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十

知行相貫體用弗兼吾懼其道之入於偏畸也經權弗濟吾懼其行之流於執方也知行弗貫吾懼其學之落於門戶也

王子讀朱文公集至翻動冊子見前人敗闕輒起著書之思之言喟然曰古聖賢之用心也如是夫豈得已哉即此見當時譏孟子之好辯真妄語也心易動而難靜體認無動無靜之體而存養之可也建大功立大業非達於時勢明於人情者莫能爲故古之成功立業者非必皆有審時達情之學也而無不有審時達情之識然以其徒有識而無學也

故功雖成而不必俊偉業雖立而不必光明建全
功立業成其要哉學更要也書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

不以勢力之強弱爲圖報之厚薄其人可與對天地
不以一己之喜怒爲賞罰之厚薄其人可與從國
政不以小民之肥瘠易子孫之苦樂其人可與善
後世不以身家之圖謀先國家之經畫其人可與
爲人臣不以己身之進退伺朝廷之喜怒其人可
與事大君

達於家之情而後可宜家也達於鄉之情而後可睦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記

十

鄉也達於民之情而後可平治天下也故聖人以
人情爲田或曰家鄉天下可一視乎曰所好與聚
所惡勿施安有異焉

養雞犬者欲其無他適爲之飲食爲之棲宿雖有此
驅無或逸矣爲民父母而衣食爲之謀雖使失時
居處爲之慮無使失所雖刑之威之役之取之安
有流離乎故衣食居處聖王所以集民和衆之要
務也或曰然則教化非所重乎曰衣食足而知禮
義生養厚而知廉耻教之行皆由養之裕耳故古
之聖王以養爲教經以教爲養綿

華弊法不如華弊人人存而弊法即良法矣斤斤焉
革弊法不知求治人人弊而良法亦弊法也何益
於治理之數哉故古之王者寤寐求賢不啻饑渴
也

容說者人臣固寵之術也人君而喜此則是以天下
博一笑吾惜其誤也

用喜於建事之人不如求明於處事之人喜於建事
者未必處天下之事盡當明於處事者建天下之
事而有成無敗也然用之當也爲難故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記

士

量才而用之智愚老幼皆可用也吾於用家人得用
國人之法焉遇功而即賞遇過而即懲智愚老幼
皆知奮也吾於教家人得教國人之道焉
有善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其知治機
之言乎

開言路賞諫臣大君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
言踈斥直士不旋而自蔽其目不頃而自塞其耳
乎漢唐賢主不免焉安得慮虞之
敷奏明試尚有失人之虞後世士以浮文空言應上
之求上即以浮文空言用天下士至舉數千里生

民之命寄之舉社稷安危之任付之豈古求士之三賢智不及後王古見用之士尚實行不及後世之空言耶噫弊矣

或問大臣王子曰以正君安國爲已任也以天心民命爲已責也君不堯舜也耻之民不唐虞也耻之嗚乎難進而易退也其大臣乎古之禹稷伊傅始足當之蕭曹房杜吾不知也或曰然則蕭曹房杜果何如人曰遭時際會得君成功亦云僅矣然道無聞也

求治若渴不若求賢若渴之約而有要也求賢若渴

豐川全集卷之五

傳聞紀聞一

志

不若任賢不二之實而有功也求治不求賢其如求治何求賢不任賢其如求賢何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儲君國之大本也重之所以重國家

或問治天下之道王子曰在知人在安民書有明訓矣或曰不類書生之常談乎王子喟然曰子何異之求也參苓朮芪豈必異乎足補厥焉斯可矣如必求其中君臣佐使之宜知人尤安民之君焉待大臣以禮而恩在焉斯可矣無恩則薄元首股肱氣不貫也待小臣以恩而禮在焉斯可矣無禮則

慢手足腹心情不屬也

或問待士之法王子曰祖宗妻子蒙君恩而後感君之仁也鮑豕山桑皆君餘而後戴君之惠也苦樂勞逸戴君恤而後銘君之慈也片長小善荷君知而後感君之明也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無厚恩無深情爵祿章服國家公賞耳何足感司馬三升之士而動其報禮之重哉

行而後至之速不行無望於速至也至而後知之真不至無望於真知也然則行先知後乎曰非也知

豐川全集卷之五

傳聞紀聞一

西

其宜行而始行焉知其如何行而乃行焉知其如何至而乃至焉行先乎哉然以爲知與行截然分先後也則未可一貫焉耳且夫致知之實致其知卽行也力行之原非實行卽知也豈獨一貫而屬一體特立言不得不先知耳其亦猶行道之必始於講程乎

知之真而後能行之力知布帛之足以禦寒而後不殫跋涉而謀所以足之也知菽粟之足以免饑而後不避寒暑而謀所以足之也行之力而始見知之真求布帛於千里之外而不殫跋涉惟其真知

布帛之足以禦寒也圖菽粟於終歲之久而不避
寒暑惟其真知菽粟之足以免饑也行不至而曰
真知真知乎哉吾不信也知不切而曰力行力行
乎哉吾不信也

人而不仁則生人而痿痺矣人而不義則衣冠而豺
虎矣人而無禮則襟裾而禽獸矣人而不智則飲
食而水石矣仁義禮智人生安身立命之符契也
或問真知曰知性知天問實踐曰盡性至命然則不
幾於虛乎曰知忠知孝知信知別皆知性知天之
實目也盡心盡孝克信克別皆盡性至命之實務

豐川全集卷之五 性理紀聞一 五

也性命而虛佛老之性命耳吾儒安有

巧言亂德小辨破義門戶裂道君子不由也

太上無爲順其自然而爲之也民茹毛也而教之庖
民衣皮也而教之蠶民知巢處也而後教之居知
男女也而後教婚嫁知畏病也而後醫藥不先時
開以難不後時任其病是之謂無爲耳豈若所謂
一無事者一無事事佛老出世之爲耳吾道無
此也

見不真者不可與論道行不實者不可與論道識不
全者不可與議道力不厚者不可與任道君子是

以正其識擴其識弗敢浮弗敢隘也勇其力貞其
力弗敢怠弗敢懈也道舍君子其奚屬

或問大智王子曰其小心乎或曰小心何大智之有
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亦心之小乃所謂智之
大耶翹翹焉自高其識而謂人莫已若漫其心易
其謀臨事而輒貽敗缺焉安在其智之有乎

上有明君則下無冤民上有仁君則下無困民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王子曰治世以大德
耳焉取小惠以自紊其紀綱

用吏不擇而欲民之久安不可得也民之不安而欲

豐川全集卷之五 性理紀聞一 六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故小民爲大君之命而擇吏
爲安民之本

身之病也有一臟受病然後五臟六腑因之俱病而
斃及者矣甚至有一臟病亟而危至者焉從古有
一方困敝而天下因之俱動以殆國者矣甚至有
一方困敝而國即因之以亡者焉大吏數千里生
民安危之寄小吏亦百里生民之寄也可漫易哉
千百之民不安何惜一吏千百之民安矣何惜
一官故有功之吏賞不可惜爵有罪之吏罰不可
踰時所以重民命也

以爵錫有功可矣以官酬私恩則不可更以親民之官予私人則尤不可匪其人而以生民付之是自失其民也

有冬之晦閉也而後春之發生莫過君子之厚養薄發所以蓄德也道聽塗說吾知難矣

動而後悔動求無悔可也慮其悔而禁其動動卒不免也悔斯至矣且未動而時時自謂於悔也或曰然則動求無悔之道果何如曰晝不云乎慮善而動動罔不臧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其要在慎獨也

豐川全集卷之五

侍側紀聞一

七

或問出處之道王子曰自審可也或曰不關於世乎曰自審未嘗不視乎世也視世未嘗不在自審也自審而我能仕焉則仕不能仕則止量而入不入而量此自審之不關於世也我能用世世治而可仕世亂而不可仕我不能用世世亂而不可仕卽世治而亦不可仕爲難進爲易退此關於世而亦未嘗不在於自審也或曰吾子之不合也何居曰所謂不能仕耳我無用世之實其而有自審之微明也

豐川全集卷之六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侍側紀聞二

六經四子歷聖諄諄爲天下後世留相師之道也而其委曲詳摯不啻慈母之於嬰兒天爲天下後世生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後世豈但作之君作之師哉仁矣夫

六經四子之說昭如日星生乎其後遵聞行知可矣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一

而謂詡乎自立宗旨謂爲獨契是舍坦道而蹈岐途也更若違聖法侮聖言是舍康莊而自納陷穽爾

立其體達其用則本末畢該矣智以崇禮以卑則知行統貫矣

就知行之異用言之知者所以明此理行者所以踐此理就知行之同體言之知之篤實處卽行行之精明處卽知一而二二而一達此意者合言之可也分言之亦無不可不達其旨分言之固多失也合言之亦未得

孔子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孟子則以爲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孔子之旨得孟子註之而其義愈顯孟子真善學孔子者乎

或問後世書籍繁猥辟道離經之書盈天下先儒以爲也須焚書一遭其言何如曰此有激之言也抑末矣今道之不明雖聖經且紛歧於註疏之意見將遂令道之大明乎且斯道之不明人各徇其所嗜以爲趨朝焚而夕競其意見以相尚矣可勝焚能盡焚耶必也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自朝廷以至深山窮谷非是上不以教而下不樂習非是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例紀聞二

三

唐有大臣焉陸宣公之謂也其識正其學通房杜姚宋出其下焉

文中子之書吾不敢謂其盡真也然其入庶幾乎弘毅之士矣聖學之爲宋儒開先斯人力也

聖學本天禪學本心子程子見道分明語也然其中脉絡殊細而意旨殊微也必也身實歷之心實徹

之方可援此爲據耳不然而知不真行不至脉絡之辨不能清意見之弊不能徹但見言心輒禪之謬且千里矣

甚矣夫吾自返於心而無一事之自信也但於知爲知不知爲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此一點心炯爛時在目前耳

王子嘗言全體大用真知實踐是吾常服續命四物湯大學一書其本末始終是吾四物湯君臣佐使炮製服食實法也或曰此旨淵源於何人乎曰六經四子宋明諸儒無非發明此旨矣但各就其專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例紀聞二

三

重言之故或詳體而畧用或詳用而畧體或詳知而畧行或詳行而畧知又或言體用之詳也而知行之畧或言知行之詳也而體用之畧我則始發蒙於二曲先生既乃遍探六經四子宋明諸儒數十年中融貫貫通斟酌調劑始得此中正和平之劑而服之續吾命耳

君子自信而已人言不足喜亦不足憂也必也借鑒以爲勸懲其君子之是非乎

論篤之不可盡與此言觀人用人之法也若曰用言則論篤亦何可廢

無培養無教化縱紛紛文詰民不和也風移俗易亦難矣

誘之利鼓其氣市人可驅而用也必也親上死長平曰愛之如慈母教之如嚴師乎

國憂冬必易葛而裘開冬而夏必易裘而葛治國家者法所宜章不苟因也然利不百法不變與其革故以新而徒爾紛更無寧慎守其舊而謹持昭宣耳

成天下之事功者莫要於氣故明王務思鼓之而於兵則尤要御天下之紛囂莫尚乎才故明王務思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四

擇之而於將則尤要

以學選將難矣然將不知學偏裨可耳大將則不可通古今達事理明於事君使衆持身居功之要有其之學也橫梁賦詩下馬草檄揚其文

學非徒講之謂也然不講則不學矣故曰爲學不可矣以講爲戒是欲其入而明之也然其入而明矣孔子而在夏不且深乎或曰然則其入而明矣乎歟曰講修德即其入而明之也其入而明矣其所以講而明講以行而明誠合而學日新業日

造夫然後弊庶幾乎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聖人之教心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聖人之教術也無是心則爲術似吝無是術則爲心似泛故教至孔子乃足以範圍天下之才乃足以成就天下之才真千古教宗也夫

先其本後其末學之要也重其本不輕其末學之道也先末而後本重本而輕末要道兩失矣

以欲立欲達言仁者堯舜不能厭其欲也匹夫正自足於欲以近取諸身明仁方堯舜不能盡近取之量也匹夫無不足於近取之方功彌實而方彌切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五

方彌切而量彌弘聖人之見理也圓而精故其爲言也含弘廣大亦復切近精實

見彌精則言彌切言彌遠則言彌近功彌實則言彌顯惟孔曾思孟也爲然濂洛關閩庶幾矣其餘非過卽不及也

論其事使其事如得於目觀評其人使其人如得於身見非有知言窮理之學者莫語此無此具而論古事古人猶如射覆耳卽有得焉幸中也
不經而快犯可望悟也已犯如未經終於此矣
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克復之功如此其明且

健也過何從成乎仁何從違乎夫子之嘆為庶乎有以夫真我師也

寓蘇曰有人問先生之學宗旨若何者王子曰自顧無高才不敢自立宗旨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也抑祖述大學明新止善之旨而已且吾有見於學術至大學而其學始大至明新止善而其學始體用工夫統貫無遺也天德王道之大綱在於是內聖外王之宗傳在於是吾方懼祖述之不能盡其理也尚何容舍都會而自適一過鄙

率性謂道不遠人是予生平論道之淵源也修道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六

之謂教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予生平論學之淵源也為政以德是心足王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是予生平論治之淵源也小道恐泥舉一廢百弗敢知矣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君子正己順之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君子行法俟之

聖敬日躋前乎湯者黃帝堯舜禹皆是不湯也黃帝曰敬勝怠者吉堯之欽明舜之允恭禹之祗白是物是志也後乎湯者文王武王周公皆是不止湯也文王之敬止武王之敬德周公之無逸作所

仰思待旦是物是志也至孔顏曾思則終身是言言是矣敬其聖學之六傳乎

大道難名非知道之言也道安有不可名者不可名必非道也然則何以名之曰子不見率性之謂道子思子一言而盡道之源流盡道之體用綱領舉諸子百家之言無能出其範圍耶或曰然則更能易一言以明之乎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在知性知天曰何為其在知天曰性者道之源天者性之源也得其源而流可導矣不然者不明於性既無得於道之淵源也縱有言焉一隅而已即子思子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七

此言當面千里也矧能易一言以括之佛老之言道也知本於性矣而不知順而行之者其用皆性其弊也似乎知道之體而遺其用遺用即非道道一體用也階階之言道也知道之為用矣而不知所以率之者其體乃性其弊也似乎知道之用而遺其體遺體非道也道該體用也必如子思子率性之謂道一言而體在是用在是源流本末井井源源也盡諸子百家誰能出其範圍乎率性謂道一言而道之源流盡矣道不遠人一言而道之實用盡是矣中庸其明道之書乎

明於率性之謂道而覺古今之以無爲言道與執方
言道舉摸象之見也明於道不遠人之旨而覺古
今之高以視道遠以求道舉蠡測之見也率性謂
道奚云無爲奚可執方道不遠人胡可高視胡容
遠求

或有駁先儒語言之病者王子曰不以文害詞可也
有摘先儒意見之偏者王子曰不以詞害志可也
且子不見寧儉寧固之說出於孔子乎而何病焉
或問仕宦之道王子曰明於天道達於人道可以仕
矣或曰仕從政耳何天道人道之明達爲也王子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八

曰升沉遲速天實王之盡吾職盡吾心以俟之不
其心安理順乎心安理順天其能外耶不然亦付
之莫之爲而爲者矣殫心竭忠吾自爲之無歉於
心無愧於分不其天祐人助乎天祐人助仕其不
達乎不然亦付之莫之致而至者矣以此而仕何
仕之不通卽不通焉何心之爲病乎

天道幽人道顯天道遠人道邇君子盡其顯且邇者
而已幽且遠者何知乎然顯者盡而幽在是近者
盡而遠在是

君子之身天地萬物之身也而統貫者在一心攝心

者在一敬敬其天地萬物之樞紐乎左傳曰敬者
德之聚又曰敬者德之興其此旨乎

自強不息重言敬者孰如易無逸作所切言敬者孰
如書無不敬者天德王道之淵源也豈獨禮經三
百三千之要領

孔子謂心之精神是謂聖余謂心之精神是謂敬或
曰不幾異孔子之言乎曰子以爲有二心耶無逸
作所心之所以敬也聖敬曰躋敬之所以聖也分
屬之敬者工夫之兢翼聖者造詣之精純一之似
乎消矣統貫之惟工夫之兢翼乃以成造詣之精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九

純而造詣之精純實由工夫之兢翼正二之而不
得也故聖學以敬爲主本求其心求其敬而已
王子曰心之危微堯舜精言之心之存亡孟子詳言
之堯舜者道法之淵源孟子者道法之統宗也而
世儒每指言心爲禪宗嗚呼率天下之人皆逐外
義襲必此言也夫宇宙安得有真學術安得有真
治功哉或曰程子固言聖學本天禪學本心矣然
則程子亦非乎曰程子有爲之言也不達其立言
之旨而但見言心卽病焉其言何異乎且吾
更懼夫舍煌煌之大經亦昧焉若述也讀書論世

窮理知言之謂何矣

含弘正大孔子之言也易簡精切孟子之言也無孔子無以見吾道之大而幾於隘吾道矣無孟子無與見吾道之真而幾於淆吾道矣天不生孔子萬古真如長夜乎天不生孟子聖道真多荆棘乎

王子曰正大光明簡易直截文之要也兼之者其孟子乎朱子王子庶幾焉或曰如賈董劉楊韓柳歐蘇也何如曰順理成章之謂文諸子之成章亦似矣而理未精未精則理弗順也理不順亦自成其章耳其於道也奚當其於文也奚當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二

十一

明道先生天姿高學力粹雖無意於文也然多自然成章之言焉蓋天籟矣

本道而爲言爲言而成章使人讀其書有得於道使人求其道即得於文詩書而外孔子之繫詞孟子之七篇乎戴記雖雜出漢儒而尚存載道之言於什一蓋孔門之遺響猶在也陸宣公朱文公文王成則遺響之復振乎惜也未得親炙孔孟而裁成之相與盡斯道之全量耳斯文之不幸也

生機固而後可望於水之茂生機不固濯之漑之無益也終於枯槁耳志者生人之生機委頓則生機

息矣故君子之教人也不徒責其功之不勤學之不進而以鼓其志正其志爲先焉

真知食之足以養生也自不以他物先救粟真知衣之足以禦寒也自不以他物先布帛君子真知道德之足以出死入生離禽歸人也寧以富貴利達易其守乎

王子曰觀人於廉人品易見而難定也或曰何爲其然曰衆人皆濁而獨清見之不亦易乎然濁者自現其真而清者或滋以僞定之不亦難乎雖然定之亦無難焉然則將何以定之曰廉君子所以潔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二

十

身而立德也於已無求於人無與也彼廉而矯是有意於立名也此人也非爲立名則不廉故其行矯非其情之所樂也廉而忿是以廉希寵也此人也非爲得君則不廉故其心忿非其志之所安也察其情辨其心窮理知人之君子亦可得其梗槩焉

廉而不劌不僞可謂君子矣君子廉吾之當廉而何劌何僞之有

王子曰觀人於廉於其用定之是一也或曰奚爲觀之於用曰上以致君而不徒以廉希非分之榮

下以澤民而不徒以廉干違道之譽是以廉成德者也上無致君之具而徒自飾其清節下無澤民之學而徒邀譽於不取是以廉藏拙者也以此定人不亦易見乎雖然亦有性廉才短如孟公綽者盡以此定真偽亦失平允也故曰是亦一道

王子觀紫荊爛嘆曰花如此之盛而終於無實文勝之耗實也如此夫君子於此悟崇實之爲貴焉或曰文非所貴乎曰無文之質俚而難用何可行也抑文不可勝焉耳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王子嘗見一人曰數盈矣持之以約斯可也不然敗

豐川全集卷之六

待制紀聞二

主

將及之未幾而果敗或曰子何前知之明也曰滿有傾道焉持之約尚可守滿而滿將之不傾得乎然吾言億而中也

王子又見一人曰危機狹中物無可居之地矣將害其成已而果然

一代之興必有與代終始之家其始之者必有異人之厚德焉故其積善自有餘慶也

居家無事華耗有用有限之財猶淺也誘子弟入奢靡之途洩一家渾樸之氣害莫甚矣

淫交宣戾必不得已而交其以正始以正終乎

刻薄殘忍鬼神忌之

慎終如始謹暗若明過庶寡矣然理之不窮道之無

聞天理流行未可望也

惡則害事緩則喪成相時以動依時而行天祐人助

悔其奚生

靜而後明安而後慮易曰介於石不終日

無妄思而心得其澄焉無妄喜而心得其寧焉無妄

怒而心得其平焉無妄哀而心得其瑩焉無妄樂

而心得其明焉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論真對

症之良方也心得其澄而自無妄思焉心得其寧

豐川全集卷之六

待制紀聞二

主

而自無妄喜焉心得其平而自無妄怒焉心得其

瑩而自無妄哀焉心得其明而自無妄樂焉顧端

文寡欲莫善於養心之言正探本之至論也或曰

然則吾子其奚從曰皆從之也予始也以寡欲養心

繼也以養心寡欲始也由工夫以全本體然未嘗

不達於本體而浪用工夫也繼也於本體用工夫

然未嘗畧於工夫而因任本體也即工夫即本體

即本體即工夫孟子其我師端文亦我師也

吾於志道或猶人矣於體道則未能也於體道則有

志矣於弘道則無力也吾能無愧乎吾敢不勉乎

余每誦子程子一日不死一日有下達之憂之言未嘗不汗浹於踵焉嗚呼可懼哉

吾鑒於陸王之失而工不欲其剽氣不尚其豪言不爲其高吾見夫陸王之得而體必求其明心必求其寧行必由乎誠前人之得失本自青天白日吾之去取亦自白曰青天也

佛學本心此言自有說耳非謂言心卽佛學也六經四子何處不言心乎孟子之言心亦甚詳且悉矣皆禪學耶善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吾懼謫言心者之言不根心行不本心相率而趨於

豐川全集卷之六

條則紀聞二

古

僞也取隨聲而排斥心學乎且又懼得罪於堯舜孔孟也但吾言心每本性言之又每合存與盡正與操言之

孟子之功首在言仁義本性善不獨在辨楊墨也

或有以孟子之好樂好色好勇之對爲然於誘君者王子曰非義之所安而以此誘之以爲君者惡耳王道本乎人情惟孟子乃知天理之不外人情也同一情而狃乎私卽爲私情一爲天理公共之卽爲循理私己之卽爲徇私

或疑孟子終身不言易不知孟子之學實本於易何

也繼善成性易中之奧旨也而孟子宗之淵源不易矣不獨明於仕止久速之爲明易也

窮理盡性易道淵源於此六經淵源於此千古聖賢之學淵源於此

陸王之學真則真矣疎原未免取其真而戒其疎庶幾當耳取其真而不知其疎摘其疎而並沒其真皆不明不公也

荀楊韓之言性皆混氣與習之也孟子之言性指性之真體而言之也

性心之體也天心之原也同條而共貫一體而相成

豐川全集卷之六

條則紀聞二

五

也論學而以心爲諦不蹈佛氏無心之迷卽犯佛氏非心之說矣吾儒以本心非佛學佛氏且當以迷心笑吾儒耳

無得於性善之旨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體驗之否則當好情之神感神應體驗之

卽孺子之入井可以見吾惻隱之真心卽呼蹴之食可以見吾羞惡之真心卽入廟入朝見大賓承大祭可以見吾恭敬之真心卽一切善惡是非之當前可以見吾是非之真心卽用可以見體用善而體曰下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

謂善也

平旦之氣驗吾性善之明証也孟子真意爲德行
打徹性善之旨方可言有本之學方可言是舜可學
而至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吾見亦罕矣亡而爲有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吾見何多也

剛毅木訥近仁如薛文清真剛毅之士也

言而欺人行而欺心皆不知天者也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皆不知性者也

性直是如此難調安可不曰陶時煉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三

六

好善忘勢吾慕古之賢王焉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吾

慕古之賢士焉

王子觀桃李之謝於俄頃而嘆曰春華之不如秋實
也信然哉或曰華可不用乎曰何可廢也實其華
之實而華即實之華焉斯可矣

王子曰至難知者未至之興衰以敬肆上之雖萬世
可知也或曰得毋亦有不必然者乎曰自唐虞以
至前明自堯舜以至唐祖吾未見敬而不興肆而
不衰者已往者如是未來者能外是耶千百世之
上無一不然千百世之下其有不然耶若夫不肆

而不必興不敬而不必亡非敬之非其道即敬之
猶未至耳非肆之猶未甚即祖宗之澤猶在人與
輔翼者猶有未肆之大臣耳

王子因論一事而嘆曰處事如此之難後生於古人
掀天揭地事業每每妄加雌黃亦只是無論世之
識

名下皆善事使天下皆知名之重即仁人孝子忠臣
節婦義士可矣今人每不責人之好利而動責人
之好名也抑何歟且不以好利責小人而動以好
名排君子也抑何歟若乃不知自立自信而苟避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七

好名之嫌不敢自力於爲善之途也則又感其焉
聖人以好名責君子賢者而以立名誘中人小人

王子曰孔子其儒之不可名者乎如天之太無不覆
也如地之厚無不載也降此而眞儒其當乎乎伊
川紫陽庶幾焉通儒其孟子乎明道陽明庶幾焉
或曰眞儒通儒可得而言乎曰知之眞行之實仁
爲已任死而後已其眞儒乎知之明處之當居安
資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其通儒乎或曰然則眞
儒通儒固不同乎曰是也氣稟之高明沉
潛異其致學問之得力亦遂各隨其氣稟異致耳

然其視道爲歸究無不一致同歸也

或譏王子之書曰其言大類勸善之書無他奇也門人以告王子喟然曰有是哉使天下皆勸於善則比戶可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吾不仕無能教養我同胞也不以士君子之行期之視之何以將吾心乎且吾見在秦者有天覆之生之無容吾言也在楚者有地載之成之無容吾言也吾人耳不人之念不幾負吾耶不善之勸不幾負人耶吾方慮吾不能勸人之善與吾言之不足勸人善也大類勸善之言吾盡吾分矣奇原非所望也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六

王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吾陋巷下士也卽六合之內亦有不欲論者焉或請其目曰務高尚奇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標虛務浮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挾術任數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片善自足一得苟安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吾身以內有身心意知焉與身日接有家國天下焉吾時懼知之有不至行之有不盡論之而有不當也容暇他論乎

未知生焉知死知死生之說莫如此言也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神知人神之說莫如此言也生死人鬼一之則不得二之則不可知則知其分殊而理一矣賞當功罰當罪明君也罪疑輕功疑重賢君也明君而無賢君之仁則不恕不恕則流於刻薄賢君而無明君之智則不斷不斷則流於姑息兼之貴故古之君子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並行而不悖焉當之難故古之君子居敬以存心窮理以知言探本而窮源焉

豐川全集卷之六

侍側紀聞二

九

豐川全集卷之七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侍側紀聞三

不謀道不知道之易離也不入世不知利之易溺也
不求心不知人心之惟危也不養心不知道心之
惟微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正己而無求於人則我何怨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人何怨於我故君子嚴以律己恕以待人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一

無不宜之謂義君子精義故遇一事而義禮孫信咸
備焉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者不特於世無不宜亦且已德
日以崇

行恕而熟幾於仁矣自反而實幾於智矣見義則從
勇庶幾焉

於恕之一字體之無不盡必其於人情體之無不明
也於人情體之無不明必其於公理察之無不悉
也世有恕人外之於世而咸宜內之於學必通微
通微之謂善思非實際理會不通微也書曰思曰睿

庸作聖聖亦實際理會焉耳或請其目曰孔子之

言九思甚詳矣然由此而更類推焉可也或曰其

如思之不能如是詳何曰思不詳者心之蔽也心

之蔽者志不奮也志不奮者由未思其不可不思

之實耳苟思之而知思則得不思則失得則聖失

則愚聖則人而幾於天愚則人而類於禽也雖欲

不事事而思時時而思念念而思不敢安矣

尊德性不容不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中庸

正以明本體之全於工夫工夫之不離本體耳一

貫之言非并列之言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二

禮所以自立也以爲先王之禮不爲我設難乎其自
立矣自立難吾懼其隨波逐流而不可止也學所

以自盡其性也以爲聖人之學不可學難乎其盡

性矣盡性難吾懼其恣情縱欲而不知返也危矣

哉

古之患在好爲人師今之患在不知求師古之患在

愚不師賢今之患在賤而師貴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爲師者尚其以此自問

可矣求師者尚其準此求師可矣

朋友五倫之一其實關五倫耳猶主爲五行之一而

實貫乎五行信爲五常之一而實貫乎五常也朋友而倫常無關道義無關德不勸過不規墮此倫矣孝標絕交之論施之此焉不爲過也

程子曰人不學便老而衰美哉言質而味永也然如無關性命身心之學大耄之嗟斯其至矣能無衰乎

待人難克己更難吾未易其難也烏敢不慎烏敢不勉

或問仙道信有之乎曰有之然非長生之謂也曰可學乎曰君能脫富貴離室家斬嗜好絕情慾精凝

豐川全集卷之七

待制紀聞三

三

而神靈焉安在其不可學不然者兼營不得也曰世不可離然則將聽其衰病促齡乎曰節飲食慎言語息氣斂心庶幾疾寡而老後乎卽天亦佑之長年矣君不見仁者而壽亦理之自然耶請問仁者曰識仁之謂仁者存仁之謂仁者安仁之謂仁者不識不存不安不仁也

問佛曰見性還空之旨也淵於仙要之同一出世之宗耳曰佛學見性與吾儒奚異乎曰性豈有異焉顧吾儒見性之實而一盡無不盡故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無一之不實也佛氏見性

之空而一空無不空故空世界空人倫並身心意想無一之不空也虛實皆性而公私判然矣烏得同

經正則庶民興與其虛爭門戶而使彼得藉於口無寧實明吾道而使彼自反其行

量而後入斯無悔也入而後量悔何及乎華言無實不知其已

無行不與言在其中矣聖人既往行不可見而學也

觀言求行明言行行聖人不啻一堂焉

門戶裂而大道隱吾其於道之大全求之敢拘門戶

豐川全集卷之七

待制紀聞三

四

哉或曰得毋有包荒之弊歟曰包荒者知不必盡明行不必盡當其中荒耳道之大道之正也明德而用以新民新民而體以明德本末終始燦然秩然焉天德王道粹乎至善之歸也包荒云乎哉

知過速改過力好學者也囊螢映雪不與焉

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孔門之言學如是其全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孔門之疏學如是其明也偏言之混言之於大學也奚與於孔門之學奚與

言學而偏重悟虛見其流弊也言學而偏重修義襲

其流弊也知行一貫流弊庶寡乎

藥期對症宜補宜清不可執亦不容執也虛實之不
分寒之不辨動曰補中益氣之爲穩也噫嘻統
不殺人亦何能中其實病而已之哉今之言學者
吾惜之

離實言虛是謂馮虛憑虛之道不中不庸

積宜消羸宜補寒宜溫熱宜清疾得平而斯可矣執
消執補執溫執清即藥爲病也後世之道不明而
執言學者何異是

私害公蔽傷明意見之執失其平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五

孔門言詩之明法素詳矣後之言詩者推而準之爲
雅爲鄭亦可辨也

先王詩教之淵源不可詳考矣然孔子曰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人而不學無由立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又曰誦詩三百不能作一賦一雅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益乎後世之詩推漢魏
後世之詩推漢魏三唐而後世之詩推宋元而後
何如也按之事父事君何如也而後世之詩推宋
元而後世之詩推宋元而後世之詩推宋元而後
牆不面牆也授之以政達不達便之專對能不能

也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耳噫詩道僅多識耶

見之易踐之難吾滋懼矣言之易行之難何敢不勉
吾以今準古而知無不可通也吾以凡準聖而知無
不可學也

文中之弘毅濂溪之精粹明道之淵通伊川之直方
文公之博厚陸王之直爽高之已至於中行次之
不失爲狂狷得聖人會而通之融而化之激勵而
裁抑之亦可入室矣惜也皆未得親炙聖人之門
也

自孔子在門弟子已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矣具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六

體之顏子竟蚤喪焉道其孰傳乎夫子之哭爲天
喪有以夫

或問子知醫乎曰其書亦讀之矣然不敢言也曰讀
其書何爲不敢言曰醫書之醫理之所寄也通其
變然後可言其理吾未通其變敢言乎
以人命試吾藥吾不敢爲也以人命試吾理吾敢爲
乎教子授徒或其任耳

或問地理之說子信之乎曰吾不敢疑然未嘗信也
或曰子其何信何疑乎曰選美土避五患安親體
而安子心吾信之而無疑也有後福獲美報發何

房而妨何門吾疑之而未敢信也且吾於堪輿之後不必興也又疑之於貧賤之家當興也不求地而興也勃然富貴之族當亡也亟亟求地而敗也忽焉尤疑之又讀堪輿書見陰陽之家遇風水風水可遇不可求之言也而覺積陰陽聽其遇之可矣求何爲哉故於堪輿之言多疑而少信

或問地理王子曰存天理曰天理於地理何與乎曰地氣皆天氣也存天理則自得天心天氣通矣地理不舉其中乎且不見陰陽之家遇風水其言出地師耶陰陽即天理也風水而過於陰陽之家地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七

理外天理亦何有耶

或問子平之理有之乎曰安在其無生剋制化理之自然也然亦安在其可盡信者子不見天地之內一日一時之生不知幾何矣未見有一二符契者得毋天地之化固神變不測而不可盡拘耶且富貴貧賤壽夭窮通既有命矣前知何益不前知何損徒生中人矜喜心憂懼心耳吾懼淺者之易於自畫而惰者之自阻進修也又焉信乎自盡吾分斯可矣

異端亂道而害小鄉愿賊德而害大異端在吾道之

外入而亂之中人皆知拒而闕也其害不亦小乎鄉愿賊德在吾道之中彌近理而彌亂真即賢者尚迷而隨其中焉其害不亦大乎此孔孟皆於鄉愿惡之特深也夫

無濟世之學而以曲學取寵於世無憲世之道而以小道盜名於世君子耻之

不顧害道也而徒取利於衆口此曲學阿世也以之爲儒則不真以之爲臣則不忠

無實盜名君子惡之鬼神笑之

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之所謂硜硜也其在於今竟稱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八

空谷足音矣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聖人之致辨於君子小人如此嚴也夫聖人於心術性情間辨人品之邪正善惡如是明也夫防世立教之心亦切矣

顯是公非中人辨之過中之仁公中之私非知言窮理之君子莫能明

喪致乎哀而止激時反本之思也然止之爲巨蹈棘

子成之弊矣必也死葬之以禮親喪自盡斯無憾也雖然與其以親喪取悅流俗之耳目而誠不存子游之論亦聖人寧戚之心焉

不得中行而與之自孔子之門中行已不概見可從知矣然聖人則致望於狂狷而後世乃混取於鄉原道何由明哉

道之興廢命也夫命也於人奚尤

毀我者教我者也吾得因其毀而益勉於實焉思我者成我者也吾得因其忌而益處於平焉甚矣夫世之益我良多也則雖謂毀我忌我無非我師可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九

也 獨三人行耶

清而不矯斯君子之清也其朱可亭學使乎

或問六言皆以不好學而蔽不知夫子所言者好如何之學而後可無蔽也曰好大學或曰六經四子以及先賢先儒之言多矣何以知是大學曰至善者萬事萬理之天則也惟好大學也乃能知止知至至善之矩矱然焉夫是以理以制事不踰理六言盡善而六蔽盡去也或曰學一也六經四子先儒先賢所言不皆大學乎曰皆大學也然各就其所王明之故其爲言也不必備而其爲旨也

非得大賢不能通皆不似大學提宗之爲全體大用畢該也本體工夫咸具也自歸天則通協也得善學者允蹈之固直造於聖人卽不善者力學之亦不至於執方故大學爲學宗之金科玉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之言禮樂也如此

明明大道而有不知之人焉吾惜之矣至不知而自以爲知之人則吾不敢知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十

知而言猶恐其知之未至而言之不盡也不知而言也奚爲

不自勉其不足而徒忌人之有餘微特狹中抑無志矣

或問孔子之言大德也祿位名壽之必得顏子之德不可謂不大也而祿位名壽當身無一焉天之報施可信乎曰於顏子而愈知天道之可信也且子以報之一身者爲厚乎報之百世者爲厚乎顏子於今二千年矣公田永資祿何如也爵以上公位何如也復聖永稱名何如也千載如生壽何如也

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兼而顏子兼之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長而顏子長之天之報德分明耶抑不分明耶

積德不期報積惡不欲報然而報必及焉天道之公也君子體天以爲心故其賞罰必明而生殺必當以選賢任能賞善罰惡爲治平之四物孰謂陸子爲禪學哉禪有是說有是見耶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此千載言春秋之明法也後儒紛紛亦寡真見矣

吾於丹經神御氣之旨得元首明而股肱良之義焉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士

於丹經氣留神之旨得股肱起而元首喜之義焉君臣益一體也使之不以禮事之不以忠明良喜起何由哉

覺得蚤反得力過斯寡矣知得真行得實德斯進矣人君而不惑於佞則明矣人臣而不流於諂則忠矣曰止此乎曰大端斯正也

無未雨之綢繆無未旱之儲蓄其人不可助於成家居安而不思危處治而不慮亂其人不可助於治

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生民之大命係於穀而尤係於吏吏之不得而徒放

孜孜籌積貯縱其禾粟紅水旱凶災之來民且不免流離矣故治國家者以儲粟爲要務而尤以儲才爲本圖

聞人善而輕疑者忌人也聞人惡而輕信者薄人也見人勝已不思學而反排之者小人也見人不及不加憐而輒輕之者忍人也學不加進者懦人也識不通微者淺人也見善不遷者棄人也聞過不改者廢人也不知向聖賢大學之道而斤斤焉飾小善矜小譽以取悅流俗之口者纖人也

聞人譽已而輒喜者非誠於爲善者也聞人毀已而

豐川全集卷之七

侍側紀聞三

士

輒憂者非篤於自信者也

全體大用對舉而言則有全體不可無大用有大用不可無全體若論脉絡則有全體乃有大用有大用然後見全體真知實行對舉而言則有真知不可無實行有實行不可無真知若論脉絡則有真知乃有實行有實行乃見真知正一體相成初無重輕也全體大用真知實行論條理則體用爲本體知行爲工夫有本體不可無工夫有工夫不可無本體論脉絡則工夫所以全本體故必真知實行踐而後體全用大本體所以至工夫故必所知者

體全用大而後爲真知所行者體全用大而後爲實行本體工夫正自一貫也

王子一日謂門人曰家營小室適缺一工木匠曰且置泥工而辦此泥匠曰且置木工而辦此遂至於相爭而泥木之工俱停不行者踰時既而卒就泥工夫其爭也豈不皆勤於職而急於事哉然且至於兩事俱止而卒泥工之先向使和衷而濟先從其所急辦之爭亦可以無用事亦可以俱辦矣國家用人而各主其事爲其專責之易辦也時值其難而兵不暇爲戶謀戶不能爲兵謀其事豈遂已

豐川全集卷之七

作制紀聞三

古

哉卒之必爲兵急餉而戶辦之則何如和衷而濟之爲事俱就理爭可無事也耶雖然事惟相通也而後爭可免兩相濟耳故國家設官立制六曹之事要須有兼通之意而後善卽不然要須有兼領之大臣而後可耳

不負其志其人可與事君不負其言其人可與交友不負其心其人可與對天地而質聖賢

無先時之綢繆必有臨時之狼狽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莫不皆然

行不立異而可爲世範廉不矯激而去後人思口不

多談而以身實體實齋陳公之爲人也

文章華國之言是特謂春華耳賢才輔嚴經猷有條有理有德有言斯真國華乎必也語文則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可以明道術訓斯世垂千秋而光吾道如孔孟之論孟周子之太極張子之西銘程子之定性十疏李諸論學論治之篇乎

理足氣厚渾灝流轉者朱文公之文也語真意摯清明爽豁者王文成之文也

顧端文心事磊落光明高忠憲操持清貞峻潔一類狂一類狷在聖門皆任道之器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

作制紀聞三

古

吾始於賈誼劉向之文好之於韓柳蘇曾之文好之及讀朱子王子之文而稍知味焉則讀韓歐之文如嚼蠟矣時或喜其詞意巧則不復然也以可亭朱公之清介絕俗而上下敬愛之如此謂三代之直道不在人心者皆自誣誣人者也

生平最喜陸宣公之言獨惜其時方駢麗之習致令崇論弘議爲於過幅耳然要之三代後高識正見程朱而前僅見斯人也

蘇端明奏議學陸宣公也然較其識論其學則宣公迥出蘇上焉學之不講而徒慕其言聲音笑貌個

肖耳顧宣公之學不聞有授受也而正當精實乃如此其無待而興之豪傑與使在聖門亦四科中人物也

吾身之不能行而見之言以聳人聽吾耻之故生平無高論虛論也然無高論虛論而吾力之不加勤吾也抱愧吾言亦多矣

尊聖人不如信聖人聖人往矣何從信之聖人往而言在也言在斯聖人在矣故吾每讀聖人之言而即信其言之無不實更信其言之真可行也

無一字不明無一字不誠無一字不切實可行者其

豐川全集卷之七

詩經紀聞三

五

聖人之言乎

王子觀牡丹之開落而嘆曰培植灌溉之者終歲而花得於數朝吾輩精神之敝於速朽何爲哉且華太盛則實寡是亦可鑒也

不能先時而備慮善而動者在家敗家在國喪國即一身且莫容於天地之間

慕聖者有矣而力學者無之嗚呼此千百年所以不見聖人夫

或問天下至誠何以遂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乎曰此至聖事也我何足知之雖然亦嘗聞之矣

夫窮理盡性至命而後爲至誠也則至誠而自能窮理盡性至命何惑乎或曰經綸修道之事也可爲窮理乎曰道即理也窮理而修道在其中矣且引言亦取其大意耳大意得而以意會焉斯可也

遷世無悶窮理盡性者能之

抱經世之畧而遷世無悶是難能也無經世之具而無悶於遷世宜耳亦奚以難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言足補前賢之未及不得謂六經而外無傳言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

詩經紀聞三

六

周子五性之說合氣與性以言性也孟子性善之旨指理之淵源而言之也合氣與性以言性則有善不能無惡指理之淵源以言性則本無惡而惟有善也

或有詆陸王之短者王子曰有長乎曰亦有之曰舍其短取其長可也且身居堂上而後可辨堂下之得失是非我輩之望二公不啻天上焉用詆又學問之要不係此也

王子嘗謂門人曰家間營屋就省覓一拙匠半日之工終日而不得畢事本圖直之廉而不知其費時

耗工而且倍之也治國者不勞於求賢才而惟通
之用教子弟者不務求良師而惟便之安惡得不
費民而耗子

有政有養有教盜源庶清也其次賞罰嚴明盜發庶
寡矣

高第九天不如人事之實而可行也深窮九地不如
人事之切而有用也子所不語者怪力亂神子所
雅言者詩書執禮

一物不知以爲已耻不知其於五常不知五倫不知
九經不知也耻乎不耻言有近於名而德不達者

豐川全集卷之七

本時訓紀聞三

五

此言與不讀秦漢以後之書之類也不知今之儒
者如何偏喜稱之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惡仁者無不愛也惡親賢
之爲務千古達本知要孰如孟子

挾貴而交君子遠之

富貴迷人意見更迷人富貴迷人可悟也意見迷者
終身焉

家有癡僕每饑而使之必情怒而詈忤因嘆曰以千
百國之民之衆其間愚癡巧詐之徒雄悍奸猾者
不知凡幾也可令其自盡乎

民也漂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乎使之以時殷
殷三食之謀足焉

量才而使讒讒者啗啞可使辦一事也用違其才復擊
之肘雖才智高明莫能自展尺寸矣故明王用才
欲其當而任才欲其專

莫智於合衆人之知識才能爲已用莫愚於以一已
之智識才能廢衆人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已從
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嗚呼此舜之所由獨以大知
稱乎

於他人察及淵魚而身中之善惡不能明門內之情

豐川全集卷之七

傳訓紀聞三

六

形不能察此之謂浮智

能見已過謂之明能改已過謂之勇察人勝敵其次
也

不托大而無實不務廣以自荒務本之君子也

豐川全集卷之八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侍側紀聞

蒙以養正聖功 孔子之言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之言也孔孟淵源一脉矣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精義入神者可語於此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深造自得者可語於此

國治於和家安於和禮所以節和而振其氣也和而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一

無禮不久乖且亂矣

隨俗而處多喜直道而行多怨然吾不忍以彼易此也

唐虞以前難考稽矣二帝三王帝王之盛規也而堯德首推欽明舜德特著允恭夏禹則祇台德先成湯則聖敬日躋文王昭緝熙敬止之謂武王拜稽勝義勝之書古聖帝明王莫不敬以作所也蓋若合符節矣

生知安行宜莫如堯舜而諄諄乎敬欽二字不置口豈不知道之出於自然歟嗚呼學者不講於道法

之淵源而每喜張皇無爲自然之說爲元諦未講於歷聖之心法也

真知天命之謂性可言道矣真知率性之謂道可言教矣然非真知修道之謂教微特其教非也性道何有哉故工夫以本體而真本體以工夫而全非真體並非實功無工夫並無本體世儒臺言不假修爲噫嘻修爲可廢耶

道者渾淪之禮禮者條理之道言禮也而以道爲虛無空寂言道也而以禮爲煩瑣拘牽道非其道而禮非其禮矣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二

或問鬼神之有無者王子曰子問造化功用之鬼神歟抑問變幻禍福之鬼神歟問造化之功用也則觸目盈眸察乎天地者皆是也問變幻之鬼神則吾未至陰府而見所謂十帝閻羅六道輪迴天堂地獄也安敢爲君道乎然以造化之功用如此神人間善惡之報如此明縱非有十帝閻羅者王其案六道輪迴者昭其報天堂以處善地獄以置淫要豈漫無主者而惠吉逆凶者影習如是歟曰旣不見此能禍福人之鬼神不知至此吉凶者上天之何神歟曰我亦未至於天之上何敢知其爲

何神然詩書言之矣或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或曰帝謂文王或曰天監在茲或曰天命靡常或曰天道福善禍淫曰天曰帝應必有爲天爲帝者在故禍福昭於不爽乎

或問變怪之事信有之乎王子曰以人心之靈也時而景星慶雲時而妖星厲鬼無不有也矧所以生靈萬彙之靈樞何所不有乎且夫明有禮樂有王法而鬼怪百出者且令人不可詰安在冥幽中無禮樂王法之區能使變怪不作歟然君子道其常何需乎變怪之是語也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三

劉子政五行傳倣洪範庶徵之義而危言之其老成憂國惕時之旨乎然言徵必實其事言應多不可據反使人謂其穿鑿不可信而易心生君子亦言天難誕命靡常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已不敢以無稽之說震中人也

九流百家窮源而論皆道之支流也然流而不反源遠而支遂分矣故君子道探其源學務其全而不欲爲爾

行不至而言焉言必浮明不至而行焉行必墮故君子身之所至始敢言察之既精始敢行

道蘊塗說德之棄勦說雷同道之賊聖人之訓不其明且嚴哉

吉人之辭寡吾有愧焉躁人之辭多吾其戒之誣善之人其詞淫吾或免乎失其守者其詞屈吾知懼矣

王子讀孟子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之言而嘆曰吾於孟子非好辯之言心有戚戚焉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過而遂生平無此過而改終身是依

言而不當過也言而不時即非不當而亦過也當其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四

可之謂是實當其可之謂時耳時不可焉有是者故君子析義必精

義不見不知徒見不行不勇不知愚不肖之過其罪

小爲其無知 悞犯也不勇賢智之過其罪大爲

其知之 故犯也

敬授人時先王之重民命也如此夫欽哉惟時亮天

工先王之慎任官也如此夫然亦所以重民命也

孟子曰民爲貴古之賢王其達此旨夫

或問月中影果丹桂柳山河影也王子曰身至而後

心知心知而後可言吾生平未至皇居不敢言皇

居之何象未至幽府不敢言幽府之何景未至月宮敢定月中之何物乎然吾未至皇居而曾至者多矣故吾於前人之言皇居者信之吾未至月宮與陰府而更未見有至月宮陰府者故吾不惟不敢言也並於人之言亦不敢信焉然吾不爲愧也吾愧人道之當然不能知不能至者實多也

觀孔門之問仁孔子之答仁而仁道可想見全體矣執一方以言仁吾懼未滿其全量也

從孔子於陳蔡者十人耳而成就者四科不必皆同而殊無不成也無不成而究不必同也觀孔子之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五

成材而孔子之用材可知矣究不能得志而操用才之柄春秋七十二君間良才棄於大匠之旁者可勝道哉孔子之不幸當時人才之不幸也夫

孔子布衣也終身輟環而相從若顏回夏輩者屢更患難而不易其志當時豈遂知孔子之附哉在三之大義見之明守之定耳識之何誠也其不謂之十哲也何謂

王子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周時卿大夫身歷宦途之艱而思返於實務也如是夫一八五稼穡猶不知農耕不事而但以四方爲疆口之地文墨爲糊

口之資其亦不講於實務矣或曰然則孔子以樊須之請學農圃而小人之也抑何居曰謂其志在於此舍大人之學而甘心作農圃之民耳豈謂農圃者舉小人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經歷實得之言也何得以老氏之言忽之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集古今矣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德契天地矣道法於此備焉心法卽於此可想見也善言祖者莫如孫吾於子思子生高山仰止之思焉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六

中庸言篤恭之德而至於無聲無臭幾於化矣幾化而後可言至也故君子之學期於知化然功基於爲已知幾故君子之學尤莫要於擇善固執不學詩無以言言非五七言之謂也吾願習詩者思之

三百篇而後達詩之本旨者王文中程朱白沙數公之說爲近之其餘詩話詩說詩規皆爲詩家氣象機括格律風韻作史臣耳於詩旨無當也

觀孔子之叙書而見後世之史多泛濫也如有聖人者起而準道法以定書卽司馬溫公朱文公之編

輯尚宜刪訂

孔子之定書惟取其關 道法後世之述史惟憑其
遺 事實事實詳而道法畧孔子刪書之意渾矣
吾讀子文中子書而生志周學孔之思焉吾讀子周
子書而得主靜無欲之旨焉吾讀子明道程子書
而得識仁定性之旨焉吾讀子張子書而得智禮
成性之旨焉吾讀子伊川程子書而得敬義夾持
之旨焉吾讀子朱子書而得守先待後之旨焉吾
讀子陸子書而得簡易之旨焉吾讀子王子書而
得直捷之旨焉王周程張朱六子者吾之師中益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制紀開四 七

氣湯陸王二子者吾之加味清涼散也補中益氣
湯扶吾羸加味清涼散消吾積吾咸取益焉故吾
不忍偏廢也必也梁肉以養吾太和則鄒魯吾日
用飲食矣

惟善以爲賢故治國者不患國不治而患無善人治
家者不患家不興而患無善子弟修身者不患學
不進而患無善志

仁親爲善後世嗣國之君知此者寡矣大學安得不
取舅犯之言

王子觀築壁者而嘆曰下厚則上穩爲民上而削薄

其民是自削薄其國基也

民生不遂則多怨心民不知義則多悖志怨心生而
悖志萌饑饉水旱皆亂亡之國矣故古之賢君與
斯民謀其衣食如不及明其教化如恐失故民安
國固雖遇水旱災荒而民無流離動擾之患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古之聖人其
於斯民安全生養鼓舞提誘之至不啻切於保赤
焉是之謂大君作民父母

土子觀蒸地黃者必九蒸九晒而嘆曰古聖王政以
道民刑以齊民矣而又必陶民以禮淑民於樂非
好勞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矣而又必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非多事也

三代以後禮陶之義已微然尚有存焉樂淑之義則
蕩然矣嗚呼時雍風動難矣哉

民格於德化不格於政刑矧文誥之虛文故事

觀孔子之敘書也約要叙春秋也簡嚴而知後世史
臣之泛濫流溢也道法何從而正之

古今之時勢異矣要之仁則榮不仁則辱有德則興
無德則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千百世如一轍也
窮理更事之久而後知所以處人之情也然則得御

人之術乎曰於誠之中得通變宜人之術非於誠之外得籠絡愚弄之術也然則君子不廢術乎曰術胡可廢也道有道術焉仁有仁術焉智有智術焉即醫亦有方術焉術之爲義言乎爲此事之方之可用也豈悖義哉君子特惡夫道德仁義之不知而專尚權謀變詐之術耳

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古之人有言曰正者謂之經不知夫正而協其宜即權也又言曰變者謂之權不知夫變而不失其正即經也經權者一體而相爲用非異事而各爲體也

豐川全集卷之六

特例紀聞四

九

或問前知王子曰問術者之前知乎抑聖人之前知乎如聖人之前知也則吾聞之如術數也則吾不敢知或曰胡爲聞聖人之前知而不敢知術者之前知且以爲不能知可矣胡爲曰不敢知曰聖人之前知觀善而知其爲將興之禍祥觀不善而知其爲將亡之候其爲理之有也亦嘗用而試之或中矣若夫假龜卜探蓍策雖六經史傳記誌中多載之吾且疑其難據也而況如所謂六主奇門之不經吾敢學耶不學而吾敢知耶

或問前知之數可信乎王子曰理則信而數不必信

也或曰古今相傳以數前知者衆矣子奚以爲不必信曰信其理修德趨吉去惡遠凶斯可矣信夫數將稽數宜吉道可不必蹈乎稽數宜凶德可輟於修乎吾懼夫信數之未然而反以墮理之當然也將焉用信

多欲是病寡欲即藥情行是病敏行即藥多言是病寡言即藥托大成悞拘執亦錯因其有餘不足而激勵裁抑之以中正是謂神明之醫而當可之藥諺有之曰有曲木無曲匠此言繩墨規矩之皆出於匠也爲民父母師長而聽民有奸回邪枉焉政將

豐川全集卷之六

特例紀聞四

十

焉用

王子曰君子不以言媚人不得已而言其視乎或曰祝非媚歟曰君而望以堯舜臣而望以稷契同儕而望之以爲聖爲賢規箴勸勉之意在其中矣不亦言之無罪而聞之足勸乎

言無虛浮行無矯僞有耻之君子也

名不副實君子若撻於市朝

食祿若愧可以事君聞譽而懼可以進德

選賢任能信賞必罰治天下之八字符寬收嚴擇久任超遷選任賢能之八字符治道亦有參同契

也

挾鄙夫之情狀甚鄙夫之流禍聖人之惴惴於鄙夫也如是夫

忠厚者聖人之心謹慎者聖人之言而於鄉愿則誠爲德賊而惡之也甚摯嗚呼後世論於鄉愿之道以爲善身善世之良術也抑獨何哉

諸葛忠武有宰相之德陸宣公有宰相之學王荊公有宰相之執持張江陵有宰相之才幹然而人品高下迥別則心術意見公私之別也故君子貴聞道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士

吾夫子以四教成四科之才其猶化工以二氣曲成萬物而不遺乎後儒每就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卽就其性之所近以爲教稍不合卽加排擯焉成德達材亦有矣其於曲成萬物無遺也

見善而不知慕聞過而不知慚終身累棄於天地矣論語之論教弟子綱領正當矣輔之以朱子之小學條目亦燦然焉養正之聖功其在是乎

躁以忍治情以勤治此惡則治標法也必也反本還原其主靜立極敬以作所乎

君子忍小以就大不遺大而圖小

大小有成形而無定勢積小不已大斯至矣大而自恃小也忽焉

刑罰世輕世重不可執不容執也故爲民父母者法所宜輕不以刑示威法所宜重不以刑示威與世得當而我無咎心

赦者偏枯之事利賴莠而害嘉禾故吳漢不願光武之復用而諸葛武侯亦不輕用於蜀知大體也德以積而大學以累而弘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一善自矜寸長自滿小丈夫哉

斷天下之大疑存乎識而識非窮理不明成天下之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士

大功存乎力而力非盡性不凝聰明氣質用事者私智小力硜硜而已

合天下之聰明以爲聰明集天下之才力以爲才力必能成蓋世之德業統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融古今之才力以爲才力必能統宇宙以爲德業存乎智與量而已

無公心論弗公也無明識心弗公也孟子有公論有公心也有公心其惟有明識乎然則何以知其有明識曰我知言孟子自言之矣

蕭曹房杜稱功業矣稽之禹稷伊周斯何如也馬遷

班固稱良史矣稽之尚書春秋斯何如也韓柳歐
蘇稱文章矣稽之十翼論孟斯何如也源遠而流
益分安得有如孟子者邇淵源而歸本始哉

子夏孔門文學之科也而其論學則歸重敦倫論交
則歸重擇人論仁則歸重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論
教則至於教不躐等他如仕學之論小道不爲之
論無非崇實探本之旨焉嗚呼其爲文學也如是
其斯爲聖人之一體乎後世史傳中有藝文矣有
儒林矣吾不知其載見與子夏之識見何如甘延
詣與子夏之造詣何如也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三

講道而道裂未若不講者之爲無虧於大道也雖然
吾見講之而道明未見不講而道明故吾無取乎
徒講而深取乎講之無裂吾道者焉

道取其通不通則吾懼其爲斷港絕河也嗚呼論道
而或重內輕外或詳知畧行通乎不通吾懼由之
者難而寡矣

以衛道之心而爲道裂則幸見之爲害深也故學莫
患乎意見之私

人惟聞心而委曲非窮理通微者無與辨其同而析
其異

孔子而後孟子其通儒乎吾不能至竊願學焉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惟朱子行之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世之學惟朱子守之早得聖人而師焉當進於
大化矣以彼其志其力而不遇孔孟吾道之不幸
也然其志篤其力厚其造實循而守之者高之淵
乎進於大賢卑之且確乎其足爲修士也眞吾道
之先覺而聖道之長城乎

紫陽之爲人也志大而心細詣密而造實聖門曾子
之亞子夏之班乎

實得其志實體其心實學其詣實極其造善學朱子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五

者也口誦而身不行言是而學則非徒摘諸儒不
同之失以爲推尊之道不特朱子心戚也亦負
國家表章朱子本旨矣

論道無公心盡私論也論道無眞識縱心公而論不
公也故千古推孟子知言之學而孟子亦自謂其
所長在知言

言近而指遠論孟之言也守約而施博論孟之道也
其次則陸宣公奏議濂洛關關之書乎

王子曰孟子調羹舜性者也湯武身之也余謂羹舜
亦身之耳不自性也或曰子建三之言子曰余

見堯舜之生而美矣未見堯舜之生而無爲也
且以三皇初穆之世而敬勝義勝載皇帝之丹書
安在堯舜以逮三代而率性無爲者且子不見都
俞吁咈者在帝世而益皐陳謨至戒以逸欲乎性
也而安用戒爲又將毋性者以其生而卽知兢業
卽能兢業耶堯舜而兢業堯舜而身之也何疑
無實才則學校空無良臣則朝廷空學校空欲民久
安不得也朝廷空欲國久治不得也

有學不可以無操有學而無操學爲口耳負販之學
有操不可以無學有操而無學操爲堅鄙矯飾之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五

操論語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乃一貫相因之言
非分條並列之言也

不心不正脉理皆邪學問所以貴真種子也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學問所以貴實工夫也本之立者未
必生天德所以裕王道之原也枝之茂者根必固
王道所以達天德之用也真體實功天德王道豈
不同條共貫一體相因哉

禮之大綱大法百世不變之通義也制度文爲與時
代損益變通者也必也明於道凝於德達其義通
其變夫然後能明 考 三王不謬建一天地不

悖質鬼神無疑有世俟聖不惑之旨耳故戴記
一書不易讀欲刪定折衷成一不刊之書眞足與
易書春秋配也正未易言爾

道不可離事離事則道爲虛器事不可離道離道則
事爲粗迹書載三帝三王之道法也而皆唐虞三
代之事春秋載五霸列國之事迹也而皆聖人褒
貶勸懲之義後世之議道而離事吾惑焉後世之
述事而遺道吾益不知其謂也

或問書春秋皆經而實史也書詳唐虞三代聖賢之
言行而春秋特括其事爲之迹書之而言行之詳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六

不備何也曰此聖人隱意而精義也二帝三王乃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備錄之所以示法也周之東
遷王不王侯不侯僭亂無章之迹耳書以示後不
且導亂誨僭乎又何述焉故畧其言之實而特
正其事爲之迹若曰使後世亂臣賊子知懼斯已
矣然觀書與春秋而見聖人之有悼心也或曰春
秋之作謂聖人之有悼心可矣書則唐虞三代道
法之隆也而何以悼爲王子曰統此世也唐虞三
代何其治春秋何其亂且唐虞三代之法班班在
也而亂若是其悼心不滋甚乎然而責望之心

殷矣

觀孔子所刪定之書但取大經大法而畧其細小春秋之作但正名辨分而不詳其僭亂事迹而知後世之史非得大君子一準道法而爲之權衡也不可

春秋之作但正名分不備亂迹子不語亂以是見之史必明於聖賢經世之道法而後善惡乃可勸戒後之論史者動曰史具三長而曾不及於道卽其長亦短也况未必長乎嗚呼後世之史吾見其異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七

於春秋之勸戒矣

文中子調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卽其言而古今史傳之得失舉可知也不謂之言約而當不可也

今日談史者動推遷固而文中子則謂遷固之史記繁而志寡史之失也自遷固始古今人論之迥別如此然要之遷固之失匪獨志之繁也道法之不明律以聖人之筆削十八記無遺焉耳

小雅湛湛之詩君之燕臣也魯頌有燕之詩臣之燕於君也湛露則曰不醉無歸有燕之詩臣之燕

君臣之間可不謂燕樂無間乎然湛露歸於令儀有駁終之有穀貽孫則樂而不淫和不流大樂同天地之和而大禮仍同天地之節矣不然者幾何不長夜之飲又幾何不爲導亡之具哉乃知古之盛時不特宣之篇章發乎性情者必止乎義理卽君之待臣臣之事君根於至性亦必約以大義故能和易而無猜中正而無失以此成交泰之風而臻明良之盛爾後世反此則雖謂君臣之間有詩而無詩有樂而無樂可矣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六

昔文中子論詩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嗚呼由是觀之漢魏隋唐有知此者乎如斯人者乃可與言三百篇也蘓李李杜詩之支流應劉沈謝詩之餘波耳豈足當風雅之旨哉

王子讀白沙集調門人曰白沙調子美詩之聖其然與恐聖不如是鄭衛之淆雜也然其心悲其音壯倦倦憂國之意時有形焉其詩人之有性情者乎

陶以先王之禮樂或庶幾焉至謂堯夫亦別傳不免以聲調論體製矣堯夫時鳥鳴春秋豈吟秋耳渠無顧於漢魏亦並不知有六朝隋唐也

昔之論學也患不明今之論學也患不平不明而平

猶在也不平而明並失矣故昔者論學之患一今者論學之患二然則何能使二患之不作乎曰奉大學以爲宗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焉弗通弗措措也明其庶幾乎準孔孟以爲極而論世原心捨短取長焉弗公弗忍安也平其庶幾乎

豐川全集卷之八

侍側紀聞四

九

行之而知始真君子欲明善也其必盡性至命實履乎至善之途而心晰其本末終始乎

豐川全集卷之九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語錄

此道必合漢唐宋明諸儒先會歸於皇極乃克協二帝三王周孔顏孟淵源蓋此道本大中至正圓滿通達必偏黨頗側之悉化乃蕩平正直之克協諸儒先皆生學絕道喪之餘姿稟復有高明沉潛之異不免皆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又其時之所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

值病各不同故其立言垂訓亦不無因時對症之說故統會之皆孔孟之派而單用之多門戶之言直須截長補短融異歸同乃克與從上聖聖相傳一中之統脈絡印合此千古之公論吾儒之實責抑所以你報天地君親覆載生成之正職正分也孔孟是博文約禮一貫之學文章性道一貫之學明德新民一貫之學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學漢唐以來諸儒去聖既遠不免各從所好以爲學拈一放一時時有之卽自知其弊者極意調停終屬意有偏着不免軒此輕彼故論其脈絡未嘗不與孔

孟相通 要之 割裂其全體大用以就其好尚
究成一家言耳今日安得已於折衷

吾於切用之物只爲是離之不可得故遇之雷心究
其生產製造之宜至於鶴頸何以長鳬頸何以短
桃之何以紅李之何以白不惟聰明有不及亦且
心力有不暇於合明之理原爲是昧之不可得故
遇之雷心究其源流偏全淺深之故至於雷從何
處起歲星在何方不惟識見不能而且精神有
不暇於當行之事原爲是分之不容辭故遇之盡
力赴乎順逆常變險易之途而不敢已至於狗衆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二

好以求容工小技而希譽不惟力不暇爲亦且心
實耻爲

不細讀大學不知秦漢以來學術之失

詳味六經四子得其要領後自然自得學術之本末
源流

我不謂學問可不格物理至如張茂先王弼州諸公
之學得毋雜而無統

聞見訓詁是借以蓄德明理之事即以之爲學問而
且矜爲名高何異說張翼門作五鳳樓

不讀非聖之書這纔算得會讀書若云不讀秦漢以

後書此恐是胸無真見徒占上流耳秦漢前不
皆可讀之書秦漢後不必無可讀之書何得據通
姦以論樂

羣言淆亂窮聖後世學術分裂多成門戶曾歸孔
孟更復何疑然非取大者以壓小也觀東溟而覺
江河之淺隘也

識有所不及而強探力索此射覆之學耳雖康節橫
渠二先生有不免吾無二先生精力然亦不欲爲
也

不從六經四子探取古人立身經世之旨爲學終不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三

免於尋枝綴葉甚且不免敝終身精力入於旁蹊
小徑爲治終不免於雜霸小康甘且殫宵旦勵精
之勤流爲刑名刻薄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師孔子願學孔子而
文中周程張朱墜子則終身繩尺步趨依歸孔子
者也故諸子爲孔孟之階梯欲學孔孟者必自善
學諸子始

識得孔孟學術之大全是何淵源是何規模是何分
量乃不至以性之所近爲適從成一門戶偏黨之
學

孔孟是吾道大宗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長以會
歸孔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子思言率性之謂道而爲二氏者之言曰大道無爲
夫率性豈有爲者而以無爲言道不惟只言得道
之一邊亦覺無與於人生之日用行習蓋道之爲
義特取於路者謂此理爲人人所宜行人人所能
行人人所雖欲不行 不得耳既無與於人生之
日用行習便是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豈得爲大
道乎且率性之道雖曰順其自然不事安排作爲
然人性本善而這善中則原具知覺篤實之意在

內有知覺卽能觀察本篤實自能踐履故真能順
本善之性而行者合下知明處當不遠其則是之
謂率耳初非信心冥行任心肆行也彼學昧宗傳
濡染二氏汁瀝而喜以無爲言道者不事安排作
爲則信矣卽恐於知明處當無有也其於道之全
體大用如何能適協天則乎故不惟不中於世用
亦覺所謂道者特道中一點清虛而已然却要知
二氏原只求這一點清虛初不求中於世用蓋彼
原是出世之宗方惟恐世用之累吾性天故時時
言無言空言寂言虛言清靜寂滅以求超然出塵

濁之世而躋無爲之域又何暇慮及中世用不中
世用也是則二氏之所謂道乃自道其道而非吾
所謂道也彼吾儒見理不真者往往以爲未辨
以聖人經世宜民之道濡染於二氏起脫出世之
宗而二氏又往往援引儒者述以情非之說以求
免論者之排斥皆所謂道眼不明自失本宗者也
吾儒之道原是經世之道故一切處着實二氏之
道原是出世之道故往往實者歸虛不實不足經
世故吾儒所尚者仁義禮智忠孝節烈不虛不足
以出世故二氏所尚者虛無空寂清淨超脫然人
生天地間誰能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自
爲其世者而邊邊焉求以出之且仁義禮智忠
孝節烈而自爲其道則與天地間經常之大道異
矣異道卽異端矣異端塞路是乃正道之榛蕪有
心世道者能無辭而闢之使之廓然耶故曰能言
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闢異端而不得其情此儒者以爲未過得其情
而以爲不必闢亦吾儒見道不真者過道有天則
有體用有分量天則之不協體用之不全分量之
不合而以爲道在於是者是卽吾道之害也故以

爲是爭門戶占上流則二氏或可不關以爲是還
道量衡道體而廓其所以害道則異端何可不關
卽後世通行之法得其人以行之正可使躋於唐虞
三代唐虞三代之法而其人不可使淪於喪
亡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儒者論治動曰
法古而不講於人存之旨又不知古道必有不能
行於後世之事且不知後世之法未始非原於古
爲之而區區是古非今雖謂之游談無根也亦可
孔子之時三墳五典俱在也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
前乎此者不及焉固以世代緬遠史傳多荒畧失
眞亦其風氣尚朴道法未備未足楷模萬世耳故
刪書斷自唐堯以立君極蓋孔子上下千古見得
君道至堯而始隆故大哉一嘆有極口形容莫能
盡之之意巍巍蕩蕩煥乎數語謂爲定虞書後括
帝堯一生君極而特爲一讚可也然據孔子斷自
帝堯之意而帝堯以前無侯多及亦從可知矣劉
道原氏外編雖搜羅之勤亦不可沒然編謬非實
之嫌亦殊難免且傳書取其有益世教耳無關世
教而徒以搜羅見長亦見其勞心無當而識暗審
擇也故余嘗謂著述若非識高一世不足以信今

傳後卽纂輯古人述作而非識高千古亦易雜而
無統

朱子綱目因溫公之舊托始威烈而弗及春秋以上
至唐堯可攷之世是乃遵經避聖之義然正所不
必也春秋因魯史而作故編年從魯君統千古而
歷敘統系則改魯從周理在不疑至春秋以前以
至唐虞之世凡有年可考有事可徵有統就史法
以歸體要是亦孔子之所欣待觀其刪書而備唐
虞夏之禪讓錄三代之盛衰夏禮廢禮之欲言而
傷杞宋之無徵則其統貫三帝三王之代以就綱
目編年紀事之例安在哉非孔子之所深取至於
春秋以後威烈以前數十年事流傳雖多然波然
亦世代之必經且威烈以後可以編年歸要安在
威烈以前接於春秋之代不可使統緒條乎况史
取勸善戒惡以正人心維世教耳勸善必善可
爲法戒惡必使惡與可懲惡之可懲而威烈以
後彰彰矣可法孰如二帝三王而於其千百年道
隆法備之典訓未就史法統成今書則定宇宙史
傳獨綱目有可戒而無可法也豈非宇宙一大缺
陷乎今安得深心大力以爲合唐虞三代以及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後逮威烈之世凡傳紀之可
考者秉經酌雅去偽存真與綱目合成一法戒昭
然是垂百世之書者或曰如兩漢賢君唐宋哲王
安在無可法者而以爲無可法何也予應之曰特
賢於昏暴者耳況可小康斯稱善耳盛德豐功曾
何敢望三帝三王哉故道法之宗必斷自唐虞三
代仲尼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唐虞本一中之傳以爲治法故堯之成功文章淵源
於欽明文思溫恭允塞舜之時雍風動本於濬哲
文明允恭克讓大禹祇台而建平成之功成湯執

中以爲九圖之式至於文武聖聖相承周官周禮
合聖作明述以成一代之典章而無非本關雕麟
趾之意以措淫蓋帝王之治法未有不本心法爲
之根柢者今試問漢祖唐宗稱令主矣曾有危微
精一心法否故原其心術祇霸術之餘波極其治
功特雕虞之小效蓋古今王霸之通別如是論世
者必有見於此然後可以辨道法汚隆世運升降
之故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是傳天下之時也正宜言天下
之何以治何以不治以爲法戒而堯之授舜止允

執其中舜之授禹亦止本堯相授之旨而申之以
危微精一之旨嗚呼卽此可悟古聖明王之道
法心法矣

細看程朱二先生諸經註疏覺得前此註疏多如嚼
蠟匪獨二先生生乎其後羣言旣備折衷爲易緣
其學有淵源故於其疏文解義之中多能窺見從
上聖賢心源遂迥異乎一切模擬訓詁之浮說蓋
糠粃精鑿入口自然迥別也然竊意羣衆不可不知
近來有一輩學者希一妄駁程朱以爲迂濶今且勿
論程朱何等道德何等踐履卽將漢唐以來名儒

之議論行事與程朱之言行一相比較其醇駁淺
深是非當否亦自一覽可辨乃論世無識竟貿貿
而訾之又有一輩學者希一貶駁陸王以爲近禪
今且無論陸王事功文章匪禪所有卽其言心性
言立本良知處禪之說主於離塵超空以爲出世
張本而陸王之旨主於近裏務實以爲經世張本
苟有識者參互對質亦自了然分明況其宗旨皆
淵源於孟子耶乃忽而不察但羣附而擯之余謂
此二輩人者不惟學無深得不能深見四先生心
源密造卽於四先生遺書亦未深讀也讀之卽不

能盡解焉有不知其梗概者

吾儒之學理須公諸宇宙學必準乎聖神不公諸宇宙以爲理則偏黨之弊不可言不準乎聖神以爲學則門戶之弊不可言故君子取善欲弘而師法宜正

漢唐諸儒解經往往如猜枚射覆宋儒出乃始得的當親切之解緣聖賢說話皆根心爲言非有真實窮本之學縱強探力索亦必不能見從上聖賢心源焉能採取聖賢言中之旨而發明其義蘊漢唐間學脉不明一切註解雖曰依經疏義然其實以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十一

自己識見爲依傍模擬之說幾曾會得真諦宋儒造道深故其解經往往昭對古人於一堂昔人謂孟子之學得孟子而益明六經四子之書得宋儒而真解漸出信乎虛也然亦可惜無得方子弟輩

有天下國家者但明得上天生民而立君之義自不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亦自不忍以一人喜怒嗜好之私拂天下公共之情但明得大君爲民父母之義自然與民同其好惡而以斯民之不得飽煖逸樂風淳俗良爲已愧亦自然以斯民之必去

其饑寒勞苦澆漓鄙薄爲已責自昔孔子之言曰如知爲君之難也庶幾乎一言而興邦予亦謂如知爲君之重也庶幾乎一言而致治故王道以知要爲本圖

上天甚愛大君者愛其爲小民父母耳是則小民者乃大君之命脉也必皆使之飽煖逸樂而無怨咨寃苦之情以傷上天之心乃足祈天永命於無窮臨天下者必容執敬別兼全統備乃足滿大君之量然要知有容非姑息養奸之謂有執非剛愎自用之謂有敬非修飾儀容之謂有別非刻薄苛察之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士

謂必使仁真足以容而原合義禮智以爲仁義真足以執而原合仁禮知以爲執禮真足以敬而原合仁義知以爲敬智真足以別而原合仁義禮以爲別故其仁乃寬裕溫柔足以容之仁而自無姑息養奸之弊義乃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之義而自無剛愎自用之弊禮乃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之禮而自無修飾容貌之弊智乃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之智而自無刻薄苛察之弊四德一體而異用故四端異施而咸宜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惟聰明睿知之君乃足語此者則以惟聰明睿

知之至乃能有高明廣大圓滿洞徹之識故能有探本窮源知至知止之學知之既明自然踐之必實滿腔子皆仁義禮智之充塞蘊含故臨民蒞衆自然無施而不當莫辨之惟精而乃能惟一精一而始能允執其中卽此旨也漢唐而後英君諠辟非無明識然何嘗有探本窮源明善惟精之功既無明善惟精之實功豈得有誠身惟一之真修故極其聰明所至非勦襲道德之近似迹似而情非卽僅得聖賢之一體偏頗而不全最爲可惜亦不過措天下於小康得驪虞之淺效耳聖王莫不

尊親而眞足配天之隆規邈乎無聞也後世人主眞有志於配天之業者非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施不可欲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施者非眞有明善惟精之功不可嗚呼微矣

圖治以得人爲第一義故古之聖王皆歷求賢如渴之思然知人殊非易事故古者明君之進賢必歷如不得已之意求治不務得賢求賢視爲易得吾見所用之未必賢眞賢之未必用於以圖治猶却行求前也心雖勞終無益耳

良法善人原不可偏廢之事然人存則政舉人亡則

政息古今來有不敝之人無不敝之法故與其議法之詳不如求人之慎有治人卽治法在人中矣後世有志興化致治之主往往詳於議法而畧於求人此所以法屢變而治終不可幾於上理爾立善法不如得善人以善法得善人而後善也然使法之不善縱得善人民亦不能深被其澤一不得人而弊不可言矣故治國者既須悉心求人亦須講求善法

昔人云千里而得一賢猶比肩百世而得一聖猶旦暮此言人才之難也然要之眞儒王佐固曠世難

觀至若兵農禮樂奔走禦侮之任但使朝廷鼓勵有方任用得宜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正不藉才異代

君天下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包天下之量負天下之力遂天下之學然後無愧育出箇物之義故四德缺一不可然學爲樞機學之不明不正識或流於察察之明甚者誤用其聰明於不必用之途高之不過漢明帝之聰察明世宗之綜覈卑之至爲宋徽元順之小技量或流於隱忍甚至漫無可否姑息養奸高之不過爲漢章之長厚卑之至爲漢元

帝明建文之優柔力或流於好大喜功甚者誤用於恃恃之一決高之爲漢武之雄斷審神之果行卑之至爲唐德宗之蹈禍不悔是則人君之學尤屬點化識量力三者之丹頭也故聖學不可不講而講之尤不可不精

昔孟子以知斯二者行而弗去爲智之實則是徒知而不能實行與行之而功力間斷皆屬虛見而不足語於眞智從可知矣此卽知行合一之旨所自來世儒於孟子之言遵如成憲而於知行合一之旨輒加排駁則是徒知五雙之爲一十而不知一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五

十之卽五雙也亦泥形迹拘名爲實矣

王文中程淳公而有七十之年其於學也幾矣張南軒陸象山而有七十之年其於學也幾矣諸葛忠武王文成而有七十之年其於學也幾矣三代而後天之生大賢也不數而每不假之年使得遂其學展其抱以行其道行其道者母大其地其元之氣真薄於古耶每讀書至此直欲借風以上扣帝閭

明道先生天分高學力亦到故表裏洞然學行淵通眞千年間中行之選也伊川紫陽則志篤力勤故

其所造充實光輝使居大位得志行道遇輟輟擾攘之秋明道優爲伊川紫陽之爲伊川紫陽未始能爲明道之爲至正色立朝進禮退義爲官方師表吾道儀型則三先生無彼此也

論世知人這裏須要知言窮理之學直能到得我所尚論之人乃眞能論其世以知其人不然卽言設身處地亦只以我私見妄擬古人耳縱無私心亦不得當也

二曲先生學脉與延平先生相似皆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親切卽動中自然得力慈龜山門下相傳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五

程子教人指訣也而二曲先生尤教人於日用倫物進退辭受間着力以守其心之所存則尤爲動靜有程於初學更確有依據

卽行可以驗學二曲夫子於辭受進退間七十年壁立如山尤有鳳翔千仞之槩今之學者每喜以文害辭辭害志之說附和譏彈嗚呼亦曾觀先生之立言如何命意且如何立身耶

南宋之末眞西山先生是有體有用好學者其志堅其力勇其學術有要領而才亦健勁屹然爲偏安之宋天柱地維不獨大學衍義一書垂憲百世也

真道學中僅見之人

有明郝京山張江陵熊江夏皆楚產京山窮經之專
精刻苦太岳相業之敏健爽切江夏經畧之明識
銳才皆足凌轍一世而於自用二字皆不免病入
膏肓累德賈禍將無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入性
情雖賢者亦不免囿於其中而不能自克耶每讀
其書爲之掩卷太息者久之

或問太岳之過在不能成功卽退耶曰太岳之過却
不在於不退使太岳顧忌嫌疑而早退切王德性
未定身之去就實關國之安危爲身謀則得爲國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

夫

謀則不忠矣故去非所以責太岳也惟是諸子聯
第門生驟顯親戚貴盛而遇攻彈者則摺斥之至
於不容極一時之盛衰感觸而不復顧餘地以自
處是雖承奉附會之尤意輻輳而太岳不能歛
之就約則亦不可謂不忠矣夫人心漸生也以
獨斷獨行之取怨取忌又益之以榮寵威權之炫
耀赫奕太岳之得見於世亦非其意也夫已於身
後之媒孽耶以此見成功難居功難居子貴明
哲建事之才尤貴淡泊寧靜之學也

人臣無以寵利居成功霍子孟張太岳皆反此道矣

得不貽禍子孫

范蠡泛舟留侯辟穀功始成而身卽退真可謂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也然君臣之間不可言矣此魏鄭
公之所以願爲良臣也

論者皆謂漢昭烈與武侯足稱千古魚水之歡不知
武侯之志有不能盡行於昭烈處卽昭烈亦有不
能盡用武侯處明良喜起眞千古爲難
張太岳若如武侯之集忠廣益恩怨不形桑田不加
身後安得有禍如此之烈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側紀聞上

七

留侯始而傾家爲韓報秦及秦已滅漢方興而卽托
病以去神龍變化可見可潛論者以大智許之當
矣然吾謂智之一字何足盡此公直是拏得起放
得下智而且勇者李太白辭章之士而其詠圯橋
曰豈曰非智勇智勇兼許亦可稱獨具隻眼知言
論世矣

武侯當昭烈之崩暗主臨朝強鄰窺間中間失志爭
寵之人窺隙抵牾者不一而足乃卒之暗主委心
百爾畏志强敵且鯁鯁焉顧慮備虞之不暇此

其勤慎敏練之才足以集事弭患攝服人心亦其平日精白之心公誠之行足以信朝野而服與國耳今觀其未遇時抱膝長吟是何抱負而身娶隨女兄弟躬耕師友一時之名賢高士而不屑爲陳荀輩之濡迹權奸及托孤寄命王少國疑則鞠躬盡瘁開誠布公恩怨一毫不形桑田尺寸不加嗚呼此心直可信天地泣鬼神而豚魚也況於人乎向使霍子孟張太岳有如此之躬行亦何至有如彼之烈禍故霍張諸葛皆有尊王奠國之功而禍福霄壤非獨遇合之幸不幸抑其自處有善不善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制紀聞上

太

也秦漢以來聖學未有眉目而此公獨超超乎躋王佐之堂亦可謂天地精英之氣鍾之獨厚矣每讀其傳輒爲神往不盡

當人國家大任無好事功祇是無好學術無好學術祇是無好志氣不得藉口於時勢難爲

凡人所謂難爲的時勢正是可爲的機會惟身不當其任則難言耳若身當其任矣不迫口已無識見無力量爲時勢所限制而却曰我識見力量亦無用處則不惟冤却時勢亦冤却識見力量矣眞識見時時見幹濟之良機眞力量處處有幹濟之弘

功安有不可爲者

昔鮮于子駿以新法峻惡問康節以去就之計康節曰新法固屬寬一分卽民受一分之賜這人當人國家必定有轉移幹濟之畧惜乎未用於世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天下固有難爲之時勢然安有眞識見眞力量而尚阻於時勢之難爲德無常師四句脉絡內含蘊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旨唐虞三代之學原是同條共貫

非明善則路途不眞卽行爲眞行非誠身則踐履不實卽知爲虛見故千古聖學皆知行不偏明誠交

豐川全集卷之九

侍制紀聞上

九

盡而以格致誠正一到俱到爲大學本務也

敬義立而德不孤聖學內外表裏天德王道盡於此是故敬義夾持之旨程朱恪守爲宗傳盡千萬世才智高明之士談元說妙總不能出此範圍

此事不是要說得元妙高深勝出前人只是要滴滴歸源實落切於吾身心倫物作俯仰無愧之人

或問盡心章畢竟如何分析新宗旨家言曰陽明先生生安學利困勉之說牽強難合無謂也曰困卽有學利困勉工夫天壽不貳非困勉之易義且立命是柱天立地造化在手的本領困勉者到知之

成功一致處雖無不可至然豈可便以此等事屬之困勉卽朱文公分屬知行亦微覺按之節脉未盡脗合看來此一章是孟子本易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旨而推原其一貫之理相生之功揭出以示人也蓋看節固是言窮理之事次節固是言盡性之事末節固是言至命之事然看節盡性內卽有存心工夫在內知性內卽有養性脉絡在內知天內卽有立命脉絡在內而究之一盡心知性而天與命無不淵源於此卽知之存之養之事天立命之義無不蘊含其中下特就其義之所歸分

析之耳是則程子所謂窮理盡性至命者乃是就學術血脉上統論易旨而孟子之取義則爲世儒看得天人性命支離不貫者指點其理之本一示人知所從事也故不惟就知行泛言之說微覺失孟子當日語脉卽程子所云窮理便盡性至命之說理極精微而亦於此章異其踐徑也大抵看此章書旨將心性天命四字解得的當將盡知存養不貳修身以俟並事字之義看得貼切將者字也字則字二所以字推原得分明將章旨節旨提掇得透亮將心性天命之理一分殊盡心知性

之所以知天存心養性之所以事天不貳修身之所以立命打得還徹卽通章大義自可曉了也若逐節生解非支離破碎卽拘泥牽強矣惜無由起孟子於九京而面質之也

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發脉之祖山而張子原始要終推闡其義遂若獨開此堂皇弘局這纔是辨九州於指掌的識力

文中子謂書殘於今古是謂書經秦火雖殘而存者猶畱其真

自安國古文出而真偽淆雜矣

但中間精義亦往往在焉恐非安國所能盡託故前此諸大儒亦不敢盡疑其僞也京山直斷古文爲僞書雖不爲無見而並其義理亦抹煞以爲不當則矯枉之過耳大抵自秦火而後古書之僞託者固有而遺經之尚畱者亦多依真補僞如大小戴記中往往依托孔子之言行亦其明證

吾輩讀今文當知其中原有遺說讀古文當知其中非無精義第平心論理而不硬執已見則雖真偽攸分庶幾長短不淹今文古文皆足爲我資益

或有問尚論古人之道者家君曰天地間無事不有公理公評况古來大儒之學自有千萬世不泯之公理卽自有千萬世不昧之公評其長處自千萬世公長不因我輩之長而長其短處自千萬世公短不因我輩之短而短我輩亦惟是平心論理不執已私庶幾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更若見理不深未能遽定優劣却須設身處地依理品題切不可徒徇人言迷目信耳

自己

文中子書本無門人附會然無他這大識見大心力作張本如何借託得來或又以爲阮逸附會阮在宋與安定同時曾同之製造樂律亦未見有卓然之議如何有這許大識力附會得看來學術自漢魏以來墜緒茫茫天心憫之故特生斯人爲周程開闢鸞路以啓道脉於後世耳然今觀程朱方肩絕學終身孜孜精微細膩處不無得力文中而究之誰爲副文中之志期規模者何便於後世乎且更浩淵醇情乎未至中書濂溪相傳不可謂非天地氣運之薄也每讀其書輒爲嘆移時不能戴記一書經緯真廣濶亂糅雜必須分經別緯去偽存真使成一網條釐然真足經世立教之書乃克與易書詩春秋相配不愧宇宙五經之目顧前乎此者元之吳幼清氏亦嘗條其綱目大小爲次第然止於就其篇中各分前後殊未能統舉全篇會通釐正且其真偽未分則亦是非未辨亦何有千百世人道坊維而成一不刊之經今日若猶有深心大力人舉千萬世公案一定其是非曲直揭日月於中天者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齊桓晉又無非據諸侯以伐諸侯而前儒每謂春秋獎五霸亦異於孟子之言春秋已

春秋一書舉十二公三百四十二年無非上無天子敵國相征之事功罪是非不言可明但於俱屬下義中微有曲直之分故褒貶之中微有嚴恕之分爾然總之括於孟子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一言而無餘後之言春秋者何得舍孟子之定論而自生枝節

豐川全集卷之九

待問紀問上

語

徒尚講論中何用讀一句卽實體此一句明一義卽實踐此一義庶幾有明善誠身道岸誕登之日

門人有問時風衆勢移人難以自立者答曰亦顧其自立何如耳記曰匹夫不可奪志而人下一定志雖死生禍福不可移况賢者信之操見明守定豈有時風衆勢足奪之者卽如延平學使一席論者咸謂院無牽滯易於行志道則一子掣肘自之殊難舉世相沿千口一致而江西司亭朱公以公憲居之三年中冰操自持終始不變竟爲本朝賢

學吾省者第一人朱公何嘗不是學道學道何嘗不可自立而所謂院之少掣肘者又豈必皆能自立者乎吾輩凡事亦宜講自立之道何可借口時風衆勢自開隨波逐流之門壞人品誣世道也况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朱公自正其身上下之交際不行公私之請託不行亦可謂落落矣而上憲禮重之倍至下僚畏服之益深反在從前學使之上及以解卷微望吏議而東西督撫殷殷以保障上聞三邊八府生童皇皇如矢慈母大暑中從千里外徒步而至持斗粟樽酒來送者兩月餘不絕

豐川全集卷之九

待問紀問

重

至有非諸生第上等童子被甄拔者亦可見士君子自立之果真不惟非時風衆勢之能移正無不可自我移時風衆勢也大抵吾輩今日愁自立之不真不愁時風衆勢之移人時風衆勢移人必自已是時風衆勢中人耳大君子砥柱中流挽回風氣宜自信無自惑

京山於九經解用十年閉戶討探之功其刻苦沉摯之力卽河會姚涇諸先生讓之有明經學應推此公顧其自信之過殊欠虛心往往詆譏程朱不無語過此自其褊慢之失無可爲諱然其窮經之

專精用力之深久亦何可廢也而近來學者不知切指其失却於其經解亦一筆抹煞亦可謂信耳廢目矣

明

有三大書其一王文成公全書中間見解之精透處直欲探天根而躡月窟其一郝京山先生九經解不獨其疏解詳密一空前此諸家註疏卽其見解之卓越足以上會前聖心源者十且五六至於精神之專刻苦之深是亦一代諸儒之罕及不謂之深心大力不可也其一鄧元錫先生函史融液二十一史之精華折衷千古之道德名法不

豐川全集卷之九

傳制紀聞

美

冗不畧有倫有要斯亦古今世史之獨有陶鑄者也顧文成之書京山之解其高明精卓處迥出前人而其師心過甚處亦病深於中材至於潛谷函史其筆意務爲渾噩固其氣質使然亦似立意欲脫晚近虛滑氣習以上追西漢之制作奈其氣體凝重篇法瀟灑語意亦時帶結縉讀者苟非沉潛解悟之士且必不終卷而思卧則亦其弊之取也著書之難如此

學正則識益真識真則學愈正學愈真正學術只是無真正識見無真正識見亦是由無真正學術

有志者欲得識學和愈真切正大必奉大學爲準則而從格致以入門到得知止知至之後卽內聖外王表裏俱到明誠統貫矣

豐川全集卷之九

告便紀聞

毛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錄

同學 諸子泰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性理

家君一日與友人言及太極圖說謂圖說義理不特於宋為僅有自孔孟後歷漢魏隋唐千數百年間實無此精深奧衍真足羽翼六經今觀其于造化人物來頭一一推索得分明于生人立極脩吉之旨一一指點得的確原原委委無不根極理要中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一

興聖道之功真于斯為大也一友曰某嘗看其中議論多前人之已言亦似未有他異家君曰雖皆前人之已言然前人是零碎說亦誰曾如此徹首徹尾說得的當分明者凡講道理只要說得的當分明何以異為且他人不能說到徹首徹尾分明處而獨能徹首徹尾的當分明即此已便是異也友曰當時謂其出于希夷不無老氏餘旨之疑後儒亦往往以此議之何也家君曰此皆不免以成心論公理耳今無論其出于希夷為影響之談假使真出希夷而以如此精深微妙之理通以禮失

求野之義亦當推為天地間大經大訓與六經四子並傳況希夷傳下一脈如种如穆如李又如康節俱有傳書却不見有如此中真完全議論而獨發自周子則亦安得不歸功周子也然某則竊敢道是周子此圖即不無傳授而徹底打通探出至靜立極與旨則其獨得耳蓋其為說靡不與通書相表裏而其他染老氏之餘瀝者必不能到得這裏也論世知人當或不誣

旁一友曰如此則象山胡為而有無極之辨家君曰象山之疑以為太極本無聲臭無方體而圖說復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二

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不惟有似于無極又生太極將母作子亦且視太極為有聲臭有方所之物非太極之本義矣此言亦自有理但無極而太極是文字到此極難下語故順勢為言乍讀之亦覺中間而字一轉有似于太極又從無極而生分却先後不知讀時但將無極二字一頓而太極三字一直讀去則文義亦自明白昔有一太守訪一處士其人適往田間聞太守至匆忙而歸始坐定太守即起問曰請問如何是太極處士喘尚未定即大聲重頓無極二字而答曰無極而太極太守聞之

卽起謝曰領教多矣蓋重頓無極二字則言下自可知無極爲太極而太極本無極矣况下文分明言太極本無極則亦自解釋分明卽何得疑而字爲無極生太極也然在周子立說之時亦自知無極而太極一句不免痕跡不無語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語不無階級故隨結隨解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得此二句圓融無碍卽上數句會意可通矣象山雖據理而言亦不免以詞害志也友曰無極太極而字可以意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字恐終不免落干階級耳家君曰生字語病

卽不無然要之以處下語亦極難融適今但能按下邊陰陽一太極之意解此二句則大極之動卽陽之生太極之靜卽陰之生從太極之動靜着眼而以生字替作卽字以明此二生字乃言陰陽之所由分而泰以朱子圖解○此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爲言數語則亦自無不可通也大抵吾輩讀古人書在以意通之而得其立言之本意始爲知言又須統看上下文義會貫微則可以上通古人微意不然卽論語之母意毋我雅詩之不識不知易繫之無思無慮有類告子之無

善無惡老氏之絕聖棄智佛氏之善惡不思而讀書處處成碍矣友人釋然

家君又嘗謂友人曰圖說義理淵微圓滿可謂貫三才而一之至中間下語奇闢精卓真若有智靈天啓不可思議之妙如無極而太極雖微有語病然語自奇闢其他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諸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語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數語形生神發等語皆若此理合該發洩此老代天爲言者至

于定之以仁義中正至靜立極之旨在今日諸儒先闢許悉學者習見習聞亦視爲言理家常談却未思當未有圖說之前歷漢魏晉唐千年間何人發明得到這裏而周子特地揭此弘義真大聰明獨闊混茫爲千百世流發眼目論其功當與畫圖嚆教稼稿倡仁義同論有補世教不小也這纔是高明之識深湛之思至若漢明子雲好深湛之思而太元一書費如許心力徒成易道之贅疣有之不爲益無之不爲少思則愚矣聰明誤用深湛在何處也又如蔡元定先生作洪範皇極內篇

皆無關於聖道有無之數轉覽多事滋擾又成子雲之優孟耳以此看來周子真天生神智爲吾道守先待後之鴻儒也或曰仁義中正主靜立極六經四子不昭昭乎家君曰自孔孟而後學脉失真雖宗公巨儒亦只成得依傍摸擬之學故漢唐間經學授受只成典要器數一派抑誰爲得孔孟之真者自周子主靜立極之說出而程朱諸大儒乃愈推愈精益求精大浸浸與從上一中授受仁義相傳微旨合符亦可謂有取曰虞淵之功矣故子嘗謂孔孟而後有董子而人始知有聖學名目有

王文中而人始知有聖學門庭有周程張朱而人始知有聖學蓋與雖數子者學有淺深精粗而要之卓乎爲孔孟功臣也

家君又嘗言太極圖說首五句語意未融處尙有之至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兩箇一字一箇本字不惟本句語意精該並便起句未融者一齊融通可謂妙絕千古矣談理必須如此識力筆力乃足發微闡奧至朱子圖解如于仁義中正亦分動靜陰陽體立用行或不無分析過甚之意若所謂此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非離乎陰

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云云數語則通體融徹不惟義理精透並可融圖說無極太極生陰生陽等處語言之未融解前人書者必有如此見解筆力然後不至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湮沒其本旨耳家君又言太極圖說周子不獨爲人明太極之體用正是從太極之體用推出所以生人者只此無極之真三五之精本來粹精至善人既稟此理以生則是性中具太極之全理矣便當主靜立極乃無負所生之本來耳故終之以聖人之立極勉之以君子之修吉惕之以小人之悖凶亦猶西銘不獨

明理一分殊之旨而歸本于盡性至命爲事夫之道也言畢因又顧謂兒功曰昔人以莊子易以道陰陽之語爲名言如我看來亦只說得半邊耳蓋易是數聖人卽陰陽消長進退之當不當示人以進退行止之法戒非端爲道陰陽也大抵古聖人立言聖訓皆爲世教立之防維如衍河圖圖說卦者大易之所由來而文周孔三聖人却歸重于勸善戒惡衍洛書而叙疇者洪範之所由來而禹箕二聖人却一一推其義于經世宜民初不單言天道而歸重人事卽此可以見古聖人之用心

矣彼索之渺茫崇尙元虛者雖曰神道設教豈能免惑世誣民之弊

又嘗言人心同體太極適如其體者是之謂大人靜而廓然大公所以與太極同體也動而物來順應所以與太極同用也靜何以廓然大公靜而無欲也動何以物來順應動而無欲也無欲其要乎

又曰本來與太極同體適如其體則便與之同矣無欲則適如其體

一友問如何可以見得吾心與太極同體家君曰此非可以言語盡別人說亦終不親切公但于一念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

七

無欲時體驗之久當自得之然若不真能到得無欲即體驗亦只成摸擬億度之見與原來體段不符也

周子自註主靜曰無欲故靜只這一語千古聖學一點滴骨髓也淵源洙泗矣

明道靜定動定之旨淵源于周子無欲故靜之旨周程一脈相傳真所謂心印宛然先後同揅人疑明道終身未言太極圖說不知濂溪太極一圖要領在王靜無欲而明道定性諸說發明此旨滴滴歸源不啻揭濂溪王靜之旨于中天何必無極太極

陰陽五行喋喋口舌然後爲薪火相續耶

或問立極之道何以獨在王靜無欲家君曰無極而太極故雖二儀五行變變化化而貞靜者自在其中人本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妙合而成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雖萬感萬應而其本體之靜則有未嘗失者一自蔽于人欲中正仁義之不脩而靜體始失天人乃懸絕而人極不立矣故仁義中正所以全吾太極之全體大用以立人極也無欲尤所以攝吾仁義中正之真機而神吾明通公溥之妙用也立極之道舍王靜無欲將安屬哉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

八

人心全體太極只爲有欲則失此體段若能王靜無欲則渾然太極之真矣

人性本善故天理者吾之本心也而天理則完完全全與生俱來故雖萬感萬應而常自無加無損無動無搖故天理者貞靜之道也人惟蔽于私欲而後紛擾不寧雖至獨居靜處亦且千頭百緒交投並至若能體認天理則無欲而靜矣靜則當下還真雖酬酢萬變而此中之湛然堅定者不移故從欲則雖靜亦動從理則雖動亦靜濂溪之主靜非耽靜之謂無欲之謂耳無欲非絕欲之謂體認天

理之謂耳

靜而無欲看與太極同體否動而無欲看與太極同用否

又曰無欲則靜虛而明通與太極同其體矣動直而公溥與太極同其用矣既與太極同其體用安有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朱子解太極之義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看來周子無欲二字尤吾儒所以樞紐此樞紐根柢此根柢也濂溪先生真可謂探天根而躡月窟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

九

太極圖前明造化生成之妙而要歸于中正仁義主靜立極

談理不索之眇茫此周孔繫易之微旨康節往往于陰陽動靜毫分縷晰既無異鏤水繪空又其言造化每從陰陽剖判後見定着一言之亦覺于其中陰陽不測變化無窮之妙未能一一脗合若太極圖未嘗不推索得造化原委分明然却是從寔理中邇其淵源覺得一切皆應有之脉絡此亦識見高下淺深之所由別學問道器之所由分

一友問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是造化之功用二氣之

良能主靜無欲何以遂與之合德合明合序同吉

凶乎家君曰天地之德太極爲之德日月之明太極爲之明四時之序太極爲之序鬼神之吉凶太極爲之吉凶太極歷萬古而不變不搖不動不息故天地亦萬古其德而健順日月萬古而長明四時萬古而長序鬼神萬古而吉凶不二蓋太極以貞靜爲體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從太極生者亦無不以貞靜爲體也人心全體太極惟欲動情勝則失却太極體段與天地日月四時不合同耳聖人主靜無欲則吾心之體即太極之全體吾

豐川全集卷之十

待制紀聞

十

心之用即太極之妙用太極且不能遁而況于天地乎而況于日月乎而況于四時鬼神乎

太極圖說雖無一不淵源于易翼但易翼是逐處散說圖說則統會爲一易翼是隨處畧說圖說是探本詳剖中間又補足立極機要使人知所從學參寥一圖遂貫三才而一之神禹聚金以成鼎女媧鍊石而補天先生之于斯道可謂有陶鑄神方矣而亦可見其于易會心獨深真能神而明之也家君又嘗語及太極圖西銘謂功曰濂溪先生胸中真是包絡三才橫渠先生壯志直欲柱地撐天學

者苟非枯木死灰展讀一過褊狹怠弛之習未有不豁然解脫奮然振起者

孟子性善之說淵源于易繫繼善成性而易之繼善成性得太極圖說益覺推究得脉絡分明蓋易繫繼善成性是渾淪的話得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語始剖析得繼善成性之來路曉了向若不得如此一番剖析初學亦尚未易解其所以然也

周子主靜之靜該動靜而為功是即敬字主一無適統貫動靜之意但周子從定之以中正仁義立說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十一

靜義于定為切故以靜為言今觀大學之定靜相因蓋脉絡脗合也然要之敬即靜中自然收斂之真精神而主一之主實即主靜之主以為敬與靜異理者不惟不知靜字真血脉亦不知敬字真血脉也故朱子南軒解主靜皆以敬字替之蓋謂靜敬一理而不知敬之即靜則靜尤易涉頑空也或曰程朱後來單言敬而不言靜何也朱子曰程朱防流弊之意也蓋周子主靜之說義理本自精微亦本無病痛自程子慮其或流于耽靜厭動故易靜而以主敬立宗乃不謂至程門末流而耽靜之

弊且未已也故朱子防之尤嚴而且示摘靜之流弊以為戒其意蓋謂言靜字恐人失其宗旨入于坐禪入靜之途言敬則動靜一貫本體工夫合同俱在且歷聖相傳學脉此為的確故二先生每每多言敬少言靜耳是蓋立教明宗防弊慮遠之道耳初非謂敬之異于靜也

讀西銘前半篇雖欲自私而不可得讀西銘後半篇雖欲自恣而不可得

又曰將天地間俯仰不愧的道理窮源探本傾廬倒倉而發之真是開拓萬古之心胸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十二

西銘之理是天地間合有的道理其文字自是天地間斷不可無的文字但從前無人說得如此愷切而張子遂窮搜其底蘊而暢發之開闢啓與中興聖道之功宜乎與周程並推也然二程尚授學淵溪兼有父教張子不聞有提掖開導之資而特地自立如是真無待而興之豪傑也

西銘道理拄地撐天無開天的識見無開地的胸襟如何道得隻字這纔是天地間大文字可以羽翼六經

西銘好見識被他將仁之本量與仁以為己任的意

思一齊掀出天開日明真是千百世無人見得及
西銘道理大功夫却切實細膩看他前邊是甚麼局
量後面是甚麼心行孔曾思孟之後何人到得這
裏

西銘道理范文正公畧得幾分軀殼王文中畧有幾
分志力二程兄弟覺只得幾分精神朱文公覺只
得幾分規模王文成覺只得幾分聰明未見有克
副全量者盡其量真是到聖人田地
太極圖西銘真是萬象心生乾坤在手小丈夫如何
妄想得及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三

讀西銘時不生成憤弘毅之志其人必精神死却其
心暴棄

西銘是吾輩做人正當樣子須讀時生愧悔之心讀
後下實踐之功則讀時不爲口耳之學卽做人亦
當不至苟且庶幾有以自立而將來不愧戴天履
地之身若讀時亦只當好議論讀過無思齊則
做的意思過後亦並無刻勵遵循的工夫不特辜
負天地生成之意並辜負此老一片婆心矣
程子謂訂頑立心可達天德讀訂頑者須窺見從上
聖人踐形盡性的精神命脉庶幾可望知德

每讀西銘輒覺平日褊淺因循之罪無以自解

西銘與太極圖說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宋朝四
大篇文字余則妄謂春秋傳序當讓易傳序易傳
序尤當讓太極圖說西銘而太極圖說尙當讓西
銘也蓋春秋傳序雖道理正當然亦尙覺廊落不
及易傳序之簡切而易傳序則雖簡潔切當亦尙
覺有鬱而未暢之意不如太極圖說西銘道理圓
滿文字精卓也然太極圖說中間亦尙不無一二
語病猶須推原解說又其於造化生成原委聖人
所存而未敢直論者一一刻劃言之雖爲言精妙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十四

發千古之未發亦未免盡火捕風之嫌不似西銘
大而實精而切高深宏遠造其域直至聖人而却
無不切於下學遵聞行知以此留傳天地直可作
經也

記之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事天孝經之事
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孟子之存心養
性以事天皆與西銘之旨互相發明亦西銘淵源
所從來而西銘則獨會得這事天地當如子之事
父母的道理曲暢旁通圓滿周匝遂卓然自成一
段經天緯地的大道理

西銘道理吾自從學二曲夫子時便欣然有會於心
每一展讀一迴惶愧一迴激昂迄今三十餘年若
卽若離若存若亡無論全量未副辜負天地生成
之意卽其違負初心每一循省輒若天地之大無
以自容爲之愧汗浹背者久之

程子謂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然則學不至於達天
必於西銘不能深信無疑又如學不至於達天於
西銘不能深信不疑却須實下苦心體認西銘是
甚麼局量是甚麼工夫真知而實踐亦庶幾有知
德之日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五

西銘實理煌煌如日月經天善諸儒發揮詳悉似無
難曉乃竟有博聞見能文章知名當世稱名儒者
信不能及不知橫渠之前從無古人說到這裏如
何便劈空撰出此理朱子贊康節天挺人豪英邁
蓋世余謂橫渠亦足當此而無愧也

西銘是言大人之道盡得這道理方成得個堂堂的
大人物不愧天地生成之意

孝經一書以及六經四子中間言孝亦甚詳矣讀西
銘而更可悟大孝萬物一體立身盡性之義孝之
量到這裏始圓滿無漏耳惜無大君子統括經書

本此意依次第作一書以盡孝之全量也

西銘直是經天緯地萬古顛撲不破的道理聖人復
起必謂知言

學者但信得及西銘便可與言做人之道

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此西銘前一
節之所自來孟子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後
一節之所自來然西銘說來却成徹首徹尾圓滿
中正的道理如黃帝採金鑄鼎鼎成而但見寶鼎
成象却無從指其爲何處之金真有洪鈞陶鑄之
奇此老胸中直是融天包地矣崇效卑法不足言
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

侍側紀聞

六

西銘言事天之道當先事親之道然事親却包一部
孝經在內爲人不以此事天便事親天地生成之
恩爲人子而不以此事親豈不負父母顧復之恩
故西銘一書雖非教孝之書而卽謂之教孝之書
也亦無不可

皇極經世中間天然符契處不少而牽強配合處亦
多蓋天地間道理是從乾元資始又却變化不測
恐不如此微然分段枝分節別又不知此一一擬
合而後說之八言周子太極圖說者康節之學

同出希夷今看太極圖說雖節次分明而義理渾融殊與皇極經世迥然不同以此見昔人之言未盡允也

周子之學自得於原本渾融者爲多康節終不免於泥象逐跡一泥象逐跡不惟於天道人事之渾然處未能融合亦覺分枝別葉精神散於無用處多也且河圖衍易而四聖人獨歸之教人勸善戒惡洛書叙疇而二聖人獨準以經世宜人豈若康節比擬陰陽擬配五行於無可分比處亦強爲之分比也看來康節之學自是一種近理的格物象數

之學若曰聖學吾不敢知也

學旨小引卷十一

大學者大人明體達用之學也而古人卽自十五之其父兄師長卽自十五責之何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分量生而具之十五入大學則知識益開卽人爲大人之身矣自此而學大人明體達用之學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將來德成材達可爲天地生民之攸賴而人極於此立焉匪是者無論尋常庸碌未副人理卽才技聲華艷傳流俗究與天心民命無關其負此身者可勝言哉此古者大學之必責於十五時也余少也魯雖於大學一

書朝夕講貫而究之於格致誠正之實功修齊治平之實務茫然於胸不過入耳出口依文解義而已每視古大人之學邈若非我所能企及迨年二十有五從師問學乃稍知所爲格致誠正者卽吾人十五以後必不可旁貸之功所謂修齊治平者亦卽吾人十五以後不可旁貸之事縱力不能至亦斷當以必至爲期而一切聞見技藝未有不曾歸於此而可言學者奈知之也晚爲之也復無力迄於今若存若亡而不可堪以自問也則時時自悔而若不可追茲覓

功年將成重宜教之知大學正路矣

乃爲略取人品之大小邪正學術之異同偏全開陳梗槩以發其正知正見冀以吾之致恨於不早者令其早得聞之庶讀大學時不至疑明新止善皆古聖賢事渺然無與吾身而自小其志量也至於中間不無危慄惕懼之辭者固以二子者一鈍一浮非策之知自戒於泛濫徧狹終不足與知明體適用之大全抑實學術毫釐之差卽關人品千里之謬者本如是不容假借云爾

壬午清明後二日心敬題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口述

男 勸謹錄

同學諸子 泰 閱 及門諸子校

學旨

盡古今同此人卽同此耳目口鼻心之聖賢非必皆生知安行只是肯用力耳用力人何不能之有而甘心以凡自域豈非下愚不移

做人須堂堂的學做個大人物方不負萬古一生之身但學術自孔孟後門戶分裂幾於萬徑千蹊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學旨

三

非有格物致知之實功必不能辨大學正旨正旨不辨則正路不明卽聰明向上之士亦且誤入他岐成就出來不能醇全故做人要貴有大志而要成就得這大志時須講求得學問宗旨頭項分明乃不至適燕南轍

莫看得此身小只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古大人如此者吾今亦如此莫看得大學難只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要修卽修要正卽正要誠卽誠修齊治平莫不皆然但無甘心讓善古人之心卽人人可以明此體可以達此理試思我輩人一旦欲從事明

新實功而心意知物不爲我格致誠正乎而家國天下不爲我齊治均平乎善學者只須自奮自立大學八條目盡天德王道之全功說來似覺驚天動地然要之皆生人日用之必有事者今試問我輩誰人一刻離得了身心意知誰人一日離得了家國天下自十五入大學已將這格致誠正齊治均平擔子責付我矣須合下承當一步一步照這路實實走去除暴棄小成之心奮任重道遠之志質美者造就出來庶幾成個有體有用的大人物縱或才質不高亦不至如俗學之事理扞格讀終身

書而身心無關世教無賴也故吾輩讀大學不可將八條目看作聖賢分上事要知皆人生日用之實履須一一依他於日用間實落做將去

大學一書孔曾一片婆心爲後人指出內聖外王這血脉真路程卽便是千萬世做人真樣子故人生苟不甘心以小人自居須是依此學去學乃成得個大學人乃成得個大人後世學者讀孔曾書終身兢兢孜孜至於日用視履全然不照這路程行持我不知他讀此書時如何探討其宗旨把自己身子又看作何等不惟枉讀經籍失聖賢垂訓婆

心亦且辜負此大人之身

讀大學而不依其功程行持我不責其枉讀聖經失聖人立言至意祇傷其堂堂七尺而全不以大人自命耳萬古一生而不知以大人自命可傷孰甚於是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世矣乃生我輩於今日小成猶爲辜負此身況可苟且因循甘心暴棄終身學而不適於實用非口耳章句之學卽情識意見之學

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是以千百年不見與

儒之效故吾人既費心力爲學要須學明德新民實學

無切於身心世教之學古人必不肯學故古者人材不無大小而其學未嘗不切於吾身未嘗不切於世道我輩今日亦惟是當務之爲急

與古來無窮聖賢同生於宇宙而德義無間世教無關民然與草木同朽有識者捫心自忖豈不可愧可憐

學所以學爲人也做人苟且所學何事

好大學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耻者斯可矣有

取則不甘於不學將來庶幾爲好學人乎且不甘心學小儒之學將來庶幾可望於大人乎

終日誦習古聖賢經籍而人品心術無感發興起日新月異之效替史誦詩習記類耳白頭何益窮盡五車何益故讀大學貴明大學宗旨尤貴身能力行變化氣質

一切古聖賢垂經訓以示人無非教人成德育才無論矣卽朝廷懸爵祿以待經術之士亦豈欲人尋章摘句掇拾支離粉澤之言便以爲國家文治之光耶以經書取士正欲士之通達經術以致用也

以策論表判取士正欲士之通乎古今之治理習於議論文章爲他日當官敷奏之具也奈何近來學者既無存心養性之功以爲建立事業之本所學之學章句時藝外一切道德經濟之書並不肯講究甚者視此等書若贅疣自是等入爲迂闊稍有涉獵便以爲有妨舉業一好一士輒指議排謗之爲快嗟乎卽其爲官而不知清夜之間反心自問果於聖賢立言之本心何如於朝廷家設科取士本旨何如又不知將自己存心行事與古

之學者一一對勘其邪正公私善惡是非何如苟非病狂喪心當必有赧然自汗者

離人無已故明德以新民爲實用外已無物故成物以成已爲本體蓋此道合人我合內外合體用合道德事業一以貫之舉一固偏二視亦離故古者大人之學明新止善合下全體承當到得學成業著時人已共成時措成宜極位育之全功裕參贊之能事眇然之身渾然與天地同德蓋由其見得學之大處真故其學之務處實而業之所臻其結局處亦弘且備也吾輩苟不甘心以小人儒自居

豈可不急急辨明學脉

人配天地稱三才今之農工商賈無論卽我冠長裾誦讀詩書者不知可配得三才乎舉世冒名失實皆自瞞自昧耳有識者能一返心自問便當有出頭之日

讀孔孟書而毫釐不肯照他言語行持孔孟亦何貴有此誦習之人再若借此文奸言而飾盜行是孔孟之書爲後世借寇兵而齎盜糧矣天地本生爲大人之身聖賢本期爲大人之學而甘心以小人自棄其身清夜之間其何以自問於心

人生父乾母坤之身要成得個踐形克肖之子須是以六合爲四國以古來大聖大賢爲君臣師友以詩書禮樂爲憲典以孝弟忠信爲綱紀以居仁由義窮理盡性爲安身立命之堂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

心外無事事外無理二氏幻空一切不免離事言理俗儒依傍格套不免外心言事其於大學體用一原之學相去天淵

明新止善一時俱到而其中本末始終却有秩然不紊知此之謂知道學此之謂大學止此之謂止至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學旨

八

善

離成物不足以成已故學術不足以經世理物不惟算不得有用之學亦算不得有體之學外修已亦無所謂安人安百姓故事功不本於窮理盡性不惟算不得有體之學亦算不得有用之學

與天合德謂之天德然天豈徒以無聲無臭爲德卽不見不聞之中而時行物生相輝於不已故天德以有用爲天德與王同道謂之王道然王豈徒以立綱陳紀爲道其一切損益措置原無非精神心術之運故王道必以有體爲王道今時言學者宜

知盡性至命爲天德矣天德誠不外於盡性至命

但不識如後世所謂疑神定慮而不足以經世且民之德其德果可爲天德否今時論治者皆知發政施仁爲王道矣王道誠不外於發政施仁但不知如後世所謂行惠布德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道其道果可謂王道否聖學不明言學者淺之則爲訓詁章句深之亦止於佛老之空虛言治者卑之則爲刑名法律高之亦止於五霸之仁義嗚呼大學明新合一一脉所以立天地之心作生民之命之淵源也三代而後學術治術支離如此何怪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學旨

九

世無眞儒而治無上理乎今日安得有如孔曾其人一揭大學宗旨而明斯道於中天者

用卽體之用無用便體不成體體卽用之體無體便用不成用蓋體以用而名無用則體於何見且將以何爲體用以體而名無體則用於何本且將以何爲用故離王道而言天德便非天德天德未有不裕王道者外天德而言王道便非王道王道未有不本天德者

同一正心誠意卽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大學離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異學同一齊

家治國平天下本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大學外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霸術此學術毫釐千里之差辨之不精必至差入邪逕迷誤終身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入門第一義也

顏子一陋巷布衣耳論者以王佐許之者蓋德合於天之謂王王道者王者體天而行之道也王佐則謂其與王者一心一德可以佐王行體天之道耳顏子心不違仁滿腔子天理流行使他得時行道自然體天爲符典敦天敘禮庸天秩彰德悉合天命懲罪悉協天討卽其陋巷中視聽言動一一料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學旨

十

理得恰當之機緘便是他日料理人國家經綸措注恰當的機緘也總之王道只是天德之妙用亦只是天德之真用顏子不違仁便是顏子之天德已具天德具王道自在其中矣豈不可以王佐許之故周程皆諄諄教人學顏子之學也

精義入神卽在洒掃應對之間洒掃應對無非精義入神之妙天理人事豈不同條共貫惟其有關雕麟趾之至意自然有周官周禮之法度惟其有周官周禮之法度然後見關雕麟趾之至意天德王道豈不同條共貫

目前得失窮通之念不清卽他日計功謀利見小欲速之根目前苟且便安之念不清卽他日怠荒叢脞之根目前傲物侮人之念不清卽他日陵逼君長暴虐下民之根目前踈進欲速之念不清卽他日貪得競榮之根目前技藝聲華之念不清卽他日園林臺榭狗馬聲色之根目前飾非文過之念不清卽他日懷諫遂失之根目前喜佞惡直之念不清卽他日親小人遠君子之根大凡種之非斷未有苗之是者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學旨

十

天德無私心王道無私行然非無私心如何得無私行而非無私行何以見其無私心天德王道不唯叫不得兩事亦並分不得內外本末真如乾元渾然而品物流行外乾元無以作流行之體非流行無以見乾元之用太極陰陽闔闢一機這裏那分得內外本末

自己一個身子尚不能使之就理得所如何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自己一個心尚不能使之順理清寧如何能使宇宙清寧一身一心者萬身萬心之準極故窮能獨善其身者乃能達而兼善天下三代

以後論者皆致憾於唐虞三代邳隆熙皞之化不可再見不知其君若臣初不知欽明溫恭敬勝義勝之學安能料理得天下有時雍風動永清大定之休

不從家國天下上實練身心意知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佛老之所謂德而非天德不從格致誠正中發爲張施措注縱禮明樂備掇拾格套而已五霸漢唐之所謂道而非王道天德有體有用王道本敬本誠

實見得天地人物一體之義雖欲獨善其身而有所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學旨

主

不忍故二帝三王得行其道惟以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爲職務孔孟程朱不得行其道惟以明道淑人立教範世爲心行

天地間只此生生不已之機生生化化於無窮此點生機在人卽仁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學以合明新止善於一爲大也孔門之學主於求仁正是天德王道一貫之宗學者漸不能遽辨千古學術之大小偏全與千古人物之大小偏全且須體認仁之體用與孔門求仁血脉到見得明白時自不難於論世知人

萬物一體之謂仁故王者以立達天下之人爲分吾儒卽宜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心行然學者私欲蔽錮人已隔闕已久如何便能得根心推賢不欲無加乎須先講明得萬物本吾一體不惟自暴自棄者於吾分量有虧卽僅僅獨善而無與於人物亦於已量欠闕庶幾遇人顛連昏蔽時不至膜外視之惻怛日生私吝漸去馴至火然泉達而不難矣

從人物資始一元處體勘得明白雖昆蟲草木尚不欲其失所矧民吾同胞乎故新民而必欲使斯民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學旨

主

無一人之不新亦只是明得明德盡耳

此心是經綸酬酢之本須教他清明虛融天理昭然自然遇事體有條有理遇民物無隔無闕

無事時此心天清地寧有事時此心流水行雲讀書時此心鑑明衡平遇物時此心春生夏長豈不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又豈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無事則廓然大公遇事則物來順應動靜咸宜已物兼成知此者謂之知德見此者謂之見道學此者謂之學大人之學皆此者無詮論縱欲敗度功利刻

薄自棄於大道之歸卽言是行果亦不免吾夫子之所謂小人儒也

不明天命之性縱謹慎敦篤躬行實踐可謂之德而不可謂之天德故大學以明明德立學之真體爲做人本務

平常培養得生機圓滿到臨民遇物時自然油然而發然一切鞠育栽培不啻慈母之於嬰兒

看得自己分量盡自然不度外視人度外視人必其不明自己分量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苟無其

中庸全集卷之十一

學旨

志

誠則雖有政不行行亦不實王道安能不本於天德

中庸九經王道備矣然在王者本天德以行之則爲王道霸者假藉爲之卽屬霸術有爲無爲之間公私天淵迥別卽治理治效天淵迥別

漢祖唐宗最推三代以後賢王然謂之小康則可若語王道蕩乎則非特漢祖粗豪不知

卽唐宗一切設施措注極意模擬三代亦究之優孟之學叔敖徒倣像其聲音笑貌耳蓋其初原非有一民失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一切施仁

累善不過爲要結人心保得天下安固而已因收

功高世主之名耳故當天下未平則淬厲其氣未

嘗不宵衣旰食求言納諫孜孜太平之策及宇內

已定外患盡弭遂不覺驕志頓起戒心盡忘一切

宮室子女之毒溺愛偏徇之私且日滋日長而遽

變其前度甚至不忍一時之小忿濟以好大喜功

之侈心遑悔一師殘民以逞而曾不知止總之水

無源故易盈而亦易涸也且三代聖王皆有基命

宥密之學一切張弛措置無非精神心術之運故

君身正而朝廷正朝廷正而有官正有官正而萬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學旨

志

民無不正

試問唐宗其基命

宥密之學果安在耶

經濟之書自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而外如經世八編

合以名臣奏議武備志等書王者之治

具備矣然運而用之存乎心推而行之存乎才神

而明之存乎識舉而措之存乎力爲之不懈存乎

誠

從來治平之道不過厚生利用正德三項中間運用

之妙固存乎心然大綱細目古今異同之詳却須

逐一講過得其要領庶幾到臨事時可對症用方

通便宜民耳正未可藉口根心妙用不爲無術當
人國事而誤人國家也孟子曰徒善不足爲政空
疎之病豈可不戒

證心錄自識

證心錄者爲二曲郭巨翁述也巨翁老而留意心學
比慙慙欲余有說以資養心之證余匪有得於其道
者而巨翁之意則不可孤矣且巨翁以不得養心之
要而藉證於余余於養心之要未之自信也而可無
求證於人乎於是本愚見所及質言述之凡若干條
既以仰贊巨翁之證而兼求證於吾黨先生長者焉
甲戌臘八日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識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證心錄

心者身之主宰得其正則百事正不得其正則百事不正正則上之爲聖人君子次亦不失爲善人有恒不正則爲小人甚者流入禽獸之歸是此心之正不正不特此身善惡攸分即此身人禽於此分也然養心有道得其道則不正者可正失其道則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二

一切養心之方皆害心之端雖欲正而心終不得其正故吾輩誠欲爲天地間正人須存正心乃可欲存正心須講求善養之方乃可

心本正其不正者欲誘之欲累之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輩欲使此心歸正亦只還他本來無欲之心而已更無巧法

人物同生於天地而人獨配天地爲三才原是配以此心之理若飲食嗜欲則凡物與人無異孟子所以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人若此心不正人形物質豈不負此鬚眉愧此七尺

從古來一切聖賢學正心誠意亦只是耻爲禽獸之歸耳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耻乃可賢吾輩欲使此心不愧天地全在培養此點耻心

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夫機變之巧世俗所艷爲聰明伶俐者也緣何爲無所用耻只爲此心不正不知自愧耳吾輩所宜自省

七情心之用也本不能絕但能顧應無私不生將迎意必之私即一切喜怒哀樂皆此心之正

無心之說二氏妙秘之言談心者皆喜道之然吾謂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三

似是而非也心豈可以無言只是不可着於有耳不着於有此可言正心却不可言無心

遇當爲事便直截做去不存顧惜心遇不當爲事便斬然不爲不存牽掛心即此是無欲有主之心

日用酬酢中此心但能不違天理便心得其正而與天地同流

知命者乃可養心若打破命字關頭出頭沒於窮

通得喪境界此心終無寧靜之日

巨翁無子故云爾

無妄想貪着時看此心有何不正

莫謂世事擾心吾心自擾於事且物各付物酬酢萬

變之中正自天清地寧

機心習熟豈能遽靜涵養深久自當寧謐莫以心難遽定遂生欲速退急念頭旋缸無歇手即澄之理但莫更生攪擾當自有澄清時

此心雖一返卽是故物但習氣已深已熟須下日煅月煉之功不可借口現成不失畧見頭面遂矜一了百了也人心習機如久慣猾賊乘隙卽動必須主人壯健精明攝服得盜賊心膽乃得不爲所乘然這賊是主人自做言攝服早已逗漏如許已須是自己已化盜心爲良心一革舊習則成平定廓清之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四

人常謂靜時工夫易動時工夫難此言若近似然其實未盡也動靜只一心亦只一功耳豈有易於靜而難於動者操心如操舟苟得舵柄在手平水安瀾固無飄搖卽長江巨浪亦自轉折如意養心但尋求真把柄把柄到手時更無難易之分難易皆是自己心地不明不誠借口推諉妄生分別耳

事原無妨於心然不可以心不妨事而故求多事吾輩久擾之心須多着靜乃能得力

求心依舊落迷途此明心之語若執此爲說亦便屬

障襪之語放失之久不尋如何能識能得益求之

爲言者已放者分上說故云耳若在不放的人分上說則一心字尚無着處何況更言求心乎大抵此等語言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雖在理解中屬妙秘之言然其實皆是險巇語如醫方中巴豆芒硝善用之自可以醫積癖却不可執此方以補衰羸吾輩須細自審量若平日病不在於求心則此等語言斷不可借口自寬

心之易放原有由來彼養心而不得其道如破屋拘豕欄東走西耳故拘豕者要得不失須是堅固牆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五

垣慎守扁鑄養心者要得心定意寧須是養其天然無漏之心乃能自我作主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孔子曰至忠信盡中心之謂忠實心之謂信忠信者吾人本心也吾輩須從此體認使內不欺已外不欺人到得表裏一致便是慥慥篤實之君子

養心須令本心昭著一毫私意瞞昧自己不過然後能閑邪存誠使此心湛靜清寧若外此而言按納降伏之心皆屬補塞罅漏末着

須使一切日用飲食衣服居處待人接物之間不以

好惡之私生喜怒之心方是平定廓清之功若此
勉持大節終非究竟

虛融中微有畔援欣羨意思皆屬此心走作惡須提
醒收攝還他本心

吾心與聖賢同體緣何遂至如此擾攘視聖賢幾與
我異類只爲習氣深重遂難出脫耳故養心亦只
須消磨得習氣盡便心得其正

心無偽妄時便是真心昭著不可此外更求真心逃
頭認影

心是活物養心者不可以死法養之若不達其機而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六

徒執昔人一時方便法門便據爲終身操持之訣
守定不移則卽藥還爲病也終於心勞日拙而已
但行所無事自無入不得更論甚動靜忙閑此難彼
易然這行所無事何可易言須有知性盡性之功
乃能無意必固我之私

知性乃能識心乃能識此心之存不存正不正不知
性而言養心縱說盡千般方法皆屬游談無根前
輩名賢蹈此病者極多不可不知

心之正不正論理欲不論動靜益動靜者所乘之時
理無動靜而皆正也吾輩欲得此心真得其正須

先辨得理欲界限分明乃能去得將就冒認之弊

靜中體認未發氣象靜坐時養出端倪此皆前輩爲

初學未知心體者指出入門下手之法最爲求放

心者方便之門蓋初學溺於情識日久一旦欲反

本還源如何不假方便便能曉了所謂渡海須用

筏也海門駁正之論謂爲印心之資則可謂爲知

古人循循誘人之苦心則不可蓋人雖捷足未有

渡海不由筏者況上智者少而中材以下者多安

得舍却津筏遂登道岸

本來清寧之心如何日見擾亂總是情欲二字爲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七

大丈夫須一刀兩段還他正大光明

已過事莫追追之無益徒擾本心未來事莫憶事未

可知徒滋憧憧現在事莫太執着有義有命執着

徒增疑懼

放不下私心便本心放矣提不起真心便安心起矣

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善學者須常使志氣清明本

眞作主

只心有所向便是妄豈可無風起浪自擾性天

一向機心習熟要須刻刻防閑

平日此心東奔西馳及至收時又若把捉不定豈此

心竟無可收之法亦只緣粗心浮氣未曾向這裏實下體勘之功又氣傲心高不肯虛心細問先覺遂至眼前事隔却千里萬里耳嗟乎一念鹵莽終身墮落有心者清夜自返如何甘心得下

天陷西北地缺東南誠知得世界尚且缺陷則知人生有餘不足靡非氣數之難逃只須隨緣任運順他自然所謂物之不齊吾卽以不齊者齊之則參差氣數無一足撓我有主之心卽此是養心之道亦便是知命立命之學

知得貧賤憂戚皆天之玉我於成則怨天尤人之意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八

自無而心體時同太虛矣

事之當爲者不爲此厭事之心厭事則溺處皆爲心害事之不當爲者爲之此喜事之心喜事則無事生事只須以義爲主消除適宜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矣此大易艮背行庭之旨存養之道第一義也

天生本有之心不放則爲天之肖子天生本無之私不生則爲天之康吏用心不辨當否必至喪人品逃本性日趨於污下自負其天職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心學徹上徹下法卽體卽用

卽本體卽工夫了此更無餘事然須講求如何是大公之心如何能廓然如何謂之順應又如何能物來順應一一講究得頭項分明然後得不迷所往故養心以致知爲第一義

明則誠養心必體認心體分明然後不被情識瞞昧但有機和意見的卽非本心

無物而能物物者是爲真心

心雖神妙無方然來往變滅者却非本心雖無一物然不可宰物者却非本心雖至微至密然不能徧照者却非本心雖衆理備具然有能有所者却非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九

本心雖應酬萬事然溺形滯迹者却非本心自體自用非虛非實意必既泯將迎不形如明鏡止水虛而能應應而常虛知此者方謂之知心方可語養心

去非心便是善心無妄心便是真心若謂去却非心妄心更求真心善心便是架床之上床登屋上之屋

私妄之生必有來頭不可僅尋對治法對治者撲此生彼終非究竟直須斷其根原

道心爲主則人心退聽故培養道心者廓清人心之

本務若徒逐處對治未免頭出頭沒故養心貴知本務

飯糠逃目天地易位人心意慮情識皆迷惑顛倒之根吾輩須是還他湛寂本體

捉賊捉賊則賊心服治心危者須究危生根本

不隨喜怒轉此心便澄然無事然須知緣何得不轉

於喜怒哀微此方可言有主之心

心正則喜怒哀微自當吾輩一切不當之喜怒哀微皆由於心

君之不泰

閑邪莫如存誠寡欲莫如養心

豐川全集卷之十

證心錄

十

爲甚麼心不誠須是知過則改

心放縱不可拘執亦不得操存涵養須求真訣孟子

勿忘勿助明道定性識仁王文成語錄中言心諸

條不可不時閱之以資印證

古聖先賢爲後人指下存心養性之方不爲不詳爲

什麼累千百年不得一正心誠意之真儒總緣人

不能耐心體認因而甘心憧擾耳舉世相緣賢者

不免獨不思心吾固有返求可得此身一失千古

無我做一場人奈何將自己一箇心不肯實納在

腔子裏加工體認遂至迷罔終身與草木同蠢耶

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二句其得力受病處

有由來須窮究其本原庶幾可爲印心之助讀

乃不爲玩物喪志

讀經書中言善心正心誠意本心者便須默識其意

而舉以自昭果否同異言私心妄心非心惡心者

便須體察其狀而舉以自問果否無有有即改之

無即加勉如此則處處讀書皆印心養心之助

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此心豈可着於方所自蔽本來

清明體段

爲什麼將天空海濶之心如拘如囚爲什麼將行雲

豐川全集卷之十

證心錄

十

流水之心如桎如梏爲什麼將玉清冰潔之心如

廁如穢爲什麼將明鏡止水之心如霾如霧如俛

俛之瞽爲什麼將和風甘雨之心如魑如蜮爲什

麼使靄靄春溫之心爲冰爲灰爲所寒之雪霜爲

什麼使湛湛秋肅之心如焚如歆如大火之燎原

爲什麼使左右逢源之心一貧如丐爲什麼使天

長地久之心爲夢幻泡影大丈夫到此豈可不白

慚自奮

回光反照是收心吃緊法物來順應是養心切要着

不自生風波看此心有何不清平不自生棟擇看天

下何事可礙心

程子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之說卽制外養中之旨而更無幫補湊合之弊能從此着脚便能使身心收束若更能做得恰好純熟自能使表裏融治渾歸肅雍之域

治心病須從平日溺志處治將去此亦急則治標之法

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其本心乎

明道有云人心唯怒爲難制能於怒時遽制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其於道也思過半矣可見循理乃端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主

本澄源之法白沙怒火制以忍水之說救急對治方耳非究竟也

無任情欲任情欲則心爲情轉無溺見聞溺見聞則心爲識縛無任意氣任意氣則心爲意氣動搖若本心作得主宰一切情識意氣皆我心君孝子順孫不惟本不爲害原無非天君得心應手之人心得其正則不知老之可憂少之可慕生之可樂死之可懼以本心無老少生死故也故養心到無老少生死之可言處然後可言正心

物交引心者是倒持大阿以柄授人故學問以空大

本爲第一務

孟子云夜氣之所息息之一字甚妙旋水久定則澄人心不收斂焉得清明然有大息法有小息法小息者炷香靜坐息機歛氣使歸寧定昔人所謂小歇脚也大息者良宵行庭無動無靜無人無我昔人所謂大歇脚也二方對症用之皆有效驗然吾輩須從大息下手乃不墮入野狐禪窟

無事時靜攝有事處煅煉

無事時天清地寧有事時流水行云雲然會得時則雖謂無事時流水行云有事時天清地寧亦無不可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證心錄

主

卽本體爲工夫戒愼恐懼之意卽春風浴沂之機自然動靜如一

莫以衰老可以不必事心此心一息不存便失人理

此心蒙蔽一毫未徹便入迷塗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無我可推諉處

勿以既老不能苦行此事不勞苦力只責志向勿以既老耳目不明此事不靠聞見只問心地勿以無人理家不能靜端此事正要在事上煉境上煅忙處操難處存耳唐文皇曰疾風知勁草吾輩正於艱難拂鬱時見志趣見力量見操守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德甫著 男功勛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傳道諸儒評

董子

董子生漢初學術未明之日而獨恪守禮教毅然
尊孔子崇六經之說天人不二雖未醇乎孔孟之微
言亦可謂暗室之一燈至正誼明道之旨則淵然符
吾夫子先難後獲之旨矣使在孔門得聖人陶成諸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一

賢切砥當必與四科諸賢輝映聖門惜乎其生之非
時也然以其生如此之時而獨能遵聞行知不愧儒
者氣象則卓然豪傑之士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原不曾講學亦原不曾窮經然觀其立身
之正大光明立德之清真簡諒存心之忠耿直誠制
行之公讜弘恕嗚呼其天生之中行乎使在孔門三
千七十子中四科或當急收耳且窮經著書士君子
隱居求志之事其實窮經本期于明理致用著述原
所以修辭立誠如武侯之立身立德存心制行真能

致六經之用真能坐言起行自返不愧伊尹而下二
千年間僅見斯人也何可令孔孟天德王道一貫之
學僅以章句文辭盡之又况出師二表足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澹泊寧靜之旨隱然開王靜立極之宗傳
耶

王子

文中王子特地要行周公之道學孔子之學據其天
生氣稟真有中行之概向使老其年深其造當必卓
然可觀惜乎其死太早耳然盡濂洛關閩河會崇姚
諸大儒之精詣密修遂于文中則有之若云能副文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二

中之志量亦正僅也嗚呼其無待而興之豪傑乎或
者謂書乃阮逸假托恐亦不然雖好其書而中點
染潤色容有之若其志識之弘毅即盡十逸章如何
可以假托

陸子

陸宣公時理學未明不知其何所從授見得事理如
此明白體得經旨如此融浹赤心議論直捷而即
灑洛關閩不能駕出其上今觀奏議之博學宏才其
窘于格式其實義理文章融事融理之精古今罕
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此正善于行道者之先也

世真儒使在聖門亦當兼政事文學之科吾道中得此等人乃見大道不迂六經有用何得以口不談學功非註經謂非吾道宗傳

韓子

昌黎韓子見得文至六朝靡麗不振奮然力挽狂瀾師效孟子爽健堂堂之文且能因文見得從來道統之源流亦不可不謂有志有識矣但見道只于典要傳道僅于文章且即其所見者亦只供文章之用而不知實體諸倫物綱紀出處取舍之間嗚呼抑末矣至于初之開佛如此力而後復眷戀大顛亦足見其

豐川集卷之十三

傳諸儒評

三

見不真力不定也故斯道宗傳斷以程朱之窮深究微身體力行爲入門升堂韓歐或當另議耳

胡子

安定胡先生當周程張朱未生之日而特持師道以經義治事立教遂于學術漸近切實雖視濂洛關閩五先生之精詣深造較遜然已開洛關師道尊嚴之門則是濂洛關閩于吾道有倡明之弘功而安定固五先生啟途肇端之先覺也嗚呼難矣

周子

濂溪周先生特地揭王靜之旨開誠明之宗無欲學

聖一語真與孔顏心宗脈脈相契嗚呼于吾道真有取日虞淵奇功乎太極圖有從授無從授王靜之旨有從來無從來不敢知要之特地而起固見天授之奇卽脫穎而出亦見志力之卓也吾道中興先生真首出矣

程子

明道程先生氣稟清明見地淵通德器粹美制行誠直淵乎中行之選孔門顏閔之儔也問學濂溪不敢謂淵源無自要之擴而大之則先生之自得爲多真吾道之元氣乎老以歲月優之大位古王佐盛德大業或可致也而止于此天之無意于斯道斯民如是夫惜哉然于顏閔後使斯世重見兩間太和之氣于吾儒中則二千年之景星慶雲矣

程子

伊川程先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得天地秋肅之氣爲多也吾道有斯人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乃見義路禮門耳向若參以明道之淵通矩方規圓吾道中行矣然于學術湮晦之日而兄弟以身作倡卓然會于聖之宗傳明六經之真諦言師行法則二千年來吾黨之典型

未有或之先者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先生當其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經心理會及出而用世隨身所到必盡其分不顧利害不計稱譏功業雖未滿其心願志量則有餘于建立嗚呼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即吾夫子猶爲見難其人若公者不亦當之而無愧耶故雖經術之精切不及陸宣公道學之淵微不及兩程子而要其志量弘毅振勵名節士氣之功則一代之偉人矣向令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五

生于孔門政事一科必所亟收也且論學脈者以其扶植人極有功世教耳若公負剛大之氣抱致澤之心先憂後樂公爾忘私其于人極何如世教何如而謂可拒諸聖道之外竊恐語言虛浮之習種已滋吾道之弊實矣

張子

橫渠張先生氣質剛果學力苦堅前無所依旁無助輔超然入孔孟之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嗚呼卓矣至如西銘大旨淵乎通古大人之學知禮成性粹乎會吾夫子之心大化雖未敢遽許而在吾道宗傳中則弘毅二字自不愧焉

邵子

邵子弄丸之旨艷稱儒林不知一着此見不免反爲丸弄矣此道彌天漫地平鋪兩間何處非丸何丸可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五

弄何處是丸何人弄得謂此老無得于心余不敢誣此老謂此老真得乎道余亦不敢誣道也然其品格要自清風明月灝氣孤行矣至如皇極經世河洛圖書數世雖其傳揆之聖道終須另作一種道理一段議論行世爲博物者資談柄耳不得與太極西銘並行吾黨也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方正持身忠誠體國孔子所謂剛毅之近仁者也論者或以見道未甚分明功業亦未及著議之然以公之心事皎如白日品操屹如泰山故

見道遜于關洛弘敷容讓范韓而要之躬行實踐義路禮門則吾黨之典型矣雖百華言詭行者未之或及也嗚呼賢哉

謝子

上蔡謝先生能深思能克已能窺探學術之血脈至其慎守名節猶見其實能遵聞行知而見之行事朱子稱其英果勇銳強力不倦蓋不誣云

游子

定夫游先生氣質清和見亦通脫平生著述止于中庸論語官亦不過監察知州而當時皆推高之即伊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六

川先生亦稱其德宇學術與政事之絕人殆坦衷諒德卓然自信者乎

楊子

龜山楊先生德宇冲然不爲崖岸其淡樸真誠之概歷終身而不易蓋先生之學務求自得于內故其所造者日就于簡易淵虛殆學明道先生坦衷諒德之風而又別有會心以成其家者然高于支離膠滯者亦多矣至晚年一出人多議之而先儒則謂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夢到他地位嗚呼此言平矣然又似不足此出而抑又有可取者在則愚意

所見覺稍別也今無論有可原則不可病不可病則自有可原也且試思宋之國勢至此是何等時乎祖宗百五十年宗社且將淪于喪亡正仁人義士奮不顧身之秋龜山平日目擊心感直苦于無可措手一旦被命徵用胸中平日所籌畫而蘊蓄者亦自顧可以濟顛扶危保境全疆矧旨意雖出自奸京要之朝廷爵命京得而假京不得而私則承召直出揆以孔子欲往佛肸公山弗擾之召不更爲無一可疑耶且後二年之間二帝北狩中原鼎沸義士接踵而起者假名赴援借號保境君子猶爲義之謂其急君父之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七

難知勤王之義也矧先生抱屈突徙薪之忠于朝命尚行之際者耶又或者雖以後此之師道已用李綱已相而終無救于宋亡爲嫌然要之自宋不盡所用而莫存非先生之說本不足以存宋今試思當龜山初至之日即用其盡復祖法之說一破黨與之私弊法盡革善人是求金人去汴之後師道兵柄得伸李綱終相不罷不割三鎮以待契徵援師而守境君臣勵精將士和同金遂能遽虜二帝以北耶嗚呼亦不免以成敗論矣故愚于古今論龜山與有明唐荆川因倭寇被徵出山一事而竊嘆吾儒論世亦多不盡

情實未盡平允也

昔周之發婦不恤其綿而恤宗周之將亡君子義之龜山之出去宋亡年餘耳嗚呼此何時也正仁人不恤其身不恤其家以謀國捍境之日也矧龜山素明大義康濟爲期者乎且蔡京此舉以國勢將危思用老成而濟顛名義自出于謀國則龜山之出因國勢之將危而思欲以所學拯時名實亦出于爲國龜山知有宋耳知召命之出于宋耳何知有蔡京又何知爲肯之出于蔡與假于京者故龜山之真能存宋不能存宋余亦不敢知要之龜山之心乎謀宋心乎存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八

宋此一出固所不當病也

劉子

元城劉公遵溫公之訓終身口無妄語而立朝持身毫不爲利害禍福所惕屹然一時不食之碩果嗚呼是固吾黨操履不苟之士也義雖未弘守自可尚

呂子

與叔呂先生清明沉潛在諸昆中尤爲粹美而其折節好學舍已從人深潛之思湛定之性卽程門亦推先覺焉向在孔門未知其與一再何如要之亦漆雕諸賢之流亞歟

胡子

安國胡先生自幼有出塵之志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對君則以正己爲要出處則以自信爲本立身則超然自立于權勢之外而曾不爲蔡氏父子所汚辱嗚呼名節者衛道之藩籬如先生者可不謂吾道長城耶至于二十年潛心春秋凜凜乎內外名分之防直欲藉經義以啓悟世主之心而振刷士大夫積頹之氣則尤見其心乎國討心乎世教人心也穿鑿之嫌或者雖噴有煩言要之于經旨外自有勸懲正不必概施責備之論耳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九

羅子

豫章羅先生見道未敢謂弘暢造就未敢謂高深而能確守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一脈源遠派長上衍洛川之淵源下開閩流之浩瀚厥功自不可掩也至于從步從學龜山于蕭山鬻田往見伊川于洛陽其問道之勇出中心之誠尊堯一錄其一點猷畝不忘君親之心抑又惓惓諄諄嗚呼其至性過人恪遵師傅者乎

李子

延平李先生志行卓然見地真切著述雖不多傳然

無一字不從親身經歷煅煉而得故其遺書字字有味迥非意見模擬語言比較者之可倫蓋有德有造之人有德有造之言也至一恪守洛脈大啓閭流隱種文公先生反身體認之真脈使得由博悟約以弘聖道宗傳則先生之功亦又茂矣

朱子

紫陽先生承先啓後之志崇正衛道之功發明六經之力表章周程之勳學術則一尊循序致精之旨教法則一宗教不躐等之傳孔門游夏之選恐未能或之先也至既老之歲省克尤嚴本體指示晚歲不忘

豐川全集卷之三

傳道諸儒評

十

尤可見先生仁爲己任望道未見之心淵乎上符古聖賢之心矣吾輩師其學必師其心法其詣乃爲善學先生不然讀其書不知其心之所向學其學不察其語之所歸徒以口舌尊奉曰吾學紫陽之學也恐非善學先生者

紫陽先生生平學宗則論語博學篤志一章之旨教法則論語始先卒後之宗制行則嚴毅方整著述則正大堂皇嗚呼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孔孟而後非先生其誰與歸哉願以初年衛道之嚴坊道之切學

爲讀其遺書按諸涉四四教之言四科之戒有

遺憾焉然其後因學者譏詆陸子則自明其意至學問見及門拘牽文義則時時指示本體過而即知知之即改視道爲衡原無適莫此一點心天地鬼神當且諒之先聖先師當且原之論人者論其得力乃得其平師人者師其成功乃符其真而今之談學重悟者往往妄有譏彈或謂本體之不足重修者又往往不分初終至謂工夫之盡實嗚呼不知紫陽者固不知其得力矣即宗紫陽者亦豈盡知其成功哉必如

豐川全集卷之三

傳道諸儒評

十一

陽之自言按其全書詮味而深體之庶幾乎一一得當耳不然竊恐不涉漏卽涉誣也

先生無經不註無理不窮一洗漢魏以來穿鑿隱僻之病而十七歸于平正通達其功正自卓偉後人既未能細心觀理又未能參會舊註比較其得失徒于意見不同之間索瘢搜瑕無論其無當卽有當焉拾抱之寸朽尺璧之微玷曾何足以議先生者惟是太學格物之旨不實彰明德新民作底本而泛指天下之物爲涉于微竟易註明易之道不至三聖人教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從道寡過之旨而至于卽卜

筮示勸戒覺視易為狹詩註多駁原序以從己意或使詩人忠厚諷托之旨少隱二風男女淫褻之章過多亦覺于吾夫子刪詩立教本旨不盡符契此等處使先生再延歲年而門弟子中有高識者商確其間揆以先生之虛懷同善大公無我正未必不翻然樂從惜乎不可得于當日也則自今以往有善學先生者追復更訂亦正先生之亟待而為吾道所攸賴矣

張子

南軒先生生富貴之家嶠然不渣幼承父兄義方之誨長資師友正學之傳識見朗澈深密學術純正精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主

明制行必心安理順立身則孝盡忠全嗚呼其明道之流亞歟至若希顏一錄武侯叙傳寥寥二編中願學顏子之學欲志諸葛之志一段亦心千載下讀其書信其志猶足令人掩卷泣也而天不相道不永其年則吾道之不幸哉然要之先生其姿近中行之姿造近中行之造其自成亦良卓也

又曰洋洋乎美哉其真心真品真學真行真忠真孝殆與武侯明道相望于千載間蓋天地元氣之所鍾而兼之得力于父師之漸摩知行之深造故其自立之清超卓偉如是夫

陸子

象山陸先生爽直真率于語言格套外獨能脫穎而出直指涵養本心以求合孟子先立其大之旨不可謂非探本之見顧其張皇此心之本善而疎畧盡心之全功知吾心為六經註脚之根源而不知六經實古聖賢已盡其心之言行信心太過窮經功疎自信太甚受善未弘極其未流偏着之弊原自有之然以其認定本心本性之自明自誠日用行習之重在養心立本則亦後儒支離繞擾者之一貼清涼散矣而或者紛紛竟詆為禪而不察嗚呼禪自是去人倫離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主

事物超然出世之旨象山自明人倫察事物淵然經世之宗路途何啻天淵而可以此二字錮之耶乃若一門十世之孝友荆門數年之善政向在孔門自四科中人耳近儒即善排亦恐不能長千古是非之公也

真子

西山真先生自信卓然當學禁摧折之後而奮然以倡明正學為已任濂洛關閩之傳既晦而復明尤生力也至于立朝則務欲正君子道積誠格心蒞政則務欲實惠及民不負所學求志達道切學壯行孔

孟積心相待之旨千載而下先生允踐之矣乃若大學衍義則表裏經史資益帝王足爲宇宙不刊之典千秋之金鑑在是矣功又何偉也哉

薛子 文清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力行近乎仁如先生者殆庶幾乎又其當有明聖學未啓之日而先生獨起而以復性爲工課名教自防檢利害生死確乎不易以開一代道學之傳嗚呼厥功亦至偉矣哉

胡子 敬齋

先生端重懿恭動遵禮度而生平語學則惟曰爲己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古

語治則惟曰王道亦何其見之獨正乎嗚呼吾道中如先生其斯爲恪守宗風尊聞行知者哉

陳子 白沙

白沙先生嘗然每教人于靜坐中養出端倪較其所詣亦只于龜山門下相傳靜坐指訣得其崖略而雜以康節弄丸餘習耳實未盡程門相傳蘊奧也然當性學尚未大明之日而先生獨發其端而引之緒亦可謂一代之人豪矣又後之學者每以白沙陽明同類金鑑不特不知聖學血脈卽陽明白沙異同之辨亦且未解矮人觀場隨聲附和卽二先生間之且不

足發一笑也

王子 陽明

陽明王先生天生穎姿學力亦苦觀其竄逐之日忘寢忘食以窮斯道之歸可謂勤矣然尚日困窮中逼出真性耳至于歷仕中外晉掌三軍制府轅門卽爲帥增講院其一殷篤信好學之力吾黨曾有幾人乎老以歲月所造當不止此惜乎其僅此也然如良知之傳或者雖賸有煩言亦正自揆之孔孟而無悖也何者大學之道先于明德孟子一書性善提綱良知卽德之明而性之善耳况致之一字固本體工夫合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五

一無遺也耶明德盡性無弊而謂致良知有弊耶獨其張皇良知之本善疎略下學之實工且大學合明新止善于一貫孟子告世子性善堯舜夾發蓋謂全體以大用而全真體以實工而備而先生獨揭致良知三字爲宗傳且謂無俟于考古證今則宗語微墮一偏耳此當時窮經之功少夾而微而信心無前之爲道害也然要之在吾道中微而信則數百年間積陰之晴日矣昔朱文公語子游曰易簡疎朗弘暢條達嗚呼如先生者其爲學自如是爲人自如是其著述文章亦無不如是而謂禪學中有此

育禪門中有此人耶至于平江西兩廣之積盜其條畫措置無非古王佐之用心則又吾儒之僅有而于蕩平寧藩論者咸推其奇功偉勲足高千古而吾獨深重其心蓋以本無兵糧之客臣而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直以身抵滔天之勢而障其流卽其不濟此心猶昭天日泣鬼神也矧一舉而成奠國安民之功乎昔孔子小管仲之器而仁其功向令以先生經孔子之品題吾不知其推葬當何如也而顧以悠悠之議妄妄之論廢宇宙公評勢不至使吾道盡歸于虛浮無用不止耳故吾既願論先生之學者原其心推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六

其實而尤願論先生之品者視其功原其學無使千百世下論世者有知人實難公論不伸之憾也象山陽明世多同類譏之不知象山陽明所入各自不同其學孟子也亦各不同象山從孟子立大本求放心入手而未既其全蓋孟子言立大本所以立小者不奪之本言求放心根于實盡學問之道而象山則曰除立大本更有何說又曰人心本善原無欠少只在自立更不申明本末兼該實盡學問之詳夫立大本豈其遺末求放心安在非學然僅言立大本僅言求放心則似單單于本心一着看到矣不善學者

或將認此事僅主靜還虛之事宗語不俱單一偏乎故象山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既其全也陽明則從孟子人性本善皆可爲堯舜人頭故雖以良知提宗若本孟子不慮而知來要之實從性善卽可爲堯舜闡義其視象山人門又較直截然亦未既其實也蓋孟子言人性之善在仁義禮智言盡性之善在知言養氣言堯舜之道實在孝弟堯舜之學在明倫察物動容周旋中禮而陽明言致良知則曰良知卽聖言致良知則僅曰致之卽可以至聖且言良知則指知是知非言致良知則曰但盡吾之良知無俟講求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七

古人之儀節固未嘗非孟子之意而于孟子仁義禮智根心之實旨知言養氣明倫察物之實事實功概乎若畧也不知者或疑致良知爲僅致這一點虛明之體而無知言養氣人倫物理之實事實學其于宗語亦覺墮一偏矣故陽明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既其實也故王與陸相提而論象山之古視陽明較有積累陽明之旨視象山較爲直截而並衡于孟子則二公皆有出人之姿而未既經學之蘊有學聖之志而未既學聖之全量實功視孟子原不無流弊耳然則以孔門諸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或可耳

以異端則爲失人失言也蓋二公同在人倫日用
盡性至命禪固盡性于人倫日用之外也割吾儒
之盡性至命而盡歸二氏嗚呼亦懲噫廢食且以見
所學之止于糟粕也夫

近時排攔陽明日禪學曰心學家以良知爲禪則已
爲不知人不知學以爲心學家則尤覺失人失言無
一可矣人心道心始于堯舜而宣暢講明于孔孟之
門發揮推原于程朱之口今以排心學爲尊朱嗚呼
無論不察于心學之淵源亦不察于程朱之學不察
于程朱之言矣且不知倡此說者平日看二帝三王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大

之典謨訓誥作何理會其道法心法平日讀四子諸
儒之遺言如何窺探其大旨宗傳卽平日自己之講
習討論者將此學當作何事也又其爲說曰吾攔陸
王乃所以尊朱子嗚呼抑又不察于陸王之言心體
卽朱子之言心體特朱子欲人由博而後歸諸此心
之約陸王欲人先從此心之約而後使之博其入手
由博由約或異其會歸于盡心存心則同陸王正宜
資朱子之實功而心體始得平實圓滿朱子惟其兼
陸王之心體而學問乃爲切近精明論陸王者取其
學知重本而惜其言功疎畧則可鑒其言涉畸內而

矯其流弊所極則可尊朱子者謂其本體不虛而百
歸切實則可謂其工夫平實而流弊或輕則可却不
可以陸王本與朱子同重之心宗而謂爲禪又不可
以朱子原與陸王同歸之心學而于陸王反攔斥之
不容餘力欲尊朱子而徒尊其標末欲明朱子而反
啗其宗傳也此既學術之無容曉曉矣且有甚不可
者漢唐之黨皆以小人攻君子自宋中葉乃以君子
攻君子風俗已衰于前日 然尚以洛蜀志趣不同
相攻擊耳至明之中季則且以理學攻理學舉宇宙
天寬地濶之中更無一步和平坦蕩之途矣風俗之
敝憂在人心此正有心道脈者之所宜心痛亟挽吾
黨向學之士所宜深懲力變者而晚村輩又復推波
助瀾以啟吾道之紛紜而增口舌之競尙噫過矣且
國家統一聖真折衷儒術體虞廷五臣並用之風推
孔門四科兼收之義象山陽明久陪孔廟之祀而以
處士橫議其間亦覺自用自尊之非宜耳然則今日
有留心世道人心之責者于大道憂平正直之日一
消黨伐攻擊之私而歸諸一道同風之盛固天心民
極往聖來學之亟待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尤

鄒子 東廟

先生之學所以體行良知之學故其端緒粹然
然其則又見其見義之明為義之勇而真能致良知
者也嗚呼使當時之講良知者盡先生何至使當世
謂理學多偽學又何至使後世談學術者歸咎良知
之傳哉

羅子 念菴

先生深潛純粹簡靜謙恭其制防之切有原思克伐
欲不行之力而其廉而不剷清而不矯矜而不爭
望道為趨而期以盡性至命為歸使在孔門亦當居

豐川全集卷之三

傳道諸儒評

子

德行之列矣宜孫鍾元先生列諸大子也

又曰吾儒中矜貴二字惟先生足以當之庶幾乎有
衛道之弘功矣

顧子 端文

先生勁氣熱腸得自天植惟義所在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善與人同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東林倡道
雖未竟挽回世道人心本志而要之培植明季忠義
之氣于不墜則振興名教之功于斯大矣至于發明
學術折衷于古本體以性善為淵源工夫以小心為
要領掃盡一切支離虛寂之見則尤屬聖學宗傳有

功道脈焉若夫附會東林之人不無陽君子者亂其
中世或以此病先生然以孔子之門尚有聚斂之宰
子荀卿之後尚有流禍之李斯程子之門尚有陷師
之邢恕甚至堯舜為父而朱均之不肖且繼踵相生
大抵事之非我所能豫知而限于力之無可如何者
雖上聖大賢亦且不能逆必之當身與其子孫而謂
可以責先生哉此則妬婦之口耳食之人徒見其禍
衷闡識不足與于論世知人而與先生無損也凡我
子弟向論先生尚無吠影逐聲使塚中人反笑吾輩
則予之望也夫

豐川全集卷之三

傳道諸儒評

子

高子

中憲高先生學從識仁盡性入手故其所得力真切
淵邃而遺書亦味潔旨淵耐人咀嚼至于終身績學
則切切以復性為急立朝則獄獄以名節自持向令
生于孔門亦七十子中高弟之選也而或者至以心
無一事謂敬之言忘其為原本紫陽且為中憲罪案
而詆之嗚呼悠悠之口曾足憑哉又先生生平以朱
子為宗得其心精而論者不察羣目為禪嗚呼抑又
不察于朱子之淵源矣

李子

二曲李先生學無師傳年未弱冠獨從宋明諸儒中窮探宗傳故其所自得于心者體用兼該內外不遺蓋于諸儒中獨為不立異同超然獨會者耳然于指示初學則恒從程門體認未發一訣教之入見性之門而必合語默出處辭受取予一無或苟以為立身之實則先生既從生平之自得者舉以語人亦折衷學術親切之路而使之的確不迷也故全集所言多出此旨而至于揭悔過自新為功課盡性無欲為究竟以及身為讀書之要領以名節為衛道之藩籬則于聖門宗傳益覺切近明白矣况其清操峻節挺然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主

以身樹名教之坊而屹為一代師法則尤所為行俱教俱以身衛道者哉

評諸子

或問聖王韓執俊曰兼天地人之為儒儒者天地人皆之需也匪道胡需匪需胡儒漢魏晉隋之間道弊極矣有言三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繼往聖而開來學者獨仲淹耳其祖述仲尼之業也知明道之宗者也夢寐周公之功也知行道之準者也天假以年詣可量哉韓子文章士子雲先賢優孟耳視仲舒儒者氣象有遜焉矧文中繼往開來之人乎曰昌黎躋子雲于孟子永叔推韓子而遺仲淹何與曰各從其所見也韓楊而可追子輿之踪班馬歐蘇亦得升孔子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評諸子一

主

之堂矣或謂文中之擬經為僭何也曰以孔子而視堯舜禹湯文武君也剛定詩書不為僭以文中而視孔子師也師師而獨僭乎夫夫子之廟與而不得欲見而不得者也曰漢魏六朝之事與父兄可續唐虞三代乎曰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為漢魏六朝而漢魏六朝為會逢其適也孟子曰吾之得之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詩採列國書錄秦誓苟其義有可取而吾義伸焉漢魏六朝猶春秋之文與事也孔子不為嫌而謂仲淹嫌乎曰中說之擬論諸何也

曰門人尊師之過也然其格言至論秦漢隋唐數百年寒未有及之者然則仲淹可繼孔孟乎曰何敢當也抑亦孔孟之的裔而周程之前矛矣周子何如曰君子哉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闇然而日章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其啓誠明之機于宋代乎微斯人詞章功利之習未知底極矣問明道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清明醇粹之姿精微易簡之學大道爲公達天德者也伊川何如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醇儒也大儒也微二子孔孟而後斯道至今長夜矣中興而有開創之功者也曰明道庶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評諸子二

孟

幾顏子信乎曰孰定其然然庶幾乎大賢中行矣曰伊川于事君交友之間直而峻方而嚴其謂遜出何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孟子固謂莫如其敬王其直而峻方而嚴也其斯以義爲質者乎匪是容悅而已善柔而已周程之功孰爲大曰匪源弗始匪流弗弘源流合而利澤溥矣其孰得而大小之間橫渠曰志于道據于德者也早得聖人而師之當進于光輝之大矣以彼其時而有斯人其無待而興之豪傑與會子所謂士之弘毅者也朱子何如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闡聖真闇異端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斯文之宗盟聖道之長城也昔人以爲泰山喬嶽信然哉象山何如曰尊德性求放心立大本願學孟子者也天生斯文發蒙蔽蔽乎微斯人斯道不無以見聞情識淆之矣顧其容氣勝矯枉過也情識意見之未融也其視孟子將毋遜其醇且醇乎孔子而後吾未見文中顏子而後吾未見明道曾子而後吾未見伊川晦庵孟子而後吾未見象山陽明也曰如是當日何爲有朱陸之辨今日又何爲有薛王之辨曰當其時也二先生微覺取善之不弘迫於後則其子弟與宗師者衷褊而識淺也和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評諸子三

孟

衷而濟象山爲文公直諒友文公爲象山多聞友重德性者當能益進于充實光輝重學問者當能益進于易簡淵通晉獲益矣平心而論薛子爲不爲之猶王子爲進取之狂退步狂不如薛子猶不如狂高忠憲至當之論不可易也然則狂者之志量恢恢乎弘矣故先師孔子曰吾欲使狂者志遠而中人也或以陽明學孟子而繼象山者曰其簡易直截則似之矣然孟子學孔子之學其學象山尚近孟子而陽明則遠矣宗象山者其心粗之孟子而陽明則才大而自立西庭之象山也陽明之學不可

謂非孔子之血脈而其教則不可謂孔子之正規孔
子脩化工四時之氣而陽明則秋冬肅殺之氣也或
曰教既非孔子之教矣何以學不可謂非孔子之學
乎曰孔門之主求仁者盡人合天之學而陽明之致
良知者亦盡性至命之宗也况依然曾思致知明善
孟子知性良知之心傳耶得善學者而用其長焉固
陽明之肖子更得善學者而補其偏焉尤陽明之功
臣今之毀王者固惡而不知其美謂之憑耳而食可
也即尊王者亦好而莫知其短謂之裕父之壘可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 泰閱

課程 示門人大定楊生

每日將明起畧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醒一日精
神

清晨盥漱畢念小學一二章時文一篇期于明熟不
以貪多爲貴

早飯後看四書或本經二三葉就講義訓詁明白後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課程一

須句句反身實證蓋看經書能實證以身久之聖賢
言語自一一見得親切即作文亦自入情入理不至
成浮泛語言矣

午飯後須歇片時或靜坐或散步大約此時心境欲
其閒適靜虛蓋前半日精神已耗勞須虛閒數刻以
培養之庶後半日誦讀講貫不至精神昏憤切莫恐
以閒適靜虛候功此正讀書入悟根基也虛閒片時
後讀文章一篇本經一二章日西時又歇息閒遊少
許時看性理二三段務求通徹大義切莫草率了事
以爲非當務之急也蓋讀書人能于性理得力看一

切書自然入微即人品心術亦自日進高明矣

晚飯後看通鑑少許春間則但看通鑑後或靜坐或月下散步但一鼓即臥不必夜深秋冬則看通鑑或讀文章或讀本經讀畢靜坐少許而臥大約以二鼓爲度亦正不必夜深蓋人之精神有限太耗勞則神不清寧神不清寧則入悟爲難且前夜太勞則次日精神亦易沉悶是欲多讀書而反妨讀書也大抵學問以養心爲本心苟不放無論讀書作文爲學問即一切行住坐卧時時寧定湛一正無非真學問耳今之學者不知存心爲學問之本每以靜坐收心爲流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課程二

二

入禪寂豈孔門之定靜安慮誠意正心孟子之存心養性立大本求放心皆禪寂乎又豈人之精神只該勞擾紛紜乎無惑乎離書而此心茫無着落即對卷而此心終東馳西奔也又謂讀小學性理爲迂濶豈聖賢經書垂訓只爲後人利祿之資而無關於科第利祿者遂不必讀乎又豈做一場人讀聖賢書只該空襲其訓詁章句作進身之階而不當知身心性命倫常綱紀之實乎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恐不如是又以爲讀通鑑等書涉于泛務恐妨舉業不知士不通古知今二三場策論將作何對做官後不學無術又

無論矣况乎朝廷取士原欲考取經術通明之士故或以試學或以觀識或以觀言皆所以歷視其才學取之爲他日經世理物之資耳一思及此正當自勉自愧不當因流俗浮薄之說而自墮儒生本務也大抵理學舉業原是一事自後世利祿之士弱流迷源遂失本面而後人相習抑又沿而不覺見前此者只以時文得科第遂謂朝廷取士只取時文又謂士人讀書但當精通時文使可弋科第而取利祿足爾外此而學非迂則拙故分理學與舉業爲二而詬病之矣嗟乎學而外理不知所學何學人而以理學爲詬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課程三

三

病且不知自居何等其亦不思而已又况乎士不通明經史融貫古今則淺陋無識安能發揮聖賢心事即時文又焉得入理入情乎縱微倖科第而淺膚之詞油滑之調當時不見賞于士夫他年不增重于藝林不亦玷科名而羞當世之士耶大抵無志則已若要作真學者則斷宜從此行持外此而學吾不知之矣

又時文自有真正脈路脈路不真則爲浪戰一切讀作文須一尊前輩爲法程不可自作聰明既已離師則朋友最是緊要須擇有志向上者結爲

同心約以德則共勸過則公規勿泛交濫取以致有損無益

又人生大倫有五孝爲第一自今一切須承順親心不可毫有違逆大舜閔子王祥人子千古師也

課程示門人趙生

目下清晨早起晷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起一日精神然後讀四書數章小學數章讀時即須講究明白通其大義不可苟且忽畧

早飯後照字帖臨摹數行務求楷正然不必輕用影格寫字後看四書數章講明訓詁後務須反身體會午飯後須虛閒半時然後講讀性理二三葉務須大義通徹不可徒記語言爲口舌之資單則又虛閒片刻然後讀通鑑五七葉讀時亦須設身處地求古人精神命脈所在畢則或習射翻清既以暢快一日精神

神亦且熟習適用技業晚仍靜坐數刻而卧過半歲以後則四書小學二書可畢早晚仍如常靜坐數刻蓋靜坐所以培養精神清除雜念且爲讀書入悟之基此即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義故此段工夫乃終身日履中不可或廢之事也每日功課宜增以講讀尚書詩書子雖不比經生得遍及五經亦當講通尚書明其大義所以然者尚書是二帝三王道法治法之統宗學術治道無不于此根源須讀之識聖帝明王之源流然後學問能識路途耳讀畢時然後讀禮記以考禮制之大畧蓋禮是人生立身

經世之綱維禮記雖不盡出于周公孔子然先王之大經大法皆聖賢之微言精義實于其中存焉讀之可資以陶性淑躬經世治人故不可忽畧但讀時取其觀會通以行典禮不取其苛求節目取其檢身心而資設施不取其徒資記誦也至于易詩春秋待讀畢書禮後視有閒時更能窮究一遍自好然須于他日讀畢書禮相視其時日之得及不得及再商耳總之書禮二經之外合以前所未完性理通鑑須再用年餘工夫然後可以他及待畢時則如大學衍義及衍義補二書却須大窮一番蓋此書亦不必具精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課程六

六

當然明體達用的條目已自統具其中如醫書中東垣十書孫真人千金方症治等書皆求之即不必盡宜于時善用之亦可救人欲通經濟縱不能博求文獻通考經世八編等大書須于此書窮探一番識古人經綸注措梗概到胸中體認得項項畧有頭緒後亦自能對時現之症下投病之藥擔當人國家事也然這工夫縱勤讀會讀者亦且得二年有餘到得二年後尚能開戶潛修則如經中之易史中之函史集中之賈長沙劉中壘集諸葛忠武遺書陸宣公奏議范文正二程朱文公張南軒王文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課程七

七

成全書以及武經七書並本朝會典凡道德經濟古典時尚可以無資者端宜次第下工夫然這工夫若只涉獵性欽章亦須三年性鈍且得四五年若到得弄討有路得心應手則終身焉耳豈易言哉吾子但于三四年後看自己的際遇如能更那身子專心探討庶幾多說畜德可成一大人物倘到此無有暇時但終身能于前項功課反覆尋求討出適用消息亦便可理家出仕用之不窮也總之古聖賢經書雖多理皆相通但能于前數書融會貫通即千萬世通行之道法函蘊包舉于此雖不必更求他書亦自取之

疑好德如色容才若淵忠上親下敬老慈幼卽他日
仁育義正民胞物與之規模實培于此彥通不欲作
大人物也則已如誠有志願于此勉之

明學

入門之要

學者不知立心效法聖賢只是此志不立若是立起
有爲若是之志苟且怠肆之念自然不肯出苟且
怠肆之行自然不肯爲矣然辨不清自己起念是
公是私是義是利縱振厲奮發如囊螢映雪刺股
懸梁之敏勤只成就得好高務勝自私自利之念
耳故立志須立正志而要成就得正志須先從立
心起念處辨明義利公私然後脈理不差徹底澄
清朱子生平教人莫先辨志而象山教及門亦諄

諄以辨義利之志爲第一事皆此義也蓋在常人
則僅知致辨于此志之立不立大與小而在吾儒
則務辨于此志之真不真正不正耳

戴記曰離經辨志而孔子則曰志於道孟子言尚志
則曰仁義可見尚志先須辨志而所謂辨志亦辨
其所尚在道不在道在仁義不在仁義而已

志之爲字從士從心而孔子論士曰士志于道曾子
論士曰仁爲己任蘄溪論士曰希賢希聖希天可
見士不可不以聖賢爲志而道志亦必是出于希
聖希賢仁爲己任的正道理正念頭然後算得士

之本心始得箇志故志之從起不可不辨
學者甘心小就人以爲無志吾以爲只是無識若是
眞知得宇宙萬古千秋之遠我纔有此一生苟且
因循固混過一生縱使自立而不能臻于大成之
域亦爲未滿人量雖欲不失希賢希聖之志而自
不容已矣

自立在志辨志在識蓋學者一生人品學問之成就
視乎志至于其成就之大小偏全則全視乎識即
如世間無志之人本不足成就事業然亦有儘能
立志不肯甘心汨沒流俗而卒之所就止于一善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二

十

一長者則智不足以知其大且全遂以小者偏者
爲可安而甘心就之耳故眞欲立志者須講明眞
路途乃可若急不能辨別大小偏全却須慎擇師
友開發其正知正見也

聖修原重在實行然眞知則是點化實行的升頭若
識不足以知圓滿中正的準繩極一生功力只就
其所見而止即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人其力
行豈不都得聖人田地只以智不若孔子之中正
圓滿故極其所就止清任和之偏未能如孔子
之時中况當聖遠言湮之餘非眞有高出于古之

識何能于流俗馳騁之日見大識遠力造其域耶
故在後世與有志者言學必先開發其識要使先
辨得是非偏全乃不至迷于所趨

五經四子原相表裏但五經論孟雖無非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然却是分條晰理散見特出大學則孔
子折衷千古學術括四子五經頭腦而揭爲學程
以示萬世者也故大學一書凡做人的全體大用
眞體實功無不具此學者讀五經四子若急不能
辨得學術路途更若不能得明師良友親切指示
能長尋味大學究其宗傳自可漸明學術大小偏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三

十

全之槩

大學所以言聖學規模而以爲得止必由知止近道
必本知所先後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格致無
非以知爲始事可見辨明路途乃聖學第一事而
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而遞推所先必始格致則
尤是立志先以辨志爲要之明証蓋欲明明德于
天下乃古大人之志而功則始于格物以致知則
立志之必先辨志抑又昭然分明從此肅服尋求
古人致知脈路自當有見大識眞時也

更若看大學天德王道一貫路途心信不及又當原

始要終反覆証原始如何大學之規模固孔子折衷千古學術以成此篇實是祖述堯舜道法而立此宗且以大學上印諸帝典看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會與帝堯明德親族平章協和弘規有異否若能參照得明白亦自可知千古聖學無非以天德王道一貫爲要歸不如此便非宇宙經常之大道要歸如何孔子之道一傳爲曾子再傳爲子思三傳爲孟子原一脈相承今觀曾子既奉此爲學宗而子思則前後反覆推行如性道教之一貫中和位育之一貫達道達德九經之一貫明

誠之一貫盡性盡人物參天地之一貫德性問學之一貫無非與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旨相表裏至孟子善信之必至美大聖神而後全深造自得之相因推心行仁之相因亦無非大學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之旨當可知孔門相傳原無一本于大學特不至如後世之言學者守其立宗語不離口也能於這裏上下千古遠徵近取亦自能漸識得學術宗傳做人正路耳

又其次更不能明學問宗傳做人路途宜于西銘一書反覆推求人來歷生人分量生人宜盡之實

義亦可見得大學明新止善乃吾人切身之矩矱雖欲不如此有不可得者

總之入門之要在於立志而立志要須辨志辨志之要則有實工有借資關一不可而實工在於自己大其心胸勤其居稽考古証今悉心體會借資則莫如五經四子明師良友以及諸大儒之精論名言而無以盪交泛覽自亂其識乃得當耳然以去聖既遠師學少傳師友既非易言先儒之學亦各從其性之所近故既須資以印証又須以師友之教先儒之論自己潛心印証諸五經四子而以大

學作準繩庶幾真體實工全體大用會極歸極永無岐路之差耳

致功之實

志既辨清却須實下定力畫爲宵得瞬存息養動靜皆有考程然後厥修乃來道積厥躬最不可遷于異說不可撓于他謀更不可間于作輟因循

周程以前未嘗專言靜中之功其實工夫多在動時用而振基原在靜中立益這靜時首則吾明德善性之本體可于此見可于此明可于此復于這裏能實下存養體認之功則天心來復非幾不生既

還其虛靈不昧之體以立泛應曲當之基亦且動中所行皆可于此體勘動中所學皆可于此溫習亦不至動中所爲全不知返動中所學全不知思而茫無實得也故靜中之功最爲要務

靜中有涵養省察二法孔子爲樊遲論仁首在居處恭中庸明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涵養法也曾子之三省君子之九思此省察法也易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濂溪之至靜立極此涵養省察一貫法也蓋艮之象曰艮止也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思不出位固動靜不失其時之道而

濂溪至靜之旨亦兼貫乎動靜之中爲涵養省察真血脈耳然其實涵養中之精明卽省察省察中之保任卽涵養非截然兩項工夫也不知其分則必有籠統不舉之處不知其合亦必有支離偏廢之弊故靜中審幾欲明而用心欲密

靜中省察細心者能之惟是靜中涵養最未易言蓋初學未見性體時不知作何體段作何保任無主則涉于茫然有倚亦附于方所故惟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一法最爲的實但莫溺靜耽虛習成巢窟誤入禪宗耳

士君子卽甚精明日用酬酢萬變安得一檢點良善故動中所爲必從靜中虛心平心體察一番然後不至有過不知有失莫補且有時動中不能見得而一旦亦有新得之益也

日間讀書考古豈易卽便明通卽能明通豈易卽便精熟故遇讀書不能明了時卽合靜中體認務期得心遇讀書未能精熟時卽令靜中溫習務期成誦浹洽庶幾動中所爲所學益覺得力

靜工首爲立學問根基次爲可以自考動中得失熟復動中習業所謂當其靜則便宜于靜中用工也

非是謂學問宜專在靜中用如所謂靜宜多動宜少之謂耳故當其動則自有動中宜細之功

倫常交接正人生盡分之地故遇親則宜孝遇兄則宜弟遇君則宜忠遇友則宜信待人接物則宜信宜慈此孔子之論教弟子所以首重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朱子白鹿學規亦以明倫行恕始終教法也且靜中涵養省察者正爲動中主宰分明識力堅定宜孝則孝而必實盡其孝宜忠則忠而必實盡其忠以無愧于人倫日用耳今若人倫日用之地分不能盡盡不能誠卽所謂靜中得力者亦

只二氏一點清虛之機何與吾儒立本之學乎故人倫日用宜盡分盡誠爲立身實義動中實履以終動靜一貫之旨

動中交接不踰倫物而樞機則言行須言則必信而非法不言行則必謹而非道不行然後貫乎人倫日用之中者乃少過差而一切所言所行亦寡愆尤故于這兩字上須處處點檢時時提防乃能理順心安天人交孚邦家無恙

立誠在于實行而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則在學問故學問不可不正不可不實也正者讀正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八

十六

當書非聖之書不必讀即欲博觀以盡其變亦須見明識定之後始宜爲之然即所博涉者亦正須會歸于五經四子之正旨先儒之宗傳而無爲不醇不全之說所搖奪則讀盡天下書無不足供我取資之用而亦更無不正之誘矣實者前古聖賢之嘉言懿行無非本精神心術之運以爲後世之模範必讀一句即察其正旨乃足見古人立言制行之本心而在我得所視微又必讀一章即反上身來切實理會乃能于心有意見實証之益而心理不至扞格不入然這終是致知邊事縱明得盡

盡併何足克饒非我學古有獲實功也必是于其言明有善性即實依其法以明德盡性言新民言盡人物之性即實依其言以新民以盡人物之性言止善言無倚必實依其言以至于止善盡行之地知務如古人之知行務如古人之行而不合不已然後學不爲徒學獲乃爲實獲我之靜存動察人倫日用乃中規中程爾

古人所幼學者即其壯行之具坐言者乃其起行之實學問動靜交修古今兼資要是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可以兼善天下耳故伊尹有莘之耕即躬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九

十七

堯舜君民之具傳說傳巖之築即起而耕而海之資若終身學問而不足以康濟斯民必其所學者未能靠得實益未能自得于心也故學期于天人兼通物我相貫

意見溺人賢者不免就正有道最所宜先古人言學必言問正謂考之古訓尤必問之先覺也大抵後賢或不及古人之高深在我則與其誦誦古人遺言讀書論世而難得其真終不如親承音旨之面命耳提易于開悟故孔子論好學于安飽無求敏事慎言之後孜孜乎以就正爲務也且見先覺亦

易發策勵心故居邦事賢自是進修實事有必不可忽者

學業在自己奮勵却是要朋友觀摩切磋如同行得伴人豈代我而行要是鼓舞鞭策長途可不寂寞得所依傍耳故孔子爲子貢言仁事賢之外友仁亦爲仁之利器不得借口爲仁由已不知親仁也大抵此事必動靜有程知行並懋古今交資乃本末精粗內外人已無不貫不實之弊而要其機械則全在改過遷善日新又新蓋學問能遷善改過則未至者可幾于至而已至者可益進于未至此孔

子以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爲庶乎以徙義爲崇德而以不善不知聞義不徙爲汲憂也故希聖之脩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功不可一端或缺而機械則管于改過遷善一念此念必真必切即吾學乃能脈脈日進不至其極不止爾

得方之驗

吾儒進修止期日進實工初不計較效驗然考驗得力之意自不可無故必于內而身心意知自考其能實盡致誠正修之功與否外而家國天下自考其能實盡齊治平之功與否其考驗時務體認其

盡之出于疎密何如出于安勉何如但覺其疎即不遠而復于密但覺其勉即悉意以圖安過而即知知即不行然後可見其平日工夫之切實省克之深熟不然即恐自己有瞞昧托大弗自知覺之弊耳

學問到積累後見聞多閱歷久不愁無知識然其得力之實際則却在過理便能徹底通達更無滯礙遇事便能類推始末燭照不遠遇人便能得其梗概隱情可見即不然而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然後驗見理之明通

無事時見明守定固足驗其學力然尚非難事惟當毀譽得失過盛錯謫害謫此疑惑者至此能不疑惑前此愴惶者至此能不愴惶前此恐懼者至此能不恐懼然後見平日涵養之得力

學無人我無內外無止境要之原爲修己身達己道期于得志則澤加于民而成物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而成己耳然遇合極定舍之則藏必能使隱居求志之功不懈于草茅伏處之日而遞世無悶之意仍益益于世不我知之時處則有守之操無非窮居不損之天乃見分定于窮居之日不然便

屬學不得力也

窮有窮分達有達分窮宜隱居求志達即宜行義達道達而無可行之道必其隱居時所求之志原非又必其隱居所求之志原虛而非得志則澤加于民之道且使即有可行之道而得意則驚功成自滿亦必其心之不泰而私之未化耳故必兼善天下與大行不加之意合同而化乃見分定于大行者本然便屬學不得力也

追無止境學無止法古之大人匪獨舊染汚俗之日日新又新之功不懈于神明即德盛化神之時正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十二

二十

刻刻不忘戒慎恐懼之念蓋真見道者乃見道之無窮而時塵望道未見之思真好學者乃知學之難已而時稟緝熙敬止之功堯舜之兢業大禹之祇台成湯之聖敬日躋與孔子之何有不能皆此物此志也若稍有一點滿暇不特見心行之滲漏亦是這兢惕之功未能純而不已故學問得力之驗于此更為實徵耳

人生道德功業以學問為血脉而學問則會歸于吾之性命故學問必到盡性至命之地乃為實詣乃止至吾為盡性至命以何為符驗必如得意時真

能不驚失意時真能不憂則利害得失乃見其不攬我素定之天然這些去處最為難能而見大知命者尚能至之最是生死天壽之間易于憂惶貳心必是到得天壽生死之際亦能不貳其心而但修身以俟如曾子之得正而斃論語之朝聞夕可乃見天之常定養之獨深而平日學問真得力也蓋吾儒不計生死而以語仁為已任之意所以立命之旨則必以徵諸死而後已天壽不貳之地然後存順歿寧浩然來者乃完完全全浩然還諸天地耳則驗得力者亦必于此一息尚存之時有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明學十三

二十一

此志不敢少懈之心而後見其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也

答問成人之要

立志

學而期于成人立志其第一義于盡射必立之的而後精神全向聚而赴之乎的望必定之基而後經營塗構起而營之乎其故凡學而不成者非盡歲之晚質之昏道之難且遠也志之不立而無以樹之的立之基耳周處耻為兇惡一奮志卒為忠臣徐元直榜為不義一勵志竟為賢哲他如老泉二十七而發奮終成名士公孫弘四十始讀論語卒為漢相高適五十始作詩齊名少陵人患志不立耳志立而天下事無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

主

可成者况聖人之學初無高遠難行之事不過求復吾性命之本然耳性吾之性盡之只在予已命吾之命至之不藉于人橫渠先生曰有志于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其志何如伊川先生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移只可資志故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噫嘻世豈有：志而甘心自暴自棄謂心自暴自棄自賊皆無志者也故成人以立志為第一義知耻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

者幾希是人禽之分只在所性之靈蠢即只在念之罔克耳夫豈頂天立地而生最壽者不過七

十年造物所賦于我者如此其美如此其貴顧乃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喪心敗德禽獸同歸其可耻孰甚于是然世俗愚癡之輩昏昏：生惜惜而死猶不足恨也最是一輩誦讀詩書之人平日汨沒于習俗一旦或觀經書感悟或聞先知先覺之言觸動本心欲改行遷善以自立于成人之列而又轉轉畏難于流俗之毀譽稱譏而自畫自止卒之因循流浪于下流其愚莫甚于是其可惜又莫甚于是也夫改行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

主

遷善者自盡我人理求以不愧為人耳流俗之毀譽稱譏于我何損益焉孔子有栖栖偃偃之嘆而鄉愿一世皆稱為愿人不論理之是非：似他人之毀譽稱譏為行止不知此心苟失他人：似我作禽獸也其亦不知耻所當耻矣且昔也辱身于下自陷于禽獸而不知耻今也特立于賢人君子之林而反為畏反為耻是尚為知好友知羞耻者乎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羞耻先生曰必有耻則可賢故為學必立志而後人可成必知耻而後志可立也

求師

韓子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世俗皆庸之人既不知向上求師而一輩聰明才智之士則又往往不肯求師夫百工技藝末事也盡其術不過養口體而已猶知求師而且不難終身服勞效命而不敢懈學者所以學為入之道求入聖賢之路變愚為智變不肖為賢其事何如遠大何如貴重而顧不知師之求是豈聰明才智之士其志皆不百工技藝若哉蓋其間有二弊焉其一喜自矜高不安屈服見先知先覺初而敬久而不一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三

五

堪其折節也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必自屈而辱為其一本無知識造為拒諫飾非之辭曰學顧力行何如耳何必屈已而求他人以是雖有明師當前亦且置若罔聞獨不思求師者求以變吾之愚不肖為賢智學為入之道以求入于聖哲賢智聖哲終身之可貴可重者也庸愚不肖終身之可羞可耻者也求為賢智聖哲乃一屈之不忍而忍終身慚乎且昔者孔子聖也而學無常師嘗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一切問禮問官常若不及皇皇求師遠足增聖人之謙德而顧以聖人之美德為慚乎其亦不知類矣至于賸

口力行之說則又妄誕甚矣夫力行者為其知之已及而力行之耳一善之未明一德之未知而曰力行無論何能力行也即能矣定志下學方且不知何道之從其不三遷而南轅者幾希故學而不知求師知求而求而不能虛心退聽亦卒歸無成卒流卑污而已矣百工技藝下而已雖然求師而不知求明師亦何能入聖賢之域哉故知耻而後斷以訪求明師為要務也

務學

人之生也心同此性性同此善其卒至于聖凡判霄壤者聖人能學盡性之學庸愚陷溺其心而不知學耳但言學于三代之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自春秋戰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四

五

國以來則千蹊萬徑矣道德變而為楊墨仁義變而為功利惠典變而為刑名紛紛籍籍莫可窮詰然此猶顯而易辨者也漢興重經術而僅錄為曲要帶數六朝隋唐復變為文辭為佛老文辭易辨而經術佛老亦辨之尚易者也自宋周程二子興而孔子之絕學既湮而復明然不三四傳而朱陸之辨興朱之門以陸為禪寂陸之派以朱為支離一門之內聚訟盈庭逮至明興薛王二子主理學而意見

各別後之論者因薛王之異遂重牽朱陸之訟于不
已迄于今羣喙聚競莫適厥中而為子莫之學者又
復為調停兩解之說苟非有大學知止知本之大
亦孰能于羣言淆亂之中獨判其曲直而折衷于孔
孟之指歸哉故學必先知正學而後能學為大學也
雖然既知止矣而或徒誦其語言而不寔求聖賢之
用心則雖博聞強記亦終屬記誦之學耳徒依其
形似而不寔會其指歸則雖法言矩行亦終屬誣妄
之學耳徒知兼收並取之為大而漫無陶鑄則執中
無權其終亦究與湯墨子莫同耳故學莫要于實求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五

三

之心實踐其理實履其中也何言乎實求諸心也讀
古人之書必實見古人之心徒明其辭而不知其意
不敢安也遠求古人之意內返吾心之理古人之意
有一不合于吾心吾心之理有一不合于古人不取
安也何言乎實踐其理也言古人之言矣必行古人
之行行不至以為耻也行古人之行矣必心古人
之心不誠以為欺也何言乎實履其中也求之孔孟
之道脈而合雖舉世之所不尚我則獨行而不懼求
之孔孟之道脈而不合雖舉世之所不疑我不敢隨
俗而附和言心必衷諸理言理必衷諸聖言聖必衷

諸千聖脈脈相授之宗傳而後可也三要脩而後可
以言聖人之學匪是者俗學而已異學而已門戶意
見之學而已縱與世俗恣情縱欲之人清濁不同同
其陷溺耳

力行

務學中具力行之義又終之以力行者何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世固有立志而志立矣求師而得
師矣務學而知學矣而卒不至于成則勤始怠終半
塗而廢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為棄井蓋學而不至于成則前功盡棄耳學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六

三

聖人之道晚節末路固可忽乎哉而庸人砥行無力
或以學無速效而輒止或以禮教拘苦而改節或以
流俗譏疑而退縮不知學以盡吾為入之道耳昔也
邪而今也正則是已變小人為君子而見大效矣昔
也惡而今也善則是已變惡人為善人而見大效矣
此外而求世俗尊榮安富之效是其心已與聖學相
背馳又何以言學之功哉哉見道高而舉自來德尊
而望自重學患不成耳豈有成而無效者學而無效
當自咎其學之不成不當責學之無效也禮教者生
人之規矩準繩由乎此則順不由乎此則逆順則此

心安而吉從之達則此心不安而凶從之而以禮教
爲拘苦是自樂凶達自甘禍敗也且假使無凶達禍
敗而違禮背教反之清夜之間必有不自堪其踟躕
者矣禮教拘苦乎不禮教拘苦乎流俗醜正自古而
然如論語所載沮溺微生諸人其于孔子譏刺玩侮
且如是而况我輩下士乎且學求自信其心耳人譏
我而非于我何損人譏我而是正可借以勵節改行
是人言不惟無損而且有益也不觀孟子之論天降
大任乎亦可見聖賢之處毀譽得喪矣總之篤志力
行之人知此學原爲己不爲人爲德不爲名原求學
人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問成人之要七

二天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學宗書

承教深稔見愛之至讀之反覆欣感交集但吾友今
此見教者在世情離合毀譽之間而鄙人夙昔自矢
者則在學術是非偏全之際非鄙人愚昧全不知人
情亦非鄙人之故與俗違故求得毀也私心竊以爲
學術者千萬世之公道實吾生安身立命之本根離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友人論學宗書 一
合毀譽特倘來之遇耳以千萬世之公道論原不宜
舍却公道而從謀一身况吾所以安身立命者在是
而曾何得以倘來奪之而倘來之遇又何可以撓我
安身立命之本根哉故當其始之稍知從事此學也
或有從而與之者曰夫夫其尚知正學也而不敢以
喜益吾心方自愧吾學之未得真是未見大全而不
暇以不虞之譽動吾心而紛其深造自得之志也暨
後之稍知宗向大學也或有從而議之曰夫夫其
妄自矜尚也而不敢以憂益吾心方自幸吾學之去
非卽是去偏墜全且猶恐所謂是者非真是容出于

信心之過所謂全者非真全容出于臆度之私而又
不暇以求全之毀亂吾意而沮其自成自道之心也
迄于今是者尚未敢知爲真是非者尚未敢知爲真
非而暇以毀譽之見奪之哉偏者尚未敢知爲真偏
全者尚未敢知爲真全而暇以毀譽之見岐之哉且
吾友謂學以明新止善一貫爲大學乎抑但以專家
一區之見爲大學耶以會歸諸儒于孔孟爲大人乎
抑但得偏長半至之詣爲大人耶吾儒原合天地萬
物一體以爲身自宜統貫天地萬物于一體以爲
學吾道原合全體大用眞體實工而後全故吾學必
以能合全體大用眞體實工而爲大而會歸者在大
學一書立極者在孔子一人然則大學者是乃吾生
安身立命之符而孔子者是即吾生安身立命之宗
學不準大學以爲極無論自蹈于小也其于吾身原
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責不亦歟乎而不奉孔子以
爲表無論自入于小也其于吾生原合天地萬物爲
一體之身不亦愧乎故吾學之必奉明新止善爲宗
也期克吾歉而已離合毀譽非所恤也謂之必奉孔
子爲表也期免吾愧而已離合毀譽非所計也且吾
心之歉竟未知此生能克否耶而外此又何敢知蓋

心之愧竟未知此生能免否耶而外此者又何敢知
然則吾友之教亦惟有默戴明德而已今此固有所
不敢出亦正有所不暇出也是惟知己諒之而已

答友人論學脉書

承教云云足下之疑世俗之通疑也然不佞素守之見則非漫然也蓋不佞竊見古今道脉根極一中而風氣時會日以益變故一切聖賢救正之方遂各有詳畧異同而不復相襲卽如堯舜禹三聖人者皆以一中授受而舜之授禹則已視堯之授舜爲詳厥後三王相繼又各有闡衍之旨逮至周之中葉王迹既熄大道淪喪我孔子力肩斯道獨以刪定贊修爲繼往開來之圖蓋自文武周公而後斯道至此又大明矣顧文武周公以君相行此道而孔子以布衣明此

尊甫全集卷之十五

論學脉書

四

道其局亦遂至此爲之一變然要之諸聖人非得已而爲之亦非欲以獨得之契掩蓋前人也蓋風氣所開時會所極雖聖人明知前聖之說原非有所不足而其相時立言以救正人心者則不得不從病形之所現對其症而立之劑也三傳得孟子而孔子之道益明亦非孟子之道有益于孔子之六弟自孔子歿七十之徒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已有漸失孔門之真傳者自有孟子孔子之道乃賴其闡衍而其道遂大光也秦滅六經漢承秦敝獨一董子倡明尊六經宗孔氏之說兼正誼明道之訓亦庶幾乎孔孟之

心法斯亦積陰之日光而斯道漸彰之朕兆也奈嗣其後者宣暢無人故兩漢之學術止于典章器數之末而無當于精一執中之傳晉魏六朝迄無傳人主文中囑遺傳獨毅然以明道法孔子行道志周公爲已任爲幾乎斯道大啓堅緒矣顧以未老蚤殞繼述乏人亦止于徒有其志而未既其成然自此已開周程之前牙是亦可謂孟子而後斯道漸彰之一會也又數百年而有周程晰理益精見道益微舉文中之未光者于焉益光昔人謂孟子後斯道至此而大明豈其虛哉乃一再傳而不無專內遺外之弊其旨

尊甫全集卷之十五

論學脉書二

五

幾與禪宗爲近故朱文公重宣居敬窮理之旨以維二程之脉于不墜然文公矯程門末流之弊而于道問學處發揮獨詳故其子弟末流之弊又不免有泛覽博涉外心索理之失厥後有聖文成出獨竭致良知之旨以上續一中之傳然其末流之弊遺棄事物濶畧工夫又不免時一有之故東林顧高二先生復起而救正其失今觀東林條約內外本末統貫無遺亦可云救時之良劑矣然其弊也例律深刻不免于王文成將毋同之疑案極力煅煉以成其莫須有之大罪亦似于天地間大公之道未之或協也先師李

子閉戶探討上下古今灼見道無二致學非偏岐于是苦心折易會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而融為一家以上即孔孟博文約禮性道文章一貫之大宗蓋數百年間門戶異同之見自此而泯矣然先師非以合併宋明諸儒為大又非以調停宋明諸儒徒示和同明不爭也蓋真見為合宋明諸子而門戶之陋習始洗一中之統緒亦始為圓滿中正耳然前之為護持道脉計者或救畧以詳或救絕以續其為事順而為力易李子則合異于同融分而合其為事難而為力費蓋詳畧推衍在一脉之內既人所不驚而絕續之間則昭揭其正宗其可否亦可立見至若異同離合則一家之中俱自詡為大宗各是其是而不知返各非其非而不相下而欲使之心折而理明非權衡精公當無以定兩造之曲直而歸于平允故前之事順而力易後之事難而力費然先師非得已也故不佞敬平日所學無宋明之分惟知孔孟為宗而已與知交論學術既不敢立宗旨亦不敢徇門戶亦惟本乎孔孟之大全兼採諸儒之所長而已蓋先師誠見今日風氣所開時會所極其歸極應宜如是而不佞敬亦深信今日宣明學術救正人心其極必歸于此而

後當故一切是非毀譽毫不敢避以蹈鄉愿媚世之轍得罪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佞何敢擬孟子亦將所謂風氣所開時會所極至此不得不然乎不知足下果以為何如也

答閩人林鳳書

漳州平和人

正月十一臨晚時友人傳至手翰亟呼燈與兒輩開讀尚未終幅小兒輩極口讚曰此友真學爲已之學者也不佞反覆誦玩亦歎賞不能自已甚矣足下矢志之真用力之篤又何其未面先師而竟於三千里外心源契合也充此志也希望聖賢何境不可臻何詣不可造哉真不佞敬所欲振以勸善規失共砥德業者矣且兩顧先生曾於宜興謝友惠寄教函通問先師而恒惺公兼有論學之函即鄙人亦在二公口致謝友齒及之列不佞心仰實久每恨無由一晤德

豐川集卷之十五

答閩人

八

客就正夙疑抱茲鬱鬱爲日已多今也二公重開高忠憲先生復七教規以上繼東林懿徽向使不佞力足暴糧當且買舟奮往與諸君子切劇朝夕或音邀天之祐於孔孟大中至正一脉稍有發明是亦東林願高諸先生所亟待亦不佞平日切於二公就正本也顧姑蘇距陝遠在三千里外寒士僕馬之費何可輕言兩顧公既不能西臨即足下壯氣英齡不惜跋涉然亦豈能乘雲馭風飲露餐霞而至哉是不佞南行固屬甚難即足下西遊亦且非易已矣乎我輩盍簪之期蓋無日也自今以往惟有所於各策末路

年大者自強不息歲壯者日進無疆以無負生平之素志兩地之交期而一旦我輩之愆期會晤者謂其便於讀書所學耳今賢者之來札如此分明如此懇到不啻面述平日功候實歷不佞雖筆端無口然據尊旨以伸愚見即其底蘊之是非偏全足下當可立剖又即兩顧公亦可立剖而見教也安在不敵一番聚首或荒札既至之後足下與二公幸細按其是非而直以教我可乎吾道大公開誠無隱是所願也

讀足下來書細味本旨深稔賢者立心爲已之實語不惟視俗儒空言絳語判然真偽之攸分即以視世

豐川集卷之十五

答閩人

九

儒門戶格套亦且昭然華實之迥別此真闇然八德之基切實爲已之學也真與先師平日所以提誘勸學本旨脉脉符合顧先師時時教人存心養性而初非外綱常倫物取與進退以爲說誠以德原無所不徧靜專特其始基未可以專靜一路遂足畢其事也已量原統萬物成已特其本事功非成已一事遂足畢吾分也故中庸叙八德之後必推之聖神功化之極致而大學於明德之後未嘗遺齊治均平之全功又孔門克己復禮之學皆歷致之視聽言動以爲實而其語仁之要如敬恕邦家之際執事與人之間總

無不以徹內外合人物爲歸也蓋天地間離外無所謂內外物無所爲我二氏外世法而語心法此所由異於吾儒內外顯微天地人物一體同貫之宗而得罪名教耳如賢者從一念獨知處省察克治此自入德真種子成已真根荦矣顧其視讀書博文談經論濟講說太極周易辨搜性善文義爭朱陸而排二氏者皆爲種種閒話則亦似類於重內而輕外專體而遺用善學之自見吾儒爲已之真修不善學之將畸重之獎積而莫返鮮不流於佛老見性還虛超然出世之宗矣方今之時功利浮誇之學固爲害於聖學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問人三

十

之正大然如致虛守寂之學又豈有益於天地民物之切實乎即賢者矢志之卓偉致力之精專又豈但欲作一起然出世見性還虛之人如疊羅輩耶不佞平日最鄙學者不知自信已心自慊已意但顧惜譏疑務爲格套粉澤之習而於賢者獨如此相商者恐足下高志定力或於明善之功有所未至不知不覺有外於孔孟明新一貫道教同源之音耳何者今將以讀書博文爲閒話豈孔子之好古敏求博學於文皆驚外耶即恐懲末流泛濫馳逐之失而或至昧學古有獲之實益耳且讀書不博亦恐所謂吾心之真

者印證開發之未周安知不尚流於意見之私耶若以談經論濟爲閒話豈孔門之詩訓知由求之供報績皆願外耶即恐懲霸儒假仁竊義之弊輒監迂儒泥古執方之陋習而或至一事之不知一籌之莫展一物之莫濟徒有虛體而毫無實用耳且平日於致君澤民理財用人之要講之無素無論當人國事時負人付托於心必不可以自慊即其觸事茫然於所謂心之自慊者尚可問耶更恐於孔子之暮月而可三年有成者難相通也吾輩祖述孔子而所學者乃不可通於孔子之大用所學不亦誤乎且以爲太極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問人四

十一

周易性善文義皆閒話豈爲已之學舍却自已之靜專克治此外盡無益之空談乎畧外而專內即恐視心爲有內外矣又恐此心雖求自慊而未能明於無極太極至靜立極之大旨而不知心之所從來極之所從立耳未能明於周易變易從道之旨而不知心之所以時行時止動靜光明之道耳更若性善之肯不辨能無認情爲本心認識作本心乎其弊也或且認賊作子將所謂自慊於心者適以自蹈心咎耳更若文義之不搜則籠統承認之弊不已勢必將就假冒之樊日滋亦恐所謂謙心之處而心之媒也更

若朱陸之辨以徒爭門戶論或可不必若求以辨明學術折衷道脉正邪深探其異同離合之源不主先入而務準孔孟之道脉以爲權衡使長短偏全迂直虛實之界了了於心然後果古而無不慊卽其自成自道而無不慊也若夫二氏之排如世儒舍却吾儒所以害道蠹世之大罪而哢哢焉徒罪削髮披緇之爲惑世誣民者其事固自可緩若夫辨道術明世教正須詳推二氏底裏然後能得彼所以爲說之旨而不至令與吾道爭衡亦且心洞其源流卽吾自信之心學可以不至誤入二氏之巢窟如龍溪海門輩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問八五

主

也事有視吾心若緩而實爲學者所宜細加研辨者此類是耳大抵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學靡不以兼內外統人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之爲實逐外徇人者固爲失本重內專己者亦且遺末失本者世儒之窮物理窮儒之掠事功遺末者佛老之耽空虛迂儒之溺心性吾輩生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後典型不遠師範俱存正須一返大宗脫却後世門戶意見之私使斯道重見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大全斯爲當耳足下豈容以如此之高志如此之定力僅徑徑守一家一區之臆見耶又如斯道自孔孟以來漢魏晉

宋之間上焉泥於典章器數次且迷於佛老僅得王文中以無待而興之豪傑振之於隋然以羽翼無人竟至不傳而絕迨宋周程張子諸先生起以誠明主敬之旨喚醒人心天下翕然向化而斯道於是中興然程門一再傳後浸浸乎畸重心性寧內畧外之弊生焉故朱太公力持居敬窮理內外兼養之旨以維程門之末流而聖道於是重光然一傳再傳如饒峯之饒新安之陳研悉文義之過而於章句之過繁遂致居敬之旨落於強持窮理之旨流爲辨証其弊也或且與兩漢典章器數之弊無以異於是王文成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問八五

主

出而倡爲致良知之說教人實致良知實盡己心以返求乎原本其亦庶乎大覺之明明德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本旨矣然以文成窮理之功少而信心之處多又當時無出其右者爲之夾輔切礪而爲之導波揚濶者皆識力遠遜乎文成之人故文成簡易直捷之本宗不知不覺又滋以爲繁之流矣而世且詬病爲禪矣是固非也蓋文成之學公曰鹿之規力持三門四無之說以爲一門一兩斯道大振之機也然以端文先生末學之愚思先生遭譏身斃東林與明運俱賴而斯道仍不可問矣夫天

地之運無平不陂亦無往不復以天道論之斯道之
晦蝕已久在今日正合大明之日以人事論之方今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右文而於先師孔子煌煌乎特題
以萬世師表是直揭吾儒之大宗於中天矣則今日
之學術畧一切小宗之門戶意見而一返於孔孟之
太宗卽不特吾儒取法乎上之正義原當如是亦爲
臣子者遵王不悖之義所應爾也矧如賢者之高志
定力以之學孔希顏亦只在工夫不息間耳大丈夫
萬古一生亦萬古一時願無自域也何時能一會面
直吐所見自今且時時虔慕願天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答閩人七

十四

與張儀封先生論尊朱子之學書

日來欵承面教深慰夙懷然轉憾相見之晚也承
所註濂洛關閩書及續近思錄二部應酬匆迫中時
時乘暇展誦竊歎選擇之精當註釋之詳明不惟使
五先生言中之意闡發無遺卽五先生言外之旨亦
拂拂于筆端托出則謂此二書爲五先生嫡子而功
臣可也謂一統從來註疏五先生之大全可也且卽
謂爲先生明道覺人守先待後之功案可也更如朱
子著述旣已刊布其文集彙梓諸濂洛關閩四先生
集中而後選輯爲續近思錄以行世則是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於孔孟有洗發表章之弘功而先生于朱
子復有洗發表章之功也此吾道之至幸豈獨朱子
之心許哉顧如某之愚竊以爲今日尊尙朱子是爲
萬世之道脉揭大宗匪獨崇時尚也是必統觀朱子
終身進造之節候而深原其補偏救弊之苦心又須
就其補偏救弊之中而窮探其爲益見定時所厘之
至意然後朱子學術之底裡揭白曰于中天而學者
不至以初年方變之功候反誤尊如成憲卽朱子晚
歲之深造亦揭白日于中天千百世下乃昭然知所
遵尙而不至迷于所往以遺朱子之心憾庶幾朱子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論尊朱子之學書一

五

中正圓滿之道脉乃明節我輩表章朱子之不遺餘力亦始能賺其本志耳所以然者朱子向學之年原甚蚤享天之年亦甚長故其中間爲學之心力既甚勤而其後之所變者亦屢造而益精也今詳觀其年譜與大全集其初之方爲著述也如楚辭韓文之必註必考卽泰同契養生家言亦且細下註解此自初年路途未定時事不必深諳亦何必相非卽孔子不嘗曰少賤故多能鄙事乎據此以爲辨駁此遵陸王者之刻薄若概奉以爲宗尙亦遵朱子者之未知所宜否也其中年學既大成之後從遊衆而交遊廣則毅然以繼往開來爲已任乃始折衷道術嚴辨學宗鑒程門末流之多失于靜虛而類禪也于是力矯其偏于道問學處獨加詳密夫天下無偏勝之物東重則西輕前軒則後輕講學論道至數十年之久而中懷矯偏救弊之深心則于勢之涉于微重者自或有之然在朱子當時之自咎與明示及門者全集所載且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敬嘗閱集至此竊歎爲如朱子此等處者正其善與人同改過不吝之心源直上與大禹成湯相印合而無二者也則今日之遵尙朱子旣宜知其特重道問學一邊之意亦宜知其于

道問學邊原有一時法主偏重之弊而反已之照果其類于程家之弊乎抑亦自爲一弊乎蓋問學之旨以爲其又進二倍言學取則卽用朱子自告與人之言乃其自爲之偏乎抑亦人之問學之旨足以爲其之偏乎抑亦自告與人之言亦足以爲其之偏乎信鑒之明資庶朱子之所言無非至教而其所學原無偏畸于以上接孔孟一貫之傳而毫無間隔是乃爲深知朱子深尊朱子卽朱子亦當深喜得善繼善述之嫡嗣耳至其晚年講學之日旣久其及門士尊聞行知者固多而未達其宗傳者亦實不少蓋在孔門三千之衆稱高弟者僅七十餘人而七十之中亦僅得顏曾與聞斯道之傳其餘如端木言卜之高明尙不能先師之遺與而欲得之朱門及再傳之饒陳卽不特論語于刻覈亦暗昧無識矣然在朱子當日則固深見其弊弊實欲一返之尊德性道問學合一之途者文集所載正至詳且明也今觀其答何叔京及呂子約章意有本自彰灼至其告同志曰某之學主于道問學子靜之學主于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其本傳曰晚見學者牽于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而知者蓋已寡矣

記前言者既非無稽之說爲本傳者應屬有本之論則朱子晚歲之意亦自可見而我輩尊尚朱子自不宜不推原其本心而偏蹈其所悔之處也且本傳既云晚見諸生牽率文句訓詁應時指示本體天下豈容有二本體將凡諸儒之所云本體亦卽朱子晚年之所欲言其不可盡以爲禪而擯之也亦從可知矣故如敬之愚又竊以爲如先生體孔孟四科兼備之義于陸王也別其畧工夫之短而亦採其言本體之長固見大適之公亦卽朱子晚歲之本意卽欲嚴其規範恐學者流于虛寂絕口不言陸王亦不失衛

道之正正不必痛加擯斥極口詆訾等之異端之列耳蓋數十年來一二主盟此學之人擯陸王者甚力而海內之遵陸王者亦復持之甚堅而相爭益甚迄于今不講學者視此爲贅疣講學者又成一口舌聚訟之途而斯道幾不可言矣今先生以名德主盟斯道且立心欲挽當世于躬行實踐之途因宜消其異而一歸之大中至正無偏無黨之域也且陸子之白鹿講義朱子親劄之貞石陽明之致良知前代久已俎豆學宮卽前代高領鄒馮諸大儒補偏救弊亦只于無善無惡四字爲駁端初不敢于此三字下一貶

詞蓋陸王之學其短者不可諱其長者自不可沒也然敬之爲此說者初非爲陸王調停也先生視拙錄中其論陸王處無不深入其扃而中其隱微深痼之病根曾有一言浮譽耶私心原以先生當代之名儒其是非折衷固宜使萬世下奉爲定論而不能移易始不負此番表章聖學之盛心亦始不負我輩今日之相遇耳然愚意謂然得毋亦自溺于意見而不覺耶惟開誠教之是亦一時同志之幸吾道之幸也

與友人論道以中而至學以聖爲歸書

道以中而至人以聖爲歸故僕之於諸儒有取也準乎千聖之中道見其大相合而後取之非敢私取也於諸儒有舍也準乎千聖之中道見其有不合而後舍之非敢私捨也故吾所取者未嘗不在衆人公取之中又未嘗不在衆人公捨之外所捨者未嘗不在衆人公捨之中又未嘗不在衆人公捨之外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論世得人而必推其心因心推理而必要諸宇宙至公至平至當不易之天則以爲權衡故吾於諸儒不敢曰考諸三王不謬實自返於心而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論道以中而至一 子

不敢少謬於三王不敢曰質諸鬼神無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疑於鬼神不敢曰百世以俟聖人不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惑於百世之聖人也獨自覺窮理之未至時有不能信心之處以爲然要之以吾自問實不敢違心而不信也自今以往亦惟實下格物致知之功以求信之一日乎顧不知仁天肯假之歲月以愜吾願也耶

舟中寄無錫諸友

與諸先生期之意中而遇之意外天壤間可喜事真莫是過也乃諸先生得之意外而復失之意中天壤間可惜事又孰過是者噫嘻豈生人之遇合自有數在耶抑我輩之遇合真有造物者制之耶然要之無吝惜也我輩既以道合豈復以形隔哉既不復以形隔縱能限人而豈復爲數之所限造物縱制人而豈復爲造物之所制耶僕既於此油然而諸先生亦幸於此釋然可也又小兒歸始稔學會依然諸君想進此真吾道大明之機也可勝欣慰願會友期以講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無錫諸友

壬

學講學期以明道道萬世之公道也孔孟朱程所不得秘也講學豈容以一人私見一家私說案之哉故今日之所最急者莫要於講學而所最忌者莫過於門戶諸君子今日而講此學孔孟之亟待也亦惟是言人必以孔孟爲大宗言學必以明新止善爲綱領而下此者取其長而畧其短融其異以歸於同而合上合孔子祖述堯舜孟子願學孔子之正言而紛紛於世門戶異學之私見以坐裂千聖之理即今日之學術依然涖泗之淵源孔孟復生當許爲嗣音而千萬世亦當慶吾道於今日得斯重

程子曰言學必以道爲志言人必以聖爲志願諸君子深體此意耳況萬世師表一題煌煌

聖語明示歸極以範圍四海於莫外今日講學而卽講於尊孔子之學是亦爲下不倍之義云爾矣尚奚疑焉且諸君子之悵快於未得欸聚鄙人者以未得彼此面商所學耳僕之學實本此以爲準極卽面商亦不過據此印正耳諸君子誠無疑於此而惟此之趨也卽萬里之外不啻一堂况僕卽他日未能重至仙鄉諸君子他日安知不特臨敝里又况其音書亦最易通易達者乎不然卽聚首終年隔闕不入覲面亦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無錫諸友

三

且千里萬里耳諸君子一笑而忘三驅而進可也俗情離合久暫之感何足道哉

答友人論學取諸儒之長書

承以僕平日論學於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往往兼取其長而不遺亦往往各捨其偏而不濫以僕爲有意樹兼收併該採擇折衷之幟者審如是是僕爲妄人也奚其可道天地之公道也二帝三王之所不得私孔會思孟之所不得私卽宋明諸先生且不得而私吾敢少徇一己之私意以見乎故吾之各取其長也非取諸先生之長取孔會思孟二帝三王天地之所公長而非以獨合於吾心爲長也吾之各舍其偏也非舍諸先生之偏舍孔會思孟二帝三王天地之所公偏而非以不合於吾意爲偏也總之諸先生之長短自具之長短也吾以長短還諸先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二帝三王孔會思孟公共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二帝三王孔會思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天地間公共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天地而已其採也非私採其擇也非私擇其折衷也豈容一毫私意以爲折衷哉足下觀吾數十年來曾有一言徇一己之見曾於一人違大道之公以爲好惡是非哉獨謂吾格物致知之功有未至或不克如鑑之明衡之平作千古定論則可耳若曰吾容一毫私意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取諸儒之長一

三

私見於其間亦淺之乎視僕矣至謂吾輩於孟子未
易學學之適足爲僭則僕竊以爲愧而又有以知足
下之言未允也在昔孟子分明言人性之皆善堯舜
之可爲至其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者既
如此詳且明而指示於徐行孝弟之間者又如此其
的且切向使堯舜而不可爲不可學孟子爲欺人矣
曾孟子而欺人乎堯舜人人可學則孟子人人可學
矣而足下以爲孟子斷不可學是尊孟子而適以誣
孟子也故謂僕非學孟子之人則可謂孟子非可學
之人則不惟視孟子過高而不得其實亦視吾性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取諸儒之長二

孟子

善而自昧其真也且孟子教人爲堯舜不爲僭而謂
吾輩學孟子爲僭乎然此非口舌所可爭非推測所
能至足下誠自斯以往於孟子一書徹底體認到洞
悉其旨時不惟見僕前言之不妄願學孟子之非苟
爲自大亦可即孟子前後論夷惠孔子之言而知僕
於四先生取長畧短之非苟爲分別去取又非驚於
兼收併該採擇折衷矣矧中言不能盡惟意認爲荷

答友人

自門戶之見興談悟者往往遺工夫重修者又往往
迷本體斯道之裂幾不可問今足下獨深悉乎本體
工夫合一之旨是足下能于異言喧沓之日探大中
至正根宗者信乎聞道不關蚤暮也展閱反覆喜慰
無已但不佞尚有進者吾道無離用之體故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人生要真真成就得一
個大人物必須全體大用不有于一偏乃足滿盡性
成己之義苟曰吾已見此體段透此悟關得此真樂
即可無事于學問行業此則山中老衲與夫遷世叟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後人

孟子

光之士見得虛靈寂靜之意者自天可耳吾儒
體立用行之學固不如是也何如何如臨穎神往不
盡

答友人問體認工夫書

僕幼不知勵今年幾四十矣而究於斯道不能有聞
念之不堪自問乃足下謬以此見詢是重敬之愧也
然足下勤勤之意不可孤而僕正宜藉此以就正有
道其可默而無言僕初讀濂洛關河會姚涇諸先
正書見諸儒之說每相牴牾竊疑于心以爲諸先正
皆王于發明孔孟之學何如是紛紛之異此中常必
有故乃進而上求之孔孟之言處處以諸先正之言
泰會而印證之然終覺半信而半疑也于是復返而
一一體驗諸身心之內其言體也必寔證之吾心之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體認工夫書一

七

體其言用也必寔證之吾心之用其言一切居敬窮
理涵養自察也必吾心一一寔驗之于居敬窮理涵
養自察而復以吾心之居敬窮理涵養自察泰照印
證于孔孟及諸先正之所謂居敬窮理涵養自察則
恍若見夫諸儒之學孔孟則同而其入門下手不同
良由其姿稟之高明沉潛不同故其學問之得力者
徑直迂曲之亦遂不同于是乎本性之相近以爲學
而學之所造遂以各殊又本其學之得力以爲教而
教法之徑直迂曲亦遂以迥分蓋自孔子之門已有
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即不無以此各授其徒之

弊而後此固可類推矣夫而後于孔孟之言稍稍有

見焉于周程朱陸離合之故異同之根乃稍稍明其
所謂焉然猶以見諸行者或多拂戾艱屯也則以吾
心證古人之心而求古人所以不疑所行之由以古
人證吾心而究吾心所以拂戾艱屯之故體驗之久
而見夫吾之所行惟有時迷于習染而不覺也則與
古人之行背其清明而省覺也則竟似與古人脗合
而無異焉當其體驗于心也體驗於吾心之直體不徒
以氣機之偶定爲體而必驗諸喜怒哀樂未發之爲
寔于是始見夫所謂日用之間廓然大公無物而能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體認工夫書二

天

物物者乃爲吾之直體不徒以紛然感應之情欲爲
用而必驗之一切發皆中節之爲寔于是始見夫所
謂日用之間物來順應物物而寔無一物者乃爲吾
之真用且其證吾心之真本體真工夫不徒以吾心
前此馭氣遏機之術安排從事于一切靜存動察
之間勿忘勿助常止常寂爲證即理即學毫不
可間毫不可二之真體真工夫夫夫而後
心無疑于所行而行無礙于所爲言不異于
吾心吾心所見不異于古人之見其體其用爲
則而窮覺率性以徃遂無非古人心行而所謂異同

離合之故亦遂漠然而永釋此僕所歷之大畧也獨
愧末路不力行之而不能久踐之而不能純迄于今
若存若亡而不堪自問于心也足下又何以證吾前
且何以策吾後耶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 諸子 叅閱

答友人論宋儒學術書

承教存省錄序尊評允當聞教多多矣獨所謂孔子
一部家語諷勸規箴毫不作釋子語氣爲生在佛敎
未入中國之前而以宋儒爲腐臭須脫而去之諸條
據來敎前後之意大概謂孔子未嘗爲語錄宋儒語
錄皆勦襲佛氏餘唾故遂失孔子家法而腐臭可厭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一

耳若愚見則似微有異者蓋吾儒所關於釋氏者謂
非天地間經常之敎耳非謂其語錄體裁全不是也
若以語錄體裁論則孔子論語二十篇是即吾儒語
錄之祖此時釋氏未入中國也推而上之敬勝數語
黃帝之語錄危微數語唐虞夏相傳之語錄德無常
師諸語則又商時聖君賢相一德印合之語錄等而
下之禮記多孔門弟子輩轉相傳述之語錄中間又
多漢儒附會之語錄至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此又
漢儒欲以語錄傳世者此時亦並無釋氏也釋氏之
起特自東漢然歷魏晉宋齊皆不過義學相尙亦初

不尚語錄直至梁武時達摩東來義學衰禪學興而語錄始盛矣然皆彼中人依傍吾儒記言體裁以文飾其師說而所謂佛祖公案者皆依托爲體初非彼創爲之而吾儒襲取之也至若孔子之傳書惟論語爲門弟子親炙時記錄家語則不無雜以後人之附會故先輩多議其失實而累朝亦不以課士今觀論語一書簡潔渾淪旨淵味長家語文字則浩瀚巖巖機類透漏漸流於秦漢間諸子之習而中間穿鑿附會之失又不一而足亦可知先輩議評之非妄後學遵先法古恐不應舍親炙聖人之語錄而獨尊其所

豐川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二

二

附會宋儒之語錄尊聖門親炙聖人之體裁恐未爲背家法也然此猶無甚關係者至別教所云救講學之失無他惟不效釋子語作宋儒腐臭氣但言忠言孝言信耻言齊治見儒者真實可用卽能掃長空而見天日是何議論如此偉卓而見解又如是之駁雜也何者佛氏明空宋儒明理佛氏所崇者寂靜長樂超然出世之旨宋儒所明者忠孝仁義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當宋儒未生之前六朝隋唐間士大夫視吾儒六經四子之書僅倫常度數之陳跡而號佛氏之書爲內典幾欲駕吾道而上之及宋儒出聖學

豐川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三

三

重明而後讀書論世之士乃曉然知佛氏之說其精者既不過吾儒之自有其粗者則皆割裂天地經常之大道而儒釋偏全離合之故始較然其不惑由是觀之宋儒竊釋氏乎抑救釋氏之弊者乎今釋氏之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俱在也有目者但讀一過無不較若列眉今乃曰宋儒竊釋氏得毋類伯夷爲盜之誣乎至於腐臭之目則亦覺尊評之未足服宋儒心也蓋宋儒中豈無迂闊者然亦其門生弟子不善學者自迂耳周程張朱曾有是乎今以末流一二人之偶然而概目爲腐臭又何異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乎且腐臭二字何等罪案而可概加周程張朱耶當敬少年初讀史書未知究心宋儒學術時每嘆爲三代後惟漢世人才文章尙爲近古唐宋元明皆不能逮及後從先生大人遊開發臆見始細究漢唐宋元以來學問人品之詳而準以孔孟之真乃覺宋儒學術斷爲孔孟後千五百年一大變其文章古茂處不及西漢則風氣習尙使然其自東漢晉唐而遞降又非獨宋也然有識者細時其一代人物奏疏與一切議論其義理之醇正漢之讓宋不啻倍蓰豈特分寸之間而已乎卽多議論而寡成功後世動援此

言爲宋儒罪案不知倡此說者特初學少年未更事變徒以淺識勝氣泛論古今人成敗聽其言似高闊動人而其實未能論世而知言也夫責人以顯功者謂其當顯位而無顯建樹耳今試問周程張朱孰爲操用世之柄者以歟畝新進之卑官散秩而責以旋乾轉坤之事業是又無異晒漁舟以不揚蔽日遮雲之帆而笑徒手之不能搏猛虎也其亦冤矣且足下亦嘗卽宋儒之功而論之乎自漢以來聖澤既竭道脈日益支離而失真談經濟者高之不出管商孫吳富強權變談文章者高之不出二司馬劉楊韓柳談詩詞者高之不過蘇李曹劉李杜許燕談性命者淺之第勦襲二氏之餘唾深者亦不免借寇吾儒盡性至命之旨於佛氏超乘之宗經術終於皮庸學脈終於割裂人材終於偏駁事業終於緘口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家法幾掃地而無餘獨賴上天相道於宋篤生周程張朱乃始探求千古聖人大中至正之宗故至今雖五尺童子無不能指數道術治術醇雜備全之辨如白黑是宋儒學術爲秦漢以來千年間點鐵成金之神丹而爲後此千百世留起死迴生之良劑也先儒有言行道者之功在一時而明道者之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四

四

在萬世一時無行道之人不過迷罔一世之人心宇宙無明道之人則千萬世高明才智之士亦且質實焉不知所適從而弊不知其終極故孔子無常師王佐之顯跡而俎豆亘千秋而溥四海宰我至以爲賢於堯舜孟子以空言持世而楊子雲韓退之且謂其功不在禹下宋儒表彰孔孟之正宗而闡衍孔孟之道脉於百世者也知孔孟之有功百世亦可以知腐臭三字殊屬少年勝氣者徒以臆見刻求古人而初非宋儒之定案矣故僕嘗與友人云後世之學術人材所以多不得其中者蓋庸暗者固不足語於明體達用之全而一二輩高明智之士又往往畏禮教之拘苦樂曠達之逸安既不肯歛機潛心窺此中精深易簡之蘊又不能帖心定意寢處食息其中以享滋味之淵醇故其粗者僅驚爲縱橫豪俠之爲終身茫無歸宿而其閱歷既久厭棄世故與夫狂機暫歇本心偶露自知識智能之不可終恃欲返而求安身立命之宗者率不得不視二氏返本還原之旨爲元妙而甘心爲之依歸向使早明於宋儒道德經濟一貫之旨卽孔門明德新民一貫之傳何至有縱橫豪俠茫無歸宿之失又何至質實然舍吾道之正旨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五

五

而濡染二氏之汁瀝哉是驅天下不入於縱橫豪俠
則入於佛氏空宗者皆從前高明才智之士視宋儒
爲迂腐之說誤之也足下謂我曰救講學之失惟不
講宋儒之腐臭即可掃長空而見白日僕則曰欲掃
今日學術之霧霧而揭吾道之白日於中天莫若深
明宋儒之學脈以樹之標準而後可使旁門小戶不
至惑世而誣民也聽訟原情雷同附和之說尙願大
雅慎之且必以談身心性命便謂竊佛氏之餘旨豈
吾儒之道皆勦襲格套塗飾文爲乎又豈六經四子
中誠敬性命定靜安慮之旨皆竊釋氏乎割吾儒精
髓小全集卷之十六

論宋儒學術六

微之旨歸之二氏又據二氏之近似以罪吾儒噫亦
過矣承開心見誠之托不敢違心所不安以邀知己
之喜而爲大雅所鄙遂不覺傾倒至此惟大雅心炤
幸甚幸甚

答友人問格物本旨書

承以格物本旨下詢此千百年未決之疑案也僕何
人斯足定此耶雖然亦嘗涵泳經文而僭有臆說矣
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量以止至善爲歸而以格
物爲入門下手第一事是格物者所由通身心意知
家國天下而趨至善之路也朱子窮至事物之理似
矣然舍明德新民之物而泛言事物既與上文物有
本末之物相違而亦且有泛濫徬徨之弊不應大學
明新至善之學入手不直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
寔事上辨晰條理而反先於泛濫徬徨也泛濫而徬
徨將何由通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趨至善乎陽明
格正吾心之物似矣然曰意之所在爲物不應前物
爲物有本末之寔物而此物獨虛屬意之所在且以
格爲正其不正之心以全其本體之正則亦似與誠
正之意重矣陽明譏朱子合之以敬而益贅今以格
訓正吾不知其弊更謂之何矣且知行固云一體然
先明後行序何容紊以格訓正正意亦屬行矣亦不
應大學知止之學先行後知以茫然無辨之知而求
知之致也至於慈湖以格物爲格去物欲固牽強而
不可從卽高忠憲以格物爲明善亦近理而非事定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友人問格物本旨書一

七

何也忠憲雖知大學之必先明善而不知大學之至善卽指明新之本末終始恰恰次序而大學之明善卽明此明新之本末終始不失好次序也故格物之物僕斷以爲卽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之格僕斷以爲卽其窮格乎明新非二物而爲一物卽窮格乎明新之爲一物而卽本末卽窮格乎明新之必歸於至善而一致百慮殊途同歸也是故就其用功而言則爲知所先後之寔功就其得力而言則爲知止知至知本之先資以言乎事則大學一書皆其事以言乎傳則聖經首章不啻詳且明而終大學一書又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友人問格物本末書

八

無非釋此而寔此也蓋大學之道明明德以新民爲用新民以明明德爲體明德新民以本末始終當其先後之序爲究竟今觀首章大綱之次第指歸次節得止之必由知止三四五節歸重於知本末先後並末二節爲本知本之義無非以本末先後之序達協乎天則爲要宿其大旨昭然可見已今但以物還歸物有本末之物以格物爲格事物本末終始先後恰好之序則曉徹乎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曉徹乎誠正修之所當爲先而下及於齊治平之末明德不離新民新民亦只是明德

明新卽至善之寔地而止至善貫明新之源流物還其則事當其式本末之序各當終始之理秩然先後分明停妥不亂以此明新止善真如赴遠獲指南坦坦以達而無他岐之惑矣私竊以爲此乃以經釋經無俟旁索而自得肯綮守之旬年不敢自變若夫格天下之物格吾心之物格物欲而明乎善是四說者未嘗不近理而徑途終覺其未甚確切僕寔不敢闕亦不敢從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友人問格物本末書

九

答友人問近來日履書

承問日履寔殊深僕少年狂妄稊契周名之志勃勃不能自已漸長漸經世故乃覺才力過合皆匪易言治以多病每喜讀宋明諸儒先性命之言卽道釋藏中如五祖七真及釋氏傳燈指月等錄足以發明心地之說亦且窮探旨歸嗜之不厭至有閉門靜坐十餘日目不涉一字口不與人交一語者然走却虛靜一路漸覺世緣全冷而老母在堂人事日增竟有全不可行並全行不去者方且反印之六經四子自覺脈絡迥別悼悔于心思爲反正之計而荒年適至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箋何樂昌書

+

乃大營農田水利保全家口荒年既出家口日衆遂欲以生平所學施諸家庭於是督弟課子爲成家就理之計亦遂若張陳鄭陸之家無難攀躋而天時不齊人事每錯又覺得不惟明良遇矣可憂由是無事卽一家兄弟父子間見解相持才方相濟成勤儉禮義之家亦匪易言故數年以來壯志全消但時時學隨緣盡分聽天處分而已矣足下且以爲何如也

又上二曲夫子

敬嘗矣意欲於邑南近水之處營修書舍一所則避難城市塵囂一則處四方貢而志道之士卽此爲他日書院張本逮規模稍立倘得綿力當延學行端方之士於左旁林舉寺內教鄉人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每年請老師一再辱臨發明正學闡衍關學一脈庶少酬匹夫爲善於鄉之意既苦於無其地無其力又苦無同志之人今幸得舍親舊竹園八畝於縣治西南孫家磴去縣約三里許背村臨溪曲抱村爲西隣稻隴柳巷綠陰白水不減曲江東望潞水高岸百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上二曲夫子三

十一

尺桃柳兼葭掩映宜人南望終南袤延萬里如翠屏列峙圍帶穹廬又幸中有高基畝許可建高閣登臨遠眺四望豁然白鹿嶽麓敬所未至而意中夙所期書院勝地無踰於此已用自已附郭田兌就但尙乏結茅培植之資耳然雲人更無別法惟有節口縮腹日積月累冀二三年內少有餘力卽當營造而張擇中日來有志向正則敬意中所期鄉學師或在於此故敬堅望其成立書詞諄懇初不計其言之過直也但未知渠福緣何如又未知我輩天幸何如也每日惟誦人有善意天必從之之句以自鼓耳

上二曲夫子書 王茂

連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心敬自四月望八歸杜門却掃博涉秦漢以來諸傳世之文日來自覺意所欲言百千言無難立就雖愚不自識視古作者何如已覺非復向來湊泊裝綴之陋矣惟是少知味則愈益嗜之不厭天行酷熱斗室蒸爐中手不停披口不輟吟日以繼夕耽索爲勞每痛抑之輒不自禁不惟神氣漸覺虛耗亦且顯蹈玩物喪志之轍乃知世間溺心事雖文章技藝未嘗不等於淫聲美色如敬者夙事心宗猶且入其中而溺不知止矧胸無成見者乎

聖川全集卷之十六

二曲夫子書一

十一

先正重教人讀經靜坐不輕教人學詩學文更有以也自今以往當一意循守朱子學規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矣酷暑千萬爲道珍重爲禱不宣

又上二曲夫子

某日接某生所寄書燈下展讀數過慨然太息者久之豪邁人一不暢其志便憤懣無聊一至此甚矣人不可以有才而無學尤不可以有才而無量也此正理欲交戰之際人鬼爭塗之界惟天生才實難而吾黨尤爲落落如此人者勉而造之縱不能純粹中正光昭聖緒而肝膽意氣用之歸正猶當振興萎靡作吾黨一志節士維持匡正使不至愈憤懣愈無聊愈無聊愈益憤懣以至忿世罵坐爲悠悠之俗所憎疾至於不可解者責在師友而已敬當不惜苦口之藥

聖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上二曲夫子

三

惟老師直下頂門之針也大抵變化氣質甚難平日時時以大中至正爲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塵情客氣猶時時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若合下便以塵情客氣用事則懲窒遷改之功疎而欲立心制行之無偏無黨大中至正也不可得矣惟老師痛加裁正渠血性人轉身當且不難不然以彼豪蕩不羈之志處困窮拂逆之境而不知動心忍性之實功敬真不知所底止也

又上二曲夫子

頃盛使至敬適在鄉范序未能封付謹此奉上書舍已於高基上補湊成東邊一座矣大抵通計平地基掘水渠建門房交庄價得三四十金中秋可成局季秋便可安身目今設法湊補但未知機緣何如耳頃立木時前後數日陰雨連綿晨起忽復開霽舉目清明覺天地山川草木禽魚俱欣欣有冲融暢遂之意午後三村人無論高下大小各携盒酒犒匠縣內諸親亦各來把盞而盤屋親友則自二三十里外各携酒脯遠來相賀林皋寺佛殿內至不能容一半就院而坐敬亦備有酒脯賓主獻酬傍晚始別莫不欣喜鼓舞天意人心於茲可見清夜之間一喜一懼喜者喜此舉不拂天人之意懼者懼敬力小而任重此後事理全仗老師指示督責使敬勉勵泮勸務令此心時時與天心對越倡之者屋漏無慚斯和之者神乎意起將所謂繼絕學於將湮者或在此乎心敬目下嚴立課程已於酬酢經營之中亦備有條之意但恨入世日深習氣浸漬非老師時時鞭策將不免舊習之罔乘此後一念敬肆之闕即關學一脈則與之關老師可無為敬念歟可無為斯道念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上二曲夫子四

十四

又上二曲夫子

承諭殷公見召之意數年來青門士友見過靡不極口頌此公之賢而比歲老師每對座客輒道其志量之弘毅心敬未嘗不亟欲一晤况今欲博置經史窮探天德王道蘊奧而特扳敬為之切磋既先之蔡侯之命又申以老師之諭是非真有會友輔仁之意能至此乎益信其志量之卓越而老師與諸士友之推譽者殆非徒然也心敬何心忍逆來命獨揆之勢情有不敢應命者三家母早遭凶憫積憂多疾况今年老衰病日侵一應茲命則必有缺定省殷公之不卹於心敬者意或以有可取耳今一旦舍老母朝夕之養而遠去無論心敬不自安於心即殷公何取焉又此公以志切全體大用之學而求講貫切磨之人今此之舉殊非草草是非真抱天德王道之蘊者不足副其求而酬其意心敬雖從事學問而章句為累迂陋自慚倘不自度量勇於承命是猶持燕石以應卞和之募也縱心敬報願就之如辜負其雅意何且三代以還道義輕而勢利重公卿大夫以位為驕莫知尊德樂道之義亦已久矣今此公好善而自忘其勢雖古之賢公卿何讓焉心敬既自顧無可往之理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上二曲夫子

十七

勢而徒恭順其命以從事是事以諂而不以義既生
平之掃地亦並累知交之盛節矣三者有一尚不可
矧心敬交蹈焉可耶所諭召命萬不敢承惟有拜謝
而已乃若圖答茲番勤勤雅誼則殷公盛年功名方
始而心敬亦未便衰老倘數年刻勵學識稍稍有進
當傾獻芻蕘以報明德惟老師悉敬衷曲委婉為敬
謝之

原舍弟歸來伏書遺履感大恩慰金水論
來書所生實懷伯兄名講學之意前程君見
備道此意維時心敬聞之未嘗不喜懷伯能為古人
之行然實自問非能副其望者已於程君堅謝之矣
不謂渠去後又有此說也夫所貴乎朋友講學者匪
徒資口耳聞見之末習貴講其取益古人以資吾存
心行事實用耳然欲其切實用而非本自己經歷實
待之端為切砥之具雖曉曉焉騰口而晰義賢詩
跋說行言者原無親切之見聽者安得獲感乎之益

予心敬於老師之傳所謂尊聞行知而未能者敢以
此為朋友取正乎且天下創為之事每多悠悠之謗
而又以非其人充宗盟之佩羊則適憎茲多口耳此
所以最喜懷伯之能為是舉而又自慚自沮而不
敢應諸君之求也況夫聖賢雖無傳人六經昭如日
星道若大路求有餘師子與氏原非欺我諸君誠有
切於好修之志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說不啻聞且
詳矣書院既成之後知契時常聚會大家各矢必為
聖賢之志講一句即學一句知一義即行一義務使
自己之心行不異古人所言之心行習之既久自將

知之益明見之既真自將行之益力將不離童蒙時
已曾誦讀之經書而率由千古聖賢盛德大業之大
路在是又奚必遠求不副所望之人以貽士林之笑
而玷盛舉之光耶倘必以為諷誦遺編之語難以曉
晰終不若親承經歷之人易於開明則敬當自斯以
往勉從事以砥道德之域待他日自問此心真可
應諸友之求然後策蹇而東効他山之攻以收麗澤
之益庶幾於已無愧於諸君子無負耳不然敬自少
時友聲之求切於性命數十年來皇皇乎有求未得
今胡為遇茲同心反逡巡退讓而未遑乎惟老師為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上二曲夫子 二十

敬委婉謝之非心敬敢忘兼成之義獨善自私得罪
聖賢以辜諸君高誼也日來時氣未正諸惟起居飲
食善自珍攝為禱不宣

答李重五先生論學書

所論養工夫如前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謂
片言扼要非體認精切曷能如此三日道破耶但以
涵養為專屬之未發時則不免仿蹈舊說分涵養為
靜存省察為動持之見此處尚須通融理會耳蓋涵
養工夫不分動靜一分動靜則算不得涵養矣昔孔
子告樊遲體仁之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夫居處執事與人盡乎動靜兩

境而恭敬忠則涵養之道也涵養豈專在靜時乎况
平詩所謂不識知而順帝則初不分動靜則亦不容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李重五先生論學書

二十一

以涵養專屬之靜存也大抵養心之道養之于無事
而靜存時並養之于有事而動用時故養之一字配
涵而言言其寬裕容養不迫之險隘使失其天性之
自然如大水之養鱗介也今觀涵之為義取義水澤
多而容養弘亦自可明其義矣故夫涵養之義必以
兼該動靜始為圓滿無漏耳

來教就顯處說又似考究典籍涵濡陶冶令其心機
活潑如傳云游於藝一條意旨據愚意此理無處不
有故養心之道亦無處不然靜而存靜而養也動而
祭動而養也隨處體認內盡養于己也隨人借鑒外

資養于人也學于古訓乃有獲上資養于古也以至
禮樂射御書數習于藝而閑之道習于器而約之禮
無非所以博其義理之趣使動息有養然後本末兼
該而內外交密耳此古之學者所以志道據德依仁
而不廢游藝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亦此義耳來諭考究典籍一段正合此旨但微有語
言未融之處然以考究典籍為所以涵濡陶冶心機
則又可知涵養工夫為不專指靜存矣

來教省察克治工夫只是檢點收拾去其本無還其
固有甚善甚善千古聖賢用盡終身功力豈能于本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李重先論學書

二十一

來性分上添得毫釐亦只是去却後來習染令本來
完全耳此孟子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大人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但須知省察克治與涵養工夫一
體相成初無分異乃為不落邊見耳蓋只此一點虛
靈不昧之機從其保合而言則為涵養從其精明剛
健而言則為省察克治如治國家者安撫撫綏所以
保善良嚴刑重法所以詰奸究惡善者須除奸宄
除奸宄者正所以保善良名雖二事並舉實則一體
相成論學必須徹底打通始見其精微也

來教于罕言利章雪本先生謂

罕言利與命與

仁連下與字是夫子未嘗把利與命仁並言或者

人曾有此說但覺得與語脈不甚脗合耳蓋與之

意取連與合並之義章內兩下與字記贊之意似謂

夫子不特罕言利並命與仁亦在罕言之列此與記

子所不語皆非正渺茫之事子所雅言皆經常不易

之理故直下並數條目惟利與命仁則公私是非截

然異義故罕言利之下並下二與字謂不特利是害

義者子所罕言並連理數之渺茫幽深者亦在所罕

言耳此是門人記言微意若謂未嘗一時並言則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李重先論學書

二十二

特于義無取亦且當時記言門人豈不能下明白顯
易字句而為此狐疑不明之說乎論理貴直敬不敢
為虛讓以沒是非之真也

來教達巷黨人章承之以謙說較長然其口吻亦似

乎笑黨人不知人而微帶恢諧意耳

來教日來雜念亦少但無雜念時心機虛靈淡穆又

若涉于無心是或忘之病因心思心被雜妄埋沒之久

一旦偶無怎能透露用功之道惟有淘洗收拾為無

弊一段意旨深見日來體認親切然如敬之見則以

為日來雜念能少便是出昏入明之正路然直須少

之又少以至于無乃始復本來清靜真體是吾輩但怕有心不怕無心也且昔人所謂無心是或忘者謂無惺惺之心並連真心忘之耳若雜妄心則惟病其不忘矣忘尚何病之有耶至謂心被雜妄埋沒之久一旦偶無怎能透露則此處更須理會矣蓋埋沒之久不用克治澄清之意自然天機不能透露然謂之不用心不得透露則可謂之無心不得透露則不可誠以真心之所以不得透露者正以雜妄埋沒之久未能無心耳若一旦淘洗收拾到一念雜妄也無時此正是真機已透露矣又何不能透露之懼乎然却

要知此心是個無處不在的物豈能得無所謂無者亦只是無雜妄心耳又此心是個活潑變動的物如何便得到無雜無妄處須是識得無雜無妄真本體保而合之操而存之惟精惟一允執其中然後能動靜常變而不失其則耳此大學定靜安慮之學莫先知止中庸誠身之要莫先明善而明道程先生所謂學者莫先識仁也然則吾輩欲使雜妄心盡亦惟知止明善識仁真脈絡先加之意乃第一義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偏靜書

承諭偏靜不妨之說敬意古之聖賢內外通融亦只是未事不存畏事心事至不存厭事心專計閒靜好自在耳初非不審事之大小輕重而役役瑣瑣爲之也故仲弓以居敬行簡爲可而夫子亟然之蓋所戒于偏靜者謂其平日存個一味簡靜安逸之念即遇不可廢事亦不審其宜爲與否而一味脫略漸成頑

行簡而可復之又論交遊輩行之說愚意曾子與顏子爲同門忘年之交今觀聖門三千人而曾子獨能承聖道之傳則其幼時氣質可敬可愛顏子亦必不以其少忽之况曾子之父曾點顏子之父顏路皆聖門弟子而顏子之沒亦止三十二歲則其年齒之視曾子想亦不至太相懸絕是以曾子亦得以吾友謂顏子也所謂既係同門又忘年尚德故不得以爲父友而別異之若其他德不足以相及又在父執之行則名分俱存自不可紊先生之言固不易之理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承示奔走名利一段慮危防險具見盛德不自滿假之意誠持此心以入世自能無入不得欽羨欽羨蓋吾輩之所以見可欲而心亂者其病有二其一向道義之心不勝向名利之心則人聞至道而悅者出見紛華靡麗而又悅矣其一知未確而自謂確力未固而自謂固平時自信不難勉持一旦臨可欲而忽焉喪矣今先生立志如此定自知如此明是先生已握立德要領鄙人尚何能參一詞乎但所謂以出仕爲奔走名利會試爲畢竟名念未忘此于先生自謙自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三六

歉分上則可若遂以此爲定論則不可人問其立心何如耳山林而有馳騫之心則卽山林爲市井廊廟而懷冰玉之志則卽朝市爲山林吾輩但能隨所處而不失自己眞面目則任所往而如履洙泗之堂豈得便以入仕爲入名利之場會試爲名心未忘乎先生但自審察自己念頭起處何如幸無拘碍格套耿耿不嫌于心也且幼學壯行昔之聖賢皆同此心皆同此事故吾輩苟非石隱必不能忍置世道生民之念但見可則進知難則退不至如鄙夫徇人喪己則可耳大抵人生各有職業豐獲厚藏者農夫之職業

紡績織紉者婦女之職業得科第乘時行道秀才舉人之職業也今以舉人會試爲好名吾儒人仕爲徇利則是農夫耕田而望粟婦人織紡而望布皆爲徇名徇利矣豈其可乎總之吾輩仕止行藏之不同者特各人志趣分量不一耳古之聖賢初不以隱爲高而仕爲污也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人情之至惟高明裁之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三七

答友人問慎獨致知異同書

所詢致知慎獨異同之辨原屬一體相成何可判而爲二然言却各有當豈容竟渾爲一蓋人心只此一點靈明從其靈明之廓然無對而言則曰獨從其廓然無對之當體靈明而言則曰知從其實致慎獨之知言則曰致知從其實慎致知之獨言則曰慎獨截分爲二固屬支離渾淪爲一亦屬僞侗也大抵理一易明而分殊難辨不能明分之所以殊則亦終不能徹理之所以一也

答友人論學術異同情識與德性之學之別書

承問古今學術異同之分情識之學與德性之學之別此可兩言而決大抵古人之學惟求慊于此心此理而後世之學則馳騁于技藝聲華情識之學幫補湊合于聞見氣魄之末而德性之學則磨勘煅煉于天命稟賦之良知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古今學術異同之定案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曰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此德性情識之別也

與涇州諸同門書

黎生至承手翰諄復展閱再三不啻親承警誨惟是無由更一欸會商証師門宗旨此心殊耿耿也竊惟斯道湮晦幾於人不知爲何事而諸君子獨鼓舞於樸素之鄉同志者復賢而且衆是誠斯道漸明之機也則爲之倡者識解議論之是非偏全卽關他日斯道明晦之根况先師晚年諄諄折衷此學每欲一消門戶之偏私會歸孔孟之大全其爲心良苦爲慮甚深爲之後者縱不能光昭令緒使大明於斯世亦斷不可使一傳失眞貽恨師心而誤後生有志之士於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與涇州同門

三十

將來由前則千古道統護而持之不宜陷於一偏由後則師門宗傳遵而循之務須盡其大全今不知諸君子所講明而宣暢者果何如也大抵貴州今日所舉近則關一方之風氣遠則係四方之觀型稍有偏頗過不可言倘或陷於明裂聖道顯悖師旨而不自知流弊又可言哉惟諸友慎之誼同一家得失榮辱彼此共之故不覺言之激切如此然尚恨未得面盡曲折也近錄講學之語想已成冊久不見示何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道寬嚴說書

適承翰示意言勤懇若疑僕于先儒取之太寬又繩之太嚴爲疑近儒之論不利于口者噫嘻足下之愛我深矣抑知僕之寬于取也非僕好爲寬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嚴而矯爲之寬也僕視乎道之宜寬而寬雖欲如近儒之嚴不敢也僕之嚴于繩也非僕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論道寬嚴說

十

之好爲嚴 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寬而矯爲之嚴也僕蓋視 道之宜嚴而嚴雖欲如近儒之寬不敢也足下試思宇宙之道公乎私乎偏乎全乎只于一區乎無所不在乎半塗可已乎會極爲歸于堯舜者帝王之準極孔孟者吾儒之儀型自昔堯舜之用五臣也水火教稼各因其材而用之孔子之教三千子也文行忠信既有不一之用德行言詒政事文學亦有各成之材何使堯舜執一以用人孔子執一以設教無論天下多棄材棄人非天地大生廣生之義亦且吾所取用者止得其一端而無與濟天下之全用成

天下之全功矣是宇宙之道本公而自私本無所不在而當局一區也可乎自孔孟而後百家蠡湯雖博文好古奇才異能無代無之而要之學術宗傳二千餘年間僅得一董子啟途文中關戶迨至有宋周程張子乃始入門升堂暨乎有明河會崇姚于焉典司亮工台以謝游楊呂之掌管秘笈豫章延平之固守扁鵲安定教授安國羽衛溫公元成執法糾儀陸公范公奉職宣猷武侯南軒西山之補漏修壅象山涇陽忠憲之除朽導流然後後繼之家若出而然合二千年間僅此數公合此數公家乃克下講于吾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久矣試思曷一為可廢者耶而謂吾取之之寬耶且足下所疑者徒以諸葛忠武陸公范公功業之士舊未陪祀孔廟之廡象山陽明忠憲世有禪學之疑而僕平日或亦取諸吾道之內疑其泛濫耳嗟呼吾道只取于存心者性耶又僅取于法言矩行耶僅取于著述議論耶又僅取于循途守軌耶心性者所以為功業之體而功業者所以弘心性之用論述者所以表功業之華而功業者所以踐論述之實忠武陸公范公吾未敢知其心性何如也未敢謂其述作盡與濂洛關閩符契也然竊意

以如此之真事功其心術之出于光明肫誠亦至矣文章之見于實功實業亦真矣即在堯舜五臣十二牧仲孔科七十子內應所必收也吾何人斯而敢拒諸吾道之外耶况宣公之學之文融貫事理會通古今實足駕軼漢魏隋唐而邁出五代元明乎言行有至當之理而至理非途軌之可拘途軌有不易之矩而况矩非言行之能窮象山陽明忠憲者吾非敢謂其言行盡與濂洛關閩合符也途軌盡與濂洛關閩合符也然竊見其簡易直誠其言行之外于正理者不惟自少而其合于正理者亦正自多也其途軌之明出正矩者不惟本寡而其隱合正矩者亦正自多也今且未論立本之教語若偏重而意自可原良知之宗流弊雖滋而本旨不差即如以象山之躬行政事陽明之奇績偉勳忠憲之貞操烈節向令在堯舜之世孔門之時吾知羣牧四科中且不當僅有一德而或在三德六德之列不當僅占一科而或能一人兼有兩長耳吾何人斯而顧忍以悠悠之謗隨聲附和而拒諸吾道之外耶况忠憲公持紫陽之正矩而洛閩之心傳功在程朱風振名教而或謂其本諸朱子心無一事謂敬之言且從而禪之嗚呼流俗之

議顧足據耶又

廟堂之公論久定儒林之公評方新文安文成久陪
國家春秋之祀而忠憲學行實推吾黨先覺之賢吾
何人斯敢隨悠悠之毀而蹈自用自專之戾耶大學
之明德新民也期于止至善中庸之爲已知幾也期
于合天載孔子之自述由志學而至耳順從心之域
孟子之論樂正子由善信而至大化聖神之歸道有
全量學無中止半途而已者舉非其至小成而安者
終歎于全故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程子亦謂寧學
聖人不至不欲以善成名耳自秦漢迄今雖孔孟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論道見嚴說

四

生然六經四子昭昭宇宙學者視的而射望道而趨
亦可謂有明準有坦轍矣乃接之二千年內無論光
塗啟戶者不敢與于升堂入室典司亮工者不敢與
于正位居體卽濂洛關閩諸先生之入門升堂視諸
儒爲正大光明矣而平心以論果可直許以入孔孟
之室耳順從心大化聖神耶又勿論管秘書守局鑰
教授羽衛執法奉職與補漏修墜除朽導流之諸儒
矣夫斯道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千聖之範圍萬世之
準繩以吾身論則生身立命之符契以世教論則醇
澁治亂之樞機而二千年間家絃戶誦者孔孟之微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論道見嚴說

五

言被服率由者孔孟之遺教曾不得人焉人其望以
主持綱紀宣暢敷施使後世重見郊學之風孰嗚呼
此亦孔孟之心憾而斯世斯道之亟待也顧粗浮者
旣不敢語于入門淺狹者不敢望以觀輿而如江都
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崇姚十餘子者塵學聖之弘志
抱造聖之強力循六經之路塗竭終身之驅馳屹屹
焉仁爲己任自強不息而亦終無以入孔孟之室則
是孔孟而後終無人焉得吾道之全量達吾學之實
歸而偏詣半至爲憾也故吾不敢爲他人惜而深爲
諸先生惜于他人憐之悼之而一言一行之有合孔
孟支流者卽進諸吾道之中于諸先生敬之愛之而
一言一行之未符孔孟淵源者卽繩以吾道之量蓋
爲吾道計其全故于諸先生不敢恕其偏其于諸先
生望之深故于衡量時不敢待之淺要以卽諸先生
論諸先生而吾原無所容其意卽諸先生素塵之志
以繩諸先生而吾非有所苛于中就千古純全歸極
之詣以與諸先生相責望與天下萬世相商確而吾
非敢有一毫好惡喜怒之私參于其間以得罪先聖
先賢自負公論公理也獨其窮理之不明知而不達
盡性之未力行而不至無能達孔孟之宗傳

衷諸儒于一是寬 或其所不當寬嚴 或其所不當嚴則素心之滋恨滋慚者耳然吾也知不能真而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知必求其真焉吾也行不能至而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行必求其至焉則區區愚見或且為吾道之蒿矢矣故今此之日有笑我者不敢知有譏我者不敢知有教我者感其意有勸我者感其德而終不忍自違此心之安盡徇近儒之見也不然僕亦人情耳豈樂與同學同志多不同之論而以一身叢謗議之的耶惟足下深愛我者尚按其是非而終教焉幸甚幸甚勿中語無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論論道竟嚴說

六

倫次唯以意諒

與遜功弟

聞大事已襄復能據禮而行稱家以親喪自盡之義動足法後之道一舉而得之真吾道之光匪獨大孝一人可無憾於心也承詢朱子文集據愚見非獨其理解正大深醇迥非秦漢隋唐間諸子所及即其文章渾灝典確表裏經傳亦自有泰山滄海之觀真洋洋乎大製也獨其中間有懲程門末流之弊不無以矯枉之過或流於多學而識之之處論千古學術自當以孔門明新一貫博約一貫為準此等處却須分別觀之也象山白沙集奉上舊有手批白沙集一部為友人羅希哲携去茲來未批者象山集拙評閱畢為我剖其是非為望也象山簡易而截學宗孟子但其任性既已太甚觀理亦覺微疎律以子與不無醇疵相參然其警快足發人深醒處則讀之不啻清夜鳴鐘高忠憲所謂心粗之孟子最為得之讀時但能平心靜氣其醇疵當能立見若子以先入為惡恐塚中人笑我於石世之上也白沙為人清而超然其言俱如其為人今讀其答人書灑清風而飲醇醪令人起天際真人之想至其造理處則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不謂之間世之豪傑不可矣其具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遜功弟二

七

靜中體認端倪一訣近儒雖多嘗議之口殊不知此旨原淵源於程門靜中體認未發氣象一脈特徵微瀟於簸弄耳蓋未徹之龜山而近理之康節也大抵白沙之學於訓詁膠轕之日能返而窮探本原是爲空谷足音而其於聖道顯微無間之途不無畸重靜虛一邊是則聖門之支流不惟與濂洛宗傳少異亦自與象山途徑微殊世儒每以象山白沙同類而議之此則隨聲附和信耳而迷自也蓋象山自是帶病之大宗白沙乃屬矜貴之支子血脈統體自是迥別如何可同類而論乎若其以象山陽明並議尤爲胸無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應功第三

八

眞見蓋象山於孟子尚近而陽明則另闢門庭不孝前所謂象山學孟子而陽明並非學象山象山心粗之孟子而陽明則才大而自立門庭之象山者非臆說也然要之謂其如孔門諸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則可却不可以禪誣之而失其眞耳蓋禪之爲旨主於出世吾儒之道主於經世至於出世者無論其微塵六合脫屣五倫爲出世卽其不遺八萬四千細行矢願度盡萬古衆生者亦爲出世經世者無論其齊家治國均平天下爲經世卽其正心誠意盡性至命者亦爲經世蓋血脈原判若黑白也今禪之說

俱在陸王之說俱在按文尋義豈不昭然而概以其喜言心性而禪之知言論世者固如是乎但其中矯枉過直之弊則信有之耳然要之尺璧之微瑕良材之寸朽自非聖人孰能無偏不孝深願賢弟目下讀象山之書不可主以先入卽他日讀陽明之書亦不可以先入爲主也舊有批就陽明集一部爲金侯要去又一部爲渭南那生批皆不可得矣惟四五年前有爲青門周一兆批一部尚可討閱賢弟如欲觀者他日當爲討來奉覽也大抵吾輩於有世下尚論前人盡讀其書而不知精論其世尚不足以深知其人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應功第四

九

況於未讀其書或畧窺其散言碎語又安得臆斷其人之偏全淺深乎盡讀諸家而不能折衷於一是尚不足以定吾道之統宗況目未覩諸家之異同識不盡諸家之底蘊又安能臆斷其孰爲正宗孰爲羽翼乎宇宙茫茫誰當負荷愚兄老矣自傷力不從心賢弟勉之家禮之議甚合鄙心但恐書寫無人兼不能與賢弟聚首細商時宜則亦付之長嘆而已秋盡冬初掃榻以待也

與進功弟

此日夢寐覺心氣喜甚於前時在洛陽時
充此志也不遷於疑竇行於道中河會
姚涇之後當有分一府以待賢者之光豈
獨我王氏一宗之幸而已哉昨者風氣地既
踞勝而諸君子得賢第一倡俱其有向上之機由
此鼓而進之使成一道誼之鄉固無難者賢弟須乘
此閑居時務以實德實行相勸勉所謂大君子在
朝在野皆有事也又常日功課要有應酬兼七弟處
館舍則米鹽瑣細皆營之一身且中間更有閑課選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進功弟六

十

藝之煩不特讀書無多時日即精神亦太勞擾賢弟
行年已過五十精力抑已非復少壯日多讀諸儒先
書須從其要領處切身體認務求其心世教而
足爲培養精神之助乃爲貴耳其爲學固爲培
養精神計然使學而精神勞攘無寧保存之意不
惟落於玩物喪志卽所謂學者非立於求放心主
靜立極之道也且吾輩不惟萬古一生此學不可
擲抑萬古一時此學寧可流於鶩外馳逐乎又諸
足與同志承教者方以秋闈臨邛勢不能泛泛觀
然如近思錄一書一日看二三葉以開發其向上之

機恐不可廢況看得此書久卽看本經四書見解亦

自當深入胸襟亦自當廣大眼界亦自當高明卽此
正可爲深造舉業張本豈獨於舉業無妨而已哉大
抵自此以往貴鄉人士人品學術之高下皆關吾弟
此日之提唱從此士習日美鄉風愈醇卽賢弟爲功
首不然過可勝言哉然古來大賢名世成大功立大
業與夫明道術振絕學者固其人學問心術卓犖俊
偉而亦其門生子弟輔翼推闡之而愈益弘大耳觀
王文中身承絕學獨以姚賈房杜輩不能弘衍師傅
而一世卽絕程朱區區卑官小職曾不能一日安於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進功弟七

十

廟堂而其道至今弘暢未已是自茲以往吾弟提唱
之未盡其致則吾弟爲負諸君諸君繼續闡衍之未
副厥責亦爲負吾弟明師也比愚兄自貴鄉歸喜賢
師第一堂聚會將來成就真不可量故每一念及輒
爲欣慰無已而每一念及於將來彼此之任重責深
更爲惕懼無已也書至之日賢弟可集同志諸君子
讀之

答張友人論學書

春首遠辱枉顧厚意不忘承示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鄙人以爲收心要法而耻庵以爲鬼窟活計言意相反不知是非足下疑之是也但鄙人所言爲求放心者指入門之坦途耻庵所言則爲見心體者示防弊之遠慮蓋學者不知心體時不從觀未發氣象入頭終無見性之門然心貫動靜故學須動靜合一而或畸重靜中體認一法以爲究竟則耽空溺靜偏枯之弊不能免矣鄙人之言乃補羸之上藥耻庵之說亦屬消積之良劑義不相悖但耻庵下語微重亦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答友人論學一 上

尚欠分曉耳觀聞之辨亦似過於分疏蓋既無聲臭何可觀聞大抵無聲無臭就此理無形聲之可指處言而不觀不聞則就此理言其不能形聲顯指處也言雖異文義實一體也一貫之說就曾子爲門人言則可實指以忠恕若泛論道理不可呆指然說來頭頭自有原委如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末歷然矣然中間只是明德新民一條索子貫去如美大神聖其間品第歷然矣然中間却只是信善一條索子貫去又如博約也內外也言行也學治也文章性道也總紐開學也頭頭皆是要無非苟不貳者貫乎其中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答友人論學二 上

足下但舉一事以考求其源流便可類推凡事何爲一何爲貫之大旨來問微涉於寬僕亦安能指一處的歷相答耶然已不啻的歷言之矣所疑有收斂意思便是虛寂之根有發揚意思便是功利之根寬足下之意於發揚爲功利之根者或在所易明於收斂爲虛寂之根此爲疑團之所自來乎不知學問發揚而不知收斂則流於馳騫躁妄而不實若執此而泥於收斂是收斂有所矣有所則卽所便成虛寂之根更若習成窠窟必至喜靜而厭動喜簡而厭煩豈不流入虛寂之鄉乎然耻庵此言亦殊有言意未融矯枉過直之病欲酌其宜而善用之則莫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爲適中無弊也中行狂狷此不難辨狂者有志量而不足於操守狷者有操守而不足於志量中行則志量如狂而操守復堅操守如狷而志量復弘狂狷得其偏而中行兼其全偏者必勉其不足而後可適道全者本其固有而履道坦坦也博學者多識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也多學者負多務廣以求勝於人者也此有本無本爲己爲人之辨然博而或溺則以聞見汨天常者勢所必至是博學之流爲多學特在一念迷悟間耳足下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留心釋教書

承諭令姪事弟未嘗不爲審處但再四詢察渠胸中毫無定見直欲作五嶽四海之遊尚須聽其閱歷諸苦或者計窮而返正乎則弟斯時不難設法安插矣令姪言兄連日留心釋教亦垂隨彼教像持齋結制聞之不勝駭然者累日古之大儒宿德亦于二氏不廢參証但上焉者以深究其底裏而後可以辨道術離合異同之界其次特取其心術易簡假以離塵逃虛耳然欲離塵逃虛者君子已謂之不知道謂其本無可離而離故不免有所托而逃亦已墮邊見而落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友人論留心釋教書

十五

隅智矣又焉有舍吾儒經常範圍而直墮彼法像乎先民云吾道自足無俟旁求此實昔賢透頂徹底之談初與世儒爭閑氣競門戶者之言迥別兄留心至道可無三復兄年已逾一甲第亦四十一年付之東流弟既無由入山兄亦無緣至郭渺渺天涯握手靡期引領東望直令人悵惘無已然此生苟期以盡性至命爲歸則雖萬里一如同堂初不問關山也

答門人黎長舉論讀三禮書

五月中文鳴老過鄺曾以逕過禮記金文冊復函附之習禮之說前書雖未甚詳然已陳其大畧矣大約禮記釋其中之精者熟讀之周禮止宜細加講究一番熟讀則不惟精力有所不及亦且不必也儀禮則止于一二遍過目知其梗概而足矣所以然者禮記雖滋以漢儒之附會不免經曲糅雜然先王之大經大法時于其中寓焉是卽夫子所謂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百世而不可變者也精擇而熟讀之自不可緩周禮則係有周一代制作之規模雖與今日時異勢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答門人論讀三禮書

十六

殊然會而通之尚可見成周典章法度之綱目亦非可以參証古今治法之詳畧泥其迹雖若難行而通其意則無不可用是則孔子所謂損益可知者亦尚是必宜詳究之書至儀禮特儀節耳則又隨地隨時可損益者也止可涉閱以知其梗概讀何爲乎今按經傳通解之旨特因時代先後分之蓋其本意以爲儀禮出自周公當爲經周禮雜以新莽之附會禮記雜以漢世之散論當爲傳耳如僕臆見竊以爲天地之不可變者當爲經隨時可變易者當爲傳恐不得以時代之先後分經傳也今且將禮記選出者熟讀

之先誠其大旨畢則閱周禮以考成周一代聖賢經世宜民之制度稍有頭緒然後通歷代典制之書如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之類合以今制通盤打算孰宜孰否須使端緒井井曉了胸中然後可云坐而言作而行也若無此大鑑冶卽全部周禮熟爛胸中無論新莽之假借適滋詬厲卽荆公之依傍適亂人國耳況如儀禮區區登降進反之儀節遂足盡興道致治之要乎徒使有識者笑優孟衣冠傀儡跪拜而已凡此皆胸乏成見而以意見摹擬之說也

答門人黎長舉論博約書

三月中接手翰獲悉動履兼稔長舉知無不言參戎公聞言慈聽長舉盡幕賓之分而遂成就然戎公盡官守之職又時得請教儀封質疑就正尚見此行之不徒然也展閱反覆慰藉殊深獨是與儀封論學書不知前書云何弟卽所寄證博約一書論之則旣不盡孔顏傳授之淵源並不察於前賢之註疏而不免以臆見從事不孝閱之益不勝踴躍焉夫讀六經四子之書要在識聖學之宗傳又在就經文推明聖賢立言命意之本固博文約禮之義就宗傳論是卽夫子括平曰文行忠信之四教大學明新止善之三綱領而爲言就本章宗旨論博文是夫子教人從道之綱條顯著處理會約禮是夫子教人從道之精微天則上體行但涉空疎卽流異學但涉浮泛亦屬雜學也今欲矯空疎之失而以禮樂兵農之實爲約禮已之理爲博文以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起居爲約禮已於本章之旨毫無着落而欲以此卽爲博文乎曰四教之旨大學三綱領教人之法寧有他乎且以博文調博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文而約又單在男女服食與吉凶之禮豈所博之禮在吉凶五禮之外而所

約之禮又切要於六藝中所博之禮耶前後不自相
衡決乎且以約禮爲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起居
則是反約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途矣則亦仍屬
博文事豈約禮之謂乎是亦徒冒禮之統名而毫無
與於此章之禮之實義及約之本義耳長舉試思約
禮是將所博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約而歸之於
天則以爲踐履耶抑是將所博之禮樂兵農子臣弟
友又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耶又試思男女服食
起居卽禮耶抑男女服食之規矩準繩爲禮耶嗟乎
男女服食尚不可以言六藝中度數之禮而可以言

禮

論博約二

九

約禮中天則之禮乎宗傳聖教章旨句義與無一可
而乃執泥不悟何也大抵文雖節目無所不該而此
章之博文則所謂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窮
博乎道之散著而朱子通古今達事變之說自爲得
之也禮雖度數節文無所不該而此章之約禮則所
謂循乎天理之準則束以吾心之矩矱以實盡乎道
之精微而朱子遵聞行知之說更須益以一本乎天
秩天敘之自然十字而後爲元滿也故就理而論不
特長舉之語約禮者不當卽長舉之謂文爲禮樂者
亦多脫漏至其兼謂兵農則更非情實耳益此章博

文中之禮樂二字尚不止於度數聲容之粗迹而謂
其以不語衛靈之軍旅不答樊遲之農圃曾執以啓
仰鑽瞻忽之顏淵使之從事而會道耶必不可矣至
於儀封謂文爲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
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顯而法度之燦著皆
是愚意亦覺於義雖無不包而於此章博文之旨亦
微有廓落之嫌謂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
節文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皆是愚意亦覺非特
此說尚是包儀禮典禮在內爲微涉於徇迹卽皆是
之旨尚未至當歸一也蓋觀輔氏謂所行卽是所知

禮

論博約三

十

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若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
錯知則可矣行將何如卽此以推既可以知文之爲
義止宜解以聖賢成法事理當然始爲博而有要而
凡所謂剛柔上下與夫長舉之兵農云云不切於道
之大綱者皆屬此章之文之枝指矣又既所行卽是
所知則又可知博文者爲博考聖賢之成法博識事
理之當然而約禮者卽於遵行聖賢之成法時一準
乎天則率循事理之當然處一協乎矩矱庶幾知行
一貫博約一貫乃與斯旨有合而據此以推又可以
悟長舉博兵農之文約吉凶五禮之禮爲無當於大

義而虛齋先生所謂積少至多積小至大一段之義雖務於包裹無遺而要之亦鄰於擇焉而未精也總之顏子前之仰鑽瞻忽後之所以弗罷竭力者斷在斯道之全體大用爲窮理盡性之要務夫子之所善誘者斷在斯道之切近精實爲顏子指示明道行道之坦途故此章博文約禮之說須與大學實體實用日用經常之大道表裏發明然後的切耳若夫六藝及洒掃應對之節乃孔門三千七十子小學時所共習雖大學亦在不廢然要之重在體用綱條而不在於此卽天地鬼神之與宗廟會同之節亦大學所必該然要之重在身心性情倫物酬酢而此非其解今觀大學之論學也極乎身心意知國家天下可謂博矣夫子之答顏回問仁也極於天下歸仁亦可謂效之至大矣必歸本於明德克復而並不及天地鬼神宗廟會同亦可知博文約禮之固非淪於虛寂亦斷不容流於瑣細泛濫也長樂索何不詳思耶

寄徽州汪文摺書

夏初至姑蘇時至以聖紱兩令兄備乘近思錄多至閱之其言出於道之勇令人爲之惕息獨以義利爲言友貴實者自矢之卓真能不縈於小利近功也又今日既能舍商而儒卽他日者由士希賢由賢希聖卽用此斬然能捨卓然自奮者無難直入其域而足下平日之壯志當能遂也以此見兩令兄及其令卽時皆托以備致鄙意欲足下速至蘇州圖一面晤以盡風懷不謂又以事迫不克久留於五月念日返棹西歸途中每一念及輒不勝人遠緣

志如此之骨懋不已之功不本於古聖賢天德王道之全學而僅孜孜焉若今之講理學者務訓詁倭聞見持門戶之一偏昧孔孟之大全如昌黎所譏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即恐於心齋小泉無多識蓄德之益而反有泛鶩馳逐之弊耳蓋今之驚此者皆自以爲有明道衛道之功而不知其自蹈於逐末而喪本務名而失實反不如志卓骨堅力行可畏者之切於爲已也故僕竊願足下自斯以往先以心齋小泉不易至又不足安之肯樹之標準而立志務期如二公之真切立脚務期如二公之堅貞而復疊疊焉實以大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正文卷二

手

學明新止善之真宗爲要歸知之而必真行之而必至稍覺於孔孟之全體大用有一不符契而即不甘以自止他日始於本志克副耳大抵吾輩志不欲其隘而力剛欲其實志一隘或以小成而輟止力不實必且初願之難副足下幸勉學焉可也幸善學焉可也又學問之進退偏全雖不盡靠師友而師友實有力焉貴鄉東林遺風尚留錫山惠泉之間如顧楊諸君深足切磨他日便道一訪作數日面証當能有益也礪石作古是可傷也不知其諸郎近况何似念之殊爲悵惘

與清遠趙鳳清

六月望前遽使忽臨讀來翰思深鋒穎深喜故人有子大足光昭家學不啻對世兄于室快談時也所詢聖佛一理諸說不知倡之何人大約未明聖道而拾佛氏殘旨徒聞二曲夫子之多言心性未知二曲夫子之體用源流徒知吾儒之本立道生未知吾道之用以達體故處處其一邊耳夫聖聖佛佛一理者聖人之道至子經世佛氏之道至子出世經世者欲其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出世者欲其一超見性頓出三界宗旨路途天淵不侔渾而一之不惜不達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與趙鳳清

手

吾道並不知佛言也且既不知吾道爲仁爲已任之道而獨認佛氏見性成佛之宗則其謂佛氏之路更提又何怪乎蓋彼徒以見性成佛之真論聖佛之理則其以迂捷論聖佛之路無足怪也且其以佛之路爲捷亦且未知佛言真佛固不論迂捷耳然此中爲說頗長恐留更僕難悉數也世兄聰明過人他日或能透過此關耳二曲先生真禪之說不知是譽耶抑毀耶然觀前後之論大約是爲佛氏援一護法如佛家謂孔顏乃真佛之說耳獨不知二曲夫子之生平行履則至孝性成而又克盡倫盡禮學術則盡性至

命而確歸日用人倫禪有是耶若所謂人祇明性則
經濟文章自無所不能此亦仍是佛家見性成佛則
神通廣大之旨而不知惟深造以道乃能自得也又
謂經濟文章可以概置兼之則有累是徒知冲漠無
朕之體原萬象森羅之體而不知萬象森羅之用正
無非冲漠無朕之用也且性中固無所不有然亦由
平日積知性盡性之實功于經濟文章閱歷學習之
人而後能畢達耳焉有不學而自無不達者則如世
兄所云未安之旨處處認住本體作主之旨明本原
而古今世事未經眼之旨明體以達用之旨皆卓于
豐川全集卷之七
與趙萬清二
无

此理有見正可一返照而自破其非固無俟鄙人之
喋喋矣至謂靜中掃除妄念之外惟覺木如而竟不
能辨空心空理之所以然愚意則以為此時但教木
如何用辨乎且木如者名之為人心耶抑名之為天
理耶而禪之為言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是直欲並善而空之所由二曲夫子斥為並空其理
乎若乃世兄此言故為元解以相試則余言皆贅矣
鬼神生死此非口舌所能盡兼生平身所未到之處
俱不敢妄言且人道之宜明者尚多縱能言焉亦無
快求之幽隱也總之觀前後見問之條深見平日好

學深思不徒欲以科目詞章自畢其生平從此當下
定力兄弟自相師友即嫻習舉業之中實積天德王
道全學以終尊先大人未既之志事道若大路有為
若是不過十年便可成大人物作中流砥柱顯親揚
名也惟世兄勉之不佞迂拙腐朽自知其不能而不
為者非敢望二曲夫子抱道懷德不輕仕進也獎借
過情殊滋愧矣

又與李輯五先生書

一歲中未有候敢然先生台履佳勝時時從令弟先生處聞之殊為欣慰兼聞先生比來所際不無小小風波而處之泰然不改坦蕩之素世儒動言明心見性遇一盤錯細故輒局踏如不勝先生履仕途得失榮辱斯亦世俗所視為重大事矣而道一貫之知此平日內養所得者積累深厚真足抵當一切從可知也吾黨得先生砥柱中流庶幾可慰吾輩之恥真足為吾道慶也令弟先生近造於先生與友人評論吾鄉傳人先生坦易勁直令弟亦遠雖天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又與李輯五先生書

三十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存首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泰閱

答友人論折衷學術書

承以發一學術修悟體用門戶日岐欲僕折衷於歸中僕以為公知而敢如是耶而能如是耶雖然如僕之愚竊以為公之論學術者徒徇門戶而不察學脉則今日折衷學術亦惟公論學脉而不分門戶所以然者學非以孔孟為祖歸乎即漢唐宋明諸先生有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折衷學術書一

不惟此也。今試問孔孟之學術果詳於作
用而略於體耶。抑詳於體而略於用耶。果詳於工
夫而略於本體耶。抑詳於本體而略於工夫耶。孔孟之學
術本體工夫本體工夫一以貫之而後之學術
或本體工夫本體工夫作用或且謂作用工夫
而略於本體者。其說者未嘗不以爲吾輩本體
未嘗厥作用。工夫而其既也竟以明重之勢積而
不返遂至有畧作用工夫之弊焉又未嘗不以爲吾
輩重用工夫原未嘗離本體而其既也竟以畸
重之勢積而不返遂至有遺棄本體之弊焉蓋意所

重者言之詳則意所輕者言益畧其弊也詳者遂成一家之言而略者遂不無遺置之患於是偏枯之說時亦有之既久轉晦兼習其說者既不易得真之說而師目之高識復無溯流窮源折衷會通之定可從門戶爲標榜據名目分異同於是乎修悟體用之途遂相視如吳越之大怨深讐而不可相通矣嗟呼獨不思諸先生之重工夫重寔用也果離本體乎卓本體也果無作用工夫乎向令諸先生而處一堂應以相資相成殊塗同歸爲莫逆之兄弟而後世乃略心軌迹別域分疆成各立之門戶無論律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折衷學術書二

二

也融會爲一體而時出之各當也故今之學術欲合諸先生爲一家非漫然調停之也諸先生入門各不同而其師孔孟也則同吾欲師諸先生師其同師孔孟者而已諸先生師孔孟也同而與入門下手也不同吾取諸先生取其入孔孟之路道而不紆寔而的切者而已故吾之取於工夫作用也取其工夫密作用寔而其於本體要非畧事爲而事虛寂之本體以爲有寔作用寔工夫而本體乃不淪於虛寂也於其畸重作用工夫而微涉強持徇迹者則畧焉取于本體也取其本體明且切而其工夫與作用匪徒事義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折衷學術書三

三

襲強安排而非順帝則之作用工夫以爲有真本體而作用工夫乃不淪於支離也於其畸重本體而旨近空宗者則畧焉故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吾不見爲諸家而見爲一家並不見爲十人而見爲一人取其長而畧其短會乎異以歸於同消彌縫之疇見成湯平之坦途庶幾完諸先生未繼之遺事爲我輩今日繼述之王義乎且道脈久離復合學術久岐而歸一亦運會之不得不然也嗟嗟力小學疎匪其任耳悠悠天壤誰當負荷願與足下共勉之

答默庵汪公論易說質疑書

心敬關中陋士比因師弟子荒山傳習未能就正海內有道竊恐學成執方以此因董憲副邀之南行遂不辭而戒途出關過中州則夙所心仰之孫湯許張已作古人止獲晤襄城劉恭叔先生父子叔姪此外遙遙二千里徒一覩周文公所營舊洛與三程康節之故里荒祠而已意中事殊多未當者途中竊念天地之元氣不毀則斯文之寄托當隨地有人豈前途千里而遂無一遇者至漢口則彼中人嘖嘖稱默庵汪先生不置心敬聞之喜不自勝遂不憚煩之定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質疑一

四

而肅刺奉謁焉不謂先生不加鄙夷忘年忘德而為移時之談次晨見顧則又委以商確所著之易解甚矣先生之虛衷善下也客竊細讀雖間有螢照蠹測之見欲然不敢下筆求質者累日既復念吾道大公公而公言之應先生之所不拒况家師二曲子李子與彙翁高先生神交至契心敬子李子受業之弟子而先生高先生傳心之高足學術醇疵彼此相關抑又何嫌何疑故亦遂不敢僞辭而僭申臆見以請教焉心敬竊惟易之為書四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慈日即於悔吝凶咎也故藉天地間陰陽消息自然之象

數自然之次第示人以當則吉不當則凶吉且趨凶宜避之藉証殆即陰符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之意乎故孔子繫辭贊之曰易之為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實獨見其深也然同非十翼之作發微闡奧則義文周三聖人之心精亦尚含蓄隱蔽於深文簡語之中而讀者亦且有不見其解之處何者伏羲畫卦僅揭端緒文王繫辭畧疏大義至周公繫象則天地萬物順逆休咎之理亦可謂發洩極盡矣然義類終屬渾渾噩噩如初出之日雖光而遠映終不無深山窮谷幽翳蒙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質疑二

五

龍之處而淺學後進讀之亦尚不能不阻於疑滯也獨至孔子生三聖之後深見易之為道真生人善身善世之準繩而日用間不可以須臾離也故觀象玩辭直至彖編三絕乃於義畫文象周象之中渾渾噩噩剖合者為發直不使三聖人之奧旨有隱而未光畧而未詳之義以為讀者闢通明坦正之門故敬嘗謂十翼十篇易之註疏真莫精於此莫確於此莫詳於此彼高遠視十翼而謂孔子之翼與文周之象各各取義不必盡屬可通者固為不知十翼至以為當尋求心地於羲皇勿盤旋脚根於周孔此又遜於

老氏無名之餘旨求之愈遠失之轉甚又豈知十翼之蘊奧哉先生篇首說易三條首揭十翼爲易註之祖學者只以孔子之言爲宗自當融會通貫言哉言乎可以証後世穿鑿謬妄之失固已得讀易要領矣至第二條所謂易爲易簡之學寡過之書則尤片言扼要消後世無窮象數占候養生家附會依托之謬卽此二條易之大旨與讀易用易之道舉該於是縱全部註疏中或有出入不過意見之微岐亦合抱之寸朽巨璧之微瑕耳曾何損於棟隆之任連城之價哉卽程傳朱義豈必自謂一無掛漏乎雖然敬有進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質疑三

六

義例以別夏商之連山歸藏爲無謂矣故敬嘗謂孔子二繫爲周易之凡例其各自爲篇者蓋讀而讚時各舉一義耳逮後輩直弼諸人訂定篇次附二繫於六十四卦之後亦以四聖人時代攬著之先後取義耳若以便於誦讀論則二繫竟當列之經前如近世編書凡例在前之例蓋易之爲書微與春秋同而與他經異非明於發凡起例之旨則亦無從見命意立言之由而揭繫於前尤當以序卦傳爲第一蓋序卦之義明而後周易六十四卦相承爲序之義乃可了然而周易教人出入以度外內知懼之大旨亦已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質疑四

七

思過半矣不然連山歸藏皆夏商聖賢之述作文王胡爲而必更其次第哉且周易興而連山歸藏何爲遂一廢而不傳耶今尊著於序卦之旨殊未之及敬固知先生爲孔子序卦傳已詳其義而程傳復揭之各卦之下無煩更揭耳然於卷首凡例中則似尚須揭明此義使讀者一見曉然始爲綱領明白也又其一如卦之名義及爻之六位正側變例之旨歸似不可不於凡例揭明也蓋卦之由名或取兩卦相合之義或取兩卦相合之象或就相合中取相生之義或就相合中取相成相通之旨爻位則或取天地人三

才定位之次第或取初中上爲位之義例或各自就卦之義而分始終或各自就其爻位而取義於剛柔當否有情無情抑或卦義無取而就爻別通其義大抵必明於名卦成卦之義而一卦之旨乃可明卦旨可明而後一卦之象象由來乃可推也必明於爻位之次第爻位之通變而後周孔爻象之取義乃可讀也尊註則於卦爻之中有揭其例者有未揭其例者心敬固知揭明者爲前人之說尚有待於今日之折衷其未揭者則謂古註如程朱來郝等註俱曾揭明無俟一一標舉耳然此義先生自喻苟不於前凡例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贊疑五

中揭明則亦微於開示初機使易知易曉之方稍覺未備也夫讀易之大旨在知四聖人垂訓之本心用易之大要在能隨時變易以從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易道學易之精神命脉俱不外此矣卦爻象數特易之軀殼形而下焉者耳先生篇有發凡二條易學精神命脉已可謂得其要領而鄙人區區於卦序卦義爻義彖艮形下之義例爲說無乃昔人所譏還珠買櫝之陋見乎益愚意謂升堂入室不必更尋門戶則可謂欲升堂入室而不明門戶所在則不可則如鄙人所陳固妄意爲欲求簡著

精微之旨者資之門戶也惟先生進而教之爲是爲非無惜直示心敬素心之所懇懇望以就正而不虛數千里跋涉詢訪者庶在於此不審先生有道其許我否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論易說贊疑六

九

八月朔接手示知勉行會約深慰懸結昔人云一番聚首一番觸發會而有長自然彼此獲益足下勉圖有永可也所詢欲用孟子易義足下問道於盲亦異矣雖然獨嘗聞之矣易卽道也萬變不化其時之謂易而變而不違吾性之謂道性外無道道外無易吾輩若非性與道偕則亦不能行與易合孟子善用易者亦只是時行時止率性不違於道耳若所謂進退出處各當其時者猶是法也此斷非虛意見摸擬安排之可能須知道之大說說之天理乃自然不

論學統周易

言而論繁成而信矣今居下欲知君子之所以善用
易而難以用之也亦於斯處見到大德實謂焉耳識
吾率性之道自然識孟子所用各得理道之所用之
易然豈謂善用孟子之易不難哉然則所謂語言孟
子之易者用而已足下然乎哉抑抑乎哉孟子子
之皮膚也而己晝餅不可以爲食也然則君子欲用
而乖其計也耶用也勿中言不能悉然也耶此矣足
下以爲何如

新民至知動定佳勝爲慰性理纂要要然成帙亦可謂不虛一冬時日矣是可羨也但不肖歲前尚略有整理不能細加商酌容俟開春報命耳承問易註云云易豈易註卽愚兄又豈能註易者抑以前此誦讀時偶爾微見隨得輒忘今不容不錄以成帙爲他日自考得失之端又竊見易之爲道吾夫子分明以爲可以學而寡過則是教人寡過之旨乃易教之綱領也而前之諸儒顧多未及明揭此旨則于易之綱領亦似未暢又義書無文原自隱深文象周象言渾語

答亮正書一

十一

與學者原不易通達至若吾夫子于易既常編三絕
又渾身體備十翼十篇于作易學易用易之義反覆
推原中間詞旨簡約後人未易卽解處或有之豈其
于大闢大鍵尙有未盡之義俟後人增益乎而前之
諸儒每于求其說而未得處不知于本卦中尋求又
不能虛心闕疑往往泰以意見或援緯釋方技家言
附會穿鑿如互變錯綜紛紛之說反若孔子之言原
有未備而俟其補出者則圓蛇添足抑又覺失易本
面也又易之義原卽具于象而易之象原所以象此
義數卽象之度數而卜筮乃所以神易原是廢一不

得之原是執一不得之理耳而近世諸儒每多專主一說以註易則亦覺于易道意言象占渾然一貫之旨未當也以此謬不自揆思欲一竭區區畧著一書以求正海內顧管窺天而蠡測海竊覺終無當千萬一而徒得僭踰之罪耳不知賢弟顧何以教我

又答亮工弟

一歲虛度而轉眼又復改歲流光真逼人也不教云云具悉見愛之意但在鄙意原有不忍苟徇者在賢弟道誼骨肉而不以情吐則負雅愛又非坦白之心矣蓋愚兄前此每當讀易檢閱傳註時輒覺有未盡合經之處前後相積蓋亦有年最後乃細味繫辭以求吾夫子讀易論易之旨遂若有一線之通亦遂覺一切傳註之與易不合者易本易簡精微而皆不免以隱深穿鑿失之也故自後讀易註易盡斷以十翼而於傳註之心覺其合者奉為定本心覺其未合者畧兼取他註又或自伸管窺總以信十翼者說經而當世之毀譽有不暇恤耳蓋區區私心竊覺易道廣大如天地原非一人一說之能盡其蘊奧而窮經貴自信於此心此理故解義不宜求異前人而亦不宜苟徇前人且吾夫子明明以寡過之旨奉為易宗易簡之旨屢稱繫辭而前人終未揭明亦殊覺於四聖人易教之大旨鬱而未暢是亦後死者斯文之責耳故鄙說十二卷中首揭寡過之旨以明宗更脫互變錯綜之說以尊繫原其固陋無當於經實有之敢付於經亦覺少耳故今日賢弟之說固知是教愚兄以

目前寡過之道而區區則尚欲告無過於此心以告
無過於吾夫子之十翼因以告無過於文周二聖人
也顧恐力小任重識暗德薄苦不自知而竊欲一正
千載之紛岐有類夸父之逐日耳而盡爲難故不覺
言之冗長顧不知賢弟又何以終教我也

答友人問來易錯綜之義書

來先生錯綜之義雖本於易繫錯綜其數一語然孔
子特言錯綜策數成六十四卦以定天下之象而已
豈謂錯綜已定之卦又通於他卦之可取義者乎來
註每於本卦內不得其義象所取者往往牽合他卦
稍可錯綜之象實之則是非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
而是錯綜其象以成天下之卦且錯綜其卦以通天
下之象矣不惟涉於穿鑿凌亂亦且與孔子言定之
旨不合足下以爲何如也

與董復庵憲副

去歲冬曾附趙二禮記春秋二書共一十四本內附
候啟二函不知達覽否歲月冉冉忽復改歲每一
遙念夢寐輒爲不寧顧不知比來讀易日久心境自
覺何如能使一切憂患困苦皆以良背行庭之旨抵
當消融乎抑猶有不能脫然者如猶不能脫然試與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小得手便當有小效大得手
便當有大效此亦尚屬患難中安身法也不然者事
既無速濟之術心又無排遣之法則憂苦不堪處矣
何如何如

答董副憲易解書

盛使至承頒種種我公旅中推惠主著之人高誼令
人感亦復令人愧也郝易一套奉上其書精深透闢
處迥出諸家易之爲書本不易讀而此註尤非精心
研求竊恐未易入其闢奧而悉其旨歸也是惟以澄
心靜氣讀之當能由此上窺四聖人心精耳雖然易
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之義也蓋天地間事任情
多失從道則得失者恒凶得乃成吉周易一書乃昔
之聖人恐人不知趨吉避凶即在隨時從道故假卦
象示人以趨避之路教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
玩占以爲利用安身之藉資耳然究之學者之用易
而獲免咎厲則不惟不關卜筮亦且不繫觀玩但在
此心之敬慎而已蓋敬慎則必不肯負氣任情不肯
負氣任情則必憂深慮遠而時時變易以從道天下
焉有憂深慮遠時時變易從道而招凶貽悔者乎則
雖謂一部全易蔽於王文中所謂乾三之君子曰乾
夕惕一語可也雖謂一部全易即蔽於明公所得力
之大過初爻藉用白茅一語可也總之古來一切盛
德大業非無才者所能爲亦非區區恃才矜能者所
能終大志歛以小心恢弘出之兢業則能終大志歛

往不利此乾之龍德中正而潛見飛躍處咸宜一
出於亢而悔即立至者也我公經歷已悉今又潛心
易理而慎守藉用白茅謹小慎微之旨易之把柄亦
已得之誠更密之以君子朝乾夕惕之功而不叅以
負氣任情之失他日閱歷所至一任潛見飛躍自將
步步元亨利貞即謂此日之屯蹇爲公啓元之貞開
泰之否可也到此則易不在易而在我矣註疏云乎
哉何如何如

答友人論艮止書

來教人事勿迫殊損道心求充艮卦止義終覺寒暑
浮至而又有頑金未能煅煉之疑不知兄丈此意出
謙抑不自滿假之心耶抑不免誠作是見耶如不免
作是見則鄙人不敢聞命矣道心豈頑冥不靈之物
大英雄豪傑正于經綸酬酢之中用精義入神之功
譬之真金在爐火力愈猛則煅煉愈精是一切人事
匆迫不惟不損我道心而原無非我煉養道心之助
故大易艮止之義初不在深山靜坐離事冥心也但
要此心見明守定不論動靜閒忙而時時幾康安止

不惟人世種種毀譽得喪動不得我毫釐即一切塵
情客氣亦更移不得我絲忽心境如一物我並忘如
兩山相兼巖巖不動即此爲良背行庭之旨耳豈必
外却人等閉門習靜如釋氏止觀之義耶且艮止之
學雖大賢上智之修而艮止之體則我輩人入道心
之自然只在自已發肯心耳爲人由已欲之即至譬
如煅金者但使火力不替雖遇頑金斷無不精不純
之理故記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且兄獨
不見古之遺大投艱者乎精神百折而不肯挫性命
無入而不自得又不見古之崇德積業者乎爲之而

無有或阻求之而無乎不至奈何以兄丈之高明強
毅而竟有匆迫損道心虛金難煅煉之疑也乃若出
自謙抑不自滿假之意則鄙人之言贅矣

與同門羅仲修

別來爲日幾何修己成兩歲人生光陰之不可留也
如是夫適接翰一書真不可言吾輩之困未得心境
空濶受用緣是許多得喪欣戚學業未獲心緒論人
事繁擾家務叢集時不得虛閒即獨坐一室亦千頭
百緒交攻云金至究之分有前定無益臺本徒累心
田耳豈元子靜中豈認得本心空濶體設此即得動
靜如一根基矣由此而能繼續不已蕩平廓清之績
可奏將理家時即空濶時初不相涉若何人羣之累
爲憂哉至于日程之立深得存心用功進學致知意
極爲歎服但須知讀書正爲印證存心路途靜坐正
爲培養動用根基則讀書不爲玩物喪志靜坐不入
三禪枯寂耳

答同門孫四章

賢卽至盤桓累旬深慰積懷但初也相遇在未冠之年今茲居然班丈夫之列十餘年真彈指而過對之深增人慨歎也展閱來翰戚戚于心弟之現前病症乃爾而兄亦犯此條款乎然我輩大患在不知天之所以與我及我之所以負天者耳苟其自知之明則亦自無可已之功沿河而下苟不止海當無不至初也強制久漸自然初也拘牽久自灑然天下未有不拘牽強制而遽臻自然灑然者亦未有拘牽強制不已而不能自然灑然者昔人有言曰悔既往無寧圖將來敬雖駑鈍竊不敢不自策末路知兄必且收功于前途也八卽君又復喪耦傷哉然世界缺陷自古而然豈獨今歟缺陷者以吾心圓滿之此卽現前灑然自得法也若此處看不透打不過真拘牽矣佳什大有擊壤意可喜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答同門孫四章

三

答佟體乾問學書

承論張南軒先生儼若思一段意大抵敬之爲義雖是從此心兢業操存言然却是本體上一段真精神非別有一段兢持把執心也故持敬之功固不可于心體上有一毫怠慢放縱之意亦不可于本體上有一毫兢持把執之心儼若思猶似有用力把持之意故南軒先生以爲非敬之道蓋以其非敬之真血脉也然外這一點兢業把執心亦盡無入敬之路故又云于此時可以體敬卽程子所謂威儀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之義耳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答佟體乾問學書一

三

又答佟體乾

所云人心視物與道心視物之辨欲僕描寫其實狀善哉問乎非從體認過不能問之如此親切也顧心一也道心從其和平清寧時言人心從其私意煩擾時言阿兄但自己從日用動靜語默間體認自己心氣當其和平清寧時視物何如煩擾昏亂時視物何如自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他人縱說得十分明白終是他人人事不親切也

又答佟體乾

所云道以自然爲極其始也以知覺而入一段之意細窺阿兄問旨大率謂道主自然而致知慎獨之功不無勉強之勞恐非自然之體耳不知所謂自然者亦只是勉強之功走得路途真而且熟恰合道心之本體耳初非不事工夫也若不事工夫則散漫去矣又焉得自然不走作乎且所謂致知慎獨涉勉強者亦是緣初間工夫未的未熟未得到工夫本體一致之候不無勉強之勞耳到得熟時本體工夫昭合無二亦便不期而自然矣若使一勉強即乖自然道體則是心勞日拙工夫愈勤而去道愈遠古人何爲設此與道不相干涉工夫使人終身勞攘于其中哉阿兄可以悟矣下段從下翻上之說來札未能說得意思分明僕亦何敢模糊相答俟他日說明本意見示始敢復命也

又答修體乾

所論清靜中不可着一物纔着便動搖蓋心體本來清靜原無一物是以中間容不得一物如人目睛本來清明容不得一屑

而必欲一掃廓清之爲當也然使

中無主宰誰與清寧此心使不着乎則是所謂不着一物者謂不可着物欲之物耳若盡將一點真正宰精神之物而無之則莽蕩散漫去矣故程子又云清靜中須要有一物始得蓋物欲之物此心不可有主宰之物此心不可無也前說物字主物欲之物而言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答修體乾四

二十六

後說物字則指一點本體真精神而言初不相悖也

又答修體乾以不能多讀書爲憾書

此道在不知者視爲高深元遠豈知原是人人固有之物卽原是人可知可能易知易能之物但在人肯留心不肯留心耳阿兄天性如此清明而又善于體認如更自奮自立不奪于俗念不惑于世情誕登道岸當自無難也而乃以不得多讀書爲憂不知此心真能不壞多讀書固好卽不讀書亦自不失爲躬行君子耳蓋讀書者特藉以開發本心印正本心苟於心地上隨時隨處不廢存省心善則遷有過卽改便已得學問主腦雖不識一字亦自是理道路上人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又答修體乾五

二十七

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也然不從知道者勤問路途則有所不可耳蓋既不能學切問卽所以抵學也

答友人論疑悟書

承諭讀尚書而知謙抑之貴矜伐之非可謂反身實證書不徒讀矣但恐所悟者又從疑團起見卽悟還成病也蓋矜伐非足下之病足下所病者在過于退讓謙抑不肯直前擔荷耳而顧曰知謙抑之貴矜伐之非則是不病其所病而病其所非病不惟悟非其疑亦覺卽悟還成病矣夫疑而成病猶有悟之一藥可醫卽悟爲病將醫以何藥乎吾見足下之病轉深而難醫也雖然疑病可以悟醫悟病亦卽以疑醫之而已足下但自今以往能不執前之所悟以爲是且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友人論疑悟書

三

能因僕之言而返求所以卽疑爲悟之根徹底理會更無回護將始之舍假悟而就真疑既且脫真疑而得真悟足下自此且當大進一格矣不然足下方自喜悟機之進于疑僕且慮足下悟病之重于疑也

答友人問治怒書

承問怒之難克惟忍能治足下之問真切問也顧僕則以爲忍之一字特收標之方非拔本之道除草不去其根而徒欲以石壓之一旦石去草難遏矣且卽石在而生之之本仍在故制怒而不知從平日克私下手者非本計也然我輩誠欲克去私心使之不置必先深明吾心本來無欲之真體而時時以存養爲意到得心體清明虛融時自然遇事遇物冲融和粹之意多而暴戾躁急之意少卽一時有怒而此心既明亦能一照卽破而當時還吾本來無怒之體是卽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答問治怒書

三

明道所謂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大抵治怒尋對治之法不如徹底清除欲徹底清除則莫如知性盡性昔人所謂顏子惟其心常止故其怒不遷者此耳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承教具悉雅意是真素心所欲聞也敢不拜嘉但區區愚意有不敢不陳者僕生而愚昧自覺不能治他事獨于此道寤寐相關然亦屢躋屢蹶而後于此道之脈又復閱歷歲時仰證諸六經四子之宗傳近證以先儒先正之緒論始隱隱若會孔孟之淵源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一

而竊以為學術不會歸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于一貫有不可者蓋學而不知全體俗儒獨偏之學亦其端之學也不知大用俗儒異端之學亦其端之學也不知真體聞見湊泊之學口耳記誦之學亦其端之學亦其端之學也所以然者全體者大用之體故謂之全體耳俗儒獨偏固不知有全體即其端學用之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全體也大用者全體之用故謂之大用耳俗儒異端固不知有大用即其端學無體之用亦用其所用而非大用也真體者所以至此實工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二

故體曰真耳俗儒聞見口耳之學固不知歸着本體即異端不用實工之本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吾儒之所云真體也實工者所以全此本體故工曰實耳俗儒僻章摘度之學雖勤敏而工原不實即異端入山坐井之精專而其不知體用一源之工夫亦工其所工而實工也嗚呼千古大中至正之宗舍大學明新其若一貫之旨奚屬哉而盡古今學術是非偏全之辨不可于此勘破而得其毫釐千里之差耶故吾之奉大學為學宗非敢曰托大亦非敢曰不足于諸儒王靜主敬窮理力行之宗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務出乎其上也誠以學必如此而後為大人之學後不負吾天生大人之身耳亦必會歸于此而後所謂主靜主敬窮理力行立本致知者乃皆為吾學自具之功候亦始無門戶執一之隱患而主靜者乃不類于二氏之禪靜主敬者乃不類于初學之把持窮理乃不入于多學博識力行乃不入于獨行冥行而所謂立大本致良知者亦始為本末兼該知行一貫而無語上遺下偏重本體容脫工夫之弊也則是奉大學為宗傳準明新止善為歸極而後六經四子之旨乃頭頭有緒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旨亦滴滴歸源

卽盡古今來小道曲說旁門異徑亦至此如輕重之盡歸權衡長短之盡入尺度而更無侵奪啗蝕之害爲世道人心之憂矣况

國家折衷道統而獨遵奉吾夫子爲萬世師表

其于學術偏全之界

昭然示以千古之準極者至勤懇至彰明吾輩食土之毛遵王之路戴履履載厚地高天旣不能服田力穡佐軍國之用又不能荷戈執殳効捍禦之使生平奉一孔孟爲師表讀六經四子之遺言

而誦言忘味沿流忘源曾無當于先聖先師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三

之宗傳無補于先儒先正之流弊不亦仰慚千古近負當今而自辜兩間生成之意耶故托大云云之嫌在始學時本所不暇計在今日亦有所不暇恤而旣老之年尚欲策駑蹇之力以收桑榆之功也顧惟是問之當世而教我誨我者少竊恐終此終身抱茲耿耿耳吾友倘能憐我而不棄則僕且戴惠感德良多矣勿中言不盡意惟冀諒

答友人論人品根柢書

承問不肖何知惟是昔者奉侍三曲夫子嘗以爲古來人品等級不同而脉路根柢必歸於一是一是者何此心之眞而已故上焉者明新至善中和位育充滿此心之全量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次識雖不足而守有餘才雖不及而志則篤理之所不安者不敢存於心心之所不慊者不敢試諸行表裏如一俯仰不愧亦自不失爲眞心爲善之士外此者無論縱慾敗度肆無忌憚之小人卽無刺非之鄉愿假仁義之五霸文章炫耀功業炳蔚而旣於此心之眞不存卽其人品之實有虧縱爲庸夫庸婦所艷君子益羞道之夫子亟爲首肯今以此復足下足下其自擇焉末簡云云自盛德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成與敗聽之天毀與譽付之人可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論人品根柢

四

答蔡瑞寰

手書遠及極荷關切兼稔向學之殷至過而知悔則尤可喜也蓋人苦自以爲是耳過而能知知而能悔其進顧可量哉然不肖則以爲此等意思在他人爲切問近思在瑞寰尙不免於舍近求遠也何者學問之分量無窮要先從受病處省克各人之分位不一貴賁在切身者加功瑞寰雙親在堂此身豈啻千金之重況他日光宗顯祖又在此身乎乃前見瑞寰面色沉滯深有病容近聞益甚於前而委身瑣務不知愛養無論輕視父母所憂之身于理爲違親卽此有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答蔡瑞寰一

五

疾不慎亦大異望人之明訓矣瑞寰平日談天論地何事不明顧于當身切緊事迷于察覺而自托於在公不能自由之說以護其短噫徒貪千里不見眉睫真所謂燭火之光難遍陰霾之夜也良可惜矣爲今之計孝經首章小學中樂正子春下堂一章及諸悅親體親條段日讀日玩而卽實遵實行要使一切窮高極遠憂戚拂鬱念頭歸併於敬身爲大之中又于飲食起居醫藥調攝一一務合其宜而不輕作耗氣損神之事則攔柄之宜急者莫先此卽所謂武火之煅煉無過此矣倘不能然謾說成器爲難卽恐求爲

頑鐵有不可得者以瑞寰之明識可不同光返照切身打筭乎且以瑞寰所履之地而帶病從事不能爲一半月調攝將專城大吏總兵大將有病皆不得告假休沐必斃于其職而後可矣天下曾有是騷人耶是世事本從容而自急迫人情本活動而自執着也不亦悞哉不亦悞哉瑞寰念之吾子一身父母師友之囑望良非輕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答蔡瑞寰二

六

寄江漢書院門人靖誠合八子

分袂幾及三旬諸君子聲音笑貌深情摯誼時時在
不覺心間然每獨居深念以僅僅十日之聚首而
終日交遊之名義係屬于此不可謂非有天焉作之
合也乃竟以如此之遇合而止得聚首者十日抑又
若造物之忌人太甚已比日歸里子舍追叙入楚知
契未嘗不首及誠合諸君之雅眷見知交叙列楚中
人物未嘗不揚挖誠合諸君之英特對于弟及二三
門人勗業勵行又未嘗不援引誠合諸君之勤渠好
修而將來文章功業之大成可期也獨一念及于良
晤之未卜何日更無從面謁期祝之本意則輒拂鬱
難爲懷耳然無可如何中輟轉計念諸君之不鄙不
倅亦謂不倅迂直之性或于終身德業文章可助切
砥于萬一耳即不倅之慙念諸君亦非獨俗情眷戀
之私也亦謂諸君皆抱上濟之具將來德業文章足
相引重不至辜負此番遇合耳今誠使諸君自斯以
往修實德砥實業即研練文章之中下隱居求志之
功務令今日之坐而言者他日皆實可作而行在今
日使人謂其不愧爲真儒者與科目于他年即使人
謂其不愧爲真循良真各臣則即終身更不一見而

豐全集卷之十九

寄江漢書院靖誠合八子

七

不啻時時晤對也不然即編紵時及負笈追隨悠悠
遇合無關大義雖謂之陌路相逢也可且即謂之覩
面不識也亦無不可矣諸君勉之不倅不敢不勉保
末路貽羞諸君諸君亦幸厚自期待無辜不倅今日
切望之至意也吾黨幸甚吾道幸甚俗情離合之感
曾足道哉然執筆時強作如此差排而私衷之惓想
欲撥之使去而終不能使之必去也可奈何哉諸宅
統惟清勝石虹先生高年凡事誠合留心照看無令
太勞八十老人恐一旦勞之太過便須減一分強健
之力誠合爲書院首座此即院中一種憲老尊師大
功課莫作應酬故事開放過也

豐全集卷之十九

寄江漢書院門人靖誠合八子

八

與門人靖吳劉居熊諸子

與誠合別不覺忽已踰歲與諸君別竟已五年人生歲月真迅速也而無由更圖一晤耿耿之私曾可言耶適承手翰云云而小兒亦有稟相商諸君之雅意惓惓不佞自深悉之但不佞私心自有存者講學所以明聖賢大公之道亦所以明尊王不倍之道也不佞自顧生平于聖賢之道未之得也而于大公之旨則竊有意焉蓋以吾道中如朱子之篤實輝光學之者不至踴於虛浮自宜尊也而不佞則願學其篤實輝光之詣而時切惟恐不逮之心如陽明之精明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門人靖吳劉居熊諸子

九

爽朗學之者固多末流虛寂之弊而亦足開人銅蔽繞繚之私所宜擇也而不佞則深鑒其流弊之短而特取其自得之長諸君試思此于千古聖賢大公之道合耶悖耶又不佞自顧生平于尊王之義未能滿其量也至如講學一事剿于不倍之義或庶幾焉蓋以廟堂之上尊朱特異于諸儒者原謂其篤實輝光足示範耳而不佞實心嚮其篤實輝光又其並祀乎王子者原以其精明爽朗自可取耳而不佞則不沒其精明爽朗諸君試思此于吾儒尊王不倍之義合耶否耶且此道以萬世之公論為歸

俗之毀譽不足云吾黨以朝廷之公典為功令

處士之橫議非所忌吾道之必合尊德性道問學而

後全此萬世之公論也竟忘朱子之學未嘗非尊德

性而必欲攢尊德性以為禪此流俗之毀譽也躋朱

子于十哲而祀王子于兩廡此朝廷之公典也竟忘

廟堂之上未嘗不並祀王子而必欲排諸吾道之外

此處士之橫議也不佞素心方且惜晚村輩未諧大

道之公竟忘王朝之典輒以處士之橫議倡流俗

之毀譽思欲一開其迷而未能也忍復自蹈其失歟

況學道所以學此心無偏無頗無阿無比之道也天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門人靖吳劉居熊諸子

十

日清白之下兒神昭布之間舍此心實見之理而徒以晚村輩流俗之毀譽處士之橫議而自移其素見尚何以論道何以言學又何以自對天日乎惟諸君思之不佞徑徑不移之意固非自用者一家之私也而在諸君此後亦尚以學千古大公之道尊本朝大公之典為當耳大冬近寒以拙稿久囑諸君校讐且小兒得時藉切磨高誼真令人勒心然口不忍言肅也惟意諒

與門人江砥侯

歲前接手示具悉職事之暇即與諸君講究正學甚善甚善文武原非二事古之爲名將者豈遂以挽強執銳披堅陷陣畢乃事哉正以有居心制行之道事上御下之方。仰合天理。俯順人情。爲立業成功之本耳。况 功令煌煌千把皆令會讀書營兵咸得與科

國家造就兼才之意亦胡可獨也自今憲衙供事之餘但得閒即須細讀論孟說學通鑑讀論孟時即須明其大義真令可以見之行事不得似書生徒理章句讀通鑑時即須晰其由來真令可以爲我勸戒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門人江砥侯

上

得似書生徒記事辭至於七書百將傳二書得讀即讀但讀即思亦須令句句有得心之味事事會適用之機蓋力量既不能多讀書從簡約處爲之而得力讀一句便勝人百十句亦且時時不能多讀書矣餘暇時爲之而知味即讀一部可勝人百十部天地間道理雖大從低處終身計之能於此三四部書真得手亦自可成大人物終身用之不盡也然我行最先者弓馬首重者技勇故建立武功雖不宜徒尚弓矢創戟作行伍之粗材若既從事戎行而財不穿札力不縛雞古今有幾韓淮陰杜南征之遇合本傾也亦

迂腐不切事宜之見矣自今一日之內限作節次供事之後少息片時即須讀書讀書之後即須習射習技而習射却須首取命中不得徒事樣子蓋今之射尙樣子最一弊事不久必變也習技却須學其中用不得但學套數蓋伎勇之套數猶戲局之舞列也離不得而專尙此則無用之虛局矣虛局徒費精神誤時日中何用乎然又須知文事武備缺一不可而兼營並務却最忌多虛少實最忌易粗難精更最憂得過且過作輟不常這裏須要有真精神鼓舞其中痛除得少便足畧知即輟之弊乃不致小成便安力革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門人江砥侯

上

與盡即反見其便遷之弊乃不致爲事無功耳然這精神却又非容易得來要須深明得吾生于千萬年內僅此一生此一生只於善惡邪正間分榮辱吉凶而此榮辱吉凶又只于此少壯之二十年内分成就看到此雖欲不勉勉而不可得矣更若志力終不能堅嗜好終慮奪念則又當返身切思古之人當祇俟今此之年而立德者不知幾何人成業者不知幾何人吾今之所立所成者果何如可已耶不可已耶後之所成所立者果何如可必耶不可必耶念及于此斷當有爽然自失憬然自愧汗流浹踵雖欲不奮

勵而真不得者。祗侯其善自鞭策。歲月實不待人。也。又暇中須學一二行字。縱不能好。亦須端正。文義之間。縱不能精妙。亦須要說得去。蓋這兩件。乃日用之必需。要亦非甚難事。但得肯留心。一二年內。亦自可出得手也。總之。此事要得一勤。此一勤。全視吾志。武昌城中。有晉陶侃。江州宅。祗侯試取誌書。看其作。鎮時。位極人臣。功業已著。渠却是何等樣勤。何等樣志。亦可觀感而興起矣。

答友人論利民書

六月念五接陶侯所寄手教。北窓展讀之餘。恍如親故人。顏色獨無由更一把晤。暢所欲言。悠悠我思。徒遙望商洛而寄慨耳。大章能脫去脂粉。如翠梅蒼松。老而彌妍。至如靈臺之篇。愴乎有西方美人之思。長暖之什。悄乎起天際真人之想。有心哉。擊磬乎。豈泛銀燈高而賦者也。記傳諸作。皆非漫然而黃公一傳。闢幽表微。尤覺有關風教讀之反覆。真不自知其欲歌而欲泣矣。承太守公興利革弊。業已舉行。但其兩袖清風。不能如意。噫。心欲爲而力不及。原有不能如意之處。但欲爲而必一一破。賢大夫之財。無論無如許財也。卽有之所惠。亦寧幾乎如敬之愚。則以爲爲守令者。特患心不切於補救耳。誠使心切。補救卽微收一緩惡。間而閭閻陰享無窮之福。積弊一振。剝間而疲瘵隱被撫字之仁。更若小民意。所不及而特爲拈出。勢所難行。而力爲主張。卽利之所興。弊之所革。惠我蒸黎者。無限極矣。大抵敝省之民。甚貧而亦甚。恕似頑而實易感。平日每不責官長之我取我使。而特怨官長之令我費於無名。使於無益。故其遇官長之武斷。輒易於騰謗。然當其沾一分小惠。小恩。亦輒

稱頌揄揚之過於他省太守公誠求保赤之念但隨
力之可至因民之利而利之卽不啻舉蒼赤於衽席
而人人賜之飽煖也兩袖清風何妨興除乎。勿中布
復不盡

與友人論素位實學書

此翁爽豁勁直無意中得此一晤良快夙心但僕貌
其意不無激烈過直之處夫激烈則恐不免有矯枉
失正之弊過直則必且與世齟齬不相入是流俗人
既不足與有爲而一二賢者復負氣而去其若世道
何且君子素位而行此翁又豈可去得去者既不可
去不得去則亦就其現在之位隨分建樹卽無入不
得之實義激烈過直何爲耶况夫艱難成德如耕築
屠鹽諸聖賢者靡不皆然此翁如此偉人物正須得
大艱難爐冶煅煉一番則益當增益不能成俊偉卓

榮全材矣又况年適筮仕之時而進古百里通侯之
位高官大爵自當日躋無疆今此特其發軔豈便爲
屯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朋友相成貴以實德
相砥切遠大相期許依敬之愚吾兄此行務佐之無
懼無激諸事上臨下寓婉順於勁直之中期於三五
月間使人情浹洽而又以一二年內陞轉時虛債清
白無累爲射的也至於將來豐功茂業則到却前途
一步不放過一步自有盈科至海之日大丈夫以結
局爲定論正不必致憾於目前之不能遠大而途並
目前近小實事忽之耳蓋無庸前遊小則亦無他日

遠大故眞經濟者凡身之所到必經而經之所至卽
濟孔子所以語子路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子思
之行始於跬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兄裁之

答友人論修理水利書

承教修理水利之說自昔南陽鄴下皆以修理水利
流芳青史俎豆千秋楊侯能爲之眞循良百世之績
也弟未嘗身到富平不知其地所宜修者何在惟記
孫日躋敝友在日曾因論及水利渠言有明孫太宰
林居時嘗倡衆創修流渠鎮一帶渠口以人心未齊
中止今也欲大加修理或者功成有時乎但此事最
不易言必親歷取水之源細相經由之地詳計功作
之大小熟籌工費之多寡一一咸有成算而後可言
申詳上司動衆興工也不特此也任事者匪才不可
匪忠不可匪公不可今須籌何人可托可任成事者
匪財不可財匪有所出不可卽當下有出而匪不損
平公樂輸於私不可今須籌財自何出又必一一確
有成算而後可言申詳上司動衆興工也愚見如此
知先生與侯必有良畫矣

寄謝漢陽太守郝公

自入楚境三太守之名時時聞于道之上口碑三太守者謂漢陽黃州武昌也及抵武昌而敝門人靖子道謨昆季暨通山金侯又稱說之倍詳私心實切仰企及漢口東裝方擬拜教而台從袁然先施晴川佛舍之晤雖不滿半日之談然如皋夔稷契之論既拘儒之所諱言亦俗儒之所不知言不能言而大賢獨鑒鑒乎言之中于事實即此可窺平日學問之自信于此心此理見解之迥超乎拘曲執方也至于論正學之宗傳不事門戶詢乾元之用九仰見謙光而一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寄謝漢陽太守郝公一

九

段敦凝靜重體道自然之令範尤令人欽嘆不置獨惜老母壽期之逼臨未得從容快叙歸家每一念之不盡悵悵耳然竊意實齋中丞以名德倡化于上而下有賢太守如公者輔翼于下士風之丕變指日可期鄙人亦且沾被末光如時時親炙德教矣亦復無憾于聆誨之未久也承諭郝京山先生易解今特搜以奉上敬于易旨實未能窺見門戶然據生平所目覩諸家註疏而言則竊以爲郝易實出諸家之上蓋其書于四聖人教人從道寡過之義既得其要領而共于卦爻變動周流之義亦且多見契合不特如舊

楊唐來諸公者讓其精深即恐伊川先生易義一書亦且遜其奧衍弘淵也獨中間矜獨見而駁程朱處雖若自信之深亦實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人性情雖賢者有所不免耳然如其九經解一書則實與鄧潛谷先生函史王文成先生全書真成有明三大高書足稱宇宙大觀也今其板燬燼已久先生能大推水俸倡率同志梓以傳世不惟可使後學識學易寡過之宗旨且使郝先生四十年閉戶窮經一段心精不至煙于後世亦大君子闡幽表微樂成人美之弘仁也况前之註解爲楚中之郝先生而後之表章爲燕京之郝先生是亦天地間一段佳話耳拙稿統惟不吝指示是所願望臨池不盡瞻切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寄謝漢陽太守郝公二

二十

與李太守論識量才忍第一書

比者天假之緣無意中得此一番良晤歸家旬月
念輒爲愉快顧惟是明府以肝膈相照而比者有懷
未盡抱歎至今故茲特以請教惟裁而察之幸甚幸
甚教聞建天下之事者在識而成天下之功者在量
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者在才而成衆人之所不能成
者在忍識有餘而無餘量則憤於小而害乎大才有
餘而不能忍則銳於易而墮乎難明府通識宏才而
八年中或多與世齟齬今且不能無賴於他日之勞
心補濟此正量以濟識忍以濟才之時也蓋上官不
可阿諛諂佞而孚獨不可恭遜積誠而孚乎士民不
可違道干譽而洽獨不可涵養陶育而洽乎財用不
可聚歛培克而裕獨不可節冗省浮而裕乎天下固
有至難處之事斷無不可處之事在良工苦心耳子與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在平疾
疾古人成八面玲瓏之才後傷悠久之功者靡不自
兢業小心堅忍沉潛中來在友人言明府與敝
邑侯金君開爽調儀在定力嚴密而明府更濟以寬
茂烈真可操券而致是雖一時之臆說而實覺非無

豐川金集卷之十九

論識量第一

三

據之浮言明府懋之負絕世之才識何不爲傳世壽
世之偉人而自墮大業乎虛浮便佞之言非敬所習
亦非所以進於開誠布公之豪傑故不覺傾心言之

豐川金集卷之十九

論識量第二

三

與李穆庵論識量才忍第廿三書

頃者冒進賢言。獨以執事磊落俊偉。而僕以世法相待。心非所安。然實未敢必執事之察不察也。三月望五。獲接清明後二日。答教十六日。舍弟從省歸。又帶得陸西翁處清明前寄惠諸詩。展讀反覆。竊稔不見鄙夸之至意。甚矣執事之虛懷樂善。不異古人也。惟此心以往昔人所謂集眾思廣忠益。合眾人之聰明。為聰明者能外。是乎所論識量才忍。歸重於智深合。孟子論夷惠孔子微旨。顧執事所論者。道德之次第。而鄙人所論者。對症之醫藥。言各有當。而意正相通。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論識量第二 一五

也。至僕所謂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與事執事有不盡。謂然者。則執事之旨。獨重天命。而鄙人之旨。歸重人事耳。然要之知人事。而不知天命。則必妄冀於力。所難致。不有力。小中墮之患。則必有徇人失身之辱。若徒知天命。而不知人事。則又必疎畧於力。所宜致。不有意。弛失時之弊。必且有召氣愆事之虞。是則天命人事。正相表裏。鄙人之意。與執事之旨。不惟不悖。正適相發。而兩相成也。大抵當局處置。自有時宜。易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蓋隨時適中。以協事機之會。因利制權。以收難就之功。正大君子時措之

妙用。古之人所以艱難成盛德。憂虞生大業。而不同

匹夫匹婦之小諒也。迨至吾心盡矣。吾事盡矣。如是而在天者。必不能強。則於我無愧。於心無憾耳。不然而在天者。徒信任直之經。未達適中之權。於力所宜為。時尚可為者。一切以疎畧廢時失事。而曰是蓋有天。恐非適中之論矣。特知不覺傾竭至此。傳曰。惟善人乃能受盡言。方今弘樂善受言之風者。非於公望之而誰耶。諸什婉而多風。當命兒子楷。膳共彙一冊。他日或有好事者。敘此成一段佳話。以繼蘭亭桃李園故事。則此會庶不徒然。更若當人國事者。必期至草幸原不宣。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論識量第二 二六

又與趙豐原

比者僭陳警言。良以明府隆古人干旌。凌郊盛節。而鄙人固陋。無以仰答明德。故扳援古義。藉爲芹曝之獻。然其實。蛙鳴於黃鐘大呂之前。方冒昧爲懼。不謂不見迂鄙。且遠枉翰復。亦若有取於鄙言之萬一者。噫嘻。良醫不廢牛溲馬溱。大匠並蓄木屑竹頭。古來聰明聖知。兼採芻蕘。工瞽之一得。蓋成大德建大功者。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合天下之材用爲材用也。今也明府獨弘斯義。將所謂秉國鈞而寅亮弘化者。舉此措之。裕如耳。區區百里。有不鳴琴而理哉。此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趙豐原一
二七

鄙人曰。來忘其愧惶。而仰羨於無已也。承諭橫渠書院之建。真風教美事。目前雖不無見迂於一二時賢。然要之彼所謂不迂者。終屬何事。終成何人。大君子砥柱中流。要須爲綱常名教作王盟。使頹風偷俗。一返郅隆。卽不能者。亦當使宇宙大防大閑。主之自我。使天下後世。尚知有正誼明道眉目。則猶爲長夜之炬燭。積陰之白日也。迨事後論定。彼曉曉者。夏蟲語冰耳。賈太傅有言。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明府此舉。真足千古矣。顧所謂欲見召鄙人會友講學。明府將無蒞蒲羊棗之嗜。而忘其不可乎。講學之習。

絕也久矣。今一旦而舉曠世。舉衆望攸屬。亦衆口攸歸。故必得曠世之真儒。如周程張朱其人。德足樹人倫之型。學足闡性道之奧者。然後厭人心而光盛舉耳。心敬紫閣漢陂間。迂狂士耳。敢當闡明道教之任乎。心敬固自知之明。明府亦當詳爲之計也。且敬讀尊著諸刻。備見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弘義此真。自得於橫渠先生之精神命脈者。本心得爲敷闡有餘矣。又何俟他求。空談周程張朱之人乎。拙詩道款頭巾語耳。竟附梓大篇之後。明府獨不慮續貂之誚耶。邑乘之纂。皆盛美事實。治繁甲諸邑。而精力裕。瞻有義否。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與趙豐原二
二八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謝學憲許生洲先生書

伏承本月初一日本縣房吏奉鈞票為敬母義方教子特錫旌匾禮幣用鼓吹送到寒門事關風教閭里歡騰匪獨心敬一人一家感激而已也竊念心敬童穉而孤母氏茹荼鞠養教迪之方至嚴且悉惟時以母兼父暨敬稍知人事則導之謹言慎行效法先哲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許生洲先生書

一

仍念學無明師恐汨沒于流俗聲利迺遍訪遠邇得二曲子李子道德高風斷然教之離家問業者將及十年一切服食書膏之費皆出自典衣鬻器繼又念兼事制舉恐干密詣有妨復斷然教之謝去諸生最所難者心敬數月一歸覲省居一二日即促之西去有勸之者則曰一子吾豈不念顧與其學而不成無寧無子之愈也又當教敬之謝諸生也親族交相勸沮曰奈何舍科第之望而自蹈落漠之途也曰兒道德學問不能如古人者縱得科第亦草木腐耳吾不以一日榮華墮吾子終身也夫兒女情長即丈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許生洲先生書

二

以比于立身顯親之義每一自思愧憾終日今明公以當代名儒主持教柄特採輿論褒然旌褒之下及則是敬母之懿徽從此藉大君子之表章當不至泯沒于後世心敬之罪即不能少釋而亦可無憾于母善之不彰矣此之為德山高海深莫能云喻自宜恭詣憲階一叩弘慈顧敬自濫跡膠庠深稟出入公門之戒矧今逖迹山林益不敢自蹈踰閑之罪以羞知己謹東望遙叩肅此鳴謝臨穎不勝感切之至

謝學憲陸儼庭先生區聯書

伏承區聯厚惠哀然下頒大人君子之賜間黨生光
感知戴德匪言可形竊念敬母撫十齡弱孤于艱難
困苦之時一切言動舉止即無不以先哲相期追心
敬年二十有五乃遣之從學二曲李子初不以一子
遠離略存姑息之念暨敬二十有九則念敬性剛才
疎不能入世且慮僥倖進取有妨靜修遂教之斷然
謝去諸生一意肄業昔程門尹子之母能聽子志千
古推爲賢母今也先學後祿之意發自母心以今準
昔固視尹母而有光也獨是尊題善養二字則心敬
當之滋愧耳昔伊川先生之以善養稱彥明也謂其
篤志力行足以立身揚母是謂以善養親耳乃今敬
母望子之心如是之遠而敬曾不克毫有建樹徒以
不違親志一節苟安塞責揆諸尹子善養之義抱慚
深矣而明公以此題敬之堂是重之罪而滋之憾也
至于大聯繼橫渠道統承二曲心傳之褒則又非所
敢當橫渠先生前無傍依特開闢中正學之傳與二
程中興聖道于宋代其器量之弘毅造詣之精微即
二程兄弟亦且推而尊之以爲上繼孟子宗傳敬也
內有賢母外有明師而茫乎于道無聞敢言繼橫渠

豐川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陸先生區聯書一

三

豐川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陸先生區聯書二

四

乎二曲李子生學術久湮之後產孤寒零丁之家不
由師傳直紹聖緒今無論其道德風操非心敬迂陋
之敢望即其自得之淵邃所爲盡性至命者心敬親
炙積年亦尚未能窺其津涯而敢言其獨承心傳耶
明公將毋以旌爲激以褒爲教歟至于明公水操稟
稟敬所夙知而特分清俸俾資菽水堅壁則慮無以
成大君子之義舉直受又深貽此心之不安以是承
命以來私心之感愧交集計惟自今以往勉策末路
冀踐前修千萬一以副大賢煌煌區聯囑教之至意
而已赧顏拜登謹此鳴謝臨池不盡感激悚屏之至

謝學憲高嵩伯先生書

本月二十日伏承縣吏奉鈞票爲心敬新營書舍建坊懸匾小儒講誦之所猥動大君子表章風聲鼓動士林僊騰竊念敝省自馮恭定公創建關中書院講明斯道而後七十年於茲矣世遠風微幾于人不知正誼明道爲何事家師二曲李子蒿目而憂毋思量營茅舍與同志合聚切磨冀復見斯道之光昭以上績恭定之薪傳顧李子既力不克舉始而心敬亦貧無能肇端師弟之間惟有相對太息而已客冬僭不自量毀產經營奈綿力舉鼎不惟措置爲難亦且勞

豐川全集卷之十

謝學憲高嵩伯先生書一

五

觀非笑天相斯文幸逢明公當代大賢以愛道之盛心特行表章既建門坊并錫堂匾聲教所樹遠邇嚮風行見草茅薨臚繩樞之室儼然成禮樂絃誦之堂心敬師弟既得四方士友之助砥行礪業而四方士友亦賴此于語言章句外知學自有真予以激成上智中行之士作繼往開來之人豈獨心敬師弟之幸實人心風俗之幸也昔朱文公表章白鹿洞爲書院至今天下稱白鹿書院者莫不推崇文公之功于不衰敬知自今以往天下知敝邑有二曲書院與白鹿並垂不朽者明公之功應與文公並美于百世矣

旋期迫不能轉達二曲寸言附謝臨池無任感激欣忭之至

豐川全集卷之十

謝學憲高嵩伯先生書二

六

謝憲副程公啟

伏蒙憲恩以心敬母平日義方教子特給旌匾用表
寒門曠典出近今之未有風聲振久頹之人心凡在
聞知莫不鼓舞興起匪獨心敬一家私榮而已也竊
念昔敬父身嬰危疾敬母剪髮祈代逮敬父不幸早
世敬母茹荼鞠敬凡立身行己之道隆師親友之誼
靡弗兢兢以古聖賢相期三十餘年有如一曰迄今
心敬犬馬之齒已踰四十一言有失猶厲色飭戒心
敬生不見古人不知古賢母所謂三遷和凡者如何
規範竊以爲如敬母之教敬殊不異古人也居恒每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憲副程公啟一

七

自維念人子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乃天地之大義矧
母氏義方之教無媿古姑而爲人子者曾無立身顯
親之具則罪戾滋深用是忘其陋迂勉圖自立奈驚
劣之資終不能有所樹植以光昭親緒于萬一夙夜
惴惴每懼卒就於湮滅茲者何幸恭逢明公政崇風
教搜闡幽微敬母特荷褒旌自此薰沒餘名托以不
墜心敬隱親美善之罪庶幾可借此少贖矣此之爲
德山崇海深未可云喻本宜躬詣憲階一叩弘慈顧
念處士出入公庭於義爲匪宜冒非宜而爲之應知
非明公陶成名節砥礪風教之心也謹遙望叩首外

肅此鳴謝至于欲報之私則草野伏處之人惟有
卒素守益屬微操斯不負大賢之矚望而已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憲副程公啟二

八

謝學憲朱可亭先生書

適者辱使惠莫時以小兒功不能分身匆中寸感爲
謝

沒存感勒之私

賢累緒終不能盡故不復贅叙顧如敝門人于生所
傳尊意云云仰見大賢勞謙之盛德然如不孝中懷
所矢則不敢不傾竭底裏請教也蓋不孝學不見道
而于得天一點樸率之性竊不敢自昧其本來故平
日讀書窮理深以先民廬譽死親之說爲確論夫是
以不敢爲過情之言以死我母獨惟是慟念先慈一
生志行不孝日侍者五十六年而述行之狀則僅能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朱可亭先生書一

九

彷彿其大略終無能傳其一段耿耿眞精神且更有
並其大略而亦未能彷彿者是可慟也蓋不孝竊念
世俗以富貴聲華望其子即切切然欲享其子之富
貴聲華者宿儒名士有不免且寒家一支自先王父
來獨爲衰落而先嚴兄弟又復早喪寡婦孤兒微弱
倍甚而先慈獨教不孝謝諸生向教家法中法古
希賢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之而其一段耿
耿然惟知望子成德就業即終身食不飽衣不暖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之望子之情行
言望子三言兩語可盡之也

一子而斷然教之離家從師者將及十年歸省輒

之西去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其一段
耿耿然盡脫俗情禽犢之愛一準千秋養正之功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延師置書若若拔
毛者雖富厚之家縉紳之士往往而然且寒家窘急
之家也不孝于二曲十年之中初未嘗有他人一日
館穀之養而一切衣食書膏之費則先慈紡績之不
足而益以典衣鬻器典衣鬻器之不足而益以質田
產貸重息而曾不少恤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
之而至其一段耿耿然輕財產重子業之眞精神則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謝學憲朱可亭先生書二

十

不孝言不能傳也又采榮名舉世所艷而先慈獨以
爲虛文浮譽小根淺器所馳騁至時舉盡性至命之
言相詰責而必欲其企及不愧此其大略不孝雖仿
佛能言之而至其耿耿一段望子崇本質薄浮華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厚己子薄猶子無論今
日即千古誰其不然而先慈視先伯遺孤則衣食教
育之不異不孝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
其耿耿一段憐惜眞精神則不孝前此狀中所述特
一斑耳其平常羣侍膝下時輒諄諄以張陳鄭陸九
世十世同居爲切訓本其隱意無非欲不孝視兩弟

如胞弟並視其子孫如已子孫且並吾子吾孫與兩弟之子孫亦相視如今日以終其撫孤成孤之本志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家道之難雖一父之子一祖之孫往往有乖離之傷且即名世英傑之士亦往往有不滿之憾不孝與兩弟爲從堂今不孝有孫而弟亦有孫內外上下蓋五十餘口矣男子非讀即耕婦女非紡即績不孝五十六年身不見寸帛則下此之衣可知非客至不食肉則下此之食可知初非有豐衣美食足係屬也而閨門上下人無異情分有常定至使海內名賢謝學憲有一家三代之稱此雖大君子善

豐川全集卷之十

謝學憲可學先生集卷三

七

善欲長之弘致然如其無有乖戾不至凌亂按之古義或于肅雍二字有隱符焉而皆自先慈一王母維持成就明公大記中有曰此有道焉信乎其有道而至其一段公而復忍嚴以濟寬用能範圍陶成閨門五百餘指之真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至于事親事先之孝佐夫之義娣姒之和使衆之大仁大義克勤克儉之至老不替則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一段耿耿然根心本性至誠惻怛之真不能傳也一不惟言不能曲傳亦且言莫能盡其六矣余之爲之舉爲死其親狀吾親而有不能盡傳之精神其爲

豐川全集卷之十

謝學憲可學先生集卷四

七

死吾親也不又甚乎又况有不能彷彿之大略耶以是自先慈之沒每欲執筆述狀以乞言名世臨紙而慟憾擲筆者不啻數四慟憾並集故氣血爲之兩病去歲夏秋之間遂一病兩月幾于殞生病中竊伏自念顯揚之大義傳神之傳述行將抱憾終天而至今吾母千秋獨行泯然與尋常婦女並湮即或傳世而或與尋常一節一行者泯然並傳他日死不瞑目矣以此求能言者代之而傳然又念徒有其言而已而人不足爲之重是仍世俗諛墓之浮言綺語猶之乎死吾母也以是遍計知交中道德名世人足重言而

言足信後者懇之代闡焉遂擬墓前記事之碑首以借光鴻文次借光石虹張先生而墓前大書之碑則欲借光今大司空墳前道旁之碑並欲借光今大司馬蓋明公清公名世石虹先生邵德高文司空雅望邃學司馬忠耿孤操人皆極一時之選言自信千秋之久乃足不辱吾母不死吾母而不孝之罪或足少贖萬一耳此不孝四碑缺一不可之隱志也矧明公煌煌大篇古健真切自與石虹先生文泰華並峙而至于崇祀一議則尤若大造福善報德之公道明寄之大賢三代直道不泯之公評不特爲子孫者當仰

結百世卽天地鬼神且共快其豎議之明允矣故鴻
文與石虹先生文已勒之貞石而祠祀亦擬于謝真
遠邇後卽改書舍之臨街者製龕樓主永奉蒸嘗焉
蓋旣欲仰答天心之奇屬少酬罔極之劬勞且卽此
終大賢之明教令不至背負以增不孝之大罪耳緣
旌節不日榮旋自斯請教爲難遂傾竭血誠而詳陳
焉惟大賢進而教之不孝幸甚名教幸甚

寄謝張石虹先生

比者天假之緣獲拜大教不惟不見鄙吝且若引之
小友之列至于老母壽章特邀華宴小兒癡質並納
門牆其餘一切相矜相愛之意勤懇肫摯令人百口
難形古之喻高誼者曰雲天喻道誼者曰骨肉先生
之于我天骨肉何以方茲顧惟是未盡請益之思
遽歷各天之憾亦已不堪爲懷而遙計重晤之期實
且茫茫無涯念之又難已于悵結耳無聊中輟轉維
念我先生大德弘仁揆之正理自當壽踰百齡卽心
敬稟氣薄弱然年亦尚未及甲或者未便衰老他日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寄謝張石虹先生 十七
再造良緣正未可知則亦用此聊自解也倘鄙心竊
有祝者我先生稟天雖厚尚望加意博顧合抱泰天
之木更得及時雨露之滋而不中以水燠之傷則暢
茂發生自當百倍凡卉不然恐枝葉有黃槁之處矣
先生一切飲食起居尚惟珍重爲宜也至院中一切
批判文事或宜付二學先生分理于下而先生但總
裁于上又院中諸生接待之閒亦尚惟儀節減省蓋
師道尊嚴諸君子實有弟子之分而遠近比于朋友
不惟尊體過勞亦恐非諸君子慰老道師之義先生
吾黨攸賴之身自重其身卽所以重吾道亦尚望俯

鑒鄙意也公即令孫諸世兄未一面歎何可言拙稿
祈先生撥一半月冗大加刪削期于稍關世教足就
正有道太多太煩不惟刊刻費力亦且無用閒言語
不足問世徒貽人指笑耳忌醫諱疾俗生之鄙習敬
所深笑亦望我先生俯鑒此意也表章賀文忠殉義
之蹟非先生闡幽表微不足成此盛事亦望憑懇迨
公擔荷也

辭朱亞公邑侯薦牘書

鳳荷眷注日加彌隆昔人國士之感良非虛也承以
恩詔新頒中有徵求山林隱逸之條欲以賤姓名上聞
此固我公爲國薦士盛心然以鄙人當之則深不可
矣所謂隱逸者謂其抱負非常而伏處山林不求仕
進者耳若鄙人則自知其不能而自安拙分者也當
少小不省人事時見古名世之英道德彰聞功業
表著未嘗不私心慨慕迨自入世而後自覺識實短
聞才實劣庸一小小事輒徬徨周張而不能辨別能
任人國家乎又稟氣薄弱不耐煩勞一日應酬輒數
日休息而倦憊之氣終不能蘊矧能理人煩劇遺大
投艱乎且家慈以敬性剛才疎深恐入世取咎兼經
營進取亦且有妨靜修每膝下承歡輒諄諄切戒以
毋輕仕進敬用是自量其力之不能恪遵母命而弗
易行年二十有九乃謝脫諸生還厥初服如敬者謂
之知難而退遵養母志或可耳初非中有抱負而伏
處自高者也不可一也自入

本朝來關中徵薦隱逸惟家師二曲子李子一入顧李
子道德風節哀然當世大賢故薦之者不爲同好賞
之者亦無愧容心敬何人鄉里中稍知者必稱其

耻之經經士耳明府儼然以處李子者處敬其郊矣
聖朝旁求之本意何其如冒舉匪其人之嫌何其羞當
世之士也不亦甚歟不可二也先嚴早喪家慈茹荼
育敬備歷人世之艱辛故未老先衰現今年已七十
有一氣力益微步履日難尋常行動必用人扶持飲
食醫藥必時加調護又止敬一子一日不見則心口
念說不置故敬近于隣鄉三二日間雖在必宜訪之
人必宜到之地皆不敢輕自上道一人薦牘萬一報
可則行止皆不得自由無論違老母素心之所期非
人子分即一旦驚老母聽聞已貽以意之所不安矣
豐全集卷之三
辭朱邑侯薦牘書二

又與朱邑侯辭薦牘書
昨日鄙意上陳是蓋衷情之真以為明府知我必
察納而不謂又有此說也噫嘻我公待敬之意則厚
矣顧未重計于必不可行也今且無論鄙人非其
任為自欺違老母之志為非孝即明府舉匪其人他
日能無為知人之累乎夫事得其當則無悔理尚其
中則可行用舍行藏各有攸宜是故就應人舉者而
論才可以進而故退則為忘世分本宜處而妥出則
為貪榮就舉人者而論宜舉之人而不舉則為蔽賢
不宜舉之人而舉之則為濫舉今明府曰忘世不可
濫舉亦正宜慎乎且此等事不見于今而見已久矣
流俗之忌人美也日已甚矣今一旦舉人而為之
無論心敬之責備于人者必深即他日明府之擔任
風波者必重此等處又可無深長慮耶然此尚計較
于利害毀譽之私也總之敬非能出之人自宜安伏
處之分明府為國家而薦士自宜舉能出之人得
出之人而不宜薦不能出不得出之人如此則天
理人情之至人已兩得之道也萬冀加察乃見知已
之深傾切傾切

與制軍額公書

心敬自昔執侍二曲夫子側先將軍之盛德明公昆仲之丰標聞之耳者悉矣及後纂輯夫子歷年紀略一書則先將軍與夫子之道誼深知明公昆季與夫子之淵源契合心敬得之紀述者尤為倍詳平日心切企仰不啻仰企古人顧以草野迂疎之踪未遂識韓之願私衷悵結實不可言也不謂明公誤採虛聲竟以賤姓名特疏奏聞是蓋古大臣以人事君盛心顧以數十年未舉之曠典而以心敬迂庸當之心敬雖戴知實深而自反殊滋愧耳乃又不謂明公以昌

豐川全集卷之干

與制軍額公書

三

蒲羊東之嗜仍欲付拙稿于梨棗特屬通山金令命使取之寒家值心敬南行則仍使人索諸蘇州甚矣明公之好賢樂善古大臣篤縉衣之好者罕復喻茲乎顧在心敬反衷自問庸淺迂濶之言殊不敢以贊當世竊恐未足副明公表章盛心耳獨纂就二曲夫子歷年紀略一書備述夫子一生歷履一生學術一生交遊著述而中問敘述先大將軍與明公昆仲之道誼淵源為甚詳端望捐梓以永其傳益夫子為本朝理學大儒累荷徵典允推盛世之優厚祥麟而先大將軍與明公昆仲累世以仁義忠勤聲稱

海內是乃國家景星卿雲無論夫子人品學術卓絕俊偉宜傳後世即其與先將軍及明公昆仲一段道誼淵源亦自足昭揭宇宙永傳千古也維裁酌之吾道幸甚至心敬此番自蘇遡江西返原道經黃麻雖心企維殷而不敢一步入武昌之門者則以明公薦士為國原屬大臣公忠弘規而心敬一入相謁不知者或且以私謝為疑反覺傷執事知人之明頌鄙人素守之節用是避嫌不敢耳自今以往惟有仰祝明公盛德大業益茂益隆于以光昭國乘弘繼先將軍之盛軌即鄙人亦且欲以自策努力保終末路期不

豐川全集卷之干

與制軍額公書

三

負明公此日知遇而已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附來書

邇來僞學日多純盜虛聲伊洛淵源一脈其傳幾
息四海之內無可問津亦無可告語者賴吾兄二
曲先生崛起關中昌明正學千古真傳得以不墜
道兄向學有年聞道最早真程門之上蔡紫陽之
勉齋吾道大宗端在道兄也曩者不鄙固陋驅車
枉顧襄人士始知道學自有真面目非矯飾假借
可得而托也聚首數夕上下古今討論講究深愜
我懷而且諸子侄聞其緒論諸孫得以受業何幸
如之所可恨者往來匆匆未得久爲盤桓耳西歸

豐川全集卷之十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

五

之後諸姻戚以及敝門人或遠居鄉村或散處他
方聞風而來皆以未得一覩丰采爲恨及聞復有
楚中之遊又莫不延頸西望日待辱臨何兩易寒
暑未見文旌東指耶二曲先生春秋日高斯道仔
肩惟道兄責任爲獨重亦弟之屬望爲倍切也黔
中丞陳憲齋先生專心向道可與共學今欲興復
陽明書院敦請道兄講學其中吾道南矣安知不
在此一行也道兄其裁之大著想已付梓乞賜一
讀臨楮依依不盡欲吐時丙戌春二月念四日也
外與吾兄二曲先生一函轉致之是荷如有回音

亦望便中擲下

比者僥倖几杖猥辱老伯不鄙今許弟歸好且命
令孫以一日之長見事骨肉遺誼之愛迫出尋常歸
來慰感之私真難以筆楮罄也抵家後即欲修候兼
達先師情事奈以候李仲翁黃州之便而行未果抵
冬則先師之疾亦遂漸深越歲至前四月望五而竟
不起自是以來形神迷惘悵無之每欲以訃奉聞
輒念老伯以至情關切聞之必悲悼難堪兼一切謹
祀之舉俱無成說故報問缺然惟昨冬爲河南郡伯
趙豐老回書及尊宅名德嘯林嘯月中州名士數語

豐川全集卷之十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

五

而已然心之向往則不啻時時奉杖履與諸弟侄輩
追隨左右也頃歲三月晤會試錄見嘯月高捷未幾
買人携至酉科鄉墨復審嘯雲芳草並登賢書不勝
欣慰之至一則慶德門積累之報不爽可爲世之意
於爲善者勸又以老伯伯母高年目覩後嗣賢昌當
益心意悅暢年齡必倍增長也惟是先師不及耳聞
以慰平日企祝之私念之不覺於悵耳承諭黔中丞
陳實齋先生見召之意風會異尚久矣講學一事人
人視爲難事亦人人視爲迂事中丞先生今日而爲
此事非有古大臣自命之識不及此况就正有道心

敬矢自素心今也大賢在前聞風而趨義斯為宜解
先之以老伯嚴命而可昌然辭之哉且黔地久入中
國版圖而文物聲教至不得並于閩蜀潮陽則以無
文翁韓公常公輩大有心力人為之倡明教化耳大
冬之後陽春必至否運所極泰必將開以天道言之
黔在文風宜振之會以人事言之中丞公正可以轉
移風化之人心敬適際其時若使得以迂庸之踪附
大賢君子以與于揚圻斯文之會豈非至幸且
學術之裂久矣昔也朱陸今也薛王紛紛聚訟至使
孔門博約一貫之旨幾于掃地無遺此正有心者所
宜一返正始會極歸極之日也一日得大君子登高
之呼而喚發其固有之良其為風動火然泉達當無
可禦孟子所謂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又非其時乎
而敬也倘或自覩其盛以觀學術之大明此尤生平
之至願且黔南雖遠中丞公處敬之義則宏矣煌煌
召命傾可辭耶惟是家母踰七望八之年雖視履尚
健然垂白在堂而人子往返行萬里之外踰時在旬
歲之間無論定省缺然非子心所可忍言即恐老母
一旦念子心切倚門懸望而遊子不能猝至其情曾
可堪乎以此轉輾思維中丞公處敬之義本無不可

豐川全集卷之三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三

五

往而心敬自處之義則實無可解也惟老伯教之敬
前歲自貴鄉歸先師展閱老伯復翰感泣如雨及後
病臥牀褥時時念尊門不置比訣猶諄諄以無忘尊
門高誼為囑今得來書謹同敬世兄伯敏長跪靈筵
而讀之不宣

豐川全集卷之三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四

五

答襄城劉嘯林書 附來書

甲申乙酉冬會兩致八行未拜金玉之音今歲丙戌春又修一函托邑令公陳君用官封由鋪路達上亦未見則音示下或其中有沉閣耶大兄德業文章樹望海內得吾叔徵君先生真傳羽翼聖學吾道至盟自甲申春拜別斗山之仰時切于懷未卜何日再瞻光霽弟邇來悠悠虛度學業荒疎間有論著殊非近裏者已竊念繼往開來責在吾輩日月迅速曾不我留思之悚惕言之愧慚大兄及引情深視此倥傯願蒙當亦爲之惻然心於矣千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答襄城劉嘯林書一

天

里睽隔不能時親道履惟冀近有新著用作指南之引竚望竚望黔南中丞陳實齋先生今之理學名臣也著有四書述易經述諸書今春以副都奉命撫黔道經于襄弟與晉接之際言及徵君先生及大兄昌明正學爲當代真儒中丞極爲傾心且曰黔地僻遠意欲延禮名儒振興文教徵君先生齒德兼尊且却聘閉關不敢奉屈欲徵諸人兄過黔主陽明書院昌教化于黔中又不敢造次命弟爲之先容如無遐心然後以安車奉迎或終一歲或數月而歸不敢強留但令西南還方一觀道範

一領訓誨則過化存神聲名文物不難翕然不變此寔齋先生所以諄諄上懇翹首西瞻不啻如渴之欲飲勞之欲息也黔爲陽明先生被謫地當時黔人心悅誠服爲建龍崗書院中有何陋軒君子齋玩易窩以至水西外域皆遣人致饋至今傳爲盛事是可見人無遠近皆可與爲善而陽明先生之教澤感人爲甚速也書院近歲大加增修昨冬前撫軍具題請匾今春

皇上頒賜文教遐聞匾一面遣內閣中書親至其地懸掛大兄今登講壇仰體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答襄城劉嘯林書二

无

皇上右文至意復修陽明遺教學業興行此寔黔人之幸而吾道振興之一會也大兄幸惠臨焉寔齋先生取進止專候回音倘蒙許諾弟即轉復寔齋先生也義林雙忠墓弟言于邑侯陳公慷慨好義即同弟出郊瞻拜捐俸重修封墓除道設石几種樹水禁樵採立豐碑二座煥然一新附聞

愚兄迂狂無似前經珂里承諸弟不見鄙薄重尋老伯先師舊好道誼深情真令人銘勒無已今年春夏之間兩承手翰並審闔門清吉三弟四弟六弟鄉會聯發欣慰之私何可云喻義林雙忠重荷陳令君與

諸弟培植美矣哉古道典型尙見今日令君真非尋常吏而諸弟高誼亦誠所謂雲天莫踰矣承論陳實齋先生見召令主陽明書院之意閱之欽歎累日今之宦途下之止于富貴利達上之亦不過隨世功名謂可博令名免譏責而已足至于古大臣經國致遠之弘猷則往往謝為時異勢殊非力可及今也實齋先生獨于舉世不知為不肯為之日毅然以世教綱維為己任是真先民所謂立天心作民命繼往聖而開來學之盛心也愚兄生平望古遙集嘗私竊自慨生也後時既不獲親炙禹臯周召顏曾思孟子一堂亦且不幸而才焉生周程張朱韓范富歐之後今如中丞先生高識定力直不難進韓范富歐而登躋于禹臯周召進周程張朱而登躋于顏曾思孟子是生平之所願而未可倖幾者一朝覲面遇之而可逆其成命哉惟是家母早遭閔凶茹荼鞠散繼又慮學無明師道之離家遠從先師問業二曲者復幾十年數十年辛苦萬端故未老先衰矧今年七十有七風燭殘齡為人子者愛日如年猶覺不足黔秦相距遠在五千里外至近非七八越月不能往還愚兄復何敢者豈惟不敢亦復何忍耶且講學者時天理人情共安

之學耳中丞先生倡明此學于今日亦正欲返愚世之人心使即于天理人情之安耳今一旦違心理之所共安遠離親側而曰吾將借是以講學而明道古今有此越情違理之道越情違理之學乎即中丞何取焉故今此嚴命惟有拜謝不待再計決也然心所欲陳則正有不敢默然者大丈夫萬古一生既已不容草草且時會所乘亦正未可錯過講學一事舉世雖視為迂濶然要之明道術正人心培人才為方岳大臣報國首務尙願中丞先生慎乃永圖無遷于異說無碍于細務摠其素蘊整身倡明于上又復博求當世大儒勤懇切砥于下為黔中開萬古未開之眼目振萬古未振之斯文于以使天涯荒遐之區咸陶于禮樂中和之德以助成聖朝一道同風之盛庶乎他年國史所書不至謂古愈世風烈不再見于今也不亦大慰生平堯舜君民之志而快當世賢士大夫喁喁屬望之意乎敬且再拜而遙為之祝矣惟吾弟以此意達之諸侄氣質清醇學業想與日俱進且尊宅家學淵源自無煩于過慮然要之後生以先入之言為主學習時文之中亦須教之辨明古今人品學術之分踐履當身日用倫常

之寔可讀之書並教之讀宜盡之公並教之盡則即
舉業而理學未嘗不在其中况當世科目之內未嘗
無討修之士不隨流俗為言者哉大抵教子弟須期
之遠大而不可惑于近小但使學是成家即父兄之
寔責已盡科目之得失則一聽之天數而已何如何
如

二曲先生集序

聖學至明而大明實至明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與
重悟者眇實修重修者寡實悟眇實修者或至以力
行為拘迹寡實悟者或至以真知為溺空東林雖嘗
折衷調停而又不免律例刻深鍛成姚江莫須有之
罪而後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
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于今朱陸
薛王之訟紛紛盈庭而于聖同歸一致之宗傳遂不
復可問諸先儒補偏救弊之微旨亦遂如齊楚秦晉
之分疆別域不可相假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寃
豐川全集卷之十
二曲先生集序
四
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戈矛洪水楊墨之禍
不烈于是矣其弊始于倡教者之矯枉過直而後
遂中于世道人心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敝
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真居恒所以自治與所
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為標準其言曰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為
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為真本體
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之則通天德王道
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解即可使人
知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生之學本殊途同歸百

應一致不悖而反相爲用蓋自是而聖學始會
歸于孔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
成接孔孟之真傳然皆不免于偏重之勢以啓天下
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
百年不決之案折衷于一是相提而論將所謂集諸
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真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
先生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
不獲快睹全集爲憾又先生雅不欲著述而海內同
人得先生一言一字輒付剞劂或多失先生原意敬
惜不自量除先生往來書答及雜著係先生手筆者
不敢妄有增損其餘小種刻自江東同富者間莫減
一二以存先生本旨集成二十六卷每欲公諸海內
而苦于力之不足辛未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昆
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已任特捐俸合梓而諸
同人亦相與佐貲襄事工始于辛未仲冬竣于癸酉
季秋昔真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于帥長沙之日王
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于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
然丕變朱陸二先生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
子以爲二公羽翼之力居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
學得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有其

書戶誦其言雖五尺童子亦將曉然知聖學自有正
宗嫡派而不至淆于意見之紛歧則二公闢典正學
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于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
事及李氏家乘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
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頽興衰之盛心云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四書爲孔曾思孟之心法實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是故四書者無人不可讀而實不易讀卽無人不可註而實不易註蓋讀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則註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亦並必明于二帝三王聖聖相傳之心法而後可也然非其人有深造自得之學真能窮探從上聖賢之心法將所謂讀所謂註者又豈可易言耶又四子之意旨弘廓如天地深微如淵海原非一人一說所能悉其蘊奧非其識足以兼採學足以併包襟量足以含納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七

衆有而不叅一毫有我之私將所謂讀者不易言卽所謂註者又豈易言也若陳實齋先生四書述者其實獲我心歟今觀其大書提要則獨探大旨期于表揭四子命意之宗傳細書分註則兼採衆說期于發明四子立言之實義彼訓詁之家語器而遺道既不足擬其精深卽前此理學家疏義語道而畧器亦且遜其弘括是真會天德王道之全體合文章性道而一之用能使聖聖相傳之心印一旦揭白日于中天也而先生且謙讓未遑願編以述以自附于竊比老彭之義意喜明此義也無論其晰理之識會通之學

足以超軼前此註疏家一區之見卽此欲然不居刻作之意謂非深得四子與從上聖賢之心法不可也蓋先生之爲學也至于心得立門戶其行已也至于實踐不事表暴其蒞官也孜孜乎堯舜君民之志隱結于寤寐而不爲一身計得失利害之私他不具論卽如比之巡撫黔南也時時仰體

聖天子遐宣文教至意直欲使荒僻之鄉同風鄒魯而特捐冰俸興學造士雖以敬之不肖亦且欲延致以共切磨及乎移撫湖北則清官方剔積弊救災恤荒不啻饑溺之由已而仍念報國之義莫重于培植人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八

才則弘開書院徵八府俊髦以論道課文復數千里外遠使禮聘心敬以與石虹先生共講席無非本所自得于聖聖相傳之道術欲實見之施行也然則是書也謂爲代孔曾思孟闡道脉可也金謂爲二帝三王闡心心相印之道脉可也且卽謂先生弘闡其自得之宗傳可也彼以尋常訓詁之體律此書者旣爲不知此書卽拘守門戶之家執一廢百而以管窺蠡測之見輕置雖黃亦蚊蚋之撼山于是言無遺益耳承先生命委之爲序遂本其所獨見是書者爲之說世有明于孔曾思孟二帝三王之心法者必且謂予

爲知言也夫

鼎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陳賈齋四書選序三

九

中州道學存真錄序

癸未秋余以劉恭叔先生昆季於家師二曲子李子之先公有築墳祀祠之義李子積心思報謝而未得也乃因董復庵憲副邀之入楚遂問道襄城代子李子一叩高誼維時先生以中翰家居心敬見先生不啻見李子而先生見心敬亦不啻見李子之子弟侍教兩日夜與先生諸阮若郎君嘯巖嘯林嘯月六君者道欵傾心蓋有不知初會之爲新者先生與諸阮俱有述作各自成家如嘯林慎獨軒集嘯月松壑軒及一峰草堂集余皆得而讀之瀕行先生則出其所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存真錄序一

十

輯中州道學存真錄而示之曰道學一脈關係世道人心命脈而今且不無僞者亂真矣吾懼吾子弟之不慎所趨也聊輯吾鄉先達之言行一致者爲斯編蓋從吾家子弟所素悉指示之型耳子其爲我訂而序之余受命惟謹越一月至武昌客窓展誦而董子玉陽則讀而問余曰學皆學道昔人何爲而有道學之目旣曰道學則非道不學而學之真斯存矣恭叔先生又何爲而有存真之說哉余曰是有說焉古之學也原以學道而後世學而利祿學而章句學而文詞者且比比相屬學術幾爲天下裂矣概曰學而不

別之道幾何不等吾道于利祿章句文詞之習乎且昔之道學惟道是學而今且有模擬形似崇飾格套而自信以爲道卽在是者又甚有假道學之公名以自飾其名利之私心者蓋爲術愈近似而愈亂真矣則先生道學存真之旨又安能已于提唱耶蓋先生累世以忠孝嫺睦傳家尊大人漢臣先生當明之季同汪賢師仗義守城以殉國難先生兄弟勸父抱志而而莫伸也故昆仲間自相師友務爲力行敦本之學而其所以訓子弟者亦無非以斯旨爲兢兢故與先師子李子一見而結異姓骨肉時節率家人祭掃其

豐川全集卷之三

存真錄序二

十一

自輯文獻覽要序

王子曰以吾遐稽千古竊見學者終身之成就至于力鼓千志而識其發端之機牙乎蓋古今來有同一持堅志下勇力而造詣之大小偏全迥殊者凡皆識爲之媒也故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獨歸重于知大學論條目以格致爲始事中庸論達德以知首仁勇而宋儒亦有先入爲主之說先入爲主者謂其先入者卽其所先識而後之造詣卽從此由之者也五經四書三傳宇宙道德性命之淵源也歷代世史宇宙治亂因革之數澤也諸子百家宇宙備人碩士之過

豐川全集卷之三

自輯文獻覽要序一

十二

造實詣足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乎又無論其繼往
聖而開來學矣余每念此心焉怒之顧勢不能使吾
門人子弟先於博稽從事聽其徇俗而一無所知則
又心殊未忍不得已思爲摘要之法於五經四書三
傳則取其首序足發經旨之篇於諸史則悉取作者
之原序於古今典制經濟類則取文獻通考二十四
門總序及函史典彙諸書序斷足與此二十四門相
發之篇於人物類則取古今傳世偉特之人其有傳
書者則取其冠首名序無傳書者則取前賢評論足
發其人精神並其文章亦可誦讀之篇於文章類則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自序文獻通考序二 七

取足羽翼經傳闡明天地間大經大法爲萬古其推
不朽之制合之得若干篇彙爲一編冀使吾門人子
弟縱不能博窮古今亦得略識天地間經常書籍早
準人物中正道理稍知所向往耳且卽不能窮盡一
人一書之大全亦可略識其書其人之梗概於以開
擴心胷而增廣其正知正見庶幾卷帙不太浩繁文
章足資舉業亦易于誦讀而不至束之高閣也故題
其名曰文獻攬要使之入錄一編與制藝並誦焉雖
然六經諸史聖賢之心精歷代世史世道之金鏡古
來大人物大議論無非後世之師範千秋之儀型而

徒博稽廣覽其文而已焉已爲買櫝還珠淪淪可笑
更若不考其大全以盡其顛末釋子撲風盲人摸象
之譏又何免哉故余既彙此編尤深祝我門人子弟
尚其由端竟委緣名究實以擴其識于高大弘遠令
無愧通儒之目焉若夫眞知實踐遵聞行知余雖心
期之而非力所能及則係我門人子弟之自勉自勵
焉耳

日省錄序

昔夫子之翼易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又其論學曰學之不講是吾憂而他日之刪定六經則初不自居于作而第曰吾特述焉耳嗚呼君子立言之道不可以知其旨歸耶家弟遜功自爲秀才時卽有志于古人道德功業之務旣而冠省闈提南宮讀中秘書世俗視爲榮且顯可以畢志矣而其心則孜孜矻矻時以濂洛關閩自期待館課之餘常日閉門讀孔孟及諸大儒書如不及旣而丁內外艱居里第恪遵古禮暇則細考心源辨晰學脉至其一言一動又靡不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日省錄序一

十五

與風俗世道相關而不少懈噫嘻若吾弟自立之卓偉可于今人求之耶論者謂不惟無愧我先忠節流風而他日且以益大我忠節家聲者夫豈誣乎甲午春余以赴吊太母相見各悲痛不勝益余三年前旣有陟岵之傷而遜功今且一旦怙恃兼失不覺同病相悼不能自己耳是夜同宿荷廬余爲具述歷年心行遜功亦爲詳言近日進造至鷄再鳴諸猶未已少寐數刻則又復擁衾而語雖中間不無微有異同而要之期于彼此獲益故言之愈長而愈益不厭也至次日晨飯畢則見其案頭所置年來手記日省一錄

其矢志之真用功之實辦理之細而居心之虛且公則一與夜來所述毫釐不異而且自題其顏以日省則又以爲是特講學之意居業之旨而歛然不敢自附于作者之林矣噫嘻若吾弟之行如其心言如其行其真君子立言之道乎卽此而愈以見其自立之卓偉無論今日章句浮誇之士當望而愧汗卽博學能文章喜著作而矜名高者其華實誠僞之辨不且當壞耶有德者必有言余旣于吾弟信之由善信而充實而光輝而不躋諸聖神而不已吾且于吾弟信之而更祝之以俟其立至矣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日省錄二

十六

送涇州諸同門序

庚辰春余自邠趨二曲祝我夫子嵩齡而涇州五敷張子鳴廷文子現慧李子已先至焉自客冬至今雨雪連綿泥淖載道行者數里爲艱涇州距二曲遠在五百里外而三君者非有良騎雨幕可涉遠途障雨雪也乃策蹇冒雪而至噫異哉游楊立雪千古艷爲美談今以三君方之何如哉余業心異之及與語而三君皆有志于立身行道而不甘自同流俗者也余益心焉敬之相與居者數日凡天人性命之微日用倫物之賾以及儒釋千里毫釐之辨靡所不語語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

送涇州諸同門序一

七

靡所不契至于所謂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肯九洞悉而無疑也及是三君瀕別諸同人謂余不可無言相贈嗟乎余何言哉聖學之要始焉辨義利之關繼焉辨偏全之關終焉辨久暫之關耳三君既曉然于義利偏全之關矣特未保其久耳然吾輩之望道而趨與望路而行也何以異苟欲至也雖涇與盜廓數百里之遙雨雪泥淖之阻且可竭蹶而至矧道爲吾所固有欲之卽至初無道理之隔雨雪泥淖之阻者哉而有不至是必未嘗行而求其至也夫可行而不知者惑也知其行而不至者惰也惑爲悞犯惰爲故

犯悞犯之罪小故犯之罪大嗟乎悞犯之罪吾于三君或少免矣自茲以往由偏而全由暫而久期于必至而無不至之罪余與三君可不慎哉三君勉之余于敝邑創書舍于山水之區爲同志砥德考業之地三君他日倘策蹇而來其學茲所敬願以此言爲印証左券矣平涼單子希哲者同門士也歸而相晤亦幸以是語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

送涇州諸同門序二

八

文鳴廷證學錄序

歲乙酉六月既望涇原鳴廷文子赴先師喪因而東
過荒居相見各悲慨不勝蓋前春文子之來先師在
而今也亡梁木泰山之感滋之戚矣居一日文子以
年來同志證學之語見質且責一言之弁余惟講學
者講人生力行之方耳文子敦在三之義大暑中徒
步五百里踵爾而不辭即此一節其近來學問之得
力可知矧其勤勤會友者無非以躬行實踐之旨相
敦勉可不謂真能尊聞行知者耶自昔文子與張敷
五李現慧三至師門皆親肩行李冒冰雪衝烈炎而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文鳴廷證學錄序一

九

不辭余嘗與友人論同門士以爲涇原雖窳邇邪岐
風淳俗樸然自唐宋以逮元明千百年無有講明濂
洛關閩正傳樹聖學之的者文子生晚近獨企懷聖
真尋師就正仍能倡率同志共衍師傳他日師門力
行一脉當許文子分一席于涇原矣且天地之運有
虛必盈無消不息涇秦中腹壤地土厚水深千年間
曾無人焉講明聖道移風而易俗以其時考之文子
當且爲風氣開先樹此方正學之焉而引來學于無
窮如文子者不獨師門佳士命且爲涇原先覺矧今
行益立志益篤同志者又蒸蒸興起而不可量則又

益徵余前言之匪誣且喜吾道之不孤將在是也雖
然余猶有望焉師門宗旨體立而用行闢衍有不能
者必屬意見之而偏涇原風氣已開而宜大發如
不振者必屬倡導之無方文子敷暢師教而不負
師傳念切桑梓何以不振絕學知必有說復予也余
自引領而望矣

豐川全集卷之一

文鳴廷證學錄序二

二十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存省稿序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聖諭註解序

周禮大司徒以三初教萬民惟時俊民既已納諸學校使陶淑于詩書禮樂而四時飲射讀法及木鐸狗路諸令典又無非漸摩斯民于禮教之內蓋民不知德雖曰皇皇焉刑格而勢禁終不足與于向化回心使之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故其時天子既已自教其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聖諭註解序

民而復以土地分之諸侯使各教其民蓋古之爲君者先民後己以樂民利民爲仰答上天立君第一義爲臣者國爾忘私卽以厚生正德登躋斯民于熙雍爲仰體朝廷設官分職第一事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分之符而舉之地豈徒曰錢穀簿書之是責哉抑以生民之休戚淳漓委任責成耳而或且視教化爲緩圖是豈設立守令之法制固如是乎何其興建官分職之意異也余友少霽惠子夙昔從我二曲夫子授天德王道之學自爲諸生時便有范文正以天下爲已任志茲以聯捷南宮選得雲南之通海知交多

爲惠子色沮惠子獨夷然慷慨曰爲身家計則通海誠遠且薄以之治民則在彼猶在此也且吾方欲使窮荒遐邑之民悉革陋從風以弘布文德此地正吾盡心所而遠且薄乎哉于是註

聖諭

十六言授之梨棗將廣印家給使深山窮谷令長足迹之所不能至與兒童婦女輩不能親至長吏之前者皆得熟悉其章條于以化荒裔之民同鄒魯之風以佐成 國家文治于無極既成而委序于余余惟昔孔奮爲姑藏宋均長辰陽皆能變俗成風至今載在史冊膾炙人口然其實語于王道醇醲之治則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聖諭註解序二

二

有所不及惠子平日所以受之師傅學之家食者無非道德禮教之淵源又以淡泊堅忍之力操而持之此其事功之所建當必軼駕孔宋追蹤盛古循良以無負任使矧其亟亟以化民成俗爲首務其明驗已彰彰如是則他日繼單父蒲邑而燁耀史冊不可卽于此舉預卜也哉余忝惠子同門隄無以贊惠子用是拜手而題其端者如此

司牧寶鑑序

司牧寶鑑者一曲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貽知交者也先生雖鍵開養痾而世道生民之念夢寐相關故其居恒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言不出諸口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事不見諸行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實德實務不以厯諸心而告諸人匡時要務一書倦倦以講學救正人心為吾儒第一義至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及商確治理之言則懇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唐虞三代之舊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所為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二

司牧寶鑑序一

三

我此心一毫不與斯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吾輩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闡往聖之絕學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豈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懷噫由斯言也西銘一體之仁禮記大道之公大學明新至善之大道舉該于是矣當途之士實覓此意而見之猷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盛古邠隆熙寧之休真不難見寧僅區區郡邑之小效小康哉是編止于郡邑特千金十書之一方耳曾何足為先生傳然藥期已疾而言各有當貪吏獵聲利而先生獨取廉操刻吏尚

操切而先生獨取仁恕俗吏重催科而先生獨取無字酷吏取必三尺而先生獨重德化文吏修飾外貌而先生獨重躬行實踐一藥真可去一疾一方真可療一症則是編雖約畧數篇而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寶鑑莫尚于此矣癸酉秋心敬彙先生未刻舊稿得于敝簾乃手錄二冊畱為吾黨出身加民者金鏡惟是壽木無力徒存篋笥越人仲景之方不克布之八間起痾回生而徒秘之山崖石室私心竊用悵然矣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二

司牧寶鑑序二

四

左羅石先生韓城集序 先生諱懋第

壬午春賈子懷伯自韓城負笈而西受業先師于李子門余與盤桓二曲及荒齋者浹旬則見懷伯少年貴公子循雅矜莊動無非禮聽其言無不根極名教竊心異之及叩其由來則尊甫龍門侍御昔爲左羅石先生及門士道誼淵源由來有自故侍御以得之師者教之家而懷伯能以受之父者奉爲學也余因詳詢懷伯以先生治韓梗概懷伯歷歷爲余言甚悉且曰先生韓城集卽先生治韓大畧先君子藏之蘿石山房雖更兵燹未敢墜締芳風謀授之梓而未能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二

韓城集序

五

也今將先崇儉一書焉越二年懷伯果郵所梓崇儉書且手錄韓城集見示而委之序余益異懷伯之善述家學而歎先生之風操德澤其入韓人寤寐者雖沒世不能忘也則爲之盟手而書其端曰世之論先生者莫不推其命世之才高其傳世之節矣抑知其煌煌經濟凜凜義烈固非無本也哉方先生之筮仕韓城也適當兵荒擾攘之秋而以孱然書生內撫殘黎外捍狂寇卓有顯績今觀其一段亟亟哺乳饑羸之思無非大父母誠求保赤至意相其捍禦之方畧雖古名將無以加茲至于四歷諫垣則權奸惕息督

餉總制則通運全疆信非其幹濟之卓犖不至此也

然試思其甫蒞嚴邑饑饉師旅支辦已難而先生復于其間正風俗興學校崇賢德而表節義禮樂文章之化並行于拮据卒瘞之時是可獨謂其幹濟優長也耶當其奉命出使也人人觀望惴惴思爲規避之計先生獨毅然請行畧無遲迴審顧之思抵京師則侃侃正議請謁懷宗山陵不許則遙望而祭及館鴻臚又請祭告諸陵改葬懷宗不許則復庭陳太牢而哭祭之抑可謂奉命不辱矣迨至滄州追還金陵已陷而先生卒能抗志不二殺身成仁信非其節概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二

韓城集序

六

磊烈與秋霜夏日爭嚴不能也然試思其故國已喪新運方興白刃臨前高爵誘後而先生卒能不爲威屈不爲利誘百折弗回之剛果舍生就義之從容曾謂中無定守憤憤于一決者可幾耶蓋先生之才之節雖根于天植而得之學力者爲最深故其本幼學爲壯行者拯溺救焚則汲汲然如示之于道路而其甘心殞首喪元而不悔者沛乎若大訓必東而不可少遏也迄于今去先生之歿幾八十年矣遐想其當蒞韓僉倥之間而戎服論道致命遂志之日曰不負吾師先生之學大而有本實而有用不又從可識

聖賢乎集中所載雖不足盡先生生平然其一段精
建卓犖光明磊落之概時時流溢于行墨間而其遺
言命意又無不本于積厚流光之餘苟有目者正無
不可誦言而見其學問之源流與讀斯集者無僅謂
賈子之手錄珍襲徒言以人重可也而賈子學其學
而永其傳余且引頌而望他年之尊聞行知矣

祭二曲夫子文

嗚呼茫茫宇宙匪道奚經悠悠世道匪人孰明蓋三
代以前斯道明於明良之會合而三代以後斯道明
於賢哲之踵生故漢之世江都發其明道之訓隋
之代文中主繼往開來之思建其明道之訓隋
闕而明亦並產夫河會姚涇良以天之愛斯世斯道
也恒至故其鍾豪傑名世者匪輕匪輕惟先生萃終南
二華之間氣毓黃河八水之精英華年失怙初非有
蒙以養正之家教而弱冠特立豈已擅闢學傳薪之
鴻名暨乎學與年而俱進卓乎霄壤其并宏彼不

知者徒羨其天分之高見聞之廣氣宇之曠而不知
其遜志之愚考察之勤密誦之精也此非以程之居
敬窮理朱之循序致精為心行乎自旁求之風緬邈
致進身之途岐嶇叩角之歌不無致憾於時命之乖
商山之隱亦且未終乎茹夢之清彼春秋炎漢之處
士原未足語避世無悶之高雖王道大如仲淹而且
有十策之獻守嚴如伊川而且為諸闕之呈獨至先
生隱非鳴高時止為義雖旌帛之惠而終肥遯其彌
貞此非以乾之初九蠱之上九為判行乎然要之學
極正矣守極高矣初非有駕出諸儒之意與於尚古

逸之情總之本養不逮親之隱痛踐乎立身行道之儀型故雖親顯名揚而百年之痛不釋白髮皤然而孺慕之淚輒傾也嗚呼先生又非以行在孝經之志爲終身之行乎乃今一旦而溘然逝也煌煌大道曠爲防維凜凜名教孰爲干城千秋之絕學自此而闕之者吾黨無人矣後學之津梁自此而開之者吾黨無人矣矧如敬等不狷之鶩質過猶不及之冥行一旦而泰山其頽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能不悼心於仰之仗之放之之安從而潸然涕零嗚呼傷哉古之期願悼耄衆矣胡獨於先生世道攸關吾黨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祭二曲先生文二 十六

攸關之身未八十而奪之令逝也彼蒼者天真無情矣自今以往亦惟是策驚勞之餘力少慰吾師囑望之至意更勉推未忘之緒言以廣吾師心印之傳燈乎嗚呼傷哉哀情之辭根心之痛神明不昧應鑒九京尚饗

存覽瑣言序

昔之人有言曰天下聰明才智非難而德量涵弘爲難夫德量涵弘何以難于聰明才智哉聰明才智未嘗不足有爲于世苟其德量無餘卽器易盈溢所成就者往往止于一長一能而德量涵弘者則虛衷善受直能合古今人已之善爲已善其所成就類非才能知技之士所可及故聰明才智得天稍優者類能之而德量涵弘則非得天之厚而又深以學問克養之力恐未易襲其貌而副其量也白山殷公佐理陝郡其清公勤慎載之士民之口者遠邇無異辭而其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存覽瑣言序一

七

一片樂善服義若無若虛之懷則尤爲近時空谷足音士大夫論者皆以爲非公德性優異而兼有學問克養之功不至是今觀其所著存覽瑣言語無泛設皆生人立德立業實務而其精晰義利之明綜練名實之確一一得諸踐履體驗之餘至其孜孜汲汲進德修業維日不足悔過徙義如恐弗及之意一卷之中三致意焉信乎公之學深造自得而平日一切清公勤慎樂善服義之卓卓人耳目者非無本也夫學有實得者德彌盛而心彌虛詣彌實而造彌遠吾見公道德之日益高深功業之日益俊偉俱于茲錄焉

之左券矣乃若公嶽嶽正論皆可示教而尚自遜曰
存覽煌煌弘議無愧先訓而猶自謙曰瑣言卽此一
節不尤可見公若無若虛不自滿假之懷足以愧天
下隅智曲說而輒自矜衒者乎爰是沐手拜手而爲
之序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蘇州府紫陽書院碑記

紫陽書院者今大中丞儀封張公特創以嘉惠蘇人
士者也惟徽爲紫陽故里故書院以紫陽名蘇非徽
也而書院亦揭以紫陽者蓋日者

聖

王壽考作人思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念吾道之統宗
莫如孔子故以萬世師表題先師闕里之堂又念善

學孔子者無如紫陽故特躋紫陽十哲之列而復爲
之較梓其遺文以頒示四海今中丞則生平所學一
宗紫陽故其于紫陽有文集之梓有親註五先生書
之梓有親註續近思錄之梓而至此則又立書院以
訓迪多士使蘇人士習尚一歸于紫陽之中正明報
効也甲午夏心敬以其年來殷切之召于是不辭跋
涉之况瘁携次子功冒暑以赴命蓋旣以心仰中丞
假此慰夙昔就正之私亦欲目覩盛事得與諸士友
切摩耳至之三日齋沐以謁紫陽夫子主會諸師儒
暨從遊之士于院中則見其棲主有堂尊經有閣生

徒有舍矣復爲之廣師資籌儀器而其于典籍功課則尤疊疊平備爲之謀而思欲一無遺憾也私心竊嘆昔紫陽守南康日表章白鹿洞爲書院一時規畫弘備頓易山人之幽居爲風教名區至今學士大夫邇宗風者推頌紫陽之功于不衰今中丞學紫陽之學而仍體紫陽興學造士之弘旨實見之施行其真善學紫陽者乎行見此地與白鹿並傳宇宙矣維時默慰不已越十五日爲端陽一時延至郡邑之博士與其中肄業之士友咸詣余而求所以記事勒石之言曰惟大中丞是舉創吳中歷年之未有理不可無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紫陽書院碑記二

二

述以信後顧念惟吾子之親親也記之者莫吾子宜卽心敬亦正欲假此請正中丞而且欲從諸士友一大商証也則亦不敢固辭而拜手書其事且以公証于多師多士曰諸君子知今日大中丞之本旨及自處之正義乎從來倡之者責在上而應之者責在下居上而不倡或倡而不善上之咎也爲下而不應或應而不速亦下之耻也今大中丞既已倡之上矣自此日思所以善其終以無負此倡中丞之所厯念也自此日思所以應而無負于應之之義非卽諸君子之所宜刻意奮勵者乎且中丞之切切乎表章此書陽

者非徒崇功令也聚諸士于此願儼而訓誨亦非徒博造士之虛名收桃李公門之雅譽也原以學至紫陽乃爲適孔孟之坦途諸士友之爲學必則倣紫陽乃克稱譽髦之良士耳所以然者孔門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紫陽之窮理以致其知非格致之本旨乎主敬以立其本非誠正之本旨乎力行以踐其實非修齊治平之本旨乎本此以爲學宗乃爲大學循此以爲課程乃爲真修諸士友今日之窮理必須實如紫陽今日之主敬必須實如紫陽今日之力行必須實如紫陽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卽諸士友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中丞矣又中丞于紫陽書既三擇其要領以受梓紫陽之道闡發無餘矣今復有全集之梓豈徒勞哉原以學紫陽必深明紫陽學術之大全然後能備得其生平而知其整程門末流之失也故立意特重躬行實踐以厲其救弊之苦心又知其曠日久之牽于文句訓詁也故頗時時指示本體令其領悟自得之至意庶幾學紫陽者實得其精神命脈之所注而不至有泥形迹迹之嫌紫陽終身之學術乃大明于中天而千百世下亦不至冒昧從事以貽紫陽之心憾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紫陽書院碑記三

三

則今日諸士友之讀紫陽書也必由其要以求其全
原其心而師其意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即諸士友
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中丞
矣不獨此也紫陽之著述立說而勤渠不倦也原非
徒欲人之讀其書實欲讀之者之心明其意而實見
之行耳即中丞懇懇乎惟紫陽之表章也亦實欲諸
友深明乎紫陽之學而實踐乎紫陽之行耳然紫陽
之生平學則上宗乎孔孟行則要歸于中正處則明
道覺人之惟切出則致君澤民之是慙且其私意傲
氣之不聞偏見褊衷之必克量法天地覆載之含弘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四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紫陽書後記

四

明道先生祠記

明道祠者金侯改建以祀宋明道程先生也明道
先生嘗祀學宮與七十子配食春秋矣侯而
祀之蓋先生生于孔孟後千五百年學絕經義之餘
崛起而倡明聖學于吾道有中興大功而卿為先生
筮仕主簿地遺德在人歷久彌芳故特祠而崇報之
以順卿士民意也邑舊即主簿故署為祠以奉先生
矣金侯胡為而改建之蓋侯以為卿之祀先生者以
其德非以其位而先生之特為卿人祀者因其遺澤
之及卿者深而難忘抑其道化之被卿者遠益可師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明道先生祠記

五

而故署之棲先生主者連縣衙逼城隅雜沓穢穢非
特使誦習先生之道者無由朝夕居稽于斯觀感而
生奮興之思即慕先生之風者思欲奉澹香以瞻禮
之亦正不易是亦風教一大缺事故特舍是而創之寬
朗肅清之區也侯之任卿名曰四年其實前之二年
也半在官後之二年也半在遐邇事未已而即以祠
艱讀禮解任去于倥傯急遽之中胡為廢卿于是祠
而圖之且侯繫以勵操去官之日自奉束帛之維艱
胡為獨于是祠拮据而成就之耶蓋侯夙秉其尊大人
訓憲公趨庭之訓每欲本經術為治術以為報君報

親 大致故其蒞鄔也適值大荒之後則捐已貲墾荒田設法招流移開義學修學宮以勵士氣禁淫祀正禮俗以祛俗惑無非本六經厚生正德之遺意爲汪措而明道先生內聖外王之真儒適樹儀型于茲邑故慨乎慕其人心其道而因以祠諸寬閒肅清之地使後之蒞斯土而名爲吏誦先生書而名爲儒者便于晨祀因以觀感而生興起則儆之心也蓋侯曩常謂余曰明道祠成使襄得數年于茲他日置學田廣屋舍卽此爲明道書院延通明正學之儒以闡明周程之微旨使鄔人於帖括口耳之餘知有天德王道之學斯滿愚志耳嗟呼侯之志深 遠如此既不寺 不遂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明道先生祠記二

六

而忍不于此終始成就之乎嗚呼鄔自開闢以來其建侯邦也不知其幾千世其郡縣而令佐茲者又且幾二千年不知幾何人矣而獨一周西伯宇宙爲昭繼此而二千餘年獨明道先生以一主簿官垂休光于無窮然則官于茲而行義達道學于茲而隱居求志者亦可識道德經濟之淵源而知則儆矣祠旣成邑人士蒸蒸而喜謂不可無以記侯盛心而示后世也

咸委記于敬敬辭不覆命因沐手而叙其改置始末者如此若其規模制度之詳不茲贅蓋記先其大者也侯名廷襄字應枚廣寧世家副憲蒼梧公季子云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明道先生祠記三

七

太平山房記

終南袤延萬里其在禹貢九州之內不及五嶽四大之孤峭奇特赫赫爲世俗艷美道說而其氣勢磅礴雄偉則萬物更奇以條目指數則非特中國五嶽四大之冠蓋即求諸海外四極之山恐亦無可倫而比諸余嘗以爲五嶽四大其清任和之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終南則時中之孔子乎五嶽四大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而終南則集大成之孔子乎彼其自崑崙逶迤入中國也重岡積嶺蜿蜒嵯峨率非恒觀全貌斜而東歷益門太白益偉壯非常逮至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太平山房記

八

則靈矣而凡所以朝斯夕斯講明踐行于此地者可
漫易乎哉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太平山房記三

九

重修忠敬廟記

忠敬廟在縣治東北可五里許其殿閣之創置始末
今皆無從詳考要之其地舊載于山經地誌 稱名
勝而縣之東若北稱巨觀爲土人歲時報賽者則莫
是處若矣歲久就敝鄉社耆老等鳩衆力而補葺之
以爲不可無以誌時日也咸謂余而請爲之記余曰
有是哉是固不可已者今夫里巷信善之家或鄰里
忠厚之士素愛敬于鄉黨者一旦覩其室廬傾頽門
徑蕭條尚且爲之感慨歔歔攘臂而思援今以八村
千百年共祝以庇庥捍患之神祠一旦聽其傾圯而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重修忠敬廟記

十

曾無有人過而問焉其若仁人君子議其偷薄也何
且夫前代益人國家有闢風動者雖其一事之善一
節之長往往俎豆邦國崇之無窮叟侯以徙戍脫輓
輅被裘而謁漢祖陳建都之大計論敵情之叵測欲
息肩邊備則建議和親欲強固京畿則建議徒豪傑
大家實關中雖律以古純王之佐不無權譎要結之
訾而要之于保安漢家宗社休息當日鋒鏑餘生之
黎民其功至大其澤至渥三傑而外未容更讓一人
也乃若其功成名就浩然長往直上繼子房赤松之
遊而掉頭一去不復顧其亦庶幾乎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之明哲雖以蕭曹韓彭輩視之尚且不無愧色
况灌絳而下乎葺祠永祀是亦可勵世之醒覲貪癡
見利忘害知進而不知退者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或
廢也矧有當于崇功報德之義哉修而葺之禮斯爲
當至捐貲督工之姓氏則碑陰俱載也茲不贅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重修忠敬廟記

十一

育嬰堂記

姑蘇之有育嬰堂始于康熙丙辰歲迄今三十九年矣始事者為蔣許二公繼起者為張陳顧諸公而佐貲襄成則一時各憲與夫縉紳耆黎及往來通商之好義樂仁者也據原編中間收過遺孤共若干人內除離襁褓而人撫為嗣及病殤者殆無慮若干人大抵一歲中饑而乳寒而襦與夫疾病而刀圭夭折而瘠瘞所需者且二千金有奇雖無一不合衆人之義助以為力而要之前後首事諸公之經營區畫其備盡心力已極矣初此堂之開也惟仰倘來之貲供歲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育嬰堂記二

十三

事人不必有瓜葛之連屬即首事者亦不必幸輔之崇高獨以不忍一念殫力蠲貲全成此一大美事而徐君等遠在維揚又非素有饒財乃能更倡義舉樂成盛善使繼此源源而來者皆其錫類之所永貽是何三吳之多仁人義士也甲午夏余以大中丞儀封張公邀至姑蘇雅聞此事之堪風尚也心慕之而首事顧公馬公等且同楊州昌齡馮君惠顧而委以紀事之言嗚呼余何言哉余惟是念天之為道也大生地之為道也廣生生者天地之心也而有時不能使之必遂其生諸君子今日之育嬰是即體天地之心以為心也不獨此也周禮大司徒以保養萬民曰慈幼王制少而無父者有常饌而月令仲春亦曰養幼存諸孤則是休養生息使無夭札者王朝之深仁今諸君之育嬰是即仰體國家好生之仁以為事也不獨此也人生無不愛其子者而至不能育其子非貧病而死當不出此然其心亦重傷矣今者諸君子之育嬰是使無父母者重得父母以遂其生而為之父母而不得育其子者亦且憐心于幽明也一事而生無窮可生之赤子且有三善以自全其德美猗歟盛哉宇宙孰有如此義舉者乎諸君亦惟是無替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育嬰堂記二

十三

厥志無惜厥力務要諸可大可久而無爲德不卒之憾也則真至美矣則真至美矣其首事及助義諸君姓字詳具碑陰 不贅

先慈李孺人行述

嗚呼不孝忍述吾母耶能述吾母耶然吾母生平婦道母道即古傳記所載實覺無讓不孝既不克遵循母訓以慰生前復自立無狀不能邀太史氏採風之錄列諸國史而於一生苦心卓識聽其湮滅至與尋常婦女同歲月以俱泯不孝之罪愈不能贖矣爰是草土餘息泣血而畧述梗概仰冀大君子司闡幽未微之責者垂賜一言永光泉壤願惟是愚闇之識不能盡吾母之大全兼荒述中語無倫次又不克詳述遺事此則撫心而悔憾無極者也吾母本縣太平里

李公培相女母溫孺人年十四歸先考中悅府君時未幾吾家被流寇之禍焚劫一空而先考被亦又幾殞生賴神靈填之獲脫其事載先考誌中自後遂廢學就耕我母辛勤內助不十年重立生基凡先考慷慨施予吾母必力加贊佐絕不以積蓄爲念也暨生不孝十歲而先考見背當是時我伯考篤恭府君以連遭母弟子婦七喪精神既憊兼三四年間宵小乘機陷誣雖以公道昭雪然從此家道大衰漸患勞役鬱結之症如此者又三年統計六七年間吾母憂愁恰悅之狀不可言形而其與我伯母陳孺人寒暑夜枯槁

卒瘞之苦亦且不可言盡也甲寅春先伯考亦復捐館惟時不孝年始十七先伯考遺孤心廣年十五心正齒尚未毀且適值滇南告警之始上應俱軍百需下有饑寒負負之迫親族關心者咸爲之懼于蕩覆而吾母內督耕織外籌轉輸復於其間毀產抵債課子讀書每午夜擎燈我母與我伯母東西對讀必呼

不孝兄弟就燈誦讀雖風雪凜冽往往雞鳴未已其

一段苦心調劑慘澹經營之況至今念之猶令人淚

下難禁也及次年夏不孝補邑庠弟子又次年秋食

櫪于庠復賴仁天驟相農學漸理子婦勤案三四年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先孝孺人行述二

大

間亦仍漸成人家而我母復念不孝學不克成不足自立聞盤屋李二曲先生學極天人之蘊不孝年二十有五乃教之離家就學于二曲繼復念不孝性剛才疎不能入世抑又闇鈍之資兼習制舉恐於正業有妨不孝二十九歲則教之謝去諸生一意續學時時泣教不孝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做個大丈夫富貴過眼空華吾夢想中不期汝能發第幾層德來與古人齊軌令吾無負汝父之託即汝孝也及親族交勸之則曰士各有志吾不忍退也本其中心但得不孝學稍有就即終身不爲所甘心耳故當不孝之

居二曲也歲中不過許之二三定省居數日即促之旋館曰學苟弗成吾耻見汝汝何面目見汝妻孥故舊無徒戀戀膝下爲也言之輒淚下如傾至不孝居二曲者將及十年一切糧糗僕被之費書籍膏火之資則與子婦輩手紡績黠衣物不足輒變易田產毫釐有不恤者一時族黨咸詫以爲異而有識聞之以爲是古賢母令範也於是當事多見旌表而河東康侯諱如據闔學圖鄉公舉貞賢之詞具看語申府語另有府亦核具看詞申道時學憲爲肥水許公諱基則具禮幣旌匾飭邑侯臨門懸送嗣學憲武進高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先孝孺人行述三

十九

公諱爾

元

亦有禮幣表里之旌至江南陸公諱德至聞之擊節曰昔讀宋史竊羨尹和靖先生母志圖善養以爲識高百世何圖王賢母後先齊芳則具旌匾以善養題堂而特頒清俸爲救水之資當世士大夫稱賢母者必及之然吾母志期獨遠所重有在也所舉止不孝一子而一毫不以假借即不孝孺就願以來一言不當意則呵責及之每教不孝曰吾聞學仙者期至于仙學佛者期至于佛學聖賢者安可不期至聖賢虛文浮名此小根淺器所馳騁汝宜戒之初不孝之去二曲也吾母問不孝曰古來學聖賢者皆

如何用功不孝對曰皆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吾母則曰汝便須如此學去讓古人以獨爲非夫也不孝侍側時間或問第輩農桑畜牧等事吾母輒正色戒之曰此等事既有人料理汝可不至饑寒矣瑣瑣計憶得毋亂汝清心乎汝俗人不可醫也又時或問不孝曰存心盡性之功成已成物之理可信得心否不孝每愧汗浹背需未敢正對而吾母輒切切責之至教育諸孫則自孩孺不縱其欲始入小學卽督教如成人常怒責不孝曰諸子當爲汝擔閣矣則蚤夜誘之筆燈課誦故不孝次男功季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先慈孺人行述四

三

子勅資亦中下而功年十四畢讀四經勅年十三而誦五經畢雖不孝之教而實吾母督之不令暇逸耳嗚呼此豈尋常女流輩所識耶故一曲先生每對人曰吾不及見古孟母如爾緝母李太君者卽恐昔人未必能過乃特述母教一篇梓之風世士林多傳誦焉當吾母之初歸吾家也我王父母咸在然以新經流寇貧窘殊甚吾母佐先考甘旨之供不令曠缺值先考不可得錢則脫簪珥爲易雞脯未幾先王父歿我王母溫孺人年且老矣我母與我伯母先饑問食先寒視衣如此者幾二十年壽八十有一旦以微

疾終吾母痛毀不勝據禮制茹素絕葷及次年先考臥病吾母禱于天地誓以終身食素所代夫疾不幸先考殞喪亦遂終身不復食肉親戚安撫之吾母輒泣曰肉非不旨但吾每目此輒心痛傷不能止也近年以來不孝等時時跪懇乃食脯醢然每言及先王父母輒淚涔涔如雨下但遇時新或遠方珍異之味必令先獻祖龕而後敢食每逢令節朔望則凌晨盥櫛焚香肅叩于祖龕前次令諸婦以序畢叩蓋至臨歿之三日日前客有饋新笋者家人捧以進則猶曰獻祖否獻畢幸分家人其至性純孝有如此其與我伯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先慈孺人行述五

三

母陳孺人處也我伯母性至和柔終身相得子不啻已子女不啻已女而其當先伯考既歿之後則看待兩孤猶倍加憐惜不孝時或小有責讓吾母輒止之曰無大過何須太嚴自汝伯父之歿吾與汝伯母艱難百計而後撫以成人吾意憐之且今年亦如許獨不慮傷手足和平其不會汝意則學識不足也蓋自先伯考見背之後其撫育之慈豈不異于不孝至其憐惜之至則不啻視不孝倍之也竊侍側時輒謂不孝曰張公九世同居吾甚羨之汝能善體吾意者吾百年後亦瞑目也嗚呼此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至

于待儀婢則疾必爲之料醫藥冬必爲之理衣衾每
值遠來時則悉戎諸婦兒女輩衣裳且後僕婢衝風
冒寒星夜先成 故寒家有一夜中成三四襖者
鄉黨傳爲口語焉生平不輕鞭笞亦絕不許諸孫
一言罵詈時節新奇之味獻祖之後必量口分給遇
食時其幼子女至前必分給之不異于諸孫昔居北
關 日院奈只產一果獻神畢手切如豆大令之遍
嘗其味凡此類也然以其嚴正公平則感恩畏威從
無一人敢違逆者以故不孝寒士之家閭門五十口
肅雍之範見推遠邇浴泉馮先生嘗謂人曰不謂一
豐川集卷之五十五 先賢傳人行述六 三

家三代竟自太君一女流開之信可稱千古之盛事
母道之儀型矣至山西代州馮荆南 諱應 河南杞縣
張百始 諱開 則心服尤至蓋諸公尚在聞風之列而
二公者與不孝交在莫逆嘗親至寒家備諸其實歷
也於親戚宗族則賢者老者爲敬貧窘者倍加禮貌
視力所能爲則不惜推食解衣每見不孝有愛亡憐
貧之舉則喜動顏色曰此仁人君子用心也吾所心
喜於富貴者則平等視之當大荒之日乞者到門如
市遇食則必令給之食否則必量給錢米家人或有
勤具不勝給者吾母輒法然曰吾不能救之使生而

令其號泣空去則心爲益傷也至自前日以給
耳何須多言家人輩更無敢有阻者後復以水灌
溉奉以居鄉則黨中貧家婦及乞丐之及門者靡不
頌義無窮每教不孝曰吾年如許見富貴者視骨肉
鄉里饑寒如罔聞不數十年爲不肖子孫蕩盡何如
周急賑貧使此心一快耶且世未見有家因周賑貧
寒敗者只有逆天害理治生無度而敗耳他日倘有
餘力宜力此行也至于聞人之善則稱道之不置見
鄉曲薄惡之行則舉以戒家人而其聞行事厚薄之
概卽懸斷將來家道之興衰往往驗之不爽也嗚呼

此又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十餘年來遠方寒士問
有至者則加意供之食飲曰自節可儉于寒士則不
可其仁慈之性得于天者又如此生平稟氣至厚雖
飲食不多而其精力之清剛堅忍則百倍常人自少
壯時每遇吉凶筵會事則往往前夜不眠及既老之
年卽大暑中夜裏亦必擎燈而坐春秋稍寒則不孝
輩羣侍兩側道說古今美善事或語治家教子孫之
法必及二鼓冬月則十九至于三歲雖子婦輩有精
力者皆困憊不勝而吾母精神愈健也故當八十之
年耳聰目明神志清肅不異少壯惟齒間脫于前耳

丙戌春海寧陳實齋先生諱說巡撫黔南見召不孝

至黔蓋先生欲以禮樂道德之化移黔人推魯之俗

以上報國家將即陽明書院延禮師儒以倡明道德

經濟實學故選採虛聲齒及吾母力促之行曰生平

所學須就當世名賢一番印證且來意不可虛吾年

雖老自量精力未衰也汝其應之不孝以黔南萬里

非七八越月不能行還辭未敢就又次年戊子閩大

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諱伯復召不孝入閩欲以商

證學術吾母復促之行曰知已當世何必無當而錯

過大賢可惜耳不孝以閩中不遠于黔南母齒益加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先慈李孀人行述九 五

于舊歲亦謝不往吾母雖不力強然察其意未憊然

也及已丑春實齋先生移撫湖廣秦恭按壤常程二

旬可至緊程即十三四日可達通山令金侯復累書

致先生意不孝皆未敢輕許及先生書至欲特具

軟輿兼邀老母觀娛楚中山水冀圖不孝為入任之

計吾母以中丞雅意如此不可復孤兼聞書院生徒

規模之盛為數十年未有亦可以印證所學必令之

許諾不孝遂許以五十日往返十二月十九日不孝

遂隨來使束裝約以來春二月廿五抵家蓋是日為

吾母設悅之辰也臨行囑不孝曰無妄受損素操中

丞大賢楚中文物之鄉得同志即所獲多也吾於

月廿五倚門望汝矣不孝至楚則黃安石虹張先生

諱希為中丞先生禮聘主書院文衡聞不孝將以吾

母壽辰返子舍則謂書院肄業靖君諱道劉君諱

吳君諱自輩諱曰太君義方之訓可型百世吾舊

史氏也義宜有言以闡芳規垂世教則裝冊書言率

諸君子遙望而祝其畧以為程朱二太翁讀書明理

以大成望其子猶且艷傳千古太君女流而終始責

成其子者必準古詰為依歸則又比二太翁為異矣

至中丞先生題母教之跋則以為道德之教可通于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先慈李孀人行述九 五

天下後世公其之心而立之極而是時長洲汪武曹

太史亦適以事過武昌其慶祝之序則謂昌黎韓子

有唐一代大儒而所以餌其幼子者猶不忘富貴利

達之私太君識力超越如是則謂賢于韓子可也此

外諸憲多有祝賀之章不孝滿擬歸而製錦書言榮

諸賢之賜以博吾母之一歡不謂不孝以二月廿五

歸而吾母疾竟作也然以其精神未甚衰兼每日中

聞不孝叙述楚中情事則輒曰此行可不至貽遠矣

其神志之清明依然也故即臨終之十日不孝癡

心不惟尚冀醫藥得宜可望速痊金有遐齡難量之

想嗚呼孰謂至三月二十八日而疾漸劇至四月初三而竟棄人間養也嗚呼傷哉破之日殊有異微鄉黨多知之不孝以神異事涉杳茫不敢見之紙筆焉其曰柏節冰心卽肥水許公之旌匾也其曰程母同芳卽武進高公之旌匾也其曰孟母同芳則憲訓上海程公麟之旌匾也其曰志砥和能則福建陳公諱鴻之旌匾也其曰德表義方則邑君金侯諱廷之旌匾風高尹母則學博朱公諱錫白公諱元之旌匾至若節稟柏舟諸匾則鄉黨合贈不一而足云卒爲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初三日巳時距生崇禎庚午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先孝高人行述十 三

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春秋八十有二子一卽不孝娶生員惟野魏公女女一適生員溫芬蚤卒孫三長幼諸生次功諸生以犯族諱更今名次勅諸生曾孫二師師仁係功出曾孫女三出也今擬與先考合葬脊鴿原先塋家祈大人先生俯鑒幽懿錫之琬琰使死者實有不誤卽三代之直道猶存不特不孝孤世世感德卽其與風教有關亦願世庶鈍之弘仁也不孝等曷任悲迫哀懇之至

母教 附 二曲李 顯

賢哉鄆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鬚眉丈夫號稱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過教以舉業期以科第以圖富貴利達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心敬也則異是蓋自心敬能食能言卽教之以正一言一動弗納于邪務令內謹心術外謹行履心敬稟遵母教從幼不羣年未弱冠游庠心儀文名藉甚邑人賁賁歎羨咸稱夫人爲有子莫不起敬起仰期以巍科夫人則謂人生要當以聖賢爲期科第固所藉以進身德業尤所本以立身苟德業不足卽幸掇巍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母教 一 三

科躋臚仕非所願也於是過聽虛聲誤以爲予於聖賢之道似粗有所聞遣心敬遊離膝下俾從子學其內外親眷及邑之素愛心敬者恐於舉業有妨交諷互阻譬引百端夫人持意彌堅終不爲移脫簪耳以資繼畧心敬每歸覲省隨促之旋館戒曰德業弗成學弗底于聖賢吾耻見汝汝亦何顏面見汝妻及邑之故舊耶念之念之母泰爾所生詔導諄至悉出世俗恒情之外旣而以從事場屋終分精力遂命棄諸生俾一意斯道昔范滂博母幸其子與李杜齊名不計其他蘇長公方十歲卽願爲滂其太夫人卽願

爲滂母彼沾沾一節論者猶稱爲千載艷聞況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爲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且與孟母媲美滂母云乎哉余竊以爲異而靡之諸正人因爲余備述夫人平居事親之孝治家之嚴處德貞操爲一方儀表余益竦然神肅歎未曾有殫心敬功密存省知行金進殷殷以不負母教不孤母望是勉可謂有是母乃有是子矣予故喜而記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叅閱

隨處體認天理解

體認天理之說始于宋明道程先生有明湛甘泉先生則單提立宗而增以隨處二字其爲聖學之真脉固無可議矣獨是言體認天理于程子之時易言體認天理于今之時難蓋昔也異端與聖道分今也異端與聖道合與聖道分者邪不能亂正原其理而已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體認天理解

一

明合則佛老之說既已亂天理之本原而支離之說又以淆天理之形似夫天理本體也隨處體認工夫也工夫之必歸于本體猶射之必歸于的爲室之必本于基也後世之學所以多不得其真者由于不知真本體因而無真工夫耳故既須原其理又必辨其真而後體認可言也何謂原其理天理者吾人本來明明不自昧之良心以其求于有生之初不假人爲故曰天以其見親自知孝見兄自知敬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惻隱見啼號之食自知羞惡以至是知爲是非知爲非當辭而辭當讓而讓皆有自然之條理

故曰理也體認者體之日用隱微之間察之念慮
芒之際不善必知知不復行易之不遠復者此也大
學之明德慎獨者此也中庸之戒慎恐懼明善誠身
者此也孟子之求放心立大本程朱之居敬窮理者
此也蓋吾心天理人欲之界即吾身人禽生死之關
出此人彼間不容髮直須從此一點不自昧處時時
省察處處克治使心可對天日行不愧屋漏人欲淨
盡而天理流行乃為不愧生理克配三才不惟不可
以空言承當亦且不容以意氣湊泊也何為辨其真
天理一也何有真偽顧自佛老外人倫事物而徒以
虛靈言理其於天理之體似矣而遺其用世儒遺天
命帝則之原而僅以典要器數言理其於天理之用
似矣而遺其體夫天理者固天之所以賦我虛靈不
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而遺其一以為言是何異
于楊墨之偏仁偏義哉以是言體認徒成其為偏仁
偏義而已又有調停兩可之說者曰德固當明民又
當新德性固當尊問學更當道似乎天理之體用工
夫合矣而不知明德新民體用本末原一貫也又之
為言是又裂而二之矣而不知夫德性問學工夫本
體本一致也更之為言是又分而兩之矣夫道一而

已學一而已故天理一而已體認一而已而二之而
兩之是又何異于子莫之執中舉一而廢百哉以是
而言體認徒成其為子莫之執中而已故今之時非
真有孔孟程周之志以實踐乎孔孟程周之學者恐
未易以虛見虛論窮其源而悉其流也雖然猶有進
焉辨天理之疑似淑身而明道者此草莽儒生之事
也揭天理之正中以行道淑世而救正人心砥礪世
教者此大人君子表帥斯民者幼學壯行之實務堯
舜君民之實事也故儒生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則
為孔孟程周之徒大臣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則為
皋夔稷契之侶孔孟程周生未之能也而願學焉皋
夔稷契伊傳周召能不為執事望之哉

又

古無體認天理之說倡之自宋明道程先生始明道
嘗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認出
來而有明湛甘泉先生則益之隨處二字以為學宗
蓋人之生也莫不具有健順五常之德而物則無之
以其未雜乎人而言故曰天以其未雜乎欲而言故
曰理是天理者生人之命脈而人之自別于禽獸者
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以此耳故學以體認

天理爲盡人合天之要道而千古聖賢皆本此爲提
宗立教淵源也自漢以來聖學熄而異端猖佛老遺
棄人倫事物之常以是爲全性命其弊也踊空而無
用世儒外索于刑名度數之末以是爲遵聖法其弊
也語器而遺道而千古聖人盡人合天一脈之宗傳
湮矣夫體認天理之旨不明無論遺棄事物非吾儒
經常 大道縱循途守轍法言矩行亦終不免淪于
行不著習不察日用不知之凡民故程湛二先生
揭隨處體認天理之說所以消異端之虛寂而歸之
中正平實返世儒之支離而約之性命精微也是故

皇朝金集卷之五十四

體認天理

四

就天理而言其理則論語之仁大學之明德中庸之
誠孟子之性善皆其理就體認而言其功則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其功以言其隨處體認之地則
一切動靜久暫常變順逆皆其地以言其能體認不
能體認之人則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肯此
者爲愚爲不肖爲小人甚者爲禽獸此隨處體認天
理先生二示人以離禽歸人超凡入聖之實功也學
者必身體而力行之無動無靜無久無暫無常變順
逆務令此心時時清明時時靜定則庶幾乎不肯天
理真能體認而不負二先生提宗立教之旨不然不

特拘人欲迷天理爲事爲良訓即以口舌辨晰于訓
詁之間意見模擬于情識之內以是號曰隨處體認
天理程湛二先生之意荒矣

又

君子之學全乎人之所以爲人者耳人物之同生于
天也人全得氣之清純而物得其偏濁天理者即天
獨厚于人而鍾之以別于萬物者也人苟非實全此
獨厚之體則將自同于萬物以負天地鍾靈之心而
無以自成其爲人故古之聖賢知人之所以異于物
者惟此清純而懼其或流于偏濁也諄諄然揭盡人

皇朝金集卷之五十四

體認天理

五

合天之學用訓于天下後世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即天理之精純
人心即人欲之偏濁精一執中即所謂隨處體認天
理之實義特其言異耳自是而後三王以及周孔雖
所言所行不能一致而總之無非本此爲明行遠孔
孟沒而微言絕漢儒泥于訓詁晉魏隋唐又復雜佛
老而汨詞章盡人合天之宗傳于是乎墮地無餘
天相斯文于宋篤生濂溪周子乃特倡無極太極主
靜無欲之旨以續一中之心傳迨二程兄弟受尊樂
之旨于濂溪既已剖疏其本原而返求諸六經復有

以擴大其支流其曰識仁定性主靜窮理皆足與前
聖相發而至于明道體認天理一語則又括聖學之
統宗而一言蔽之至是而精一執中之旨再揭日月
于中天矣故有明甘泉湛子單提立宗而復增隨處
二字以密其功焉嗚呼先聖後賢闡發之旨諄且明
矣救世之心懇且切矣生即有解不過言前人之餘
唾耳今惟是念先儒懇切爲人之衷如是之殷且人
既得其清純尤不可自暴自棄以下同于庶物也特
原前人提宗之大旨以爲解焉

太極圖說會意解

中正仁義人之極也人生必人極立而後無愧于立
人之道故立極者立人之道也然必主靜無欲以立
夫中正仁義使之定而後可無愧于立人之道何也
人心全體太極也然是太極也易曰有而周子則曰
無極而太極者易蓋謂易原有是太極以爲生生主
宰而周子則謂是太極具

無方體無聲臭無極而太極也

執于有則非太極矣有太極即有動靜而太極之動
即陽之生而可以變而生物者也然妙用無息而常

體不易則動而未嘗不靜也是乃所謂動極而靜爾
太極之靜即陰之生而可以合而成物者也然常體
不易而妙用不息則靜而未嘗不動也是乃所謂靜
極復動爾靜極而動是靜爲動根也動極復靜是動
爲靜根也動靜無端而陰陽無始是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也然惟其分陰陽也而兩儀於是乎立又惟其
陽變陰合也而五行于是乎生至于五氣布而四時成
陰陽自然之功用于是乎不可窮即太極之功用于
是乎不可窮矣由是以推凡陰陽之成象以生以育
天地之德而太極爲之德也陰陽之聚精以昭昭

日月之明而太極爲之明也陰陽之遞嬗以序四時者五氣之順布而太極爲之序也至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代明四時之所以錯行而伸而爲神歸而爲鬼者其吉凶之不爽又何莫非太極之吉凶乎夫是故五行雖殊其性而其實一陰陽也陰陽雖異其氣而其實一太極也而太極者實無聲臭方體之可執本無極也且夫五殊二實若錯然也而其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凝成者則人也萬物特交感于二氣五行生生變化于無窮而感化混駁之氣不能無交乘焉此人之所以爲秀而靈也故人生而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四

太極圖說意解二

八

靜天之性也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性雖感物而動而本體之靜自若也聖人知夫欲動情勝則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去禽獸不遠也於是乎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焉蓋中正仁義吾太極自然之體段自具之條理主靜所以還吾太極之體而妙吾太極之用以立極也人極立而聖人渾然一太極矣渾然一太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尚能違乎是則中正仁義真立極之吉道主靜無欲又中正仁義之要領也君子雖未至于聖人之自然立極而勉而修之擇善

而知之必極其明固執而行之必極其篤致知力行無一不趨乎中正仁義之途焉而悔吝從何致乎此吉之所由來耳小人同秉此太極之體而悖而棄之終身皆欲動情勝之日滿腔盡利害相攻之私所存所發無一不與中正仁義相反焉吉何從至乎此凶之所從致耳夫吉凶之分人禽之分也乃人禽之分只關于中正仁義之修悖將易之所謂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者即是義也且中正仁義之修悖即人禽之攸分是中正仁義乃人之所以存順歿寧之道也存順則善生之理而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四

太極圖說意解三

九

人之所當原始而知者歿寧則善死之理而人之所當要終而知者易之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又即是義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語其要領則太極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即爲生人修吉悖凶善生善死之本原是三才統貫于太極也寧獨其生數可以衍卦示象爲萬世定吉凶生人衆也耶故立人之道以修吉者莫要于主靜立極以完此太極同體之性也

太極圖說大旨解

太極圖說蓋周子讀易而有見于太極爲萬化生生之本故特立圖著說指出立極之處以示人蓋輔易而作爲勸戒之書也何言乎示勸也謂人得太極之真以成性所以於天地之生爲最靈若能法聖人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功則吉從之而上之且可望于聖人之聖神功化其宜勉何如也何言乎示戒也凡人與聖人君子同得天地之真以成性一悖主靜立極之道而不能修不惟聖人之聖神功化不敢望而凶即從之至與禽獸相去不遠其宜懲何如也何言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太極大旨解一

十

乎輔易而作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定大業推其自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聖人所爲借陰陽消長之吉凶教人以趨吉避凶也太極圖說則周子深見得人心原具太極若能法聖人之主靜立極而修之則吉_{不能則而}凶吉凶之分近取諸身而卽是又無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也是則易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之數卽觀玩以審吉凶所謂神道設教也太極圖說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而人得以爲性之理卽修悖審吉凶所謂切身指點也有神道設教而人庶幾知懼于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太極大旨解二

十一

進退行止卽當身指點而人庶幾知惕于幾倫日用總之無非卽太極之義蘊推索之以訓世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然又不是取易中太極之義別撰一種道理以示異其實無非衍易之義發明出原委也如易只言繼善成性而圖說必自太極無極而細推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易或言乾乾言敬義言艮背亦無非主靜之旨然未嘗着定此旨而圖說則一言括之以主靜無欲雖爲說若異而其理則同非如釋氏坐禪入定之說也要之圖說之自無極太極以至于太極本無極一段則卽推明易繫太極生兩儀之義而層層剝出脈絡雖無極之說爲易之未言而其實只以明太極之體段如是非於易之太極有加也圖說之自無極而至二氣五行以至于人得其秀一段則卽推易繫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之旨細細洗發出所以繼之成之之由究之不越繼善成性之旨也至主靜立極之旨雖易之所未言然主靜者卽主之仁義之中而中正者非外仁義而別有一理故易言仁義而中正自在其中圖言立極之道而立人之道不外于是主靜特推出樞要耳又易是教人生生之道故順而體之者利用乾惕太極圖說

是教人還生之道故逆而返之者利用主靜則亦言各有當耳至聖人與天地合德以至原始要終則又援引易說爲証據以結果全旨更無他意仔細看來太極圖說又不惟是輔易而作直是與易互相發明以示勸戒也

西銘解

西銘一篇是橫渠先生吃緊爲人說法處蓋世之其心作小人者以自私爲心一身之外分形別軀以自恣爲心一心之內肆欲妄行只從他一個區區之身起見通不知天地生成所以責備之義爲何等局量何等事理是以天地萬物合一之全身而獨甘心與物類同歸也故橫渠先生爲之發清夜之鐘開其迷導其覺使之自識本來體段充滿人量耳其曰乾父坤母以至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者謂人莫以吾身藐然與天地不涉也天地生吾身吾身即全備天地之理氣以生何等闊切顧可不盡吾事之道耶其曰民胞物與以至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謂莫以吾兄弟爲兄弟吾妻子爲妻子而兄弟妻子之外與我無關可不敬不親也蓋爲孝子者必忠君順上仁民愛物然後爲能體父母之心矧事乾坤天父母則於一切並生並育之人物安得不仰體乾坤生成之心而忠之順之仁之愛之也其曰干時保之以至存吾順事歿吾寧者則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當體天地並生並育之意而推以及人及物所謂父母之所愛亦愛也此下則體天地生我之心而

反身自脩務求所以生順死安之實所謂守身為事親之大經也蓋事親者溫清定省為小節服勞奉養屬末事也以及人廣孝之量以脩身盡孝之實而脩身必至於聖人之踐形盡性生順死安然後孝之道於是乎終也事乾坤大父母者何以異是故遂歷推事天之實曰乾坤生成其付托我者如此其大責備我者如此其厚事之道豈可以儀文疏節一行小善塞乃責乎必實盡所以事天之道

乃稱踐形惟肖無負 父乾坤而以天地之塞為體天地之帥為性者歟自非然者無論自私自恣豈亦全集卷之二十四 西銘解二 古
得罪天地辜負生成即區區言信行果謏聞動眾亦終不免流於硜硜小人之歸蓋其於踐形惟肖之道未盡其分未滿其量驟本來鍾靈大人之身而自限於貌然其亦何足有無於乾坤即乾坤亦何賴有此子哉吾輩之生成於乾坤大父母者宜其知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五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 諸 子 泰 閱

博約說

或問如何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便可弗畔于道王子曰文是道之散著綱條如朱子所謂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是也博學是精而擇之無一不精究泰會到分明的當處則既有以明之散著是道之精微矩矱如論語所謂饒禮之禮是也約之以禮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五

博約說一

是將所博者反上身來躬行而踐之然又非拘迹倣像義襲而取也即其所遵而行者一一皆準以自然之矩矱而不以一毫苟且私意與其間是又有以踐道之精微矣如此則于道之綱條明之極其盡于道之精微由之極其當又安有與道相畔者然却要知所博者即其所待以約而非于行之外求知所約者即其所博而非于知之外求行故文約而能貫是以雖博而有要約不可以述求是以雖約而能貫是則博文約禮二帝之精一三王之微明孔門之格致誠正修齊平治胥此一脉相與印合善學者誠能

探本窮源窺見從上聖賢這一脉真諦不惟異學虛無寂滅之宗可一勘而破卽吾儒支離湊泊之弊亦可一照而明其于道也尚何畔之有或曰先儒先博後約之說亦有當乎王子曰先博後約者語其序不得不如此爲言耳然却要善會其意若必待博盡而後約則一生博不盡卽一生無約之日矣大抵古人之學不似後人之徒尙口耳知一件卽行一件原是隨博隨約不容等待之事故所知卽是行而所行無非知朱子謂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者亦此意也然亦脉耳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博約說二

二

太極圖說西銘相表裏說

昔人謂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有宋四大篇文字爲此論者其識高矣而余則妄謂爲圖說西銘尤於斯道綱維爲重而其理亦自相表裏者也何以言之太極圖闢三才之奧西銘明事天之功斯道之統宗也然西銘之乾父坤母卽圖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可推蓋男女成於乾坤則乾坤之爲父母也何疑天地之塞吾其體卽圖說二五妙合二氣交感意可推蓋乾陽坤陰天地惟此氣塞乎兩間而人資之以成體則天地之氣爲吾塞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太極西銘相表裏

三

也何疑天地之帥吾其性卽無極二五妙合而疑意可推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旣爲乾坤之主宰而人得其靈秀則天地之帥爲吾性也何疑至民吾同胞旣可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意推而物與吾亦可卽二氣交感萬物化之意推蓋民與吾同生於乾坤大父母則爲吾同胞也何疑物與吾並感生於二氣之內則爲吾與也何疑由是明乎民與吾同成於乾坤則與吾同生於天地而代天地統攝吾者大君也非吾父母宗子而何主於輔大君辨其職以理宗子之事者大臣也非吾宗子家相而何天下之高年卽

吾長也尊之卽長吾長也何疑天下之孤弱卽吾幼也慈之卽幼吾幼也何疑若夫圖說之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德非與西銘之聖其合德相發明乎蓋非圖說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無由知西銘之何以聖合德也圖說之所謂君子修之吉非與西銘之賢其秀相發明乎蓋非圖說之中正仁義而吉無由知賢之何以爲秀也其他如疲癯殘疾憊獨寡者吾兄弟之顛運而無告又卽同胞之義推之可明也然要之通以同成乾坤之義自當知民物皆吾一體初非泛言並包流於兼愛也至於時保以下西銘皆以推人

當體乾父坤母之義以明孝事天地之旨而要之卽圖說之人得其秀而靈便當效聖人之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以盡修吉之道而實不外圖說之主靜無欲爲根柢也所以然者孝事父母者匪區區儀文可以塞責孝事天地豈區區崇奉儀文可塞責乎亦必實下主靜無欲之功一切處不負乾坤生成之意一如孝子不負父母生成之道庶幾與天地合德誠形惟肖而不至爲乾坤害仁濟惡之子耳但圖說親明三才之道故言立極之道畧而只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括之西銘獨推盡人之道故言事天地之道詳

而歷歷推繼志述事等項以明之而要之西銘工夫之詳皆主靜之條理而圖說工夫雖畧實西銘工夫之要領蓋人非主靜無欲必不能盡畏天自保之實功樂天不憂之實分必且徇人欲不循天理違而悖德矣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賊而害仁矣長惡不悛世濟其凶而不材貽恨矣又何能盡人之性充人之形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哉一主靜而無欲則心既誠矣將目非是無與見也耳非是無與聞也心非是無與思也故知之必極其明知化而如孝子之善繼其志也窮神而如孝子之善述其事也行之必求其實不

愧屋漏而如孝子之無忝所生也存心養性而如孝子之匪懈夙夜也且無欲自過欲始真能主靜無欲焉得不惡言酒而如孝子之顧養無欲必萬物一體真能主靜無欲焉得不育英才而如孝子之錫類天心不順者事天不純也事天不純者多欲爲累也主靜無欲則必不弛勞也安得不收孝子天心底豫之功乎天壽貳心者修身之道不誠也修身不誠者多欲撓心也主靜無欲則天壽不貳矣安在非孝子無逝待烹之恭乎且人惟主靜無欲也則全而生之者斯全而歸之勇於盡性者斯順受其命必且知富貴

福澤於我無加乃天之大幸乎我使我之爲善輕也而如孝子之富貴不驕知貧賤憂戚於我無損正天之成就乎我而使我之爲善篤也而如孝子之貧賤不憂夫如是也存則不遺天地生我之意歿則無愧天地生我之理不亦乾坤之肖子乎生於乾坤而不愧乾坤之肖子其爲如孝子之朝聞夕死得正而斃也復何疑哉是則有西銘事天之實功然後圖說主靜立極之條理始實有圖說主靜無欲之真宰而後西銘孝事天地之工夫始真主靜無欲不惟爲圖說要領正是西銘要領圖說西銘不惟並行不悖蓋實相表裏也

太極皇極相爲體用說

或問曰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一無一有不相悖乎王子曰太極圖說是論太極之實理洪範皇極是言皇極之功用言實理則萬物之所肖而生者本無聲臭本無方體有之而卽非太極之本體也故曰太極本無極言功用則萬物之所象而肖者合有倫要合有條理無之而卽非皇極之大用也故曰皇建其有極非全乎太極之體無以立皇極之體非建乎皇極之用無以達太極之用太極皇極相爲體用一有一無相爲表裏不惟並行而不相悖亦且一體而相爲用也然體立而後用可行則所謂有天德者自有王道也故皇極之歛福錫民不外中正仁義而中正仁義實爲攝乎主靜無欲則雖謂太極圖說爲洪範皇極之源淵可矣

主靜立極說

人由二氣五行生實由太極生也而人得其秀而實人之性其全體太極乎是故吾之性非無自而顯也吾太極之聰所從寄也吾之目非無自而視也吾太極之明所從寓也吾之手非無自而持吾之足非無自而行吾太極之恭與重所從運也吾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仁即吾太極之生理故當惻隱焉雖欲不惻隱而不可得也義即吾太極之裁制故當羞惡焉雖欲不羞惡而不可得也禮即吾太極之秩然之節度智即吾太極之明察故當辭讓當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主靜立極說

八

是非焉雖欲不辭讓是非而不可得也推之而民與吾同得於二五妙合雖欲不視爲同胞而不可得也物與吾並育於太極之三五而變化生生於無窮雖欲不吾與而不得也更推之而天地之德太極爲之德而即吾德也日月之明太極爲之明而即吾明也四時之序鬼神之吉凶太極爲之序與吉凶而即吾序與吉凶也夫是故吾身藐然乎而吾性之全體即太極之全體吾性之妙用即太極之妙用也故吾而視必明聰必聰手必恭足必重焉乃所以還吾太極之本聰本明本恭本重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

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聰明恭重

之悉還其天則歟當惻隱則惻隱一惻隱無不惻隱當羞惡則羞惡一羞惡無不羞惡當辭讓是非即辭讓是非一辭讓是非無不辭讓是非乃足還吾太極之本仁本義本禮本智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立極而何以能仁義禮智之根心而生色歟當盡人性即盡人性一盡而無有不盡當盡物性即盡物性一盡而無有不盡欲立即立欲達即達也方長不折胎卵不毀也是乃還吾太極變化生成之用以立人極不然者負吾太極生成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主靜立極說二

九

之用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仁民愛物之推暨不置歟德必與天地合明必與日月合序必與四時合吉凶必與鬼神合乃足還吾太極之德與明序與吉凶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極之分量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合同歟所以然者太極本無極太極之所以貞靜也惟其貞靜故二氣五行雖蕃變而貞靜者自若也生而靜者天地之性也故必主靜無欲而後吾之百體五常協吾性之天則盛德大業滿吾性之本量也是則立極之道全吾本來太極之全體大

用而已全吾本來之全體大用王靜無欲而已嗚呼
吾性全體太極性之量亦何大也而要歸於王靜無
欲無欲乃人之所以不可企及者哉

小孤山說

沿長江而下歷歷秦楚吳之閭山之峙立江心者非
一而其最著稱者則楚中之大孤江寧之鳳凰
維揚之金焦與此地之小孤山夫江流之波濤
震憾崩崖墜石者亘古于茲而此諸山之屹立不移
者亦亘古弗變儼若獨具貞操勁骨以爲之砥
柱乎狂瀾嗚呼世人每言自立難又謂自立之久而
不變愈爲難亦特難于撿不貞骨不勁耳果其挺特
立之志而持弗變之節雖叔季而砥柱中流如小孤
諸山可矣小子勉之于且勉策末路以收敦良之吉
也

二
九江東接安慶是爲江介要領而彭澤之在九江則
連江而北臨宿豫自司馬氏徙都金陵宋齊梁陳因
之安慶九江控扼上流益爲京師藩蔽故彭澤邊江
之邑遂稱衝途然以六朝之變易無常其間守土之
臣浮沉時代與國勢爲消息者大抵可想而知也獨
陶元亮會令是邑厥後以恥事二姓特立不變之大
節于晉宋代易之際庶幾乎中流之砥柱焉乃江由
鄂黃而下越七八百里波濤洶湧無堅不摧而此小

孤山者特峙于彭澤之江至與三吳之金焦鳳凰
江之大孤並雄是豈元亮之高節獨兆于茲山之鍾
靈耶又豈茲山之勁特獨爲元亮先立之符契耶地
之靈者人必傑人之傑者地益靈其信然耶其不然
耶要之以六朝之脫屣視君臣而有特立之元亮以
孤山之眇爾介石而能砥柱乎江流人傑而可爲先
型地靈而易于誕秀則守是土與生是邑者是所宜
奮然起卓然立矣不然竊恐先民笑人山靈笑人也

三

予爲彭澤孤山說示兒功功曰大孤山兒未覩也金

焦鳳凰則巍然巨山樓閣亭臺之壯麗翠竹芳樹之

蔚蒼黃冠緇流踞奇占勝而泰禪坐圖者且以百十

數小孤山眇爾拳石耳天下何少于拳石而重之貴

之者予曰小子知人乎世皆知人之爲貴矣誠問人
之可貴者以其龐然大乎抑以其志正行卓耶以其
繁然飾觀美乎抑以其獨行而不惑不懼耶以多儀
文取悅時人耳目乎抑以其中立不倚足砥風而維
俗耶惟山亦然連峯巨山者無處蔑有糾殿雄閣者
無處蔑有佛宮仙觀梵誦而靜練者亦無處蔑有然
皆龐然大類耳繁然飾觀美類耳多儀文取悅時俗

人耳目類耳人之可貴者固在砥風維俗山之可貴
者固在砥柱中流也彭澤之孤山非大孤鳳凰金焦
比而其爲中流砥柱則猶之乎大孤鳳凰金焦也曾
何擇于大小哉且惟其至小也而能砥柱中流乃益
奇耳此歷代史之所以特錄微臣致命義僕乳孤餓
婦抗節不辱而孔子亦重有取于匹夫之不可奪志
也小子讀古之書識古之道矣奚惑焉

四

孤山眇然若石不能當靈巖虎丘之一峯何況視太
華中條之崧嶽終南之萬峯極天曾足比數耶而宇

宙之推奇觀稱勁節比量孤忠奇孝特操異節者則

不特不于靈巖虎丘亦且不及太行中條與夫萬峯

極天之終南而必曰鳳凰金焦曰大小孤山而孤山

之名且與金焦鳳凰並垂不朽嗚呼自有宇宙以來
不知幾千萬世其間之王侯將相及卿士大夫亦云
衆矣當其乘高據位氣勢巍奕未嘗不驚一時耳目
究之德義無聞黯然而雲烟俱泯而忠臣義士節婦
孝子雖匹夫匹婦越百世而赫赫然爲人艷美稱道
之不能休俱可作是觀也夫

五

孤山無太行之高大無中條之綿亘無終南之奇產
寶藏雄峻嵯峨而獨以砥柱中流爲正人君子稱說
比擬者百世而不能易將毋可貴者不獨在高大綿
亘與夫奇產寶藏雄峻嵯峨而特重貞操勁骨乎嗟
呼人世之大官高爵與夫長命富貴厚藏多蓄是有
命焉不可強致至若砥節勵操奮匹夫之一念而沛
然莫禦士君子讀書懷古欲流芳百世者可不知
所視傲也耶

六

孤山視金山之雅麗焦山之幽秀鳳凰之雄情十伯

集卷之二十五

小孤山說四

十四

讓之而名且與金焦鳳凰等論勁節者不取軒輊焉
豈非特取其自立之卓絕耶嗚呼人生立身之本末
輕重從可知矣彼士大夫乘高據要忘其自立之大
節而或以博聞多見詞章技能輒自滿足輒自雄張
者是猶忘金焦鳳凰之所以可貴而偏致羨于其雅
麗幽秀雄情也寒窓下士里巷小生徒望他人之乘
高據要與夫聞見詞章技能自慚自沮而反于可自
奮者怠焉弛焉而莫之念是猶徒羨金焦鳳凰之雅
麗幽秀雄情而反忘其所以可貴也在彼固爲不知
類在此亦豈知輕重本末哉

疑庵說

疑庵二曲夫子爲希哲單子題也庚午冬單子自
涼貧及而東謁我夫子又三年單子復來以自題惕
庵相質而夫子爲易之以疑單子乃詣余而問其說
曰惕有敬之之意疑有靜之之義名雖異而旨則同
是故周子之學主於靜程朱之學則主於敬也今夫
子於好問之惕而易以疑也何居王子逡巡而辭曰
是非固陋所能知也無已則臆爲之說可乎人之生
也氣質有高明沉潛之異故其變化而化之也有剛克
柔克之殊學者之學也不無習俗習氣之偏故君子

集卷之二十五

疑庵說一

十五

之立教也必爲補偏救弊之論惕之義主於敬顧敬
一也知道者以爲收斂身心之實功而聰明用事者
或且憧憧於窮通得喪之私動心於毀譽利害之見
將不免認勝心爲兢業憂惶爲乾惕其始也依傍名
義其究也終歸私已以至於有所恐懼憂患而心終
不得其正者多矣疑則昔也闢而今也翁昔也瞶而
今也靜昔也敏聰明逞意氣而今則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渾渾乎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穆穆乎忘乎境
而並忘乎我也物且不知而況利害毀譽乎我且並
忘而況窮通得喪乎靜斯明明斯通通自公且溥明

通公博而聖可幾矣夫子之易惕以疑也庶幾吾人
歎華就是返本歸原之學不外是乎希哲反而思之
其然乎其不然乎他日相見其幸有以復我也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贊

忠孝廉節贊 有序

辛卯春武昌左衛守府幾巖迨子將以忠孝
廉節求余贊而刻之石忠則殷比于剖心強
諫孝則唐狄梁公白雲望母廉則漢楊四知
却金暮夜節則蘇子卿完節歸漢噫嘻此四

事者古今世教之綱維此四公者亦誠古今
人物之儀型也繪圖而傳布之自于風勸有
關乎顧余則謂立千古之模範者必準乎宇
宙之經常忠如比于烈莫尚矣然終莫救殷
祚之亡保身全軀者將毋借口歟人臣以不
私其身而成人國事保人幼孤爲正以身殉
諫特不幸而出此耳忠當不盡于此乃爲易
以諸葛忠武蓋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卒
之君得吾力以濟屯孤得吾托以保境庶幾
所謂靖共爾位者爲人大臣而皆如此國家

乃賴有斯臣乎梁公反周爲唐功在社稷其
白雲望母一念藹乎孺慕之誠迥異乎違父
母之養而曾不動念者信乎其大忍之根于
至孝也然如其事者遠離親側觸目興懷稍
有人心者同之苟卽此準孝將溪之長遊異
域者皆得借口曰人子但有念親之意斯云
孝矣何必拘拘于承歡左右乎是率人子不
難輕去其親也且親恩固極報稱無事惟有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吾父母庶少酬親
恩萬一耳何有乎一念之慕謂足當之克稱

耶故易狄公而更以亞聖孟子蓋其以孤子
而卒成大儒使其母生榮而沒享令名于萬
世庶幾于人子報親之分稍無憾而孝子之
道于此終乎若夫廉節則如四知之却金暮
夜子卿之完節歸漢三代而下未有或之先
者故仍其舊焉嗚呼成我者君生我者親爲
我具耳目口鼻五官萬善使我參天地配三
才者身人生必如數君子者乃能上不負君
親下不負吾身此廷公今日刻石而欲觀者
愿發興起之本意也苟徒曰作一段好故事

看過漫無感發則效之意或觀之生慕而後
退托于力之不足甘心讓善于前人而不耻
則負吾君負吾親負吾萬古不再之身而廷
子刊布之意亦俱與之湮矣

忠贊 諸葛忠武鞠躬盡瘁

懷管樂之志抱膝吟乎隆中結魚水之歡漢業續于
既終無寸土今成三分託六尺而矢鞠躬位兼將相
也桑田之產不加力竭征伐也討賊之志愈雄千載
後遙想其出處之正報主之誠殉國忘身之忠殆與
商之伊尹先後一揆而豈僅三代以下區區隨世功

名之士可得而同

孝贊 孟夫子顯親揚名

匪天地不覆載匪父母不生成匪大君教養曷賴匪
良師學術曷明故宇宙四大之義斯人胥無所逃于
天地而宇宙四大之恩生人終難上報而稱情嗟惟
孟母母道兼父師之型備哉二十顯其母之義
子以母賢母以子榮如此人者始無愧焉之義
而少慰乎吾親劬勞之誠匪是縱日奉以三牲五鼎
之養小孝確確而已

廉贊 楊四知却金暮夜

丈夫立身有似衣裘一受非義如塗穢垢丈夫養品
當如持臭一墮清操壞不可救故必持一介不苟之
操乃能全冰清玉潔之守卓哉先生凜天地人我之
知絕墮行真寔之寶渥而不淄堪樹道德名節之堤
坊見利思義可風臨財苟得之悠謬宜乎千秋仰四
知先生而清白流芳在百代之後也夫

節贊 蘇子卿完節歸漢

處常立節易處變立節難何者常有生之樂而且
有令名之可慕變則有死之懼而無生之可戀也處變
立節于暫猶為易處變久而愈堅更為難何者暫則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五

雜著贊

二十五

時未久也尚可意氣勉持久則氣衰志沮而易趨于
苟全也賢哉子卿甘寒餓于絕域地耿丹心于十九
年彼節旄之落盡矣猶牧羊而持漢竿卒之完節歸
漢家之士圖形在麟閣之班千載後讀其傳想望其
風操允矣狂瀾之砥柱嚴冬之松柏而可以愧臨難
苟免者之顏也

方竹杖贊

養晦于山稜稜亭亭出而涉世扶危持傾苟利于人
不辭平入水入泥固君饑溺由己之肫誠不私其身
獨濟夫衰翁病叟尤君炎涼不形之至情退不即人

人自卽進不辭勞勞弗名允矣中流之砥柱卓哉汗
世之典型

萬年藤杖贊

翳貌今若龍鍾惟骨也實堅貞抑抑焉不為高人之
容卓卓乎其有濟顛之功如君者古貌古心古質古
行宜爾萬年其壽且爾萬年其名

自贊小像

謂爾無志耶胡為奮乎百萬世之思謂爾有志耶
胡為浪過四十三年之期噫嘻悲夫少壯之努力已
矣於戲危乎來日之幾何安知苟今茲寸陰分陰之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五

雜著贊

五

不惜其不至于草木並朽而俱腐者幾希

蘭贊

柔其質勁其腸其容循循雅飭其氣清淑芬香安幽
谷而無悶逢深秋而愈芳不即人而見之者神怡不
求名而聞之者景行遵有其德不及其馨臭菊似其
節尚遜其傲霜不遇則甘與瑤草仙芝共情英千名
山洞府遇則儼然配瓊盤玉樹增華乎廟廊具百美
而鮮一短子象賢而孫繁昌蘭乎蘭乎爾其秉二五
之正秀匪僅曰偏得一氣之清狂隱顯之偕宜寧同
于悠悠之行藏與

自贊憂樂

我何憂可憂卽憂我何樂可樂卽樂樂今有憂
天人之求憂今有樂道義之合故人知余之憂也不
知正不必先天下之憂而憂人知余之樂也不知正
不必後天下之樂而樂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雜著

三

銘

銘竹杖 爲武功康一峰

其節勁故多壽其衷虛故德厚伴我老友莫與
銘一峰墨竹杖

挺然其形默然其貌挺然似直躬默然似有道應與
一峰翁結契而終老

端溪小硯銘 爲康孟諱老友

其體微其用遠發經綸具隻眼

墨石硯

其爲墨耶按之而石其爲石耶望之而墨墨歟石歟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雜著

七

不墨而不見其曰石歟墨歟墨也而何有于黑靜而
不言宇宙賴之闡性命道德之精微貞而善施古今
資之著理亂是非之得失如此君者勿勿穆穆冥冥
默默爲而不幸功而無德將所謂則天無名者非歟
而豈同于老氏之知白守黑

箴

王敬箴

萬事萬理主宰者心猶如綱紀大君之任心苟不敬
勤擾就禁萬理昏塞萬事陸沉聖人性此日躋崇深
君子身此無逸所欽矧惟下士吉凶相尋而可自恣
怠荒以臨

王靜箴

人生而靜是惟天性機智既啟紛紛交迤迨至枯亡
真性斯病人禽以分善惡遂定顧其本體一返可證
是以聖人仁義中正以立人極厥惟王靜何況我人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雜著箴

元

學求至命而可操擾自搖其柄

豐川家訓自叙

我生不辰十齡喪父始踰七年我伯父亦復見背當
我伯父見背之年適滇黔告警之始當是時余以從
未更事之孱軀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內外
之逼兩弟幼弱一僕愚癡親族關心者咸爲我惴惴
懼於覆隴賴昊天弘仁祖宗餘慶老母明晰大體主
持家政余遂得有日裏三分之暇可乘之誦書課藝
每午夜掌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親
書往往雞鳴未已次年余補邑庠弟子又次年食餼
農事漸理仲弟亦長七八年間遂得立脚不傾稍成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一

人家暨余二十五歲老母又感孟母三遷之義滌溪
希賢之論聞我二曲夫子風斯然教之離家從學繼
又以兼習制舉有妨正務二十九歲乃令謝去諸生
一意稽古歲屆大荒乃聽歸侍親指歲月居二曲者
將及十年嗚呼昔子孟子七年居魯學遂大成余居
二曲者如此其久至於中國飲食衣服之資半典衣
物書籍燈火之需多出紡績者母若若指諸之況恐
仇母未必至於此極而余以爲慮慮有或慮者母
心循省時恨今老母年且踰之望八余亦年五十而
往兩第四子三姪三孫以及子婦孫女僕婢等息皆

五十多人且幸梟獍未生長古弗作老母家教整嚴每以張陳陸鄭十世同居爲訓終余之身當無蕩析之虞顧惟是念治家之道與國無異非法嚴政肅無由齊一非前創後繼無由綿長今余於兩弟再從同居吾孫弟孫且屬總麻非有經久之法何從得守法之人非有守法之人又何從得經久之家哉爰是畧倣古訓叅以時宜示訓於家令其誦守冀仍遵昊天垂慈鑒我祖宗忠厚以及老母六七十積累精誠陰相我子孫中代生恪遵斯訓之良士庶張陳陸鄭之家或可徵倖萬一也夫嗚呼余言至此余心滋懼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二

矣凡我子孫可不念哉

戊子臘月心敬自識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男

勸 孫師聖 謹錄
孝

立身

百祥根於爲善而善由身作百殃起於不善而不善亦由身作身之立不立不特終身人品之關亦終身休咎之關也立身之道可不講歟訓立身

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書曰惟人萬物之靈人性何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三

以貴貴以具道義耳人何以靈於萬物靈以能知道義耳故道義爲生人安身立命根本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生立身之道無分窮達原有當盡之準繩不如此則人量未滿

做人之道上一等達便宜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窮便宜爲往聖繼絕學來世開太平有如氣質不高才識有限亦必安分守禮無作非爲縱無益於世道人心亦尚不悖生人正理

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語云人不學不知義人生立身之道道義乃其根柢而學問實爲要務

孔孟既遠師傳失眞生乎後世而務學要須知大宗正脉何在隨其資之高下而力學之庶幾路途弗差不至作索隱行怪之流蹈虛浮無實之弊

學如種樹有培養生發有種子根本非培精不得充實非充實不能光輝充實光輝學中培養生發之候也然推其根源則皆由此一點實蘊勃勃不甘自己之志爲之貫注爲之鼓舞則是立志二字乃進學真種子真根本也種真本立但能滋養不息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四

自然生機暢茂富有日新成得宇宙間一箇巍巍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成者卽未有無志而能大成者故務學又以立志爲急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生士林相觀而善此言觀感者易爲興也生乎聖遠言湮之日長乎荒僻固陋之鄉家無深知道義之父兄塾無眞明學術之師友耳所聞者流俗言行目所見者流俗人物何能便解向上何能便解正宗却須審擇明師不惜屈下以開吾正知正見如或近無眞儒不足師承却須博求海內廣詢名賢卽百里千里之遠亦當負

笈就正縱勢不能如孟夫子之居魯七年卽原之遊學數載亦不可不有三二迴晉謁五七月親炙切莫以貧窘二字藉口推諉如謂貧難具資平日衣食間儉用一半年亦可以辦此行裝且難道無一二畝可買之田乎辦終身學業此何如事胡可惜小而悞大又莫以那不出身子藉口推諉如謂那不出身子平日閑遊虛度的時日不知多少卽奈何偏惜此數月尋師的時日又最忌以方事舉業恐妨本務藉口推諉如謂方事舉業出門妨務不知閉門誦讀時堆堆悶悶卽與二三知己聚首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五

講貫亦未必有高識遠見振刷激發得我真正精神一旦得高明大賢一番開發一番鼓舞便當茅塞重開固蔽頓啟昔人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卽在於此以此之益較之閉戶埋頭與二三無識無學者窮年累月辯講章談機軸其益豈徒十倍百倍乎且卽吾所遇者口不談制藝得他大識見高議論開發我一番胸襟亦自資益我志趣不淺況一出門則必廣歷山川亦自足擴我眼界壯我文機其有益我舉業者正自無窮又學者從事舉業而不得精進者實由於無堅志因而無

定力故半途而止苟安小就耳若際遇高明激發得志志卓然即大德大業將來尚欲奮迅做去目前所事區區八股頭業肯甘心下人耶則是暗中益我舉業正勝與俗輩聚處者千倍萬倍又不獨十倍百倍而遂已也有大識見者正須高視遠觀自求出頭切莫以鄙吝淺小之見因循苟且遺誤終身

余資最驚鈍以老母之教居三曲者十年遂亦畧見學術眉目繼董憲副三楚之邀雖爲日僅僅越六月而自已覺得遇此一番經歷遂若平日所讀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六

之書所擬之議較從前頓然確切的實得幾分以此見從師訪友與遊歷地方益人者不淺更若我子弟賦質清明能虛心尋師訪友廣歷山川其所收益當自於我倍蓰

學者不肯求師受益只是耻於折節下人耳不知我若得明師開發煅煉將來成得箇大人物光宗耀祖顯親揚名俯仰自得屋漏無慚這是何等尊榮何等高貴却因一時不能屈下賢哲自甘卑污豈不是大愚大癡況天子必有師諸侯必有傳文武師嚮子尚父周公所執贊而事者十餘人即孔子

亦且問禮問官學琴學樂交平仲而友伯玉以帝王卿相之貴大聖大賢之德而尚且不惜降節求師虛心問道何況中材下士耶又况尊師重道適足見心量之虛公盛德之含弘不以爲榮而反以爲耻也不亦惑歟且獨不見自暴自棄者一事無成終身爲人鄙賤厭惡即自己亦消沮閉藏抱慚畢世乎獨奈何一慚之不忍而忍終身慚耶有識者定須脫却陋見自辦前途

大倫有五朋友居一益師道尊尊則止以傳道受業朋友親親則便於切磋琢磨且人生從師之日少親友之日多故朋友之爲益不少即高明上智亦不可無良友勸德規失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七

正士難親便辟易狎世人之通情雖賢者亦所不免然難親者却是益友易狎者却是損友求友須求難親之友以益我無求易狎之友以損我若惡不得益我之友寧絕交寡與雖無益至亦無損來要辨朋友之損益只以勸德規過爲衡看其能勸德規過者友之視其不能勸德規過者即勿友其於擇友思過半矣

易繫有言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

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
可不慎歟然吾以爲問在人之應違尚遠言而不
善一言或且沽生平之禍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
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
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又以謂問之生平終身問
之天地亦尚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
之昭者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這處如何可堪
當理而言言必由衷當理而行行盡根心這纔是表
裏粹白之士

鄙俗時行語切不可出口久之易於順口道出貽玷

豐川全集卷之二六

家訓上

八

招尤

學業功課少時止宜依孔子論弟子章條目次第學
之及其長也只依尚書契敷五教之目子夏論學
賢親君友各盡其誠孟子論學問之道求放心大
義學之存心之道只依孔子論君子九思條目學
之謹修威儀之道只依禮記九容曾子三貴學之
言行之道只依論語敏事慎言忠信行篤敬之
道學之待人接物之道只依大學絮矩之道學之
出處之道只依孔子所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義學之而統會以五經

四書大旨參觀夫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會典律例
武經等書意趣以博考聖賢之成法精識事理之
當然氣質佳者自可大成卽中人者亦可望於不
越規矩所謂學術之金科玉律也此外無論虛浮
泛濫之學不可學卽希高望遠無裨實用之學亦
不可學

學問務虛習浮如捕風捉影縱博極羣書立就萬言
何裨立身實際學問希高望遠如畫餅充饑縱高
談九天深窮九地何裨日用經常從古聖賢只依
乎中庸學明體達用實學故可出可處可貴可賤

豐川全集卷之二六

家訓上

九

可誓可常

子弟如氣質驚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
記却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
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
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識緯星
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却須教之
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
於粗惡刺目至於圖畫雖屬清事却不可學無論
精到爲難卽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力徒爲他人供
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

畫作適情事尚可有如視為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期於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淡洽讀時既津津有味行時亦非格格不合能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學或可以不博必不可以不正不實縱有不誦讀講貫之時必不可忘身體力行之意

凡經世理物之事須於伏處之日逐一講過將來登第後庶不至全無知覺觸處茫然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十

國家以科目取士子弟必不能不從事於此顧看得太重者觀舉業之外更無學問縱得一第開門瓦置必不能有實學實用裨益國家這樣人固不知朝廷家設科取士之本意至於視舉業易者謂時文末技涉獵有得即可兼收不知八股業雖詞章之末却非得真切傳授亦不得脉法貼合非篤志研習亦不得機神融液脉法不合機神不練而妄希售時是無異却行而求前適燕而南轅也這也不知時文底裏須是即學習舉業之中既不失正誼明道本旨而仍於舉業則詢訪老成細加揣摩

務使法脉詞調精切融練毫不失當行程度乃為正道時宜一以貫之也

文章經國之具明道之資豈可不工但不可使人以詞章之士目我即我亦不可甘心僅作詞章之士至於制義一道深言之與六經史傳相表裏淺言之乃士子進身之筌蹄尤不可忘其本原僅從得魚得兔處著眼又不可以已得魚兔而輒自滿足也

日用間若遇事不得朝夕講貫或乘暇看書一二段或看鑑二三葉即日間無暇時夜間亦須掌燈依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十一

此行持庶幾心有管束不至事過後收拾不來小學一書雖老不可廢若厭為迂濶難行其人必至入於肆無忌憚之域許文正公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師長吾於此書亦然然吾非以文正公崇信而學依樣葫蘆也吾心實實見得是一日不可離者

兵事亦不可不知仕則有地方之責即不仕亦須知之以教子弟縱不能身歷行陣目見親習亦須從書傳中設身處地體勘一番從經歷名將前請教御證一番

農田水利不惟中材以下所宜講究卽高才上智亦

正不可不知蓋老農老圃固非士君子所可甘奈
何學爲人上而通不知稼穡之艱小民之依

學不知性則見解種種不實學不盡性則腳跟步步

皆虛吳草廬所謂雖大智高行亦終不免於行不
著而習不察也故讀孔曾思孟及漢魏以來諸先

正書正須於語言之中味其心理融液之機潛心
體認久之自成自道知性盡性或動或靜卽無非

性天之流行一言一行卽無非中和之發育而孔
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在是矣處且爲眞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上

主

儒碩士出且爲循良名臣立身而身立永不負上

天生人之意不亦美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男

幼孫

師

仁

謹錄

治家

近者不諧何暇言遠親者不治何敢問疎家之
中吾父曰吾兄弟妻子以及僕婢之所日接也
身之所歷莫切於此學之所施莫要於此可漫
易義訓居家

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謂公爲要焉家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一

不和每起於不公既不和矣卽忍豈可長乎且忍

忍小而不久之害大也可奈何故三者以公爲要

教家以忠厚爲元氣以嚴整爲格式蓋一家之中能

使忠厚之意貫浹於內外男女心髓之間而不自

知則善氣所迎卽隱消多少乖戾之氣然非嚴整

素定使家中一切人知我家法有確不可移易之

意則忠厚流爲姑息但遇頑冥必且有收斂之機

故寬猛共濟非特治國治天下之道宜爾治家更

爲要緊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治家者必以治國

之道治之庶賞罰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間恩明義美無意外乖忤之隙

易曰閑有家悔亡蓋言治家之法嚴則無悔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是則言治家而過嚴雖家人或凜惕局踖似乎不堪然不致有犯分乖逆之嫌自是吉事若但寬弛縱逸嬉嬉自如當時雖若安於無事而久之必有冒犯尊長肆意專行之弊生焉卽人心未離不致敗家而悔吝之咎終不免矣故家中恩勝之地必以義濟之乃可不亂昔者子產之治鄭武侯之治蜀皆是此意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治家之責者正須知也

生我家者父母覆載我家者天地至於覆庇我家安養教衛我家者大君故教家以忠君爲第一義身膺仕籍者須教之國爾忘私公爾忘身方事進取者須教之矢志致主立心報國卽畎畝耕稼之人無君可事亦須教之急公尚義安分守法如此則永不犯公法長得樂生理卽家道成一康寧順泰之家而父母兄弟妻子羣享其慶息矣故忠君一事又所以安父母安兄弟安妻子之原本也凡我子孫雖農夫單寒亦正不得視此二字乃百爾卿

士職分而無與於居家之通義

豺獭尚知報本父母生我鞠育顧復欲報之德真是昊天罔極人而不孝物類不如故入門而盡孝終身不替然生我者父母生我父母者又我祖妣又我高曾昔者先王推報本追遠之意分所可及崇報靡替蓋水源木本生人不可一日而忘也況今屬在士庶俱得有高曾祖考之祭故我們家中家廟卽不得立亦須有神龕棲主大節奠獻隨時薦新朔望拜謁之定節

凡居家必須量置祭器藏之潔處爲四時薦獻之具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祖考有遺下手澤書籍切莫輕易狼籍損失視爲閒物

遇祖先貽留卽當思手澤口澤之存遇四時八節卽當盡拜獻薦奠之禮行之日久積成家範子孫視以爲常自然敬祖尊先之意纏綿固結於其心而不可解卽庸劣不肖亦或能厯如在之誠所以培養子孫孝敬之意者當且無窮

古禮載子婦於父母雞鳴盥漱適寢之禮今亦勢不能行至於昏定晨省問饑視寒以及先意承志視聽於無形無聲之先等義則却須平日立爲程範

與之講明積久則自成家法子孫遜順忤逆當少
古云孝子論親於道不陷親於惡然須人子眞明於
道則可言不陷乎親又須既明於道有委曲幾諫
之意乃中論親於道之節嗚呼微矣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親喪必恪遵禮制爲宜切不可
苟且粗畧自貽終身悔恨

古云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
是人子終身莫解之大義所謂死而後已者

要知得孝爲德本要知得仁由孝生一行未善孝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四

有虧一物未仁孝量未全

我爲孝子則我子必孝此視儆之定理亦天道之好
還這件公案爲人子者正須知之

蓼莪之詩爲人子者宜時爲展誦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卽
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況父母鞠
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
深

每見世俗厚妻子而薄兄弟甚者親他人而忌骨肉
其人多後福不長其家每門庭日衰以其傷父母

之心卽此傷天地之和天理不佑故也凡我子孫
寧死不願爲之也

棠棣之詩有兄弟者宜時一展誦

家道離多起於婦人兄弟不和亦多由於婦人然皆
是男子無識見無主張故婦人得作祟耳若男子
見理分明中心有主遇婦人言善則聽稍涉乖戾
卽正色拒之何至有牝雞晨鳴骨肉間離之禍

夫婦敵體必須相敬如賓苟非爲生子起見不可多
置婢妾以滋反目如以子嗣之故必不得已而爲
此却須大小有倫名分秩然無寵愛失正之過乃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五

可每見富貴之家寵妾失正以致夫婦之情不終
生出無限怪異情節及身歿之後妻妾爲仇僉人
指唆構訟連年甚至體面掃地家道蕩盡而後已
凡此皆爲丈夫者偏溺愛寵貽之禍也

本朝滿洲旗下妻妾之分截然甚有古意是所宜守
谷風之詩有夫婦者宜時一展誦

不幸而有繼絃之傷處女爲貴如年在不能娶處子
之列寧妾無妻不惟於先產子女有益亦且爲自
已有匹耦失節之嫌於門庭身分有損
人家欲家道之綿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

正則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成性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卽家世所益當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性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卽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孫讀書從師甚且闔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男丁數十口並無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六

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痴聾瘡啞當七八歲後必須令之從師讀書以下些義理種子

人家有英發子弟自是振起家聲之基自宜倍加憐愛然愛之深者以其氣質可以造就將來能振起家勢耳近見一二士大夫家父兄遇清靈子弟過於溺愛者曾不嚴加裁成至使可造之器莫到大成之地是不以愛之者悞之乎又且有因其稟賦靈敏早得科名縱之任性妄行不加禁懲久之恃其科名習以成性竟至墮名檢下敗身家此又是以愛之者害之也目前殷鑒昭昭可戒有子弟者

安可不深加意

子弟但氣質清明者須教之就正人學正學勿愛惜小費勿希圖近功蓋不惜費則延師置書自然有薰陶長養之益勿希近功自然成就出來有高明遠大之效每見今人爲子弟延師買書則吝惜如拔頭毛至使好氣質子弟亦汨沒於俗師寡陋之下噫愚甚矣獨不思成一箇子弟所值孰多敗一箇子弟所失孰多且惜錢省費者爲子孫留也與其留之不能成材之子孫使之蕩於無用何如卽將此財用之延師置書爲其成就之資之爲得乎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七

此等人豈非至愚極癡見眉睫不見天地者歟又見遇子弟清靈則汲汲然圖其早得科名宜讀之書一部不教之讀宜習之業一事不教之習八股頭業外毫無知覺雖得科名輒敗官場欲速利反得害欲速成反致敗是皆急圖近功貽之禍也且卽中間有清明氣質發後經歷明通然生平自未見大人物耳未聞大道理先入者爲之主亦只可成就得熟滑便佞隨世浮沉之人豈能得其音節自立振大家聲蓋下的是近小種子如何得遠大結果有識者一通盤計之眞堪痛哭流涕豈獨宜

長嘆而已

教子弟者最上教之讀書出身行志達道如不能取
科第則教之耕讀相資爲上必不得已而有事以
資農耕之不足則使之教學作幕亦無不可但作
幕非大有主見人易於失其所守尚不如教學之
無弊如更不能教學作幕則醫藥種樹畜牧亦尚
切實可爲但醫非明理易至殺人終不如畜牧種
樹不至無實欺世至若居市貿易則最易喪人誠
慤之心古人雖四民并列然終非傳家教子良法
切不可教之使爲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八

爲生雖難能守一二件確實本分事則亦可以贍
生不困

教子弟就其材識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然總以孝悌
謹信忠厚樸實爲主本氣質高者可賢可俊卽庸
下者亦不至蕩閑踰檢校心說行損傷貞元之氣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益虛浮不戒習以
成性將來必至喪却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
緣爲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子弟清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
須教之樸實

家間儲蓄第一幾部要緊書籍要緊法帖不可不畜

第二縱不能耕九餘三亦須有一年二年畜積以
防意外事故年歲災荒其餘器皿取具而足無論
力難辦全卽力在有餘亦寧樸無華寧儉無奢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
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
天地之福富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
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九

使知其中情形

疏子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此
言雖近意味深長治家者切不可視爲迂濶

古者后親蠶卿大夫夫人采蘋采藻靡不克勤婦職
蓋婦管內政自合有當盡之職分兼人心勞則善
心生佚則忘善故公父文伯世祿之家其母年且
既老猶績紡不替也近時仕宦優裕之家婦人每
每驕佚成習全不事事甚至衣服飲食切近之事
亦不身親至使娶婦生女敗已之家敗人之家前
後相踵全不知戒噫亦迷而不覺矣吾家寒士且

老母教訓素嚴目前幸無此習然亦須準此爲科
定爲他日功課

男當教女亦須教然男子讀詩書親師友其知禮義
也尚易女則所與朝夕浸漬者無識婦人而已其
知禮義也難故教之宜倍勤於男子且女一不知
禮義則不惟敗人之家亦且失教之罪必及於自
己兼使難堪之苦實被於女身是又不可不深教
也故女子在家時須與男子一體督教縱不能使
之通文義嫻書史至於織紉飲食實職分必宜與
子婦輩一體督責使之學習坊間所賣烈女傳出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十

像一書並女孝經一書亦不可不家備一部但遇
父兄在家暇時或初夜掌燈爲之講明一二段使
知婦人分內大道理久之先入爲主其至頑至
愚之人亦必不至於拙情驕悍敗人家道自累門
風也近見時賢教子者尚有幾家教女之法全不
講究是所宜戒也

娶婦嫁女以擇令族德門佳子女爲貴不可但貪圖
目前貴盛而尤以擇女擇壻爲第一義

今世亦多知擇壻而不知擇女是亦惑也不知婦入
吾門將來家道之成敗興衰一半由之奈何可以

苟且卽云擇女較難然但是不遠貪貴盛鄰邇賢
良之家指顧多親朋之知亦安在無可問訊者要
之視德門良士之家而求之亦自不至大差

僕婢縱不能視如子女亦須知其饑寒勞逸疾痛嗜
欲所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益不特欲其親上效
忠不致離畔亦士君子養育仁心之一道

使僕婢不惟教他無至饑寒卽其所私用必不可廢
之端亦須爲之設處不然此費總須出自主人之
家而不感主人之惠甚者且與外人合手而謀主
人之財隱弊可勝言哉則何如主人爲之備慮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士

之爲恩義兩得也

勿使俊僕勿置美婢此亦治家者宜留心之處

士大夫治家以內外有別爲貴卽庶人之家亦須關
防嚴謹深避嫌疑

口腹細事然於人最切余每宴客或赴人宴會見水
陸兩品並進終日而僕童從旁侍立則余頭不忍
爲之旁視凡我子孫宜體此意遇宴客時肉炙魚
羹亦須於僕隸畧一分惠又余每見一二縉紳之
家多不留心親友侍從之人此皆不知人情粗畧
殘忍之端所宜深戒

與鄉黨須相親睦至於吉凶節目尤以往來報稱爲要

交親戚朋友不可輕易假貸不得已而假貸當立爲功課乘早交還不可令致罣隙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吃大虧是久交無罣之道

朋友不可深交財交財則便須明白至於貪黷刻薄之人則尤切戒交手

居鄉放債切不可爲萬不可聽子弟及小人營利之言自失素守

總之居家以忠厚爲本忠厚則天必佑之以勤儉爲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主

要勤儉則人事不失以奉公守法睦鄰善交爲美奉公守法則永不致於罹官法睦鄰善交則永不至於招構陷而更淵源於孝弟潤澤以詩書則元氣永固自然善氣發祥家道永昌矣

家中除正經書籍外一部感應篇圖說亦不可不備

蓋此書教中材亦頗有陰翊勸戒之力

聖諭像解一書事實詳細文理亦雅最警醒人心無論高下讀之皆有勸戒教家者經常聚子弟講讀一條有益子弟不少益正經書能資高明感應篇圖說可警庸愚而是書則通上中下通

借資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余謂此書亦有家者之重寶也

此書太平府繁江縣梁侯延年之所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中

主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男

勤孫 師仁 謹錄

蒞仕

書曰學古入官不學面墻諺曰操刀漫臂必至傷手士君子伏處誦讀之日即人人有入官之望故隱居求志學爲人上亦教子弟垂家規者所宜預講也訓蒞仕

凡家中有讀書應試之人即他日有出身加民之責

須預講其道於平日然後不至慣於臨時况朝廷設科取士原期得明達治理之士應科而不實講於經濟之宜即其讀書之日已重忤國家爵祿待士之本意他日曠鰥之罪猶是後一着事也故當官之細節雖非書生所能預詳而大體則不可不豫先講明

凡官職無論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宜盡之道若道所宜盡揆之本心必有不自安者覺得不安即便從此點本心做去而不至牽沮於已私其於國事必有所濟於生民必有所益縱阻於時勢不能盡如

人意然亦必不至敗壞朝廷家事病待澤之民亦便可不負朝廷不負所學故論臣品以實心盡職爲第一義

程明道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若居高位握大權則轉移補救尤易爲力而無功德及人這裏切不待以時勢難爲藉口自解蓋時勢固有難爲之處而難爲處正未嘗無可爲之機與爲之之法也况盤根錯節正別利器之地難爲而我便無法以爲亦是我才不足有爲耳不見古名臣於艱難擾攘之秋隨處見從容幹濟之長施休養生民之仁耶安得以時勢二字寬已解愆

當官能盡職業則君恩既報屋漏無慚真可浩然天地之間況從來高爵厚祿之享多屬奉公循法之良吏即天道富貴福澤之報亦必在忠誠靖共之名臣有識者何忍以一念身家之私自墮弘麻受人家國之任於朝廷所付托的事能看得重於家事於朝廷所付托的人能看得重於家人公爾忘私君爾忘身這便是大聖賢的存心行事必然至誠格天功業傳世子孫繁昌餘者但能不以家事

妨害受托的國事不以子孫戕剝受托的生民公私兩利家國兩益亦尚不至逆天地之心

惟理是視而不以利害之私爲興除則興除得當惟義是衡而不以喜怒之私爲賞罰則賞罰不失惟義是準而不以好惡之私爲用舍則用舍咸宜居上位而有偏私之好惡則中間流弊無窮使人得窺其偏私之好惡則中間蒙蔽無窮故好惡不可不慎

昔人以清慎勤敏爲居官四字符余謂此四字自是要緊然但知此四字亦只可謹身寡過而已必兼

豐川全集卷之三六

家訓下

三

之仁明公正則知明處當仁盡義至始能建俊備光明之業居外官可爲眞循良立朝廷可爲眞大臣

官無崇卑以爲國家休養生民爲王此乃國家設官分職之本意

天道春生秋肅故萬物有生有成治道仁育義正故萬民感德畏威恩威寬猛必相濟爲理乃無偏頗治道以厚風俗正人心爲原本擊強禁暴乃其輔治之法發號施令乃其出治之具至於簿書期會則彌縫之文爲而已文爲固不可緩然豈可以徒

文爲遂足塞承流宣化之責

治百姓須教化養育之意多法制刑禁乃不得已而施耳故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進一善不如退一惡原是昔人歷練之言然恐見理不明守此爲法將不免生因循摸稜之弊蓋當法明制備之日則多事不如仍舊若當綱頽紀弛之日則立綱振紀正不可已當賢才彙征之時則但以去惡爲要若賢蔽於朝良畱於野則進賢徵良亦奚可緩故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也膠柱鼓瑟必至失却事宜自蹈弊轍

豐川全集卷之二八

家訓下

四

非聖者無法遵先者善後讀書反身爲益弘多卽如孔子告子夏之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數語此爲爲政者言若當途之士能實體此義而推廣之亦當優備光明心逸品高蓋無欲速正有速達之理不見小正是大成之基非特天道佑善亦實公道難犯也前代無論試觀目前某某數公清節厚德安分循規率之履大位而無憂而營營者或且苦於奔馳而無益是則聖言眞同著蔡百世不可易也凡在仕途須知此義

王道無近功惟其無近功所以成就的規模高大弘遠故士大夫要知得敏則有功亦切戒見小欲速實體職分使仁明廉幹之實徹於朝廷信於上官自是上進之階何必汲汲尋門問戶自貽伊感且天道甚明甚公苟違天理任人巧其術以相投天偏巧其法以相報又何如循理順天人神共憐當眾人隨波逐流之日而獨能砥柱中流以立品節樹功業澤生民爲心天下安得不推爲泰山喬嶽當世安得不目爲威鳳祥麟

士大夫以清操爲第一義然清而無幹不能爲百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家訓下

五

興利除弊亦只可獨善得一已究於國家無補不清之害固大清而不明之害亦不小蓋官雖卑至丞尉在上之喜怒賞罰卽在下之利害休戚由之況等而上之所統者愈大則下之利害休戚所關者愈大愈衆豈可使賞罰少有不平故惟是本以公心乃無冤濫然心若不明則卽其自以爲公之處卽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勝言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商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故居高乘位者斷不可廢知言窮理之學

彰善癉惡明示好惡最是風動人心之大機故是非

善惡不可假借然非理明見真不可假借四字面可易言

激濁揚清最是爲大吏者風裁所關亦是報國第一義

惟民甚怨亦不甚怨上官之取但是不知其疾苦不恤其耗擾雖一錢不名點水不染彼且羣咻其暗凡係有關國計生民與關官方體統之事當與知大體者謀之不可與左右不知大體者謀卽子弟無高識遠見亦不可輕聽其言

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家訓下

六

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故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人雖至明門以外皆所不見之地且居高當權卽前後左右無非欺蔽之人孤明獨照豈能當豐蔀之遮蒙矧百里千里之間地遠情隔如何能坐照而得故必廣求賢哲自擴聰明

居高當權往往有一言而貽生民之病一事而流國家之禍故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猶弊然非自己能明於大體識時見遠卽其所謀者未必非彼之媒

所稽者未必非弊之因故君子又必集思廣益好問好察而不敢自用其聰明

卿大夫矜己之長而忌人過於防閑而不信人雖曰予智適以自形其小耳雖曰防欺適以自招其欺耳苟我能用人則人長卽我長苟自己見理之明人自不敢欺亦誰能欺我何事專已疑人自封耳目

擇幕賓最是要緊須得明大體而心誠直者爲貴蓋幕客是吾之替身故曰主文主文好則官府少不好之事卽官府容有不到處主文且盡心盡力彌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七

縫補救使不至於決裂敗壞倘得不知大體之人則直是以主文而代令史之職豈能助成豐功偉績得不誠直之人則逢迎阿諛直以替身而作欺蔽之身如何能勸德規失故仕途上一箇好主文最是要緊切不可見小惜費苟且備員

信得其人眞時卽當用之無疑疑則卽不須用過防徒滋隔閡沮敗正事

宦途不愁無人逢迎奉承止愁無人諫過規失故大禹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尚且聞善則拜建勣設鐸誠知崇高富貴之前惟忠言讜論爲難得也况位

非天子德非聖人何可耻於受諫自貽敗缺

爲長吏不能不任耳目然任之不當則雖有公心却恐爲耳目之不公者敗之且卽所任者果能無私而苟非眞知大體亦必遺悞且多故當官固以擇幕賓爲要尤以擇耳目爲要也然却要知幕賓難擇而尚易耳目則擇之更難於幕賓蓋以幕賓皆明習事體之人只辨其心之誠不誠識之高與下而耳目則多屬下役小慧見愛官長而信任之也故旣須辨其心之誠僞又必辨其識之明暗然下役小慧如何解得大體故任耳目而不得其當者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八

十常七八總不如自己講明道理持公秉正好惡素服人心是非叅之公論卽耳目或不能廢而權衡予奪仍自在我初不依其偏詞隻語以定賞罰則庶幾十不失八矣若單任耳目必至誤却事宜惟人至靈惟公門供役之人尤至靈蓋其專一窺官府意旨以爲趨避官長未言之隱尙能揣度而知何況使出一人有不知覺者乎知則必至千方迎合與其人合手而生弊甚至耳目不忠亦且合手役廝與外人以欺蔽官府故耳目不易任任耳目亦不容易言

凡一切看詳要緊結穴處與判斷訟訴須自己經手
爲貴卽不能一一皆親亦須入目斟酌一番不惟
防欺亦且自己習成勤敏積久練達其益無窮
敏則有功緩則多失居高乘位凡事非關於國計則
關於民生須明而兼之以敏乃可世儘有明知其
當然而以因循頽唐貽累自己功名貽誤國計民
生者故明必濟之以敏則庶幾無留滯廢缺之弊
官方有大體有細節大體能知而細節不周尚可獨
不可昧大體而徒尚細節蓋細節不周苟得大體
不差尚不失爲知要若不知大體而徒詳其瑣節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下

九

則沽小名飾小譽必且流於矯僞纖嗇矣

無形上官之短無忌同官之長無惡下僚之直無容
吏胥之奸無隱僕隸之惡

事上欲其婉而正婉者不害於義的事不妨委曲從
之以盡事上之禮正者若事有關於國計民生却
須據理諫諍否則亦須隱譬默諷使其自止若一
概婉順全無救正而惟以國家事作事上人情不
惟徇私背公於理不可亦恐相隨而非自蹈罪戾
並陷所事之人致令人已兩失

待下僚須如子弟賢明可培植者則極力培植使之

大成中材尚可激勵有爲者則極力激發指教使
之成立至於不肖亦須預加禁戒三令五申使之
改過自新未可遽加棄置蓋人雖至愚上官教戒
懇切亦當十變其五如此不悛然後以朝廷正法
行之卽受罰者亦心死無怨若無預教之法並少
三令五申之飭一聞不善卽加斥罷則是不教而
殺心雖無私亦非古聖人移庠移序移郊移遂之
仁術必若教之不改則殺一人而懲衆人亦正不
可隱忍姑息類婦人之仁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下

十

視下僚之賢否爲看待之厚薄則賢者益勸而不賢
知愧是卽不言之教不怒之威

下僚一時有忤意者當問其心之爲公爲私若是出
於爲公正是益友當喜而勿怒

凡待一切在下之人宜嚴而恕嚴非作威作福之謂
所謂賞罰必信命令必果也恕非聽其徇私任其
作慝之謂謂體其隱衷之憂苦憐其才力之不足
諒其本心之無他也如此則在下之人不敢不服
其威而不敢或玩其法不能不感其恩而必不至
於怨上之刻

待左右役使之入其身家苦樂之故不可不大加體

恤若壞法干紀則斷不可恕

僕從不須太多不惟多一人要爲之辦一人之費亦恐多一人則滋一人之弊防閑最難官場亦有敗缺非同凡庶之家小小利害故僕從欲其詳擇而慎用

朝廷官錢須嚴立規程自己不可妄用絲忽益權在其手易於那移初間不覺到後積累日多每難結局仕途以此致困者往往而然何可不端

官場中自己衣服飲食一錢不可妄用至如大體所關斷不可失於刻薄或且至於顧小而失大惜少

而費多

居官儉樸最是要緊事蓋一能儉樸則可以成廉可以就公且可以成就其正直之德光明之業

人命關天關地故疑獄須慎未可輕入人死致累陰陽至於故入尤關子孫何可不慎

鬼神最忌者殘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之人故仁恕爲居官吉祥之本

仕路窄狹天道好還當官處事須令有忠厚寬然之意非是以朝廷家公法作私人情苟使事無大害於法紀殺一人不如生一人重一分不如輕一分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士

於心亦安於天亦順昔之聖人者爲典曰與其

不辜寧失不經蓋君子寧仁而過無義而過仁過不失爲仁人義過則流於殘人仁人育萬物而有餘殘人長子孫而不足故君子惟體仁以長人弗殘忍以害物所以奉若天道而長養子孫也況世間過厚之德傷心之怨往往相值報復每在當身又何可不仁厚立心寬弘處世

一人在官舉家失業至大獄所連或至數家或數十家數家則失業者數十人數十家則失業者且百十人中間衙門賄賂之費寓所飲食之費往來奔

走之費當且無窮而其父母妻子憂惶愁怨之況又何可勝言故無論徇私誣陷關係真報卽決斷不速淹滯時日亦暗折本身之福

于公漢之小吏而自以斷獄平允信其後嗣必昌令之大其門閭可容高車駟馬其後子孫繁盛果如所擬東海之于至今代與不替古人自信天道之不誣如此爲民父母斷獄者亦可以知天道可以知所尚矣

昔東海孝婦之冤未伸以致大旱三年而古之禳旱者亦必先令清雪冤滯蓋天心仁愛萬民至於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士

人抱冤則尤所忿結故於民者真能清明斷決無罔善良豈不仁感上蒼福報弘深

宋之曹翰曹彬同祖兄弟也翰死未幾而子孫至有乞食者彬之子孫則累世貴盛與宋爲終始仁暴之異報如此天道亦分明矣哉

仕途星相術數之人未可輕近至於勲臣御戎之家尤宜遠嫌

倣一場官須有大德大功留在地方人心傳之家國青史乃身名俱榮人神共快不然一過人忘無異行客之過舍甚者遺臭不泯且爲後世之指摘大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三

丈夫當流芳百代胡甘自棄

凡人之善惡其及人也有限故天之報也亦有限若居高乘位其權之所及者遠且寬故天之報其善也百倍於凡民報其惡也亦有倍於凡民

自古名臣循吏之家其福祿長世必有與國家相終始的數家由其開基之人真忠實德深得天心故天亦遂報之以綿遠久長之福

蒞仕後一部通鑑宜常閱卽一部感應篇註解亦宜時一入目益感應篇雖不如通鑑之勸戒兼乎天人可以訓世無弊而其隱助中下人爲善去惡之

念趨福避禍之意者亦實不淺蓋最上一等忠君愛民自盡其心之當然無所爲而自爲其餘但能知得天道福善禍淫人心報德讐怨有不爽之理亦自不至肆行無忌致忿人神是亦中下人一貼起死回生丹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下

四

豐川全集總目錄 續編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枝

同學諸子叅閱

卷之一

姑蘓論學 許錄

卷之二

姑蘓論學 徐錄

卷之三

姑蘓論學 沈錄 姑蘓紀畧 男功錄

豐川全集總目錄 續編

目錄

卷之四

侍側紀聞 趙錄

卷之五

答問錄 徐錄

卷之六

答問錄 擇中

卷之七

答問錄 唐生 侍側偶記

卷之八

弇州證語

卷之九

書一

卷之十

書二

卷之十一

書三

卷之十二

書四

卷之十三

書五

豐川全集總目錄 續編

目錄

卷之十四

書六

卷之十五

書七

卷之十六

書八

卷之十七

序一

卷之十八

序一

卷之十九

書後一

卷之二十

書後二

卷之二十一

書後三

卷之二十二

雜著

豐川全集總目錄續

目錄

三

豐川全集卷之一

左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金壇後學許培榮錄

同學諸子叅閱 及門諸子校

姑蘇論學

甲午夏四月二十三日關中豐川王先生應中丞張公之聘來姑蘇榮與家學耕進謁時在座者尚有數友語次及江左風氣之敝榮因請問今日救敝之宜先生曰藥期已疾講學須從人心風俗之蔽痼深重下砭鍼使疾去還元爲貴耳貴鄉文物甲

豐川全集卷之一

姑蘇論學一

海內然積重之勢愈流愈長其在于今則文太過華太繁矣人心風俗之遠不及古處端在于此故今日對症之良藥救文以質救華以實是爲宜也榮復請曰以質救文以質救華謹聞命矣願不知學問之道如何却是質實處也先生曰所貴乎學者謂其內而實足資乎成已外而實足資乎成物以副造物賦^天地萬物一體之全量耳故孔門大學一脈只在明德新民明體達用的實務上着腳其中豈謂不用講說不須著述不須論辨但所講說著述辨論俱在這明體達用上用事始爲本質根

實之學若外明體達用而曉曉焉騰口講說競情
著述徒尚論辨卽所講說著述論辨俱爲虛文浮
華矣總之天下無無質之文文而勝質卽爲虛文
無離質之華華而無根卽爲浮華千古學脈只以
成已成物爲生人要義亦只以明體達用爲學術
質實卽講說論辨著述亦必歸極于此而後不至
泛濫外此而言學非虛卽浮學其所學而非大
學也

諸友進講請教先生曰大中丞以清操表率于上復
率學爲諸君料理館舍令諸君以文會友將來仍
學也

豐川全集卷之續

姑蘇論學一

二

欲以周程張朱之書勸課諸君而特揭書院以紫
陽是欲以力行實踐之學轉移風尚卽吳中返原
還醇之一大機也顧天下事倡在上而倡之無方
責在上應在下而應之不逮責在下況諸君四民
之首卽四民所觀望是惟實體中丞今日建立
書院本心實下定志定力以從事于希聖希賢之
途而不爲風尚所移易乃不負其特舉盛意卽諸
君所以立身而惠鄉里者在是矣不亦善乎諸友
起謝曰謹受教

友問朱子之學先生曰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此朱

子晚年定本實卽孔孟淵源也友因問讀朱子之
書宜何如先生曰朱子一生著述甚衆初年原不
無泛濫之處中年懲程門末流之弊原不無偏重
道問學之處故其晚年自悔之意時時向同人白
之全集所載可覆而知也今大全集語類俱在初
終備陳讀時却須分別觀之庶幾不至迷于所從
然徒觀其言猶無得也必心體其生平孜孜爲學
之心而實下遊聞行知之功然後謂之善學耳友
曰晚年之說此陽明之誣朱子先生亦爲是說乎
先生曰朱子大全集中既一一俱在卽本傳之末

豐川全集卷之一

姑蘇論學一

三

亦有晚見學者牽于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
令其深思自得而知者固已寡矣之言陽明晚年
之說誣朱子輯文集與爲本傳者抑誣耶且陽明
定論中固不必皆晚年數十條中獨無晚年一二
十條耶但有晚年十餘條卽可見朱子晚年日造
日精之學若無若虛之心又何須遺其本懷漫無
折衷徒欲尊之而適自蹈于誣耶

友問學術以何爲宗然後不墮一偏卽合孔孟先
生曰自孔孟而後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皆而脈相
貫無不可宗然學以合天地萬物一體爲大以體

用工夫融會貫通爲全諸儒不免因一時之症立補救之方故其爲說不必兼備善用之皆切病之良劑統論之或有未滿之分量今日論學術而欲斟酌圓通不墜一偏必如大學明新止善之旨全體大用其體實工一以貫之然後中正渾全印合孔孟也然這裡却須要融會貫通之識乃可不不然窮思不審脈絡徒驚體備又成子莫之執中

次日進謁坐間有以排陸爲尊朱者先生曰朱陸同師孔孟獨以其氣稟不同故其從入之途遂異然要之謂如孔門諸子學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則可

豐川全集卷之續

姑蘇論學一

四

初非如吾儒與二氏判然邪正之攸殊也況萬世之道統既一歸孔子則今之講學亦宜以孔子爲宗試觀孔門之內文行忠信何教不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何才不有初不聞四科十哲紛紛聚訟也且學者自有當務之急又最忌先立成心今使於自己學術本末虛實之不辨而競心于前人異同淺深之間竊恐將來入于口舌議論之習此子貢方人而夫子有我則不暇之警也又使自已于入德之途不知泰會貫通而徒聽他人之言爲至見亦恐將來只成得意見偏適之學而不足語于

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之旨此先儒有學者最忌先

入爲主之論也榮曰然則朱陸之偏全淺深何在平先生曰朱子生前嘗謂學者曰某之學主于道問學子靜之學主于尊德性是其氣稟不同故其所從入之途不同也然朱子則心虛而年高故其所成就日進于克實光輝陸子則心粗而未老即喪故其成就未融乎意見之偏執此則造詣之較然者耳然要之目陸爲禪學而排斥之不遺餘力則非宜且非所以尊朱也榮曰何謂非宜先生曰禪自是出世之宗吾儒自是經世之學虛實天淵

豐川全集卷之續

姑蘇論學一

五

陸子至于經世以陸爲禪陸子且笑人于地下矣榮復請曰不宜則聞命矣朱陸晚年意見大有不同駁陸何謂非所以尊朱乎先生曰朱子之學所以宜尊者謂其窮理主敬力行之旨中正圓通流弊殊少耳尊朱子須實學朱子之窮理實學朱子之主敬實學朱子之力行讀其書務明其旨通其理務踐其行使朱子冥冥中喜得肖子賢孫以光昭其令緒然後謂之善繼善述而稱善尊耳若不明其旨不踐其行而徒以口排陸王爲功在尊朱果可謂之能繼志述事光昭令緒耶

且當日無極一辨陸子既多勝氣朱子亦微少遜容至今讀其往返書問令人爲二先生浩嘆不已豈容重此喋喋彰二先生前失耶又今日孔曾思孟宗傳昭如日月卽濂洛關閩大旨亦示人坦途學者但各務真知實行一消黨伐門戶陋習而會歸于孔孟庶幾吾道日益光昭不負 朝廷表章孔孟表章濂洛五子而尤加意表章朱子之盛心卽朱子不且心喜得善繼善述之子孫耶不然而堯舜然爭同辨異卽恐無益于斯道之明晦而徒自陷于浮薄也

越三日進謁一友又問聖學從入之途畢竟以何爲正先生曰千古聖學以明體達用爲大故大學一書明德立體新民達用內聖外王一以貫之此乃千古不易之學宗也外此而言學非疎則偏流弊必甚

一友言象山尊德性之旨畢竟落于徑直徑直便是禪家一起頓悟餘習豈若朱子之學至積累四平八穩乎先生曰論入門徑直者有脫畧之病不如積累之平實而論相資積累者尤須探本之識平實正宜資于徑直學者能合徑直積累以從事德

性不離問學以爲尊問學無非至于尊德性本體工夫一貫相因固可望于中行疑道之選卽爲中人豈至于流弊之淺深教人專從積累平實一路着脚亦自于下學有益若必視尊德性一路爲異端而排斥之不遺餘力卽不知所謂積累學問者抑何旨耶矯弊而適自蹈于弊不惟無益于道術之明晦亦且自蹈于門戶之黨代而聖道之真體實工自相割裂矣友曰尊德性之不可排謹聞命矣不知徑直積累如何可以兼用乎先生曰以尊德性爲道問學之本體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實

用卽頭節所無須無漸問不亦察之耶用一層工夫

先生又曰講學于宗旨頭腦所在分真偽別大小辨偏全惟恐其不細若從入之途轍此則如適金陵者由水由陸之不同不得不乘車乘舟之異致耳必曰乘車穩乘舟險必曰乘舟逸乘車勞徒見其無實識而且虛做精神昏習于無益也此最吾輩之所宜戒况我輩萬萬不及古人而徒擅其破綻以爲口舌之資亦非後生之所宜也

越十日學同爲機進謁先生曰看書多小清恬自是可造之機機云姿味質弱恐不足望于上達先生

已人只看立志何如誠能矢不甘下流之志下已百已千之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況賢天性情醇正自易造耶

榮問爲學莫先于立志平日非不知之但只是志不能定奈何先生曰此只是不善思耳榮復請曰如何不善思先生曰君若能思得此生道不能明德不能立便是空生天地辜負造物生成之義雖欲不奮勵其志而不可得

榮問淵溪之主靜得毋近于禪否先生曰吾儒之主靜原是爲經世之本故曰主靜以立人極禪學之

豐川全集卷之一

姑野論學一

八

主靜却是爲出世之計故曰遠虛乃出離三塗六道吾儒釋氏其有趨原皎如黑白之不同何得以禪疑吾儒之主靜

榮問平日每苦思慮紛拏心不能靜奈何先生曰無欲乃靜榮因請問如何乃能無欲先生曰須體認得無欲之體時時用涵養省察之功乃可榮又問如何樣認無欲之體先生曰程門相傳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法最妙榮復問如何樣涵養省察先生曰論語中夫子與顏子樊遲論爲仁君子之九思曾子之三省其功最實

友問先生平日於諸儒所得力先生曰生平每讀王文成中說不覺見小苟安之意頓消每讀周子書不覺馳騁矜躁之意頓消每讀大程書不覺吝鄙偏狹之意頓消每讀二程書不覺怠慢苟且之意頓消每讀張子書不覺頹唐退縮之意頓消每讀朱子書不覺虛浮粗疎之意頓消每讀張南軒陸文安王文成顧端文高忠憲書不覺支離撓擾之意頓消吾於諸儒蓋無人不取其長學亦各有得力未敢輕輕然一廢百也特是率主敬以立極於取諸先生長中得力之多寡淺深有分寸耳

豐川全集卷之一

姑野論學一

九

友曰其詳可得聞乎先生曰此非語言所能盡姑言其概則不佞平日竊見得千古聖學必以合真體實功全體大用而後中正圓滿不墮一偏諸先生有偏重本體而畧工夫者有偏詳工夫作用而畧本體者更有明于本體作用工夫合一而未滿其量且得力各有脈絡而不必確本一敬以合于千聖宗傳萬世範圍者不佞竊不自量妄欲各取其長悉略其偏一歸中正圓滿以求當于孔孟相傳天德王道一歸之旨故中間去取有多寡淺深其得力亦遂有多寡淺深耳

榮一日侍坐嘗謂先生不排斥陸王自是公心但近來學者多排斥陸王之立大本致良知爲近禪先生或不宜明言兼取陸王之長先生愴然曰某之不排陸王者固以平日所自信不忍徇人言而改兼見得陸王之立本良知非陸王之私創乃孟子之本自陸王可排孟子亦可排耶孟子之立本良知不爲禪陸王之立本良知遂禪耶陸王語言意見之時有偏着自其病然此屬賢者過之之弊耳力詆爲禪不惟于陸王爲失人亦且于自己爲失言且不佞更慮以立大本爲禪不善學者將必至于情識口耳逐末迷本以致良知爲禪不善學者將必至于支離撓擾任情冥行其不至舉吾道盡性至命之宗流于見聞標榜格套假藉之途不止也一時之毀譽離合曾足道耶

友問今日紫陽姚江之辨舉世紛紛平心而論畢竟其所以優劣者何在先生曰身立堂上然後見堂下之得失是非二先生天上人也愚昧如余何能辨之然竊嘗讀其遺文窮探其底裏大抵論其立心皆守先待後之大儒論其得力則紫陽學之功勤而密姚江思之勇銳而精合之皆可入聖

分之各自成家無紫陽此道空疎師心之弊然紫陽救無姚江則此道聞見支離之弊無以救也然學紫陽者上之固可望于克實光輝下之亦不火馬學好修之士學姚江則得之固可望于明善知性失且流于專內遺外甚且流于師心自用論千古道統以踐履爲實爲上論千古教宗以流弊輕少爲醇則垂教範世紫陽固爲獨優矣然此竟貶姚江爲禪宗而排之不遺力亦失三代是非之公耳

友問先生每謂於漢唐宋明諸大儒各採其長而晰其偏是欲以一人之身折衷併包也不亦僭乎先生曰君見評珠價者乎當採珠者之紛紜入海也非有絕人堅忍之術不能爲然僅能以一命易一蚌亦尚不能即得其大且圓者而取之及羣列于肆雖辱夫釋子可袖手而立辨其大小美惡則以創得者難爲功而坐辨者易爲力也諸先生或於學絕道喪之日爆然開志同學孔之坦途或於功利詞章之秋爾爭啓玄靜無欲之門庭或於聞見膠轕之日淵乎闡微仁定性之壺奧或於溺空沉寂之際昭乎揭窮理主敬之實功又或處天離

之述本始也而重宣立本之旨慮情誠之清德性也而特闢良知之宗旨紛紜而取珠于海也余也生乎其後遺文俱在兩造昭然又終身閉戶探討其中故遂易于細微立審偏全不滑所謂居肆而辨珠也是諸先生爲其難余也爲其易豈曰能兼容併包乎亦幸生其後耳

豐川全集卷之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維甫著 太倉後學徐謙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姑蘇論學

坐間有言及立教宜專主力行者先生曰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本末內外無所不該故其所成就總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亦無一不備立教必如此乃能知天地之化工春夏秋冬任運以行而一切飛潛動植之物咸歸化育故曰有教無類蓋所貴乎教者原是因人性之所近一一歸吾陶鑄使之財德達成耳若有所偏主則有去取便是有類矣有類便有棄才亦豈能合于天地之化工曲成萬物而不遺耶

先生曰斯道切近而學者每以迂遠視之斯道平易而學者每以高深視之斯道中正完全而學者每以偏畸言之視爲迂遠高深者其人本在斯道之外言之偏畸者其人自視爲斯道之中然其實以迂遠高深視道而道存以偏畸言道而道亡故豈見二字最害道之大弊

謙問近求學者每言禪學與聖學亦有同處此言是
一語三言言似是而實非生人只此心性吾儒
言心禪家亦言心性初學無識遂疑其有相同
之處殊不知禪家是把一切天地倫物盡自己
身心皆目爲幻獨取此心一點靈明知覺收拾到
至靜至淨而歸于無何有之鄉聖學則實就日用
常上用功而歸于盡性至命與天合德之域其
下手無聲無臭不識不知處若相同要之究其旨
趣則一人走東一人走西如何可以同論學者辨
不消路途慕吾儒之盡性至命而自涉于禪宗清
淨寂滅之途與惡禪家之清淨寂滅而企擯吾儒
之盡性至命歸諸佛氏皆于聖門路途未能了然
于心者也

一友問先生言本體必歸重于工夫言工夫必歸本
于本體何也先生曰有實工夫乃有真本體有真
本體乃有實工夫安敢不合言之

一友問佛亦可謂之聖人乎先生曰佛是衰世之賢
者有托而逃焉者也謂之聖則不可聖是通明之
謂佛氏偏蔽于清淨一邊其通明何在

坐間有願學朱子不願學諸儒者先生曰學朱子自

平正穩確但朱子生平之學日進日遠亦屢變益
精其初鑒程門末流之弊也故其言道問學處居
多其後鑒學者多牽于文句訓詁也故又時時爲
之指示本體然要之言學問非偏廢存心養性之
功而言本體亦即在日用倫常之間細觀大全集
金 朱子本傳自見我輩尊朱子要知其
生平救弊之苦心更見其晚年矯偏之本意乃
不至以尊朱子者病朱子耳

友問朱子所造至于何地先生曰未嘗親炙其德
輝何敢妄斷然就其論道理想像其實詣亦庶幾乎

充實而光輝矣

先生曰人性本善不假人力而善然亦豈能不假人
力而使不失其善者陸王立論意在張皇本體之
本善未免于盡性復性實工夫各有脫疎殊與六
經四子本旨有異苟不善學虛見不實之弊所不
能免然鑒此而不知工夫所以全本體而又舍本
體而言工夫支離牽纏又豈能免必如中庸尊德
性而道問學然後爲中正圓滿也

先生又曰好直捷者有脫畧之弊專務講說辨證而
不知探本窮源者支離纏繞之弊亦所不免如天

粹然左輕而加之太重則右又輕矣我輩既以孔孟為大宗何可左偏重一邊之說以為後世學術之害

一友問朱子之學已至于充實光輝而全集中不無涉于多學而識之說何也先生曰朱子之意原欲由博返約故初問論學時每涉于此然亦少壯未通達時見未圓融不免有此耳故其後屢以為悔即孔子不嘗曰五十知天命乎五十之前固不敢自謂知性知天也然論人以晚年所造為定評初中國不須深求也況到後來既已自知其前之偏

重即前失又何足為病者

先生又謂謙曰近來士風不講學術者全然視此事為迂濶畧知名目者却只以口舌議論當之舉六經四子真知實踐之旨墜地無餘深負孔孟之良訓吾輩宜以為鑒也

謙問君子義以為貴必重禮行孫出信成陸王之學得毋但有義質信成無禮孫工夫與先生曰不是全無禮孫工夫只緣有任性師心之病在裏面所以異乎孟子之純粹而見解時流于偏畸且義信賴禮孫為出行只可言得禮孫恰好不恰好言不

得全無禮孫今觀象山義門風規荆門政績陽明討寇之譽推功之仁禮行孫出豈其無之但以天稟迥高明果克工夫殊未詣極一切言行未免召性帶氣一往而前覺得禮孫工夫不免踈歉耳未可道全無此三項條理也

坐間有極詆王文成為禪者先生曰王文成天姿極高極痛快見解明爽處同時講學諸公無及之者其病却在當時無出其上之師友為之切摩又其生平不甚得力于六經故其直截易簡處極可取而其師心自用處流弊亦不少若目為禪恐未可

豐川集卷二續 華嚴論學餘錄 五

禪自是出世之學文成自是經世之學明世宗許為有用道學自屬公論但未若顏孟周程之純粹耳彼推之過當而以為直捷會孟者固屬過實之舉若斥之過甚而以為吾道之異端亦涉失真之毀也吾儒自有三代之直道在奚容任意為是非或曰顧高馮三公皆巨儒也而皆力詆陽明無善無惡之說抑又何也先生曰陽明此言語病即不無然推以無意無我無極太極之旨義亦可原而顧高馮三公必欲鍛成不可救之罪亦太覺深文矣此正黨綱激烈之餘習吾輩宜以為鑒尚足悔

據耶

謙問曰：自陽明先生近來學者多指為祖果，此其說之說，蓋先生言本體以性善為宗旨，一以心為王，高先生則力持明善復性之旨，此其本固子以立教，貴鄉有明一代學術當以二先生為王，蓋若金二先生亦目為禪，蓋吾儒僅曰是，猶猶述微象之學耶？又豈正心誠意盡性至之旨，特二氏有之初，不屬之吾儒耶？不特視吾儒之宗傳，僅落子格套皮毛，抑且割吾儒之精

聖全集卷之三 姑蘇論學徐錄 六

微之，二氏于六經四子之成說，亦日習而盡，思也。且今之金目，顧高為禪者，以其言性善言小心，言明善言復性，類于虛寂，不似朱子之立教，合窮理主敬力行，金進為平正確實，有可依據耳。故力排象山之立大本，陽明之致良知，金顧高之性善，小心明善復性而擴之，獨不思朱子平日之學術，何處非本性善，小心明善復性為旨？歸今觀大全集百本語類百本以及諸經書之註疏，雖不單靠心性提宗旨，然何語不本此旨為淵源？且試問朱子之言窮理，非即窮此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

理而外，此更有何理乎？朱子之言力行，非即力此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行而外，此更有何行乎？朱子之言主敬，又豈于此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外，更有一段收歛把持將來作敬而主之耶？又朱子主敬之旨，果異于顧端文小心之旨耶？朱子窮理力行之旨，果異于高忠憲明善復性之旨耶？是不特無見于顧高之底蘊，金不察于朱子之源流也。總之吾儒論學術之大，全能兼採諸家之長，而不輕沒先賢之善，固為大公，即實踐朱子之學而防其流為虛寂之弊，絕口不言顧高之旨，亦無不可。

聖全集卷之三 姑蘇論學徐錄 七

但不可不參究朱子一生論學之旨，金不參究顧高與朱子異同之旨，且目未觀其書為何似人禪，亦禪隨聲附和耳。

或有問及薛文清與陸王之異者，先生曰：薛文清最穩當，平實此救陸王之弊者也。然學以盡心知性為大本，陸王言心性處，自分明學文清者却須參以陸王本體之見，乃本體工夫一貫不偏畸重，則或彼或此流弊皆不免耳。

謙問：禪自有禪之樂，吾儒自有吾儒之樂，若以稍曠達為即是禪學，則會熙春風浴沂禪也，中庸鳶飛

是印合孔孟之學宗以立言者。今日學問必體此旨。庶幾一貫不偏。方為大學正脈也。稍偏則不度于禪之流。即流于俗儒之支離矣。友問著述。明道之資。或亦不可無者。先生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著述非所先也。必也為明道而言。平心論理可也。爭門戶競上流則不必。

友問先生與中丞議論不合。每以一語轉之而不深加折辯。何也。先生曰。道如淵海。即見深者豈能便盡其全量。一言微末。而即爭上流。此淺丈夫之為耳。且安知非中丞之或偏乎。至我不漫

謙問吾輩學道工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不可偏

豐川全集卷之二續 姑蘇論學餘錄 八

豐川全集卷之二續 姑蘇論學餘錄 九

廢亦不可偏重。須銖兩悉稱。然後為當。不知是否。先生曰。為學不知尊德性。則流為俗儒之支離。聞見然徒知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亦類于二氏之溺空滯寂。故朱子有去兩短集兩長之說。然却要知尊德性之功原在于道問學。而所以道問學之意亦原是為尊德性。本體加以工夫。工夫不離本體。這時說箇筋膠融浹。也可。即說箇銖兩悉稱。亦無不可。若不知一體相成。而徒言不可偏廢。即銖兩相稱之說。又成執中無權門面調停矣。

先生又曰。朱子志道章註云。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此

然隨順中丞而必為一言轉之。實道公道也。隨中丞則有中丞而無道。故不忍以善依惡。直待中丞且自己亦不敢自蹈于徇人而自信為盡當。故特轉以一言虛心相商耳。謙問謙嘗擬學而時習。不亦說乎之解。謂學如開井。然用許多工夫。將來求得泉也。及開通泉眼。則水自源源而來。學而能貫徹。原頭自然心神活潑。油泐然胸有真趣。而得悅心之境。不知是否。先生曰。頗為得之。但却要知這學字。是朱註明善復初之學。則悅字乃有來路。若如世俗之所謂學。即恐惟

見其苦耳

謙問理與事理而但證之心心與事理相隔故有
心性之必偏者若專向外面用功不內體之
心性而全事與心隔則亦安能免義外之病耶先
生曰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或有言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是

謙又問格物之學必須外之所行實本于心內之真
知若其行後乃無內外間隔之病先生亦曰

惟類于儒伐又似舍當務之急而徒爭閑氣也

一友問先生從不聞陸王莫是願學陸王否先生曰
吾儒自有孔孟體用工夫一貫之大宗在陸王不
免自有偏着意見未化豈所願學友曰既願學
不闕何也先生曰陸王之有偏着視孔孟有偏着
耳然其生平學術行事根心本性亦自不陷俗儒
皮膚冒竊之弊若在聖門亦當在子游輩重本輕
末之列固非異端也我輩生乎其後只可爲之惜
其見解之未能圓滿何可等子楊墨之異端而固
拒諸吾道之外乎又公敬自視兩先生事功文章

豐原集卷之二

學錄

十一

予不如萬不如愧服之不暇更何敢輕加排置耶
且敬不惟不敢妄詆先賢亦且深體朱子惠善之
心而不欲遺之恨耳友曰不敢妄詆先賢則似矣
如何是深體文公之心而不欲遺之恨者先生曰
昔朱文公守南康日邀陸子講學曰鹿書院陸子
爲之發明義利之旨文公聽之深加敬服對學者
曰某到此不會說到這裏負愧何言至刻其說于
貞石親加題跋其後又有鵝湖之會中間書問商
確不啻密友獨以無極一辨意見不合然當時門
弟子有因此極詆陸子者文公仍曰南渡以來八

字謂物理會着實工夫者惟其與子靜二人其實
敬其爲人老兄何可輕議又嘗曰某之學重在道
問學子靜之學重在尊德性自今當舍兩短集兩
長又因陸子以無書問則重貽之書有無若居士
兄遽斷來章之囑是則文公之于陸子其見解固
不必有水乳之合其人品豈遂若薰蕕之異未嘗
不于學術異同之間深致其辨初非于意見離合
之中相視如讐今若直損陸爲異端是反誣文公
生前刻異端之說而不知辨交異端之人而不知
拒不幾爲文公貽生前不知人之失乎且朱陸生

豐川集卷之二

姑蘇論學餘錄

三

前道誼之交自我們數百年後始爲之分黨與而
爭門庭重蹈陳清湖學部通辨之故轍不惟自己
徒落得無知人論世之識亦且于前賢本來和諧
中損生黨伐之恨以貽其幽冥之大憾故既有所
不敢且不忍也知朱子之于陸子則知朱子之與
王子矣

兼問陽明先生謂事理只求諸吾心不可于事物上
求又謂盡吾心之天理自合乎古之儀節不必講
求古之儀節然則如古曲禮小學諸書所載溫清
定省諸儀節可以不講求與先生曰外吾心原無

所謂物理物理者吾心處置事物自然恰好之天
則也固未嘗離却事物然其機緘却在吾心一切
事物之來前特爲吾心觸發之端耳如親當孝君
當忠是固昔人之所疑事事物物自有定理者也
獨不思君親一也臣子則有忠孝者即有不能忠
孝者有忠孝之極其分量者即有未極其分量者
忠孝之理果于君親之身求之乎亦于吾身求之
乎大率義內義外之辨極精極微雖賢者未易晰
其端委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苟不善會未免
涉彼長彼白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故陽明先

豐川集卷之二

姑蘇論學餘錄

三

生果而歸之吾心是固孟子義內之旨其理自精
但此理固在吾心而吾心未明之初豈能一一悉
達其蘊蘊滿其量乎曲禮等書所載儀節皆古之
聖賢從此心精義入神之後以利用安身之道書
之簡策而詔示天下後世者也故必須多聞多識
即古人盡性之言行觸發吾心未見之端緒即以
證吾心已見之端緒然後心量克盡與聖合符是
講求古來儀節正禮記所謂多識蓄德之事其于
開發本心印證本性深有賴焉此中庸明善之功
不廢博學審問而會于以爲輔仁有藉于會友也

故謂講求儀節在知其要領無非求明此心之天
理初非執定古本據爲應事之準則可若謂但致
吾心之良知而全無事于講求古人儀節不學不
問之人尚不知心作何狀如何爲盡且不知吾心
原與古聖賢之心同一體量而古聖賢一切盡心
之節目原無非我心自有而宜盡之條理縱此心
不雜于人欲之私而以茫無證會之心師心自用
其能于吾心悉達其蘊盡滿其量如古曲禮等書
所載之儀節周詳美備乎亦見其乖張而謬戾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以人性之善原與堯

所全集卷之二 姑蘇論學徐錄 古

舜同而堯舜則千古能盡性之人千古入盡性之
準則也欲踐吾性正須實學堯舜故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獲固獲吾心之理然不于古訓是學亦
將何所則效而有獲乎陽明先生王張即心即理
之說而並其間發印證吾心之實功而廢之是亦
未幾懲噓而廢食無怪乎後世譏其多師心也

姑蘇論學

上海後學光 堂錄

問主敬存誠乃爲學大關鍵蓋學問之道以收放心
爲要而欲收放心舍此無從下手也今堂非不欲
收放心其奈情慢繁擾之私隨創隨生甚至加
意振作而困苦百出必至廢弛而後已不知用何
方法乃可把持牢固漸造于醇熟地位先生曰禮
曰君子莊敬自強易曰閑邪存其誠爲學而欲使
情慢繁擾之私不生豈有他法哉亦惟實下主敬
之功實盡存誠之學而已但非實見得吾心本敬

所全集卷之三 姑蘇論學沈錄

本誠之體而直截從本體上着工夫竊恐以硬把
持便謂即主敬之真強差排便謂即存誠之要也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君誠欲主敬而存
誠乎必先于格物明善之功實落圖之

問吾儕自知福薄之人要積善以培根本惡念固不
敢萌而浮游妄想終難排遣即如今舉業粗疎自
知庸下而功名之念中擾于胸中往往有僥倖一
得之想且于事至物來從沒有善處之法未至輒
躊躇所以應之既至忙亂每多不當過去又割捨
不斷計其得失只極一小事過了一個日子此無

才乎抑未明理乎先生曰所云惡念不敢萌而浮游妄想終難排遣一段見足下天良之本善又見足下自知之分明可敬也顧浮游妄想豈排遣之所能盡亦豈有才者之所能排遣哉蓋吾心浮游妄想之私原不可使之擾吾清明靜定之體而徒欲盡之以排遣竊恐即排遣成浮游妄想矣昔顧端文先生嘗轉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之言曰寡欲莫善于養心此真工夫合一之見爲千萬世求放心者澄源探本之論也然則足下誠欲禁浮游妄想也正不必于浮游妄想尋對治法但從本來

無欲之心體用體認涵養之功使吾心大公順應之體段見得分明養得純粹到得道心爲主時即人心自當退聽而浮游妄想不禁自遠矣

問堂自幼雅慕賢豪心圖就正奈生年二十八矣所交落落無有合者居恒每有寂寞之感夫惡習固不敢入而善者亦未得相與也豈德鄰之難歟抑動與人違而不自覺歟願先生有以教我先生曰天下賢哲皆同道同道即同心故賢與賢或聞風而殷慕或傾蓋而談心甚至有讀其書憾不親矣諸百世之上者蓋好之真故其求之聲求之聲即

賢者且與我有同心而求我矣尚安得有落落寡合之感歟且方今即無上聖大賢至如堪爲足下師者所在不乏而二十八年竟落落無合豈德之孤而鄰之寡耶竊恐足下不能于未見之先如古之慕賢若渴既見之後不能如古之賢賢易色與賢者若不能如古之親仁就正與賢者遇不能如古之降節服教則是動與賢違而不自覺也夫如是即足下再至二十八年其落落猶如故耳豈獨今日哉且性習無中立之勢善者既未得相與即惡習惡日久而潛入不覺也又不聞德鄰之難矣

甲午夏家君以輝騰封中丞之召至鄉里一時
諸名士多見顧于寓中有一二論學術者每
以補遺陸王爲尚家君輒平心酌劑未嘗少徇
其意許徐沈馮固南中有識士也有所問必錄
而記之然于折衷陸王之說容加回護較時賢
其所錄于家君家君于其回護處則俱如其原
說改正焉功請曰陸王爲蘊中一二從中承遊
者所損易少隱之家君豁然曰是何言也道天
地之公也二帝三王之所不得私孔孟曾思之

所不得私吾輩論道亦惟其公者公之而已執
已排人與夫徇人忘已皆昧心而害道者也吾
于此道四十年中由二帝三王孔孟曾思而下
及河會姚涇更由河會姚涇而上衷于孔孟曾
思二帝三王始之由同以疏異後且由異以歸
同蓋幾費探討體認之力始有此一際之明苟
明知其如是而昧心害道以徇之無論非大道
之公也自違本心亦甚矣且吾于陸王採取其
長處極多即補救其偏處亦不少一旦盡棄其
夙學以要人一日之合自忖凡百不允甚乎是

惟宜據日前之原說以求正當世倘得當世明
識平心者謂予是余固得同志即當世有
明識平心者而能確指予非予且得益友同護
亦無所用也嗚呼家君之命錄此而不諱也固
就正有道之深心所由寄也閱此編者能鑒原
其心之不敢私斯道之幸也能切摘其見之尚
有偏尤斯道之幸而家君之所慰祝耳

男功謹識

男功謹錄

寓蘇日友人有謂家君之學原是陸王者功歸以告家君曰此譽我而失實耳非毀也今無論陸王學術自有淵源卽如自宋以來濂洛關閩靡不有堯舜君民之志然皆以未能得志行道致令無識者有多議論而少成功之譏象山義門之風冠絕千古荆門之政備見躬行陽明初爲主事卽疏叅劉瑾及勘事福建以無責任無兵糧之客臣忌身忌室而湯賊宸濠滔天之寇至于平江西兩廣積年

猶盜皆能不動聲色偉勲爲前此諸儒所未有既足刷道學迂濶無當之羞並足徵吾儒體立用行之效使在孔門卽不得列德行之科亦當于言語文學政事三科中高占一班如我迂疎庸腐常愧不及二先生萬一今日原是陸王之學則我竊附爲幸矣是深譽我者孰如此言但如象山之學主于立大本而我平日必言本末兼該陽明之學主于致良知而我平日則必言知行一貫未嘗不于陸王採取其長正未嘗不于陸王補救其偏則是我于陸王不爲世儒之排斥而要之言論自各有

淵源旨歸亦各有着落原不侔也今乃比而同之此則徒聞我之兼採陸王而未察我之學宗何如並未審目觀我平日之論述何如故不免有此說耳

功因問我來兼該知行一貫目與單提立大本致良

知爲要者有偏全之分而知知多以陸王之學爲論如象山曰象山之立大本本于孟子陽明之致良知致良知于今日觀孟子曰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致其大大本初非遺末也陽明之致良知其致良知曰實致其良知于日用倫物之間是致良

知初非遺行也但二公當日欲矯支離聞見之弊不覺意有偏重而從之學者每不能善其原說讀其書者復不能會通其本旨遂致有于內偏重之疑由是禪學之疑因之起而爭門戶者遂聚訟盈庭矣故我每言學必言本末兼該知行一貫以補其言外未盡之端使聽者一聞了然或當免尚口者頰舌之煩爲吾道斬去一重葛藤耳究之豈能深加乎其原旨也不特此也且如周子言主靜而我嘗動靜交養程朱言主敬而我多言敬義夾持此亦豈能加于三先生本旨毫釐者特我生平

其後有鑒于末流不善學者之舉一廢百未免由

始立教者之語有偏岐故合下卽合體用工夫

以立言先消這一重語言異同之障是則諸先生

對峙製方之醫而予折肱救弊之醫耳偏全之說

貌若似而情實未盡也至于疑我之學是陸王此

則近時學者之習見蓋彼亦未暇細究孔孟是何

學術亦並不推陸王立大本致良知之淵源出于

何人並不知陸王立大本致良知之宗何以流弊

近彈且並不暇徹底窮探禪之爲宗若何但見陸

王之言立大本致良知卽曰禪學至于目不覩陸

聖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三

王之書者亦從而羣噪之曰禪及詰之則曰近時

學者皆云及問近時學者何以禪陸王如是之甚

則曰陸子重內輕外重本體略工夫且與朱子無

極之辨有異同朱子之門人曾禪之而陽明則生

平不以象山爲非者也且致良知之說亦有似乎

重德性而略問學故並禪之耳至細詰以立大本

與致良知之說何以是禪既茫然莫辨更細詰以

朱陸異同于無極之辨信矣不知既辨無極之後

朱與陸之交也何如則亦于朱子全集申晚年

所以與陸往還之書並陸子集中與朱子往還

書舉茫然莫知其梗概也但見不闕陸王者則曰

是附會陸王者更見有取陸王之長者則曰是真

學陸王之學者也此友之疑或亦出此耳殊不知

我生平之學導孟子故于陸子之言立大本王子

之言致良知不惟不敢排斥實心取焉然我取立

大本之旨而鑒于陸子畸重立本而使人有遺本

之疑也則補救其闕而申之以本末兼該之旨有

取于致良知而鑒于王子單提良知使人有遺行

之疑也則補救其闕而申之以知行一貫之旨此

如製方藥者未嘗不于術巧連萃有專用之時而

聖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四

佐使炮製之間固自酌劑平允殊無偏勝之患則

與彼之用術巧連萃者固不可別而異之亦豈容

渾而同之耶且我深惜近世學者自己于明善誠

身之要不肯實講一句實做一步專以譏評先儒

爲徒資口舌之具文又並不肯實于朱子之書細

心體認精求原委于朱子之教身體力行詣深造

極而專以攻譏陸王爲尊崇朱子之借資無論其

學術落于徒尚口耳大失朱子平日教人躬行實

踐虛公取善之至意卽其立心先已不可對朱子

而質聖賢也故我于朱子不敢徒讀其書而不體

其心徒尊所聞而不行所知于陸王未嘗不取其重本之得亦未嘗不救其偏內之失殊不敢爲世儒之口閤陸王便爲功在尊朱也故生平于朱陸學術之辨自己取舍之間皆平心質理不敢昧心作一字含糊模稜之言欺天罔人此友徒見我之排斥陸王兼取其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未察我所以補救之本意則心以爲學陸王之學耳

功復問曰然則朱陸之異同何如家君曰我輩生二先生五六百年後無從面質二先生底裏然遺文俱在誦詩讀書固可論世知人也大抵二先生生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五

平所觀面則鵝湖白鹿耳鵝湖之會朱子之意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子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然未大辯詰也白鹿之會則有同無異故陸子義利之說朱子親劄之貞石而跋其後至無極一辯而意見乃大相左矣然其生平書問則兩家全集俱載其本末始終參互考證正自可以得其概也大抵朱陸之學同尊孔孟而氣稟之高明沉潛不同故其初之從事未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入沉潛者所好在篤實高明者所好在易簡朱子之學術雖尊孔孟而其稟賦之

篤實與曾子子夏近故其生平所學原本于曾三省與子夏博學篤志一章之旨而教法則原于子夏教不躐等之旨陸子之學術雖亦尊孔孟而其稟賦之高明與孟子近故其生平所學原本于孟子之立大本求放心而其立教則有似于子游重本輕末之義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卽以此各授其徒亦如親炙孔門者之造就各自成家也但朱子好學而得天之齡長故年彌高學日進而德且彌劭陸子則負氣而得天之年短促故學卒未至于孟子之醇乎其醇而師心之病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六

終未化意見之執終未融耳

功曰然則今日當如何遵守家君曰萬世師表者孔子今日學術奉孔子爲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洙泗此萬世之公論亦朱子之素心若慮初學易迷于所往流入空虛而一心恪守朱子之學宗詣精造微以達于孔孟正自平正確實但不可不講于孔孟之宗傳不講于朱子之學宗不講于陸子之底裏且不實學朱子之學而徒以口頭排斥陸王爲功在尊朱耳蓋尊其學在眞明其目而實踐其行徒以口頭排其疑似爲推尊不惟非尊也

之實事亦且于一道同風之世徒生黨同伐異之
轍于道真知實踐之途僅成一口舌聚訟之塵
如閭閻婦女一言之異輒爾角口不止已四者然況又不能
深得其情而徒傷吾道之公平

功復請曰近世學者皆諱言陸王吾父心不沒陸王
之長可矣或宜諱言之以息紛紛之爭家君蹙然
曰小子言何鄙也道萬世之公也如我不沒陸王
之長而仍補救其偏自信此心可以質諸天地質
諸孔曾思孟亦可質之矣陸二先生于百世之上
彼尊陸王者請我補偏之說尚不滿于陸王至有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七

面規之者我不恤也闢陸王者謂我取長之言附
會陸王卽有背毀之者我何恤乎且我生平過不
自量願學孟子故于知言論世頗費心力四十年
來于諸儒先學術原委微細窮索始之由分悟合
繼且由合晰分乃始有此平心質劑之微明今卽
不敢謂百世俟聖于不惑顧其自信此心此理之
公亦久矣棄自信者而一旦以避謗畏譏之故隨
聲附和心何安乎且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天地鬼
神昭若決列違平曰自信之素心以取悅世儒之
口非

謗亦負慚于孟子辯禹傳于伊尹割烹百里奚飯
牛之義矣其若願學孟子之素願何今以往有鑒
我之心而知我者我聽之卽有聞我之言而仍以
爲譏者我亦聽之若曰是宜回護而隱諱此鄉愿
媚世之術也且未論其見解之偏全是非卽其得
罪于天地鬼神前聖昔賢亦甚矣我則何敢況三
代之直道自在人心當世之高明應自不乏倘因
我之說有正我之失而當者卽我獲其益更若因
我之言有少解其惑而悟者卽人獲其益是我一
直言無隱而人我皆益也又何諱焉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八

功復問陸子之立大本王子之致良知既淵源于孟
子而後之學者往往擯之爲禪何也家君曰是亦
有說焉孟子之言立大本致良知是統論學術故
立大本爲吾道首重之條理而良知亦吾道應有
之脈絡而陸子之言立大本王子之言致良知乃
是單提宗旨單提爲宗卽未免偏重之流弊生矣
故重在本則未免語末或輕宗在知則爲言行
似略是以爲世道計者憂之以爲斯道中正圓滿
無有偏倚旣偏于內則流弊易至于遺外旣重于
體則流弊易至于遺用一不善學而吾儒知性盡

之旨且將流于佛家明心見性之途矣于是先
王爲防微杜漸之慮者曰陸王偏重本體易使人
遺工夫而寡實用其流弊與空宗近而逐聲者遂
並不窮其底裏而直禪之曰先正某人曾云不知
先正乃防微杜漸之義耳究之陸王教人存心盡
性于人倫日用之中禪學見教人明心見性于三
界萬象之外血脈宗旨天淵分異直舉陸王而禪
之陸王不且笑人耶又其謂窮理知言何故余于
陸王未嘗不惜其立意有時涉于偏着下語有時
涉于岐重又未嘗不防閑其流弊補救其闕失而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九

終不忍直加以禪學之目蓋我看得陸王宗旨分
明更看得禪學宗旨分明故不忍以本來不同者
隨聲渾合也

功復請問既願學孟子則論學一遵孟子之意旨可
矣而平日每舉大學明新止善爲學宗何也家君
曰我于孔子後反覆推勘惟孟子見明力定卓然
爲吾道長城其書明快的確無一非孔子心印故
生平不自量其力之不逮而矢願學之志然孟子
生異端與吾道爭衡之日而我則生吾道中門戶
自相黨伐之時重本體者略工夫重工夫者遺本

體重具體者寡實用重實用者輕具體一門之中
互有是非一家之內至相異同斯道幾成口舌議
論之場矣故我論學宗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宗
而初不盡拘孟子之言如老學究區區奉一先生
之說而不知變也然要之明新止善豈有加于仁
義之旨者第其爲旨體用工夫渾然圓成得善學
者學之固天德王道之一貫卽不善學者亦不至
于偏岐貽弊故我願學孟子之爲人而學宗大學
之宗傳耳

功曰學宗大學之宗傳其若願學孟子何家君曰昔

豐川全集卷之三

姑蘇紀略男錄

十

孟子願學孔子然孔子單言仁而孟子則兼言義
我學孟子之爲人而學宗孔子之心傳安在其不
善學孟子者且孟子願學孔子而我直宗孔子之
學宗正所謂願學孟子也蓋我願學孟子者心心
之相印而論學宗大學者則溯源窮本抑又斟酌
方藥之時宜耳且千古學宗惟大學中正圓滿本
無滲漏自不容舍此他適矧 國家表章孔子萬
世師表之題昭如日星遵王不悖之義亦復應爾
也

豐川全集卷之四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門人 趙 泰謹錄

同學諸子 泰 閱 及門諸子 校

侍側紀聞

一日問聖學宗傳先生曰無遺王道之天德無外天德之王道無廢工夫之本體無離本體之工夫大學一書吾夫子統會天德王道真體實工以立宗蓋古今學術至此乃範圍莫外吾輩既奉孔孟爲師表須是依大學規模學去乃不至迷入小戶

豐川全集卷之四續

侍側紀聞題錄

旁門

又曰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毫偏着不得一毫滲漏不得但有偏着滲漏卽屬執一執一之病卽賊中道故孟子力闢楊墨更惡于莫之執中耳

會得孔孟一貫之宗學術乃云會歸皇極若于一貫之旨看不分明用力雖勤終落門戶以其所用之力不出門戶之中故其所造之詣只成門戶之學也

教獎不妨各從其所急立宗却不可流于偏着流于偏着則卽藥仍爲病恨入門亦不妨各從其性之

所近歸宿却不可不底于中正一失中正則成舉一廢百流弊且中于世道人心楊墨初間亦是學仁義的心教人亦是教人學仁學義只以立宗偏着歸宿不知中正遂成異端流禍當世吾輩所宜鑒戒

工夫陳漏只是本體不真不得借口境遇阻人本體迷昧只是工夫不實不得借口姿稟障人從古無有真知不能實行之人金無實行不能真知之事中庸所以引舜回之智仁以明道之明行也

莫徒張皇尊德性亦莫徒鄭里道問學實實在在

豐川全集卷之四續

侍側紀聞題錄

二

道問學的密工夫乃算得真能尊德性真真切切在尊德性上着主意乃算得真能道問學見不透這底裏卽尊德性必流元虛道問學必墮支離其爲流弊正均爾

細看六經四子中言學術的本末終始便見得後儒之學未免參和意見既成意見便于道之全體大用不該不備雖欲不流爲門戶而不得故學諸儒者要須明得二帝三王周公孔孟是何等心行何等局量而于諸儒取長擇善補偏救弊務視諸前聖爲準繩卽于諸儒集其長而不至仍蹈其偏會

其善而不至仍流于弊庶幾諸儒之德美皆我之德美諸儒之跡畧我無其跡畧諸儒樂得有我以善繼善迹而我直可以集諸儒之大全正諸儒之心待也不然縱學得那諸儒先的皮膚既不知其精神命脈復不知所以補救即先儒之優孟且不可望矧敢言大禹幹蠱蓋愆之大孝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乎吾輩切宜于此等處矢下窮理知言之功以爲終身則效趨嚮之準也

泰一日侍側請問靜敬之旨先生曰此心不懈之謂敬無欲之謂靜言畢又謂泰曰這裏須有知性工

豐川全集卷之四

侍側問趙錄

三

夫始得若不知性即主敬亦是假工夫主靜亦屬虛氣機皆非實義也泰因問如何不知性而靜與敬皆虛假乎先生曰子誠體會能于這裏更透一格即識見更過一關矣吾言乃吾見汝悟始成汝見也即不能遽及于悟經一番苦思自己已有一段若疑若悟的那種子在心裏即吾言且易入耳泰退而反覆思之越二日請正所見曰泰思靜乃性之真體段本非從外得縱乃性之真精神亦非從外來故敬必本之性而始真靜必歸之性而始實所謂一真百真也若不知性縱極意把持終屬氣

魄上牽泊事極意恬帖終屬氣機上安排之物所謂一假百假爾先生爲之首肯

泰問理氣之分與德性用事氣質用事之分先生曰就主宰處言謂之理就運用處言謂之氣其實主宰即運用之主宰運用即主宰之運用也所謂德性用事者亦是從此心之悟時言之耳其實即此氣質之性之悟初非氣質之性之另有德性也所謂氣質用事者亦是從此心之迷時言之耳其實即此德性之迷初非德性之外另有氣質之性也論理能窮其理之所以一又能別其分之所以

豐川全集卷之四

侍側紀問趙錄

四

殊始原委分曉爾

泰一日問盡性之道先生曰當獨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當辭讓時便辭讓當是非處便是非勿泰以後起之念務充其本然之量惟日孜孜不敢怠荒

泰一日問如何得動用紛紜中一一能中乎天然之節度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則靜者人生本來之天則也人若于靜中有體認涵養之功恰合乎本然之天則自然動時恰合乎本然之節度蓋這節度即天則之節度也靜時恰合動時自

子子子子子

又曰立體致用之道如調馬然平日調習得性情馴良自然上路時行走調順然臨時御勒之法亦正不可少忽總之此事專靠不得臨時制御之力亦專恃不得平日調習之熟要須動靜交養刻刻堤坊始無走作也

仁義禮智信大道之綱領統是矣學問思辨行學道之工夫統是矣然五常本異用而同體五事實殊途而相因講學明道若于這裏看不透打不徹不是割裂本體即是落于籠侗不足交離實工即是

皇朝集卷之四續 待制紀問題錄 五

流于疎畧其于聖學總無是處

窮天盡地祇此一點中和之機作三才之命故致中和三字生人以眇然之身配三才之道也這裏無人推謝處人雖欲推謝之而亦不可得只是驅學不講學者看得此三字太大吾身太小遂誤為匪常人所勝任耳

志欲其遠功欲其實體欲其真用欲其達一有或缺如難折足

此事不足說得是便已近時舉業家視為迂濶者既不識這事是何事即一二講學宿儒亦只以著書

立說當之又其理之當而只以意見爭門戶嗚呼嘆矣

又曰曰分而大道設意見生而微言晦此道日支離而學者可嘆息

學問之為第一義然路途之邪正易辨大難辨故格物明善之功必與擇師親仁之

工夫互進乃可

夫一書乃孔子上下千古折衷學術獨祖述堯舜而為此大中正開闢平實之音以立教真

是本體大用真體實工但舉世遺千萬世飽園人

皇朝集卷之四續 待制紀問題錄 六

甘二竟莫過于是後儒舍之不講往往自立宗旨此處即無勝心亦覺其于大學宗傳未能細心體認而洞悉其本末終始也誠洞悉其本末終始試一就後世立宗諸說細細與大學比較自見得後世所立之宗僅大學自具之一端而全體實有不能當恍然悟偏見意見之割裂六經矣

先生一日謂泰等曰自己從天生來只帶得這一點性作五官百骸主宰為酬酢萬變根抵而終身茫昧通不知作何體段作何涵養真是民之蚩蚩又一日謂諸子曰此後不必苦辨本心本性之說但

實存其心卽養性在其中實養得性卽存心在其中紛紛辨本心本性不知實從上邊守住下存養之功縱自今日辨至白首祇是添得口頭間議論耳心性依然不管我事也泰曰然則可不必辨乎曰前人論得如彼詳曰來吾爲諸君言亦不可謂不明矣何用更煩煩古乎泰曰然則孟子何爲舉存心養性而分言之曰孟子是爲不知者細數事天之日故不得不合存心養性僉舉然其實早已合言之矣泰未達先生曰首節不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乎或從舊說盡心乃能知性或從朱註盡心

由于知性總之是心性相因舉此該彼初非將心性二字截然分段又不成是性非心也

又一日謂諸子曰此後但奉孔孟爲大宗而以六經作印證之本以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言作登高階梯卽學脈不至走入旁門小徑至于近來一種小辨害道之言切不必觀更不可信蓋彼實無真見徒滋口耳將理學二字作爭勝之具也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小子戒諸
真識公心可以論道匪是狎犬人侮聖人之言不免矣

昔孟子爲滕世子言人性皆善堯舜可爲至其引成覲頤淵之言又至詳且明這豈是引誘滕世子故作此激昂之言至理實如是耳近時學者見人說希賢希聖便視爲天上事不惟未明孟子之言亦看得自己本性不善身分太低矣

學道是學所以行也不行而徒尚口舌抑末矣而言又不精不當則道之靈也

泰習靜坐先生謂曰靜坐一事莫怠慢却心急不得不疾不徐之間有道存焉程朱王高諸先生皆有說可味而高于尤爲暢達須實加體履乃有進步

起脚一差終身迷惘卽迷中猛醒轉頭已枉却多少功力故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入門以知止知至知先後爲本務

泰問聖學所從入先生曰須于四子書中體究孔曾思孟心行以會歸于二帝三王道法淵源之宗令天德王道融會貫通乃能于千聖經常之道得入門耳若識不能遽至于此且于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九子中從其性之所近討一入頭可也然切忌到得八頭時泥于門戶之見而不知變終身只成門戶之學耳

當國家者無遠出前人之識而好更張前事祇益亂耳論學術者無高出先儒之學而喜評駁先儒祇益僭耳

只無欲便澄然無事內外兩忘能內外兩忘亦便心中無欲明道定性識仁之旨正與濂溪王靜立極之旨表裏映發誰謂周程學術淵源不同會得九思九容無一念一事一時可懈之旨便知得敬之一字真合內外兼精粗該本末人已而為聖學成始成終之要義

敬豈是拘苦事近來一輩學者每喜舍敬言樂直是豐川全集卷之四續 侍側記聞地錄 九

不知敬之真味然敬原非拘苦事樂亦豈放誕事而近來又有一輩學者往往言敬諱言樂匪直不知樂亦直是不知敬耳

古今論讀書之法多矣至于朱子則論之尤極精詳無不耐人尋味然要之以反身體認為要以窮經致用為實徒恃誦讀而不知反身實踐負販之學也徒明諸心而不能實見之行盡餅充饑之學也雖多亦奚以為

虛言天道不如實盡人事先儒名言也然予以為真明天道則雖欲不盡人事而不得故君子于天道

人事係下窮探實工

易是聖人教人寡過之書明斯旨者可使四聖人易是聖人教人寡過之書明斯旨者可使四聖人易是聖人教人寡過之書明斯旨者可使四聖人

人性中只有一個善其惡乃善性之自己作賤處不是善與惡並從性中生來猶之天地間只是一個陽其陰乃陽氣之自能收斂處不是陽退了又別有個陰也

人心與天地之心原同體非直相似而已須要廓清得直與天地一般纔是

豐川全集卷之四續 侍側記聞地錄 十

吾心原與天地本來同體只因私欲牽引遂與天地不肖若能時時用主敬存誠之功即時時浩然與天地同流毫無大小之分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字真旨須是神會心體天地之心庶幾可見否則揣度模擬如何得真

又曰吾人惻隱之心便即是天地生物之心若能于此心時加體認時加擴充即便與天地化生萬物的氣象相似

觀性之為字從心從生乃知心性原非二物特各就其存主異名耳釋氏之幻空意念既離心言性而

其視性爲真視心爲妄又是離性而言心兩無着落矣

卽心卽性分心分性此吾儒與釋氏之分界處此處辨得分明然後入門用功始不至錯走路途

卽心卽性故盡心不得不牽于知性分心分性故不得不以真視性而以妄視心釋氏每笑吾儒支離不達本原今于本原一體之心性強作分別抑誰支離耶

先生一日謂泰曰理欲無中立之理理存則欲亡欲存則理亡理勝則欲消欲勝則理消存亡勝負之

分只爭毫釐辨之不可不清
聖賢全集卷之四續 侍問紀聞遺錄 十

泰問持敬之要先生曰爲學之道固要于持敬然敬亦不可太涉拘束太涉矜持只要此心不昧不爲私欲牽引卽本體工夫俱在于是蓋心之爲體本來無怠慢放肆者也苟能不昧卽不待拘束而自無怠慢不待矜持而自無放肆不必更言持敬而持敬自在其中若昧却本心一味涉于拘束矜持却恐工夫不中節度反失本來體段耳
又曰此心苟存不必更慮怠慢放肆重加拘束矜持反成桀床上之床盤屋上之屋

言畢又曰爲學固以主敬爲入門然須先用明善工夫明即心之本體敬之天則庶幾下手時本體工夫融液浹洽耳不然徒事主敬會無窮理之功竊恐天則不明制縛作槁木死灰之心流于下乘癡禪終不符于敬真血脈也

泰問曰德皆性原無偏重先儒多以仁爲長而先生又每有以智爲要之說何也先生曰仁義禮智皆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四者原無偏重但就其善之長處論則仁爲先就其功之始處論則智最要顧仁之爲長先儒論之詳矣考稽而可

聖賢全集卷之四續 侍問紀聞遺錄 十一

悟至不肖之所謂智爲要者蓋必吾心理明見定能如鏡明潭澄然後于當惻隱處便惻隱而不失其則當羞惡處便羞惡而不失其則當辭讓處便辭讓而不失其則耳不然心地不瑩茫昧昏塞竊恐當惻隱處不知惻隱卽惻隱亦只成照煦之仁當羞惡處不知羞惡卽羞惡亦只成子子之義當辭讓處不知辭讓卽辭讓亦只成拘區之禮矣是智之一字尤爲四德點化精金之神丹也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八條目之首其以此夫

讀書是藉以窮理事亦是藉以收束精神涵養爲主

事急緩固不得若心意太急惟知上前趕着記誦無意游涵咏心理融浹之意不惟于書理無得即心思亦彷彿紛擾無收斂寧帖之趣反是以養心者害心矣必如先儒所謂優悠廢飢理順心得然後克符其旨又曰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法最善縱不能如法行持也須留二三分精神于靜中涵養游詠收心理融浹之益也

讀書宜以五經四子書為主這是千萬世道法之宗然經有簡與學者未易猝明却宜先講明四子書作根其庶幾經書可類推而明益人知五經乃四

子之淵源不知四子實五經之精髓也真能通此自然明彼然四子書雖有朱子集註然亦簡約未

嘗逐條逐句發揮初學入門勢不能不資于時下講義而講義却不皆知道之人所為多是因文衍義故其意味淡薄發不盡孔會思孟原旨依此而欲明四子精義亦至難也故必先講濂洛關上蔡韓田延平南軒西山以及金谿餘姚之書味其肯綮以會歸于鄒魯然後四子書可漸入其門庭即五經可次第讀耳

一曰靜養靜坐覺此心收在腔子裏時却無

茫不知此段境界是否先生曰心在腔子裏能無着落則心安其宜矣豈有不是但恐彥通將腔子僅作七尺之軀看以在腔子裏謂着在方寸之間耳以腔子着作七尺之軀以在腔子裏謂收在方寸之間恐所謂無着落者早已着落于七尺之內方寸之間又恐彥通待一時氣機安靜討得此一寂清之機工夫未至真無着落也

一支問讀書之法先生曰前人論之備矣朱子尤為詳到只是讀得後消化之道却在各人苦心尋討出路此事靠不得人言也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條理詳密工夫亦極結實然却是聖學窮理盡事在大學只當得格物致知條目

而于裏所見止于此故其所造僅得聖人之一體而居文學之科未得及曾子之孜孜躬行獨得本實也然其規矩準繩使後世為學之士能恪守固守正自確有依據不至陷空駕虛走入虛浮一路故朱子奉之為學則得本此發明為學之道我輩正宜實體而善用之以免虛浮之病

先生一日謂余曰以子志力不惑前途不能達到只恐無恒勉之勿使前賢笑人也泰起而對曰泰雖

不敏然居恒竊見得天之生人原無不可為聖為賢只因自暴自棄所以終居下流泰自今惟是日夕孳孳立定死而後已之志以答我父生師教之恩而已何敢以萬古不再之身自同草木先生願諸子曰其識之此彥通息壤之盟也

先生又曰吾輩必會立得真志向走得真路途又終身實下得勤學好問日新不已之功如是而不能到得聖賢地位然後可言聖賢自有天分若心志不定作輟松桑亦不得借口天分二字輒自寬假

豐川集卷之四續

傳則紀問題錄 五

泰一日問近時學者往往詬厲陽明以為尊朱之道先生從來不排陽明且有時明言平陽明有兼取處得非願學陽明故為是隱約之語乎先生慨然曰尊朱子自有尊之之道如朱子學至王敬即便實實主敬朱子學至窮理即便實實窮理朱子學至力行即便實實力行且如朱子教人實學孔孟即便實實學宗孔孟此乃尊之之正道亦尊之之實事豈以詬厲陽明為尊乎陽明以致良知為學宗此即大學明德中庸致中和之旨亦正與朱子立宗之旨血脈相通蓋致良知正是實致此良知

知于窮理主敬力行不然則等不得致良知而窮理主敬力行亦即此致良知之理主此致良知

之敬力此致良知之行不然則理主敬力行陽明

致良知之旨不與明德背豈與朱子窮理主敬力

行之旨背即朱子立宗之旨亦豈與致良知背而

可是此非彼耶獨陽明不甚得力于六經不免語

言時有偏着異于大學之立宗圖蒲耳然其一段

真聰明真事功使在孔門即不得列于德行之科

亦當列言語政事文學之班朱子而在正當引為

好友如南軒東萊比耳又肯排拒若異端耶即以

豐川集卷之四續

傳則紀問題錄

六

為陽明之言時與朱子異同必排王而後為遵朱不知語言異同此學者意見不合之常朱子學本程門而于游謝時翻其案龜山其淵源之自來而至以涉禪明言之而不諱不特此也即所深信之二程亦時遇不滿其說處必欲徂伸已見而後已今之易註與全集所載班班也蓋理是宇宙公理故諸儒先每當有會心處有必伸已見之意陽明之言是朱子而在必感慮衷而受即不是朱子在亦必與之據理明辨何有乎從百世後詬厲其意見之不同以為尊崇使吾道竟成一黨同伐異之

局乎亦深覺失朱子取善之弘心矣且某見國家表章朱子刊布其全書其意原見後世之學早者既止于章句訓詁高者每流于意見議論故亟亟取朱子平正篤實之學大加揚扞令天下奉爲善學孔孟之依據豈謂但學朱子諸儒先與朱子議論之不同者可悉廢又令排拒之耶吾子不見貴州陽明龍岡書院朝廷亦特差中書送懸文教還聞補額于廟堂之上原見得道體崇弘原非兼收兼取無以符孔門四科並育之義今但使首崇學力篤實之大儒而並表章才識卓絕之名賢

豐川集卷之四續 有制紀開題錄 七

卽四海承風之士當曉然知國家原欲使天下真儒蔚起一歸志篤力勤之途又未嘗不欲多士奮興胥成識明才練之士庶幾光吾道濟實用耳今必欲以排王爲尊朱亦昧于表章陽明書院之意矣至吾又竊有愚見不忍昧者君子之立教也期于成德達材而其所以成所以達則有四科首德行次言語次政事又次文學而元虛訓詁二途不與焉陽明之爲人且無論其學術自有淵源又無論其文章超絕諸家卽其事功之卓犖使孔孟復生亦不忍損諸四科之外而今必欲深文煅煉

之爲禪以爲尊朱嗚呼孔門四科品第較然懸殊初不聞彼此各立門庭相聚而訟今也以擯王爲尊朱微獨窺諸朱子樂善之本心有不安亦恐失孔門四科和衷之義卽孔顏在天之靈亦慨然千載之上矣且吾更有深慮者吾道首重原屬道德事功特因其遇耳初不專靠此一項以盡斯道之全量然非實徵諸事功卽道德且爲虛器高之而元虛清靜之旨可以托之卑之而著述意見之倫可以托之吾道且敗壞于虛浮腐朽之兩途而不可收攝矣道學一脈孔孟以來自隋王文中始開

豐川集卷之四續 有制紀開題錄 十八

其端至宋濂洛關閩諸先生乃弘其緒然皆有德無過無所施爲至使後之無識者有迂腐之譏卽一二高明論世者亦終不免議論多而成功少之疑然非諸先生力之果有不逮限于遇耳獨至陽明立不世之奇功創吾道之深耻令孔門政事一科實徵于千載之下今必擯之爲禪排諸吾道之外無論爲陽明所笑卽恐舍吾儒真實作用將令依附二氏虛寂之見者得托附于其中而經生俗士掇拾章句者且侈然自以爲有功吾道而竊入孔孟功臣之列矣其獎可勝言哉故吾尤不忍排

拒陽明而且兼有深取也然卽此而謂吾願學陽明則未審吾本末耳夫願學者但見其人之長未見其人之短故悉心歸依如孟子之于孔子王文中程朱之于孔孟耳吾于陽明心明其長不以人之毀而自昧其本心亦復心究其偏並不以人之譽而自易其獨見故拙稿前後兩帙中有與友人論陽明處其于表章陽明之長者無不直扶其體而指摘陽明之偏者亦無不盡切其骨竊嘗以爲世之毀譽陽明者只是據其皮膚以爲是非而吾之是非陽明者要是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不特陽

豐川集卷之四

侍側紀聞趙錄

九

明復生當無以少易吾言竊恐孟子復生于後亦無以易吾言于百世之下此雖一時之狂說頗自覺屬宇宙之公論蓋自信者明也且吾子亦常卽陽明之功而虛心平心論之耶其平大洞茶寮及兩廣諸猱雖亦奇偉非常然這些處特見其識明才長思深慮遠耳身分底裏尚不盡係于此若平寧藩逆濠之功則真大賢以上之用心矣何者當濠之反也陽明贛州巡撫之局已謝已矣徐德闢勘叛軍至豐城矣逆濠突起而據省會因修浦城官吏旬日間南康九江皆下又聲言直取南京勢

如燎原之火不可向邇且奸黨旣布列于遠近京師復有要人默應其中天下之勢幾如漏船在風浪之中陽明以謝事之客臣無片甲無斗糧使一念稍移于利害生死之故疾趨入閭脫身遠禍孰得以逃職責之况家在浙中南京若爲濠得家且蕩爲粉堞而獨孤忠耿耿不爲身謀不爲家計且恒以一木支將傾之厦而息其饑餓爾忘家君爾忘身之義三代而下見此幾人耶使孔子而在據事推心當且直以德行許之正不獨取其政事文學也然吾于此一段真忠實義生仰止之思而生

豐川集卷之四

侍側紀聞趙錄

十

平所願學者正日在于孟子蓋陽明有似乎孟氏之明爽而要其豪氣未馴其論師心處自遠遜孟子之醇乎其醇吾雖不肖取法欲上寧欲舍醇乎其醇之亞聖而降格步趨也

泰一日問操心之道先生曰小心而不流于懼靜心而不溺于虛空心而不溺于寂動心而不流于急仁心而不流于姑息義心而不流于刻薄勇心而不流于剛暴希聖希賢之心而不入于好高喜勝志在上人則可與言操心矣

泰一曰問親民之說作親與新于義孰長先生曰作

親義爲長蓋下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諸傳皆于新字無發明雖有康誥作新民之說然是言自新之民與親民作新之旨不同而平天下傳所謂爲民父母好惡與同者則無非大人民物一體相親之旨親民從親義自爲長縱疑經秦火之後不無訛謬然使義有不通學者論古尙當以虛心爲貴亦不容遽易從已見失孔門闕疑之義况義理自通何必硬執已見師心違古乎大抵吾輩生孔孟後讀書論古信傳不如信經信今不如信古古而可疑則寧闕勿質但有可信與其信心而有自用之失無寧信古而還其是非之實之猶爲得也然陽明之說亦有未盡當者大學者太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故人曰大人學曰大學西銘所以謂民吾同胞物吾與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瘝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也民既吾同胞義自不容不親情自不忍不親况吾明德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則明明德者自不容不一體萬物親字還他親字其于萬物一體意何等親切直截且大學

綱領原是祖述帝典以立宗明德即本帝堯之克明岐德親民乃原本帝堯之親睦取義以此証親民之爲親亦何等的確明白却不此之引而旁引親賢樂利親親仁民諸說以資佐證及覺千本旨有矯強牽合之病故卒滋後來紛紛之爭以是知辨理之難也

豐川全集卷之五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麻城葉業門徐家驥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錄

問中庸論舜之大德以祿位名壽為可必得呂氏
則有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足以移之之論孟子
章子則有修德行仁天命在我之論至若詩書
所載祈天永命祝嘏介福不勝枚舉苟無是理聖
人豈肯載之于經不得以二氏因果感應及百家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一

中庸所述禍福之迹為甚誠誠也所可疑者孔子
修與舜同而祿位名壽並與舜異且王可矣匡
之聞陳蔡之厄桓魋之難至若此之極將所謂
至誠不思足以移之修德行仁天命在我者何如
耶且如聖人不以飲食嗜欲傷其生知黨所記章
章矣而疾病亦不能免豈非陰陽造化之患聖人
固無如何由此言之天勝人耶人勝天耶

先生曰來問深信修德得天之理為不誣是矣而顧
疑孔子之盡與舜反謂若至誠足移行仁在我之說
亦有不足信者噫嘻吾子亦但見孔子之在當時如

彼未計孔子之在後世何如也吾子試思祿位名壽

天以報之當身者為厚平以報之百世者為厚平人
以得諸一時者為大平以得諸百世者為大平以孔
子與大舜之得報在一身論孔子之得天若與大舜
反以孔子與大舜之得報在百世論天之報孔子孔
子之得天與舜反與舜不反又孰厚孰大耶竊覺孔
子不待其功德之賢于大舜者遠即其得報之過于
大舜者亦正遠也所以然者大舜孔子之德原非有
優劣之殊亦非有大小遠近之異第大舜之功德極
一時之盛故天若遂報之以一時之極孔子之功德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二

原合萬世為一身故天之報孔子亦遂若延一身以
及萬世德如其報報如其德正毫釐不爽耳天勝人
耶人勝天耶至誠足移不足移行仁在我不在我耶
遠畔亦可悟矣至若疾病之說吾子所疑者元家性
命雙修不圓五行之旨而吾夫子固在天地陰陽之
內造化氣運之中也在氣運中者天且有不可期之變
異地且有不測之災祥而況夫子乎但如夫子之不
以嗜欲飲食傷生則亦自有人定勝天之義矣然此
等處却無關大義本不足置辯也遠畔但于尚論舜
時體認舜在當日一生所遭是何如境遇舜却如何

儀修德孔子一生所遭是何如境遇孔子却如何樣修德隨身所遇師聖增修而于嗜欲食間時時奉鄉黨一篇如遵生之箋是乃吾儒學古有獲實義耳問李泌君相造命一言儒者深善之而程子則曰人事即天命麟嘗靜觀日用之間吉凶禍福莫不由人事之得失程子之言信而有徵固不獨君相能造命矣然吉凶之機出于稟賦從逆之顯然者十八九而莫為莫致者亦常一二則天命又不盡聽之人事也是終不能無疑也

先生曰吾子能信君相造命之言又能推見造命之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三

本獨君相則亦自可知天命之外人事矣而顧疑于莫為莫致亦常一二之天命不知論理論其常耳其莫為而為莫致而至者固其數之變也數變十之一二豈足疑常理十之八九乎故君子但自盡其常道以造命而其莫為莫致者聽諸不可知之天也然命則順聽諸天而道必實盡諸己則天能使命莫為莫致而不能使人不進不修君子造命之實功正未嘗不在莫為莫致中也其實始終是一造命之道耳

問天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也今觀父母之於子

見其善必喜從而誘掖之使必至于成見其惡必怒從而譴責之使有所儆戒乃化工之機最速而報應之驗常緩或十數年或數百年從其後而觀之幾于不爽銖黍其前何為若罔聞知也稔其惡而厚其毒父母之戒其子豈如是耶意者惡人之流毒于世亦氣數之不得已天固使之然耶乃其後之報之又往往不少寬假何也是不可解也

先生曰據遠眸之意是疑天之報惡常緩若天當未報之時為稔惡厚毒又若天當施報之時為既使不假與父母之見惡必怒而即有所儆戒者不同耳不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四

知天之報惡或緩者非天之稔惡厚毒也天未嘗不時時儆之戒之而彼自稔其惡厚其毒也亦非天之既使流毒而復不寬假也天之寬假原關以使得自相悔勉之路而彼之流毒則自陷于使天不得寬假之途也向使天儆戒矣而彼見幾知懼寬假矣而彼乘時翻改將天報緩寬假之日皆彼遷善趨福之時天之緩報而譴告不更仁于父母之見惡怒責乎又父母之于子不明者莫知其惡而天則無惡不見平日每默示而隱儆溺愛者不知責而天則一不寬假一機每禍一以儆百則是仁育義正之弘功正不似

世俗之爲父母者不明溺愛偏私遺禍而真足曲成不遺成萬物一大父母也遠眸從此思之不亦可怡然解耶

問人生壽夭莫不定于有生之初而修養家言保壽神氣亦可永年其取譬也謂如爐火置風中卽易熾藏之深密卽可久此又似理之不可易者豈死生雖有命而善遵生者氣數亦不得而拘之朱子之所以有取于恭同契者耶

先生曰人生壽夭原定于有生之初保壽精神亦自可以延年之理爐火之喻未嘗盡非但非天地經

豐川全集卷之三

答問錄 徐子

五

常之理亦非聖賢天壽不貳之旨也蓋此心以一念不雜爲同天永貞之體一雜保壽延年之念卽已貳于天壽之私岐于功利之謀而與天異體自戕命根矣故君子惟知修身俟命當其宜保壽時則自知保壽而延年之意固付之無心耳朱子參同之註自少年未聞道時事使在聞道之後未必不啞然自笑矣而吾子乃以爲其意可取耶且遠眸以精神爲當保壽乎不當保壽乎如其當然則亦只自行保壽何必多置此延年之見又旣知保壽精神卽可以延年則亦只自保壽而延年自在其中又何必多着一延年

之見令精神反滲漏于計度之私而令保者不合當道不啻即况子朱子道德高深可信可遵者正自有在而獨獨取于其參同之註亦覺失尊信朱子之道也然要之保壽精神四字已自言成滲漏明透出自私自利本心卽此已成大病耳何者精神固可言保而不可言當壽之一字原屬起念爲留延年種子也問凡虛定積氣之處皆天不得謂太虛之表玄漠之間有帝焉而吾之呼吸不相通猶之人一身之中有心以爲主而四體觸處心必知之而徧體皆心乃孔子知其天之義解者不一或以爲天只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六

是蒼蒼之天或又以爲只是孔子自知或又以爲道理與天契合而不得謂天之竟無知覺竊謂無體非心而別有心以主之無處非天而別有帝以主之天人一理近取諸身俱可類推是耶非耶先生曰遠眸旣知太虛之表元漠之間有帝爲宰而吾之呼吸可通猶一身之內有心爲主而吾之四體觸處皆知則知孔子所謂知我之天不特指蒼蒼之形必有所以主之者在又可知自有能知之天不得謂知我之天只一自知而所謂道理與天契合不得謂天之竟無知覺者其言自當也蓋言天而只指以

蒼蒼之形只指以在我之心則不惟使人疑六經之所謂赫赫明明於昭在上者皆欺人之言將實理視為渺茫亦且起疑在自惑者肆無忌憚之心終身更無可救藥也但以爲無處非心而別有心以主之無處非天而別有帝以主之則殊有語病焉蓋只可言無體非心而至之只此一心無處非天而至之原屬于帝庶幾語意圓通耳

問凡人之生也理與氣而已理之根在心而氣之根附于腎故修養家有性命雙修之說吾儒工夫固在心上做然而四體之病雖聖人不免竊謂長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七

生雖不可冀却病之理固有之生稟薄弱過用精神恐傷其生日間工夫半用于心半用于氣不亦可乎

先生曰吾儒言持志養氣而修養家言性命雙修其言亦若相類然其實指趣天淵蓋吾儒所言者持志亦不可暴氣而養生家所言者修性先借修命吾儒無暴其氣只是善持其志而養生家兼養其命乃所以進趨于性吾儒是以心氣一貫相修爲入世動用之宰養生家是以惜命還性爲出世靜還之基也故其言養言修若一致同歸而其實一公一私直天地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八

懸隔今遠眸云日用工夫半用于心半用于氣其意亦若類孟子持志養氣之旨而不知僅入養生家修命之中矣何者以遠眸原爲却病起見故其所謂養心者只以精神薄弱而不欲其過用以傷氣又欲以養腎還氣而不欲其以耗氣生病遂致與吾儒心氣一貫相養之旨違耳然要之亦正與養生家性命雙修之旨悖也蓋彼所言者尚是借氣以還神雖有階級而仍屬一貫遠眸所言者則却是忽心忽氣言若相兼而其意實有割裂凡此皆不免從意見影響間私相提議也必如就遠眸之意而求兼收之益則做朱子平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規以不過用其心爲心氣交養之本又體養生家節思以養神寡欲以養氣之首以精神命養爲保元却病之要庶乎一舉兼收耳然要之中間節度盡于這心上取則其實只一養心之得其道並不可言一半養心一半養氣也大約此中有吾儒二氏之分並有一貫割裂之異不洞明養生家宗旨不能盡其義不洞明吾儒宗旨亦無由會其歸也遠眸但從此下細心窮理實工夫就所窮者又皆一一從自己心身上下體認實工夫他日便當有豁然之日也倘若工夫或不能實即讀盡

吾原之所謂養生家言終屬支離不貫耳

所謂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也五者少不得學問思辨格物致知工夫然後可以盡此理之精微此理之變釋氏則以爲理障而去之吾心之理隨時隨處見于日用之間釋氏則以爲事障而又去之上下截斷獨守此虛靈不昧之本體其一種空寂工夫既不能盡此理之量極此理之變又不能實此理于日用之間使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其以視吾道明新一貫之宗誠不能無病若論其工夫所到直至虛靈不昧之地其以視吾儒爲詞章訓詁之學者玩物喪志支離務外紛紛擾擾而本性汨沒殆盡者不且有間乎今欲使吾心有釋氏虛靈不昧之體而無釋氏遺棄事理墮于虛無之病不知何道之從

先生曰所論釋氏之病似矣吾儒之病亦似矣但釋氏原是出世還虛之宗故彼之棄遺倫物乃屬自還其宗吾儒原是立體致用之宗而吾儒則止于訓詁詞章遂盡失其宗耳今欲使吾儒有釋氏之長而無釋氏之病盡吾儒之道而全無吾儒之病却非借鑑于釋氏之虛靈不昧又非盡廢詞章訓詁也吾儒之

夢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九

明德新民原自虛靈不昧亦原自倫物不遺但日用

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間時時用格致之實功即時時盡誠正修齊治平之實事而一切訓詁盡歸于此一切詞章盡歸于此即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

問天地之德有四約言之仁而已矣故聖門惟以求仁爲務而里巷之士慈惠溫和不者得福亦且多厚天之所與可知也然從來擔當事務寬厚之士多不奮而勇決剛果者往往有濟又將毋一意仁厚者足以合天地生長之心矣而恐非任事之才乎

夢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十

先生曰惟仁得天吾子之言是矣仁厚者不足任事吾子之言似是而實非也天下惟仁者必有勇故惟仁者能任事若能合天地生長之心而恐非任事之才此以語居心忠厚之近仁者可耳豈真足謂之仁者乎

問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他日又曰須是慈祥

和厚爲本夫惟聖人爲能陰陽合德其下即不能不偏偏則二者果孰爲得耶

先生曰朱子所云人也須是剛者謂人惟剛足以任

道又曰須是慈祥

問從來龍犀敦懿之士未必能振拔有爲故孔子
思狂狷然中庸之教之士能幹自負而窺厥本原
往往多不爲用則是自負能幹者獨不能幹此一

聖賢耶意者學者縱無

聖王之德亦自不失爲寡過

聖訓卷之五

附錄

士

之士而自負其才而本原不足者固不得以英士目之與

先生曰才以濟德爲真才能幹而本原不可問則是此才乃濟惡之才濟惡正西銘所謂不才而孔子所鄙斗筭之不足算者也故論語告子貢之問士其次取孝弟之士又其次取信果之士而深鄙斗筭之才耳

問聖門言語一科止列宰我子貢此特謂其相從
子陳蔡而後不在門者耳但聖賢所謂能言大鄒
就和顏蘊中而英華發外上說則如孔明身退

藝之內所謂能言者應不止此二人矣第不知顏
閔而下宰我子貢之亞尚有何人不愧言語之科
者與

先生曰：吾子旣知以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爲能言，則凡孔門之言能當理者，皆可謂之能言，而其著于論語者，有子之言似聖人，尤其能言之至。冉伯牛之善言德行，亦即可與顏閔同科，而其餘之無據可考者，亦尚不乏人也。然如閔子之言，必有中而列諸德行，子貢之優于從政而獨列言語者，言語一科固重在言之中理，而亦實有見事明通，出言爽辯，真足轉

蒲川全集卷之五

卷四 餘子

十

人疑滯動人聽聞而爲同儕所不及者在乎此雖論語所載之未詳亦或者其人原不可多覩也然此等皆無關大義但心通其意固置之不足辨耳

問逆億者有心以迎之也先覺者無心而自悟也彼誠明坐照惟天資高學問到閱歷久者耳其餘若資性既闇學問未到與夫坐誦章句陳言千世故茫然不諳或淺識薄衷察察爲明而臨事恐爲小人所罔者雖有逆億徒多揣度影響之私而亦未必允當情事故惟居敬窮理四字爲學者的當工夫而其功又非朝夕可盡不知日用之間尚有

何捷法可以應卒然之事耶

先生曰只有居敬窮理一法尚有何捷法耶若必求捷法則立地下一狠心于居敬則實實居敬而不肯一刻放過于窮理則實實窮理而不肯一事放過火速用已百已千之實功亦自有愚明柔強之捷效耳問南軒有云爲政須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錯了又曰吾人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此言寬與猛皆不可偏于胸中也吾輩克己工夫未到從氣性偏拘上錯者常有之而見識不精至于

曹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古

失中過當亦復不少然則學者雖能平其心以應事而不能窮人情極物態無私則有之當理則未也如之何而可也

先生曰吾子無私有之當理則未之說良是也然欲得無私而又當理亦非別有良法也只實用居敬窮理之功以致辨于去私合理之方實盡乎克私復理之學耳蓋吾輩之行不當理者每由此心之多私亦由未明于理欲之辨未盡乎克復之實地誠能平日有克己之功而于遇事時一去私心而以平心應之本其固有之明亦自得平衡之用矣若更能平日

天下窮理之學則臨時當自有明以察幾之識平日實居居敬之功則臨時當自有健以致決之力將心之平者日益明而人情物態之紛然至者或猝然應之無難也

問古之君子不以私恩害公義蓋公之至者仁之正也以私恩爲仁而害于大公之仁君子不爲也然君子怨或不讐德無不報故以德報德凡可爲力而不害于義者斷無漠然之理豈非矯情立名君子所惡聖人之天理固在人情中乎又嫌疑之際不可不避先儒則謂凡避嫌者內不足也聖

曹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古

人至公自不避嫌果信然耶

先生曰報德之說論語中吾夫子之言自爲至矣避嫌之論吾子來問之言亦自分明也聖人而避嫌則是只知有嫌而不視乎理矣豈聖人乎但聖人于此自有精義入神之妙用不類硜硜者之徑情直遂耳問名非君子之所急急急于名與急急于利清濁雖殊其有所貪于外則一也然沒世無稱君子所疾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寂寂終身竟與草木同腐可嘆孰甚焉卽曰誠中形外未有實至而名不歸者然聞修之士行不出里閭名不聞諸侯向非著

讀書說：必言張見或附青雲之士以自顯其
名。是道哉杜征南勳石紀功一立于山一沉
淵已三百年後安知不陵谷易位古人之好名如
此其至也後之學者又能已于名耶

先生曰：名非君子之所避諱却非君子之所急求蓋
夫子之斥疾乎無稱無述者謂其無一善之實可稱
述耳非教其急急一名如杜南征輩也且古之君子
其見理明居心正方且以名勝為已耻趨名為已羞
又何必急乎實而自驚驚焉故其著書立說一身
之學天不容世之慮不知若君似為留天下後世
之全德之至也

答簡錄 徐子 五

問出處君子之大節也時不可有為而不能隱是
無守也無守何能有為春秋之時天地閉賢人隱
獨孔子以大聖人達節通權不磷不淄非賢者所
可學也然當時所遇隱君子趨雖不同聖人必倦
倦接引彼既無聖人之才高蹈自全乃其本分奈
何責其不出耶豈大厦非一木所支聖人固必欲

一出而亦欲諸君子同心共濟耶

先生曰：不在無義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千古之大
經也吾之志于千古大經之道自遠亦即以千古大
經之實當世故輟環周流不能自己而遇楚狂輩
可與言之士即殷殷諷勸以大義耳然去魯遲遲及
公三日不朝則即行居齊不妨為高昭子家臣而景
公不能用即行聖人進禮退義之志亦嘗不在三月
見星中也吾儒出處之大致亦居然可推矣

問問道先生為條例司不以為免其行道也孔子
微戰之家法也今必欲逆其大行而後一出則莘

聖道全集卷之五 答簡錄 徐子 六

渭之遇古今不再親也後世之得君亦以其漸也
而又誰先與之券哉且坐而言不若起而行非空
言之遂無補也正恐天下後世疑處士不出未免
虛聲亦所以塞其口也且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民胞物與何日忘之何忍棄之而沾沾焉潔其
身乎

先生曰：君子之出處有二道而出處之中亦各有二
其出也時可行道則宜出力足行道則宜出其處也
時不可行則宜處身不能行則宜處故當其宜出也
不特莘渭之遇合宜出即明道之條例司亦宜出當

其宜處也不特如明道之條例司所宜處即如莘渭之遇合亦宜處漸不漸券不券固非所論起行不起行虛聲不虛聲亦非所論也蓋仁者萬物一體之仁原不問于窮達而行義達道則視乎其審時審已何如耳潔身亂倫之譏原非可施諸仕止久速間也

問孔子有教無類孟子謂人皆可為堯舜此亦聖賢與人為善之心耳竊觀古今但有學利之聖人何嘗有困勉之聖人孟子傳道願得英才時無英才而孟子之道無傳然則賢之不美雖大賢無如之何耶孔子思中行思狂狷顏曾而外即少傳人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七

然則善誘如聖人亦無如之何耶

先生曰孔子之有教無類亦正如孟子之意謂人性皆善原皆可教之使為堯舜氣稟學利困勉之類不可拘耳今日有學利之聖人無困勉之聖人則吾子不惟未達孔孟立教之旨亦欠尚論知人之功矣他不悉舉即如孔門曾子之魯固吾夫子所與樂愚師辟同慮者也而卒與斯道之傳後世尊為宗聖吾子自少即讀論語亦第見曾子之與聞一貫矣抑曾思其以魯鈍之姿用真積之力其為困勉固不知其若可乎且以武公之睿聖而九十猶不忘規戒之益又

如湯武之大聖而盤盂几杖皆有箴有銘以自儆此非所謂困勉之功即學利之聖人原自不廢而亦惟其能不廢困勉之功故卒至聖人乎不特此也堯舜文王孔子亦可謂生知安行矣而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翼翼兢兢止孔子之好古敏求者且終身不替則是人非聖人則已耳聖人固未嘗不用困勉之功也至顏孟而外即少傳人時無英才聖人之道不傳是則當時及門之士自昧于皆可為聖之性不肯用困勉之功故雖孔孟之聖無如何耳初非困勉之不可為聖而孔孟之言特與人為善之意也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問錄 徐子

六

問近世學者文采風流往往不乏然求之真識定力則茫茫四顧竟無其人夫從來特出之士雖窮居僻處深自韜晦亦自川媚山輝聲聞四達今其人何以不概著也我夫子振伊洛之緒于舉世不好之時默識心知躬行實踐為關西士子宗師邇年以來吳楚從遊亦復所在不少斯道付託後來果在何誰士固難得未容輕許一人安在遂無人也其名其實倘可詳言俾窮鄉孤學得一神往其人乎

先生曰承問赧然心愧亦復蘊然心傷如不肖淺中

博植既已不堪自問至真識定力亦實匹顧茫然吾
子清明沉潛由士希賢由賢希聖正自無難亦尚于
孔孟之門神往而師諸百世之上可乎三代以下未
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未敢語孔孟大全未
可容丈夫駐足也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蒲城張正錄

同學諸子 參閱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錄 答張擇中

問先儒解學問之道二句有云學問之事在於求
其放心而已矣是求放心而始可言學問也有云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是放心收而學問已無
餘事也當主何說爲是

王子曰惟學問之事其道在於求放心故學問之道

皆所以求放心二說本是一意放心收而學問已無
餘事故收放心而始可言學問二意正自相因

又問中庸靜存動察明是兩節工夫今時學者見
說靜即謂墮入邪說何也

王子曰見說靜即謂墮入邪說此訓詁章句家見解
蓋由其不知學是何事而專以聞見口耳爲學故悉
以靜存之旨歸之二氏耳然靜存動察亦昔人不得
已爲人揭出工夫條段使知工夫須內外顯微一切
圓滿不可墮入邊見耳初非截然爲二也今日明是
兩截工夫此亦支離之見

又問齊地千里而謂之有其地矣魯地五百里以爲有王焉則在所損何也

王子曰禮有就大體言者禮樂之禮是也有就儀文

宜言者動容周旋中禮之禮是也禮樂之禮所以

整齊天下無是則天下無以齊故爲致治之大綱儀

文度數之禮所以整齊一身條理一事苟大本立而

於此或末中節則亦未便至於喪德失民故爲氣稟

學問之小疵耳動禮在莊整之後則此禮當不獨指

在上自時其變而言矣然究之施於民而當乎禮亦

豐川公集卷之六

答問錄擇中

二

幾以主心之起念而爲言乎抑王外事來觸而爲

言乎且一二日何至萬幾之多也

王子曰誠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幾誠即不睹不聞神即莫見莫顯幾則念

慮之動而尙微者耳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夫知

此幾爲念慮初動之微則知書之言萬幾爲王起念

而言矣然亦豈能離外事來觸而言乎且論幾之動

於帝王固不離外事來觸以爲言也至萬之爲言只

是形容其頭緒無窮耳非必定之以萬也善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辭害志可耳

又問禮之以禮致治之大綱也至動之不以禮註
示其氣稟之小疵者何也且此禮當就在上持
身說當就施之於民說

王子曰禮有就大體言者禮樂之禮是也有就儀文

度數言者動容周旋中禮之禮是也禮樂之禮所以

整齊天下無是則天下無以齊故爲致治之大綱儀

文度數之禮所以整齊一身條理一事苟大本立而

於此或末中節則亦未便至於喪德失民故爲氣稟

學問之小疵耳動禮在莊整之後則此禮當不獨指

在上自時其變而言矣然究之施於民而當乎禮亦

豐川公集卷之六

答問錄擇中

三

總之在事而合其宜則雖謂指上之持身也無不

可但須知加民而言爲圓滿妥確耳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己任不謂之出位乎

王子曰但者分位地位之意如農以力穡爲現在分

位地位則便以思其積粟養生爲結局定位商以貿

易爲現在分位地位則便以思其積財贍用爲結局

定位吾儒以隱居求志爲現在分位地位則便以思

其行義達道爲結局定位范文正公既做秀才便當

以思其堯舜君民爲位者也則其思以天下爲己任

正是思所當思而能不出其位耳若今之秀才將來皆有世道生民之責營營以一第一官爲思而念會不及於天下却是思出其位矣豈大易本旨耶然要之未可爲志在得權乘勢與越俎代庖者借口也

又問與人恭而有禮君子持身涉世之道也如人來而我恭遜我往而人箕踞當致盡其恭乎抑或有所不足致敬之人乎

王子曰君子恭而有禮自盡而已若以人不敬我而遂不敬人是世俗責報之心也一涉責報之心早已非禮矣尚何以責人爲哉且安知我之敬人而人不

敬我非我之未合於禮乎故君子惟有自盡而已孟子

子三自反之意正是如此豈得以一敬人人不敬我而遂不盡禮乎

又問孟子曰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程子謂凡遇此等必要思量作爲如何不知使孟子身當其任其作爲果當何如也

王子曰尊賢使能章尚不詳明乎答齊桓晉文諸章尚欠分疏乎

又問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夫惻隱

羞惡辭讓是弄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然則仁義智之名是田感而遂通之情推明其寂然不動之性乎

王子曰此論得之蓋性不可名故孟子往往卽情驗性耳

又問朱子曰性有偏駁理亦墮而欠闕欠闕或只是件數皆具而但失之少失之薄乎抑一邊全具而一邊全無乎

王子曰人性相近而有愚不肖者則氣有偏薄故視賢智者失之薄失之少耳若物性則天之賦之者原

來與人性不同一邊具而一邊全無矣此中須分別人物言之單以此言物固不可單以此言人更不可也

又問萬物統體一太極其或物雖蠢於人而理自無不一乎或欠闕太甚而終無可復之理乎

王子曰人物之生雖同生於二氣五行之中然人之生也原是得天地清氣而萬物原只得天地濁氣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猶言魚龍同生於水麟鳳同生於山耳其實魚龍麟鳳靈蠢由來自別也若是

太甚又何至終無可復之理乎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記曰人為萬物之靈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可見人之得天原清純完全物之得天原欠關太甚而與人迥別故終無可復之理耳

又問先儒有云恭敬忠非仁方用此以求仁也又云恭敬忠即仁之隨在異名非用此以檢束而為仁也二者孰是

王子曰前說即工夫合本體之旨後說即本體為工夫之旨蓋未識仁則工夫所以求本體故工夫與本

豐川全集卷之六

答問錄擇中

六

體為二既識仁則工夫無非本體故工夫與本體為二說各自有為然要之後說不犯顛撲也

又問顏淵喟然嘆章句謂道無方體道則高矣章矣章句又謂道有定體何也

王子曰道無方體而有定體也

又問小學於安詳恭敬九容等註皆云涵養本原不知本原只是起頭抑指性情言乎

王子曰指性情言如云草木之本原則在生機也如以起頭言則是草木之萌芽為本原矣夫草木之本原果在生機乎抑在萌芽乎大抵安詳恭敬九容皆

事王程子所謂制外以養中之旨中指性情言則本原亦正指性情言耳

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匹夫也春秋之作不嫌於僭乎

王子曰孔子春秋之作明其理非謀其政也然孔子言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則亦未始不嫌於謀政矣但孔子為當時之亂臣賊子不得已作春秋則與其他出位而謀者異耳蓋當時賞罰善惡之權既不明於王朝則是非善惡之理自當明諸吾儒孔子以宇宙道統為己任即以宇宙綱常名教為己任者也春秋之作所以正綱常而維名教正孔子之責亦豈同他出位謀政者比歟

豐川全集卷之六

答問錄擇中

七

問周公孔子生知者也一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一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與困憊者何異

王子曰曰生知非全不用工夫而於天下理無不知事無不能也只是生來清明於人便知如此用功耳周孔生而便知於此用工正其生知與人處也

問中庸言未發前工夫而大學未之及何也王子曰言各有當也然曰定靜安又曰有所則不正則未嘗不兼未發工夫也且明明德中正心之功又

豈有在己之已發處用乎

問顏子之終於陋老，是無人用顏子乎？抑顏子全不欲用於春秋之世也？

王子曰：只是無能用顏子者耳。觀爲邦之問，顏子豈無意當世者？然不獨顏子爲然，古來惟忘情世道之士，乃以潔身爲高耳。聖賢君子，天地爲心，民物在抱，特不忍輕身苟仕耳。行道濟時之念，固未嘗懸置於心也。

又問：君子不器，是就肆應咸宜上說，是就技能無不遇上說？

豐川全集卷之六 各問錄擇中

八

王子曰：君子不器，是言君子之是全德，倫肆應咸宜，非偏長寸善之拘於一方，終於一藝耳。但所謂肆應之咸宜，乃是於禮樂兵農經術濟世之道，理徹底通達，無往不宜，初非如後世進士之專技，當能以此爲淹貫也。若如尋常書畫，縱無一不能，此技能耳，正所謂器又何足言不器乎？

又問：遁辭是自己知得，前說不是而忽變其說，若於前三者病症較淺，如何？反列詖淫邪三者之後，王子曰：詖淫邪雖非情實，然尚不離於本說，遁則全非本旨矣。今有人焉，言之過而失其真，又有人自知

失其真而變其說，足下且以爲病之輕重何如也？

又問：孟子處齊日久，齊君臣之隱意豈能逃孟子之明鑑？即答燕有可伐之理，亦當以齊非伐燕之人先言而預防之，乃當日何不出此，致使齊人伐燕而取之？又何怪勸齊伐燕之嘖嘖也？

王子曰：沈同初不以齊之伐燕爲問，孟子何得遽對以齊非伐燕之人？今假如不正人與足下泛論正當事，足下將遂對以彼非作正當事之人乎？凡此之疑，皆非所語於論世知人也。

問：知止能得是就理上說，是就分殊上說，抑理

豐川全集卷之六 各問錄擇中

九

一分殊一以貫之歟？

王子曰：無理一便無分殊，無分殊亦無理。一本萬殊，一以貫之知，即知此得，即得此也。

問：無行不與予欲無言，是精微奧妙之理，皆具於日用常行之中，歟？或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抑只在學者迷悟之間耶？

王子曰：惟精微奧妙，即在尋常日用之中，故性道之聞不聞，在人迷悟之間。

豐川全集卷之七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功錄

同學諸子泰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偶記

坐間潛溪言昔鄒馮講學京師戒不言政事職掌庶太常聞之曰如此則學爲無用之學矣因不往會家君頌功曰此言何如功曰太常之言是也家君曰不然太常之言雖是正理然其實未嘗經歷事變故其言雖若近似而不切于當日事情當日時事曰非朝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侍側偶記

廷之上大小臣工往往不爲國謀而競于營私樹黨國事浸不可問兩先生目激心傷而奈其權不在焉不得已爲此挽回萬一之計蓋未嘗不知空言無補十實事而其心則以爲苟能提授得斯人良心隨時自當心乎國心乎民各舉其職而漸革前此之陋習得一人即可實濟一分國事倘天欲平治使知之者衆則善人日多而時事尚可挽回且日與正人切砥亦可借此振刷自己精神保終末路耳此二先生不獨已之苦衷也若曰當專論職掌政事不知職掌政事此是身當此官身任此職者所當圖維之事且衆

中有難以公言者又卽是宜公商衆議之事然言亦易盡況在座不必皆同僚六曹九卿俱各有人長官佐貳咸在其內但論公理苟有人心者自當卽公理之是非以明處置自己職事之是非二公前日但泛論其理正是切于論其事也若直指某曹行事之是非實議某卿用人之得失無論以戶而議禮議兵爲隣于譏彈觸忌卽長官公言下僚之美惡亦傷于激怒沽怨光祿公稱大理之美善且類于阿黨涉嫌其於國事未必有濟而朋黨擠排之禍且立至矣不見向來東林故轍乎顧端文徒以一言李修吾之賢此亦是非之公而遂犯忌者之怒高藤不已更若于京師首善之地公會之中公同褒貶其高藤可勝言哉不然豈諸先生皆當世大賢獨不知泛言道理不如切指實事之爲有裨實用而教人踴腐儒迂闊鄉愿媚世之轍哉故太常之說似是而實屬未當也學者品評古人是非須有論世知人之識然後能明得古人是非之真不然無窮理知言之學而徒執古人尋常格套以相律將所謂書生笑彼塚中人塚中笑汝書生氣者不能免已不亦深可惜耶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侍側偶記

二

侍側偶記

唐寅多功歸自富平述潛溪言學問須有實用乃爲真學問多講句爲家君曰學問雖廣而終講到精微與妙處亦只空談但實用皆根於實德故曰有道德然則言三德者徒就尙作虛不實之干何立卑之即論之依傍周禮而之亦足爲三德之假竊仁義如何能成得優備光明之業世遠修久之功然這體立用達之旨亦漢以來亦只三五人能見及耳以這裏血脈深長非真明于二帝三王孔顏曾孟之道統淵源者未易明其旨歸故後世有志之士莫不孜孜以會友講學爲急也且所學講學者聞其綴弄閒言語耳若即此體立用行實事則正恐其講之不詳亦何惡乎又今若使有志者皆孔顏曾孟則亦自可心心相印無待于講猶不思後世學術之不明久矣即聰明穎悟之士平日有講究辯難之功者亦尙不免于偏駁粹雜無限病痛皆在裏許如再不講勢不至歸心其行與聖道盡相悖馳不止也况孔子之聖亦尚以學之不講爲已憂故與門弟子辨難反覆不一而足論語特其一斑耳至孟子則窮之毫釐疑似之間無隱不搜無微不辨矣何況中材下士之遠言淫之際乎潛溪受學閩習齋先生習齋之

學王于盡復古制故其立說以周禮三物之旨爲宗然以矯枉之過遂至重用一物體按之大學只有修齊治平一截而遺却格致誠正一截故其爲說雖曰教本三物而其實只六藝一物耳不知明德新民雖曰兩事其實一體相成既無格致誠正實功如何有修齊治平實用六德六行六藝雖曰三物其實一體共貫若各于六德六行六藝只成虛文末技極其弊不惟畸重一邊即所重者亦非原來有本之物失所以然者竹木若無真生機即其枝幹非粧綴湊合之物即槁枯不仁之物也大抵習齋懲明季時文無用之弊探出周禮三物實用之旨爲教宗而每以宋儒爲迂腐此翁祖述其說益加弘擴故自信之深直樹一幟而于宋儒體立用行講學明道微旨皆忽之爲空言遂事事盡反宋人之案不知適以自蹈不弘也數十年來學者汨于制舉此翁知講經濟實用自難得識惜乎于此尙未體認耳他日當委婉而功又述潛翁言文章長大非難惟于他人千百言發揮不透者獨能斬釘截鐵一二言明了爲難家君曰文章至于明道術辨事理繁言無當誠不如約言理

獨不思舜禹湯孔曾思孟道統之淵源也堯舜禹之相授受何以他皆不言而獨諄諄于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言成湯文武君臣誥誡之言以及史臣讚頌之詞何以非曰恒性克綏則曰聖敬日躋非曰緝熙于日新則曰敬勝義勝孔子何以以仁爲宗大學之何以歸本于正心誠意中庸之何以歸本于慎獨誠以及孟子之何以知性知天存心養性等論諄諄反覆乎誠以吾儒之學內之而爲聖功外之而該王道原同條共貫苟王道不本于天德即設施措一初皆泰泊枉綴之枝葉未有不末路破敗者故心性二字萬理之總會天德王道之淵源也後世學者學術既無傳授即留心學問者亦皆從語言章句中轉脚故雖聰明穎悟者亦只從門面講起極其所造只講明得古聖賢因時應用之文爲而無與于千聖相傳之本原又其外驚之久此心不能約之歸根故千古聖人明誠中和與旨未之或聞不聞則不知不知則不難援近似者以爲疑端也又隨聲耳食之病矜情喜勝之私賢者不免故但見言及心性者便以近禪二字筆抹殺故余嘗謂後世奸人誣善人君子者則曰朋黨小人排正人理學者則曰僞學至于俗學

爭門戶名士競譏彈則胥舉盡性至命之旨而加以近禪之號顧前二者尚可一返而正至門戶譏彈之弊則原于無實見之識生于多勝情之私其感悟實有未易言者所謂此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也二曲先生因近世學者馳騁于浮文不知向裏故諄諄以存心養性爲說又其所與言尚有前一輩篤敦之士知以心性爲問故隨問爲答蓋所謂因當時之病下對症之藥又其實孔孟周程之微旨也而學者見其多言心性遂以爲近禪要之諸君子不惟于立言本自孔孟淵源未嘗潛心理會亦並於禪學未知底裏而徒以語言之近似壓以題目也夫禪之說乘人倫遺世務而以見性還虛爲究竟故其言心性無非期于還虛二曲先生之說則期于敦人倫經世務而以盡心盡性爲根本故其言心性無非期于歸實全禪之書俱在二曲先生之書俱在苟平心以觀無不較若列眉而槩加以近禪之罪無乃失其情實乎至于我之淺學徒得二曲先生枝葉而未盡其本實又以相切磋者多當途之耳故每詳于功用吾方自愧未盡二曲先生心性精微之旨徒多事爲標末之論而潛翁顧以爲較實也亦非所敢安矣至云龍講

心性却明于經濟之畧是亦分明以內外本來精粗體用視為兩截而以吾之所長在于尙知經濟所知在于亦言心性殊不知吾之未堪自問者心性之功未至于純深而尙可自信者心性精微係經綸注措本原者或能稍見一斑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存書錄

豐川王心敬爾續甫著 蒲城張正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錄各唐生

問某鄉中無有明師良友竊恐學未易成

三子曰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先儒語錄皆經歷過路程本于誠誠能時時依這上邊一字一句身體力行縱無明師良友久之專精生明亦自有一旦豁然之日孟子所謂道若大路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況鄰瀕之間安在無可師資之人誠矢志求益明師良友隨地在焉君患無成學之志耳無患少明師良友也

問某素有此志奈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家計貧困不能無阻於進修奈何

王子曰孔門如顏子原憲曾子子路亦皆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何嘗以貧阻其進修且古來成大德業如舜說管葛諸聖賢正皆從貧困艱難中進修得力又豈以貧自阻耶蓋人當得意時却易沉溺過貧窘困乏則絕無世味紛華之可溺這一點真性始得透露

故其從動心忍性煅煉出來的識力始精始實是貧不惟無阻於進修正有資於進修也謂貧有阻於進修亦只是不會進修耳

問今之舉業家迂理學果其理不相貫通乎

孟子曰何嘗不相貫通但如今學者分作兩事看分作兩途做也入矣故亦不得便謂今之舉業與理學貫通也君但看今時舉業家習尚的講義制藝與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的旨趣同異何如今時舉業家學術心行與古大人明德新長止至善的學術心行之公私邪正何如則與否不辨而自謂與之末俗

豐川全集卷之七

答問錄唐生

二

沿流忘源非國家設科立制本心也善學者能一一逐之還元將六經而子無非天德王道之大原策論表裏亦皆經世濟民之實用即舉業而儒者明體適用之全學俱在於是又何嘗不相貫通乎先儒語舉業曰只消轉念不消易業此實探本之論但在學者善學耳

問易經設教之義與吾輩學易之方用易之道

孟子曰易之設也蓋古聖人神道設教所以範圍天下之人使出入以度內外知懼耳是乃教人藉易以檢人心身令其當過之道也吾輩若知此心存亡之

機見善則遷知過則改不使毫釐自昧即此便是趨吉避凶根柢而前古聖人教人學易用易之道俱不外此若不識縱居則觀象動則觀變終屬畫餅充饑既非孔子學易無過之義且縱卦卦而做爻爻而擬終成優孟衣冠亦且於孟子用易之妙義不倫也

問學問至得此欄柄後猶有進步乎

孟子曰遷善改過隨時變易以從道此是聖學一着徹始徹終的實工夫學問到得此欄柄後但能從生至熟從勉至安即其進步耳非於此欄柄之外別有進步也然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到這田地

豐川全集卷之七

答問錄唐生

三

德愈盛則心愈虛惟日孜孜常若不及亦終不自見有進步也

問學問至左右逢其原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聞乎

孟子曰所謂原即性與天道也蓋此心之外更無性此心之外更無天故孟子謂盡心即可以知性而知性即可以知天人能知此心出入存亡之端時時遷善改過不敢自昧這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若到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地位這便是先天而天弗違矣學問至此直是性道爲一天人無二致曲者之人道合盡

不可聞性與天道乎

其樂勢利功名俱可不用矣

三言此勢利功名不能染着則可謂到此勢

利功名俱不用却不可蓋勢者道之所藉以行而利

則義之和功則德之施名則德之美又名所以立教

也古之聖賢何嘗不貴乎此然其到達至命地位

視一切勢利功名特利用安身之義達道之藉資未

得此三意後則得此三意後則得此三意後則得此

功名者而致其本必為勢利功名人耳若謂可

以不為是將事道者則不為是將事道者則不為是

則人情抑且無道為之學也世空與天地

生意不相浹治身亦非六五之理也且功名二

字為並勢利為言分覺未嘗無微微言謂之以功

者稱謂之名功名二字之義一也蓋因不得與

勢利二字四項並列若欲並列則易富貴二字或可

耳

次日又問某於先君之墓未能成禮至今抱恨抱

歉今母氏年高又無以為養生事死葬人子事親

大端而某皆無以慊乃心今營奈何

孟子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孝親之心

無窮

極如君抱恨抱歉自人子不容已至情但現在分位

既處其難則亦只隨分自盡耳能隨分自盡便是事

父母竭力亦便是善養親矣昔子路問於孔子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也孔子曰啜菽飲

水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處難為之日只就難

為中盡其心力便是孝道若不諒其力之所不能苟

求妄而曰吾將以養吾父母而悅其心志無論窮

通有分不可必得即僥倖得之而此心已喪此身已

失即此便是虧體辱親矣何孝之有孟子曰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未之聞也聖謨洋洋可無三復

豐川全集卷之七 答問錄唐生 五

弁州公集證語小引

子者也張子珍弁州著述如鴻寶嘗謂予曰弁州獨千古文章宗匠實千古學術折衷其經史內外等文可擬經理可證道唐宋以來未有也子其爲我一冊墨吾將奉爲金科王律焉余舊讀其四部稿見其無書不讀無理不窮無事不議其博物洽聞真如五部之市百貨俱陳然仔細推詳一一皆負販四方功無家園自產之物取給日用又如書賈沽書二都雖陋而無一出自家藏手著又不必其子孫能

弁州公集卷之八

弁州證語引

一

讀其淵博處聞見涉獵之富自不可沒而其淵博處則深造自得之功疎亦正不能爲弁州所及張子乃欲祖述而憲章之如子弟之於明師曉然於張子係余舊知不忍其迷於所趨也故爲就其中不詭於道之條讀以數言以明其言之是就其不顯悖於理之條駁以數言以明其見之非大抵是其是非其非如至之瑕瑜不掩如鏡之妍媸各分就道理論是非而不敝一毫倚已之私見如弁州以好惡爲是非也張子閱之亦微有證會而不盡以爲然噫嘻弁州之是非若黑白蒼素將毋積習之難變

抑余說之猶不免於偏私而不足以發其正知正見耶暇日彙而錄之以求正於大君子兼爲他日自勘自證之資焉

弁州公集卷之八

弁州證語引

二

豐川全集卷之八續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功 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弁州證語

弁州曰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母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威有至力焉

王子曰弁州四綱之說是矣然獨不曰吾道一以貫之乎而以爲威有至力是視詩書禮易截然爲四項

豐川全集卷之八續

弁州證語

三

道理而以思無邪自強不息母不敬允執厥中截然作四項工夫也是吾道本一貫而弁州作四段分也夫思無邪固詩之綱矣然豈曰思無邪一理而自強不息又一理乎母不敬固禮之綱矣然豈曰母不敬一理而允執厥中又一理乎自強不息允執厥中亦然分之而名爲四實合之而原自一也今日咸有是思無邪不足以貫自強不息母不敬允執厥中執中不足以貫自強不息母不敬思無邪而詩書易禮異域分疆如齊秦燕越東西南北之殊壤矣夫詩書易禮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至力則必其窮本探原

也猶本探原果威有一項工夫可另做乎果威有一

心可分學乎且其無邪之旨而不足貫易禮書之旨

是必非真思無邪也必非真詩之綱也允執厥中之

旨必非真自強不息也必非真執中也必非真書之

綱也必非真禮之綱也然則弁州威有之是二本

也二本則其理之說亦近似矣而其實影響摸擬

之說非真思無邪之見耳夫既非洞原徹本之見則

又安能以詩書易禮之綱乎

王子曰九龍有傳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

不可爲首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子得易之偏用

豐川全集卷之八續

弁州證語

四

而深者也

王子曰易曰易之爲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又曰鈞

深致遠是易之爲道惟深則得其全惟得其全故能

深焉有得其深而偏者乎又焉有得其深而深者乎

此言也不惟不知易並不知老子矣然則老子果何

如曰禮有之潔靜精微易教也其失也則老子用易

而失者也失則非真潔靜精微矣豈謂之非得易之

偏用不可也謂之得其深則不可也謂之用易而失

可也謂之用易之偏而得其深不可也

弁州曰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讓盛耶堯舜後之

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王子曰後世拘拘於跡之求久矣自孟子之時禹德衰之說追蠹之說比比而有又自孔子之時少正卯之聞鄉原之愿五霸之仁義往往而是也君子謂弇州之寄慨深哉

弇州曰天下有疑行而後有易有窒情而後有詩有跡治而後有書故曰其於中古乎嗚呼是豈惟春秋哉

王子曰知此則知一部論語真可以相師一章盡之而孟子之七篇非得已矣然則濂溪之至靜程朱之

聖賢集卷之八

弇州語

五

王敬陸王之立大本致良知又豈好立宗旨以滋議論哉

弇州曰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嘗堯稷文幾無愧矣德不足而強尊之其褻天乎無乃僭日月星辰乎

王子曰通禮樂之義者能作識禮樂之義者能述弇州其庶幾通於禮樂乎聖人起而制禮焉其由諸其出諸後世霸儒而祖豆孔廟鄉愿而謬膺美謚是幾聖法也不且有僭於典禮哉

弇州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

身之謂無後

王子曰旨哉言乎世之所謂貧賤天絕者豈真貧賤天絕而所謂富貴壽昌者豈真富貴壽昌也哉然弇州亦安知夫學而不求家珍之為真貧也縱有成而非修其天爵之為實賤也且安知玩物喪志之謂與天托身雕蟲之為無後也

弇州曰荆卿傳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其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王子曰荆卿特策士刺客之智勇耳所謂深者機巧

豐川集卷之八

弇州語

六

慘刻而已所謂沉者謀畧毒狠而已君子則異是知天知人之謂智深盡性至命之謂勇沉

弇州曰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真智也

王子曰有工夫而後有本體有踐履而後有道德真工夫乃真本體真踐履乃真道德也矜其習踐履崇虛見忽工夫而自以為本體道德者其亦未諳弇州之明訓哉

弇州曰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

也

王子曰知此者可與論世知此者可與論人胡氏嘗見呂氏博議周氏史論以及他史評史斷其以迹失之者多矣嗚呼後世學術門戶之辨非得孔孟安有定論哉

弇州曰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誠神幾曰聖人神又胡幾也幾何贅也顧養錫類抑何作意也大舜申生何其不倫也

王子曰前三說者似也亦可謂善疑矣雖然君子不

豐川集卷之八

弇州語

七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弇州得毋以辭害志乎後二說則盡肆胸臆矣夫顧養而不如禹之惡旨酒則是撒藩籬縱情欲而後爲反自然也以錫類之仁爲作意則是楊朱之爲我利天下不爲而後爲任真也其何以體天地心成錫類不匱之孝乎且又安知萬物一體之本吾性天自然也大舜申生固不倫然以之借意發理耳且又安知涓流積而滄溟百鑑之猶是萬鑑乎申生之大致未必舜而申生之孝則固大舜完廩浚井之心也抑又安在其不倫耶甚矣見大旨明大意之難也

弇州曰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脩其詣淺然其人才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才纖而就虛

王子曰異哉斯言君子之學所以造此詣君子之學所以就此才故詣即就也淺則必不實實則必不淺深則必不虛虛則必不深安有詣淺而就實詣深而就虛者乎是自相矛盾也雖然弇州蓋以心學爲詣而以技藝聞見爲就則其二者言之又何怪焉君子於是知知學之難論人之難也

弇州曰己二之役不急奉迎太上爲景帝疵乎不

豐川集卷之八

弇州語

八

知太上所以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以爲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吾爲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哉南陽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見深而儻見濟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錄其三造之功而以此事罪肅愍何其忍也

王子曰似也而未盡也肅愍叔齊遜國而逃景皇太上乘機而爭夷齊兄弟也景皇太上兄弟而君臣也南城之錮衛輒之拒父不是過矣社稷爲重君爲輕太上北狩之時可也回鑾之後而可哉且在太上自愧於心而甘心自讓以自處於閒可也景皇爲人臣

爲人第而錮太上可乎忍乎至易見深而立見濟景
皇見利忘義足言矣于肅愍雖曰本兵而其相信
不啻相也他小小事不力爭可也 此

事何事君臣父子兄弟千萬世之倫義胥在此矣孟
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肅愍之事景皇居何官任何職遭何如知遇而可
乎是故錄其再造之功在太上可也而以再造之功
自解於此事之嫌則不可不錄其再造之功而概責
以此事之罪在國典誠有所不忍以此事之嫌而謂
真無玷於再造之功肅愍當亦不自安於心矣若夫

豐川全集卷之八

弁州證語

九

迎上皇不迎上皇此又當問其心之爲國爲已何如
耳爲訓之說此又俗儒皮毛格套之論耳非千古正
道明道之正旨也且春秋責備賢者千載而下固無
幾周公然舜人也我亦人也肅愍亦獨奈何其出周
公下又奈何其使吾君出周公下哉獨其有可原者
當日肅愍處此必非逢迎客悅如陳循輩依阿附會
特史筆無傳無從考信耳此論世之所以難哉然要
之弁州之說非定論也

弁州曰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懈於學而逃者有
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逃

者有廢於爵而逃者欲有所爲而逃者是陋儒之
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王子曰如弁州之譏信有之然獨不曰道不可須臾
離乎獨不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乎獨不曰學之
不講是吾憂乎且獨不曰曰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
者不可與有爲乎微噫而廢食是盡以小人待古今
學道人也亦豈可以爲暴者可以鑒矣可以反矣
可以勉矣古之君子行亦何恤於人言詩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

豐川全集卷之八

弁州證語

十

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矣其所
以偉也

王子曰弁州之語似矣非其所以偉也新建以無責
任無兵權之官而能抵滔天之寇非其所以偉也
身能若是乎然非先生真能致良知亦何以見義如
此明守義如此定耶嗚呼忘其身以利君社其義而
不辭難卽其不濟此心猶昭天地而揭日月也矧一
舉而成奠國安民之功乎弁州曰不在難而在難余
則謂不徒在速而在先生之真能致良知也夫知速
能速真肯速也嗚呼先生致良知之學其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孔門仁爲己任之學也而謂先生非
孔孟之嫡宗也耶

二

之易曰易爲虛懷庵翁自燕入秦至二曲訪
設方丈室以爲虛懷見其下學錄于漢陽傳子良辰
所記其言其至乃同溫仲芳張澤中覓蹇而西至
則曰已得勝寒溫早明燈對晤翁以其鄉劉君見地
之虛實相證曰余鄉劉子文壁者夙慕心學一日爲
余言靜中覺得此心似在形骸之外君以爲是實見
是虛見敬曰心豈可以形骸內外言且曰覺曰似則
亦似任機乍歇識神彷彿成象如久昧初醒之人朦
朧出戶忽見天上青天白日一霎時有豁然之意耳

悉非的歷實悟若是實悟不惟無內外覺似之可言
亦且一見永不復迷即工有間斷一念自返亦當觀
體相呈語言固不足以定人不知劉君此後能常常
不迷否即工夫不無間斷能一返即是此段景象否
愧翁曰君無論其後來但說此見是虛是實敬曰據
敬臆見此君之見似屬虛見愧翁曰余謂此見即是
實見但不能純耳敬曰不能純爲復是此段光景有
時間斷爲復是再覓不見乎愧翁曰余後亦曾問渠
渠言此後更不能再見這段光景敬曰如此則是虛
見明矣若實見之人縱工夫不能純熟一返照即

舊物現前由此物時時現在特一時迷則忘却一念
返照當體卽是原見之物豈有再不復見之理象山
先生嘗謂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然纔一警策便與天
地相似者此也一見不復再見必其未實見也愧翁
曰涓流卽是滄溟謂劉子功不能純則可謂見非實
見則是昭昭之天非廣大之天而乍見昭昭之天不
可謂見天之見矣寬却劉子亦且妄生分別敬曰昭
昭卽是無窮者語其理之一耳若就見地上論偏全
虛實境界正自天淵豈可便以乍見昭昭之見卽等
量于無窮之天之見耶且如我們在此舉頭見天

豈可謂見此方隅之天非無窮之天亦豈可謂乍見
此方隅之天之見非見天之見然亦豈可便謂乍見
此方隅之天之見已齊量于見無窮之天之見乎儻
爾承當恐不免以虛見爲實悟愧翁終不以爲然
次日愧翁又述其師中州麗墟劉先生臨歿焚其所
批點書籍因問敬曰君看此意何如敬曰麗墟先生
敬所未見不敢懸斷就臨歿焚書一節論敬以爲可
以焚可以不焚愧翁曰必竟焚是不焚是敬曰依敬
之見如其批點于斯道有所發明何妨留之以覺世
人此點係自己意見留之後世徒增葛藤貽

將來是非之端不知既已營心焚毀則早已心起計
度欲其不爲葛藤而自生葛藤欲其泯是非而適起是
非敬未敢知其說也愧翁曰此正先生大而化之蓋
如是而後還其無聲無臭之真也子奈何輕議敬曰
麗墟先生之大化此在道丈親炙之久應不爲虛但
必以爲焚書所以其無聲無臭之真敬竊以爲當
此萬事歸盡之時書存書亡付之無心是非得失公
之宇宙並焚書之心亦化不更大而化耶焚書之聲
臭亦泯不更無聲無臭耶愧翁麤然曰君家爲聞見
障翳與塞牽絆宜其不達吾麗墟夫子之化也敬曰

敬誠未達大化之旨敢不受教然亦願道丈化麗墟
先生之化而不固執以爲化則真化矣
坐問愧翁言學必以神化爲宗不可落擬議安排蓋
愧翁宗孝感恥庵楊先生恥庵以神化爲宗故也敬
謂率性爲道此性原屬虛靈此道豈不神化但理言
其常使人易知易能乃爲大中突提神化二字以爲
必從此下手上智固知神化真言初學未免駭然不
惟起人猖狂之病亦且阻人向道之心愧翁曰余言
神化非謂善信外更有神化正使人知善信本體如
是底不走入安排擬議之鄉耳敬曰既是神化何善

信則何如言善信使人易知易能如慮人走入安排擬議之鄉但爲指點善信本體妙用之本量原具美大神聖之全境亦豈必遂入安排擬議之鄉耶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蓋立教之不容躐等固如是也今慮人入安排擬議之鄉而必以神化提宗竊恐妙契者少而走入猖狂一路及聞之而沮然自退者衆矣道丈身任倡明斯道之責豈可使立宗覺人而先阻人向道之心並遺學者倡狂之根耶愧翁曰食期于適口衣期于適體學期于已取益而已何必在名目上分疏敬曰學術既不

前集卷之八 續 二曲語四 十五

在名目上分疏善信之旨益人有何不足况自孔孟以後宋明諸子皆不離此旨誨人使上智中材皆可知可能特學者見地不無淺深偏全故末流不無安排擬議之弊耳然末流見偏見淺之人自失其實善信原旨豈嘗有是今舍其發端立本平實簡易之根宗而教人希高望遠聖神功化之極致此中卽無心病所在竊恐標新領異之嫌不能免矣愧翁曰我此藥方自用之得益那管他人君之學爲人矣敬曰離新民更無明德舍成物不足成已古大人所以欲明明德于天下也吾輩學問豈徒獨善其身亦將以兼

善天下充滿自己萬物一體分量耳今日骨我不當人亦恐所謂我者非全我並非真我矣愧翁曰君既不信我我亦不求信君也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無復望其同也敬曰難道敬信不及神化之旨並道丈吃緊爲人苦心但愚意天生我輩當非無意我輩今日相遇亦非偶然既欲無負上天生成之意則今日學術之辯明自不可已昔人所謂不有遺于彼卽有

此者正此時也且學問宗旨關係不小如在自已修證固欲一字不留既欲著書立言是欲求證同志覺世淑人矣則所提宗旨揭爲頭腦者須平寔確

前集卷之八 續 二曲語五 十六

切乃中正之道也且道丈既以爲不在名目則自孔子以來諸儒種種提唱不啻詳且盡矣道丈又何爲忽翻前人之案耶敬又非以爲論學必勦襲前人但以前人提唱詳備之後忽又提一新奇高妙之旨亦非所以示大中至正之訓令人人知道本日用平常一切愚智高下皆可通行也且如古人所提仁義敬靜天理良知之旨豈必皆流于安排擬議而必提神化立宗是亦不免自生分別矣愧翁終不以爲是坐中言及理氣合一愧翁曰理氣一物豈可儻侗合併敬曰理氣爲二不知是從迷悟言是就體段言愧

翁曰理自是主宰之物氣自是運行之物體段自別敬曰爲復主宰卽主宰乎運行之中主宰乎運行之外若主宰在運行之外則可云理與氣二若卽主宰乎運行之中則理初不在氣外明矣爲復運行是運行乎主宰之外卽運行此主宰若運行乎主宰之外則可云氣與理二若卽運行此主宰則氣初不在理外亦明矣總之理氣本是一體就其主宰而言則爲理非氣之外別有理就其運行而言則爲氣非理之外別有氣只是心有迷悟之分故前人有天理用事氣質用事之別耳蓋迷則卽天理爲氣質悟則卽氣質爲天理迷悟誠有兩途却不可謂體段截然爲二也敬且問道丈卽今我們說話是氣所以知說話者是理否愧翁曰如何不是敬曰如此則是能說話由于有主宰乎所以說話者既由有主宰乎所以說話而後能說話則主宰運行分明是一物矣如何謂之二物愧翁曰論天命源頭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原是合一但流行之後理氣不容不二不然何以有迷悟之分敬曰所謂源流是從一物分乎抑從二物分乎夫水唯其只一水也故從源言之謂之源從流言之謂之流猶之木唯其只一木也故從本言之謂之本

本從末言之謂之末若是二物則兩件矣豈可言源流本末乎一陰一陽之謂道可見氣卽理迷則爲氣却非迷之中無理特迷則謂之氣用事耳其實卽理而迷也悟則爲理却非悟之中無氣特悟則謂之理用事耳其實卽氣而悟也大抵靈明主宰不在知覺運動之先知覺運動不在靈明主宰之後理氣尙不可以先後分別可以二言乎且人生只這一點生機始之終之原頭既合一而來豈有後來却分而爲二之理後來截然爲二必其原頭未合一也迷悟自是人有迷悟却非悟則但有理而無氣迷則但有氣而無理道丈奈何截分爲二乎愧翁曰君之言執矣水固有一源而流分爲四五者有源清而流濁者理氣亦猶是也安得謂源流清濁非二乎敬曰源流清濁信有分矣難道流者非卽源來之水而與源二乎濁者非卽源清之水而與清二乎從末流既殊而言謂有源流清濁可也謂源頭與流行有二水可乎且斯道寔無物可擬比水比木亦只于無可形容中形容得一邊耳必執水比木以相証亦且失之千里矣蓋水尙有本末源流之可別理氣則卽本卽末卽流卽源斯謂體用一源竊微無間不容更有二也故周子曰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極夫曰一可見理氣斷不可
毫釐分別令其體段裂也愧翁曰周子通書然有
病痛豈可據以為準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子
為書愚矣恐非所以善讀書也敬曰通書病在大極
動而生陽數語然亦只屬語言未融小疵豈容訾議
愧翁曰自是君家不自實體細研只是籠侗認承耳
獨不思孟子氣動志志動氣之言倘非理氣為
二何以孟子以此一則動彼彼一則動此作如此分
別乎敬曰如孟子說則理氣是一非二又明甚矣即
如敬與先生在一席同坐又同心同道却緣何敬言
而道丈不言道丈身動而心身不動乎由我二人為
二人故也志氣惟甘為一物故志動則動氣氣動則
動志正如長山蛇勢擊石則足應擊足則首應者以
為一物故也然孟子一足因言子便將心氣分作
兩截故如此言耳其言志之動處即氣動之所以
動處即志也愧翁曰信如君言理氣為一告子生之
語性之言孟子何故闕之敬曰孟子之所以闕告子
者闕其籠侗將人物之性渾做一致耳觀下文以自
雪曰豈謂犬性牛性人性之異同相詰甚自居然
可見豈謂氣與理截然二物乎二曲夫子曰爾緝

楊先生長者奈何窮辯愧翁曰論學正須如此不為
嫌也然亦自是置理氣之說于不言矣
酒後醒臥翁又分疏理氣為二之說曰君不信理氣
為二即如某三十年傾慕令師先生此豈非純是德
性用事八年來傾慕道兄此豈非純是德性用事當
相見之初此時心契神洽無所辯爭亦豈非純是德
性用事迨至辯論不已而從此不相屈下豈非純是
氣質用事至此時心平氣靜又豈非仍是德性用事
理氣分明是二君家奈何不悟敬曰如道丈言則又
益信理氣之為一而非二明甚矣當其想慕愚師弟
也誠德性用事也然試問此用事者非即氣乎且此
時氣又何在乎及其辯而不相下也似乎氣質用事
也然試問各自信者何物主宰此氣者何物非德性
乎且此理豈另在一處乎即德性用事而用事之運
行即氣質用事而用事之主宰即天理理氣
一乎二乎且道丈以辯爭不相下為氣用事敬則以
為各自信而不苟從此則氣而實理也在道丈或不
免動于氣而敬則初不見為氣也且我們此辯若為
爭勝而辯則誠氣質用事若為求明此理而不得不
辯此正理所當然又安得謂之氣乎道丈盛德虛心

正好在此間自勘自問如其出于真知競氣爭勝之失則此番表暴誠是德性用事若仍爲分疏理氣爲二之失則還是氣質用事矣

次晚愧翁飲酒中言及比在都考選時見其鄉范檢討人物超然雖在宦途而不溺情于勢利某與之相接甚款及歸范公送行序有爲今日學道須在深山靜修不營心于功名乃爲富可未有楊子胡爲乎來哉之語某答以札言功名道德本是一事孔孟以道德爲功名伊傅卽以功名爲道德恐不容如此分疏敬曰道丈之說信是通論然好個范內翰能爲如是

龍岡全集卷之六

續

二曲語語十

三

規切却是道丈益友也二曲夫子曰此君之言于吾友可謂忠告不可草草看過能取益此言有補高明不少愧翁曰先生亦以道德功名作兩事非所望也敬曰道德功名之不可分者功名爲行道達德之功名耳若如此番考選中書之功名正恐不可與道德一視故敬謂范內翰之言先生不可忽視也然其寔功名二字二公亦不免隨俗爲說皆非定論耳功濟當世乃謂之功以功著稱乃謂之名足當此者上之臯夔稷契之儔下之僑向奚蚺其人若今之所謂功名則富貴耳豈可便謂與道德爲一范公之言既屬

龍岡道丈則直是將假作真此中亦恐尙欠體認也
愧翁默然

龍岡全集卷之六

續

二曲語語十

三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系閱

答友人論聖教聖道書

盛使適至展誦來教灑灑千言無非欲挽晚近世
反歸太古快讀一過令人悠然有葛天無懷之想甚
矣足下之憂時憤世其意如老莊也三復久之竊有
未安未安而不以質不可也且足下方以齊物我撤
藩離爲心不安於足下而不以告又奚可哉足下以

豐川全集卷之九續

論聖教聖道一

一

爲聖人制飲食衣服宮室而珍錯采章之端滋因而
闢爭凌奪之弊生不知聖人者特因風氣之必不可
已因而禁天下之可已而不可已者也人之始也茹毛
未幾而知烹飪穿葉未幾而知衣皮穴處未幾而知
巢木方其茹毛穿葉穴處也孰教之未幾而烹飪衣
皮巢木也又誰教之蓋卽此蠢蠢其真之中而衣食
居處之欲生焉又卽此欲飽欲煖欲安之心而烹飪
衣皮巢木之智滋焉人第知伏羲庖而有巢巢豈知
教聖人者特因斯民之已知其如是而如是也齊之
乎故曰三皇無爲而化自成曰無爲正所謂因其俗

豐川全集卷之九續

論聖教聖道二

二

而俗之而三皇一無所與焉者也則由此而推珍錯
采章棟宇之制昔之聖人特因風氣之已開而不可
已者爲之因俗齊政耳是故不絕人之珍羞而使之
不得人人而珍羞不絕人之采章而使之不得人人
而采章不絕人之棟宇而使之不得人人而棟宇故
天下知珍羞之不可人人食也則以飲食故而闢爭
凌奪之患寡知采章之不可人人衣也則以衣服故
而闢爭凌奪之患寡知棟宇之不可人人居也則以
宮室故而闢爭凌奪之患寡其不絕也則人之欲不
可已而聖人不已焉者也其不得人人而然也則聖
人之創制立法而仁覆天下之功大且厚矣何也向
使無聖人則彼珍羞采章棟宇之欲不可已也雖者
且將強其力之所不能務其欲之所必遂無論耗財
盡費天地有限之生勢不可繼而豪強悍鷙者勢不
至賊害戕劫盡天下之孤弱穉孱不止也足下不見
水之與水乎水之始萌芽耳未幾而枝幹生焉又未
幾而華實成焉大者且千尋而干霄矣是誰教之而
誰誘之水之始也微而涓涓漸而浩浩比其盛也放
江河達四海甚者且懷山而襄陵矣又誰教之而孰
使之凡夫天下事始於端之甚微而其終於不可

已者固天道人事之自然也足下又不見夫鳥獸與
嬰兒乎鳥獸之無知亦豈有聖人者教之誘之使鬪
爭劫奪乎而強凌弱大害小且相尋而不已嬰兒之
生昧昧蒙蒙無何而知嗜食無何而知嗜衣又無何
而知嗜玩好行爭竊以嬉以愉夫其嗜也知爭且竊
也彼豈真有人教之乎吾知非嚴父母者以深愛之
心行勞誨之法則夫縱欲敗度至於兇狠悍暴不可
禁遏者當且衆矣民者漸生漸盛之水水而聖人者
治水料水之宗匠也民者知嗜知奪之嬰兒而聖人
者深愛而勞誨之父母也然則世以無聖人而大盜
不止乎抑以聖人不死而大盜不止乎至於君臣父
子夫婦之倫此又聖人以天聰天明之神智經緯天
地裁成萬物而厚利天下萬世者也足下謂自有君
臣父子夫婦而大道薄嗚呼天下無君臣父子夫婦
而人情果得厚乎自聖人制爲君臣所以飾君臣之
禮者又無不至制爲父子所以飾父子之禮者又無
不至制爲夫婦所以飾夫婦之禮者又無不至而天
下且有越禮踰分敢於干犯天經地義之人向使無
聖人之禮爲之隄防而檢制天下之悖逆兇殘戕天
倫而滅天常者可勝言哉故昔人以爲佛老之言甚

於楊墨以楊墨尚在君臣父子夫婦之內而佛老者
則顯出吾聖人五倫之外在內者可一返而正在外
者非用師百倍不能格也足下之言曰吾儒盡倫者
也佛老盡性者也佛老以恩愛爲牽纏故逃而去之
是超方外者也吾儒以名分爲分別循而盡之是遊
方內者也盡人者牽於跡而滯於方未若盡性者離
乎人而獨與天遊嗟乎足下亦不思而已性果在倫
外乎倫果在性外乎遊於大者果必外於人乎盡性
人者果不足與於天乎超方外者果必不在方中乎
遊方中者果必不可遊方外乎夫性果在倫外不聞
舜文盡性之聖人外忠孝也遊乎天者果必外於人
又不聞孔顏之樂天離人倫日用也遊方外者果必
不遊方中又不聞葛天無懷數聖人於九天之上九
州之外獨有乾坤也無乃自生二見乎且以爲盡性
者必外倫常離人類無論倫不可外人不可離而其
自作等待亦已甚矣噫盡性而落等待生二見是尚
爲真知盡性乎又無乃未覩吾道之大全而尚執臆
測之私見乎不獨此也彼以恩愛爲牽纏乃去父
妻而惡師侶是果能無牽纏乎以名分分別爲落
疎擇乃逃衣冠而就緇黃穢家室而棲山林是果爲

無揀擇乎吾儒論分別於尊卑上下分雖殊而理則一如頭目手足上下殊而爲體一是分之未嘗分也佛老論分別於在家出家情實同而見爲殊旣不免視主作客亦且分明將薄作厚是合之終未能合也欲離牽纏而別生牽纏欲不落分別而不知已入於分別其亦兩無著落矣且彼以君臣父子爲牽纏獨不思使非有聖人制爲君臣則政教之不立無政教則農桑之何出強暴之何禁無農桑則衣食之源匱無禁制則樂利之享難佛老者且得安居而處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乎且使非有父子夫婦則生人之類絕久矣則爲佛老之徒者且借吾聖人之制而後得自遂其私也食聖人之澤而悖聖人之制甚者詆譏排毀至破壞之爲快此無論得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聖人也卽令釋迦老聃者耳聞而目見焉應且痛斥而力擯之矣而足下乃爲推波而助瀾乎又其老氏禮爲忠信之薄仁義爲道德之衰之言爲名言嗟乎是亦徒見後進之禮而五霸之所謂仁義也以後進之禮而概薄先王忠信之禮以五霸之仁義而概衰三王率性之仁義是又無異以新莽之禮罪周禮也其亦未知聖人之所以爲禮並未知聖

人之所以爲仁義又豈爲眞知忠信與道德哉何也禮也忠信也仁義道德也異名而同原者也譬之人或名曰某或字曰某或號曰某名也字也號也不一之謂爲此人則一也今夫道一也就其隨處可行言之謂之道就其道得於心言之謂之德就其生機獨爲言之謂之仁就其自然之制言之謂之義就其天理之節言之謂之禮就其不欺不僞言之謂之忠信名字之殊者不可謂非一人名理之異者獨可謂之有異理乎老氏之薄禮於忠信而衰仁義於道德也是蓋其見之不洞大全故其言之滯於一偏乎禮退之曰坐井觀天而曰天小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則其小仁義也固宜嗟乎退之以博愛爲仁行爲義由是之爲之謂道是亦非眞能知仁義道德者其以小仁義者爲坐井而觀天此則不易之論也足下亦知夫聖人制禮之深心乎道外非更有道也而有聖人者出莫不畧言道而詳言禮非不貴道也其不欲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咸知道由道也良以道者渾淪之禮而禮者條理之道向使天下之大億兆之家於所謂渾淪者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繼俟乎教督而窮能自能知聖人豈不願焉今也聖人

之於民既有教以導之矣又爲政以令之既爲賞以誘之矣又爲刑以懼之其爲心亦勞爲防亦至矣而天下尚有悖仁棄義僭踰不法以干聖人五刑之誅者則所謂可以語上而令其知由斯道之渾淪者不特千百人中一二人也實萬而一矣以萬一之事概責之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特終於不可入乎其域亦見其曰蕩蕩無懷不盡卽於匪彛不止也夫所貴乎聖人者謂其萬物一體之仁有以合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一道德以同風俗而顧強民以不可易知易能之事則夫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蕩蕩無懷以日卽

豐川全集卷之九

論聖教至道七

七

於匪彛豈獨斯人之罪乎是以聖人者憂之兢兢揭一禮以範圍天下爲之君臣以辨上下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對揚拜跪之節責之以忠禮各盡之實爲之父予以辨尊卑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溫清定省之節責之以孝慈各盡之實爲之夫婦以辨男女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內外興居之節責之以義順各盡之實自是而五倫而三百三千而萬事萬務莫不有文爲之節有實爲之質夫然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上焉者可由而知下焉者卽不能知而能由上焉者既可由規矩而達乎渾淪下焉者卽不能

達於渾淪而亦不至失乎規矩且上焉者由規矩而造渾淪固爲盡渾淪之禮而下焉者昧渾淪而由規矩亦卽爲守條理之道也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道卽無適而非仁知夫三百三千之卽道卽仁則所謂忠信之薄抑又可知非聖人之禮之本然而以仁義爲道德之衰以咎聖人者又何異以李斯之焚書罪荀卿並苛求其淵源所自以罪孔子者哉老莊釋氏之書皆非造道者莫能爲而有心世道者輒爲之攘袂思拒不欲其與聖道並行斯世者實以見其偏不見其全而廢禮教非天地經常

豐川全集卷之九

論聖教至道八

八

中正之道耳由是言之足下是三皇而非五帝敬則謂假三皇不如真五帝也足下以爲不讀二氏書不見斯道之大教則謂不明吾道之大不見二氏之小也甚矣足下之憂時憤世如老莊見解知識如老莊而其立言著論亦有似於老莊也雖然弟之愚自以爲如是耳其真是與否實不自知也足下既以剖物我撤藩籬爲心知必不以鄙言爲逆而怒之絕之或可或否無惜直言以教吾道幸甚

答友人論友道書

接來翰燈下展讀數過始爲足下喜繼爲足下悲終
且爲足下惜而恨也讀足下書足下之氣象矣足下
之文思亦復宕激而多奇化之俾歸經義之使就雅
真不難造古作者之庭此僕所爲足下喜也以足下
之所有與今之得志顯名者較夫豈多讓而天且拂
抑之人且譏笑之至使足下憂謗畏譏憤懣無聊願
交于古之輕俠而不爲怪是僕所爲足下悲也雖然
以僕竊味足下書詞而妄論足下之爲人足下之可
喜者天之所以賦足下者優且厚而足下之可悲者
則足下之所以答天者疎且薄也足下以人不我知
爲可憾乎美里之囚安坐而演易不聞其怨紂也伐
之厄悠游而習禮不聞其怨桓魋也陳蔡之圍七
日不火從者病莫能興岌岌殆矣而歌聲若出金石
夫歌出金石豈惟不怨直且忘之又忘矣亦不聞其
痛恨于陳蔡大夫也今足下曰窺我譏我欲訴欲泣
忽狂忽嗔嗟嗟足下窺我譏我信不知我矣然其於
我也尚不至如美里伐檀七日絕糧之甚也而遂至
欲訴欲泣忽狂忽嗔向使足下遭美里逢伐檀遇七
日不食之大厄足下將遂憂憤悒鬱以死乎哉矣足

豐川全集卷之九

答友人論友道書一

九

下量之不弘也君子之行也自信其心君子之樂也
不攷于遇君子之進也隨分以自盡因時而成德窺
我譏我者是耶則得在彼矣窺我譏我者非耶則失
在彼矣得失在彼而我何與焉故韓子謂天下非之
而不顧千萬世非之而不顧也今足下乃取他人之
得失以爲喜怒乎甚矣足下見之不大也窺我譏我
者果足損吾之德耶窺我譏我者果足增吾之過耶
我苟無德舉世稱我而何益我苟無過舉世毀我而
何損過世無聞不見是而無聞初潛之所以無咎
也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所以成德也窺我譏我者
曾何足使我訴使我泣使我忽狂而忽嗔乎甚矣足
下之心不泰也彼窺我矣而我因以圖其無可窺是
窺者固我師也彼譏我矣而我因以圖其無可譏是
譏者亦我友也窺我譏我吾方師之友之不暇而暇
于訴且泣狂且嗔乎此詩所謂借嗟于他山易所謂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而足下乃欲訴欲泣忽狂忽嗔
甚矣足下之責人重以周而自責輕以約也茲可斷
不可使奏于不知音交可絕不可依附于輕俠何者
君子不欲交匪其人以陷其身于不義也以足下之
聰明有識僕豈不知尚友光軻之言爲憤激之談苦

豐川全集卷之九

答友人論友道書二

十

心有見之語但以足下平日豪俠自負謂天下慷慨
好義之士不唯炙手可熱一旦家世中落傾心無侶肯
之膠漆或且永炭甚者含沙射影或是不一腔熱血無
處灑泣或且從推埋屠狗之輩擊筑長歌發舒鬱積
容或有之嗟嗟足下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子不
處嫌疑之際足下自高其概于俗必多所忤自負其
才于世必寡所諧以多忤寡諧之行處憎高嫉勝之
心猶恐無風起浪平地興波倘足下當憤懣無聊欲
訴欲泣忽狂忽嗔時不括其口不慎其行或至口稱
田光荆卿輩故事借交田光荆卿輩人僕真不知足
下禍之所既矣寧獨親我譏我而已哉甚矣足下言之
不謹也擬人必于其倫議事欲折諸理擬人于其倫
者識也議事折諸理者學也仲連義士光軻輕俠而
誤人國家者也足下既以爲友道扶三綱就人品托身
家孤幼重性命死生而乃欲尚友于誤人之光軻且又
附誤人之光軻于仲連義烈之科則必有時遇仲連
光軻而一視之且有時不得仲連友之而友光軻輩
矣有識者固如是耶嗟嗟足下朋友無人君親何賴
足下之言朋友何其重而乃以激而歸諸世之輕俠
也耶獨不思俠不可爲死不可輕他人之慎言朋友

者未始非善講朋友之道多讀書之益豈盡胡廣之
中庸閔縣利害之私計乎而足下怒且怨之不已抑
又非君子正己而無求于人之意矣嗟嗟足下千古
朋友惟其輔仁而扶三綱就人品托身家孤幼重性
命死生舉在其中足下乃以爲與會文輔仁爲二道
且又以會文輔仁等諸指青松話白日無用之空言
僕竊恐足下卽幸而自以爲得人亦未必其果有濟
也非不欲濟彼其所爲出于意氣而不出于正理行
乎倣倣激烈而不規于常道幸而能托身家保孤幼
者百之一不幸而出于悞人身家孤幼則往往是也
足下獨不見田光荆軻之於燕丹何如耶而又安知
所爲扶三綱就人品乎故足下謂於世之多讀書而
不講朋友者恨之僕則致恨于足下之講朋友而不
讀書也量弘則不能容物而喜與人爭見不大則
不能自信而喜怒隨人心不泰則易動于毀譽利害
之私而道未易疑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約則明于
責人昏于恕已而德無由成此僕所爲足下惜也言
不謹則招尤而誨愆行不慎則生嫌而自貶此僕所
爲足下恨也行矣舜徒足下得天如是之厚而足下
答天如是之薄乎又足下教僕以讀王元美千古一

朋編浮白朗誦嗟嗟足下當世即一賢哲詩書亦多傳
人友道即一豪落與型尚存六經之光軻雖烈何如孔
顏一朋編雖氣詎慷慨何如六經之純粹正中足下
舍詩書傳人而欲借交于光軻乘六經正道而欲相
尚于元美 朋編甚矣足下既自誤于斯書而又
欲以斯書誤僕足下自諒而兩腸熱識寡僕竊以爲
足下誠腸熱而識寡也是僕所爲于足下惜且憾之
外又不能不爲足下廢書而太息也他若激而傲憂
而傷書中種種偏駁不可言盡足下好讀白沙書白
沙之性情固如是耶白沙之文章固如是耶疑庵勉
豐川全集卷之九續 詩友人論以進書五 十三

就一說自以爲三綱之扶八品之就身家孤幼性命
生死之托將在是顧不知足下讀之視王元美一朋
編何如也又不知果有時時浮白朗誦否秋夏之信
何如僕將計日而俟矣

與修體乾

所論爾來留心動靜咸宜之學但以氣質愚濁入門
無路今不知得何方術使此氣之濁能變爲清此質
之愚能化爲明善哉問平真可謂切問近思矣雖然
豈有他術哉古不云好學近乎又不云學問足以
變化氣質乎吾輩誠欲變濁爲清化愚爲明亦惟有
孜孜好學一着而已但如今日所謂記誦辭章之學
無論不專不精即精專矣亦恐于所謂變化氣質動
靜咸宜未易言也此須實從自己身心倫物間下窮
理盡性之功如磨鏡子者用好藥加實功積累不已
然後昏可使明到得清明後自然未照時裕能照之
體物來時無妍媸之滑不求動靜咸宜而自無不動
靜咸宜矣

答富平孫日躋同門

承問足見讀書細心雖然微矣未易言也人心只此一點虛靈不昧之機本之末之終之始之就其自然能知是非而言謂之良知就其自然能者是去非而言謂之良能就其理之固有而言謂之本體就其念之著力言之謂之工夫然知是非雖曰知而未始非行著是去非雖曰行而未始非知理之固有爲本體而工夫卽在是念之著力爲工夫而本體正在是所以然者知行只此一心本體工夫亦只此一機也外良知無所謂良能外良能亦無所謂良知也離本體無所謂工夫外工夫亦無所謂本體也今以知是非知非爲良知著是去非爲良能似矣却不知知能異而體段正一原也以固有之理爲本體以著力之念爲工夫亦似矣却不知體用分而脈絡本自合也總之知之真切處卽是行行之精明處卽是知工夫之恰合處卽本體本體之收斂處卽工夫理原一而分則殊分雖殊而理自一此固老師立言之原旨特當日不欲言詞冗長削去前後辨結之語本意稍覺贅晦耳足下看得破雖未能以意達志亦可謂善疑矣

又

敬參義民補中益氣主藥足下既以自得之矣僕何言惟是敬須識真義忌外襲此又本草藥性辨雷公炮製法也亦惟足下留意焉

又

承敬則自義又欲減味作獨參湯見益就簡要矣然僕則又謂真參或獨或和自無不可但今日市習久僞往往多摘魂奪性之參形質雖真而真氣不存謀買誤服百斤無益此又服食家之宜細心體認者也言盡于此方盡于此再有言焉又犯顛狂妄語症矣

又

每日功課既欲並行却須清晨清明時讀經書語錄時文放在飯後所以然者人身精神有限前半日刻苦記誦時文則心神未免昏噴矣以昏噴之心究性命精微之理如以水潑石寧有入機乎雖然性命何物而欲靠他人語言文字爲從入縱文義辨得明終屬摹擬卜度之見究非實悟實證耳既非實悟實證則于古人證後語言亦豈能深契于古人言語既不能深契無論于道理不能親切卽于時文亦豈能精深乎徒落得兩無着落而已故僕又願足下之反身實證也其法無事則依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

規親切體行讀書務實證之吾身靜坐務印合乎聖
心如遇有事則動靜語默之間周旋酬酢之際日省
時察時存文養務使此心此行證之古聖賢之格致
而同歸一致則我之心不異古人古人之心不異于
我而古人一切所言所行胥在我矣夫如是雖遇古
聖賢經書盤錯處尚迎刃而解況區區時文有不沛
沛出之順理成章耶

又

不見恍如三歲傾念可言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呂
蒙老矣猶能言之矧足下英姿銳志自當一日千里
壯年全集卷之九續
別後所進不知有可舉以慰我懸結否不佞敬已無
四十足下不遠三千而往追念疇昔始邂逅時為日
歲何不佞變青鬃而顛毛種種足下亦復易弟子而
父人師人歲月之難留易去如是念之真令人寒心
悲情陰添造可無自力耶令弟長陶醉美之姿玉之
德就父兄之責也其人慢狂如昨須痛加規切之倘
長此不已人將謂我輩皆狂矣一流人矣不獨梁終
見鄙于吾黨也實不在足下與令表叔而誰責

與亮工弟論王靜主敬之辨

承示王靜主敬之辨晚村二曲姑置勿論賢弟試思
主靜之旨出自何人而為造詣淺深偏全之言耶且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為善學朱子全集中曰王靜者
數十條則是程朱二先生亦半深而半淺半全而半
偏乎恐不可矣晚村時文見識不知探討聖學宗傳
故不達周子主靜之旨並不達程子靜敬皆言之旨
更不達朱子晚來多言敬少言靜之旨王執主敬一
路見言靜則極力排之賢弟久閱周程張朱書應得
其旨矣亦為此言耶陽明無善無惡之心體
其旨矣亦為此言耶陽明無善無惡之心體

壯年全集卷之九續

與亮工弟論王靜主敬之辨

六

以性為無善無惡也語脈正自不同今忘其語脈之
何屬而例以告子之罪案恐陽明之聰明不應得此
自蹈告子之昏迷耳愚兄平日所以世摘陽明失處
深入肺腑而于此等處只惜其以險詭駭人初不忍
如晚村輩之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深文鍛煉者正懲
世儒門戶偏主之弊欲會歸諸堯舜精一之旨耳然
此中為說甚長非一言可盡拙稿不日梓歸賢弟統
看後有所疑者細加批駁商究或能彼此得益益
說不盡徒多漏遺耳然要之先須知晚村輩是何王
見是何學術不主先入但虛心從四子性理中諸大

儒細觀下聖相傳之旨得其要領將來或可商究不然竊恐商究二字正未易言也

與蔡瑞寰

九月終聞瑞寰秋已得官極為欣慰古如嫖姚岐陽皆以盛年獲侯封瑞寰年幾四十始得此官曾何足為之喜者又瑞寰近來悉心學術將所謂大行不加者業見大意矣復何以此官喜瑞寰之得乎所喜者瑞寰功名萬里自斯有階又瑞寰久有得官之理而今果得之亦尚可見公論之不容泯也且瑞寰堂上雙親心心望此者為日已久一旦而慰之目前既以此為瑞寰高堂喜安得不為瑞寰養志之孝子喜乎但不知近來身體比前何似又不知近來心境比前何似其神暢而血氣亦就調和平抑心定而寵辱果不驚喜耶大抵養身者功名之基亦養心之助養心者養身之本其實造物之原而養福之根分而言之義雖有二合而言之其實一貫瑞寰平日立志之卓近來向學之殷可無于此更進一關乎日來胸中光景果可舉以示我耶

與門人蔡瑞寶

自瑞寶出塞時使從令弟處問信既乃聞此行景況未嘗不爲吾子惜此行未遂報効之夙心然又未嘗不爲吾子喜得此一番磨礱識力當益老練也適接手翰言當饑疲時精神益奮真有平吞沙漠之概則捧閱之下更爲吾子喜忠義之氣真出流俗而平日性命之學益真得力矣豈徒曰血氣之勇乎然更願吾子益勵乃志鼓乃氣他日臨陣對壘時直以身作六師之首倡乃益見平日自負非虛耳雖然一身縱勇能敵幾何則如前爲瑞寶言請得三五百壯士選馬揀甲獨當一隊于以出奇陷陣爲大將軍作一健助或當少展驥足也瑞寶酌之小兒輩時往尋翁處使安可幸近來平康但望子立功報國之心日切耳至來札筆意滾滾能達其意之欲言尤足徵困苦中適得真精神出他日建功立業爲國家作萬里長城直可于此預信正不獨今茲進此一官之可喜也

豐川全集卷之九

與門人蔡瑞寶

五

與門人麻城許爾受

日前獲見麻城許爾受謂得之意外面竟未得欸聚亦可謂失之意中矣然爾受之爲人則不佞得之常情毀譽之外而私心所以期爾受者亦且在常情毀譽之外矣爾受見誠合當能盡得之即誠合亦必且得盡言之大抵前所以鍼爾受語如千金之弩不發于鼯鼠君子爭千古不爭一時之意則爾受所以舍險即易之坦途亦爾受一變一至道之指南也爾受能于此爾意則我二人邂逅而百年可矣又爾受既秉高姿衣食且可不待營求而足此科或中或不中豐川全集卷之九

與門人麻城許爾受

五

重五先生論修誌與學書

重五先生論修誌與學書
事也。意尚有欲請教者。修誌所以補
前此之缺略。垂後世之儀型。然以振名教。勵風俗。爲
要。願其餘條目。固末節耳。先生幸爲大先生言。乘一
修誌徵文。考獻使九屬內忠臣孝子節婦義夫耆德
名工。無論已故未故。皆得邀太守表里旌門之弘澤。
則名教風俗之振勵者。爲多。卽此日之誌書。亦且爲
有本之近作。而不徒修輯藝文韻事矣。又近來官方
益敝。其于地方。孤獨漫不經意。先生幸與大先
生商一良法。使此輩皆實被惠澤。加意施行。卽使此
日誌書中書此一段。以爲後師。是亦仁人天地父母
之心。大君子德澤傳後之業。載之誌中。其亦覺規
模弘遠矣。更如能于府城內外。不經祠廟。有可易爲
書院者。量加增修。量置學田。爲郡中後生百年得借
爲讀書進士之地。尤勝事也。

重五先生論修誌與學書

論修誌與學書

三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元宗與吾儒異轍書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元宗與吾儒異轍書
盛使遠枉伏審。長日多避靜樓居。殊爲欣藉也。蓋吾
輩既不能脫離應酬得閒暇時。且閉影習靜。則匪獨
可以免勞擾而養精神。亦且使此心清機不迷。庶幾
當境時不至全然見境不見心耳。則是偷閒習靜。正
是培植動用時清明湛定根基。吾輩欲使動靜閒忙
此心不亂。此功亦何可少。而無知者且疑其類于禪
寂。真癡人前說夢也。顧如敬者應酬之苦。今亦難言。
然日用日歷。亦只得對境時強煉此心境。過時勉攝。
此心使不至太散亂耳。不惟求如先生有可避之身。
而不得並求如先生有可避之地。而不得也。承諭重
陽全真要旨。謹錄無夢令。奉上大抵全真之旨。雖曰
性命雙修。其實以借氣練神爲入門。反情歸性爲究
竟。入門雖若與禪宗不同。究竟與禪宗無異也。然要
之彼二家者。自是出世之宗。與吾儒經世爲宗者。良
皆行庭動靜光明之旨。原自南北異轍耳。

重五先生論修誌與學書

論修誌與學書

三

又與重五先生

承諭命疏朱子解志道章人之爲學當如是而大學何以又先格物之旨敬竊以爲志道章朱子謂人之爲學當如是者是統論爲學之全功大學先格物者是細推大學之始事細推始事故須由下手處溯求先着統論全功則雖其中具格致之意而不暇如大學之簡節推上耳蓋詳略之勢異也且所謂此章亦具格致之意者蓋人非有格物之功知得道之當志德之當據仁之當依藝之當游則必不肖循序做去待此章以道德仁藝爲此理本末之次第以志據依

皇朝全集卷之九

又與重五先生

天

游爲此學始終之次第是專主力行一邊言故言不及格致之功正吾人所謂言行而知未嘗不在其中焉也則朱子之所謂此章言爲學之道當如是之說自與大學先格致之旨並行不悖耳

又與重五先生論友之有益書

比荷先生辱臨兼承厚儀既慰且感至于妙悟入微理解彌淵無非冷冷從性命膏肓處真契握別幾兩月每憶猶覺神暢也但恐調彌高和彌寡語言章句家聽之竟不解作何語益滋揶揄耳然吾心真樂但求自得何問于人之知不知者知先生久破此關也承問比者相晤較前倍覺增益云云敬何有于化育之神實先生畜火將然而鄙人特鼓風助燄先生泉源將達而鄙人特疏渠導流耳不然火無將然之機泉無欲達之勢縱復積焉之長風用五丁之巨力亦何能爲者然如火得風而愈熾泉得決而達不滯則亦可見朋友印正開發之功不可廢而昔人所謂聚坐一番觸發一番之言非虛語也先生以爲何如

皇朝全集卷之九

又與重五先生

无

與五先生書

頃者... 言言具在... 詢知道履安好... 閨眷清
... 訟事尚未... 先生作如此美事
... 相和問者... 不爭敬則以為此正
... 報善人也... 益以當如此奇荒他人視兄弟
... 困苦若罔聞而先生視鄉黨鄰里痛痒如
... 勞不惜財並慈誘有所不恤而獨無有人
... 章而揚... 所謂世無直道矣得斯人如
此舉而上下遠近無不慕先生惠鄉之厚德是
德人者本意欲相尋而不知適以榮之本意欲誣陷
而不知適以揚之夫以欲辱人誣人之心而適成榮
人揚人之舉是何彼人之愚而欲使人之榮厚德揚
厚德而特寄之欲辱欲誣者之口是又何天道報善
之巧耶然則如彼人者並可以不體而為善之心益
可以自信矣聞貴鄉親友有講和之說不舉否愚
意忍乃有濟激則兩傷善勝者正以不求全勝為勝
也不審大度以為何如

豐川全集卷之九

與五先生書

辛

豐川全集卷之十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求印正所著書

心敬竊不自量嘗以為學術至近世門戶分淆每欲
從家師究探異同離合之根折衷同歸一致之旨冀
隨當世大儒先生後稍助廓清之力使一切紛紛門
戶之爭悉會歸皇極則亦我輩於宇宙千萬世內生
世一審之職分也奈識力暗淺未能窮探宗傳居恒
每與家師言至於此未嘗不慨然太息而家師亦以
幼無明師良友之依徒從前聖賢經書中以已見為
決擇故今雖既老之年尚思得大儒先生質疑請正
以折衷於一是蓋斯道係天地間大公之道原非一
人所得私苟得公者而公明之使斯道大明於世原
無彼此曲直之可言且縱使儒生不尊不信不能挽
斯世之人心而使之適中亦當為宇宙表揭此一段
正脈待後世有志之士弘暢敷宣則猶為學術有返
正之機而世道人心有復古之漸也此又宇宙公道
所攸係又何敢執一己之見而自用自私乎拙稿請

豐川全集卷之十

求印正所著一

一

正于所批抹不作含糊乃見吾道之公敬雖不敢望
古人樂善服義之萬一然亦自覺非執吝形迹忌諱
諱疾者也惟先生鑒之

與張儀封先生求證書院記書

先生竊謂書院盛事舉百年之未有又特尊尚紫陽
亦深有功聖道故群以記事之碑見委即鄙人亦心
以爲宜然故亦不敢僞辭而僭擬一稿當稿出之時
書院諸君多以今日序記中只宜尊朱子不宜尊孔
子又以爲朱子晚見學者率率於文句訓詁一段爲
出自陽明誣朱子非朱子意論議不已敬對以今之
尊朱子者正爲其善學孔子稱大宗耳且朱子之願
學孔子欲學者之皆尊孔子者文集所載豈一而足
則今日之奉孔子爲大宗正是善體朱子之心善學
朱子耳而無如疑者之紛紛猶未已也又其對晚年
之說以爲朱子晚見學者率率於文句訓詁頗時指
示本體一段乃朱子本傳所載必當日親炙者深悉
其心意之所注故特於本傳揭之亦必當時此意屬
及門之共聞故群高弟不敢更加之增刪本傳遂流
傳天壤耳今集傳現在非關陽明也且敬平日深笑
陽明晚年定論一編是欲故爲調停反覺識之未透
蓋其書凡數十則晚年者固有中年者豈無但昭揭
出是朱子之自言即可明朱子之本志又揭出是朱
子一生之常言愈可明是義乃朱子之夙心又何必

之言晚年而自歸不誠則然諸君子疑
陽明先生定論至以朱子集傳所載亦習而不察無
論其失三言其失朱子之本心亦且反使尊陽明者
得諸君之未觀集傳也亦未可矣而論者終
終始又鄙人來此如許日僅有一二向學之士偶
問及朱陸學術之長短者鄙人答以朱子懲程門末
流之弊故以至敬窮理力行為要領而陸子則恐學
者溺於文義講說而以立大本放心為宗旨朱子
所主乃切近平實之宗陸子所見亦提綱挈要之言
雖平實易簡之不同要亦皆有其長焉至於朱子意主

於救弊故其語言間時有偏激高學之意即朱子亦
屢見之文字而不自諱今全集所載固可考而知也
陸子意主於立本故其語言間時有偏重德性脫
畧問學之弊且其氣勝而養疎即鄙人拙稿所論亦
不為不詳也凡此皆其意見之不無偏着者故吾輩
今日之尊朱子正須深明朱子救弊之本心論陸子
亦不必槩以不合朱子而盡廢其長吾道乃如平衡
耳况朱子守南康日於陸子曰鹿講義親序而鐫之
貞石至今白鹿洞石壁彰彰也今槩援為異端而不
加分別則是反形容得朱子生前之無真識而以異

端之言謬為崇獎誤當時而且以遺誤後世矣夫嚴
排陸子於吾道之外即無害獨不思為朱子洗雪乎
且其論朱子者無不原始而要終論陸子
亦無不扶微以補遺故鄙人竊以為善學朱子者無
如嚴敬而善補陸子者亦無如心敬而不致遠好不
然則其不察也三言其失其心之不察耳惟先生
言其主盟率一言判之使是非昭然節吾道之幸也

留別江漢書院八府諸友

竊惟楚中文物之鄉近來舉業復號極盛今日大中丞又弘開書院八府俊髦之士雲集于此敦請石虹先生名儒主持文壇而仍遠召鄙人以與諸友切磨豈徒爲諸友舉業之末工計哉蓋大中丞平日深見治理以培植人才爲要而培植人才以講明學術爲急故欲使所到之處正學昭明實材蔚興以上報君恩下行所學耳則今日鄙人所欲畱一言相商者亦即諸友所習之舉業與之緣名究實而是正可乎大令已諒友靡不恪守 令典遵尚經義兼習論表

豐川全集卷之十

留別書院八府諸友

六

判策以應王司矣抑思其義果何居乎以經義取士原以四子六經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諸聖賢所發天德王道之精蘊修己治人之準繩欲諸友幼而學之卽壯而修己者實準諸此治人者亦準諸此以返斯世于太和耳又昔士占一經今有五經之例亦欲學者博通經義以擴其正知正見也今日諸友果反心自問讀六經四子書豈能實見從上聖賢立言垂訓之微旨其發揮經義也果實能一一不悖于經義乎否自入學鼓篋以至他日蒞官臨民也果能修己而卽不悖 經旨修己之實義治民而卽不悖

豐川全集卷之十

留別書院八府諸友

經旨治民之實義否以論表判策取士原以論可觀識學者必識高而後行無污下耳又昔之命題止于孝經而今復增性理原以性理者羽翼六經四子古今書籍中載道之一大淵藪也今諸友皆習論以應王司矣果能實晰孝經之大義周程張朱之弘旨否以表取士者豈徒陳陳賸賸皆當官之有事欲諸友今日嫻之他日居時不至失于格式庶幾所謂黼黻文章耳並及于判則析疑析獄當官之重事欲臨事時不至失于權衡須伏處時實加講究耳今諸友皆習表判判矣果他日實能不至失于格式權衡否至于策則上辨千古道術治術之異同源流下究當世典章制度之利弊得失而必多之五霸以限人者欲博觀其救弊之實識以冀他日明試之實功耳今諸友皆習策矣果實能表古而盡當今而悉協否如皆得其實也則不負 朝廷取士之本旨不負聖賢期望之至意處可以爲真儒出可以爲良臣無負所學而光榮祖宗是卽大中丞今日不徇流俗嚴飭館餼以招集諸君講究之本願也不然 朝廷懸高爵厚祿設明法良規以求實修之士而諸友徒應之以虛文無論無以對 朝廷對聖賢顯親揚名而不負所

學卽其甘心與世浮沉以倖邀 國家之科第其爲
負大中丞今日特舉之盛心亦已甚矣清夜之間能
無反心而滋愧歎總之此一舉業也此日虛實之辨
卽他年人品事業汚隆之辨若能卽研習舉業之中
實下遵聞行知身體力踐之功將與世同此誦讀同
此練廩而希賢希聖之路在于是是卽昔人所謂理
學舉業只消轉念不消易業也一舉而道德功業兩
得之卽一舉而成德達材仰答中丞振勵之弘仁兼
人實心師之諸友但自今遵其指授下循名盡實工

豐川全集卷之十續

調別書院公府諸友

八

夫以不負吾輩此番聚首之良緣則今日之會卽不
啻曰鹿天泉盛事也不亦休乎惟諸友圖之

寄江漢書院諸門人書

日者至貴鄉荷諸君子高誼過相推挽比于師友至
旬日中勤懇注存之雅分手時眷戀惜別之情尤令
人銘切難忘顧惟是迂闊之學既無益于諸君德業
匆迫而歸復未能久效切磋是諸君子顧不佞厚而
不佞之答諸君子薄也旣已抱愧于心兼念後會之
期竟未敢知在何日每一意計惄然如擣者久之然
我輩生長殊鄉原無久相聚首之理但使異時此心
此理之不殊卽萬里不啻同堂矧秦楚接壤而音書
易通者乎且諸君子皆少壯之年清英之品誠使生
平以要之不忘無論將來典試敝鄉專城郡郡可驅
車芸亭而握手卽南北東西經猷黼黻不負所學不
負不佞今日殷祝之本心卽不異函丈追隨終身聚
首也諸君勉之不佞從今自矢不敢自敗末路以爲
知交羞亦望諸君子人人實下定力目下作洛閩姚
涇真科目他日作韓範富歐眞事業則我輩此日之
遭逢非徒然也離合聚散之感世間情耳何足道
者送使南歸一函寄候臨池不盡瞻望

豐川全集卷之十續

寄江漢書院諸門人書一

九

客方人論學文之法書

承以文必學法夫文章豈謂無法然愚意則以爲求法于法非所以爲法也天地之生物也萬山各山其山萬川各川其川類推之而萬木萬花萬草莫不皆然無論律山川于草木而體格不可使一卽以此山較彼山此川較彼川體格亦且迥別而究之山各自成其爲山川各自成其爲川木也花也草也莫不皆然則以萬物原無定形而造物正以各形其形之爲神也向使必一一擬合而後生成之則不特造物爲拙而不勝其勞卽萬物亦且重複堆疊可厭而無變

豐川集卷之十

論學文之法一

十

化不測之奇矣惟文亦然因心而達順理而敷衍乎其所謂行止乎其所當止或爲高山或爲大川或爲千章之木或爲娟然盡態之花與草理明意足而條貫井然各適其宜者此宇宙之真文章也其中豈謂無法然試問何者有一定之法而使人執以求之乎然亦何者不可爲人法而使人法之乎足下獨不見六經論孟初何嘗執筆擬議學爲一定之法而究之萬世之文于此法焉無論漢唐以還瓊瑣談藝衆視之有望洋之嘆雖以楊子雲深湛之資割一生心力極意模擬周易論語究之法言之視論語太元之視

周易使識者有畫虎不成之謂將非言不可僞爲而學一定之法者終非所以爲法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吾輩誠有志於傳世之業也亦惟堅吾志定吾力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幾此心如萬頃澄潭自然千流萬派而各達其源蓄吾學如百圃木本自然千枝萬葉而各充其致誠如是也將一題到手隨意所敷無勞逐逐於法而古人之至法卽不外是斯則真言文行遠之要義哉倘曰不然且請足下自法其法俟三五年工夫若有獲後再論其何似然後相與論文文章之有法無法可也

豐川集卷之十

論學文之法二

十一

答友問留心詩文書

承諭留心詩文甚善甚善雖然有說焉夫吾輩於詩文固不可廢然却不可以此溺心蓋一溺心不惟耗散精神失重本輕末之義即詩文亦且不得大好矣所以然者從來大文章高詩歌皆是一項有至性大學力大識見人從虛明浩磊胸中自然流溢而出故雖片言隻辭規模弘闊氣格雄渾有高山大川之概如六經四子尚矣即董賈劉馬李杜韓柳者何一不由這一點浩然中來故其爲言龍驤虎躍出沒萬變而不可方物初非瑣瑣屑屑字櫛句比向推敲組練中作活計也吾輩不知從源頭處打點徒奉近世幾本流傳詩文爲高會規矩終日矻矻然依倣擬摩之不休縱慧便巧如優孟之學叔敖已於古名世自我作古陶鑄萬象之技相去天淵又況未必其能彷彿耶蓋水無源而欲其放江河達四海無是理更欲其懷山襄陵滔天傾地愈無是理耳門下果有志於言文行遠也崇吾德廣吾業富有日新厚養發自然源泉混混放乎四海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將道經濟不難一以貫之況詩文乎不然昧本而逐末即有成焉僕不知君子謂之何矣

答友人問李杜優劣書

屢承下問僕非能詩者不能則不知矧李杜有唐一代大家乎而足下殷殷於僕而不能已噫足下之意勤矣僕敢默然耶用是姑以意見所及爲足下妄陳之足下其自取証焉僕昔閱李杜全集因其風旨想像其氣韻規模大約李詩豪逸弘放如天馬無羈騰空行雲有一往無前之概而茫茫無歸時時悲鳴長號於風雲又如洪河秋漲氣勢洶湧片刻不可抑遏而滔滔長逝亦且茫無底極杜則沉鬱悲壯如萬里終南秋霜脫葉石氣皆蒼入其中者蕭然意愴浩然長嘆而春風和煦之意微就有唐一代而言李杜迥出百家真有滄海太山之觀通三百五篇而論李杜特唐人之雄耳盛古弘簡高雅之氣溫厚和平之旨幾於掃地無遺何者三百篇以無意得之李杜以有意失之三百篇言簡而味長李杜辭費而味短三百篇停泓淵蓄李杜泛濫流溢三百篇情與道俱而李杜則情親而道疏也所以然者言者心之表文者運之微三百詩人非必盡知道之人而要皆陶濡乎聖人禮樂道德之化李杜則生乎學絕教弛風雅久淹之餘生富貴者厭梁肉處貧窶者營糟糠固其勢然

也然此亦李杜之不幸也而使生平王澤未涇之日
又得聖人而師承之以彼其志其才述作當不止此
矣若就二公而論其品格則李之氣逸而殊多艷調
杜之意深而尚近事實詩者道志之具美刺感興之
事也與其氣逸而無裨性情不如意深而有切勸戒
則杜之視李格韻風旨高出一等矣又豈獨立身不
伴而已哉或者又以爲荆公謂杜四時之氣俱備嗟
乎論詩當論其大致杜詩豈乏冲融平和之什特其
大致多出於慷慨悲感之餘憂時悼事之作如中山
靖王侍宴內廷詩五言蕭羽衣霓裳慶湛露前歌醉
豐川全集卷之十續 答友人論聲韻書一 十四

豐川全集卷之十續

十四

飽歷人世一大樂事而歛歛不勝者蓋其悲根於
一而樂而滋其意此又杜生時之不幸而亦杜忠
君愛國之由稱重天下後世者乎是則其不幸
也正所謂不幸者哉顧不審足下果以爲何如也

答友人論聲韻書

頃承大教

開誠不吝尤見

大雅善與人同之至意真令人感服無已顧鄙人終
有所疑者詩者天籟之音韻者天籟之聲故卿雲明
良之歌矢口而發冲然以和至於三百五篇則往往
聲韻從叶蓋詩必冲然而和而後爲天籟之音韻必
無不可叶而後爲天籟之聲也四言之不得不爲五
六七言與騷歌辭賦諸體者蓋詩三百篇中已開其
端且變而化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亦風氣日
開運會日生之自然耳古體之不能不爲律者則對
仗已開於唐虞三代之時且聲病穩括亦尚屬律以
和聲之意耳至若韻之用沈則無謂殊甚東冬也而
限前後寒先也而分上下支微也而異其門庚青也
而別其母古音十部而今且分而多之至數十部焉
漢魏之所通竟爲今之所限今之所分無非漢魏之
本合今之論詩者動曰祖漢魏豈漢魏知詩而不知
韻乎豈漢魏之詩合古而漢魏之聲韻不合古乎又
豈漢魏人之學之詩皆勝休文而調聲叶韻獨不及
休文乎而遵休文者且奉爲金科玉律而不敢有異
議卽千餘年來用古如杜韓王陳然只居之古而未

豐川全集卷之十續

答友人論聲韻書一

十五

用之律感憤成書者洪武正韻而外如吳才老楊用修李則山數公諸韻書不一而足亦終未能轉後陋風一還原本故不致每篇細念後世千餘年間一切事理往往徇門戶而昧原本而詩韻一事尤至小至無謂而可嘆可笑莫甚於是者也或者不察至以爲古詩合用古律詩宜用沈以古詩古體則韻合用古律詩近體合用近韻也嗚乎是亦不思而已今人之不能不爲今衣服者時使之然而其以針線爲之則古今不可以二南人之不能強爲北飲食者地使之然而其以水火成之則不可以異詩之有古體近

體古今南北衣服飲食之別也和律之聲針線水火之同也今詩分近古而金其韻而今古之是變衣服飲食而金變其針線水火後世之學隨波逐浪日流日遠而不講於探本窮原之道者胥如此矣則何怪乎論世者之深有慨於漢魏爲近古也或者又以爲詩體可變古爲今則詩韻亦何不可使今異古天下何事不變而獨執爲古韻之不可變乎嗟乎此又不思議之甚者也五經皆用質語而詩獨用諧辭蓋詩以道情而聲以成詩聲諸乃見其情之油然而然然猶惟油然而然始能道吾志而感人心也故古者太史探

不廢婦人兒童之咏歌以其冲口之吟咏皆關其性情之發舒採其言而其性情可知即所爲感發之政教其由來可推而知則是詩者斯人道志之事實斯人根心之聲非志無言非聲無詩故詩者聲道而聲則天籟之自然也今從天籟中割裂而限絕之尚得爲油然而然盎然之音乎非油然而然盎然之音尚得爲道之具根心之言乎非道志之具根心之言尚得爲詩乎且必如休文之說即凡辨晰於四聲之宿學尚不免出入遺破例之譏矧勞人思婦武夫兒童目未視於乎上去入之四聲尚得與於道志之具乎勞

人思婦武夫兒童不得與於道志之具天下尚有幾多真性情之言可以感人心而驗風教乎率天下千餘年皆格套粉飾之浮詞曾無與於道志之具性情之真而至使詩之一道不重於大儒先生無關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大義以續風雅之正者休文斷當分其罪之強半矣則是今日之韻不遵古漢魏之舊而欲復古漢魏其樸懇摯之詩當不可也雖然漢魏尚未流耳今之學詩者不曰淵源於三百五言乎以彼商周千餘年間聖君賢相學士大夫及其於道德禮樂之兒童婦女作爲輸情道志之咏歌而

如休文之分則商周聖賢相學士大夫以及我先
 師孔子當先分之矣商周孔子而不分是必其不必
 分也不可分也夫不必分而分之是謂支離不可分
 而分之是謂決裂今之談詩者語及三百則曰是爲
 詩祖至乃舉支離決裂詩家原韻之休文而千餘年
 組豆之不敢變噫嘻悲夫是何敢於不信商周孔子
 諸大聖而不敢少違支離決裂之休文也不祖其大
 宗而偏祖其篡宗之螟蛉期真真不可解矣故如敬之
 愚則竊謂由四言而五六而七以至由四句而五六
 而八更廣之而十二以至數十百句或長或短或騷
 賦歌行等體可也調平仄諧聲韻對粘背粘無不可
 也獨以天地間天籟自然之聲所以供人道志輸情
 之具爲商周聖賢以及孔子之所不分者而支離
 決裂之必不可也謂由今而詩復三百五篇之正始
 不盡由於韻之復古可也謂韻不復三百五篇之舊
 而真能復三百五篇之正始當不可也至若論詩之
 格律風致則由大雅之高論而神明之自可由流而
 通源心敬固無所容疑矣俞附在前疑病在心而不
 以實是謂自棄大雅吾黨之俞附也敢呈其疑而待

答張拙菴廣文求批詩書

遠接瑤章承委評定心敬少不知爲詩及壯知爲而
未及爲故迄今終不能爲不能故不知不知敢妄評
乎矧煌煌大篇實嘆望洋又敢輕加品定耶然心念
高明不鄙固陋虛懷下示而敬無一言應命義所不
可故亦不敢自蹈隱默方命之愆惟大雅進而教之
幸甚幸甚夫論詩先性情而後風韻固矣敬則謂詩
之要義誠識解而後性情蓋識解者性情之淵源也
如三百篇詩也而成經者其見大識高見解皆拈第
一義故也下逮晉宋陶謝並稱迄于有唐李杜齊名

唐詩集卷之十

答張拙菴求批詩書

三

而究之謝終讓陶之曠逸清超李必遜杜以愛國忠
君遙遙千載公論咸同豈非陶杜者識趣獨高乎則
由此而推詩賦之淵源意旨大概可知也夫篇終南
一賦其視上林長楊未知何似然如離宮別院一什
秦皇漢武而聞此阿房五柞應悔紛紛勞費矣鳥聲
賦有儀德之思焉有刺鷙之思焉有知足知止之思
焉思深哉美不忌規懲不忌勸也何必昔人蒼蠅等
賦之有嘲風刺乎展讀反覆令人嘉賞不已惟是登
城等篇之急思歸鄉寄子冷署之薄視教席雖先生
之激詞然得毋未之思乎古者男子始生以桑弧蓬

唐詩集卷之十

答張拙菴求批詩書

三

矢射天地四方所以示壯而有事之意故向平五嶽
之願稱遠于古卽大篇不且載廢乎乃今大年已踰
知命兒女婚債已畢且生平壯志阻于適逢晚而終
南太乙之間作有官神仙教授之餘登山臨水嘯月
吟風與大虛相往來則雖人世之浮榮失之東隅亦
庶幾人爵之良貴收之桑榆大丈夫四海爲家何必
區區故園之爲家乎况乎教職一席人才淵源論
祿雖若卑薄論職名則所掌者國家之英才尊稱曰
學校之師範其尊且貴者自若也昔許魯齋先生力
辭元祖高爵而特願教授國子豈非以後世清濁
有尚無過此職乎不獨此也官無崇卑苟能實盡職
分亦自足儀型當時垂芳後世他不悉述卽趙宋歷
年三百有餘其間王侯將相奚啻千百而卒之湮滅
無傳與草木並朽者何可勝紀獨胡安定先生以教
授官教授功至與周程張朱道接孔孟之統韓范富
歐功建不世之勲者並垂不朽于宇宙則博士一席
未始非吾儒行道立業之地先生亦何必急賦歸去
乎况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又惟此時爲然歟所似
然者方今吏治日異于古而士大夫居此職者尤多
以傳舍視之故師道日益掃地士風亦以是日益汙

下而不可挽回先生誠自此依古教規擇其必可施者斷以行之務期程品則先德行而後文藝課文則先脈理而後詞華更敦之崇實敦倫通經貫史上焉期于成德才兼備之儒作國家之棟幹下焉亦不失循分守規之士無遺玷于黨庠法立一定先生整身作倡更與西先生協恭而濟務使數十年久弊之士風一旦皆興起于道德經濟之途敬見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德之流行直速于置郵傳命如是則道行一邑矣不獨此也昔安定先生教湖州時創立經義治事二齋以教諸生一時人才奮起朝廷至取其

卷之十

谷風集卷之十

三十一

法以示式國學且頒其法于天下令奉之爲規先生誠爲此于舉世不爲之日而又適際文宗賢者之新蒞必且兩相得而交相成以先生教郡之條規頒之通省則先生之道又將行于數千里之陝省矣更若文宗忠盡體國以此條教陳之當下令下郡國如當年頒行湖州教法故事則先生之道不且行于天下乎夫如是後世必奉爲楷模將道且行于後世矣教職豈屬不可行志之地奈何必欲去之而急賦歸去乎且縱使不必爲陝省所式天下所式士君子行義達道隨在立俊偉光明之業後世仰師儒道德之

德亦足信心而無歉于俯仰矣急思歸去奚爲耶大抵天下事爲之而時不可行則爲之難爲之而下無同心之助上有掣肘之患則爲之難且欲爲而才力不足以濟則雖有時有助而爲之也亦難郡之士風雖日久敝然豐鎬忠厚之遺風未盡喪也况以朱侯之賢爲之長以西先生之精明爲之佐而又適值文宗之賢主其上區區郡庠不滿二百之青衿有不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如湖州之門人弟子乎夫以天地間最難兼全之遭逢而備于一旦先生又何必薄視此官而不轉故鄉歸去之思爲耆老作人之思

卷之十

谷風集卷之十

三十二

平先生俯俯而許我敬且願自今重理舊治之施經窮探六義之指歸摹寫其聲調習爲風咏待道化大行之日輸其意見托諸歌頌揚挖盛事而備太史之採陳矣先生以爲何如也管窺之見不敢自隱以取欺罔之罪故不覺傾竭至此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此言進而惟愈可以進此言意也惟大雅諒之不宣

聖學之說超乘頓悟之宗者遂不無之蓋原其學
術則自是聖學而論其教法則不免異于聖教究其
妙則自是孔顏心宗而論其立言或時流于賢儒之
道當總緣當時無出其右者足為師友而收講磨之
益又其自信之深不難一掃前人成說而自舒其獨
見信心太過不知不覺有流于師心之處耳然要之
其自得之淵微一超俗學語言格套之表而獨契從
上聖賢之心宗者周程張宗三六公而外數有千間
無一不與之共其有兄弟者以如陸子生有吾
夫子所曾見之其在也其人品卓犖三代以後幾及

復原康本論高卷第

二

者既不易其真知者遂極難錄者既不免評之太
而陽明之真遂沉埋而不彰矣陽明之學乃弟子後
大折衷也而真是與非不明聖學其何日而明乎
政勇往往推尊其長不以世之毀之者多而曲避其
嫌亦往往不諱其疑不以世之譽之者衆而曲護其
短推其長者使人知其長原不可以世俗之毀而掩
不諱其短者亦使人知其短特信心太過之小疵而
無害其為深本窮源之高識則功過明而是非當聖
學真誠或從此少明于當世乎此本心之素心則

與某學士校書

此書幸昭德範甚慨相見之晚至于不鄙迂庸見
以即君相從問業即君英妙之年前途萬里鄙人瑣
所謂迂濶不中世用者也以世俗視之柄鑿不入而
長者則別有命意直以終身學術見屬即即君亦不
以迂濶為嫌竟違俗尚之競趨而獨注念于不中世
用之學更足見其奇偉見解獨出流俗尤令人愧美
交來也本擬歲前可歸過尊宅不謂竟以事羈尚須
來春即若日晨工課學習制藝自是木業然如小學
經籍却須一體講誦使知做人正路古今大致且讀

復原康本論高卷第

四

小學便須令其日用通行如許文正讀小學之例看
過後須教以設身處地如程子看史之法庶幾將
來日用自見正知識日見開擴不至如近時經生
知而不知全無實義也且德性醇正則心氣日清
得乎制舉亦當遠出流輩矣每見近世士大夫
溺于制舉不知學脈輒曰理學迂腐無用古學不切
時用禁戒子弟不使見聞嗟乎此甘心教子弟作流
俗人者其鄙陋固不足道又有明知其當然而欲以
之禁其子弟者亦誤工夫且宜專心制藝

利第到手而爲之是又以爲理學古學有妨舉業進
取耳獨不思立身不本理學縱得科第成何人品制
藝不本古學縱利達時不久湮滅男兒戴天履地誦
讀古聖賢經籍縱不能道德功業攀駕稷契孔孟至
欲甘心讓閭洛韓范爲天上人甚者甘出王唐瞿薛
之下亦可哀矣且以爲理學古學無當進取獨不思
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何嘗不早得科第王唐康羅何
嘗不早殿鼎甲而今之專習制舉汨精帖括者又豈
果無終身屹屹牖下老死之人是昔之爲彼者理學
科第未嘗不兼得之而今之爲此者理學古學科第未嘗
不兩失之也且必俟科第到手而後爲今之讀書而
不科第者計且十九將終身遂可浮薄并鄙乎又縱
使理學古學有妨進取以在此之寡效較彼舉業之
未偶兩相乘除當亦未若其數之什伯也且在彼者
窮終身之力一無所得而煙消火燼至與草木俱空
在此者道德文章一有成就正自可問心而無愧對
天而無慚名世傳世而不朽亦孰爲計之得耶有識
者亦可一笑而廢然反矣然此事關願力之大小家
門之興替固有自謂聰明見事理而見不及此者又
有讀書破萬卷而牽滯於時見不能斷決者分量所

至不可強也長者見遠識定是薦是裴必有豐年諧
即君中斷有出色佳士相報矣寄上史編一部資即
君先閱蓋通鑑部頭太太急看不完看此先知古今
治亂梗概然後從事通鑑全書也小學書即君案頭
當有之茲不寄此後工課容來春面商所宜勿中不
悉

又與僕園論讀陽明集書

別來忽踰二歲，夢想爲勞，扶萬能細心讀陽明全集，甚善。蓋陽明先生之學，平心論之，雖遜孟子之醇乎其醇，然要之自是孟子一派簡易直截之學，大足開擴學者拘牽固蔽之胸，而論其文章，則爽豁明快，一洗從來晦澁鈍滯之病，而引人于清明爽朗之途，所謂以歐蘇之筆發程朱之理，而無格格不吐之患者，惟此公當之真。秦漢以後不可多得之文也。世儒_述於口耳，不知本原，又以疑影之衆而惡，不知美遂等陽明集于申韓厲禁之科，要亦只是平心者寡耳。扶

豐川全集卷之七

七

萬今能不惑人言，潛心誦味，將來必能於學術文章大有裨益，是可喜也。但須悉心體認，始能獲益。又須參讀周程張朱諸儒先之書，始能斟酌圓滿耳。蓋其書易簡直截，處人不能及其意氣激烈，語言過當處亦往往有之。所謂信心無前者，是其長而矯枉過直者，亦其短。必潛心反覆，意味始出。又必參以程朱乃無畸重，是惟扶萬加之意耳。又扶萬既習舉子業，却須於時藝得高手指引，蓋舉業與理學古學路途未嘗不通，而要之別是一種氣味聲調，非得精于其道者爲之指點，竊恐于時尚當行處不合，從來才高意

廣者多困于場屋職此故耳。大抵年紀既大，涉獵廣者，看時下文字，既不免易心視之，而執筆又復不能合拍。雖臨文時亦未嘗不知自悔，奈其心路日粗，終不能降心從事。以是戾于逢時而終不可返。此學者之通患也。願扶萬自今勿憂科目，但憂不能降心耳。命意奢而蹈履不中于事實，亦非切問近思之學也。切切。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八

與遜功弟

伯芳過言賢弟初入已行近趙彥通家人至言
至青門意者伯芳傳聞之誤耶不知定于何日起
程殊懸結也前接復翰不覺呻吟爲之頓釋蓋此學
原以辨明義利改過遷善爲親切着力之地初不開
口舌分爭門戶今一旦透悟此關卽履坦途而適
康莊直可謂一日千里矣且辭旨氣象深得紫陽風
味足徵近造之精進是又深可喜耳但考之陸集有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己自
反改過遷善又陳正己問傳子淵陸先生教人何先

皇朝金集卷之十

與遜功弟

九

子淵曰辨志正己復問何辨對曰義利之辨則是辨
明義利改過遷善自象山生平之學之教而賢弟所
悟乃一返而始入其藩籬也亦又可知吾輩讀陸集
但當明其異于孔孟者何在流弊所極者何在不當
徒循流俗之推排不察其實而遽施擯斥之論矣然
賢弟閱此又勿謂愚兄又爲象山分疏是王張象山
必是願學陸王也蓋愚兄正恐賢弟駁之太過既非
悟道之宜且或他日更進而終不啻其範圍反爲他
人檢點故又瑣瑣引伸至此耳前書第九條陽明之
語亦新洋亦覺是古今大道之公特不知其可

當否耶得便幸以復我

皇朝金集卷之十

與遜功弟

十

又與遜功弟別語

別語陸王之說愚兄固謂願賢弟如孔孟取人論世之公平弘恕不願如近來學者之門戶交爭是蓋就萬世之道脈論非謂賢弟於我有異同也若賢弟能與愚兄異同然後盡辯難之益收切磨之助正愚兄之日夜禱祝而求又何嫌耶不知賢弟何以尚未明鄙旨也且賢弟抑思愚兄即固執之性不合時宜豈遂無清議之畏真是真非之心耶自晚村之說行天下制舉者無不讀其選故十九見言及陸王者極口詆斥但有一人不然者即移排陸王之力以排是人

皇川全集卷之十

又與遜功弟別語一

士

曰是願學陸王者也並舉其生平而棄之愚兄即不希非道之譽豈至樂于犯悠悠之口耶且默足以容聖有明訓愚兄非心甚有所不得已聽當世之辯爭而自隱于心焉可矣何至冒當世之譏疑而不知變耶蓋愚兄之不敢排陸王不忍排陸王者有十說焉今且請悉陳之惟賢弟未行前那一半夜工夫一一批答苟吾弟之說真足以懷愚心合公理而愚兄尚執泥舊說不心折即箋箋自用之輩剛愎無識之人矣蓋愚兄竊見孔門之學以大學明新止至善為宗傳原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不偏此二帝三王道

皇川全集卷之十

又與遜功弟別語二

士

統之源源也象山立宗至于立大本求放心陽明初問至于體認天理其後歸于致良知無論其旨有所從受其其實即大學明德之義也獨大學合明新止善為言體用工夫兼收并包不落門庭不執偏見而象山單提立大本求放心以立宗其意未嘗不曰立大本即不為小者所奪求放心原不廢學問之功然既單提此立宗矣即未免張皇德性遺畧問學之弊所不免矣陽明之初本于體認天理而即如其後之遺畧致良知為宗也亦未嘗不曰良知貫乎萬事萬理之中致良知即不得不貫諸萬事萬物之內其立意亦豈有偏着者然既單提致良知為宗重在本體切合之工而畧于修為詳密之目所不免矣以視大學體用工夫一貫不偏之言不謂之微有偏着不可也然要之知德不易大道難聞即親炙孔子之諸賢徒得三三具體之類聞而若由賜偃商者亦止得其一體而列諸言語政事文學之科陸王之在聖門即不得列德行之科而如象山之孝友政績陽明之精誠偉勲自當於言語政事文學三科中求之愚兄自顧萬萬不能及二先生即學非所願敢加排斥耶故寧肯譏疑而不敢排斥陸王者一也吾輩所師者

孔子孔門諸子之風微非吾輩所宜取法乎在昔孔
門三千人其餘不在七十子身過六藝者無論即德
行之列具聖人之體者亦無論如七十之中四科之
倫亦且造就非一致才具有專長不必人人同也然
長言語者初不聞其與政事諸賢日聚訟長政事者
又不聞其與文學諸賢日聚訟至師商之論交偃商
之論教則顯然各別矣然亦止各據所聞相往復初
不聞其門人子弟各立黨與交互排擠至不相容如
吳越之必滅此而後朝食也今之事排斥陸王者且
成聚訟其且如吳越矣愚兄以爲此等風尚此等

大相左門人子弟之不善成師業者遂囂然有支離
禪學之云云矣愚兄嘗虛心評此一衆則象山之氣
太勝而失從容商證之意朱子亦未免性稍剛而少
含蓄點化之道以二公如彼之道德風範而至干語
之云不待言朱子於此毋亦未之得耶六七百年後
之學問和衷而濟之諸賢據理評處且當何如更
何如虞延工虞禮樂同寅協恭之諸聖人據理評
之當何如耶故愚兄每於此案妄爲計念使二先
生門下親信之士有一見大義者調停之于始可使
語言之失不形即不然而使有人焉調劑之于後並
可使兩家門人附益以成師過之語不留豈不道義
相成千古爲光耶不幸無人出此已爲吾道之憾而
吾輩從數百年後又爲之重起爭端至相黨伐噫嘻
吾輩即不欲爲象山諱過平日衣被文公之道德作
述上之不能光昭其令緒次之且不能默隱其愆端
而反以揚其失者爲尊崇得毋謬以千里耶至主之
於朱亦以語言異同之故遂併之于陸以成一公案
耳其實得失亦俱相牽也此愚兄之寧肯譏詆而不

忍隨俗排斥陸王以爲尊朱者三也且夫尊之道以實體其心尊聞行知爲貴乎抑以徒嘗警其所異以虛相尊尚爲貴耶朱子之學所以可法可宗者窮理卽格致之微旨主敬卽誠正之微旨力行卽修齊治平之微旨圓滿平實足爲後學之範圍而無弊耳今但使窮理也實如朱子之窮理而不失于粗疎至敬也實如朱子之主敬而不流于矜肆力行也實如朱子之力行而不落于虛浮義襲卽朱子且心喜得善繼善述之孝子賢孫而惟志于在天耳今不從朱子安身立命之所以然者究心體行而徒以排斥其

豐川全集卷之十

又與通功弟別簡五

五

所異爲尊崇是猶爲子孫者不知遵行祖父之美德不知保守祖父之基業不知光昭其流風餘韻而徒以毀罵其與祖父異同之交遊爲護持門庭卽其祖父果心喜得善繼善述之子孫耶愚兄方自以不能實體朱子之心傳爲至愧最更蓋朱子在天之心悔乎此愚兄寧有詆譏而不忍隨俗排斥陸王者四也朱陸晚年雖有異同之嫌然如楊敬仲諸賢者象山之門人朱子仍復與之交遊論學相視莫逆終朱之世兩家子弟仍各自習其師傳亦不復太相異議入元則金華一派至朱學草廬所尚崇陸學然無辯爭

也許魯齋有元大儒也則學宗朱子而並不以陸子爲非前明薛文清力行大儒也則宗朱子效魯齋而亦並不加譏排于陸子迨至嘉靖間則陽明軍功旣成忌者滋甚於是思借陸陷王者且重牽朱陸之訟于不已而異論遂紛紛矣蓋明之習俗大臣建軍功于外則歸功內閣次及司馬陽明以當時奏請旗牌之立允因之得以成功者皆大司馬晉溪王公之力也故凡軍功之上皆先歸功大司馬內閣心不能平於是從其學術間摘揭其失而東莞陳鑑者遂採取內閣隱意爲學節通辨一書蓋其說在于攻陸而其

豐川全集卷之十

又與通功弟別簡六

六

古則精擅陸以擅王而陷王也此與當日陽明旣沒奪爵統蔭同一脈絡機軸然終明之世學者所尊尚比于程朱無異辭而一輩奇才異能文豪詞伯平日訕笑道學爲迂濶者亦且心折而不敢置一言之譏其懣服一世則尤爲前儒之未有迨萬曆末至啓禎間一時學者祖尚性宗如周焦袁陶輩公然談禪說偈破吾道之藩籬不顧於是南之顧高北之馮恭定三大儒者思欲挽回狂濶乃始拙排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句以爲類于佛氏之善惡不思而不可以爲訓然於致良知三字不曰千聖祕傳則曰聖學要旨

初下下一貶詞固未有知近來末學後生賂陽明一語開口輒加以良知家之異說六字痛毀極排畧無顧忌也夫就理而論致良知三字固聖學之血脉與明明德體認天理無異旨原心而推無善無惡心之體七字亦即大雅不識不知論語毋意毋我太極圖說無極太極之微旨賢弟最善讀古人書試思識可不知而亦可不耶而詩俱不之固必可毋意我亦可毋耶而記者俱毋之孔子明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忽增以無極極而可無耶孟子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苟知論古人

豐川全集卷之七

又與遠功弟別簡七

七

立言之旨者在干逆志則不特致良知三字非後學所當排駁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七字亦且無事推排之過甚矣特是陽明不曰有善無惡心之體或曰至善無惡心之體而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推情固有可原爲語亦失過險論千古道德之宗傳道不遠人中庸其至况性善之旨千古煌煌有如日星而必欲索其隱奧出險語以見奇終覺有自立門庭衝突無前之失耳然要之必欲排之以佛氏之善惡不思告子之無善無惡則顧高馮三先生者雖救世心切亦竟以深文煅煉成姚江莫須有之罪案而失千古是

豐川全集卷之七

又與遠功弟別簡八

太

非之乎也愚兄平日讀顧高馮三先生書極加歎服以爲學有淵源不同剿襲而獨於此等處不無微爲心惜矧敢躬自蹈之耶此寧言譏疑而不忍隨俗詆譏陸王者五也濂洛關閩聞喜將樂豫章延平金谿金華南軒西山十數公者宋代從祀孔廟之大儒河會崇姚則有明三百年從祀之四人也夫以三百年之久而從祀者僅得四人四人者學術途逕亦各異致當日廟堂之上豈其漫無參酌而遽定哉原以立德立業是乃聖道之攸關爲誠爲明總屬聖學之必備昔虞廷五臣固水火教稼明倫明刑之不一而孔門四科實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各殊堯舜孔子豈不欲盡得同德一致之上聖大賢而用之教之人材固不能強同而至治至道亦不可以一途盡也但得有濟生民可與聞道即皆天心民命之攸係耳本朝之初人情敦龐學者各安本務不尚虛浮口舌之習暨呂晚村以天蓋樓四部文評行世制舉家無不讀其書於是好事者隨聲附和遂成一攻擊黨伐之局金谿餘姚遂爲詬厲廟堂之上深憂至計於是特取篤實輝光之朱子悉意表章使當世奉爲楷模其意固以善學朱子于從入孔孟爲近亦冀從此口

耳虛浮之弊或可漸息也然于乙酉冬貴撫題請表
章陽明龍崗書院則扁額題以文教遐聞而特差
中書赴黔懸挂是于陽明亦未嘗不深取焉大哉是
固虞延金重玉臣之微旨而孔門兼收四科之弘規
也後生既不達道學之源流復不諳國家之本意
見崇朱子亦更不實究朱子之心宗而但以排其與
朱異者爲尊朱不知朝廷原未嘗尊陸王也排陸
王亦不知陸王之學是非何在但見陸子與朱子
有無極之爭王學朱子亦皆有出入之論晚村文
言每加排駁則學之攻之愈烈今其不得列于吾
學全集卷之十

又與陸功第別前十一

儒之中而後已不知國家原未嘗教人以擯陸王
爲尊朱子也是不惟不達于虞廷孔門兼收併取之
弘規亦昧于國家取善不遺之本意矣此愚兄寧
宵衆人之譏疑而不忍隨俗排詆陸王者六七少年
讀前儒書時見多有開禪之說亦多有崇禪之說又有本
不欲染而不知不覺已染于禪之說至其餘高明之
士極口談禪極力推禪而不諱者又復多人於是取
禪書之精者閉門謝客一意參究者數月初亦不能
遽得其要領積之日久亦遂恍然於其旨之顛末而
見其立心也總期以出世爲歸其出世也總在于見

性之空故必空山河大地倫物富貴並其身心空之
不留毫髮于胸臆以碍其性之本然而後世可得而
由是崇虛出世之學也若吾儒則無論身心不可得
而空卽倫物無一可空富貴亦在所不空而天地山
河雖欲空之而燮理之任不可以他談亦正有不可
空者是經世崇實之學也陸王之學無一語不本于
心性正無一語不歸于經世此於禪旨何啻天壤之
懸隔今陸王之書俱在禪之說亦俱在苟有識者一
細加參究無不可以得其梗概而顧以禪誣陸王亦
何所見之不審乎卽以爲陸王集中間有引禪之語

學全集卷之十

又與陸功第別前十一

干

明道之活潑潑地紫陽之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非
明用禪語乎言苟可用以證理卽齊人之諺語可援
何必不禪家語也此愚兄寧宵譏疑而不忍排斥陸
王者七也本朝宗臣重望推魏環溪先生而環溪
先生嘗簡二曲先生曰生平所深慕者孫鍾元黃蔡
洲我二曲先生三人環溪平日衛道甚力少所許可
而於三先生心服如此豈以盛名之故故作虛譽哉
今觀鍾元先生理學宗傳一書不排陸王蔡洲先生
明儒學案首推文成李先生則朱陸兼取至于王文
成則尤謂明識弘業足刷吾儒迂濶拘牽深恥明世

宗稱爲有見道學真屬不虛夫三先生皆以過人之資又極五六十年閉戶閱歷講究之勤皆不關陸王爲禪而關陸王爲禪者皆初學後進不曾博涉不曾專精不曾積年累歲閉戶探討儒釋之士嗚呼是何後進之士皆出三先生上耶亦大不可矣此愚兄寧有識疑而不忍隨俗排斥陸王者八也世道人心之所以重賴于理學而理學之所以獨重于宇宙者豈非以其一理無終爲道事功足爲天心民命之攸繫乎是理雖不專倚事功而爲下而正以徵諸事功而爲上陶曰亦行有爲焉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三先生而周官人始教之以三物卽實取之以三物下至兩漢之徵求賢良亦尚取孝友力田行誼著聞之人蓋道德不可見驗道德者必以徵諸事功之爲實而有據也象山之學術不必論卽如其居家也義門之風卓絕千古居官也荆門之政媲美循良區區知一小州之有司而效也至使廟堂之上創從來未有之局而特論以文安非其實德實行真足大服乎輿情而取信于朝野豈至此乎陽明之學術亦不必論卽其初之爲主事也便能疏叅劉瑾爲撫也卽能盡滅逆濠爲督也又能平兩廣積年之猾寇

聖賢集卷之十一

又與趙功第

主

一時高明之彥如鄒東廓歐陽明德錢緒山輩者無不心折意孚而相從受業者且幾半天下非其實德實業真足以服一世而通千古豈至此乎今者九重之上時時震天下以實行乃不惟從事舉業者徒相與爲虛文而三五輩講理學者上之徒沉溺于清虛而爲虛幾道德卑之只相尚以訓詁以爲有功經義其餘且徒尚平口舌相習爲黨伐而至細考其實業實行則居家或至薄劣如恒人居官或至迂腐無寸長嗚呼吾道至此尚可言耶其爲負朝廷之至意而誑孔孟之至教亦甚矣故愚兄前爲賢弟言吾

聖川全集卷之十一

又與趙功第

主

輩今日實功課亦惟是慕道德者內之務體備乎智仁聖義中和外之務躬行乎孝友睦婣任恤無尚口耳更戒意見庶幾一倡羣和相習成風於世道人心稍有賴乎則如象山之居家居官自我輩之良範陽明之爲撫爲督自當官之明師正宜于六經孔孟周程張朱之外加意表章一振虛浮之弊習而成敦尚實行之醇風也乃擴陸王之學術至其實躬行與事業而亦損之嗚呼吾見道德不徵諸事功而元虛清靜之餘波且得入而據道德之室甚至章句訓詁之

自以爲有功聖經且得入而竊道德之堂矣聖道且成何等面目吾儒且成何等人物率天下章縫之士不盡入于虛浮無用不止矣且今之爭門戶譏象山陽明之學術並其事業而譏之者皆山平日少一段論世知人之功耳然象山之功業尚未大著才高意廣者或視爲易幾且不必重論卽陽明之叅劉瑾平江西兩廣之積盜脂畧素優者亦尚可以企及亦不必重論至于平宸濠也則贛州巡撫之責已謝已奉命往開助叛軍至豐城矣宸濠笑起而據省會囚僇滿城官吏旬日間竟下南康勢如滔天陽明旣無官

豐川全集卷之七

又與通功弟別簡十三

重

守之責更非有兵糧之可恃當此而疾趨入閩以避其鋒誰得以逃責責者且家在浙中南京若夫家爲紛瑩而陽明獨從一默良知耿耿不容自昧處奮身迴舟招號義勇直以一段精誠格天人而滅元兇賢弟最善讀書論世試一思陽明這迴舟討寇之精誠是何等識何等心何等真忠至義三代而後何人能爲抑何人肯爲耶故愚兄嘗謂陽明之盪滅宸濠尚不爲奇以本無兵糧而竟以招號義旅盪滅之斯爲奇耳且以本無責任之客臣殺身滅族俱係之一旦而不顧直以一身砥滔天之勢盪滅諸旬時真爲奇

耳此一段心真可泣鬼神光日月汗鄙夫之顏而激懦夫之志假令孔子在當不獨以恕管仲者恕之而直當以取子產遜伯玉者取之矣後生有志之士正宜奉以爲模範然思齊爲吾道作真實有用之人而顧可茫昧昧昧隨衆排斥耶此愚兄之寧肯譏疑而不敢隨衆排斥陞王者九也弊俗之起始于二三人之作俑成于千百人之附和晉之弊也倡于一二輩之喜談名理既且流爲清談清談之弊不可止而禍遂不可窮極漢唐之弊也始于二三人之矜尚氣誼既且流爲朋黨朋黨之弊不可止而害遂中于國家

豐川全集卷之七

又與通功弟別簡十四

重

今日私居議論之人卽他日公庭持論之人也有如各護所見極詆異論在草野不過爭閒氣一登朝左百僚之衆人不可強同必至各分黨與互相攻擊其弊不且不可言乎宋明之流弊可鑒也且今之尊朱者不達朝廷教人尚朱之本意每援功令之尊朱者以排陸王而一輩尊陸王者又不達尊德性道問學無偏重之理或且據六經中重本輕末之微旨作口實嗟乎一門之中至相黨伐竟不知有和衷以濟之大義並不知道無偏廢之正宗而堯堯焉徒以虛氣浮氣相競無論他日朋黨之弊中于人心卽其

吾不愈遠乎愚兄不肖自顧不足與世教之責
而一二抗其類波忍爲之推波助瀾耶此寧宜譏疑
而然隨俗排斥陸王者十也此外又有隱意四十
年不敢告他人而今且不忍不爲吾弟告者則以吾
弟即吾無彼此也蓋愚兄秉賦至愚極陋而過不自
量從事聖學又過不自量而願學孟子私心固以孔
子高深渾淪未易與于登堂入室而孟子之後諸儒
又皆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終不敢許于德盛
化神惟孟子字字真切明快語語大中至正學術準
諸尼山而若台符節風格獨出千秋而堪爲儀型真
吾道之長城而學聖之坦途也心之所好遂成慕慕
之心切遂願學於是四十年來竟忘其力之不能勝
直欲自附于孟子願學孔子之意而志不能以自己
今之辭序陸子爲禪者是伊尹割烹之誣而百里飯
牛之謗也心知其非亦已久矣而復以畏避譏疑之
故人黑漆人白亦白以失千古是非之正無論自
違其夙心其負慙孟子亦甚矣以前之區區愚見而
兼此一點區區愚心以是三十年來受無限詆譏無
限疑謗而總不欲一字爲之辨白蓋在彼者既未能
深信而在我者重蹈尚口之罪亦何爲乎賢弟不同

他人豈可有言不盡且賢弟自斯以往東西南北惟
國所用愚兄且老病臥床繼此面見豈敢知期可言
可盡惟茲一朝而已況愚兄自此出門就正之舉便
已絕望四十年積疑不得一問高明即賢弟宦途際
會英雋滿前亦未必多遇四十年閉戶矻矻志切道
脈之人從此得賢弟豁我之疑則益在我而此後可
以無恨或少足解賢弟之成見亦益在賢弟而他日
懷莫吐之際固可無憾于今日之當面錯過矣惟
賢弟撥一半曰冗虛心平氣逐條復我勿以繁冗而
畏難勿執摶謙以含糊不阿不隨不偏不黨務令
其短各排其異以害吾道之大公則幸甚矣病中語
無傳次惟意諒

歲前一賠極慰積企又喜賢弟向道真切制行清嚴
流俗波靡之時大爲狂瀾砥柱吾宗之榮吾道之光
胥有賴焉歸來欣嘆不置不覺人說項也大抵人
生萬事雖靡不有數然要之循分守正揆諸天道人
事終是顛撲不破賢弟所爲尤大願益推類而廣
之以副同志之望爲幸矣
用筆批點不可含糊如愚兄之見本學問中擇者不
難卽時改刪倘賢弟之見有未盡者亦當變通以商
吾道大公又面賠然然類類得一堂切砥爲

宜世俗剛懷褊小之弊與夫流俗阿諛之風斷不可
仍自我輩蹈之耳來小學一部實爲明儒與翁先
生作古吾鄉失此典型真令人有邦國殄瘁之傷也

紫承手示深稔汪存兼先師事極荷培植並見太史公闢幽表微盛心感獨在李氏子孫哉聞館課近密於前知必領袖藝苑如吾家槐野漢陂當年矣顧愚意更欲於館課外公約南北名士隨其多寡立一學古之會中間課詩賦課古文如弘正七子向來故事題目既立自然人知競勸名士輩出不惟可作翰苑一段盛事亦賢弟平時名山著述之素心今日木天建樹之功業且可藉此撥冗煩專精學問績千秋傳世弘業也更若如念菴荆川浚谷三君子以道德功業高節相砥礪則此事又當儀型百世矣

樂節相砥礪則此事又當儀型百世矣

才幹

此日本傳云：趙氏之母大事在於此月廿四
擬遺小兒於廿二三日上及期効執紼之後奈以風
雨纏綿未得如願歛陳歛陳更所祝者賢弟此日以
前於人子生事死葬正職分亦已殫矣自此以往於
人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正責任不藉重乎久知思
貽令名必果之義原大孝所時厯愚意則尚欲賢弟
充類至盡體行無餘也吾身為聖賢而吾親即聖賢
之親矣田君聰明善託昔嘗見之伯藥久聞其安靜
好學然未面見也吾鄉後起寥寥真令全陝無色他
日賢弟如見二兄當以志道之總之學者即不必
口口道濂洛關之然要之讀孔孟書亦當知人
生立身立德正義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八 與之功第

三

與遜功

無意中得此一書良晤殊慊素心然竊恨為時之不
長未得盡欲言之隱也大抵學術一事關係萬世道
脈非徒榮世之具亦非僅一家之事吾輩不為則已
為則須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俟聖于不惑乃副孔
孟千載相待之義賢弟勉之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此子程子精義之微言即吾輩率由之
正路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與遜功第

平

有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明

與趙豐原書 豐原名于宗
山東濟南人

心敬猷猷迂庸非有奇特可遺之節不謂明府誤採
虛聲儼然陸旌旋浚郊之盛節別後每清風明月之
下緬卽高誼感極而且愧極也自三季以還吏治浸
不古若荀且榮祿言無顧波以逐聲利而迂曲拘牽
之士又不免與世齟齬言於始願本高而或以閱歷

豐原集卷之十二

挫抑變其志初守自正而或以欣艶巧宦易其操若
此者葉舟泛海敵帆風本非致遠之具抑又何遠
之能致而進時士大夫論世不詳見如前榮祿者既
如彼如後迂拘游移者得如此於是游談無根之說
興遂羣以爲今之時迥與古異而古吏治之必不可
役也嗟嗟行衢道者固多驅馬疾馳之捷士齊洪河
者豈乏乘風鼓棹之捷才大丈夫乘時建樹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時自我轉豈有時能限我乎不然西漢
云古已遠東漢又與西漢異軌何以龔黃卓魯數君
子者後尤接迹卽下逮唐宋元明而循吏卓卓史冊

者代不乏人乎且當代之去古又爲遠矣如某某
公者亦且著德心芳猷於斯世而不愧古詰爲海內
所仰重則夫不咎其識力之不卓不堅不融不練而
歸咎時之難爲與勢不可爲者豈爲通論乎大抵士
大夫品格不一但使功德實被諸當時卽可精光照
射乎來世並不關各位之崇卑也他不遑論卽如兩
漢四百餘年間王侯將相不知幾何人而泯然與草
木腐朽者何限獨龔黃卓魯數循良以區區守令而
芳聲令譽昭揭宇宙者至與天地無極士而有識亦
可以定其自歸而識趨向矣雖然語卿雲於瞻睇則

豐原集卷之十二

觸目成礙付百鈞於等夫則舉步爲難謂夫目力不
足者無以勝任而愉快也明府志識卓越操持勁堅
遠古通今威行惠著真致遠之弘基而攀駕古詰之
良軌也誠由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盡善首益堅
其守而不移於久遠可更者悉易其舊而無著於更
遷就當今通行之規運先民慈惠之意卓然建名世
傳世之業而不惑於目前之小利近功將見周召王
佐之弘勳不難直致於今日况區區龔黃卓魯乎明
府勉之一官而樹百爾之坊一生而係千秋之久始
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與趙豐原

敬學先生公郎輩往來敝鄉盛稱德政以爲邊城久
無循良得公大父母相循頌覺寒塞春回蒞綬曾未
踰期而德化速流如此眞吾黨之光也前札見教將
欲圖爲終養之計雅志良可尚矣然得毋非毛義捧
檄之義乎况太母久已就養臣郎公但一張一弛時
時存思貽令名必果之義卽所謂合一州數十萬人
之歡心事其親也祿養而善養之義自在其中何必
家園晨昏定省之爲善養乎且時賢自官其官念每
不切於民生而一輩留心民瘼者又皆激昂藉題目
以去則世道生民之責當付之何人乎終養之說不
惟凡我知交不敢調然卽恐高堂望子行義之心亦
匪所樂聞矣惟大雅裁之苟且徇人者固非立身行
道之義而激烈矯拂者亦非士君子仕止久處之正
則也

與趙豐原

與趙豐原

三

又與趙豐原

甲申歲首自楚卽卽聞公受知有晉守河南之命維
時欣慰無已且時時稱道於同人以公弘才偉具豈
敢以區區郡守重公所喜者抱負非常之人終有非
常之遇不惟自此堯舜君民之意可漸展之設施亦
且當天之報施賢者不爽可爲仕宦而甘心浮沉者
勸也是年三月終歸途道經貴治私心實切面教顧
念新太守蒞事伊始何敢輕以浪遊之跡騷擾永暑
念通一字奉候亦恐新政冗繁裁答當且不敢惟有
望洛陽城說太守如古冀黃進之如曾尹此地之同
僚集卷之二
四
交公畢公君陳諸名世而已或見士人則告之新太
守崇儒重道加意斯文幸自愛見黎庶則告之新太
守廉明仁斷悉心民瘼幸自愛而已自後程景洛東
謁遠地殊不知情果歸始郵佳刻見遺隨卽聞太夫
人之歸寒士不能遠薦生芻又以悲河南一郡人之
無福東望浩嘆者益累月未休也夏初聞卽抄知
聖明軫念黎黎奮情起復再三勉留敬嘗謂友人此事
在公雖出迫致而在朝廷家鼓勵官方則盛心也不
知新政設施可得聞否又不審郡內得何人可程可
邵何人可歐可蘇又何人可王唐可瞿薛將來亦不

至失制藝宗匠也外有啓者二曲夫子不幸於今歲
前四月望五棄世梁木之壞傷在吾黨者無論惟
是夫子身承道統累荷徵命及昨歲

駕西巡旌圖御書欽賜重疊至於文集反身錄二書
進呈

御覽復蒙褒嘉昔白雲和靖宋代曾以贈處士純公正
公當年復以諡二程至於道德文章尋祠特祀則累
朝皆有故事夫子身任絕學守貞不移揆之前代諡
祀咸備亦或無愧不然得一焉亦足爲晚季世學道
守節者樹之風聲而敝省尚未有議及此者將非有

朱子集卷之十二

五

五

於我公大君子乎幸惟留神潛翁近作何況一字
爲望襄城李禮山來章劉嘯林青霞太乙青藜
足六人皆中州名士也李已赴任連山劉昆仲現
居其人皆多氣誼詩文咸清勁整練自成一家
而一門多賢尤不異東漢陳荀諸名德家想公已收
之彙簡中矣

與李禮山先生

數年前讀先生南陽書院學規義林諸作通仰風徽
於心實切隨後兩哥尺一期達愚悰不謂骨浮沉於
洪喬悠悠我思鬱鬱何極客歲敝友康孟老自都門
旋里曾爲家師郵先生達天錄而貽心敬札曰都中
見襄城李禮山先生真中州人物之選也惜吾兄不
得一見之孟翁平日吾黨推爲知言於其言也信其
不誣且讀達天錄益窺大賢之含蘊於是就正有道
之願胸中益勃勃不能已矣今年秋八月孟翁自郢
陽見過相遇道寒溫外他不暇問卽先問先生丰采

豐川全集卷之十二

六

六

孟翁備道其詳於斯時也心敬聞其言而益副數年
企望之私又以轉傷數年企望而竟未能一遂親炙
之願不覺慨然意惻者久之既復自念以數年之心
企而不克察一舉以親炙已爲俗鄙可笑而又不能
一言就正則是果於自棄矣用是忘其固陋謹以拙
著一冊奉上蓋借此請教大方求質意見之是非若
夫詞旨舛鄙則自知其不可而不暇匿矣中間旨歸
之離合是非幸遇便郵特直以見教阿諛之風匪吾
黨所貴且吾黨落落鄙人他日之望教於高明者實
深含糊容隱亦非所期也意長筆澁不盡欲言

答杞縣張潛谷先生書

自台旌東旋先生光風霽月之概未嘗不時時在鄙
人心目獨無由再一握手談心爲恨耳比山右馮敬
兄至接手教恍如重親聲歎喜慰不可言承詢云云
備見道誼關切奈家師自去歲八月舊疾仍作至今
尚未平復真堪憂慮寒家邀天之庇老母精神如舊
餘者亦俱無恙惟是方寸喫緊處終無綿密廓清之
效竊恐終汨於情識紛拏耳近又以當事者謬採虛
聲竟欲以賤姓名充山林隱逸之餽羊鄙弟辭之尚
未獲遂雖此事在弟自審出處之分定之已素但生

豐川全集卷之十二

答張潛谷

七

一番端緒卽不免增一番應酬耳馮敬兄聰明爽直
與之處數日深恨相知之晚敬兄言先生復有入關
之說不審何時命駕鄙人且當翹首歧足東瞻函關
紫氣矣

寄襄城劉叔恭先生

十餘年積企比乃獲親炙光儀別後馬首南向已
踰一月夢魂猶依依尊門不置耳承委道學存真錄
弁言途中細加檢閱雖皆中州久已傳世之人然得
先生一番選擇表揭而其面目遂頓覺如生至顏錄
以道學存真則尤見先生循道苦心足令冒名竊附
者觀之愧汗真有味乎其言之也鄙言引首允驥尾
之附但詞旨舛陋不足闡揚尊旨惟先生及諸郎君
細加刪潤不至孤衷而羔領貽大美之玷也幸甚幸
甚心敬本擬歲前可以西返再領大教不謂尚須遲
數又集卷之十二

豐川全集卷之十二

寄襄城劉叔恭先生

八

之來春天下事之不可逆料有如是哉途中讀嘯林
文稿平正通達如端人正士嘯月一切詩文則勁氣
無敵而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尤見良工心苦其人之
卓犖不肯下人可知壯矣哉其出劍之干將莫耶乎
但愚意微欲少獻芻蕘者自昔昌黎之學遠過襄陽
而後世詩家之論咸謂不逮者詩以道性情太生太
刻未免於溫厚和平自性天然之旨有碍也嘯月骨
氣有餘尚須於神韻溫醇婉約處降氣從事則秋蕭
濟以春生中州作者當首推嘯月劉子矣匆中不盡
款

與蜀中楊愧菴先生

春間劉令親及傅君至獲悉先生動定劉令親歸會一字恭候兼申愚款想久達左右矣茲魏舍親探家兄于彭水附此遞候道履惟先生體道謙冲知無逆耳于芻蕘比來光風霽月恨不能一覲德輝也劉令親清通和易亦復簡諒誠直吾黨忠信人也縱復不學亦自不失為善人有恒矧其胸中目中是非了了自有一種理解筆力亦復清通可貴特少幾句先備語錄之言耳然人之淺深豈盡關于語錄不語錄者良友難益友難耐久之友更難願先生藥籠首收焉

學齋全集卷之十二
蜀中楊愧菴先生
九

可也方今吾黨寥寥先生如此之年即敬亦復五十而往餘年俱已無多會晤之期未卜何日言念及此可勝太息惟先生為道自珍千萬千萬

謝邑侯并長吳侯

心敬章句迂庸之士獲沾賢侯太和雅化兼風荷于庭之辱頻承垂問之及戴德已甚猷矣不謂今且錫匾煌煌下賁衡舍儼若等于國士之遇者揣分踰涯感深而愧滋深矣且洛國兄弟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中興聖道功在百世心敬平日雖願學有志要之于二先生心精密詣未能窺見毫芒傳薪之衷明府得毋徒取其名迹之近似耶抑即以褒為教耶當之心慚辭之不可計今惟有勉策末路期于少踐尊旨以不負大賢屬望之盛心而已肅此佈忱特令小兒持

學齋全集卷之十三
謝邑侯并長吳侯
十

以代謝春明景和更惟大君子茂對時物誕膺多福為賀為禱不宣

復富平楊侯

歲序更新萬象敷榮伏想賢侯循良之福與時俱茂循良之聲亦與時俱暢也顧鄙人所默祝者久渴之民望澤殊切勝名之下責備實深賢令君合百里之責賤公私而作師長父母必恩威相兼寬猛相濟使托在宇下者無一夫不畏令君之明而感令君之仁夫然後秋肅春生太和在百里間耳

答長安朱廣文

夙聞雅範兼小兒曾奉大教每切馳仰顧無由一覩丰標耳忽承台函如接塵談矣承誨三公入誌本傳此行遠信後大事也非得筆力老健簡切者豈足當之僕迂陋無文何堪任此顧念遠承尊委重以太府之命且三公咸有功吾省載在口碑闡懿表徽是亦吾鄉後死之責何可固以不斐爲辭但入誌之傳殊與家傳微異而名宦入誌之傳其體裁又稍與他人誌之傳異蓋家傳細大兼詳而誌傳則詳其大而畧其細他傳備詳生平而名宦之傳則凡生平前後皆在所畧而獨詳于其功德實在地方之處故三傳但取提挈要領使功績昭揭其他却不宜太浮溢之長也又三公其鄉貫在所必書且其官之歷履雖不能詳書而官之由某官而至陝者則不能不詳蓋得此項分明不特敘事有來歷即文章亦便于開口也至莫公傳依來稿則功過相兼又似無足傳者鄙意欲獨揭其殉國無二之心以爲張本然不免增來稿之未及凡此皆未審尊意以爲何如也

與嘉定僕存張公書

昨承函教誼道誼心知曷克有此感切之至匪言可
形車君僕素不識其面亦未嘗一札相通獨向聞之
長洲聖緒汪君之口遂心識之及至貴府都人士群
以其志行之孤潔雅不屑與流俗伍且其年亦尚壯
以此心益重之而貴府士友與之交者亦遂公札相
招令其來蘓肄業書院即第且爲中丞言之諄切益
此固固心重車君之爲人亦實爲中丞羅可造就之
士以生他日盛舉之光耳不然僕既未識車君即車
君亦尚未有大名各書案可爲漢重何爲此惓惓不
已哉然車君亦窺未來也不謂今也竟有此說噫嘻
豈車君之果有遺行抑抑中丞當訪車君時偶值忌
車君者耶又或者僕一時聽聞之不加詳察而冒以
非名士而譽爲名士且或忌車君者假此以中傷車
君更欲借車君一網盡交且譽者耶亦不可知然要
之無庸于知也獨先生關切之雅不遺忘亦不可不
答故以此言告耳然先生亦更志行孤潔不屑伍流
俗而且有聞譽足爲人忌者亦尚懷所往哉又專來
劉君英發無前僕自相晤後不覺逢人爲之說項然
察聽者之色亦然者半而否者半矣亦幸以此意達

與嘉定僕存張公書一 五

之士固不
也

與嘉定僕存張公書二

天

又與張令公

歲前承手翰離索之感良增素心顧如來翰比者處
內憂以忍讓處外憂以自反深得善身善世之良方
時時展誦即時時不啻接塵而暢談也然尚願賢者
自茲以往于前事直以虛舟蕩瓦視之而毫釐弗芥
帶于胸中將前事不惟于我無損而從此得安心第
一義即所得爲多耳不然恐諸外而未忘于中勢不
得不反而心不能不動即此一事將恐遂成心病而
懊惱且無已時矣達觀視橫逆如飄風之過耳而有
道煉心機于震盪之頻來賢者讀書不可謂不多見
豐山全集卷之十三 又與張令公 十九

豐山全集卷之十三

又與張令公

十九

寄雪木李先生

壬戌甲子之歲兩親道範皆不獲款承教澤每思裹
襁肅謁終帷而先生之駕南矣居恒翹首漢南嶺雲
烟樹極目蒼茫悵結何可云喻頃見二曲馬君言先
生有留寓漢南意敬雖思竊以爲先生之未審於計
也大丈夫家視四海原不須分別客故顧貽謀善後
寧可草草蓋以先生道德風範何地不宜第在諸郎
君既棄置舊產又遠離親戚有如他日人事滄桑生
理既艱舉目無親縱諸郎君肯爾嶙峋自立有餘
然亦已孤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千古之聖賢皆
豐山全集卷之十三 寄雪木先生 二十

豐山全集卷之十三

寄雪木先生

二十

先生其人素懷茂風景清幽儘足怡暮景而長子
亦復密邇桑梓不聞關山安在非碩人寤歌
之乎先生必欲注籍漢南雖或別有深意然如敬之
愚則實實不敢以爲然也夙懷不忍不吐兼以遠道
便郵爲難故不覺傾竭至此臨池曷勝懸切之至

與李本先生

先生七十之年染此大恙念之令人感歎然我輩
節苟得保全外此者曾何足論況先生精神不減
日亦必不致大害不過將來步履蹇澁而已唯是白
今以往祝先生于一切念慮憂思痛加刊落以造
夙我浩然之物仍完完全全還諸造物而已又前所
云請所宜行事亦望乘時即行昌黎子曰凡此蔡功
斷乃成猶豫遲疑最作事大患先生幸留意也

與康孟時

日月如流忽改歲昨來偶觸鏡自照兩鬢白髮視
前無慮數倍因念生世四十五年者顏貌逼老有如
是如見踰五望六之年雖復善自攝順其爲形容亦
應非復前此相見時矣更念我輩道直心知東西間
隔今不獨聚首朝夕摩切道誼一段勝事邈如河漢
間則苦勞問亦且動隔歲時以此緬懷往昔班
班之雅真生人樂事亦生人僅事也輒相與歛
息歎曰昔夕人春風日清明麥苗活潑夏豐可
謂樂事矣人爲生遇此良辰尊兄暢遂之况可想而
知也奇令親入世頭白毫釐不染世俗脂膏熱滑陋
習可敬可笑日來款共數晨夕其質慤處令人阻挹
不盡孰謂世法中無樂事乎來教積債如山憂勞成
疾識之識之今尊兄復慮弟則謂惟有脫
俗之策而弟自守之策而已蓋我輩生
之略既已定正使他日選詞林作州
其器量甚耳容有意外之想而奇令親言
其宅婚嫁非六七十金不可嗟乎喪生多見季多子
女頗安得幾許六七十金者徒使男女失時怨曠而
已而賢如尊兄不能脫此格套將所問賢者不免移

於習俗乎則由此而推輕肥隨嗜秀才世家舉世法
盈人節出之道無不相左當可知也從茲苟非下窮
變通久定可意恐守舊真不易言則如弟所謂脫格
套重慶務得浮費或亦非孟浪勦襲之說也承詢愚
弟近來進共進步何易言性覺得樸確二字差得力
于前二不問太乙之盟未與尊兄他時尙能一踐乎
荒園我亦無成茲亦佳當日事灑掃以候行旌之辱
作把酒言歡已歸誠却同一面談不覺牽長至此惟原
諒

答孟諫論家範學宗書

令弟序臨兼接翰誨見令弟儼如親尊兄德輝燈下
捧讀教示語語豁我瞶塞又恍如與尊兄剪燭西窓
把手談心也令弟敦雅質懇一洗世俗浮薄繁縟之
習真學者自應如是而尊宅相傳家範之醇樸尊兄
平日所以修身而成教者風規正可想見真令人仰
羨不盡也至如兩舍弟僅免悖戾獨賴家慈家教嚴
肅故弟得坐享其成然以弟之陋劣疎淺不能漸諸
詩書禮樂使之深知道義家長之無狀可知而兄反
以是兄與人受重之罪而滋之愧也二曲書院一事亦
不以爲作事不見鄙於大君子幸也何如然殊自
斷兄之所以不鄙者正不佞始願之不及者豈試思
之弟何人斯而敢先當世賢士大夫作今日第一務
哉抑以懇懇愚誠有不容已於此者特以前書疎畧
吳旣厥詳故致兄有是說耳茲錄前所是正梁贊老
一書請教且昨所求教尊兄而未盡者意亦如此書
尊兄且以爲何如哉每嘆朋友道喪問者旣不能虛
心求益告者亦徒以套語塞責僞以滋僞毫無實意
弟雖臨窺窺懷病尚輕惟尊兄開誠而教道誼骨髓
在此矣別一小院規須宗白鹿天泉之說姑存而不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答孟諫論家範學宗書

二十五

論兄之兄深慮遠哉抑又非至愛不及此但愚師弟
半日初不專主陸王嘗以爲論道須大中至正然不
公則於中正乎可有自晚宋而後儒者置中正於公
外故紛紛於門戶之異同而不可相通致令孔門一
貫之旨割裂於後人之意見所貴乎吾儒者折于古
之衷而會歸於皇極不偏不黨之域令前乎此者是
非於此乎定而不可易後乎此者則倣於此乎準而
無所偏斯爲當耳區區守一先生之說而莫旣其全
者非局則陋也學海至今曰正須合程朱陸王而匯
之融之令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不悖孔孟之宗傳則
學宗集卷之十三 續 答孟諫論家範學宗書 二十五

如白鹿院規須益以東林教條弘其未廓而消其未
化乃爲當耳寧當復銖銖兩兩爲王門天泉四無分
疏訾訾也哉承肝膈之教不敢自諱惟尊兄更進而
教之吾道幸甚諸所未悉統令弟口中歧望復教以
日爲年矣

與孟諒論其學書

前此承論他日終南之遊當招不佞弟縣御未乘極
爲欣幸但弟則更有鄙願呈請也宇宙開闢不知幾
千萬世乃生我輩而我輩生世至壽亦不過七八十
年而今且何如哉尊兄明年五十五歲已往卽弟亦
四十一年空付東流矣世事可知前途有限既負羣
侶於斯世縱不能道德事功光天壤而炳萬世目前
學術知解習之半生者復不能登峰造極與天地終
始真爲辜負此生矣然如尊兄文章著述卓可傳世
主第則虛薄迂濶一切徒抱虛願而毫無成就獨年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與孟諒論其學書

壬

來此心不死尚欲鞭策駑力收十駕之功於末路顧
終以疎狂出入之性一暴十寒竊恐卒負初心有幸
尊兄平日大海耳以此惴惴夙夜如履春冰每嘗私
念獨學之易自怠輟不如同志共學之交相勸勉獨
處之易於滿假不如同志共學之互相砥礪故不佞
弟近來汲汲求友之志真不啻饑之求食渴之求飲
而卿寒大暑之思得水火也乃問之目前而與我同
志者誰乎卽不我迂不我譏者誰乎悠悠千里惟一
尊兄乃復經數年而不一面有如再過數年齒髮益
衰機日昏兒女婚嫁益迫則此生便當同腐草木

其如無可及何故弟年來自度殆
足言言多千思萬想以爲皆陰之道莫如割曰
前心已定功至矣登見東園定曠之區各帶一子
其三年廿月皆好歸併一切紛華名譽念頭
專一究心六經子史窮源達委盡諸其所未及以
了吾輩七尺軀八分事務桑榆之收耳顧弟以母
老而遠行爲憂不知兄肯爲紫閣圭峰作五載佳
客否弟之詩文已足名世而弟作如是
詩文大雅兄自寫至此亦且自哂其狂恣
矣然心之鬱結所欲陳於尊兄者數年於茲而終不
一言則爲自負其心而抑又更無可告語處矣不審
尊意以爲然否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與孟諒論其學書

壬

答孟諫論近詣近著金真宗旨書

承問近詣何境所著何書人苦不自知若弟則自知
審矣況在尊兄前正就正之所也敢不實吐乎大抵
弟少年時過不自量徒以虛願自張十五以至三十
無非狂妄之日三十以後則漸知近裏四十以後則
浸近樸實此前所以為尊兄有近來樸確二字得力
之說也還昨自豫楚歸徹底自勘乃知有求為庸常
人而不可得者何者我輩平日之所以自張者不曰
希聖賢而且曰能文章及經歷深心漸入細微論曰
問而所問者皆淺乎無與於我即所謂文章者按

聖賢之學

壬元

之古人幾及何人乎數十年明暗講究究之無一信
心之處是反不知庸常人之不知不為罪也故前歲
友人見贈別集之物命特於拙集擇粹二小種亦謂
非充無以答其意又以免朋友索求時覓人抄謄之
苦耳其實來嘗自成一書也此弟之近詣近事則然
甚今之曰無知而始自知其無知有如此尊兄且
以為何如者全真二字即返本還元完全本來真性
意恭神仙家至此而一變舊面者在此即神仙家至
此而始入真元者在此也所以然者昔之神仙雖曰
原本老子其實於老子之學得自得一校及其為說

始於築基練已終於脫胎神化雖曰無非寓言然要
之鍛弄精魂之契所不能免至重陽出以命世象繼
窮探性命之旨歸乃知前之為說未喻禪宗之二乘
於是一掃軌轍特揭全真二字以印合於釋氏之性
宗蓋玄家至此始合禪元一之而元風乃大暢矣故
道家以重陽比諸佛家之達摩良有以也尊兄詩文
雄一世今胡為而注念於此乎將毋閱世既久真性
透露特欲就二氏超乘之旨印正吾性乎不知吾儕
盡性至命自有根宗得之者可與天地日月合德合
明四時鬼神合序合吉凶不惟見得彼二氏者自局
於方亦見得彼二氏者自入於私所謂見盡吾道之
大自知二氏之小者此也兄如更有意乎敬且願為
兄傾囊倒廩而陳矣

聖賢之學

金真宗旨

壬元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天意書

承詢分後兩喪之說向使不分當死者亦豈能生又世間不分者亦豈皆不死乎執此爲說或非定論然三十年無此變而兩事適在始分之年天意亦若于此有微警焉是故古之聖賢于凡日食地震旱乾水溢不收諉之氣數之適然而以爲人事之感召蓋視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友人論天意書

一

爲適然卽其浸易之心便是召歿視爲感召卽其敬畏之念便是致祥川竭地震不知自戒而周室以亡桑穀並生克修令德而殷道中興故惟聖人之克禦天戒爲當也家之與國實無二理天心所寄卽在人之心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有此言安知天無此意故我輩遭此等事既須聽天亦須履畏天之實念盡感天之實事爲宜也不審先生以爲何如

答友人論善後書

承以時事日難當局者惟有詳思善後之計此正弟之本意也乃又以積德累仁爲未必皆濟嗟乎兄特激於目前爲善之未必速報而爲是言耳然究之今求一能外積德累仁爲善後之計者大抵天難而人可信吾輩盡人事以回天而已未可舍人事而天也至謂聖賢豪傑未嘗不求用世而遇難行之以時未嘗不昂藏直截接漸而行初無顧忌周旋以求必濟之術則兄之論高矣而却似未達時宜也夫昂藏直截者謂可去得去者耳初無事顧忌周旋者謂無可顧忌周旋者耳今所謂難行信矣然試思此翁可去乎得去乎縱使可去得去而得接漸便行毫無顧忌周旋乎今以萬不能接漸而行之勢而懷接漸欲行之執見以萬不能無顧忌周旋之地而抱無顧忌周旋之忿心則於實事必有疎畧不備之處於遠謀必有審處不到之時正恐見未伸志未遂而他日之費周旋而滋顧忌者將數倍於今也夫審時處事未有不權難易計久近而可言智者故愚意此翁今日與其憤於一決而費他日之周旋顧忌不如委曲調劑於今尚可爲之時而得善後之良籌兄

獨不觀於古乎彼耕築屬釣諸大聖賢者其爲動忍
增益無論矣卽張留侯者人但知其成不世之奇功
稱古今之上智然向非受圯上老人之書以善藏其
用濟漢業之隆或且終爲博浪一擊之夫而不知所
終然留侯猶賢者也韓淮陰特富貴利達之人耳亦
尚不肯輕試其身以圖懸勝之夫蓋知秦知剛大君
子見機之哲當如是豈得謂聖賢之處難行但有直
遂而無顧忌周旋哉況夫損過就中矯偏救弊正大
君子從義崇德實功課又何諱改絃易轍之名乎兄
不見昔之贊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贊顏子曰不遠復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論善後二

二

無祇悔耶成湯大聖顏子大賢尚以勇改速復爲盛
美吾輩將何所取法乎且昔惟以徑情直遂疾惡太
嚴用財無節不無拂戾人情那借庫項之處是以上
下不無疑懼於任情而自已不能不徬徨於待補今
一旦明示更改使上下遠近共悉賢太守損過就中
之新美共明賢太守補偏救弊之誠心將不徒德曰
以新亦正感孚上下之機漸完庫債之本也且卽不
能盡釋上心在我下者亦必釋然心安蒸蒸然懼
而爲喜而庫債亦必漸次減少一二年間下情歡暢
庫債清結縱我無非道之事以媚上官之悅而彼亦

且無辭以加我矣且又安知不過大明公道之人乎
大抵此公今日急務變激烈爲和平變濶大爲細密
事上欲恭而待下欲恕缺一有不可者且下非獨僚
屬凡紳衿庶民役胥家人皆是也而至於理財又欲
其合自己內外以及骨肉親舊通盤一算共可得若
干以補足庫債餘若干當於何時何處補足有出乎
無出乎有出則急爲收攬不惟在人者不可必卽在
己者亦時有意外之耗若惡猝無出則除目下以後
樽節浮費尚可補若干餘者於一二年陞轉時作何
處分務於其中尋一善後之計細心調劑如是而猶
有不善之後則時事真非積德累仁可濟而難爲矣
然敬則謂如是而當無不濟也兄其謂之何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論善後三

四

又與伯敏世兄

昨舍弟見仲林郎舅言仲林歿於鎮安二孤寄鎮安
丁令君者丁公此時在省監修草店倉廩太哥既有
恤孤之意當上請老師速為武功章令君寄札求其
差人修書於丁討回二子惻隱之仁人有同然章令
君與樂為丁令君亦當無不從也况書出老師章公
尤必加意惟吾兄作速懇懇不徒作一場口惠則仲
林無子而有子二弱孤他鄉而故鄉不惟仲林父子
叩再造之德即遠邇士友共誦義聲於無窮矣張滄
菴公與章善而與仲林交好得渠周旋其間當能轉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又與伯敏世兄

六

折如意亦宜請老師寄一書也

與伯敏世兄

子黃州通中得手書伏讀當堂幸甚神喜甚清
好深慰遠企又審會與孟簡兄莫逆寥落中得此良
友不特可慰離索亦且可資規勸又不覺為兄鼓掌
而喜也至來書為師之說兄之愛我深矣然如弟則
有感于近世師友道廢致使道義之地竟成脂膏之
場故有感而云云可遂以此言 生道億 至云
先師當日待人寬容若疑弟擇人而交為已甚者噫
嘻兄亦知近來吾門之弊乎自先師弘樂善之懷于
凡至門者每多獎借之詞是蓋欲以勵其終而無知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與伯敏世兄

八

者誤以為 許其成遂至毫無知覺侈口而誦一唯
之傳言其先師之骨未寒而道已裂論者遂多以流
之不清而推議其源之本濁敬竊傷之故于此輩多
不泯為許可蓋欲使師門宗傳留得一二分真面目
則猶可以贖不能光昭之大罪而報罔極之深恩先
師待人寬而弟獨嚴豈得已耶不然者弟一操世俗
心于此輩稍為假借彼將稱 之不暇何故踴躍
京徒自取怨耶孟簡兄溫其如玉此上等好氣質也
須玉之博求孔孟及宋明諸儒之書使知聖賢大略
古今通明師門宗旨庶幾無負向來手

里從師至意至如近來人情日非操履純正不可妄
交一人尤爲至要也

卷之十四

明末倏忽三載光陰逼人良可浩嘆前月念四接惟
賢所寄手教拂几展讀意思懇勤捧誦之際恍如面
覩甚矣道丈之不忘故人也體認天理此程門要訣
天理者吾本來明明不自昧之良心體認者體之曰
體微之間察諸念慮毫芒之際不善必知知不復
自頽之不遠復者此也孟之求放心者此也王之致
知者此也蓋吾心天理存亡之界卽吾身人禽生
死之關由此入彼間不容髮直須從此一點不自昧
處將時自察處處克治使心可對天日行不愧屋漏
工夫盡而天理流行乃爲不愧生理克配三才不
特不可以空言承當亦且不容以意氣輾泊也吾丈
信以爲何如日踏大器鑑錘之正端賴賢父此吾黨
之望也合併無期隨頌悵悵

與同門陳介侯書

弟自獲侍老師之歲即從問難之餘詢此種知交老師備道尊兄風規惟時已切仰止隨後讀尊著書經稟懇辭該洽真璧經之大觀非深心大力何克有此彌增企思每嘗妄想割十畝田置一蹊從一僕驅策出關由晉渡河遍歷宋衛齊魯之境然後由燕沂運河而上南遊吳越閩楚訪古帝王聖賢故跡求當世潛德抱道君子問道訂心而因以縱觀四海名山大川之奇勝毘陵老師過化之地尊兄及諸知交在滬當留任三月以恣商確而償夙願懷之十年矣竟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與同門陳介侯書

士

莫克一遂今此志勃勃倍覺亦竟未知將來遂否何如也念念心企之久不可無一紙通悃悵便鴻草草臨情不盡瞻企

與賈可齋觀察書

明公政事文章數年來得諸南北士友之頌說者頗詳頃晤敝邑侯金公稱道風猷者益悉私心未嘗不以一覲德輝為幸比者台旌按臨敝邑猥承垂注且見惠尊著百石圖下索題辭而金令亦復備傳尊旨欲賜面教心敬咽就見矣第念三代以還卿大夫久不復講于貴士之義今也明公特隆古人樂道忘勢盛節而心敬為曳裾造門之行是明公貴士而得白賤之士也其為負盛德而羞當世不亦甚乎先民有言曰士伸于知己懸知大度必能諒之耳賈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與賈可齋觀察書

士

石圖題辭不敢僞辭僭擬一跋呈正惟是明公兩序百題無非錦心繡口一旦綴以鄙俚之語耻玉璫以燕石雜砥砢于藍圖大雅見之得毋笑其不類乎覽畢一笑後委之蹊壑可也臨啟不勝惶悚企祝之至不宣

答賈可齋驛憲

自明公素車出關關中風雅道邈遂若百二河山
點焉無色雖時時從壁案間檢覽墨妙精神氣韻拂
拂欲出不異親對芳規然終是道邇人遠欲請教也
無從欲質疑也無從欲唱酬而賡懷抱寫心曲也無
從輒不禁緬仰浩歎耳夏中忽從通中接翰教恍若
從天而降急啟緘捧讀惓惓見存之意流溢楮墨之
表我公甫襄大事百務叢委遽爾手札勤勤三千里
外遠及賤交推此心也吐哺握髮之風猷何難載躋
獨繙衣好士之雅情而已哉令人感仰無已承襄事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賈可齋驛憲

士

已竟讀禮當有暇晷矣課子著書而外交遊想得碩
士方今海內清宴其屬太平盛世然持盈保泰端賴
深識特立之彥明公移孝作忠一飯不忘君親與其
以一人蹇蹇王家不如合羣賢以共濟上理輶車再
出想必待三數年外中間正悉心擇正人友正士鼓
勵同志之氣以倡百職事忠盡之日也君恩難報

素志難酬古純臣王佐無論登朝家食無不

有忠君報國實事豈必馳驅皇路然後云匪懈夙夜
哉考功股公忠義謙厚人也當是我公同德比義之
交想必不待要約而契如金蘭見時幸為敬以此義

達之心敬衣食粗足無所望于貴交之賑助惟是諸
公為朝廷共保昇平使心敬輩草野耕稼之人得同
四海望澤之黎首坐享清晏休暇餘生悠悠然養
親而課子弟之耕讀則知己之賜大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賈可齋驛憲

士

寄謝武昌太守楊公

未入楚境業稔清操比及至止仁風惠政既卓卓在
人口碑至武昌黃州漢陽人士各感戴其賢守人人
私相矜重亦復互相推尊三太守之名尤時時艷傳
鄰人之耳至如我公之德心德猷則貴屬金侯更面
頌之倍詳以爲一切存心行事無非本于天理人情
無不念及子孫福報敬私竊自慶如公古之循良不
是過也而得與于知交之列沾被清光已云多矣又
夫必兼金縞紵等于宦途之交際然後爲相知哉矧
大中丞不受下僚一錢而以禮聘致之客輒受賢太

清全集卷之十四

寄謝武昌太守楊公

五

守清俸其爲辱知己也殊甚故比者面別時語語肝
膈匪敢矯廉以取自外也知公大度必能諒之耳相
別無幾台履亨佳可想而知比所見公即世兄今已
歸里否相其品格將來自是清華之選然尚望義方
之訓相期在德業之科而不徒以一第相尚也蓋從
來世家名閥得德業文章而愈顯亦必振以德業文
章而愈盛愈長不見今天下所艷稱者海寧之陳而
士林所尤重者獨以實翁先生乎大君子高視遠覽
知必自具大觀也又中丞先生弘開書院興學造士
此雖自行其職然總之爲八府士風起見明公八府

使袖倡之其成盛事是亦理不可少且願賢上司同
心而爲此等振勵士風以報國家事抑又職所宜然
尚望留之意也面教無期送使歸楚之際欲陳謝私
不覺言引而長蓋念公真可語此而鄙心欲辭知己
之義亦覺外此者不足道也臨池不盡瞻企小兒功
統此遙候興居

清全集卷之十四

寄謝武昌太守楊公

十六

答同門平涼單舜哲

積歲懸結忽接手翰不啻親領警款細詢近履於遽使舍弟輩靡不扼搢歎息不佞獨心爲欣然蓋良金不煉不精古來大人物如舜說諸人無論卽夷吾叔敖輩亦皆從動忍增益之餘識見學力磨鍊得平寔精切故一旦知遇英辟施爲措注靡不鑿鑿乎確中名實至於唐之王楊盧駱明之徐唐桑祝輩少無磨礱徒以自負詞華卒之矜才負氣廢癰於清明文物之世或且不得以巖穴自終其天年此裴令公之所以致惜於王盧四子而不佞敬前此不惜累累於吾舜哲苦口也今足下備歷艱辛德慧術智自當迥出流輩天之玉汝於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不佞敬聞之又何暇爲吾友憂而不深爲吾友喜耶殷公大是理學路上人今急欲得切磋輔翼之友累問於不佞不佞以爲非足下不可蓋殷公雖恪遵古道而能於格外取人且其虛衷弘襟尤爲難得以足下襟度之磊落日夕聚處論衡彼此德業學問當獲大益匪獨欲爲足下館穀聲譽計而已也秋闈在卽足下丹成九轉必束上長安斯時當面商行止可耳

豐川集卷之十四

答同門平涼單舜哲一 十七

答友人沈惟賢

孫八兄至接來翰展讀未半喜動顏色亟呼孫日躋示之曰躋亦爲之鼓掌稱賞不置甚哉足下悔過之勇不可及也夫如是雖在他人無不樂以善告者矧僕之愚率又何慮有言不盡耶惟賢足下其爲我悅而繼從而改我當爲足下事有規時有勸足下但懼之意於行無憂僕之吝於言也孫八兄行忙倉卒不及細陳茲謹以日履所急畧一拈出以備採擇若夫推類而旁通以足下之勤思好學當能隨處而各盡矣

豐川集卷之十四

答友人沈惟賢一

大

讀書宜精不宜雜足下於學雖自謂有見以僕妄窺足下所見不過門頭戶影耳非有至當歸一之見也先入之言最忌龐雜目下宜專究四子宋明數大儒及二曲夫子書其餘不惟釋玄之書不可入目卽輕柳歐蘇之書亦且不可多閱時文宜留心講究非以時文盡足下也足下有母有妻而不能耕亦且無田可耕計終身惟有舌耕耳然今之父兄教子弟者孰是以理學家言爲期待乎紛紛者胥爲科第耳足下以他人子弟爲士田而不通其耕穫之術是並其舌耕亦荒矣足下

經曰甘其如老母妻子何况善學者時文本自不
幼學乎且時文雖一技要自有的質脈路非淡
泊寧靜則無以立其本非閱歷多則不足以盡其
變非課作勤則不足以熟其機非虛心和衷向知
者勤勤懇懇而問辨之亦往往彷彿其近似而不
得其真訣惟賢足下之於淡泊寧靜其素聞矣其
於後三者反心自問果曾有一於此乎如其未也
獨奈何漫嘗夫人之子弟而并自誤誤親乎足下
勉之毛義捧檄而喜非苟祿也

與東家相交宜近情無煩苛非欲足下屈道徇俗

卷之十四 答友人沈惟賢二 五

也聖學之要忠恕爲本故子貢問行而夫子以不
欲勿施告之大學論絜矩而以好惡推心爲主自
今以往不擇飲食不擇器具無盡其歡無竭其忠
無任喜怒無強不欲六者須守之不移以爲久交
之善道修身立品之正分可耳

與襄城李滄雷

十餘年企仰尊大人常恨不能乘雲馭鶴一登龍門
比跋涉至矣而尊大人又復有京師之行積懷莫慰
令人悵結無窮然見賢叔侄昆仲循循爾雅尊大人
德輝可想而知令人益心仰不已比於楚邸獲聞即
尊大人選得連山初間極爲悵歎轉念又極爲欣
快悵歎者尊大人名德宿儒而遠宰天逸小邑設施
指注未免不獲盡展其素抱而欣且快者連山僻壤
自來官其土者無不傳舍視之故至今陋風未更昔
孔奮爲姑臧宋均長辰陽皆能變風俗爲善俗流芳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與襄城李滄雷 一

青史其在粵東則昌黎以詩名於世至今千餘年
潮人祖豆比於孔子尤爲當而大君子經濟作
用正於他人意識不及處見其爲大人本道德禮
樂爲教施草薄從忠功効必倍於他人祖豆千秋當
任於此况地開亭簡並無嫌怨任優而學益究傳世
大業以弘不朽盛事尤所謂千萬金買不就此美善
地者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方且爲欣快之不暇而尙
何悵歎之爲歟不審賢者果以爲何如也

答寧波裴殷玉

頃見尊體抱恙以爲偶然耳比日再返乃聞動履尚未平復爲之悵惘者移時因竊妄擬尊恙或屬鬱結於心因而百症皆作與其服藥救標不如養心培本心君苟得舒泰容邪自當退以聽命也而理心之道則先須看破生人之不能爲者在天之富貴功名而可自主者在人之德業學問吾輩學術文章苟有可以自信而對天者在則吾事已矣區區知過升沉未虛浮雲之去來耳曾何足置胸臆乎且縱使高才賦展究何益昌黎之窮徒累心田兄笑造物耳故因瑣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答寧波裴殷玉

主

令親見過借効芻蕘蓋我輩道誼之雅原無交淺言深之嫌矧家師二曲李子與令師黎洲黃先生夙舊聲氣之同故不敢菲薄自外然其實蓋浪之言耳不謂大雅不以爲狂遽頒手教反若有取于鄙言之萬一者甚矣賢者之所存迥異恒人也敬服敬服海內文章正復無幾惟大雅千萬爲道自珍爲禱

復邵陽洛泉馮先生

先生教以爲理學任自己心上拷撻不靠文字此真學問的歷脈路也讀之令人惕然蓋理學而徒以文字爲沽計又何以別於世俗訓詁詞章之學乎顧心敬風肯雖奉此意爲兢兢然反畏自問於文字語言間溺心喪志處固自不少捧讀教示真不啻聞清夜之鐘驚醒無限昏夢矣但此意先生日用所操履又托之數百年以上之朱子此理先生日用所操履又何必托之不可知之幻夢先生得無借古人說今法又得毋以醒夢覺敬等之昏夢耶甚矣先生之循循善誘也倘他日仰仗提撕獲保厥終使不墮于末路敢忘先生之教澤哉冬暮酷寒伏惟服食爲道自玉爲禱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復邵陽洛泉馮先生

主

三 羅重光

客歲辱顧深荷。有愧惠文稿如此之多。諸寒士皆沐教澤。感不獨在不佞一人也。一年中造詣想與時俱進。不知所謂一日千里者有可舉以見示否。歲月如流。百年之外。此身不再。吾輩既為天地間鬚眉男子。要當使此身不與草木同朽。而金盞乃為簪耳。張君容。適切磨想勤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又 羅重光

五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續

存省稿 書第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役張潛夫蔡瑞寰黎長舉問水電書

遠使垂問足見道誼骨肉關切異于常人。感荷感荷。敵邑水雹之災慘不可言。西南鄉一望盡空。東北關獨邀天佑。微帶損傷。至于黎黎鄉庄亦並無災。又是日僕以謝奠盤屋歸。至漢城。感荷而暴雨至。兩止方。而水雹隨來。兩次點面不肅。仁天之眷顧厚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續

復問水電書一

一

自今惟時時仰體天心。以答冥慈耳。獨是被傷六七十邨。憂惶饑餓之象。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聽。書生束手無策。亦徒付之悲悼痛傷已耳。內中故舊四五家者。則不得不畧思賑周。以盡患難相恤之誼。此則目下一種切心功課也。潛兄過。夢之教謹當佩服。願其如觸輒動心。何喘。實謂。電為妖物。作祟長舉。蜥蜴攝水成雹之說。以此番觀之。信屬不誣。蓋當電止之時。平地多拾龜魚蚌蛤之屬。向非有物攝河潭之水為之。則此龜魚蚌蛤從何至哉。又希賢弟自盤屋來。願亦言雹降之時。渡渭者忽水落而舟滯。與敝邑。

時雨盡黃泥雹化後亦皆泥水昭合則亦可知妖物攝水成雹之近似也既是妖物則亦自可以法除治火器可退詛咒可退又何疑哉况西北邊每用此禦雹施之多效又雹行之道輕重有無不等若使陰氣凝而為雹如前人之說何為陰氣不勻一至是耶儒者凡事以常理斷不可盡通多此類也至長舉後副云云則堯水九年湯旱七祀後世賢王無過漢文而六月飛霜天之變異真有未可以人意測者顧在盛時則裁不為害良以平日餘一餘三培植之方既周歸而議蠲賑救濟之法復諄也衰世則一切培養

後水書卷二

二

以濟之政不辦一番災害便損百姓一番元氣削薄朝廷家一番國脉耳故論理則雖不可盡以災祥論雖災而在朝廷家存心則斷不可諉為理數之不可知也當以災服之降天心所以警聖明為正論耳

與門人黃岡靖誠合

與賢昆玉無意中得此一會而又盤桓甚久真一至快事獨惜楚秦相隔太遠他日無從細商所學以盡塵澤之益念之尚用歉然耳別來未久動定平康可想而知也一宅清泰亦可想而知也學術一事關係終身誠合廢熙作一方名士而不能于掌故之上更透一關亦覺負造物厚畀之意矣自今以往于濂洛關河曾姚經書大加窮探始為宜也然徒明于心不能實踐之行優孟叔敖亦奚益乎遵聞而行知神則而默成不佞更願以此二語為賢者韋絃之贈耳

與門人黃岡靖誠合

後水書卷二

三

與友人

歲序伊新孝履咸宜可想而知也悍僕叛主府斷如
法罰者快心今不知其人心服乎抑僅革其面而已
耶如僅革面雖權貴人不能制其去留之命況吾輩
青生乎竊恐更有他故撓我矣幸更審之慎之也與
令弟今和協否大度者他人寬儻可一笑而解況兄
弟同氣連枝有何深怨而必欲較爾我爭是非終年
不同食踰月不交言爲朋友鄉里口實使九原雙親
啣憂抱恨不得瞑目乎孟子曰親親而仁民敬竊怪
兄平日仁于陌路而不能容忍一傲弟也記曰兄弟

與友人

與友人

五

翁而父母順敬又竊怪兄於父母生事極其孝喪祭
極其誠而不念其鞠于哀也嗟乎田真痛哭枯木再
生閔子念弟繼親重慈天道助順而佑信父母喜和
而惡逆且廉頗相如異姓也一忍忿遂成和好同胞
手足何難再合敬又怪兄平日從善如流容人恕物
而獨不化一朝羹羹之怨致有終身斗粟尺布之玷
也聞有勸兄者兄輒拒之曰一箇羊一處草又曰寧
餓死不看他眉睫噫是何言也夫勸兄者豈獨謂兄
不能謀生乎亦以兄弟至情不可失耳且君子忍小
以就大向使兄才理家有餘猶當藉令弟應門戶

農耕專心肆力成就學業以立身行道顯親而揚名

何有乎舍安閑清優之境自入風波險阻之域耶又
況吾輩書生本不與反覆紛糾之世故相諳練乎又
況同胞共母之兄弟本不宜異居耶今既不能無求
於世奔馳數千里入王陽回馭之道仰面他人何有
乎親手足不能下氣一言以重歡乎昔孟子譏陳仲
子曰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於於陵則居之是尙
焉能充其類也乎敬今竊不敢以兄爲能克類矣
然此猶以利言也天下之達道五而兄弟居一焉
之行百而改過爲先兄弟而不和他長何貴乎

與友人

與友人

六

而不改終身塗地故君子過不憚改而于倫常根本
之地有過更當速改也兄誠能懲往圖來載鬼遇雨
體親親仁民之序念父母鞠于之哀師廉頗異姓重
飲之美洗卿曲斗粟尺布之誚而鑒仲子避兄異居
之失握手一笑毀窳同居令弟雖傲必且感動本心
則親靈必慰責備可塞德爲孝子悌弟之德而身且
爲優游安閑行道顯親之身一舉而數善備之矣且
老師每與弟言及此事未嘗不扼腕太息兄篤於師
誼若體老師抑鬱苦衷速改不吝是亦所以尊師也
兄之朋友之義不可謂止數日取辱而言諄

諄不啻弁髦而後話話不已如是乎抑以此二事兄終身人品家道之攸關敬而不言誰更爲兄苦口者惟兄宥其狂瞽而納其愚忠是望

此理固非外鑠但須專心致志乃能有濟若以世俗心夾雜爲之竊恐得之不易耳不立背水陣終難勝微此言正爲足下今日道也

又

天下固無不可至之請然却無一蹴而至之請欲仁即至語其理非外鑠求則得之耳豈謂聖賢可一蹴而至者是下獨不見合德之才乎謂非即此拱把而成固不可謂自拱把而至而處可乎足下自今但能實下希聖希賢其工夫自不能至周程力久功深自不少欲速反不是也

與友人

金道範積十年比乃獲奉杖屨不謂又復匆匆別
去未盡欲正之心至念之猶有餘憾耳別後深自愧
恨從前講習徒囁口耳致使平日依稀之見不敵臨
時客氣之乘三年中痛自刮磨未知他時相晤還能
消融淨盡否也臨別有三年出山之約今不知何時
命駕歸心懸懸實不可言竊惟人倫日用即盡性至
命之地精神有一之不貫皆屬良知之致未瑩況中
養不中才養不才原屬孔孟家法道丈平日宗法孔
孟以萬物得所為學宗焉有承祧一千本無可絕之
罪而竟置之度外乎知今必同量覆載容其悔過自
新也直同一家有所不安不敢不盡不忍不盡惟道
丈察之吾道幸世

東川全集卷之十五

與友人

九

復學院海文王公

昔先師一出李子每道吳中文物甲海內而質文彬
郁獨推貴郡五屬至于理學一脈則東林賡續龜山
道風迄今不墜尤為吾道主盟故錫世惠泉之間願
簡接踵皆被服道德俊偉卓犖茲者明公以大雅宗
工大魁天下當世咸仰師範而敝鄉邀天之祐獨荷
重簡任畀為楷模則是大賢之本幼學為壯行者在
是

聖明之切望以譽髦斯士者在是而敝鄉人士從茲革
陋從風去浮還雅者亦即在是也蓋天意之特厚于

東川全集卷之十五

復學院海文王公

十

敝鄉而先師之言亦將符驗于此矣自輜軒蒞止風
規所被敝鄉已識大君子之舉動迥異尋常將來之
德心芳猷可勝紀耶顧鄙人則尚有請教者敝鄉士
習久稱樸鄙比來則頗墮益甚蓋匪獨文采之不彰
更覺習尚之可悼非大振之以德行道藝之實教竊
恐未易語于丕變且方今廟堂之上殷殷孜孜思欲
鼓勵士氣前此既已增設五經性理課士之例今茲
又復特允文武互科之題而至于學臣則尤慎擇精
進務極一時之選而用之凡為此者豈徒然哉實欲
造就當世進取之彥于知類通達之途克國家之實

用耳然則明公道化所及必使士習蒸蒸日上令當
世之論風俗者携開陝而冠四海卽他年國史之書
勲庸者舉今日以憲百世夫然後平日堯舜君民之
素願于此遂而上下囑望之盛心于此慰耳比于貴
鄉晤顧楊諸君子深悉大賢夙昔以人心風俗爲已
任之弘抱矧承垂注之先施更有知己之感義不可
以世俗寒暄之浮詞報也故于署敝學廣文王君趨
供職事之行特此一函奉復兼申請教之積私焉不
宣

一年條忽。自是陳年不足。向也。也不佞漸
成老翁。仲芳自後亦已不可謂少壯矣。憶不佞十五
六時。雄心豪氣。意三十時。當使學業克實。光輝四
十時。當使道明德立。今四十已斷送東流矣。返哀自
問。猶然故我。夙昔所期。竟不克就。緒于毫末。清夜之
間。追憶平生。真覺天地之大。無處可容此身也。仲芳
雖少于吾。計至不佞。今此時。特六七年耳。六七年不
過四十年中六分之一。不佞四十年。若彈指而過。仲
芳之六七年。曾可待乎。大抵人到四十時。不特聰
明力日衰。亦且兒女婚嫁。口集口逼。勇心壯氣
漸消。且人生壽命。何常能保。期頤耄耄。乎仲芳
前此歲月。亦已非復我有。四十界頭。轉眼不覺
便到。一日千里。正在此時。愛日惜陰。端賴猛志。慎無
稍不。休。微。致。令。他。日。誦。老。大。傷。悲。之。句。而。潛。焉。暗
泣。也。

寄同門韓城賈懷伯名紳芳

前程令親過業悉足下深心大力蓋今之老士宿生
聞世間談及理學二字者非說爲天上事則目爲迂
怪人足下妙年且貴公子也而獨超流俗之見奮然
欲爲此事於衆人不爲之曰此非天分過人什伯者
乎令人欲歎無已至承諭書院事大約有力則創無
力則因方厚則大力薄則小且事固有漸今但得可
會友講習之地正不必高堂大厦之求蓋爲此等曠
世事而先以工藝累人心或至以財力之不繼阻其
事則已是重未而輕本已且此事重在共事之人法
書矩行足立鄉邦之型而生其觀感之念便足爲盛
地生光於無窮區區堂堂局面正不必求全責備也
至其中是非毀譽亦恐不必過生顧忌蓋從來做曠
世事者有不來紛紛之謗者即如白鹿東林諸大書
院中固不無經多少風波然究之風波者終被毀正
之汚名而主盟諸君子至今光天壤也吾友亦可自
信矣

與余集卷之十五

寄同門韓城賈懷伯

十三

寄同門韓城賈懷伯

予亦光莫未得趨謝威愧可言即君之變令人感悼
無極然數也如此達人大觀想不爲過節之痛也刻
續錄價封識宛然已驗收訖俟刻臨潼工竣即當
入梓足下株守故業非有餘錢乃能博已而闢布師
說此等義舉直當于古人求之錄末序跋必不可少
也大先生遺稿皆性靈天籟之音讀之丰神襟度可
想而見然必俟知者知耳墓誌原稿須送入誌局爲
傳張本然如尊翁與程景洛乃祖濂川先生者其
言行須得明大義有意思者秉筆而諸君細陳其詳
使得其精神命脈然後可以傳神寫照不然御史而
已進士而已竊恐其真面目不出也李生塞士有志
足下躬翼教誨自是盛德事但累年大却須嚴立課
程耳景洛事具別帑

與余集卷之十五

與賈懷伯

十四

答強健齋論撫孤書

日者遠承軌區性儀寵薦先靈兼承手書慰問令人
哀感無極懷伯兄一旦謝世傷哉吾黨失此善人矣
令人欲仰首問青天也承教與五軒兄撫孤之義一
死一生乃見交情二君子真不愧古之石交矣顧如
時勢難為之說足下慮之良是而不知正無容慮也
天下事愈難為愈宜為彼往古立大節成大義者正
于難為時屹力為之而立且成耳向若大節大義為
之可以無難則程嬰杵臼當不至獨稱千秋矣吾友
勉之信友之義恤孤之仁立名教之模範樹吾黨之
儀型育于此舉視之也

豐川全集卷之五

答強健齋

十七

寄強乃志

客冬程君寄足下詩一章書一各一首展閱反復欣
賞無已非以足下之詩若文便可謂有當作者喜足
下年甚少且生富貴繁華之鄉獨能脫穎而出英英
有向上之志先聖所謂後生可畏者將在是耳茲仲
房懷伯二令親至復承手翰遠及閱其詞而窺其意
又細詢足下之梗概於二君益悉足下之志真英英
向上擴而克之將來所造真不可量而僕前所謂後
生可畏者真在足下也雖然僕有慮焉迅而易逝者
年也銳而易衰者志也難進而易退者學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足下自茲以往誠能懼易逝之年堅易衰
之志茂難進之學惜難得之時使他日成一卓然不
可量之人則足下今日之所謂可畏者真可畏矣不
然僕竊恐足下轉盼間四十五立至今日可畏之
後生即他日不足畏之四五十也足下勉之虛願
而不既其實銳始而不承其終者皆世俗之自暴自
棄者也匆匆不能莊書原鑒是荷

豐川全集卷之五

寄強乃志

六

以諸先生之學而遇之竟如天淵之可喜事真莫是過也乃曰諸先生得之意外而復失之意中天壤間可謂事又決過是者噫嘻豈年人之遇合自有數在耶抑我輩之遇合真有造物者制之耶然要之無害也我輩既以道合豈復以形隔哉既不復以形隔豈能限人而豈復為數之所限造物縱制人而造物為造物之所制耶僕託於此油然而諸先生亦不覺其然可也又小兒歸始於學會依然諸君想此道言道大明之義也可勝欣慰顧會友期以講

無錫諸友

主

學講學期以明道道萬世之公道也孔孟朱程所不得私也講學豈容以一人私見一家私說案之哉故今日之所最急者莫要於講學而所最忌者莫過於門戶諸君子今日而講此學孔孟之亟待也亦惟是言人必以孔孟為大宗言學必以明新止善為綱領而下此者取其長而畧其短融其異以歸於同務令上合孔子祖述堯舜孟子順學孔子之正旨而不至分紛於後世門戶異學私見以坐裂千聖相傳之公理即今日之學術依然洙泗之淵源孔孟復生且當許為同音而千萬世亦當度吾道於今日得折衷也

程子曰言學必以道為志言人必以聖為志願諸君子深體此意耳况萬世師表一題煌煌

聖語明示歸極以範圍四海於莫外今日講學而即講於尊孔子之學是亦為下不倍之義云爾矣尚奚疑焉且諸君子之悵快於未得款聚鄙人者以未得彼此面商所學耳僕之學實本此以為準極即面商亦不過據此印正耳諸君子誠無疑於此而惟此之趨也即萬里之外不啻一堂况僕即他日未能重至他鄉諸君子他日安知不特臨敝里又况其音書亦最易通易達者乎不然即聚首終年隔闕不入覲面亦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無錫諸友

三

且千里萬里耳諸君一笑而忘三驅而進可也俗情難合久暫之感何足道哉

約族人公議建祖祠

吾族三百餘年於茲士丁男至百餘人於茲日淵源所自孰非我祖宗之貽澤而台祀無祠每歲僅一清明上墓野祭殊失崇報之義至於族屬散處勢既不聯情日踈濶同祖之孫或爭錫銖五服之系且不相往來甚者居不識處見不知各脉脉一家骨肉幾與路人無異抑又失姻睦之義矣凡此固由宗法之不明亦由萃處之無地也昨來族長公議理宜公建祖祠以維合族而繫於尊祖報宗之中隱寓聯絡族屬之意倘獲遷我祖之靈族長率道宗人遵行不替庶幾

約族人公議建祖祠

約族人公議建祖祠

答友人問學問之要書

比承手札遠及勤勤責以規切不佞何知惟是久侍我夫子竊聞緒言大約謂人生成就之大小皆係乎立志之高卑故學問之道雖千萬言不能窮而語其大要則不過立志二字故先民有曰志立而學半又曰有志者事竟成足下獨不觀世之耕稼者乎苟其厚藏志於心而後乃耕而耨而熟量晴而較雨又必且因時而作之也學問之道何以異是苟其知自暴自棄而自安而卓然立希聖希賢之志將所謂學問者而求以異之者自不異耕者之深耕而熟耨矣所謂問于先覺而求以辨之者自不異耕者之量晴而較雨矣所謂涵養踐履寬居而仁行者自不異耕者之麥場納稼謹視而善藏矣故善學者莫先于立志為學之志志乎聖賢而一切趨赴聖賢之學力自日進有功如水之歸下歟之走壩沛然莫禦而所謂聖賢者當無不可企而及矣不然者志之立前無必赴之的後無趨赴之修朝為而歲遷條進而忽止是猶惰農而求獲之豐且厚也有是理乎不佞敬之聞于大人先生者如此不審足下以為何如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存省稿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范彪西先生書 代二曲先生

三月二十七日接手教啓緘捧讀如奉警歎更讀三
錫佳刻彌切欽嘆然士君子品節以益掄而論定一
口未死即一日有下達之憂易曰敦良之吉以厚終
也弟願與先生共勉之而已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其
言似與馮先生不同其旨原與馮先生不悖非特不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范彪西

悖實相成也蓋馮先生從源頭處提掇故其言曰善
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僕從流弊處救
正故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從源頭處說故其善爲
大公之善爲無爲之爲從流弊處說故其爲爲有
意之爲善爲私已之善非指其源則人不知善之爲
我固有馮先生所以諄諄言性善言爲善爲愚不自
揭迷途而示之指南携與兄而還之故毋也馮先生
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者此也非防其弊則人不知善
之出於率性無爲而謂可以僞爲幾何不使義襲者
借公道以欺世假仁義以盜名陰懷聖聖相傳之宗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各范彪西

二

旨而謂三代正道之人心乎弟所以平日表章堯
先生學而亦時爲此激烈正放之言者所以規賢習
而揚之也蓋也嘗之飲食馮先生之說梁肉也弟之
說藥石也梁肉足以養人及其用之而過也亦足以
傷人藥石所以疏梁肉之滯而還吾家也弟方以爲
馮先生之說得弟說而流行無弊弟之說出而馮先
生以善爲之旨益揭日月於中天弟且爲馮先生
功臣矣而先生尚疑爲與馮先生不同乎雖然與其
言之高而多流弊也無寧平而使人可據天下賢知
少而中材多則先生示教之意遠矣性冲漠無朕不
可善名之說此蓋當時在靖江爲諸公力排無善無
惡之言而發然亦至理如是也先生獨不觀明道先
生之言乎其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
不是性也夫明道善學孟子者既曰性不容說矣而
謂可以善名乎則是無善無惡爲心體之說不惟理
本如是亦可以見文成之旨原自有本而弟之說亦
自非杜撰故與馮先生左也大抵此性無迹而有理
獨迹者僞昧理者妄馮先生言其理故曰性體孟子
之旨弟懼人之溺於迹故曰不可以善名明道是乃與弟
意各有當也明道非低昂孟子者弟豈低昂馮先生

哉雖然中人以上者少而中人以下者衆與其語上不如語下之顯而易明也則先生示教之意終遠矣

與范彪西先生書

自學術日岐千古是非之真日益以淆昔也朱陸今也王聚訟盈庭而孔門文章性道一貫之旨不可復問蓋其弊皆起於祖述四家者爭勝而不衷諸理以是門戶益分而禍之中於學術士習者日益不可救非獨一日之積一家之過也家師雖嘗苦心折衷顧頹波之勢不啻長江巨浪而以一人鼓棹而渡中流幾何其能濟乎囊讀先生理學備考及諸序跋平心論理偏黨不形如鑑明衡平而妍媸輕重一無容心謂躍然大喜以爲此書行世朱陸薛王之訟可已孔門一貫之旨庶幾復明於世真天下後世之幸吾黨同志之幸也然又以為諷誦微言不如親承音旨毋欲襄棹肅肅謁絳帷面盡教澤不謂事力羈絆積之十年竟不克一蹇束上講積之懷良不可任茲聞貴府地震之變生人陷沒無限念之不勝驚愴乘便肅候伏想大德獲福合眷元吉也臨穎瞻馳無既

答學憲朱可亭先生 江西高安人

承示劉遺民先生詩草苦塊中拂几而讀之不覺涕泗盈襟當此之亡也遺民不必為有明之宗臣而直思蹈之者不必為有明之士而竟欲從疊山之遺民而親履之者而終身採西山之薇蕨而食之義舉也城曲諸草苦心變為義舉也城曲諸草苦心變為子謂此詩草之為國不知者謂為意風驟雨之音君也遺民先生血性男子乎頌其詩論其世真令人涕泗難禁也晚又生平足跡不及匡廬彭澤之間使聞江右節義之鄉如程山翠微尤稱當代首陽每抱憾于晤言之無從今讀遺民諸草不啻見遺民之志並不啻見程山翠微諸君子于一堂而面既其衷曲亦此生之幸也小兒口傳尊命言我公不忍負其賢嗣生前義諾將欲取勸戒問梓之以表遺民雅尚用慰孝子之積心美矣哉三都賦傳于元晏之弁言北固詩顯于蘇公之題詞遺民以義聲節概激為變楚之詩歌而表而章之者出自明公名德大雅相得益彰自此當可不朽于天壤矣此等高誼足令頑廉懦立功在世教

顧以不孝細閱全編慟城曲中如腹訟

秘谷可告國澤穎先生諸什非讀其序與詩則不知作何語即讀之而知其為志士不平之鳴不視為齊諧志怪誕漫不可視聽之言者亦且幾希故慟城曲可傳也而愚意則妄謂欲永傳此編似宜明公以馬班寫生手槩括遺民一生實歷作一本傳冠于編端而中間如劉丹生五則附梓于後以證明遺民之生平庶幾讀之者一見而曉然于遺民之大節讀其詩則當虛心玩索不至妄肆譏彈即不讀其詩而亦如見其人矣至于編中髮聲序跋佳者頗多但不梓其詩則徒梓序跋亦無着落竊望明公為其子孫言之他日重梓當以慟城曲六十一章髮聲五十七章並諸序跋合成一編傳世行遠其餘第幾之家熟畱心精于子孫可耳蓋傳其所足傳不傳其所不必傳正所以善其傳永其傳也古人刪墳典為百篇約詩三千為三百正此意耳

也哉前承惠感切于心然口亦不忍重此道感惟是
六師出塞供億紛繁皆出我公與制軍藩臬夙夜惟
勵竭盡酌劑此則山中病夫所願與四府蒼赤同心
賜謝者也又日來未見邸抄不知出塞深入之計廟
堂曾有慎重之意否又不知宗藩之中曾有効淮南
之陳吳騁之內曾有効方平之諫者否如皆不然山
中又惟有同四府蒼赤傾心而祝六師之卽春

與祖訓意

六

前月書使下枉敬適有二曲之行失卽裁答罪何可言捧讀手教竊借過情益用歉然已敬生十齡而先子見背家慈每以古名世事業相期和熊而教然以敝邑唯制舉之尚也亦僅隨俗尚制舉爲立身之藉如是者三十餘年迨二十二三稍稍涉獵經史群籍幸而天牖之明每觀古盛德大業之槩輒爽然自失者累日已乃自奮以爲丈夫出不能建勳業伊傳之業進不能及孔孟之學而沉溺於浮華口耳之學之類也一日於是加意遍訪當世名賢擇爲

雖不能三取不加勉十年不死有不副所望者非六
矣讀道史自序一段三復太息者久之高才多戚
戚之窮自昌黎氏不免遞而上之若耕莘版築屬辛
飯牛輩皆以上聖大賢龍潛虎伏於畎畝未遇時爲
當世所擢揄者豈獨今哉然吾輩學術期於信心而
三他人知不知無損益也天之生人畀全畀厚實賦
以大人之責故人之答天希聖希天乃還其本然之
量與人無與人亦不我與也學矣而與世無用是迂
學也非口耳郎詞章虛文也身而於世無益是棄
同腐也如是者我之罪也吾學於世有用矣吾身於
世有關矣而人不我知不我庸其間自有任其責者
我何愧焉且道丈以世之知人可易言乎昔諸葛忠
武伊傳匹也自比管樂而人且笑而未之許故聶雙
江有與其見知於千萬流俗不若見知於一二賢豪
之論也然敬則以爲是尚有待於人也吾學苟於世
而有用吾身苟於世而有關是卽其問心而無愧對
天而可以無慚也學至可以對天吾事畢矣世之知
不知尚足言哉老道丈學於世期有用身於世期有
功答天對天之業卽是而在矣可以答天可以對天
卽知我者亦惟天世固有知遇極一時而不免默忘

於彼蒼之鑒照者天而知我其以視尋常泛泛之知
幾倍蓰而常以爲歉乎抑亦可以自信矣

與友人

小兒比歸備道關切極爲心感又承誨諭諄切益深銘勒但更有請者前此徒以貌似法物遂使耽耽者視爲奇貨若如來教則眞法物矣不將終身履薄冰而踞爐火乎不審先生尚有與時消息眞足寡悔之道教我耶然如弟性偏寂閒氣殊薄弱又向來深味吉凶悔吝生動之旨見事輒欲退避矧又經此創艾竊恐日久終成閉影深藏之人如大教耳先生閱之又當爲我一笑也承教別旨慎文二語前已僭效芻蕘矣顧惟是先生學術文章卓然成家而譏彈程朱豐川全集卷之十六續 與友人 士

不無過甚之意此則尚欲面論而未得一伸者蓋弟於先生之實學宏才不啻逢人說項而於尊者之未安於心者則不憚妄效愚誠此乃朋友揚善之義切磋之道原自並行不悖而不知者或謂異同噫嘻彼豈知世間朋友一倫匪徒侈聲氣之應求而已乎不審大雅定以爲何如也

與鮑君

弟適出黃州時於市見山東逃荒男婦數輩長號乞食皆繼縷羸瘠深可憐憫希先生通知李先生使速飭各屬加意安插令凡逃至黃州境內者不至有困斃之憂則是黃州七百里皆山東流民再生之鄉也舟中匆匆不一

與友人論出處書

承論諄切疑僕欲自處於蠱之上九者足下見吾迹耳如僕自是才力不足出不敢出耳所謂鑒解之六三以負乘爲耻初非倣蠱之上九以高尚爲志也大抵吾輩出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上也其次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尚不至於失身虧節負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耳僕實自知之審故切守量而後入之規不敢蹈入而後量之轍以見笑於漢儒也高識如足下宜諒之久矣乃爲此言乎願加垂察無更道於他人爲僕滋疑誦也

又上二曲夫子

敬自二月來日閣批點王集夜必誦味孟子短章一篇篇長亦必盡十三四紙爲度頗覺意味淡矣今王集已完復從事朱集而夜間誦味孟子者日來於學術路途又覺較前見得的確明白幾公之與喪斯文不可知要之此心自信或者考諸前聖而不謬乎故自八月中旬後平日詩文牽情者亦痛加割舍端一究心此事蓋私心期於斯道大明以不負此生不負老師慙慙屬望盛心視目前瑣瑣小技塗飾時俗耳目以邀虛譽者方爲可惜又何足營心

者二程集涇陽集幸付張朱帶之而東朱集畢當再事龍溪全集畢當更究二集也獨惜小心齋創記無處覓全部耳比趙豐原修輯橫渠書院工將竣有書見召欲聚一邑之士令敬爲發明橫渠先生知禮成性之旨今之守令簿書期會既苦不給兼臨潼東西孔道又溫泉在焉每日接送應酬殊無暇晷豐原於縣事辦治井井有條比者整修縣志亦已就緒今乃後修書院欲以講明正學無論其識力迥出俗吏之上卽此一段精神氣魄亦自卓絕過人他日遠大投艱其爲勝任愉快從可知也吾黨有此人亦可免

迂儒不中世用之謂矣但愧敬不足當其麗澤之任耳昨已啟辭之矣比張潛老又申豐原欲受業師門之說他日更以門生帖來願無更辭也

答劉文璧

十年心企比獲覲止清通直諒出平日擬議之外乃信人非親炙而徒得之一時之傳聞必有不盡其真者獨憶盤桓未久而台旌遽爾西還欲言之隱尚多未盡之處至今念之有餘憾也臨別見規之札非吾兄誰見及此孰肯及此甚矣古道照人不謂得之吾兄也但鄙意則謂此事不可以冒假與其濫容冒假而使人謂此事之止于如此以阻有志之向往而因以謂前此爲之者皆出于竊名無寧慎重其人而爲天地間留此真脈以俟豪傑之奮起不然僕亦人情耳何苦作冷面人落落然與俗不和而爲彼人所憎嫉思怨數言先師一生經百折而不挫者所以衛世道也今已蓋棺而定矣爲子弟者不能光昭而闡大之罪已甚已若復避嫌畏譏曲意徇物坐聽狂誕之人攘揆焉益其謗而增之冤以爲地下之恨其爲罪不滋重乎是以僕數年來忌謗終有所不敢顧而是非終有所不敢徇也然如吾兄之言忠厚明通自是金玉之論矣敢不知感知鑒以負厚意耶楊先生近何如久而能敬此吾夫子所以稱晏大夫之善交也吾兄此誼真是千古矣

答富平朱長源

昔得同德範於先師之子者最詳故比王陳兩
公視事臨邛遂諱即言詞起居然亦不敢輒以荒陋附
遺何圖兩公親重臨而台函遽頒且言教身教之旨
高識弘議亦復誦誦深切燈下捧閱再三益切心仰
而又以歎先師平日之知人獨深也顧惟是先生見
衰之過則閱之心愧耳心敬迂庸固陋雖平日喜讀
孔孟周程之書然實無一可自信於已心矧敢言淑
世覺人又敢於三吳文物之鄉登壇墀而司提誘哉
獨以儀封中丞當代名德夙昔既欲就正而未能矧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富平朱長源一

大

蕪常之問東林餘風至今未泯亦欲借陳令親緇衣
之好一至其地以圖慰快夙懷因之自醫固陋耳其
於來教所謂通塞明晦 息紛紛之橫議者不惟非
其能亦實不敢望也且自孔孟而後斯道不啻揭白
日於中天後生晚進總未獲親領聖訓升堂入奧然
詩書俱存即先師之家法明明在也而執意見之私
黨同而伐異至使二帝三王以來大中至正一脉割
裂於小儒區區門戶之見敬方痛之惜之思欲一挽
其頽波而每恨於力之未逮矧敢躬自蹈之耶則如
來教大旨真先得我心之同然直當刻心又匪特書

紳而已也至於上兩中丞書書生常談耳何足言真
學問又何足言真經濟長者又得毋褒之之過耶勿
中語不能詳容圖面晤以傾積心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答富平朱長源二

九

答青門張友

舍弟歸叩動定清勝爲慰承問云云是亦應疑然所謂刑以懲罪自宜畫一此爲一代立法言之則可耳若通古今而言則世輕世重自有權宜唐虞之世不廢肉刑而漢文獨教然除貸豈漢文獨仁于堯舜又豈堯舜之聖見不及此哉唐虞之不去則可以不必除而人前說詳矣漢文之議除則時勢合然雖堯舜復生于是時當亦不待再計而決也所以然者後世上失其道斯民陷于罪穽者日衆及漢之世又重以因循秦法苛刻殘酷故往往淫刑以逞意所欲入不難輕罪而重比卽如宮刑一條慘毒爲極以漢武之英明又經乃祖之新代亦且濫及以言忤旨之司馬太史而不恤則前乎此者其爲冤濫可勝言哉究之淫終不必以宮存遂止而失入者且啣冤無限矣此漢文除之而天下後世共頌其深仁雖經千百代無有起而議之者也夫抵刑罰世輕世重皆天道人事盈虛消息之自然吾友但能融古通今而思之紛紛之疑可默識矣顏李二公論教學選舉之法歸重六藝是亦有懲于後世虛言無用之弊而爲是言不爲無見但其批抹宋儒一則見不及此又不無自立

戶之意所謂是非半也

答張友

所詢漢文除去肉刑云云大抵刑以禁暴止奸故雖
 好生如舜肉刑亦有不廢至秦則法網之密極矣往
 往細故薄失輒殘墮人支體而不恤漢承秦敝沿而
 未改故文帝憫然傷之定令代肉以笞自是以細故
 薄失而傷生隕命者始寡故後世頌文帝之深仁于
 不衰然觀虞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及刑期無刑
 之旨則亦可見大舜恤刑之心更深于文帝惜刑之
 意特常舜時水火教養方待經營又皋陶明刑刑無
 寬濫故舜未便議及除代耳向使舜當漢時其除肉
 刑也豈顧後于文帝哉蠲租之說足下本孟子答白
 圭二十取一之旨為說可謂通達國體然却未論其
 世且未達王者父母斯民之道也足下不見史稱文
 帝之盛曰貫朽粟紅乎頻年而捐租必有不賴取給
 于年租而自足國用者又必有所恃以無恐于荒年
 而可不必重歛于斯民者天之立君也使之養萬民
 非徒使萬民奉一人四海者朝廷之府庫與其藏富
 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易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為
 人君而蠲租寧曰區區小惠云爾乎由是論之足下
 無故小惠之說泛作一種道理閒論則可以之論文

帝則不可又以之致論于父母斯民之道則更不可
 也足下以為何如

別來倏已成歲中間僅得一書以僕之懸懸於足下
知足下亦不忘乎僕也比來工夫奚似前所疑者今
能釋然否大抵學問不悟則不進然不疑則亦不悟
故白沙先生曰疑者進道之階大疑大進小疑小進
不疑不進吾友曩之善疑也如彼今茲之進也可想
而知矣顧不知此日所進果何似也抑更有可舉以
示我者乎夫心之精微得意而忘言得言而忘象有
可舉焉則猶未之忘矣然以平日之所謂得意得言
者既無難自信於已心及執筆臨楮而竟無一實據

以告知已則亦必其未實得也焉有實得而無可舉
以告人者足下不見久遊京華者乎當其遊也目之
所經亦不必一一心記所見之若何及與同人議論
於經歷之多寡則無不能歷歷指陳其心目之所觀
記何者得之目者既屬親經故陳諸口者悉如其所
見而不爽足下幸爲僕傾僊而陳僕將洗耳以聽疾
蔡瑞震得官可見天道人事尚屬不誣自此前進
階矣然今之提鎮雲集也而名聲不世出則不學之
無術也此人有不安流俗之志矣則其志之不可
窺也則良友之責哉

比獲以昭深慮積懷尚惜未得盡所欲言至今念之猶耿耿耳萬一一生浮沉戎行而天不假年則真可謂鐵中錚錚矣又輔切礎底有或謂天下見友之貴而誰貴人哉此理不尚新奇意亦不專靠語言文字但使日用之間處處處處不厭緩才具不無大小學力不無高下到之飽學之士亦自無負生人正理蓋道之取諸於斯者以其爲人可行之途人人行之則人人能行之者耳故凡學道之外更無道而行此道者不問其爲何人而此道之

宜深戒愷者不覺之

又答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承示名利一語慮危防險具見盛德不自滿假
之意所持此心以入世自能無入不得欽羨欽羨蓋
吾輩之所以見可欲而心亂者其病有二其一向道
義之心不勝向名利之心則人聞至道而悅者出見
紛華靡麗而又悅矣其一知未確而自謂確力未固
而自謂固平時自信不難勉持一旦臨可欲而忽焉
喪矣今先生立志如此定自知如此明是先生已握
立定之領歸人尚何能參一詞乎但所謂以出仕爲
齊名利會試爲畢竟名念未忘此于先生自謙自

豐川集卷之十六

又答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三

歛分上則可若遂以此爲定論則不可人問其立心
何如耳山林而有馳騫之心則卽山林爲市井廊廟
而懷冰玉之志則卽朝市爲山林吾輩但能隨所處
而不失自己真面目則任所往而如履春冰之堂豈
得無以入仕爲入名利之場會試爲名心未忘乎先
生但自審察自己念頭起處何如幸無拘得枯套耿
耿不嫌于心也且幼學壯行昔之聖賢皆同此心皆
同此事故吾輩苟非石隱必不能超置世道生民之
念但見可則進知難則退不至如鄙夫徇人喪已則
可耳大抵人生各有職業豐厚藏者農夫之職業

又答友人

小兒深承厚愛令人感切不盡承論云云足下之見
卓矣但又以深懲虛寂之過不免失之語事而遺道
夫語事而遺道則亦猶之乎重內而畧外也今試細
思大學首章明德新民體用合一中庸首章率性修
道工夫本體合一亦可以知吾道無無用之體亦無
無體之用無無工夫之本體亦無無本體之工夫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乃天道是乃聖學是乃入大學
者無偏無黨會極歸極之正路也師門晚年宗旨原
歸一路恐不可輕相出入欲以矯偏而反以滋偏欲
以救弊而適以滋弊也吾友幸詳酌之

豐川集卷之十六

又答友人

三

與友人

此僅爲足下語道在日用平常而足下遂深信不疑亦可謂虛衷善受矣然尚願足下於古人大道不官道大難名之旨默會於意言之表也蓋日用平常特語其不遠於人不可於此外求道耳其實此日用平常中凡民之能知能行在是大聖賢之精義入神亦在是這日用平常四字真是包涵無盡亦不得遂以日用平常視爲易知易能現前便是也潛兄敦厚愿樸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甚大甚活尚兄兆兄心靈性敏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甚細甚實瑞震清明謹飭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四通八達天地萬物盡在裏許各各卽日用平常中冥符乎不器難名之妙始能見此道之大致而成一志道體道之士不然而拘曲執方不惟於道之大致不明卽恐於日用平常四字亦徒得其一隅而未盡其全量也

答友人論學術異同情識與德性之學之別書

承問古今學術異同之分情識之學與德性之學之別此可兩言而決大抵古人之學惟求慊于此心此理而後世之學則馳騁于技藝聲華情識之學附補湊合于聞見氣魄之末而德性之學則磨勘煅煉于天命稟賦之良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古今學術異同之定案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曰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此德性情識之別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存省稿序

豐川三心教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純孝錄序

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義也顧在今日則真能自致者
雖曰孝子獨泣血三年恪遵禮度復伸孺慕之誠
窮田荒野依親墓而廬處者三易寒暑親族固勸之
乃止謂非真有天忍三吾親者在乎君子于是孝
子之至性過人而顯余更更有以規孝子者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純孝錄序

之不忍忘其親也必思所以顯吾親思所以顯吾親
也必思隨時茂建以圖吾親于顯謂夫天下後世不
知有吾親而吾之所以不忘者猶有艾也吾之親身
不能自傳于天下後世而欲吾親之顯于天下後世
又無是理也今孝子負清才登賢書為國家師表名
邦進則前途萬里即素位而行亦自可建湖州不朽
之偉績就其分願卜其行業敬見自斯以往吾黨有
推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斷在孝子矣至
若諸君子懿德之好聞揚美善既見三代之公而惠
君能彙集而刊布之尤屬樂道人善表風勵俗之盛

心是皆可尚也夫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純孝錄序

二

表貞錄序

辛卯春正月余于念有八日見孝感夏子觀川于江漢書院蓋夏子以盛年涉濡英邁之文見重于中丞陳公故特拔之衆人之中而取以肄業書院者也越翼日夏子與諸子復肅刺見顧坐間見夏子年甚少而毅然向上之槩特露于眉宇且若與余有深契焉而注向之特慤余心異之退謂兒功曰是子也不惟有志兼有勁骨是後進之能抗其宗曰樹于藝林者且竊意其于家學淵源應長也然尚未悉其家世又越一日則夏子顧余益殷事余益謹余益心異其所

表貞錄序

表貞錄序一 二

好出于時風衆勢之外而石虹先生則爲余言夏子爲已卯賢書集謙公季子貞母蕭太君之少孫家訓風嫻故識趣特異余益聞而欣然自喜蓋既以喜余見之不謬且喜太君之貞德昌後有驗而夏子顯揚祖母之有基也方將有言以期夏子而夏子復手持太君表貞編長跪以祈余言嗟乎余何言哉惟太君貞操靈範聞于當時見旌

尤重煌煌華表百世不朽自當百世名揚此亦何待余言即余言何足重太君顧惟是先德之弘播端賴後嗣之顯揚即如古之貞母賢母不乏也而上之孟母

特艷傳宇宙次則陶母歐母獨芬人齒頰則以亞聖孟子之道德與士衡之功名永叔之文章有以滋之傳耳且如李伯令之祖母劉本無可傳也而獨以伯令之一表聞于後世則爲人子若孫者其有關於先世之德美者大也况策謙公需次有民社之責而觀川具上達之基則由是而立身行道使太君之芳規直與古賢母並傳而不徒如伯令之徒傳其祖母以一表是余之所望也夫觀川勉之孫與子皆有光昭前緒之任無謂顯揚之責昔聖賢獨以責孝子而不及賢孫也則幸甚矣

表貞錄序二

表貞錄序二

四

李貞母壽序

甲午八月朔爲寶鷄李貞母鄭太君六十有五設饗之辰是年春其長君某之交遊以太君貞操高齡錕錕而因三原李君乞言于余余居距太君三百里何敢妄有陳述以蹈從諛之罪顧念太君貞德足以範俗李君之言當且不妄瞻窻兀坐之餘爰盥手而爲之序曰自昔洪範之論五福也首曰壽若以壽爲生人大福而其權授之自天也至孔子之論仁知也則曰仁者壽論大德也則曰大德者必得其壽又若以壽者致之人而其權不自天操也以是後之論壽

皇朝金集卷之七

李貞母壽序

四

者各王其一說而不能相通噫嘻是豈有二理哉夫壽誠操之自天而不知蓋乎人者自與天通也壽誠致之自人而不知自天祐者卽其壽之在人又何者壽貞道也恒道也久道也惟天地之德貞乎靜故其德爲不已之德而其體爲貞恒久之體是貞恒久者天地之常德而靜其所能本也大德者主靜以立極固與天地之存主默契仁者主靜而存誠又與天地之敦化隱符將在人之貞道恒道久道卽在天之貞道恒道久道矣而在天之貞道恒道久道又豈不悉歸于在人之貞道恒道久道哉太君以天稟清淑之

氣順持守幽閒貞靜之操事舅姑而克盡乎孝母之志而允協于義其稱未亡人也年方二十有五耳卽慨然自矢從一之志茹荼育子而略不爲習俗所移其能守貞終身稱宇宙完人是其稟性也卽天地之貞道恒道久道則其爲體又豈不自底于爲貞爲恒乎故故今之年踰六十而健泰倍人由是而髮鬢之可貞可恒可久與否不區區較其年之爲貞爲恒爲久也太君以貞靜而裕貞貞貞恒貞久之理其一點貞貞貞恒貞久之氣且與天地無極而區區六十

皇朝金集卷之七

李貞母壽序

五

五年曾何足爲孺人道卽區區鬢髮期願又何足爲孺人頌乎至若

上朝之華表溫綸此自當事者樹風聲勵名教事與孺人之貞靜自不相涉又豈與孺人之貞貞貞恒貞久相關哉其有與無亦初不足爲孺人道也顧不知其鄉之士友知道者果以余言爲何如也

新刻四書輯解序

四書輯解者張君鳴鸞之所輯而梓而布之者湖廬
大中丞海寧陳實齋先生也先生既有四書述一書
集註疏之大成稱四子之功臣矣胡爲復于是書而
梓之蓋先生嘗手是書謂敬曰予于四書述一書期
于發明聖蘊羽翼宗傳故殫思索極採擇由備會全
合異歸同者若干年而後成編以就正海內輯解爲
書雖不盡與鄙意合然其中之可取者予業取之顧
尚弗忍輯者之精神不盡著于後世輯者之姓字不
獲傳于人間也行將付之剞劂子其爲我序此緣起
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新刻四書輯解序一
六
可乎予受命畧一展閱間考其與四書述離合異同
之概而夫四書述者滙會百川之滄海此書特滙
海之一川四書述者絡萃萬峯之終南此書特輻輳
之一室而先生必欲刊布以公之人間而不欲使輯
者之精神不著輯者之姓字不傳也推此意也海納
百川而不涸川流之力山包萬峯而不掩列峯之功
他日立 朝廷總百揆集思廣益合群材之長以共
濟國家而仍不掩群材各著之長斷可知矣君子謂
是刻也見張君纂輯之工有當于經旨者尚小見先
生德量之涵弘可信其當論道經邦之任推賢讓能

休休有容真可爲世道慶爲吾道慶者大也

世德英華序

幼讀大雅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竊疑孝行也而繫之以思思也而益之以示且以語孝子之用心可耳而復推廣之曰維則將毋古聖人於至德淵微之地亦特以立名憲世之意動人耶既而尋繹諸旨兼參稽乎古今名教之林而後知孝不本之思其事易盡思不要諸永其思易窮即切切然思之永矣而不可奉爲世則亦尚不足語于宇宙不匱之宏規蓋古之聖人論事必探其源而直言務依乎教其用意固如此之深遠也顧本此義以求于晚近無論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世德英華序一

八

幾此益鮮即通其大義隨分自盡者亦落落焉豈非水源木本之際善用其思者亦不易耶乃今於令公張君世德之編竊有憐志矣令公承累世詩禮簪纓之舊閉戶探討者數十年其見聞該博士林有武庫之目至于詩詞都雅則直登古作者之堂庶幾思貽令名之孝子矣乃某年冬以難兄肅月公遠宰東明獨留故里奉先人祠墓爰念世德之深長恐久將湮沒於是大搜篋中凡顯六世以來學士大夫所爲傳誌贈題之篇滙爲一集將欲授梓以垂無窮而值母太君中太安人喪未果也讀禮之餘仍彙附太君誌銘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世德英華序二

九

誄章通前爲五卷於癸巳服闋之秋推之過難而以引端之言見委余展閱再三因嘆世俗能察顏順志以慰憫于二人已稱孝子令公承事兩親色養備至今乃弘推繼述之義自兩親而上至于祖更至于曾而且至于曾之父若祖凡六世之懿徽可得而徵信于遺文者靡不備加輯錄令昭垂于弈世噫嘻若令公之孝思可易窮耶詩所謂永言孝思者令公眞無愧矣江河日下衣冠之族往往蕩越其先型而弗顧此固不足數道即號守成稱良子孫者亦止于不失前人田廬門戶而已孰足表章其遺徽使不墜者令公竭歷年遠搜旁採之力不惟使爲張氏子孫者得見六世芳規于累世之上且使百世後徵文考獻者益得識其六世世德之梗概于一編將是編也百世永傳即其六世之祖妣百世不朽一編而頓生其六世祖妣于百世令公眞宇宙不匱之宏規而吾黨孝子慈孫之儀型矣詩所謂孝思維則者令公不又克副耶夫以半生熟聞之詩旨及數十年參稽所慨想而殷殷乎欲見不得者一旦目睹其盛事以爲快雖欲苟避固陋之嫌也亦奚忍哉於是沐手而爲之序其端者如此當世博雅君子或且以余爲知言也夫

褒忠集序

自昔敦傳先師二曲子李子時業聞大陸陳先生忠烈之精蓋先生吾鄉富平人而先師曾久寓富平故知其風俗人物爲最悉歸後數十年中悼念其風俗人物之茂美亦甚摯而至于鷄菴斛山大陸三先生之風義則尤所心重故其言之倍諄而心敬亦闢之倍猷也歲癸巳先生之嫡孫江陰宰仲德奉撫軍儀封公命遣其次君克禮迓敬吳中因得盡與仲德昆仲語皆盤桓而仲德且授余以褒忠一編而委之序余既快觀仲德一門忠信禮讓之風深爲先生之忠

崇清全集卷之十七續

褒忠集序一

十

烈是有後而復喜得先生忠烈之諱也則爲之沐手拜首而序其端曰偉哉烈乎如先生真善讀書不負其志者乎自殺身成仁之訓發自尼山至聖累朝奉魯論爲令典學者童而受之循誦傳習苟非至昏極愚即未有不憬然感激奮然攀慕者乃稽之累代國史郡乘而幾此者何寥寥也且卽如比者先生仙遊殉國之日一時漳泉十四處州牧邑令繫繫者不少讀書獲售之科目又何獨先生一人捍櫓登陴與城存亡不辱國家不負先聖之大訓耶蓋先生天稟既異兼生詩禮世德之家產鷄菴斛山二先生忠義之

鄉自其成童時讀孔孟書耳聞其父兄談二先生風節已矢仰止景行之思其後至盟藝苑連登巍科鄉曲率爲豐羨而先生輒嘆嗟曰人生道德名節不愧古人始不愧上天生人正義區區章句末習科第浮榮奚足道者故其銓得仙遊時閭寇方熾家

崇清全集卷之十七續

褒忠集序二

十一

人有心憂者先生且毅然曰此正行吾志行吾學之秋也于是攜家而往至則審知賊雖受撫而必變乃繕城櫓選義勇大修戰具期于先事豫備未幾賊果復起旬日間泉漳一府十四屬官吏皆望風崩潰而先生獨奮衆其守賊至則率衆血戰屹不少挫迨至賊愈忿愈合衆急攻先生請援不得乃始巷戰以死嗚呼傷哉向使先生操兵柄賊可不至復熾卽復熾而亦可不至如此焚掠之慘且使仙遊當困急之日少得勁旅之援亦可以孤城遏狂寇之鋒乃旣無兵柄復以城孤援絕而身與之俱盡此士林之所以爲先生深慟而重惜也然士君子不負其職不負所學以不負吾志斯已耳彼功業之遂否斯有天焉先生殺身成仁旣可浩然于天地之間矧世德濟美循良科第浸浸未艾天之所以報者旣極其厚且其大節大義賦之新常榮及奕世

皇家之所以答忠烈者亦復至優而極隆抑又何用爲
先生憾也惟是忠烈之後承以道德則先學愈長而
愈光此義不能不望之 先生之賢裔抑且聞善而
與見賢思齊卽道誼之氣振而吾道昌又不能不望
諸吾輩之讀褒忠集者矣

古道典型編序

古道典型者取今之躬行古道而可爲典型者編之
也蓋數十年來士大夫競趨于時風衆勢而不知所
底極以是後進之士浸不知先民之遺矩而古道日
淪落矣古道淪此人心風俗之憂也而編中諸君子
者尚能力行而允蹈之真中流之砥柱燼餘之靈光
而叔世之古道典型也能無錄而傳之以矜式我子
弟歟其間人無間于存亡者其道俱可典型後進故
不暇于存亡也無分于窮達者達此道窮亦此道人
有窮達道無窮達也其人不必要多其類不必備而第
編予之所 飫聞而習見者蓋與其侈編摩之富而
多影響不如取見聞之真而寡附會也嗚呼觀河流
之砥柱有心者生力挽狂瀾之思瞻歸然之靈光慕
古者生高曾規矩之想值古道典型之在而無感
憤興起之意其人必甘心于時風衆勢而志識汗下
者也凡我子弟尚其戒之哉

答友人問尊德性道問學之旨

承問具見細心體認不同依阿徇人之見顧鄙人之意則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語乃千古聖學本體工夫合一之宗不特單說者義有未備即並說者旨亦未融且即知並說之非矣而執於一邊之見稍有低昂亦易涉畸重之弊耳如象山謂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其言豈不謂當乎然獨未思苟不實道問學亦焉有所謂尊德性者則亦又似得其說而不究其全故其流弊遂不無也吾輩今日論學術觀聖經之大全整前儒之流弊要知道問學原是為尊德性乃算得尊德性而尊德性乃算得道問學亦正須道問學務令真體實工一貫不偏乃為善學聖人幹盤先賢亦始不負吾輩責有明道之正職正分耳故平日每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言與同志共證之而不敢為一身之毀譽計也獨最苦無人為正其是非耳足下倘有見幸不吝反覆端是為望矣

送朱亞翁邑侯序

比余癸未歲嘗與友人致論于天人之間以為人情或異一天道終不可誣風氣縱移而人事終屬可憑或者聞而疑之曰是特理之或然耳不見夫今之荷天庥者未必皆厚德而抱厚德者不必荷天庥乎即如我朱侯以忠厚愷悌之心行慈惠平允之政而比年意外拂逆之來往往有之將所謂不誣者安足據可憑者安足信乎余應之曰子姑徐之報德而不俟其積之久所以報之者必可量德甫修而輒獲報于天所以享其報者必易竟侯之仁也而際如此天意豈非余集卷之十六續 送朱亞翁邑侯序 十七

乙欲厚其積而大之報也侯積之不已也而尚未獲報于天正將來之所以厚其積而大獲于天也安有天道不可據人事不可憑者子姑徐之越二年為乙侯而侯行取之報果以春首至凡邑之聞者其初靡不疾首蹙額惜慈母之將去既又靡不輟然意揚信天道之聰明于是曩之聞余言而疑者復向余而問曰有是哉子言之驗也今不知侯之自此補授也將何如自此建樹也將何如余復應之曰侯之天定矣今之行取高材捷足者百計未易得而侯獨以無心得之他日之天即今日之天也且侯誠于德者也向

無此擢尚砥德而不貳矧今天道人事經歷而益信乎吾知從此而侯之或臺中垣中也必且殫其力殫其心以竭其職分之當爲某利當與必毅然議所以與之某獎當更必毅然議所以更之某人賢當進不肖當去必毅然議所以進之去之謀之一日者務及百年正其原本者兼防流弊老成經國之良謀直與聖主持盈保泰之長慮相爲貫注相爲表裏而不徒以大官大祿榮乃身虛文故事塞乃責以負今日顯忠遂良之盛心而辜上天福善佑信之隱意者俱于是行信之矣且侯之于天仰各益虔者天于侯自將益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送朱聖翁已侯序

七

篤其慶將不日而侯之事業益烜赫者卽爵秩日益顯崇亦俱于是行信之矣子姑徐之安有天道不可據人事不可信者問者唯唯而去及夏之仲侯將赴召北上余以山林迂士而愛公國士之知義不可無言于是遂本前此致論于天人之間者叙爲篇而贈焉至區區惜其去而重以爲慨與喜其擢而重以爲慶徒涉人情離合悲歡之私者皆非所以待侯也侯其更有以慰余矣夫

送觀察可齋買公讀禮序

仕宦而顯達宗族榮之鄉里榮之當世榮之然苟非有可以動天地符往詰而垂後世者在則君子不貴蓋士以學爲本本立而道德爲真道德卽事業文章一舉而光明俊偉可法可傳矣董相之於漢事業不必勝灌絳也而君子以爲抱王佐之器寇公之於宋功勳未嘗不倬然震一時也而張忠定至譏其不學無術由是觀之學問所係之深重亦可知矣觀察可齋買公弱冠績學蔚爲山右名士及典郡楚黃本其經術敷爲吏治一切綱紀政教之施無非學道愛人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送觀察可齋買公讀禮序

九

遺意暨督吾省驛政梳蠹剔弊向來驛遞積弊卽爲之一清而公于士風則不忘鼓舞於民隱則不忘痼瘼蓋其所學者淵而有本故其所施者弘而且溥故其爲守也則卓乎古之循良而不以簿書期會之能畢守郡之局督驛也則恢乎惠及民士而不徒以疏通節省之長塞觀察之責至於飛藻揚纘觸手萬斛初不限於劇易蓋所謂源深流長本固末茂卽一切事功且爲公緒餘矧所謂翰墨游戲又緒餘之緒餘有不綽綽乎精神裕如游刃有餘哉宜其吏治爲真吏治而風雅爲真風雅也乃今以太君憂去官將歸

敬也即其平日志切顯揚之心卜其立身行道之實而知歸而讀禮之餘必且益本不匱之恩以湛深經術使功於後而高聲遠播益明而力益堅他日者遺天授艱以正誼而後之生靈與我定難之功直使其身為符往諸動天地垂後世之身親益為百世揚名之親而不徒博區區宗族鄉里當世之榮而已余山林人自分終老以終老受公之知而無以為報惜公之去而不復見雖有以行道顯親之芳規祝公望公之壽以昭車之贈耐公特達之知而已若乃陽關三疊之聲不惟非迂陋所宜其真不可施之

豐川集卷之七

送河南海潛谷先生旋里序

三

公之去而不復見

送河南海潛谷先生旋里序

自漢舉盛而正學衰制舉非不淵源正學也士之所習而溺者制舉遂命制舉之淵源而忘之矣于此有人焉于制舉之中卓然矢正學之志可不謂特立之士乎然自門戶興而真儒寡真儒豈無門戶之擇顧真儒所重者性命之實詣而門戶者相爭在名象異同之間于此有人焉于衆人角逐門戶之日淵然學闇修密詣之學而不顧流俗之毀譽可不謂為己之學乎雖然道無內外無人我無精粗且無天地古今萬物也事內而遺外一也成已而忘人可

豐川集卷之七續

送河南海潛谷先生旋里序三

于一時而不可通于古今可通于一身而弗能通于天地萬物則亦猶為執一之見其與爭門戶者等耳尤有說焉道之所以無內外精粗人我與天地萬物者以自有內外精粗人我天地一貫之機緘也不得其說而徒調停兩可之間名曰吾以兼容並包為大其實于莫之執中是亦猶夫執一也于此有人焉博學詳說而返乎約觀會通以行典禮無執見爭心無名見勝心而一惟二帝三王孔孟大道之公為率由是乃所謂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來世之太平者矣心敬每自恨力之不足

及此顧嘗持此求友于四方亦復落落焉惟有與家
師私相往還而已壬午春中州張潛谷先生見顧疏
齋語連數日夜凡其所論悉與余師弟脗合無間且
讀其二十年前論學諸錄其與此異者已寡嗟乎學
者非其說認之久且晰則其擇之也不精而語之也
不詳先生年二十四五已達性命之奧今且涵養陶
鍊之深而偏黨之悉化矣顧先生則歉然不自擔荷
信明理則何也且聞其友敬章侯公者與先生居同
里迨相見則亦不肯擔荷倡明則又何也夫不知而
甘讓諸人不可謂智知而獨私諸已不可謂仁仁者
天地之生機而吾儒之命脈也先生之體仁也深矣
試返而思之生機可還而命脈可湮乎且為之歸問
侯公否乎可過生機可湮命脈乎而不自擔荷倡明
其亦何以自解也故于其行述余之所疑先生及
侯公者實焉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續

送河南張潛谷先生歸里序二

王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續

有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漢陽吳理順試藝序

漢陽吳理順之為人安靜和平而其制舉之文亦舒
徐容與清明雅練昔人謂文章俱如其人豈不信然
歟士林重惜理順之闢試得而復失而余獨竊喜天
心之成就吾理順者深也古之君子幼而學即其所
以壯而行坐而言即其所以作而行故書曰敷奏以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續

漢陽吳理順試藝序

一

言明試以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今之試藝即古之奏言而士君子隱居所求之志也
理順前之試藝可得則信矣顧不知以此明試果可
有功以此行義果可達道也耶不然幼學者不可壯
行坐言者不可作行而竟得之是天且以尋常倖得
之遇待理順矣則何如今日既明于道德經濟之淵
源修己治人之矩範以實得之已者出而廷獻之為
無愧于己益不愧司馬三升之本意也耶理順勉之
天之待理順厚矣前之得而復失不惟不當怨天而
且當感天之玉汝于成也夫

及門熊若愚制藝序

自制舉盛而人才衰論者輒歸咎于制藝以爲最負
人才余竊謂人才負制藝匪獨制藝負人才也自唐
虞三代以來取士者靡不取諸敷奏之言爲難不傳
要亦如近日制策條陳時務之類耳矧今又益之經
義以爲先資其所以教之探道德經濟原本者意又至
深也而人才日不如古嗚呼責獨在制藝耶且宋之
開建安亦從當時制舉出而明之河東新會餘姚
又自其自制制藝安在負人抑人自不講于制舉
之言如開洛河會耳熊子于諸子中年最少姿最清
豐川全集卷之六續 熊若愚制藝序 二

向學之志又勤而銳當且不爲風氣所囿矧今又有
閑于道德經濟一貫大旨自此誠不替于隱居求志
實義窮經期于致用坐言期于作行遠而開洛建安
可期近即河會餘姚可望其以刷近日制藝陋習
爲 國家生敷奏之光如唐虞三代得士之盛有餘
且引領而望矣

涇陽循良丞龍岡聖瞻吳公名宦錄序

宋程純公嘗言一命之士爾心于利物亦必有濟而
先儒又爲士苟自立一邑之佐一方之長亦自有
及人之惠政可傳之德美則如漢朱邑之在桐鄉宋
純公之于吾鄆亦其明徵也蓋士大夫處則以實德
自修爲正分仕則以實德被人爲功課官資崇卑特
以語一時之名位而人品之崇卑則固在此不在彼
耳今觀承宣聖瞻吳公以辛酉科賢書佐理涇陽七
年中惠心惠德大孚輿頌至于營修水利惠流無窮
尤此地奕禩之思故涇陽士民于公之生也有父母
之戴而沒也有香火之祠今且有合詞公額入祠名
宦之舉嗚呼此固涇陽士民風氣之醇醲戴德不忘
亦公誠意入涇陽人寤寐之深故歷之久而尚不能
忘也向使公永之以年其惠孚又豈止是又使公歷
大位而據得爲之權其以惠我黎黎而流芳百世者
詎止是哉吾爲公喜德施之不已而又以悲公時命
之不遇也然以公落落一丞而馨香一時俎豆百世
則亦可爲士大夫乘高履尊而名不施于當時德不
施于奕禩者之儀型矣

豐川全集卷之六續

涇陽吳公名宦錄序

三

遜功五經稿序

制藝雖與古文辭異然總以成家爲當行成家者匪獨清奇麗密各自爲體之謂也謂其脈絡分明精神完固卽奇正短長之不同而要之通體無懈之可擊如率然之勢首尾相應焉耳然幾此者匪易也非見理明則脈絡未易清非養氣厚則精神未易質又非有用志不紛專精致一之功則亦豈易取效旦夕之間而語於得心應手之妙故余嘗謂觀理學家識力之淺深通塞于其言也十不失一焉觀古文家識力之淺深通塞于其言也百不失一焉至若執此以觀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遜功五經稿序

四

制藝家之識力淺深通塞則又千不失一矣蓋據其要會以觀其出入其間之疎密舉不能逃也今觀我遜功弟者以忠臣孝子之裔博學篤行士朴重其爲人久矣及乙酉以五經冠多士海內稱名元者必首及之歲丁亥以應我邑侯蕪湖張公衡文之聘館於余家余於暇日得其藏稿而閱之見其始之爲四書也大篇或至七八百言而篇如股股如句不見斷續之痕其三變而爲短篇也則有僅四百言而烟波興致無窮者而五經則純乎短篇者也一時人士觀者互有好尚而余獨愛其經義短篇爲尤甚蓋以長

篇尚可容人寄托短篇則非忘形象數之先而取精意言之表未易幾也乃其最可貴者則又不徒以簡練取勝而凡數十年深造所得精理微言奇情灝致淵淵乎寓于寥寥之中而浩浩乎溢于行墨之外卽其言而不特見其於斯道精專致一之功卽平日窮理養氣之深心大力端可概見矣故於見索升言也樂取其爲人與技之所以可貴者爲吾黨生之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遜功五經稿序

五

學製錄序

甲申春瑞山徐子輯侯治郡之政教文誥成編侯
自題以些製仲夏徐子以編見示且委之序曰凡此
皆吾子耳目親之者其可錄言余惟侯之爲治獨從
保養殘黎元氣者暇故五六年來忠厚體惻至意
豐盈乎貫一切張施指注之中非得其真不足以見
侯之苦心而垂愛斯民之實區區政令之迹云
乎哉然政是爲侯之張施指注可見侯之德心焉
曰政令之紛也卑之僅從簿書期會間了吏責而矜
尚功名者又徒爲侯之迹以爲耀上下之耳目
豈可以此爲侯之政而民之隱不暇恤苟可以辦吾
之志而民之病不遠顧益更事若烜然而實意則
何於彼其自爲弊稱進取計得矣其于民生庸何利
乎侯之治我郡也寓慈于明寓恕于公清不傷刻慎
不傷惠舉他人爭名競操之地無不本忠厚體惻之
實意清之故其見之文誥者一一藏之實行之初
政者一一守之永久六年守土文誥不煩而能使邑
無弊事民有餘恬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蓋其所學
皆忠厚體惻之學故其人爲忠厚體惻之人其政即
一非忠厚體惻之政而武健嚴酷之爲實有所不忍

頌文瑣飾之飾亦有所不事如侯者眞學道愛人之
君子也其良法美意他日不且與龔黃卓魯之芳規
並傳歟而侯尚以學製顏編歟然寓不足于命名立
義之中侯之忠厚體惻不益可想見耶是編也君子
謂侯之答君恩者在是答師友之望者在是無負幼
學壯行者在是即謂爲國家欲收循良之效取是爲
式可措斯民于衽席者在是亦無不可矣

賈侍御遺言序

世之論者曰文以人傳人亦以文傳余謂文以人傳斯可傳耳人不可傳而區區曰以文傳人文之傳也適貽詬厲耳楊子雲柳子厚千古明鑑也韓城侍御賈公起家名進士三令劇邑悉有惠政既而兩任西臺巡撫長蘆咸獄獄自持不愧其職晚年謝政居家凡敦宗族睦鄉里及濟人利物事苟其力之能為靡不慷慨為之而自處則儉素不異寒士薄已利物二十年厚德之聲無間賢愚公固非謬謬欲以語言文字名世者廼公沒今且有年矣邑人士觀公一言一

賈侍御遺言序

賈侍御遺言序

八

字之記述靡不獻欬感歎曰此我賈侍御公之遺言也輒相與追念其生平不置噫嘻不期以文傳而見之者咨嗟愛慕有如是將所謂文以人傳非耶壬午冬公賢嗣締芳以所梓公之遺稿凡五種總若干卷見委弁首之言余為題曰賈侍御遺言而序其首者如此蓋公文稿舊多以長蘆子筆或龍門卧集顏號茲總曰賈侍御遺言者從韓人愛公重公之本詞而名之也於戲公之傳世者正自有在後之讀公遺言者以此稿作公之神龍片爪視而毋徒區區較量于世俗語言文字間可矣

修竹始詩集序

余不能為詩然竊讀三自篇而潛味其意旨間時時魏以來諸傳世名篇而妄評其離合遠近之致實為詩者道志之物也志正而以之長言咏嘆其情之難已自忠臣孝子以逮思婦勞人其輪懷道感發然如天籟之自然中律而無不可為勸為戒此風雅之淵源也下此而漢魏近詩之質矣然而三代道德禮樂之義微故其風旨醲醇處遂遠謝乎三百篇之木其生機之貫注者無復圓滿特其輪困蒼駁悍然古幹耳六朝綺靡繁猥盡滅本質幾類剪綵之花生應

修竹始詩集序

修竹始詩集序

九

無餘其于漢魏且直質天淵也唐人興會長幾能遺志矣奈王者之迹息也久學士大夫莫知樂詩極極究不知與春花浮藻也何異宋儒重窮理可不謂達詩之本乎而性情未足夫詩道志者道性情也性情疎是子然百尺木而枝葉花實之不具其于詩道婉而多風優柔纏綿感神人而和上下者何在耶故詩必合漢魏六朝唐宋之本質色澤而會歸于三百篇四始六義之淵源然後可以還源而還醇此今日詩道之一大公案也顧嘗持此語同人概多落落難合

溫乎其言將所謂本乎性情能道其志而不徇春花
浮藻之爲尚非耶且詩者心聲根心而言者言斯爲
真匪其人而飾以裴綴之游詞言縱工寧有當乎瑞
山子以易良博雅之弘才佐我邑侯學道愛人之君
子敷政寧民無非本風雅父母之遺旨相措注我耶
人凋敝固陋之鄉今浸浸乎登衽席而有武城絃歌
之餘風者瑞山子可不謂有贊襄之力乎傳曰仁人
之言藹如卽其人如是將所謂言爲根本性情真道
其志之言而非徒區區模擬游詞者比非耶夫詩知
道志而淵源正能道志而淵源清矣循源窮流極騷
豈非本卷之十八續
修竹居詩集序八
十

壇之祀事以直躋三代風雅之堂易耳嗟于元音
不振世教之責不有大豪傑何能一返于百年陋習
而返之正始余拙學且年加長矣今尚未能入其門
殆望遠其與乎瑞山子天性過人既遠加之以好學
不厭他日爲幸而于此一大公案者知必符然于
矣

韓梅堃先生遺稿序

先生舊有臚集五卷三益稿二卷晴窓綴語二卷
李于鱗詩註二卷緣其早殞而抱伯道之憾又數數
經兵火故其書多散逸不存者僅此耳吾邑自有
明弘正間先漢陂太史與李何六子以古學提倡詞
壇嗣後百餘年間風雅鼓吹獨先生銳志繼之如火
萬熾如川方至不幸昊天不假奪其年斬其詞竟使
其齋志以沒乃今日月之幾何金其遺文且與飛烟
蔓草而俱泯此士林之所爲感慨而太息也已卯秋
先生再從孫文學鑑幾從元孫文學眼乃輯數十年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續
韓梅堃先生遺稿序一
十三

來所搜索先生之詩若文其若干首彙爲一卷授余
而謀所以永其傳嗚呼先生集凡十餘卷而今僅得
十二又諸稿多先生手編當非漫然而今僅掇拾于
零落散見之餘不無應酬瑣屑之說則先生之精神
構造不幾與流風餘韻俱逝乎然當鼎一臠厥旨可
知由其狀柳州公記柳州公遺語諸作而其至性孝
友之梗概可推由其序武關錄慶賀諸令宰序篇而
其經濟志畧之梗概可知由其記澧橋銘二羅記惜
陰傳管若虛以及他詩歌若雜說而其濟人利物慧
業靈心與夫好學博物之梗概可推乃若海內憂憂

諸記雖其游戲三昧與吾儒窮理盡性之旨纖芥微別而要其透出塵緣俗纏之表不可謂非干語言章句外有獨契者向使老以歲月年副其志學副其年其至寧可量乎君子于先生未嘗不悲其遭逢之不幸而猶幸是編留先生全豹之一斑也然則二君數十年之搜索纂集于先生不誠慈孫而功臣哉雖然天地之尤物其流傳于後世也必有鬼神護之矧先生去今曾未百年鄉里故舊之家敝籍殘楮中安知不有當年所刻之全編在乎故余尚願二君悉意而求之

白沙先生詩草序

先生之學原本自然而其詩則自寫性情而出以風韻于詩家獨爲超超玄著之音今觀其所自言曰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無往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樞機造化闔闢萬象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噫嘻由是言也先生之論詩乎先生之自道也然則讀先生之詩者觀先生之言而詩道從可知即先生之詩亦從可知欲讀先生之詩而學之者實踐先生之學而後先生之詩可讀而後先生之詩可幾爾不然者言不易知而先生之言尤不易知言不可僞爲而先生之言尤不可以僞爲也

吳侯遊覽草序

乙未冬邑君龍崗吳侯以遊覽詩草見示且賁一言之序余拂臆下几擁爐火再三展讀則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大觀也讀之惟有愧耳曾敢序哉曾能序哉憶余當少壯時覽輿圖見杏壇闕里近在北方竊欲策蹇一往縱觀其車服禮器慰生平願學素志次如潮陽嶽麓臥龍岡則先賢論道興學隱居求志之地最足令人觀感興起至若蘭亭西湖金焦虎丘與夫太行劍津梅嶺姑蘇滕王閣黃鶴樓者或名流勝蹟或山水奇觀靡不足發人清興而助人逸情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吳侯遊覽草序一

十七

適而曾不能如侯舟車所至一一攬勝探奇亦復筆足寫生言能道意舉他人格格不吐者一一傳神如鏡花水月令讀者入口而拂拂在目是余不能遊者既視侯如彼即曾遊者亦復莫能如侯如此也愧且何如矣而敢序侯遊覽草能序侯遊覽草耶亦惟是道余展誦時前此未至者今不啻目睹身親前此曾至而無與關奇誌勝者今不啻意會神領斗大一室憑几擁爐間恍如乘雲御風頃刻間直徧覽宇內大觀而無復未至之憾滿懷感侯大惠而已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吳侯遊覽草序二

十八

綠梅軒詩序

癸未秋余以副憲復菴董公之邀聯輿入楚比至信陽公偶以事暫留而余遂先公抵武昌至則公嗣君王揚以而此所梓公綠梅軒詩稿見示且委之屬曰知公者莫先生若敢希一言引其端余惟詩者心在作者為道志之具在觀者即為辨志知人之端故公者觀其言於志氣初試之時不若觀之經歷而後何者千尋之木以飽歷冰霜而後生機完滿者下之成材也固分自天定乎亦實以初忍增益而後其真精神命脈出非觀其時之言而其人之底衷終不可見也公分巡洮岷之前則才具初試之際而分巡洮岷以後乃經歷自得之條也綠梅軒詩公前此之言也杜而傳之得毋非公之所徵乎且即其言豈遂可以規公乎雖然公之所謂與拱把之時本聖聖胎生極微而實肥潤一發則不可謂拱把之木非即干雲凌霄之發機也不可虎子初生氣已吞牛春笋出土今節已具如獨中詠古鏡千年翻異彩養素自生明詠詩和羹事春色先留造物功等聯其見解胸次豈非春華浮藻之士所及知安在公前此之言遂不足見公之志乎且

豐清集卷之十八

綠梅軒詩序一 十九

孝子之心也又胡可已但在觀者須知究公之底蘊于語言文字者當合觀公洮岷以後紀述如西征紀事客窓雜詠諸編乃足見公而不徒窺公盡公以是編始為善觀言知人耳

前集卷之十八續

綠梅軒詩序二

二十

族譜世系後跋

嗚呼吾族今茲續入名數死者無論生者且幾五百可不謂人日益衆族日益大乎雖然衆可喜也大可幸也苟人衆而支離益衆族大而乖戾愈大則所謂徒貽恨于祖宗貽詬于鄉里者卽在此人之衆族之大也嗚呼可不念哉可不戒哉

四修族譜後序

嗚呼吾族之譜自我漢陂祖來共今茲爲四修格益詳創益嚴情益公而恕庶幾乎良譜矣雖然譜所以譜族也良族乃足成良譜也今使吾族而共勉爲忠厚信善之人無遠近親疎而共勉爲姻睦任恤之行人之觀是譜者始當曰是族也良其譜之良也當可信若其不然而或有居家之爲親憂居鄉之爲人惡民而犯公上仕而枉憲章或同宗共祖而親睦和洽之不聞是吾族適滋鄉邑詬厲也夫族而致滋詬厲于鄉邑人尚信其譜爲良譜乎嗚呼我王氏聚族于茲者餘三百年譜特四修耳創與續者之爲力良勞屬意良深矣孰非子孫不能光昭前人之緒而至使人或詬厲于吾族而因以議譜之不良其若辱先祀族而負修譜者之屬望何願與我族人勉之又勉也

漢陽門人靖誠合歷試草序

昔人謂文章一道以理為精神以氣為脈絡以格局為骨體以詞調為衣被是故理欲其真氣欲其暢格局欲其勻停而衣被欲其雅練乃余則獨主一識以為之根柢也蓋以理有真偽是非非識莫辨氣有清濁粗恬非識莫別格局詞調有當否雅俗非識莫明故識者文章之權衡也漢陽靖子誠合績學有年雖尚困于場屋而其能文之聲則見推于江漢之間余觀其歷試梓草理真氣暢而格局詞調靡不安確風雅則其讀書慧眼識克過人故一切皆出人頭地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門人靖誠合歷試草序

三

然余又以為如靖子之識必能辨天地間何理為生人正理何氣為生人正氣何格局為生人立身正格何何衣被為生人彰身正衣被直于江漢數千里間挺然作一豪傑特立之士而不第區區一制藝出人頭地而已故于其求弁言也取所望于靖子者書之至靖子之長才而至今尚未一第此自時數之有遲速或亦天之大就靖子靖子之識當能達觀遠覽正無俟余言耳

存自草讀史錄自叙

史錄者余戊辰己巳間讀史偶得而錄也蓋余性喜思而善忘每閱載籍所記估以言論行事未嘗不優悠厭厭及覆於心極其所安而後已用是目所涉閱輒申管窺一得之愚附書簡端至其往復辯難之說為卷首所莫能盡者則旋得輒忘遠者不能期月近或旬日間已成昨夢矣以此雖二十年間心所嗜好之書其前後所見或時時自相抵牾且人情親師友則日進獨居孤處則易退余自戊辰抱病歸離師孤處與然一身其為進也莫余策其為退也莫余鼓恣

豐川全集卷之續

存自草讀史錄自叙

三

悠歲月玩惕良多由前則非隨得隨錄無以識遺忘考是非由後則非是錄無以驗進退而當孤室中明師良朋也此余之錄雖煩且勤而不敢以病驅異難而中輟也嗟乎雖日新而無窮學不進則無得今而後前之少所見者廢無遺失矣倘由是而之焉不能知其所以進於高深則是吾思不加勵而學不能日新也其亦負今日記錄之意矣

留別迂幾嶸序

心敬以湖北大中丞陳實齋先生之召於辛卯正月
念有八日至武昌是日於江漢書院遇副戎曹公守
戎揚州遊君幾嶸皆溫恬閒雅心竊異之然未得與
之接談則亦不敢遽斷其爲人次日迂君見顧適石
虹張先生在座言君善士可欽君因自述其業師孫
公承訣時曾懇一語以佩服終身論曰做個好人至
今刻不去心因此不敢自肆余以爲君數十年能不
忘其傳即此可知其真爲善士石虹先生之言良
屬不誣然尚未知其識見何如也及余與石虹先生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留別迂幾嶸序

壬

論人皆可爲聖賢只是自暴自棄便讓古人以難爲
君適在側則曰人與聖賢皆同此心即皆可以存此
心皆可存此心即皆可爲聖賢之事自暴自棄只是
此志不立耳既而又言正風俗先在正人心石虹先
生曰不謂君武人乃見及此爲之嘆羨不置余聞之
益欣然起敬因曰君之見解切當如此即終身誦讀
之人不解此義是豈特不可以文武分即恐文士遠
遜不逮也然尚未知其處心積慮果何如既而聞君
到任之三日自誓於神曰某自幼業儒靡刻不以忠
孝存心今微倖科名忝蒞茲土惟期盡忠竭力勉就

官箴倘若先已後公損人肥己人或可瞞神必難欺
某一男一女神明歷誅以此一切比量斷訟接人待
下皆存一番仁恕心不敢蹈於苛刻余乃益悉君之
存心行事竊嘆君之爲人如此不獨非世俗人所能
及即我輩亦當視爲畏友蓋吾輩言焉而不能實踐
處往往有之如君之所見在是即存心在是行事在
是雖不尚語言文字其實勝空言無實者相去不啻
倍蓰耳噫以中丞公之清德惠政重道崇儒而爲其
屬者如副戎曹公與君皆厚德謙光能體中丞至意
以相與有成亦可謂一時之盛也故於其見索別言
而爲吾黨躬行之君子焉耳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留別迂幾嶸序

壬

豐川全集卷之續

存省稿書後

豐川王心敬爾糾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王子曰江都天人三策雖未醇乎孔孟純粹中正之旨然當學絕道喪之餘獨知宗孔氏尊六經重學校兢兢乎天人德教之間如仲舒者允矣漢儒之醇而在當時真空谷足音也昔韓昌黎變文章偶麗聲律之習前有王文中之賢而不知師旁有柳子厚以為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續 書天人三策後一

強輔論者猶且偉之以其創始者難為功也仲舒生申韓蘇張刑名從橫之餘而卓然志乎三代道德之正可不謂難歟故余嘗謂聖賢一也而時有難易唐虞之時臯夔尚非難而春秋之際孔子為獨難洙泗之間顏曾思孟尚非難而漢之仲舒隋之王文中為最難學術既明之後朱陸尚非難而辭章佛老靡盬之秋周程張邵為最難以臯夔顏曾思孟朱陸者生于聖賢一堂之上或先後百年之間而孔子董王周程張邵者則無待而興也有待者易無待者難生于治世者易生于衰世者難論世然後知人評仲舒者

尚其以此求之則仲舒之配享孔廟無容議矣矧正誼明道之旨依然孔孟心宗也耶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續 書天人三策後二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董相天人策勸帝力變秦法武帝卒用之崇六經尊孔氏罷黜百家力行學校賢良方正之舉而漢治由是大異于秦王子曰自昔論者以賈生嘗以變法勸文帝文帝不用諠言而天下卒以殷富荆公以變法變秦神宗神宗以用安石說而竟至為宋基禍遂謂治天下者止宜守舊法必不可變也嗟乎獨不思調治者必更張而乃可鼓乎且良法必不可變是矣此則法而不可變乎向使武帝不用董生言無尊六經崇孔子舉行學校賢良之政則帝且不得為秦皇矧得與于七制之列乎故論治天下國家不論法之利否與變之得術與否又不知推原其所以治亂之從來而區區以襲舊跡常為說皆非通論也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三

書屈原傳後

王子曰屈原憤已忠之不用而蔽于讒傷國勢之日陵日削而王不悟自沉江流甘心克魚鼈之腹其潔足以廉頑立懦其節足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隱忍苟祿君子讀離騷及漁父卜居之辭未嘗不廢書而嘆長吁深悲而為原痛也雖然忠矣抑已激也或曰可以不死乎非也死而未知所以死也蓋嘗平心論之食人之祿而坐視其顛而莫之恤厚愛吾生以辱社稷志士自應恥之故龍逢死桀王子比干死紂原楚之宗臣也不以身殉國他安望焉顧君子得原而策卷之九續

書屈原傳後一

四

時則危言危行非其時則危行言違君亡則義不苟生君有則義不苟死其遜也豈阿私徇俗其生也豈戀軀偷生乎遜吾言所以濟事留吾身所以有待也况原本宗戚與國相休戚存亡者乎况當時皆讒邪傾巧無堪共國者乎箕子佯狂受辱孔子去魯而遲遲意固甚厚也不然豈箕子而苟辱孔子獨為是好得之廢哉原誠愛國乎則莫如襲箕子孔子之遺忠乃君一不用遂至捐軀而不悔向使天未喪楚項襄悔悟除讒佞親忠直任用典型相與察憤為治者咸云亡誰與共理吾知屈子必不能瞑目懷志於湘水

之淵矣且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公三日不朝當是時孔
子業已知已之不用而去志決矣尙必托迹於燔肉
不至以爲名則禮爲君誦忠厚之道也今一死以全
節自爲名得矣人將謂吾君何此亦屈子之宜感悟
而心悔者也或曰小弁之怨孟子以爲仁君猶父也
屈子之怨其可已乎曰怨君君也所以冀感也死何
爲乎史魚之死病斃而思欲以尸諫也對君以自潔
其身而使君爲我受之惡適以激其怒而恚之恨耳
故怨可也死不可也且怨亦自有道而況於死而可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屈原傳後二

五

激乎夫同與協恭而齊宋和爭名競氣而黨與分黨
與分則人重於營私而輕於憤事故唐虞之盛文武
之興師師濟濟下至衰趙之相如亦且含垢忍忿於
糾糾悻悻之康願何者和吾衷所以濟國識大體者
不屑小怨也子蘭上官雖讒諸臣雖佞屈子獨不宜
協以公議使之感而化愧而悔乎即不然而潔身以
去不與之共班列而相酬酢亦足償吾惡惡之素矣
而九歌中鴟鵂鳳凰之喻何爲乎漁父中察察賄賂
之分何爲乎輕自處於君子而厚居人以小人則原
之爲人說也豈獨人之爲歟然則平心以論原之死

自死之也故余嘗謂離騷一書不作可也假爾以此
自附於小弁巷伯諸什卜居漁父亦應多事矣雖然
他人目心爲鴟鵂而原獨欲仰附於鳳凰他人甘心
爲鴟鵂馬鷄不羞而原獨矯矯然欲比迹於騏驎黃
鵠他人甘心自處於賄賂而原獨勵志於察察原縱
不得爲中獨不得爲忠乎此亦平心之論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屈原傳後三

六

書甘龍杜摯商君變法後

王子曰法可變乎曰不可法不可變乎曰可衣服飲食之干人也夏葛而冬裘者宜也渴飲而饑食者適也故未寒而裘未饑而食者謂之先時冬而猶葛饑而仍飲者謂之後時先時者躁後時者愚躁者無成功愚者多後患君子觀天道相時宜以適吾適而已法之治天下國家也猶衣食其變易也猶裘葛食飲其適宜也猶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是故法弊則變否則守時窮則變否則因是故利不百不變法時既至亦不畏難也無可乘之時不苟創非可循之法亦不荷困也必曰可變則是虞不必襲唐禹不必襲舜也必曰不可變則是殷不必易忠而質周不必易質而文也必曰可變則是堯舜不變道而不必與必曰不可變則是桀紂不易禮而不必亡也不亦膠固而難通乎是故論政者觀其時相時者觀其政不是之求而拘拘執執不可為說者非躁則愚皆非事實知本之論也甘龍杜摯執以為法不可變商君執以為法必宜變先儒各王其說以為是非以余論之意皆可用惜也執不可為說而不知據時與政之不可不可為說也是故由甘杜之意善用之則為守成之文景

鹽川全集卷之十九

續書甘龍杜摯商君變法後一

七

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為因循不振之元成由商君之意善用之則為霸強之齊桓秦孝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為自用之符堅禍宋之神宗且夫堯舜禪而四凶者堯用之而舜則誅則因之中有革湯武革而三代之道遞相因則革之中有因審此二者而王者因革損益之故亦大畧可睹矣彼甘龍杜摯商君者戰國之士無足論矣獨奈何號為大儒而亦為是不該不徧執拘一曲之說是不陷天下後世相隨而為元成符堅宋神不止耳此君子經權時宜之論所不容已也

鹽川全集卷之十九

續書甘龍杜摯商君變法後二

八

再書商君議變法

王子曰甘杜之說可與守成而不可革積弊商君之說可以興事而易至失人心必也不苟徇流俗亦不拂戾輿情有非常之大功而無遺衆之隱禍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郊湯武之應天順人其庶幾乎而如商君者又豈足以知之歟故法雖變而身卒戕雖始能致秦之強而適以基秦之亡也惜哉

書蔡澤說應侯辭位策後

王子曰以余觀蔡澤之說應侯應侯之辭相位其言皆衰世之言其事皆衰世之事人臣不以利國家安社稷爲重而以全身遠害爲明哲則澤與應侯之爲人可知應侯與其主君臣之間亦可慨矣然言者無隱情而聽者無難色則亦衰世之僅事而君子所欲節取以風世之依阿貪鄙者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再書商君議變法

九

書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策後

王子曰季子掉三寸舌解橫約從卒能使虎狼之秦二十年不敢開關而出一兵于山東諸侯山東諸侯且二十年保境息肩不致齟齬于秦真景春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者矣功可不謂偉耶然昔魯仲連以義不帝秦一事天下後世至今稱之不啻祥麟威鳳而秦卒不掛人齒頰則以仲連之心激于天下之公義而秦之心出于一己之私情也然則義利之間固人品之所從別而正天下後世公論所從是非也微隱之際雖形聲之不相接而實夫人十目十手所指視也士君子處心積慮可不慎歟

豐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蘇秦以合從說齊王策後

十

書漢文帝紀後

王子曰：人言以連橫說秦惠其心實以爲秦足用也。秦志而宗國覆亡之不服恤也。及說秦不合，始爲離橫結從之計，以爲秦而爲諸侯之肩原，其卒固止爲一身之喜怒計，屈伸傾覆變詐，有不恥曾足比數于大人君子乎？然如其始之說秦，則爲秦計者實審故其說雖不用，于已口而卒祖于儀，以益秦之霸強如其後之說六國，則其爲六國計者，故卒于六國得長策而巳，亦洵餘念于強秦，其爲六國計者，變通禍福言之，則能行之而有效。此其爲六國計者，固已足爲六國之長策矣。土

書漢文帝紀後

書漢文帝紀後

土

尚且世之爲人國家之故而或至一事之不知

一之無成亦多矣故言策策而禍福吾黨之隱

居志者皆謂于道德經之卷今坐而言者真可

能而行而無爲焉復變詐之生所笑也

書漢文帝紀後

史稱文帝：重農貴本之策，躬藉田崇節儉，勸民耕種，守令蠲租賦，故其末年海內殷富，內帑錢聚，且紅朽相因，波及景武者，猶數十年論者，至比于周之成康。夫文帝在位歷年二十有三，中間當不無水旱之災，而史絕不見上有賑濟之文，下有轉徙流亡之患，則以先事而備者，預耳。然則如誼之通達國體，知無不言，允矣。經濟之才，而帝之知言善受，真三代以下令主也。嗚呼！古之治天下者，太上修備，其次修政，其次蠲租，又其次賑濟耳。修備者，省刑薄斂，勸民農桑，麻朝野公私之間，時食而用禮，所謂先事而備如賈生所陳，而文帝所行者，皆是也。修政則如周十二荒政，經營補救，臨事而圖，亦已異先事之備矣。至蠲租賑濟，則幾無策而尚可少舒殘黎一日之殘喘，而補救于既事者也。方今關中荒旱極矣，人民流離死亡幾于十室九空，原野之間，草根樹皮亦置剝始盡，草野之士不聞國事，今且不知。廟堂之上，股肱腹心之臣，有以十二荒政蠲租賑濟補救臨時既事之圖上陳，九重者乎？又不知有鑒于今，既事之無及，思以賈生文帝之所圖，謹于先事者。

書漢文帝紀後

書漢文帝紀後

古

懇懇勤勤爲九重陳之而所以失之前日者收效于他時乎 聖主平日軫念民瘼不異漢文之弘仁納約白牖痛哭而陳今且願望于通達國體之賈生

書賈山至言後

王子曰賈山至言其文雖不及匡衡劉向之練而壯激自有餘其言雖不及賈誼董仲舒之雅而切直自不諱既可謂進苦口之藥而帝以興王之主聽山直言亦歡然受之無忤色抑又可謂無忌醫之病也嗚呼求此于三代以下俱成廣陵絕調矣當時君臣之間風俗之厚至今猶令人穆然想見也夫

書賈生論教太子後

王子曰誼論教太子謂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至矣哉真探本窮源迥出秦漢間策士之識乎三復數過欣然喜三代之餽羊猶存也劉中壘班孟堅獨折服一生謂爲通達國體有以夫

書劉子政向傳後

王子曰劉子政前後若出兩人而君子終不以前之過掩其後之功然則人固在自變何如耳善變則惡可爲善邪可爲忠固可爲直小人可爲君子如劉子政可證矣吾輩顧可以一肯自棄哉又可遂過而飾非哉而論人者又可以一失沒人之生平哉撫卷感歎書以自警並以告我同志

書劉子政向傳後

書劉子政向傳後

七

書太史公樂書後

王子曰夫體操探補綴以成文全領中原人談淵海無真見安能盡其洋洋大觀乎不有宋儒探本窮源之論變之真面直理沒晦極于區區一曲之見而不可復問也然則周程張朱者固周孔顏孟繼述之宗子而馬遷班固輩特唐虞三代撥拾竹頭木屑之輩耳耳聞無識往往從詞氣間較漢宋優劣真夏虫不可語冰哉

書太史公樂書後

王子曰以余觀太史公樂書通篇只發明樂以節樂

書太史公樂書後

書太史公樂書後

大

一意足但語平川樂之宜耳未盡樂之大全也雖然聖人不作咸英韶護之盛不可復觀矣苟能明于節性防淫之義其于鄭衛淫風之湯人心志亦庶有瘳乎且當武帝侈心多欲之日而爲是節欲防淫之說人臣因事納約效忠之旨亦于此寓焉則公之命意正自遠矣

書太史公律書後

王子曰是書也余亦不敢謂盡律之大全然一篇之中無非爲武帝窮兵黷武下砭針則如公者固尙知因事納約情見乎辭者縱微聞見之博治筆力之雄剛吾固信其爲良史才也

書司馬季主傳後

王子曰以余觀太史公司馬季主傳一篇罵世刺時說得淋漓滿紙蓋有激乎其言之也然由是以觀蠶室之下有自來矣而欲望人爲晏子之贖越石鮑叔少薦夷吾適足見其責已輕以約而責人重以周耳噫恕之不行也自古然矣吾于後世乎奚尤

豈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太史公律書後

一九

書賈生論禮法後

王子曰賈生承秦絕學之後論事常不詭于聖人如前論制獄之依然三代之矩矱而微言猶義表裏乎孔孟之言法令刑法之不如禮義教化則又鑿鑿乎六經尚德重禮之旨真有非秦漢常議論之士所能及者而論者顧往往以生之言雜申韓病之嗟乎生亦不幸不生于三代孔孟之時得與古聖君賢相宿儒名世相漸染而切嗟也使其生學術大明之世與司馬德王道一貫之宗傳生之議論文章又豈止于楚而已哉然以生洛陽少年又承秦儒學廢絕之後豈川全集卷之十九

書賈生論禮法後

二十

書明帝明德皇后馬氏紀後

王子曰明德后閨閣中人也而稟靈乎以德義禮教
自檢飭今讀賜章帝諸勅儼然對宿儒名士高談禮
教令人欽瞻竦慕而不能置我輩七尺男子可以自
愧矣

病枯浪吟小引

余自戊辰抱病纏綿二年已巳仲夏歸自二曲乃草
創小齋于居左藩以茅竹雜植時花數種長日謝絕
人事閉門養病或良辰佳候遇風日晴美則獨步郊
原隨河長嘯興盡而返仍復掩關獨居中閒時物變
遷古今感觸因緣成聲藉之歲月遂得雜詩三數十
首越二載辛未偶檢舊詩中得之閱之自笑兼復自
愧適覺以成冊而本其心之所愧者自顏其編曰病
枯浪吟蓋音朱文公以病目有聞蔣道林以垂死悟
道先王所以成病者何如而余簸弄于口舌唇吻以
自娛是以無用閒言語浪擲好題目也是病非負余
而余負病也嗚呼左矣

書于陵傳

王子曰先生光武帝故人又以其歷時旁求而後得之而今勉承帝意縱不能與于凌烟之圖三公可立侯其而卒抗志不移將有見于光武帝之莫盡已蘊而遠引歟抑必欲鴻飛冥冥自成其志耶然卒之開一代之名節收義烈于二百年間雖至冲質以逮桓靈豈擅柄魚肉名士不營雜草焚林而忠節輩出曾不以毫釐少挫尙足爲開朝生而增輝則先生振而之功其以報光武隆禮故人之義者視凌烟十戈百馬之勳固十倍矣由前則不事王侯高尙其志者生以之由後則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爲儀者先生又以之矣無用而其用倍弘嗚呼是豈徒繫身爲高者比也

書于陵傳

書于陵傳

王三

書周黨傳

王子曰昔人豔稱桐江一絲係漢九鼎是固然矣然是特歸功于子陵不屈之節爾今觀黨見帝時伏而不謁至爲博士范升所糾而帝仍矜尙其志賜帛遣還嗚呼如黨之倨傲尙非帝弘識大度禮遇優容彼亦何能直遂其高卽自遂矣而曾能豔傳當世使當世士爭自奮于風操耶相提而論東漢一代節義之氣賴有諸君子肇迹引端而其振勵興作之功則實之培植實大也千載下令人想見興王之舉動過而亦常哉

書周黨傳

書周黨傳

王三

書申屠蟠傳

王子曰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記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先生當群和陷正之時自安躬耕力辭徵辟畏榮祿之途如陷穽而高蹈遠引又時尙節操不難以匹夫詆訾公卿排辱權奸而先生仍不爲危言激論以陷黨錮之禍嗚呼易之儉德避難先生殆其以之記之默足以容先生亦庶幾焉鳳翔于切龍遊天衢高誠元覽其可及也

書魏桓傳

王子曰此君知難而退其伐檀考槃之倫歟義雖未弘志則可尚凡我同志出處進退固宜以孔孟爲宗亦不可不知此義也

書嚴君平傳

王子曰君平生哀平之世隱居獨善而仍不忘善世之心其抱德全真知止不殆者乎異于索隱行怪邀不情之名者遠矣

書楊子雲太元法言卷後

王子曰余讀楊子雲太元法言前後序跋或以爲仕莽投閣之子雲卽太元法言之子雲或以爲太元法言之子雲莽仕莽投閣之子雲或薄其人而重其書或重其書而並諱其人噫嘻果是耶余不得而知也果非耶吾無從而辨也惟是仕莽投閣之子雲而非太元法言之子雲是議之者之妄也倘仕莽投閣之子雲而卽太元法言之子雲是子雲立身之無節也大義之不明也生平之掃地也雖太元法言何救于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乎謹題卷末還而質之子雲爲豐川全集卷之十九續

功爲罪當必寸心自知

王子曰三國後世所稱人才之數雖然若其用道
之公者則當推劉玄德為功名昭著武勇著
大義而守志則則子春其最矣其開關而觀
三是關士衡之所開風心則則其最矣其太伯
之伏尸而飲餒也則則其最矣其吳太伯
之不動刑也則則其最矣其功而一芥不
下則則其最矣其父如土直等
且不免背君而趨
利夫以事賊而分
威武不能屈謂之大丈
元太史公曰晏子而
先生者其烈文夫能如
先生而在吾願為之執
事矣

善觀子瞻孔北海贊後

王子曰稱人而過其實猶之譏人而沒其實也譽人
而失其真猶之毀人而失其真也一孔北海也當時
惡之者詆其才疎志疎子瞻則稱其超軼之資得志
可使誅操如狐兔嗟乎北海之才誠疎濶矣其志視
操何如視諸附曹者何如北海而操將所謂映類權
奸依阿偷容者乃為中唐歟此固妒婦之口而子瞻
謂其超軼之資信矣至謂其可使之誅操噫當其時
也無論北海不克得志假使幸而得志矣操何人也
而北海且得操刃而嘗試之哉不得其解則曰借手

善觀全集卷之九

北海贊後

子天

子瞻嗚呼昭烈果能楚操乎得又非激揚之過歟蓋
吾嘗綜兩說而究北海之本末北海志節人也其謂
操于才是也而謂其疎于志則非也因其才而謂其
其志是毀之者之無實也其謂壯于志是也而謂其
慢于才則非也因其志而並高其才是與之者之失
其也有入於此隆準而細目惡之者細其目而並凹
其準固無實失直矣喜之者隆其準而且巨其目庸
得實得真乎是故當時之忌之者固非真北海即子
瞻之譽之者亦非真北海也語其真則史實得之蓋
其所謂才疎者紀實之筆而其曰意廣則雖為魏諱

而已不啻揭北海之志于日月中天矣總之北海之高不在乎能與漢不能與漢而在乎群焉背漢之日獨有心漢之心不在能誅操不能誅操而在乎群焉附曹之時而獨爲與操不並立之人蓋其不能爲者天也而其欲爲者人也卽其欲爲而不能爲者才也而其不能爲而不安于不能爲者志也嗚呼君子亦問其志而已志得而真人品真面目出焉何必飾其事功之不必然以損其真哉雖然君子惡惡短而善善長子瞻其猶不失忠厚之意乎乃若子瞻之生平磊落高潔固北海一流人物氣類同識力同則其于

豐川全集卷之九續

書北海贊後二

元

北海不啻若自其口出也抑又何怪其然矣

書禰正平傳後

王子曰禰衡狂躁踈蕩自殺其軀君子畏言之然言抑有矜乎其志焉彼其懷刺而出也此心何求漫刺而無與投也此目何見視北海如孔也此意何存視操如賊視附操者如鬼蜮也此志又何屬乎嗚呼漢之不復可振也久矣操之不復可制也明矣下焉者公其腥穢而樂爲之大馬高才名士亦且因依附會其仁漢之公名以陰濟其富貴利達之私衡少負文才倘屈其身以附儼逐波卽不能與荀郭輩謀議雖亦當與徐陳應劉諸人者簪筆金馬矣卽不然循循然無所長短亦誰得以忘漢責之而衡擊目怒衷憤焉不平慷慨之不足而刺譏刺譏之不足而爲之狂辱而怒罵痛之不耻絕之不恤奴辱之不慚獨以其正氣折奸雄之銳而挫其鋒是獨非一念疾惡之更稟于天者獨摯有過之而不可已者乎故在當時操者惡衡不啻蝮蝎豺狼而衡之穢諸人且不當犬彘雞豕也操以衡爲不可較衡且以操爲不屑較也操以狂生之刺我爲辱而衡且以奸臣之辱我爲榮也臧孫氏曰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於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衡於心

豐川全集卷之九續

書禰正平傳後一

三

漢之孔融阿焉賊漢之曹操焉然以如衡者雖未
明于昭哲保身之道折猶知春秋好善惡惡之意乎
蘇子瞻謂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嗚呼
知操不得在英雄之列則知穢操者當在志士之列
矣余故曰孔北海天地之間氣而禰正平又未定之
孔北海也夫

書柳子厚宋清傳後

王子曰有激而言借市道交發抒胸中感慨斯司馬
子長傳遊俠意乎雖然未聞道也夫自貴者有功貴
人者無志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不怨天
不尤人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身君子以此自
處而處人故困而亨無入而不自得也今禍自吾取
之而望人之援我一不如意而怨懟刺譏之意生於
心微於色至發於語言文字之間嗚呼責人則朋責
已則吾吾不知與市道中人有以異無以異也

書柳宗元傳後

王子曰柳子厚可惜也夫以彼其才其志豈甘心為
不祥者一緇叔文而生乎名節頽然一敗而莫可收
拾無論當時忌之者嫉其短而排擯之即今事久
論定之後君子讀其書未嘗不傷其附依之匪人致
墮其生平也嗚呼商君因景監進身功成而論者薄
之龜山出應蔡京之薦名未始不正而識者猶致惜
焉然則如子厚者其依比者何人成就者何事反之
自心應有惕然其自慚者文雖工適足滋詬病耳究
何辭於立身之塗地也乎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吾輩交與之際亦可鑒矣而銳於立事建功者

g
Z121.5
16a

2094954



ZW 21181000584856

亦尚顧所行哉			尚所全集卷之十九	書標宗元傳後	重
--------	--	--	----------	--------	---